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九卷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书 信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编译
列 宁 斯 大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孔欢 曹歌

封面设计:尹凤阁 王师颖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周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6036-8

I. ①马… II. ①中… III. ①马恩著作-全集 IV. ①A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921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四十九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3月第2版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34.375 插页:4

字数:944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01-016036-8 定价:7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ISBN 978-7-01-016036-8



9 787010 160368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书信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所有书信均加有序号。

2.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3.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4.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5.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是书信部分的第三卷,收入 1852 年 1 月至 1855 年 12 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 291 封;附录部分收入燕妮·马克思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委托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 19 封,还收入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 5 封书信的片断,其中转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 5 封现已遗失的书信的部分内容。

这一时期,席卷欧洲大陆的 1848—1849 年革命已经平息,反动势力的统治得到巩固,欧洲进入政治上的反动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工商业呈现出普遍繁荣的景象,但经济危机的症候已明显可见。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争夺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各国统治阶级继续对进步力量进行残酷迫害,革命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深入总结革命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他们密切关注工人运动的发展变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各国无产阶级保持密切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各种错误的行动和思潮,帮助无产阶级进一步明确在政治反动时期应当采取的革命策略。鉴于当时欧洲各国实行严酷的书报检查制度,共产主义者无论是出版书籍还是创办报刊都十分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借助资产阶级进步报刊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他们

深刻分析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积极为资产阶级进步报刊撰写文章,评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各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揭露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他们还潜心于理论研究,广泛涉猎各种文献,并作了大量摘录和笔记,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并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继续对以往的革命、特别是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进行深入总结,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积极制订新的合理的斗争策略。

在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后不久,马克思着手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评述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1852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给约·魏德迈的多封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密切关注波拿巴政变的进程和结果,并就这个问题深入交流看法。这些书信反映了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其中还对一些重要观点作了明确的阐述。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他在信中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本卷第79页)

从1851年夏天起,恩格斯陆续写作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的系列文章,分析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阐述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版第 11 卷)。马克思经常关心恩格斯写作的进展,并对恩格斯的 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的书信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指导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担任同盟伦敦区部的领导工作。1851 年 3 月在科隆的中央委员会的很多成员被捕之后,伦敦区部实际上成为同盟的总的领导机关。1852 年 3 月,伦敦确定为美国的总区部,此后不久纽约等地建立了同盟支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星期三这里的同盟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见本卷第 308 页)同盟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居住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地的很多盟员都保持着联系,指导他们进行革命活动,帮助他们出版刊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1852 年 10—11 月德国科隆陪审法庭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成员进行了审判。从本卷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千方百计营救被捕的同志,他们冲破重重阻力,把有利于被告的证明材料寄往德国,用作法庭证词。他们还联合其他革命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声明,说明事实的真相,揭露普鲁士当局捏造事实、作伪证、发假誓等卑劣手段,声援被审判者。审判结束后,他们又积极争取募捐帮助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马克思在 1852 年 12 月 7 日给阿·克路斯的信中说:“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工作,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见本卷第 321 页)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党的确定的任务,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完成这项任务。”(见本卷第 322

页)马克思当时还写了题为《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小册子。由于普鲁士当局的严厉查封,这本小册子从出版到发行的整个过程困难重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可以了解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背景、写作动机和出版过程。马克思在1852年10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的小册子不是对原则进行辩护,而是根据对事实和案件进程的叙述来抨击普鲁士政府。”(见本卷第275页)他在1853年3月25日给阿·克路斯的信中指出,出版这本小册子“在目前能给我们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沉重的打击。”(见本卷第373页)

当时在德、意、法、俄等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有很多人顾顾客观现实条件,企图密谋暴动,冒险主义盛行一时。这些人所宣扬的思想、纲领以及所谓社会拯救方案与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种种错误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本卷有大量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以阿·卢格、弗·金克尔为代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等人的斗争过程。1851—1852年,金克尔、维利希等人联合起来,声称要在德国策划暴动,在欧美革命者中间推销所谓“革命公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他们这种政治上荒谬的冒险举动,并对他们的宗派主义、利己主义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马克思指出,他们是“从自己安全的隐蔽所里干有利于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的勾当。”(见本卷第20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以讽刺性的笔调刻画了这些人物的群像,帮助人们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和匈牙利革命者科苏特

的密谋策略以及他们对波拿巴寄予的幻想。

尽管在当时欧洲的形势下,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十分困难,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进步和成长,对革命的前景充满信心。恩格斯在 1853 年 4 月 12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经过革命的洗礼,德国的无产阶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具备了以前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这次登上历史舞台也将比上次体面得多。”(见本卷第 385 页)

撰写政论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活动中占有突出地位。许多报刊成为他们宣传自己的观点,向工人群众提供思想武器,揭露统治阶级镇压革命者的阴谋,反击针对革命者的诽谤诬陷,与流亡者中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作斗争的重要阵地。从本卷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为美国共产主义杂志《革命》,美国进步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等撰稿。

《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流亡美国后于 1852 年创办的杂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份当时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创办的、世界仅有的共产主义杂志十分看重,认为支持《革命》“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见本卷第 51 页)。他们不取报酬,积极撰稿。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最初就是为《革命》所写的。马克思还积极动员自己周围的共产主义者如约·格·埃卡留斯、威·皮佩尔、恩·德朗克等向魏德迈供稿。燕妮·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我的丈夫为您几乎向所有可以利用的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他还向德国征过稿)”。(见本卷第 4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51 年开始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从 1855 年起通过拉萨尔与德国的《新奥得报》建立了联系。恩格斯在谈到撰写报刊文章的意义时说道：“在欧洲革命的所有政党中，我们是向英美公众阐明自己事业的唯一的党”。（见本卷第 366 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寄给《论坛报》和《新奥得报》的文章虽然是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的，其实有很多都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两人在撰写报刊文章方面常常互相支持、通力合作。他们经常共同确定论题，相互提供研究资料，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也经常在文章中采用对方的观点。一开始时，马克思只能用德文为《论坛报》写文章，常常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后再寄往纽约。遇有恩格斯所擅长的军事评论等题目，或者马克思因为生病，因为忙于别的事务而无法脱身，通常都是由恩格斯直接给《论坛报》和《新奥得报》供稿。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他们对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十分关注，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特别是各种重大事件进行评述，并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阐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书信中有些内容实际上是对他们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所做的准备，或者是对有关论述的补充和发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1852 年至 1855 年，英国经历了一系列内阁更替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追踪，对新的内阁上台后实行的各种政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英国内阁的更替是英国政党分化与重组的结果，是土地贵族、金融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产物。英国统治阶级宣称要进行议会改革和选举制度改革，一方面

这种改革势在必行，因为英国统治阶级要是“不大大扩大选民的范围就再不能治理英国了”（见本卷第 382 页）；但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这种改革是虚伪的，因为选举财产资格并没有取消，真正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是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广大工人群众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分析表明，英国实行的只不过是议会形式为装饰的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英国工人阶级的活动，他们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力量，在英国现代历史上，“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成就”，都是统治阶级“对工人所作的一种让步”（见本卷第 5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英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关注宪章派争取劳动者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活动，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1855 年 6 月 17 日宪章派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反对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议会法案的示威“完全是革命的”（见本卷第 66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厄·琼斯的革命活动，支持他反对宪章派右翼向资产阶级妥协的斗争，经常向他提出明确而又中肯的建议，同时也对他的一些脱离实际、追求表面形式、不顾客观条件随意发动各种运动的做法提出批评。对于琼斯出版的《寄语人民》以及他创办的周报《人民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专门为之撰稿，还承担了部分编辑工作，甚至帮助解决财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导和支持对琼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 1852 年 3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见本卷第 83 页）

路易·波拿巴于 1851 年底在法国发动政变，一年后改共和制为帝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路易·波拿巴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

采取的种种措施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波拿巴的经济措施导致商业动荡,投机盛行,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农民对波拿巴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法国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波拿巴的利益集团正在加紧密谋推翻他的统治,波拿巴政权岌岌可危。马克思指出,一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却推动一切”(见本卷第 47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手法的欺骗性。波拿巴在法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面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外又以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的姿态出现。恩格斯在谈到波拿巴的邮政改革、国债利息变更条款以及自由贸易等所谓的社会主义措施时指出,这一切不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措施,波拿巴“终究将为形势所迫而把自己全部的社会主义狂想变成通常的资产阶级改良”(见本卷第 8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重视法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对法国无产阶级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853 年 3 月 13 日在法国革命者弗·拉斯拜尔的夫人的葬礼上爆发了反波拿巴的群众游行。马克思欣喜地告诉克路斯:“2 万名穿着礼服的无产者的突然出现,对波拿巴分子有如晴天霹雳。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见本卷第 374 页)

1853 年克里木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关注战争形势,深入研究欧洲各国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揭露他们在战争中追求的自私目的,以及他们遏制战争蔓延、阻碍人民运动发展的图谋。他们这一时期的书信包含着大量评述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各国在战争进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克里木战争是由于土耳其衰落,英、法、俄等大国为争夺对该地区的霸权而发生利益冲突的结果。马克思在 1853 年 3 月 10 日的信中评述冲突原因

时,请恩格斯注意“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见本卷第 35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同盟国的英法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矛盾,英国企图通过战争重获海上霸权,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同时让法、俄、奥等欧洲列强之间保持均势,而法国则想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在激烈冲突的同时,又时刻面临一个共同的任务:防止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冲突将超出各国统治集团利益冲突的范围,最终导致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恩格斯写道:“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见本卷第 52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欧洲革命战争最终将引起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消灭欧洲的反动制度,并解决由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而没有解决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反映了他们潜心于理论研究的情况。他们的理论研究是同革命实践和政论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的客观需要激励他们不断进行理论探索,而撰写政论文章和对现实的关注也促使他们对历史事件的根源和动因进行理论思考。

马克思在这几年里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英国博物馆阅读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的著作,还浏览了很多报刊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这些笔记和摘录成为他日后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早就计划写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恩格斯认为出版这一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你应当把你的《经济学》写完,以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们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可以作解释……

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所有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见本卷第366页)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计划在这一时期没有实现。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大量实际材料为基础,探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变化和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的问题。他们在许多书信中根据对欧美国家工商业状况的深入分析反复指出,当时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严重危机的征兆。同时,他们也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得到扩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以及英国在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地的殖民活动,对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的压力有一定的缓减作用,但这又意味着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波及的范围将更加宽广。恩格斯在书信中还谈到,至于危机是否马上导致革命,“这主要取决于危机的强度”(见本卷第204页)。

马克思在一些书信中批驳了美国庸俗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对他的地租理论的攻击。凯里错误地把地租理论说成是李嘉图全部理论的基础,他还把地租说成是利润的一种形式,而把利润说成是工资的一种形式,企图由此否认地租(地产)和利润(资本)与工资(雇佣劳动)的对立。马克思批判了凯里的观点,他指出,凯里否认阶级对立的存在,其现实根源在于当时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很不成熟,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识到李嘉图理论的根本缺陷,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地租问题上的矛盾,只有超出这种经济学的框架才能得到解决。“为了抛开地租,不应当从仁爱角度来解释它,而应当抛开市场价格规律,进而抛开一般价格的规律,即抛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个体系。”(见本卷第47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表明,他们在这一时期还深入研究了大

量的历史文献,内容涉及古罗马史、亚洲国家的历史、西班牙革命史以及西方国家外交史等。他们经常在书信中向对方介绍自己近期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就研究结果交换意见,阐述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古罗马史,他写道,“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 655 页)马克思对法国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梯叶里 1853 年出版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很感兴趣,作了详细的摘录,并在 1854 年 7 月 2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肯定了梯叶里以详细的材料为基础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作的描述,认为“任何著作都没有对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做过这样的描述”(见本卷第 591 页)。但是马克思批判地指出,梯叶里的阐述忽视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特点,而且梯叶里根本不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写道:“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见本卷第 590 页)

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方的利益冲突的尖锐化,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51 年就开始对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他们的书信表明,他们研究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斗争、商业往来、战争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揭示了这些地区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对这种特殊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与西

欧相比,亚洲的这些地区尽管经历了表面上的政治变动,但社会制度似乎没有演变。恩格斯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见本卷第 419 页)。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这一部分亚洲社会的停滞不前,是两种因素相互促进的结果,第一,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第二,整个国家由彼此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村社组成,“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见本卷第 432—433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见本卷第 41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在东方国家推行的殖民统治及其有害后果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恩格斯对军事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研究军事科学是为了总结以往战争的经验,为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爆发时制订正确的战略战术做准备。恩格斯 1853 年 4 月 12 日表示:“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我还能有时间至少把 1848—1849 年的意大利战役和匈牙利战役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见本卷第 385 页)从恩格斯给马克思、约·魏德迈以及英国《每日新闻》编辑亨·约·林肯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对许多重要军事人物以及重要战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谈到 H.金策尔的《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一书时说:“这本小册子比我迄今为止读过的任何一本军事著作更具有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精神。”(见本卷第 128 页)克里木战争爆发后,恩格斯写了大量文章,对克里木战争中各个战场的

战事、战争的进程等进行分析 and 评述,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你的军事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应。纽约传说文章是司各脱将军写的。”(见本卷第 50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语言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迁居伦敦以后一直在刻苦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从 1853 年 1 月开始用英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他出色的英文水平受到恩格斯的称赞。1854 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前后,马克思为了研究西班牙事态发展的内部动因,认真学习西班牙语,并阅读了大量西班牙语文献。恩格斯则通晓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在内的大部分欧洲语言,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还花时间学习阿拉伯语、梵语、波斯语等。恩格斯对马克思说:“除了这种学习引起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一场大型政治历史剧上演时,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立即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见本卷第 83 页)恩格斯还在 1852 年 9 月 2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评论了威·皮佩尔翻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的英译文,阐述了翻译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也是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的见证。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时刻,共同的理想、追求总是让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是人生道路上的挚友。从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一家当时的生活十分艰难,常常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一家相继失去了两个孩子:一岁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和八岁的儿子埃德加,这给马克思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恩格斯当时的处境也相当困难,但他还是在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出现困难时尽其所能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马克思在遭受巨大的丧子之痛的时刻,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深情地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

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见本卷第 660 页)

本卷收入的书信,绝大部分曾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8 卷,少数发表在第 50 卷。本卷新收入了 8 封书信,其中收入正文部分的有:马克思 1853 年 8 月 31 日给《晨报》编辑的信,恩格斯 1854 年 1 月 26 日给 R.哈金的信。收入附录部分的有: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1—2 日给马克思的信,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6 月 4 日给马克思的信,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6 月 8 日—11 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6 月 9 日—11 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6 月 19 日前后给马克思的信,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6 月 21 日—25 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本卷收入的所有书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3 部分第 5 卷(1987 年)、第 6 卷(1987 年)和第 7 卷(1989 年)翻译或重新校订的。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黄文前 胡慧琴 李朝晖 朱毅

参加本卷资料和编辑工作的有：

章林 李楠 刘洪涛 沈延 金建
朱羿 闫月梅 张红 张贤佳 张洪明
付哲 吴海涛 张凤凤 周思成 高杉
林芳芳

全卷译文由宋书声 柴方国 沈红文审定

目 录

前言	1—14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852年

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1—2日)	3—4
2.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6日)	5—6
3.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1月14日)	7—9
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16日)	10—11
5.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0日)	12—13
6.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2日)	13—16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23日)	16—19
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23日)	19—20
9.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23日)	20—24
10.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4日)	25—26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月26日)	27—29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8日)	29—30

-
13.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9日)..... 30—32
 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30日)..... 32—33
 1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月30日)..... 33—34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日)..... 35—36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4日)..... 36—40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6日)..... 40—41
 19.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3日)..... 41—44
 20.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7日)..... 44—45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8日)..... 46—47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9日)..... 47—48
 2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9日)..... 48—49
 2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20日)..... 50—53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3日)..... 54—57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3日)..... 57—61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7日)..... 61—63
 2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27日)..... 64—67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日)..... 68—71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5日)..... 72—73
 3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5日)..... 74—81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8日)..... 81—85
 3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25日)..... 86—89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0日)..... 89—92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日)..... 92—94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5日)..... 94—96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4日)..... 97

-
3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16日) 97—100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0日)..... 100—102
4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23日) 103—104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4日)..... 105—106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5日)..... 107—109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7日)..... 109—110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9日)..... 110—112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30日)..... 112—115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30日) 116—119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日) 120—121
48.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4日) 121—123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 124—126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7日) 126—129
5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5月10日—14日之间)..... 129—133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3日)..... 133—134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9日)..... 134—135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1日)..... 135—136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2日)..... 136—137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2日)..... 137—138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4日)..... 139—140
58.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5月28日) 140—142
5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埃德加·马克思
(6月11日)..... 142—144
60.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1日) 144—149
6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6月26日以前) 150

-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30日) 151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 152—156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6日) 156—158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3日)..... 158—161
66.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5日)..... 161—163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0日)..... 164—166
6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7月20日) 166—168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2日)..... 169—170
70. 马克思致哥特弗里德·金克尔(7月22日)..... 170—171
7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7月30日) 171—176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日) 177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5日) 178—179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6日) 180—181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6日) 182—187
76.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9日) 187—188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0日)..... 188—192
7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8月10日或13日)..... 193
79.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6日)..... 193—195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9日)..... 195—200
81.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8月19日) 201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4日)..... 202—204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7日)..... 205—206
84.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8月27日) 206—207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0日)..... 208—212
8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8月30日) 213—215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日).....	216—217
8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9月3日).....	218—220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7日).....	221—223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8日).....	224—226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9日).....	226—227
92.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4日).....	228—229
93.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8日).....	230—231
94.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0日).....	231—233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3日).....	233—241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	242—245
97.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4日).....	245—247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	248—251
99.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8日—10月1日之间).....	251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4日).....	252—255
10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5日).....	255—256
10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8日).....	256—260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0日).....	260—262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2日).....	262—263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4日).....	263—264
106.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8日).....	264—265
107. 马克思致卢道夫·奥古斯特·冯·布吕宁克 (10月18日).....	266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0日).....	267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2日).....	267—268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5日).....	269—271

-
111.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6日) 271—272
112.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7日) 272—274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7日) 275—276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8日) 276—277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8日) 277—284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8日) 285—287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31日) 287—292
118.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约10月) 292—293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日) 294—296
120.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4日) 296—297
121.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5—6日) 297—301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0日) 302—306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6日) 307—308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9日) 308—309
125.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11月22日) 309—311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7日) 312—314
127.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9日) 314—315
128.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12月3日) 316—317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3日) 318—321
13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2月7日) 321—326
13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2月14日) 327—329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 329—331
133. 马克思致古斯塔夫·泽尔菲(12月28日) 331—335

1853 年

134.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1日) 336—337
13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月21日) 338—339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1日) 339—340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9日) 341—345
138. 马克思致迈尔(2月3日以后) 345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1日) 346—348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3日) 349—352
141.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9日)..... 353—357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0日) 357—361
143.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3月10日) 362—363
144.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0日) 364—366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2—23日) 367—371
14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3月25日) 371—375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0日) 375—378
14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12日) 378—388
14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4月17日) 388—390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3日)..... 391
15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不早于4月23日)..... 392—393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6日) 393—394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6日) 395—397
15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4月26日) 398—399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7日)..... 400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7日) 401—402

-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8日) 402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0日) 403—404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1日) 404—405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5日—27日之间) 406—409
161.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1日) 409—410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日) 410—411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日) 411—416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6日) 416—424
165.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9日) 424—426
16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6月14日前后) 426—428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4日) 428—433
168.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9日) 434—435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8日) 436
170.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9日) 437—439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8日) 439—440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8日) 441—443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4日) 443—444
174. 马克思致《晨报》编辑(8月31日) 444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 445—450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7日) 451—454
17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9月15日) 454—456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7日) 456—458
179.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9日) 459—460
180.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9月26日) 461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 462—464

-
182.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9日) 465—466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30日) 467—468
18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5日) 469—474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8日) 474—478
186.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2日) 478—480
187.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10月13日) 480—481
18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0月18日) 481—485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8日) 486—487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日) 488—489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6日) 490—491
19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1月18日) 491—492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1日) 493—494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3日) 494—495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 495—497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4日—12日之间) 498—499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 499—502

1854年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5日) 503—504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0日) 504—505
200. 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8日) 505—507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5日) 508—511
202. 恩格斯致 R.哈金(1月26日) 511—512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9日) 513—514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5日) 515

-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9日)..... 516—518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1日前后) 518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7日)..... 519
208.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3日) 520—522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9日) 522—525
210. 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3月30日) 525—529
211.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3日)..... 529—531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4日)..... 532—534
21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6日) 534—537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9日) 537—538
215.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0日) 539—541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1日) 541—543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2日) 543—547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4日前后)..... 547—548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9日) 548—549
220.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日)..... 550—552
221.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3日)..... 553—556
222.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 557—559
223.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9日)..... 559—562
224.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2日) 563—564
22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日) 564—567
226.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3日)..... 568—570
227.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0日) 571—573
228.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3日) 573—575
229.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5日)..... 576

-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1日) 577—579
231.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7日) 579—580
232.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6日) 580
233.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7日) 581
234.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0日) 582—583
235.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2日) 584—587
236.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7日) 588—593
237.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 593
238.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6日) 594—595
239.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日)..... 596—597
240.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3日) 598—600
241.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2日) 600
242.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9日) 601—602
243.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0日) 602—604
244.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7日) 605—609
245.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5日) 609—610
246.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6日) 610—616
247.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0日) 616—617
248.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2日) 618—619
249.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30日) 620—621
25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 622—625
251.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8日)..... 626
252.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5日) 627—628
253.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12月20日)..... 629—630

1855 年

254.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2日) 631—632
255.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7日) 632—633
256.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19日) 634—635
25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23日) 635—639
258.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4日) 639—640
259.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0日) 640
260.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31日) 641—646
261.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日) 647—648
262.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3日) 649—651
263.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 651—653
264.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8日) 653—655
265.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6日) 656
266.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7日) 657—658
267.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0日) 658—659
268.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6日) 659
269.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2日) 660—661
270.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6日) 661
271.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4月17日) 662
272.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6日) 663—664
273.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8日) 665
274.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5日) 666—667
275.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6日) 668—669
276.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9日) 669—670

277.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	670—672
278.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7日).....	672—674
27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8日).....	675—676
280.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7日).....	676—677
281.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日).....	678—679
282.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9月6日).....	680—681
283.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6日).....	681—683
284.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9月11日).....	683—684
285.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1日).....	685
286.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11月8日).....	686—688
28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8日).....	689—690
288.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7日).....	691—693
28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1日).....	694
290.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2日).....	695—697
2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	697—699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2年1月7日).....	703—706
2.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9日).....	706—708
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2年1月15日).....	708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7日).....	709—710
5.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52年5月30日和6月1—2日).....	711—718

-
6.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52年6月4日) 719—721
 7.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52年6月8日—
11日之间) 721—723
 8.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52年6月9日—
11日之间) 723—724
 9.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52年6月19日
前后) 724—726
 10.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52年6月21日—
25日之间) 726—728
 11.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
15日) 728—732
 12.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0月
28日) 732—735
 13.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3月10日) ... 735—738
 1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3年4月
27日) 738—739
 15.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5月
15日) 739—740
 16.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6月
2日) 741—742
 17.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6月
14日) 742
 1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3年9月
9日) 743—744
 19.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1月4日) 745

20.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3年11月 21日).....	746—747
21.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12月 12日).....	747—748
2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4年4月6 日前后).....	749
2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4年5月 13日).....	750—751
2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4年5月 23日).....	751—752
注释	755—881
人名索引	882—971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972—975
文献索引	976—1044
报刊索引	1045—1062

插 图

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1850年12月—1856年9月)(索霍区 第恩街28号)	40—41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的第3页	77
恩格斯1853年6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3页	421
1853年11月2日《改革报》,载有阿道夫·克路斯翻译的马克思 的文章《帕麦斯顿》第1篇.....	470—471
1853年9月17日《改革报》,载有阿道夫·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 信写的《“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 家》一文的一部分	478—479
君士坦丁堡至尼什的军用道路石印图	516—517

卡 · 马 克 思
和
弗 · 恩 格 斯

1852 年 1 月—1855 年 12 月

1852 年

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 年 1 月 1[-2]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维：

恭贺新年！并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①祝贺。

我现在才把文章寄给你，¹是因为纷至沓来的事件，而且更主要是因为一些私事打断了我的工作。从现在起开始正常了。

鲁普斯^②病得很厉害，因此直到现在还不能给你寄任何东西。红色沃尔弗^③的文章我认为不能用，所以没有寄给你。²

如果你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把自己的事业^④推迟一段较长的时间——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就请你把文章交给德纳，

①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④ 指约·魏德迈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的出版。——编者注

以便他把文章译成英文供他的报纸³刊用。不过我希望这没有必要。

请代我问候德纳。告诉他,他的报纸和信我都收到了,下星期将给他寄去一篇新写的文章⁴。

至于《评论》^①,因为我这里没有现成的,只能从汉堡索取,而这样做单从金钱方面来说就有困难,所以请你来信说明,你认为在美国大致能指望有多大销路。⁵

我将把我们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英国党最杰出的领袖所办的《寄语人民》从这里寄给你。它将是一个真正的宝库,能弥补你办刊材料的不足。

请立即(以后持续地)给我寄几份你的周刊。

敬礼和兄弟情谊。

你的 卡·马克思

昨天我百般敦促弗莱里格拉特,他终于答应我就最近事件写一首诗给你。⁶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希望你现在已经痊愈，也希望你的夫人不再为那个使你深深忧郁了两天的政变^①而生我的气了。⁷无论如何，请你向她和孩子们转致我最衷心的问候。

我要为魏德迈写一篇文章⁸，随星期五开出的轮船寄去，希望能收到你为《论坛报》写的有关当前问题的文章，我将马上把它翻译出来。的确，不必为这家报纸特别卖力。巴纳姆在该报的专栏中神气活现，但专栏的英文却很糟。除此之外，它还是有某些优点的，但这同我们这一派毫无关系。如果你能在星期四^②以前——即使是随第二次邮班——把文章寄到我这里，那你就在星期六轮船开出之前，即随星期五抵达的第二次邮班，及时收到译文。下星期将着手写有关德国的文章，而且应该迅速写完。⁴

奥地利人模仿路易·拿破仑，也立即废除自己的宪法，这种卑鄙

① 这里是一种诙谐的说法，意思是：扰乱、破坏日常秩序。——编者注

② 1852年1月8日。——编者注

行径实在很恶劣。⁹现在普鲁士将会有一场大动乱，——毫无疑问，奥地利背叛和出卖了普鲁士，如果后者不也将宪法废除，那它很容易被俄奥法联盟所击溃。¹⁰

1851年，英国的棉纺织业每星期消费32 000包棉花，而1850年是29 000包。^①全部多余的产品——甚至还要多得多——都运到东印度和中国去了；现在曼彻斯特几乎全靠向这两个市场供货和国内贸易过活，因为运往大陆的很少。这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这里的情况紧张到了极点；例如，在空前丰收的情况下，棉花价格完全是由于估计有更大的销路而猛涨，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今天收到维尔特从布拉德福德寄来的一封信，他打听给他写过信的那个怪人吕德尔斯。关于这头老驴是否参加过那里的阴谋以及参加的程度如何，你如能告诉我一点情况，我将非常高兴。^②而且将来这可能有用。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我们的生意不景气，烟雾重重。

你的 弗·恩·

① 参看《贸易状况。1月3日于曼彻斯特》，载于1852年1月5日《泰晤士报》第21003号。——编者注

② 关于马克思对威·吕德尔斯的看法，参看本卷第704页。——编者注

3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要不是有一堆事情彻底妨碍了我——特别是我的妹夫^①在这里，整整一个星期我得陪他玩，在曼彻斯特这里，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早就答复您的亲切的来信了^②。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根本别想工作，只是现在才能开始考虑在星期五的轮船开出之前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今天或明天晚上要为《论坛报》写点东西，而老爷子魏德迈也不能一无所得。^③现在他毫无音信，希望你们今天接到他的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新的一年的前景，因为昨天轮船带来的信正好是元旦以前写的。

我希望家长^④已经从他牢狱般的病床上起来了，但愿他不要由于图书馆^④而完全忘记了《论坛报》。关于尊敬的吕德尔斯的消

① 卡·埃·布兰克。——编者注

② 指燕妮·马克思1852年1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703—706页。——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编者注

④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息,就像关于高尚的金克尔的必要材料一样,我已立即转告维尔特了。^①

伟大的维利希挨打,我们很痛快;在他面前展现出一幅还要不断挨打的美景。既然这个伟大的勇士借以护身的那种不可侵犯和不可战胜的魔术被一顿臭打所破,那么现在,每一个流亡者恶棍,直到最后一个康拉德^②,在重复这种试验并向这位高尚人物大报私仇之前,是不会罢休的。而这位大人物被挫败了的英勇精神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打他的那些人全是“有原则的人”。虽然他挨了打,但毕竟是“有原则的打”。

克路斯的信退还给您。^③这家伙是个不可多得的代理人。维利希受骗的事¹²一经传开,将会掀起一片喧哗。这些庸人害怕信落到我们手里,不敢再写信了。金克尔硬说他给伦敦写信谈过关于必须同我们建立联系的事,这是多么卑鄙的伪善行为!这个事实只是证明,在美国有人常常很不客气地“质问”他有关我们的情况,而我们在那里的民主主义蠢材中间也有一批拥护者,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发誓效忠于我们,就像另一些人发誓效忠于金克尔、海因岑或黑克尔一样;这可能是马格努斯·格罗斯、威廉米等等一类的拥护者,他们只需要同我们短期在一起,为的是更好地了解我们和他们自己,然后再回到适于他们住的那个公共牲畜栏里去。

路易·拿破仑一天比一天更滑稽可笑。当他那些消灭贫困等

① 恩格斯给格·维尔特的信大约写于1852年1月8日,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康·施拉姆。——编者注

③ 指阿·克路斯大约于1851年12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本卷第704页。——编者注

现象的伟大措施还一项也没有能够实行的时候,这个矮子却因采取那些仅仅为了暂时巩固他的威望的措施而触怒了全世界的庸人。任何一家非法国的报纸都不敢再出来为他辩护,甚至《太阳报》和《科隆》^①也一声不吭,只有《地球》报的那个下流通讯员,每天还往拨给他的那个角落里堆他的肮脏东西。此外,路易-拿破仑已经激起全世界对他的怀疑,整个欧洲流传着战争的谣言,响起了战争的叫器,连爱好和平的《每日新闻》也无可奈何地附和采取国防措施的号召。这个家伙除了他那自12月2日^②以来明显表现出的赌棍的特性以外,渐渐开始表现出另一种特性,即认为自己是命中注定的救世主并盲目相信自己命运的、疯狂的王位追求者的天性。时候到了,^③上帝派出了侄儿,要他把整个世界从魔鬼的奴役中和社会主义的地狱里拯救出来。幸而议会即将召开,而这总会使政治欺骗变换一些花样。

问候马克思和孩子们。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科隆日报》。——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编者注

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1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今天是我两星期以来第一次下地。你可以看出，我的病是很重的，还没有痊愈。因此这星期我不能如愿把我论波拿巴的文章的第三篇^①寄给你。随信寄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⁶和他的私人信件。请你：(1)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很大影响。(2)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别害怕说恭维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他真诚善良的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激情是“真实的”，但并不因此而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55—170页。——编者注

人,总是需要喝彩和赞美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我说这些只是要你注意,在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时不应忘记“诗人”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而他把自己的诗直接寄给你,这是他的好意。我认为这对在纽约的你是一个支持。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给你寄一篇文章。皮佩尔答应给你写一篇文章,¹³但直到此刻尚未露面,而当他出现时,文章首先得经受检验——或者是付之一炬,或者是被认为值得做一次跨越大洋的旅行。我现在仍非常虚弱,不能继续写了。一星期后再给你详细写。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鲁普斯^①也还没有痊愈,因此什么也交不出。

你的 卡·马克思

又及:再附上我们同盟¹⁴的一个盟员的《声明》¹⁵,要用小号字把它登在你的报纸^②的广告中间或是报纸的下方。

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的案件¹⁶在陪审法庭一月份开庭期间又没有审理,借口是调查非常困难,必须重新进行调查。他们坐牢已经九个月了。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2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昨天刚下地，今天才又开始写东西。

皮佩尔以他那总是只有十分钟的热情，自告奋勇要为我办理期票贴现，因为我不能出门，也不能按计划去查普曼那里。他在第二天晚上把钱带给了我，但是却说要把期票寄给你，好在曼彻斯特贴现。我和我的妻子向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你是不能办这件事的。但是他的信已经写好了，而且对我相当明确地表示，似乎我出于某种不便明说的动机给他制造困难，因此只好随他的便，让他见鬼去，我相信你会把这张废纸寄回给他。现在他把这一事实告诉我，这就表明他根本不是那么着急，只不过是摆摆架子。这件事所以使我不愉快，是因为你会认为我办事轻率。

法国的情况好极了。我希望美丽的法国不要过于马虎地读完这个学校，而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我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的事。我们已经有了和平的拿破仑^①，

^① 路易-菲力浦的绰号。——编者注

路易^①决不会模仿路易-菲力浦。而以后会怎样呢?

你知道,科隆人¹⁶没有被提交陪审法庭,借口是这个案件错综复杂,必须重新进行调查。

马迪埃刚才来过这里,他非常庸俗地向我证明,说法国人能轻而易举地占领伦敦,五小时内就能袭击英国的所有海岸。这些可怜虫太可怜了,只好默不作声地听他们胡说八道。

请快来信。

你的 卡·马·

生意如何?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论坛报》的第七篇文章⁴。第八篇等等明天晚上可以写好,今天我要为魏德迈写点东西。我为魏德迈首先选定了有关英国的文章⁸,因为我不能决定是否去看德国报纸和写有关德国的东西。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你能不能说服鲁普斯(希望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写点国内新闻¹⁷之类的东西? 维尔特将在下星期为魏德迈写点东西,这个星期不行。我希望后天在这里看到他,也许过一两个星期他会去伦敦,因为他又像火燎屁股一样坐不住了。

昨天太平洋号从纽约抵达这里,我明天可能收到魏德迈答应寄来的杂志^①,但是对此我并没有什么指望,因为他也许等定期的英国邮船。不过他应该少寄一点,50本太多了,大概要花一大笔钱;而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些东西寄给谁呢?我想看一下,要花多少钱,如果他万一不能通过包裹寄送代办所较便宜地办这件事,那么10本就足够了,因为他不能指望欧洲的订户;也许在伦敦有几个订户,此外只可能在汉堡有几个订户。为此也需要一个代办所,而它是会亏本的。

希望你现在马上把给《论坛报》³写的文章寄一篇给我翻译。

琼斯给我来信约稿。我将尽力而为,已经答应他了。¹⁸然而我用于钻研的空闲时间接连不断被占用,这是很糟糕的。我必须设法加以安排,骗一下商行。琼斯来信谈到哈尼对他干的卑鄙勾当¹⁹,以及被骗15英镑的事情;他说你能够把此事较详细地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当然很忙,句子写得不连贯,还用了些惊叹号。

至于皮佩尔在期票上要的把戏,我自然十分清楚全部投机勾当;这个花花公子大概已经察觉到,如果他要从我的腰包里骗去8英镑,必须对我更狡诈些。因为我很清楚他1月2日的财政状况,所以我嘲笑他假装缺钱,警告他提防奸诈的、不可靠的伦敦票据经纪人,向他说明这张期票务必尽快寄出,最后建议他通过魏德迈去办理期票贴现。

①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那时它又要落到你的手里,而且在接到支付通知时(通知自然又会寄给你或者我),就完全有理由来同这家新商号办理新的贴现业务。我欠皮佩尔两英镑,他也想要,但是连这笔钱我也答应2月初才还他。

威武的路易-拿破仑必定发动战争,这是明摆着的,如果他能同俄国达成协议,他大概会同英国打起架来。这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法国人自吹他们五小时内就能占领伦敦和英国,这种妄想毫不可怕。目前他们确实能够办到的,就是用2万人最多3万人进行海盗式的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成功。布赖顿是唯一受到严重威胁的城市;南安普敦等城市位于深入内地的海湾内,只有涨潮时并由当地的领港员领港才能开进这些海湾,这种地势比所有防御工事都更利于守卫。法国登陆部队可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破坏伍利奇;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必须极力避免向伦敦推进。对于整个大陆要共同进行的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英国人至少一年前就会获悉,而英国只要六个月就可做好对付任何进攻的防御工作。目前的警报是故意夸大了,辉格党²⁰竭力助长这一点。如果英国人召回12艘战列舰和蒸汽舰,再装备12艘处于半准备状态停在港内的各种舰只,如果他们把自己的部队增加25000人,组织用米涅式步枪装备的志愿兵猎兵营,再加上一些民军,并且把志愿兵骑兵略加训练,那么他们暂时便没有危险了。但是这种警报是非常有益的,政府确实完全任由这件事变得一团糟,现在这种情况即将结束;这样,如果发生什么事,英国人已经做好准备,能击退任何登陆的企图,并立即进行报复。

一般来说,我认为路易-拿破仑发动战争只有两种可能性:(1)对奥地利即对整个神圣同盟²¹开战,或者,(2)对普鲁士开战,如果俄国和奥地利容许的话。但是,后一种情况很难说,而他是否敢于同神圣同盟打起来,也很成问题;无论英国还是神圣同盟都不会把皮埃蒙

特、瑞士和比利时让给他。事情竟紊乱到这种地步,以致最终将由纯粹的偶然事件来决定。

在国内事务方面,发展得多么妙啊!谋杀已成为日常现象,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但愿那位仍然装成正人君子的莫尔尼先生终于下台,但愿这个高贵者^①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²²

为布朗基政府打基础,谁也比不上这头蠢驴。

你的 弗·恩·

7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很遗憾,我的病还不允许我在这个星期给你,也就是给你的报纸^②写东西。我好不容易才给德纳弄成一篇文章⁴,他已有六个多星期没有收到我的任何东西了。多少年来,任何一件事,甚至最近的法国丑事⁹,都没有像这该死的痔疮那样使我躺倒。但是现在我感到就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②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会好起来,一个月内不得不开图书馆^①,曾使我非常苦恼。

关于雾月十八日,现在你还会收到两篇文章^②;其中第一篇无论如何将在星期五^③寄出,第二篇如果不能同时寄出,也将紧随第一篇之后寄上。

附上皮佩尔的一篇文章。¹³

至于鲁普斯^④,我曾再三催促他,看来他已决定为你的报纸写一篇回顾科苏特在匈牙利的事业的文章。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在启事中提到我们的同时没有提到鲁普斯²³;第二,你没有专门邀请他撰稿。你应该写信请求他给你写文章,以此来弥补后一个错误,你可以把这封信装在给我的信的信封里。我们之中谁也不能像他那样写得十分通俗。他是非常谦逊的。尤其应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认为他的撰稿是多余的。

由于我的住处离弗莱里格拉特很远,又因为我在邮件寄走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收到皮佩尔的文章,所以今天不得不给你寄去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今后我们将避免这种情况。

还附上我的朋友普芬德的声明²⁴(鲍威尔已经不再是我们同盟¹⁴的人了)。你必须刊登这个文件,因为磨坊街协会²⁵诬告普芬德的声明^⑤,不但在欧洲的报纸上而且在美国的报纸上也登载了。最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章和第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55—182页。——编者注

③ 1852年1月30日。——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⑤ 奥·狄茨《致德意志工人协会》,载于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第5号。——编者注

好你能在声明后面加个补充,说它提到的仅仅是在目前警察条件下所能公布的情况(鲍威尔和普芬德同旧同盟之间的账目以及中央委员会对这笔钱使用情况的监督,还有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有多数——所有这些当然现在还不能公布)。还要写上:老长舌妇和欧洲民主主义的“糊涂虫”阿尔诺德·温克尔里德-卢格,利用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必须在德国慎重行事这一情况,暗示他本人只是从第三者或第四者的流言蜚语中听来的一些事件(与普芬德和鲍威尔有关),来竭力引起公众对我和恩格斯的怀疑,虽然我们与此毫无关系。²⁶ 这头蠢驴还以同样的方式声称,我们是从磨坊街协会中被赶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声明退出这个协会的^①;普芬德的信也能说明这一点。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²⁷,它将同样地远离“流亡者”、“鼓动者”²⁸和大磨坊街协会,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这个协会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施泰翰有些行会市民的固执和小手工业者的动摇性,但是他是可以教育的,而且在德国北部声望很高。因此,我也请他给你写文章。我们逐渐把他推到了他竭力想回避的前台,使他面对他原想掩饰的矛盾。维利希曾要他当金克尔公债²⁹的保证人,但他拒绝了。起初,沙佩尔—维利希欣喜若狂地接待他,唆使他反对我们,但是由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68页。——编者注

于他健全的本性,他很快就认清了这些恶棍及其信徒们的卑鄙和无聊。这样,他就公然同这些恶棍绝交了(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悄悄派去帮助他的罗赫纳和其他的助手促成的)。

A.亨策是不是我们的哈姆的亨策?如果是,我就写信给他,因为维利希为了在他面前诽谤我,无疑什么都干了。这个无赖!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小册子等所需要的材料以及琼斯的《寄语》^①将同时寄出。³⁰这些东西单独寄,花钱太多。《北极星报》已经不在奥康瑙尔手里,而是在那个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³¹暗中有联系的宪章派³²集团手里。³³

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³⁴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施泰翰寄给你如下的摘记,不过你不要提他的名字。以后他会

① 《寄语人民》。——编者注

寄去有自己署名的文章原稿。

你的 卡·马·

亲爱的魏德迈：

不必逐字刊印这个东西，利用一下就行了。写得非常庸俗。

9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希望你此时已经收到我在12月18日或19日阿非利加号轮船启航之前付邮的第一封信。那里有仓促写成的一篇文章和同样仓促写的一封信。你最迟5日应当收到它，但它也可能是随着下一班轮船才寄走的。之后，我在上星期交尼亚加拉号给你寄去一篇没有附信的文章；但是我怀疑自己是否及时把它送到了邮局。³⁵如果这篇文章送晚了，那么它将同今天的信一起随欧罗巴号寄走，这样，你也就有了供以后用的材料。大概你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许多东西，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所写的诗⁶，也许还有鲁普斯和皮佩尔的一些东西。^① 维尔

^① 参看本卷第3—4、11页。——编者注

特现在恰巧很忙,而且不会在布拉德福德(约克郡)长住;但他仍然答应我随最近一班轮船寄点东西。也许我明天能在这里看到他,我再催催他,让他履行自己的诺言。遗憾的是,我新年在伦敦逗留期间,⁷马克思由于狂饮生了两个星期的重病,而我也直至上星期都未能工作,一则是因为我在伦敦住了两个星期,一则是因为后来出现了种种干扰。现在我想每星期都能定期给你寄点东西。为了换换口味,下次也许给你寄一篇小品文。

眼下我在曼彻斯特这里还待得住,很幸运,我的职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许多优越的地方;马克思和其他朋友有时从伦敦到我这里来,目前维尔特还住在布拉德福德,我们经常彼此来往,因为乘火车走一趟只要两个半小时。但是他很可能离开那里,他在布拉德福德这个猪窝里待不下去,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不能安安稳稳地待上一年。我打算今年夏天或者明年夏天——如果那时不发生什么政治上的变动的話——到美国去旅行,我想去纽约,特别是新奥尔良。但这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我的老头儿^①,还取决于棉花市场的行情。

50本《革命》太多了,可能要花一大笔钱,即每次要付四先令甚至更多。由于到处进行逮捕,人们各奔东西等等,以及由于德国的新闻出版法,在这里只能指望有少数的订户,而在德国——也许只有在汉堡才能指望有几个订户。因此分发试刊没有什么用处。报纸按印刷品寄,两头不封口,不论单份或者几份一起寄,一印张需邮费一便士(二分)。所以,请给我寄来四份,给伦敦直接寄去六至八份,不然我还得花钱把它们从这里转寄伦敦,而且这一大笔邮资不能算在公司的账上。我们有10—12份就够了,如果在这里有了订户,就可以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在伦敦成立一个常设代办处,用一个包裹把所有已出的报纸一次寄给它,以便补上所缺的。我将同伦敦人商谈这件事,看看可以采取什么办法。

法国的情况非常好。昨天晚上《祖国报》报道,今天《通报》将公布为德·莫帕设立一个警务部的消息。³⁶同富尔德及其他一些人一道在内阁代表资产阶级物质利益(而不代表它参与政权)的莫尔尼将被罢免,纯粹的冒险家莫帕、佩尔西尼及其同伙的统治将要开始。于是,皇帝的真正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第一个社会主义措施将是没收路易·菲力浦的财产,因为他不按旧习惯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国家,却于1830年8月6日把他的财产交给了自己的子女,而他这样做所依据的法令是无效的。奥马尔继承孔代的那部分财产也会被没收。²²如果事态发展得十分迅速,那么这个星期六的轮船会带来这方面的消息。在南部各省仍在像追捕野兽一样追捕起义者。³⁷

在报道法国消息方面,现在唯一可取的是英国报刊,有时奥格斯堡《总汇报》也有可取之处。伦敦的《每日新闻》是你获取有关法国事态的最佳报道的报纸,因此我特意把它介绍给你。《论坛报》³有这个报纸,而且你在其他地方也一定能弄到它;自己买太贵了。你在城里商业区的咖啡馆里一定能很容易地找到它。

德朗克可能不久就要去你那里;我听说,所有必须离开瑞士的人取道法国只会被送往美国,而不会被送往英国。德朗克现今不得不离开;他也许藏起来了,因为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跟海因岑同船前往美国的前巴登炮兵和啤酒酿造商格纳姆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上巴登的大学生罗特哈克尔;这家伙过去不错,但现在可能有变化,此外,他因为爱写蹩脚诗而十分危险。美因茨的小席克耳将热心地为《革命》工作,他的地址(在阿

勒格尼山脉一带)克路斯可以告诉你。请代我向他致衷心的问候。这通过克路斯可以办到。

对入侵英国的可能性的评论⁸,还有几点补充意见向你说明:

(1)在朴次茅斯以西,任何一次登陆都有被赶到康沃尔角落里去的危险,——因此是不可行的。

(2)在多佛尔以北或者在紧靠多佛尔的地方,任何一次登陆也都有被赶到泰晤士河与大海之间的角落里去的危险。

(3)伦敦和伍利奇是第一个作战目标。必须派出一支分遣队攻取朴次茅斯和希尔内斯(或者查塔姆)。要在伦敦留守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并在海岸与伦敦之间配置强大的部队。如果登陆部队有15万人,为此至少要抽出6万人(甚至还不够)。因此向前推进的只能有**9万人**。

(4)伯明翰是第二个作战目标(因为那里有兵工厂)。必须确保布里斯托尔湾和沃什湾以南的地区,即从格洛斯特至林恩-里吉斯^①一线,同时要向伯明翰发起猛烈攻击。我认为,无论对方军队怎样薄弱和遭到怎样的失败,用现有的9万人的部队去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不可能有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特别是当英国海军开始行动的时候。这条战线太长太薄弱。因此不得不重新进攻。

(5)曼彻斯特是第三个作战目标。必须确保默西河(或者里布尔河)和艾尔河(或者亨伯河)以南的整个地区,守住这一线。这条线比较短,也比较容易固守;但是兵力由于分散成一些独立部队而又将变得很薄弱。因为防御者拥有足够的地盘和储备,所以必须重新部署,

^① 大概是指金斯林。——编者注

或者向前推进,或者马上退却。

(6)在极其狭窄的英国北部可以固守的第一条线,或者是蒂斯河一线,或者更好是从卡莱尔至纽卡斯尔的泰恩河一线(防御皮克特人的罗马围墙线³⁸)。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手里仍然拥有苏格兰平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资源。

(7)占领英国本土,即使是暂时的,只有在占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把防御者逼到苏格兰山区,占领克莱德湾与福斯湾之间的非常良好、短而坚固、后方有着足够的铁路的那条线以后,才算实现。

但是占领之后,马上就会出现困难——必须在同法国的交通线被切断(这是肯定的)的情况下给养军队。

在这种条件下,要占领从多佛尔海峡到克莱德湾这一整个地区,把它守住,并在克莱德确立一道坚固的战线,需要多少兵力呢?

我认为40万这个数字不算太大。

这些看法对报纸^①来说是太详细了,而我是把你当做专家来谈这些看法的。请你看看英国地图并把你的看法告诉我。这是英国人完全忽略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信即将付邮。就此搁笔。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②。

你的 弗·恩·

①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② 路·魏德迈。——编者注

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2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只写几行，因为刚刚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隆寄来的信，我希望你明天就能收到它。³⁹你现在必须：(1)把给《泰晤士报》编辑的关于科隆案件¹⁶的信给我寄来，并附上几句话，我将把这几句话放在犯罪构成的前面；(2)虽然犯罪构成即声明本身当然要用“普鲁士人”或诸如此类的署名，但你还是要用自己的名义给《每日新闻》写一封同样的信。⁴⁰我认为给《泰晤士报》的信署名“博士”，而给《每日新闻》的信署名“曼彻斯特商人”较妥，就是说，刊登的机会要多些。称呼人时要加上他们的头衔：贝克尔博士、毕尔格尔斯博士(!)、丹尼尔斯博士、克莱因博士、雅科比博士、奥托(德国科学界著名化学家)、勒泽尔和诺特荣克。科隆检察院极其胆小。此外，根据新的纪律法⁴¹，法官也不再是“终身的”了，至少名义上是这样。

你为德纳写的文章⁴棒极了。

你走后,我给可怜的魏德迈自然只能寄去一篇文章^①。这次痔疮对我的折磨比法国革命还厉害。我打算在下星期写出点东西来。我的臀部的情况还不允许我去图书馆^②。

没收奥尔良王室偷来的和讨来的财产!富尔德下台!佩尔西尼!妙极了!一切顺利。²²

英国资产者从1688年起就按传统硬把贵族集团的统治置于行政权的首位⁴²,而在这种特殊的贵族集团统治之下,陆军、海军、殖民部门、防御工程部门以及整个行政管理腐败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在英国人大肆吹嘘之后,当自由派在科苏特的庇护下发出叫嚣之后,⁴³以及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之后,⁴⁴一句话,在资产阶级自高自大的这个时期之后,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这些恶棍发现,丹麦王国里不是有点腐败,而是全部腐败了^③。此外,这些先生们也实在过于悠闲地坐观大陆上的斗争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上的两封信,至少克路斯的信,请尽快寄回。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42—154页。——编者注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4场。——编者注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2年1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⁴⁵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诗人”吗？我和其他许多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一些怀疑。其次，“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地方扯上金克尔没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当当丢掉，那么你——如果你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问题的诗里。的确，素描好极了。

因为恩格斯和维尔特没有把我给他们寄去的你的第一首诗^①的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编者注

抄件寄回来,所以我昨天只能给红色沃尔弗^①朗诵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断。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他达到他所特有的那种狂喜的状态。

至于我们的朋友埃布讷,他肯定收到了皮佩尔的信。最好的证据是:皮佩尔有他的复信。并且皮佩尔最近又给他寄去一封长信,向他说明我不写信是由于身体不适。⁴⁶

我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一封信约有30行字的信。他问为什么这么久得不到我的任何消息。回答很简单。我往科隆寄去约半印张的信,^②结果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寥寥数行,而且根本不答复我的问题;例如,关于丹尼尔斯的健康状况等等只字未提。贝尔姆巴赫的这封信从曼彻斯特一寄回来,你就可以收到它。恩格斯要利用它为英国报纸写文章。这张废纸中唯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检察院鉴于——要特别注意!——“未能确定客观的犯罪构成,没有理由坚持起诉”,决定重新进行调查。³⁹这样,根据某种荒谬的臆断,你首先得坐九个月牢;然后发现,你坐牢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最后:你必须继续坐牢直到预审法官能够为起诉提出“客观的犯罪构成”为止,如果“客观的犯罪构成”找不到,你就得在监牢里烂掉。

这种无耻的胆怯令人难以置信。主要罪责要落到一言不发的可伶的“报刊”头上。只要《科隆日报》、《国民报》和《布雷斯拉夫日报》登几篇文章,科隆检察院就未必敢冒这样的危险。但是这些民主派和自由派畜生们正在为这次清除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而欢呼。每当泰梅和形形色色的民主派恶棍同警察当局和法庭发生冲突时,难道我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大约在1851年底—1852年初给阿·贝尔姆巴赫的信,这些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们没有出来为他们讲话吗?⁴⁷而曾经受到贝克尔的提挈和毕尔格尔斯的庇护的金克尔,⁴⁸在他的用美国金钱喂养起来的《石印通讯》上却从来没有对他们表示过任何感谢。真是流氓!

如果我知道科隆某个可靠的资产者的地址,我就写信给丹尼尔·斯夫人,使她对政局多少放心一些。从皮佩尔告诉我的情况可以看出,反革命的每个胜利都被“勇敢的市民们”用来使她担惊受怕和忧虑烦恼。

附上燕妮小姐给沃尔弗冈先生的便条^①。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泰晤士报》的信。你只需加上这样几句:“先生,我相信把附上的信中所谈到的可耻事实公布出来,将多少有助于说明大陆

^① 马克思的女儿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沃尔弗冈的便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上的事态。我保证这些事实确凿可靠”，等等。姓名和地址。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今天晚上随第二次邮班发出；如果你也马上把信寄出，那么两封信就会差不多同时到达这两个编辑部，并在星期五的报上登出来。⁴⁰但是这封信要在查林-克罗斯^①投邮，因为信在邮政分局会压得太久。

克路斯的信和贝尔姆巴赫的信寄还给你。你星期六那封信^②上的火漆印又被弄得乱七八糟；现在附上。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只署名：德国商人。

请快来信。

你的 弗·恩·

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不亲自动手，什么事也别指望能办成，这真叫人不愉快。由于我们的伙计的愚蠢，我给《每日新闻》的信昨天没有发出去；现在太

① 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商业街。——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1852年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25—26页。
——编者注

晚了。因此,我只好把它搁下,看看明天或者星期六的《泰晤士报》是否刊登你的信。如果没有登,就立即把这封信发出去。⁴⁰现在有一个想法:弗莱里格拉特对《每日新闻》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物吗?如果他给那里写信,我就可以写信给《新闻周报》和《太阳报》试一试。我们两人已经在《每日新闻》那里碰过一次钉子了。

附上给德纳的下一篇文章^①。也许可以在关于波兰问题的结尾处把文章分成两部分,但是最好还是作为一个整篇。如果你把它分开,你仍然可以把两部分交同一班轮船寄出,因为从明天起一个星期没有轮船。现在我力求尽快往前赶,比如说,每星期写两篇文章,以便把这个问题写完。总共将有15—16篇。⁴

我没有收到魏德迈的杂志^②,也没有收到他的信。这使我感到奇怪。我今天晚上再为他写一篇文章^③。

法国人是真正的蠢驴。马迪埃为一件商业上的事情向我求教。因为我的妹夫^④恰好在这里,他懂得其中的奥妙,所以我向马迪埃提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意见和建议。现在这个畜生听信一个对这种事一窍不通的癞蛤蟆⁴⁹的胡说八道,来信说,他要按另一种最外行的方式来办这件事,我必须给他的伙伴(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人)而不是给他从我妹夫(幸亏现在他在大陆)那里弄份介绍信!你记得,马迪埃给我们介绍过一个到曼彻斯特来的印花布工人。这个家伙到了我这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8篇和第9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0—59页。——编者注

②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③ 恩格斯《英国。〔II〕》,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51—255页。——编者注

④ 卡·埃·布兰克。——编者注

里；我尽力帮助他，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很慷慨地对待他，结果这个畜生突然溜走了，连他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你的 弗·恩·

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现寄上：

(1) 我的文章的续篇^①。

(2) 埃卡留斯的文章。⁵⁰ 你得自己修改文章中的语法错误，整理标点符号等等，因为这篇文章他送来得太晚了，我来不及修改。

(3) 鲁普斯^②翻译的《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但他不愿意提到他的姓名，因为这只是一篇译文。

在美国，德文书出版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经济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55—170页。——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学》物色一个出版商?⁵¹因为在德国找不到。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1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30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随上星期六的轮船(好像是欧罗巴号)给你寄去一篇文章^①和一封^②。现在再附上几行^③。你答应寄来的《革命》杂志,这里还没有收到,虽然你1月5日最近的一次来信使人颇有把握地期望下一班轮船能把它们带来。从那时起,有三艘利物浦轮船和一艘南安普敦轮船到达这里,带来了1月17日以前纽约的邮件。希望你那里没有发生什么妨碍出版的困难。无论如何我期待最近的一班轮船康

① 恩格斯《英国。[I]》,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41—251页。——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1852年1月23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20—24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英国。[II]》,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51—255页。——编者注

布利亚号(1月21日从波士顿启航)能带来你的消息,该船将于2月2日星期一到达这里。

我关于没收路易·菲利浦财产和佩尔西尼组阁的预言,证实得比设想得还快;²²如果递送工作做得好,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一定会通过利物浦的报纸与我的信同时到达纽约;我的信刚送去付邮,关于这方面的电讯就到了这里。好极了,情况很好,而且将会更好。

维尔特又去旅行了。他要去荷兰、法国、瑞士等地,现在可能在伦敦。我曾给马克思写信^①,要马克思再催催他,给你寄点东西。但维尔特很难静下来干这件事。如果整天在荷兰的犹太人中间跑来跑去,向他们推销毛纱和亚麻纱,那么晚间在旅馆里是很难从事这种写作的。但是,只要能从他那里挤出点什么,马克思是一定不会放过的。

法国事态的新转变使流亡者们的喧嚷突然寂静下来,这确实是很可笑的。关于整个这一骗局,我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科隆的被监禁者处境困难。因为根本拿不出他们的任何罪证,所以检察院既不释放他们,也不把他们交付陪审法庭,而把案件又交给原来的预审法官去重新调查!换句话说,他们将继续受审前羁押,不能看书,不能通信,不能彼此来往和同外界来往,直到新的高级法庭成立。¹⁶我们现在正设法在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上揭露这种卑鄙行径。⁴⁰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交利物浦轮船寄

纽约(市)钱伯斯街7号约·魏德迈先生收

^① 恩格斯1852年1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是否记得有个托尔高(普鲁士萨克森)的流亡者李希特尔?是个鞍匠和裱糊工,以前在伦敦待过。我记得在伦敦见过这个人,高个子、黄头发,流亡者的派头。他突然来到我这里,据说是从巴门回来,曾在那里没有证件工作过一个时期。他带来许纳拜恩等人的问候。关于他,除了曾见过他这一点,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们的流亡者名册,以及普芬德或林格斯的好记性,无论如何能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比较详细的情况。我有点怀疑这个家伙是维利希集团⁵²的一员。如果是这样,我将立即把他赶走。这个人在这里已经找到工作了。

关于科隆人案件¹⁶,我至今在《泰晤士报》上什么都没有看到。你的回信一到,如果需要,我就马上写信给《每日新闻》。⁴⁰美国轮船已经到达,但使我大为惊奇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既未接到魏德迈的信,也未收到他的杂志^①。不过,也许明天会来。

你的 弗·恩·

①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告诉皮佩尔,我最近几天就给他寄去那两英镑,因为新的月份开始了。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①2月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维尔特今天早晨动身去荷兰了。他在那里将去何处,我不知道,可能维尔特自己也不知道。像往常一样,他对自己的境遇非常不满,至于我们的境遇,在他看来不称心的只是,我们必须待在伦敦,而不是待在加的斯、萨拉戈萨或西班牙的某个其他该死的地方。因为自从他再次在约克郡居住以来,他就说他的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西班牙度过的。他强调他受不了英国的气候,因而认为荷兰的气候大概非常舒适。让我们祝他一路平安,同时看他是不是信守自己的诺言,是不是想着魏德迈。

上星期四,即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前,我把《给编辑的信》寄给《泰晤士报》了。⁴⁰看来,这家曾经把对波拿巴的论战当做本行的报纸,现在认为有必要宽恕普鲁士了。因此,你必须同《每日新闻》接洽。如果这也

^① 原稿为“1851年”。——编者注

失败了(我相信不会失败),那么还有《旁观者》。这大概是有把握的。

昨天乔·朱·哈尼给我寄来了他的重新出版的、篇幅略有增加的《人民之友》第一期。⁵³但愿他是为此而离开尘世独居八个月,藏身到阴郁的苏格兰去了!不过,为了使你尝到这个甘美果实的滋味,一句话就足够了:

“不变的、普遍的、永恒的正义被宣布为最高原则,这项原则将同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的行动准则,以及试金石等等。”^①

够啦!不过哈尼给了波拿巴足够的惩罚,他把波拿巴叫做“私生子路易”^②。

我不知道,这个过去的亲爱者把他的小报寄给我是否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或者他由于对我们的诽谤而成了一个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庸俗的民主主义者。此外,除了庸俗和不变的正义,还有职业蛊惑者的卑鄙伎俩。他借助“自由精神”^③,即空谈家马西来反对琼斯,马西是城堡街缝纫工人协会的书记,一个向管理这个机构的牧师们阿谀奉承的人,是被大陆唾弃的渺小的大人物们的毫无原则的传令官,琼斯的诽谤者,一个女骗子的丈夫(这个女骗子使他确信她是个独具慧眼的人)。哈尼通过这个马西来散布对各协会特别是对联合会⁵⁴的辩护,这种辩护恐怕会延续许多期。⁵⁵而罗多芒特·哈尼^④

① 乔·朱·哈尼《发刊词》,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第1期。——编者注

② 乔·朱·哈尼《欧洲状况》,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第1期。——编者注

③ 这里讽刺地暗指《自由精神》报,该报的编辑是杰·马西。——编者注

④ 马克思讽刺地用洛·阿里欧斯托的长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罗多芒特来称呼乔·朱·哈尼。——编者注

曾亲自对琼斯说过,他基本上是赞同琼斯对这些协会的看法的。同时,他预告要发表《科苏特在美国的旅行和受到的接待》一文^①,虽然他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里把科苏特叫做骗子。这些讲“最高原则”的先生们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些原则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给别人规定的规则,那又是什么。哈尼引退了一段时间,而让脾气暴躁的琼斯去败坏声誉,以便使他自食其果。但是,如果说他可能使琼斯受到损害,他本人也将毫无所得。这个家伙作为著作家已经彻底完蛋,而且正像在琼斯街听过他演说⁵⁶的鲁普斯^②对我说的那样,他作为演说家,而首先是作为人,也彻底完蛋了。让这种人民运动见鬼去吧,特别是,如果运动是和平的话。在这种宪章派³²的鼓动中,奥康瑙尔疯了(你在报上看到他最近在法庭上的吵闹吗?),哈尼庸俗化了,琼斯破产了。这就是参加人民运动的人的结局。

昨天“班迪亚上校”来我这里。他在谈话中说:“科苏特向聚集在他周围的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们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将关心你们大家,但是我要求你们大家对我忠诚、忠实和顺从。我不会傻到去养活那些同我的对手一起搞阴谋的人。我要求每个人无条件地表态。”这就是这个谦逊的科苏特背地里讲的话。其次,我从班迪亚那里了解到,瑟美列、卡什梅尔·鲍蒂扬尼和佩尔采尔(将军)要来伦敦,组织一个反科苏特的对抗委员会。最后,这整个阴谋的领导者是马志尼先生。他利用科苏特做传话筒,并且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把自己打扮成马基雅弗利。这位先生操纵一切,但是却不知道,他操纵的那些傀儡只是他自己想象中的英雄,而别人谁也不这样看。例如,他写信给科苏

① 亚·贝尔《科苏特在美国的旅行和受到的接待》,载于1852年2月14日《人民之友》第2期。——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特,要他同金克尔建立密切关系。据说他本人不能做这件事,因为他要负责同另一部分德国要人联系。看来科苏特真同金克尔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金克尔在他的每封信中都谈到他的可尊敬的、他的杰出的、他的“势均力敌的”朋友科苏特。科苏特也自以为,他一方面可以依仗德国的独裁者金克尔,另一方面可以依仗意大利的独裁者马志尼,背后还肯定有法国的独裁者赖德律这个盟友。这个可怜虫堕落得太深了。

一个叫马索尔的法国人访问了我。他曾经一度为拉梅耐的《改革报》撰稿。在这以前,他是穆罕默德-阿里从高卢聘请的文明传播者之一。⁵⁷现在他是法国人当中还能遇到的少数几个才智卓绝的人物之一。他认为,萨宗诺夫在巴黎的逗留(不过这个人现在必须离开巴黎了)完全是靠一张很过硬的假护照和同某些在上层社会有势力的交际花的关系。马索尔是会合你心意的。

此外,我见到了公民瓦利埃(巴尔贝斯的老拥护者和街垒军官)、比安基和萨巴蒂埃。后者很聪明,但一般来说不超过中等水平。

听说德朗克在萨瓦。

班迪亚向我推荐瑟美列和佩尔采尔为魏德迈撰稿。关于匈牙利问题(军事或其他),应当要求这些先生们主要阐明哪几点呢?当然他们不得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写东西,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同任何集团混同起来。但是佩尔采尔至少是一个优秀的共和主义者,而且知道的事情很多。

劳驾——可不要忘了——把《论坛报》³给我寄来。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约翰逊想看关于德国的文章^①。鲁普斯想为魏德迈写一篇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驳科苏特的文章。^①

至于商业情况,简直使我莫名其妙。时而好似危机临头,西蒂区一片萧条,时而一切又好转上升。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阻止不了崩溃。而为了观察当前的动态,现时伦敦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祝好。

你的 卡·马·

火漆印问题非常可疑。^②请把今天这一个我仔细检查过的火漆印寄还给我。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2月6日星期五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刚刚收到你的文章^③。

① 见本卷第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0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0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63页。——编者注

我只给你写几行,因为时间很紧,寄往美国的邮件就要离港,我只有在这以后才能外出打听关于“李希特尔”^①的情况。

如果现在你能将这两英镑邮汇给我,我将非常高兴。下星期我可以收到一些钱,那时我将用你的名义把这两英镑交给皮佩尔。但是对我来说,下星期初能有这两英镑,是很重要的,而对他却无关紧要,因为他暂时还富裕。

你的 卡·马·

19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 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我的文章的续篇^②。这个问题不知不觉越写越多,你还将收到两篇。此外,下次邮班我将给你寄点关于马志尼先生的东

① 见本卷第35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71—182页。——编者注

西。你的报纸^①早就该到了。你知道,要给一家报纸写文章,必须看到它;如果我的同事们看到他们的东西刊登了,他们的劲头就会更大。

这里谈几句在科隆被关押的我们的朋友们的状况。你要用这个材料写一篇文章。⁵⁸

这些人已经坐了约10个月的牢房。

案件在11月已经由高等审判厅移交给陪审法庭。此后案件转到检察院。检察院在圣诞节前作出判决,在判决的陈述理由部分中写道:“鉴于未能确定客观的犯罪构成,没有理由坚持起诉”(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如果不对被告进行司法追究,我们担心丢掉我们的职位),“因此将案件发还预审法官去逐项进行调查”。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确信它在陪审法庭上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希望在这期间成立审讯叛国案的高级法庭,或者至少使陪审法庭无权审理一切政治罪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向普鲁士第一议院提出一个提案。我们的朋友们被关在彼此隔离且同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里,既不能通信,也不能会客,甚至得不到书籍,而在普鲁士,对一般犯人从来没有拒绝过这些事情。

如果新闻界对这个案件哪怕稍加关注,检察院也就无法作出这项无耻的判决。但是,像《科隆》^②一类的自由派报纸由于胆怯而沉默,“民主派”报纸(其中也包括金克尔靠美国人出钱出版的《石印通讯》)由于仇恨共产党人、害怕失去他们自己的威信以及由于对“新的”蒙难者的敌意而沉默。这些坏蛋就是这样来酬谢《新莱茵报》的,

①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② 《科隆日报》。——编者注

该报在这帮民主派恶棍(例如泰梅等人)同政府发生冲突时曾一贯维护过他们⁴⁷。金克尔先生就是这样来酬谢《西德意志报》的,在这个报纸上,贝克尔曾提挈过他,毕尔格尔斯曾庇护过他。⁴⁸真是流氓!必须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

我们全家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们大家都迫切地等待着您的消息,但遗憾的是,轮船一艘一艘地开来,却没有带来关于您,关于您可爱的夫人^①,关于您的孩子们,关于您的报纸等等的消息。希望您已顺利地得到伦敦的一切支援。现在我的丈夫为您几乎向所有可以利用的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他还向德国征过稿);其中某些作品,例如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⁶,无疑有助于扩大您的报纸的销路。只要您有一点可能出版小册子,我就恳切地请求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已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对欧洲我们是毫无指望的。我的丈夫相信,他的关于法国的一组文章^②(还有两篇要加进去),是最应时的东西,因此就算作为他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③的续篇,也是最适于印小册子的材料。如果纽约某个书商能同德国建立联系,那么可以指望在德国拥有相当大的销路。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为美国不如说是为欧洲而写的,当然,这要由您自己考虑决定。我的丈夫还让我请您催促德纳在伦敦这里给我们指定一家银行,使我们能够通过银行更快地取得稿费。卡尔未能从这里向德纳讲明这件事的迫切性和我们的处境,因为德纳是在科隆认识我们的,那时我们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况且一个生活优裕的美国人无法想象这种情景:这里的一切都系于一发,及时获得半英

①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参看本卷第50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49年》(共三篇),载于1850年1—3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3期,后来构成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前三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0卷第132—225页)。——编者注

镑往往就能够摆脱可怕的处境。也许您能找个机会亲自把这种情况告诉他。致衷心的问候。向您的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燕妮·马克思

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回信这样简短，你会生我的气，但是真见鬼，大量的工作和商务简直弄得我头昏脑涨。情况是这样：(1)查理^①去德国了，他不但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而且把大量有关年终结账的工作都留给我了；(2)去年结算的结果显示，我的老头儿^②遭受纯亏损，虽然这对他也非常有益，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干不完的事情、计算和工作，等等；(3)欧门家族的一个人^③宣布废除合同，随之而来的钩心斗角和信件来往你是可以想象到的。烦死了：今天晚上我要在商行坐到8点，然后也不能给你较详细地写信，却要给我的老头儿写一封信^④，并在夜里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哥·欧门。——编者注

④ 恩格斯1852年2月17日给他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12点以前把信送到邮局;明天晚上我必须为琼斯写点东西¹⁸,后天我要设法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①。现在晚上七八点以前休想有什么空闲时间,而最令人讨厌的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该死的生意上,否则这里一切都会弄糟,我的老头儿会停止给我薪水。

两英镑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即使我没空详细答复你最近的来信,也请立即告诉我你的近况。

从今天的《每日新闻》来看,路易-拿破仑几乎要把卡斯帕尔·豪泽尔的尸体挖出来,并通过他的姨母斯蒂凡妮来宣布自己是巴登王位的继承人。这对载勒尔公民来说是重要新闻,现在他马上就要走运了。你们不能促使卡斯帕尔·豪泽尔的这位伟大历史学家上书路易-拿破仑,并把他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资料^②献给路易-拿破仑吗?可以利用这一点大干一场。

你的 弗·恩·

魏德迈音信杳然,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明天早晨北极号不带来信,我就不抱希望了。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据我所知,他自1月5日以来没有来过信,至少我是什么也没有听到。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1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4—69页。——编者注

② 暗指塞·载勒尔的著作《卡斯帕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1840年巴黎版。——编者注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2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星期六我将详细地写信给你。今天只写几行。

我尚未收到家中答应给我的钱,因此还不能把你的两英镑转给皮佩尔,但是我对他说了,我接到了你的一封短信,你在信中说将把他的钱寄给我。我希望这个星期就能把钱付给他。

如果你的时间有限,那你与其为琼斯写文章,不如为德纳写文章。你从附上的魏德迈的信⁵⁹中更可以看出,不使这组文章^①中断是多么重要。现在必须在《论坛报》上加倍抨击法兰克福左派⁶⁰,特别是当你谈到“三月同盟”⁶¹的时候。今天我把鲍威尔的书^②给你寄去作参考,这本书里至少有些事实。

我再次请你立即把那些《论坛报》给我寄来,因为约翰逊是我十分困难时——我经常濒临困境——唯一可以求助的英国人。^③ 这次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衰亡》1849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9页。——编者注

你可不要忘记这件事。

你的文章魏德迈一篇也没有收到,⁸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查询一下。

你的 卡·马·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今天早晨才接到你的信——,但直到现在,晚上11点,还没有写完给德纳的文章^①。鲍威尔的书^②收到了,来得非常及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下星期二那班轮船开出之前收到给德纳的两篇文章。请你帮忙把附上的给魏德迈的信^③装在你的信里,立即发出去,因为你的信能寄到他那里,而我的则寄不到。这是件怪事。好像有两三封给我老头儿的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1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4—69页。——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衰亡》1849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信也没有寄到。^①真有点莫名其妙。

请你告诉琼斯或写信给他,说我将为他下星期出版的一期写点东西。¹⁸天晓得怎么回事,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推到我身上,弄得我什么都不能干。不过星期六和星期天^②我将闭门不出,希望能写出点东西来。

为什么这个该死的魏德迈不把西蒙的文章⁵⁹寄来,使我们能亲自看一下呢?我们最好用一篇辛辣的反驳文章向德纳表明,他要刊登反对我们的文章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

你的 弗·恩·

请把你给魏德迈写信时用的地址准确地告诉我。

2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从你交北极号寄来的2月6日的信中可以看出,我的全部信件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收到了恩格斯给他的信。这些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1852年2月21日和22日。——编者注

你都没有收到,这使我很惊讶。关于英国的文章,我给你寄去不是五篇就是四篇,⁸因为根本得不到你的任何消息,我才在两星期以前停笔。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交1月31日星期六从利物浦开出的轮船寄去的,其中谈的是小罗素可能提出的改革法案。^①头两封信^②写的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魏德迈先生收;最后几封信^③写的地址是:纽约(市)钱伯斯街7号约·魏德迈先生收。因为必须弄清这件事情,所以这封信我通过马克思转寄给你(他给你写的信看来能寄到),并请你:(1)到上述地点去,打听一下信是否寄到了那里;(2)如果那里没有信,就到纽约市邮政局去询问一下。要是找不到信,那就请你赶最早的一班利物浦轮船通知我,我会考虑一下在这里还能采取什么措施。如果这里的邮政局长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我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这些信中有几封是我亲自送到邮局的,其余的是跟商务信件一起发出的,既然我们的所有商务信件都寄到了,那就证明寄信的手续没问题。请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否则当《革命》复刊时我给你继续寄文章是徒劳无益的。

请把《论坛报》上发表的路·西蒙的文章⁵⁹寄给我们,或者寄剪报(注明这一号报纸的日期),或者把这一号报纸按印刷品整个寄来。这种东西总是应该看一看的。

我的地址不变。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英国。[II]》,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51—255页。——编者注

② 这两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1852年1月23、30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20—24、33—34页。——编者注

2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

我这个星期不能寄任何东西给你，原因很简单，一个星期或更久以来，我陷入了经济困境，甚至无法继续在图书馆^①从事研究，更不用说写文章了。

但是我想能在星期二(24日)和星期五(27日)把我的著作的结尾部分，即第五篇和第六篇^②寄给你。

2月18日，我收到了你的那封带有克路斯附笔的信。⁵⁹你碰上了两件特别讨厌的事情：(1)在纽约失业；(2)猛烈的西风使伦敦驶往美国的船只迷了航。除了最初几天，从英国(即从我、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埃卡留斯等人这里)给你寄文章都是非常准时的，任何报纸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这里的这些人有点懈怠了，因为虽然来了好多艘轮船，却没有从美国收到任何消息。我认为不宜把你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篇和第6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83—221页。——编者注

的刊物^①暂时停刊一事告诉其他人,除了恩格斯和鲁普斯^②。不然这会使人更加懈怠。

此外,如果你希望经常得到这里的支持,就必须履行下列条件:

(1)每星期写信,并注明你收到我们的信的日期。

(2)使我们完全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并经常往这里寄有关材料和剪报等。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的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但只要你能履行上述条件,我保证你会有必需的文章。我手持鞭子站在每个人后面,能够迫使他们干活。德国方面也答应我给你寄文章和撰稿。只要我得知报纸还存在,我在巴黎就会有现成的不取报酬的撰稿人,他每星期都可以撰稿。我将写信给这个人^③,这是我最优秀和最有才智的朋友之一。糟糕的只是,谁也不愿意白干^④。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再者,因为你无法付酬,那就更必须使人们确信,他们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他们的信不会被放进书桌里不管。

我认为,等人来送信,是你的失策。你应当像所有的报纸那样,通知邮局,在轮船到达后你将按时让人去取信。这样就不难避免误投和延宕。

①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大概是指理·莱茵哈特。——编者注

④ 原文为“pour le roi de prusse”,直译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转义是“白干的”。——编者注

顺便提一下。如果希尔施的声明¹⁵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

现在有许多坏蛋(其中包括裁缝列曼和裁缝约瑟夫·迈耶尔)从这里前往纽约。某些人将会用我的名义去找你。如果来人拿不出我的几行亲笔信,你就不要相信他。向这些家伙询问一下维利希等人的情况倒是可以的。列曼和迈耶尔是耶稣-维利希的狂热信徒。

至于德纳,我认为,他刊登西蒙的文章是愚蠢的。⁵⁹如果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会立即停止为他写任何文章。他可以允许人们对我和恩格斯进行攻击,但不应是这种拙劣的小学生的攻击。德纳真无聊,竟让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把“鼓动者”和“流亡者”²⁸这两个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虚构的东西作为历史的现实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这个家伙曾经把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⁶¹和帝国摄政福格特钦赐给德国,⁶²现在又想把他自己,连同他的一败涂地了的同事、议会和经过某些修改的帝国宪法⁶³钦赐给人民。没有比这个从阿尔卑斯山高峰操着政治家的语言进行说教的恶棍更为可笑的了。我原以为德纳会有分寸一些。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这个家伙什么时候才会放弃议会贵族称号?

你可以想象,这些家伙在伦敦这里完全是乌合之众。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对哥特弗里德·基督-金克尔的救命钱的垂涎。另一方面,白痴卢格连同隆格和其他两三个蠢驴在“鼓动者”名义下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正像死水潭给自己命名为“汪洋大海”一样。

当然,欧洲现在不是忙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忙于其他事情。自从12月2日⁹和新的革命分子从法国来到这里以后,赖德律-洛兰本人像空心球一样瘪了。马志尼发表极端反动的演说。不久我

将给你分析一下其中的一次演说^①。

至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只要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马上就寄给你。往美国寄一个邮包，我得花8先令。

请代我衷心问候克路斯。我们非常急切地等待着他的信。为什么你不把他的声明⁶⁴寄给我们呢？

我和我的妻子、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夫人^②，以及鲁普斯，我们大家都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③；让她相信我们的最真切的关心。我们希望新的世界公民能够顺利地在新大陆出世。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如果你的报纸不能出版，你是否能把我的小册子^④分印张出版或者(如果可能)像我给你寄去的那样分篇出版？否则时间会拖得太长。

① 朱·马志尼《在意大利之友协会的演说。1852年2月11日》，载于1852年2月12日《晨报》第18919号。——编者注

② 伊·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③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必须再一次催你寄《论坛报》，因为约翰逊每天催我^①。如果你从魏德迈那里收到什么资料，也请寄给我。你手里的魏德迈的地址是完全正确的。

顺便提一下，据普芬德说，施特劳宾人⁶⁵李希特尔是维利希的亲信。^②

厄·琼斯登广告大肆宣扬你的通讯^③，当然没有提你的名字。他是由于哈尼的竞争而不得不进行这种叫卖的；天晓得哈尼从哪里弄到了钱，让一些大广告车在西蒂区游行，上面写着：“请看《人民之友》！”他的报纸在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商店里陈列出售。

西蒙先生自我吹嘘的那号《论坛报》，⁵⁹我将找来给你寄去。真是拙劣的小学生！他还总是署名“特里尔的西蒙”。这家伙不会下决

① 见本卷第39、4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5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心放弃议会贵族称号。载勒尔曾经看过译载这篇臭东西的《州报》^①。你知道,从他的叙述中是从来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我从中得出以下几点: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蒙以瑞士流亡者的名义出面说话,他认为“鼓动者”(卢格及其同伙在这个名义下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和“流亡者”²⁸之间的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欧洲的紧急问题,他从“阿尔卑斯山高峰”俯视一切。谈到这里——同时还把维利希当做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引用,并且列举对这个英雄所取得成就的广泛反应——,西蒙把话题转到伦敦的第三个危险的政党,即以恩格斯和马克思为首领的“钦赐一切的政党”。说什么我们想用暴力把“自由”钦赐给人民。我们是比俄国皇帝还要坏的暴君。我们是第一个以“讥讽而轻蔑的态度”对待“普选权”等等的人。我们用我们的“钦赐欲”早已把一切都败坏了。可怜的家伙!难道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⁶¹、帝国摄政福格特都是我们钦赐给德国人的吗?⁶²我们要钦赐他一脚。波拿巴什么也没有教会这些蠢驴。他们仍然相信“普选权”而且苦苦地算计着应如何再一次把他们的卑鄙人物钦赐给德国人民。当人们听到这些家伙无休止地老调重弹时,真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正的畜生,是顽固的蠢货。我很清楚,这个好虚荣的小流氓是怎样混进《论坛报》的。大概福祿培尔公民是介绍人。他早就同德纳有联系。

附上莱茵哈特的信^②,信中有绝妙的流言。

罗素以一种滑稽可笑的方式下台了。⁶⁶我只是希望德比执政。

① 《纽约州报》。——编者注

② 理·莱茵哈特 1852年2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本卷第58—60页。——编者注

在这个短短的议会开会期间你已经看到,曼彻斯特学派⁶⁷在没有客观形势推动的时候,是多么可怜。我并不为此责怪他们。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成就,例如无记名投票,当然都是他们仅仅在必要时对工人所作的一种让步。

昨天我曾同一个刚刚从巴黎来的法国商人谈话。商业情况很糟。你知道这头蠢驴说什么?“波拿巴不如共和国。以前的商业情况要好些。”法国资产者总是要他们的政府对商业危机负责,这真是一种幸运。纽约的失业和伦敦的破产,大概也要归罪于波拿巴了。

还有一件关于波拿巴的非常有趣的事(你从中会感觉到尊敬的载勒尔的影响)。正像我写信告诉你的那样^①,班迪亚同瑟美列和鲍蒂扬尼有联系。他是鲍蒂扬尼的代理人。他向我透露,鲍蒂扬尼和查尔托雷斯基正在同波拿巴搞阴谋,差不多每天都同他见面。波拿巴想背着俄国和奥地利在贵族流亡者中间物色同盟者,并在波兰和匈牙利产生影响。此外,他明确地对他们说,他将不顾尼古拉和其他一切,入侵比利时,也可能入侵巴登,而且就在最近。

艾韦贝克给我寄了12本他的大部头著作《德国和德国人》。有一本是给你的。这样的东西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太古讲起的历史部分是陈旧的小学教科书的复制品。至于他在现代史方面的成就,你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作出判断:弗·李斯特把自由贸易学说介绍到德国,而卢格把社会科学介绍到德国。黑格尔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使德国人明白了质、量等范畴(原话如此),费尔巴哈则证明了,人的认识不可能超出人的理性范围。佩德罗·杜扎尔(司徒卢威

^① 见本卷第38—39页。——编者注

老婆^①的弟兄)是最伟大的德国自由战士之一,弗莱里格拉特由于给《新莱茵报》撰稿而出了名。此外,他的文风也令人捧腹。例如,正像约逊的战士是从龙牙里成长起来的一样,日耳曼部落经常彼此殴斗。罗慕洛·奥古斯图路是个温和可爱的少年,而德国人三百年来已经习惯于听其邻人称他们是蠢货。

你看了马志尼的愚蠢而卑鄙的演说词^②吗?

你的 卡·马·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2年2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很想知道,我的第二封信⁶⁸是不是又没有寄到。我知道,你回信是准时的,因此你迟迟没有音信一定是由于某种偶然事故造成的。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那封信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虽然我

① 阿·司徒卢威。——编者注

② 朱·马志尼《在意大利之友协会的演说。1852年2月11日》,载于1852年2月12日《晨报》第18919号。——编者注

的眼睛仍然很痛。可是社会条件却恶化了。我接到了书商^①断然拒绝出版我的《经济学》⁵¹的通知；我的反蒲鲁东的手稿在德国漫游了整整一年，同样也找不到栖身之地⁶⁹；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就算像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破产也不可能。波拿巴先生在冒险进行政变时就处于类似的境地。

讲到这位波拿巴先生，我认为最好是把巴黎一位朋友寄给我的一封信摘要告诉你；他是个极端怀疑论者，对于人民不大看得起。现在请你听听吧：^②

“总的说来，巴黎公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这种情绪还没有达到绝望的程度，但是这种绝望已经更真实、更可怕和极为普遍地感觉出来了。中下等阶级当中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为希望改善商业和劳动状况而牺牲了其他一切想法的时候，商业和劳动状况尽管有了初步良好的征兆，但还是没有根本改善。此外，多数不大成熟的、难以看清问题的工人，由于拿破仑的命令，开始逐渐懂得，总统绝不会去维护共和国，而这些工人对共和国比对他们有着长期痛苦体验的君主政体抱有更大的希望。在有产者那里，总统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对他自己很不利，因为这毕竟是官方行为的一个严酷的例证。甚至像富尔德、莫尔尼、杜班这类人都不愿支持这一措施，这自然是出于他们的私利；这一点尤其惹人注意，因为他们的丑恶的往事或多或少为人所知。关于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的议长杜班，在这期间人们已经获悉他最近的出色之举：12月2日⁹早晨，他同波拿巴商定，扣下巴黎大主教^③的一封信，这个大主教在信中建议议员们在巴黎圣母院集会，声称他愿意亲自站在教堂大门口，把他们作为人民主权的代表加以保护，使之不受篡政者士兵的侵犯。这就可能使整个事

① 指察·勒文塔尔，参看本卷第123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援引理·莱茵哈特1852年2月15日的信，并在文体风格上作了一些改动。——编者注

③ 玛·多·奥·西布尔。——编者注

态发生另一种转变,况且,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已经开庭,已经准备对政变提出抗议。

至于和杜班一起辞职的部长莫尔尼,众所周知,他对他的情妇——莱昂伯爵夫人的丈夫来说是个骗子。这种情况使埃米尔·德·日拉丹的夫人有理由说,诚然有过由夫人操纵的男人组成的政府,但是从来没有过由面首组成的政府。现在莱昂伯爵夫人是那些在自己客厅里反对波拿巴喊叫得最厉害的人中的一个,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她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①。埃米尔·德·日拉丹由于他夫人的这句话而被驱逐。人们认为雷缪扎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而被驱逐的。听说有一天雷缪扎到内务部去,莫尔尼已委派年轻的莱昂在该部担任办公厅主任,莱昂看到雷缪扎时傲慢地问他的名字,雷缪扎回答说:“先生,我家的人都从父姓,所以叫我雷缪扎。”这个年轻的莱昂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阿姆发生过另一场争吵:当他在那里把放逐的正式通知书交给勒夫洛将军时,勒夫洛将军把他赶出门外,并喊道:“什么,你这个坏蛋,竟然把关于放逐我的事情通知我?”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政府即使在最狭隘的“规矩人”的心目中能受到多少尊敬。我本人认识一位受拿破仑监护的夫人,她从童年时代起就同他非常接近,12月2日以后同他断绝了一切交往,并且说,他和他的同伙是盗贼和杀人犯的政府。真正的金融巨头固然还在支持拿破仑,认为他是现时权力的唯一可能的体现者和现存社会的最后堡垒,但是他的措施大大地削弱了他们对他的政体能够继续存在的信念,于是他们很快又更紧地握住自己的钱,交易所的不景气和商业复苏的停顿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拥护总统的,除了受他特别庇护的僧侣和军队之外,实际上只是那些跟他最有利害关系的人。但是,由于多次撤换奥尔良派⁷⁰军官,在军队中也产生了一些不满和某种动荡不安的情绪,而这一点严重地损害着军队的力量。听说总统本人内心也极为不安、郁郁寡欢。事实上,在这种形势多变的情况下,只要除掉他这个可怜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切重新陷于混乱。未必会有人试图反抗。在这一方面,富有经验的基佐讲的一句话很值得注意,基佐一听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

^① 原文为“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句话同时还有另一个意思是“这是鹰的最初的盗窃”。这句俏皮话和前面提到的德·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使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38—239页。——编者注

波拿巴在政变前后毫无例外地搞坏了他和一切政党的关系,在此之后,他靠推行这种或那种笼络人心的措施(如大规模扩大公共工程,许诺对十二月二日的参加者实行大赦等等)来寻求平衡,同样,他很快又会试图采取什么措施以有利于某一个阶级,而所有这一切既不可靠又毫无目的。这首先在于他已经不能再赢得群众了,因为他不能给他们面包,也就是不能给他们提供活命的劳动源泉,甚至还剥夺了他们心爱的玩意儿,即自由之树和公共建筑物上的共和主义题词所带来的天真的慰藉。此外,他们还不能再在酒吧和咖啡馆消磨闲暇时间,因为在这些地方严禁谈论任何政治。爱好和平的资产者因失去他们心爱的东西,即国民自卫军⁷¹而发怒…… 贵族的欢宴和官方的舞会也不大合他们的口味,他们都不去参加,以致在土伊勒里宫^①的最近一次盛大舞会上,除了外国人以及两三个作为例外的巴黎人以外,只有一些声誉可疑的女士们。各个方面的巨大花费使心存忧虑的资产者对未来也感到不安:担心奥尔良王室的储备将被消耗殆尽。特别是消灭报刊使所有稍具头脑的人受到伤害。重新复活的警务部³⁶这个机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密探制度,也引起各省的强烈不满。巴黎的沙龙又充满令人始料未及的高等密探,同帝国时期一模一样。同时,任意这样或那样处理铁路的出租或收回等等问题的人,在交易所里大搞欺诈活动;只有他们知道在这方面规定了什么,并且预先就进行这方面的投机。人们相信,以蒙塔朗贝尔为首的秘密的耶稣会⁷²对总统有着直接的而且简直是决定性的影响,蒙塔朗贝尔一直和总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久人们发现,波拿巴利用了蒙塔朗贝尔的建议后,突然又疏远他,并不再接见他,从此他们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为人同样卑鄙的蒙塔朗贝尔,则利用关于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令作为借口,正式地、体面地辞职了。现时人们谈的还只是波拿巴的征服欲。这种征服欲将把他彻底毁灭!”

这就是我的朋友所写的。

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以德比伯爵(斯坦利勋爵)为首的托利党⁷³人取代辉格党²⁰人组阁了。⁶⁶这个事件好极了。英国只有托利党人执政才能前进。辉格党人在各个方面都充当中间人,把一切弄得死气沉沉。此外,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征兆已到处可

① 巴黎的一座宫殿,路易十八的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官邸。——编者注

见。事情正在发展。但愿能够设法度过这个过渡时期。付邮时间到了。就此搁笔。

祝好。

卡·马克思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2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发现上次忘了把莱茵哈特的信^①给你寄去了。给德纳写的文章^②已寄出，我要求他在伦敦给我指定一家银行，还没有得到他的答复。我的老太太^③虽有诺言，但仍无音信。给在德国的熟人们写的信，至今也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一个星期以来，我已窘迫到极点：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

① 见本卷第55、58—60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1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4—69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丑。唯一的好消息是我们从大臣内兄的夫人^①那里得到的,说我妻子的身体健壮的伯父^②病了。如果这个畜生现在死了,那么我就可以摆脱困境。

今天我不能详谈,因为正忙于口授一篇给魏德迈的文章^③,并为他修改和邮寄其他的材料。

我在《奥格斯堡报》^④上看到(由于载勒尔的帮忙),施蒂纳先生出版了《反革命的历史》。他要证明,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是“神圣的”,而反革命胜利了,因为它持“利己主义的”态度。⁷⁴

2月25日,法国人举行了纪念二月革命⁷⁵的宴会,或者不如说是备有茶和三明治的无酒的聚会。我和我的妻子受到邀请。其他与会者需付入场费一法郎。因为我不能去,也不想去,就让我的妻子同一个法国人一起去了。赖德律、皮阿、托雷、马丁·贝尔纳等人,一句话,发起这件事的整个洛兰集团都没有出席,因为他们觉得为了流亡者而收入场费太庸俗了。路·勃朗也去信谢绝了。出席的只有那些最低下的流亡者渣滓,他们大部分自称为布朗基派。但后来矮小虚伪的科西嘉人^⑤露面了,他就待在附近的某个房间里,通过他的密探确信赖德律及其同伙没有出席才露面的。这个身穿漂亮灰色燕尾服的人,尽管毫无才干和威望,却受到热烈鼓掌欢迎。他的演说(他一讲完就走了)使他的敌人心醉神迷。打动了他们。征服了他们。而

① 路·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亨·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83—201页。——编者注

④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⑤ 路·勃朗。——编者注

这个小个子,这个社会主义的约翰·罗素是怎样说的呢?这里,在国外,人们对法国的异乎寻常的事件感到惊讶,而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信祖国会时来运转。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向你们讲一讲历史的发展等等。就是说,在所有的伟大军事家,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大帝的一生中,都有大胜和大败。那好,法国是一个军事国家。它有自己的兴盛和自己的灾难。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凡是它想要做的,它总能做到,1789年驱逐了封建主,1830年赶走了国王。1848年它想要推翻谁呢?可能你以为是资产阶级。绝对不是,是贫困,可恶的贫困。接着就是为贫困而簌簌流出社会主义的热泪。贫困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抓得住的东西,然而法兰西民族在新的革命中将战胜贫困,那时母亲们将不再亲手弄死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小女孩将不再“集结”在机器旁边。诸如此类的蠢话说了很多。同时他在自己的演说中慷慨地用了三个很俏皮的词。他称波拿巴是:(1)冒险家;(2)私生子;(3)模仿他伯父^①的猴子。最后这个新提法弄得与会者害了真正的圣维脱斯舞蹈病^②。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癞蛤蟆⁴⁹真令人感到绝望。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径是讽刺短诗式的、真正戏剧性的艺术作品,这些家伙!天哪!勃朗先生的攻击使我想起马索尔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件趣闻。波拿巴总是在夜里12点以后,在一群被他召集在自己周围狂饮的男男女女中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候他就指天誓日,咒骂不休。而同他厮混的女士之一便为他辩护说:“他是个军人嘛!!”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主要表现为不规则、无目的大幅度肌群颤动、抽搐。——编者注

2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知道我的一些信终于寄到，从而通信再没有什么障碍，我很高兴。⁷⁶头两封信写的地址是：纽约威廉大街德国书商联合会约·魏德迈收。《革命》和《民主主义者报》已顺利收到，今天就寄往伦敦。你的答复^①将使海因岑先生感到高兴，你把他狠狠地痛斥了一顿。今后寄印刷品，你还是用以前的方式，两头不封口，这样邮费要便宜。

我的文章中充其量只有关于入侵的这一篇可以收入某个可能出版的集子，其他文章不合适，并且由于发生了种种事件已经过时了。⁸

至于同事施坦道，这个家伙是个老密谋家，完全属于我们在《评论》上对谢努的批判^②中所描述的那类人；他在一定场合很有用，喜

① 指约·魏德迈《驳斥卡尔·海因岑的文章》，载于1852年1月2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311期。——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评科西迪耶尔公民前警备队长阿·谢努〈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编者注

欢混日子,不总是可靠,并且有些爱吹牛。不过,还是请你代我问候他。勒文贝格的施米特对圣路易斯郊区的耶稣会会士进行了十字军征讨⁷⁷,而他的主要同盟者是原来的骗子和杜沙特尔的代理人、留在巴黎人记忆中的伯恩施太因先生。他还在干什么,我不知道。至于说马斯医生是马克思集团的信徒,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闻。我只知道他曾经是普法尔茨的空谈家。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的编辑费舍是我的熟人,在凯撒斯劳滕曾加入我的贴身卫队,⁷⁸但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萎靡不振的家伙堕落得很厉害,还学会了金克尔的一套,既然金克尔本人曾经在新奥尔良待过,那么他在那里必定带来许多危害,因为没有人出来反对他。

关于对英战争问题^①,目前我对它感兴趣,首先是由于它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并且要像做几何题那样去解答。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盟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虽然现在在德比当政的情况下无疑会推迟。神圣同盟²¹的先生们现在也像1792—1807年各种同盟⁷⁹时期那样,不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关于俄国对英国的依赖性,第一,不能认为沙皇^②感觉到这种依赖性;第二,中止贸易会引起严重的停滞、贫困和产品的损坏,但两三年还是能忍受的,正像忍受一次时间同样长的商业危机一样。你要考虑到,在俄国的农村地区,在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农民当中,几乎根本没有货币流通,这些野蛮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在每个村庄里都可以制造出来。城市和贵族自然会吃苦头,但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是农民和过着农民生活方式的小土地贵族。英国在大陆煽动谋反是很困难的;在西班牙,由

① 见本卷第23—24页。——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于地形的特点、幅员的宽广和人口的稀少、食物的缺乏以及国土几乎四面环海,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是匈牙利和波兰是内陆国;英国人和谋反者未必能掌握住意大利(一些岛屿除外)以抗击同盟的优势兵力。此外,英国现在不能、而且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也不能招募一支曾经派给威灵顿征讨西班牙那样的军队。⁸⁰没有登陆部队,仅仅靠船只,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立足。

真正幸运的是,托利党人上了台。⁶⁶由于在贸易政策上的不断胜利和长时期的繁荣,厂主们完全松懈了。没有一个人对议会改革感兴趣,即使它比糟糕的罗素法案⁸¹走得更远。他们现在伤透了脑筋,并且已经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尤其是因为每个新上任的大臣都极为明显地代表着保护关税的一部分。在这里反谷物法同盟⁸²又在恢复。议会改革、选举权的扩大、选区的平等以及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前只有小生产者才直接感兴趣。德比将不得不解散议会,只要军事拨款和来年的税收一付诸表决,大概他就会这样干。5月份我们这里大概要举行新的选举。保护关税派将获得若干选票,并将把若干个皮尔分子⁸³赶出议会。但是他们仍然是少数,如果德比敢于直接提议恢复保护关税,那么他毫无疑问要摔跟头。但是也许他很狡猾,会把这个问题搁下来。无论如何,现在英国的事态正在急剧发展。随着帕麦斯顿的辞职⁸⁴,一场闹剧已经开始,这场闹剧在上届会议期间内阁频频失利之后无疑就已临近了。德比是第二幕。解散议会将是第三幕。至于德比当政下的英国的对外政策,那它当然也将是反动的;然而不大可能发生重大事件;可能会对流亡者提起一些诉讼,但政府将遭到失败,或者可能会试图提出外侨管理法⁸⁵,这同样会遭到失败;可能会支持成立反路易·拿破仑同盟的企图,但这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英

国的托利党人完全被捆住了手脚,如果他们不想恢复1815—1821年西德茅斯—卡斯尔雷的暴政——恢复这种暴政的话,他们就会焦头烂额,因为英国资产者会在法律的基础上为自由贸易而疯狂地战斗——,那么保守派先生们将会大出其丑。但德比(早在他父亲在世时就被称为斯坦利勋爵)是个急性子,很容易采取极端的甚至违法的措施。

现在还欠缺的只是商业危机,但从德比上台以来,我就预感到这种危机很快就会来临。一个接一个迅速实行的英国人的自由贸易措施,接踵而来的对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开放,西班牙、撒丁等地关税的降低,棉花价格的下降(从1850年9月起,棉花价格下降到以前价格的一半),所有这些使繁荣的持续时间要比早先预期的长一些。但是印度市场和部分美国市场的状况(输往美国的工业品上个月比去年同期少得多)使人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延续下去。如果危机在5月发生——未必会这样——,那么一场喧嚣就会开始。但是危机在9月或10月以前未必会来临。

代我向你的夫人^①问好。

你的 弗·恩·

最近我将寄去一篇关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状况和商业发展的文章⁸⁶,我现在大约还要大忙两个星期。

^① 路·魏德迈。——编者注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3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想必你已经收到昨天寄去的5英镑，一半是直接寄给你的，另一半装在信封里寄给鲁普斯^①。对不伦瑞克老头儿^②这个继承遗产的障碍物生病的消息，我表示祝贺，希望惨剧最终将发生。

根据奥格斯堡《总汇报》看来，施蒂纳的《反动的历史》是一部蹩脚的文集，或者不如说，是一部由施蒂纳的读书笔记以及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报刊文章拼凑而成的汇编，是“被抛弃的叶和花”，扯到了世界上的一切和其他某些事情；共两卷，在结尾处大肆吹嘘，说第三卷将包含“原理和学说”。他自己的评注要达到“神圣”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倒不如说是供女子中学使用的。⁷⁴

特里尔的小西蒙想必在德纳那里大丢其脸了，他把如此滑稽可笑的荒唐东西强加于我们，^③而德纳在我们的文章中却根本读不到这种东西。荒谬的是，德纳既不寄《论坛报》³给我们，又不寄钱给你。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指亨·格·冯·威斯特华伦，见本卷第62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4—55页。——编者注

我认为最好让魏德迈去对付他,魏德迈至少能寄《论坛报》给我们,同时能够亲自交涉解决钱的问题。德纳不论是给你指定伦敦的一家银行,还是寄期票来,都一样。我的文章没有赶上南安普敦轮船,因为我把它启航日期算错了一天;但是这篇文章,连同另一篇叙述到1848年底的文章^①,你将在星期五收到。接着就写普鲁士议院,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以后再谈1850—1851年普奥纠纷,⁸⁷最后是结论。一共可能还要写6—8篇,总计有17—20篇文章。两个星期后查理^②又会回到这里,那时我将有较多的时间。琼斯在这以前必须忍耐一下。¹⁸

德比先生直截了当地声称,他将仿效詹·格雷厄姆爵士,把未来可能出现的邦迪埃拉们交给奥地利人及其同僚。因而又在大规模地进行信件检查。⁸⁸其中受害的将主要是马志尼和匈牙利人。对我们妨碍不大。

不过德比确实也无耻之极。“我特向你们声明,一有适当时机,我即将征收谷物税。何时征收,由我一人决定。如果你们下院多数派不想成为乱党,就不要干扰我,直到我的地位完全巩固,国家完全受托利党⁷³的控制,让我能从容地把最近二十年的全部进步化为乌有。”^③可怜的下院啊!它现在得到的不是处于相对少数的内阁,而是处于绝对的和永久的少数的内阁;它甚至不得反对这个内阁。但这对胆小的自由贸易派⁶⁷来说,完全是活该。这些家伙打了一个胜仗,赢得了新的战略阵地,却忽略了占领和巩固它,忽略了利用胜利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2篇和第1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0—82页。——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③ 恩格斯以讥讽的口吻转述1852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1050号登载的爱·德比1852年2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的果实,甚至连追击敌人都忽略了。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原地再进行战斗。但是托利党的上台一下子就使这些家伙把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了。现在对工厂主来说,生命攸关的问题是议会改革,而且是这样一种议会改革,至少把纯粹的托利党人和辉格党²⁰人永远排除于政权之外,并保证企业主在内阁和议会中占多数。在这里这些绅士们又非常活跃起来。目前反谷物法同盟⁸²正在开会,讨论这个同盟是否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科布顿、布莱特、米尔纳·吉布森等人在这里。他们大概至少会重新把组织的架子搭起来。但是,真正的热闹只有在要解散议会时才会出现。议会一定会很快解散,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德比的讲话很温和并抱有和解的愿望。

遗憾的是,商业危机和议会解散同时出现的希望不大。这里商业仍然繁荣。来自美国的消息非常好。危机之所以推迟并且还能再推迟一些时候,是由于:(1)加利福尼亚——无论是到那里去做生意,或是大量黄金转入流通,或是往那里移民,总之,加利福尼亚给整个美国很大刺激;⁸⁹(2)1849年和1850年高昂的棉花价格对棉纺织工业是一种束缚,这个产业从1851年春天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3)棉花价格一年半以来几乎暴跌50%。1850年9月1日,棉花(中等棉)在新奥尔良的价格是 $13\frac{1}{2}$ 分=利物浦的 $7\frac{3}{4}$ 便士;现在中等棉在新奥尔良是 $7\frac{5}{8}$ 分=利物浦的 $4\frac{7}{8}$ 便士,而且有段时间是7分。这当然会使消费量大大增加。去年(1月和2月),这里棉纺织区每星期消耗29 000包,而今年消耗33 000包,而且这只是美国棉花,还不算苏拉特和埃及等地的棉花。^①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今年英国就要消耗8

^① 恩格斯所用的这些统计数据采自《年度贸易报告的实质。过去的一年》,载于1852年1月10日《经济学家》第437期。——编者注

亿到 85 000 万磅棉花；(4)对投机的普遍恐惧，而这种恐惧使人甚至连金矿和航运都不愿意继续经营下去。据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可以断言，像现在这样加紧生产，再有六个月商品将会充斥全世界；而要等到商品到达目的地和关于市场完全充斥的消息传来，以及人们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并进而感到恐慌，大约还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这样，1852年11月至1853年2月这段时间是最可能爆发危机的时候。不过这一切只是推测而已，危机同样也可能在9月就发生。而这次危机将是很可观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大量的各种商品投入市场，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大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制造工人的愚蠢的罢工⁹⁰一定会把危机至少推迟一个月；现在几乎完全不制造机器，而需要量却很大。希伯特—普拉特父子公司有数百起国内外的订货，当然他们一起订货也完不成。如果这种商业风暴再落到德比先生的头上，那他就遭殃了！

尽管是普遍繁荣，但从最近的结算来看，我的老头儿^①赔了钱，这使他惊恐万分，他可能废除合同（即他同欧门家族的合伙合同）。这样，这里的公司^②明年就要散伙了。在这里，这些事情现在混乱不堪，因此我有大量工作要做。

艾韦贝克的书^③不用给我寄了。它不值六便士邮费。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指欧门—恩格斯公司。——编者注

③ 海·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①我收到了5英镑，虽然鲁普斯^②是住在宽街3号而不是4号。今天我还收到了给德纳写的文章^③，写得非常成功。

你寄来的《革命》和《论坛报》^④的邮件被拆开了。甚至没有动动手再把它封上。

你从附上的信中^⑤可以看到，我们同警察局之间的情况怎样。除了鲁普斯2月5日替我担任主席以及告密者把我们给《泰晤士报》的信^⑥同给丹尼尔斯夫人的回信弄混之外，事实全是伪造的。密探是汉堡的“希尔施”，此人在两星期前就被我们驱逐出同盟^⑦了。他

① 1852年3月1日。——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2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0—77页。——编者注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是在德国被吸收的,因为我从来不完全信任他,所以也从来没有当他的面说过半句有危险的话。

琼斯就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交今天的邮班给魏德迈寄去一封正式信件,在信中对海因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并且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给了他一顿教训。⁹³前天全国改革同盟召开了一个大会:至少有2 000听众。琼斯痛斥了休谟先生、沃姆斯利先生及其同伙,取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⁹⁴看来伦敦和曼彻斯特现在采取了这样的分工:在伦敦资产者更多地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在曼彻斯特则更多地进行商业上的攻击。

前几天,我得到了马志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写的宣言^①。他不顾一切地充当神圣的资产者,并痛骂“非神圣的”法国资产者。他把首倡作用从巴黎移往罗马。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毁灭了法国,工人从资产者那里继承了这两种恶习,法国从1815年起不再是起首倡作用的国家了,现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是神选的国家。

“马志尼先生”以隐士彼得的身份责备罪恶的法国人,同时却向那些无疑体现了“忠诚”和“信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⁶⁷卑躬屈节。蠢货!

请把附上的信寄还给我。今天只写这么一点,因为正忙着往美国邮寄东西。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指朱·马志尼《论民主的责任》,法译文载于1852年3月16日《民族报》(布鲁塞尔)。——编者注

3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维：

我担心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误解了你的上一次来信，把最近两封信^①都按下列地址寄出去了：“钱伯斯街7号《革命》办事处1817号信箱”。这个该死的“1817号信箱”引起了混乱，因为你来信说要在“旧地址”上加这么几个字，但没有说明是第一个地址还是第二个地址。我希望，在这封信寄到以前事情已经弄清楚，特别是因为上星期五寄出的那封信^②里附有我的文章的非常详细的第五篇^③。第六篇，也就是最后一篇，这个星期我未能写完。⁹⁵但是，即使你的报纸^④重新出版了，这次延宕也不会碍事，因为你手头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① 指马克思1852年2月20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50—53页)和燕妮·马克思1852年2月27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709—710页)。——编者注

② 指燕妮·马克思1852年2月27日给约·魏德迈的信。——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83—201页。——编者注

④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你驳斥海因岑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恩格斯寄给我太晚了;文章写得既泼辣又细腻,这种结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论战。我已经把这篇文章给厄·琼斯看了,这里附上他给你的一封信,这封信准备发表。⁹³琼斯写得很潦草,又有一些缩写,我想你还不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所以我把我妻子誊写的抄件和德译文连同原稿一起寄给你,以便你把原稿和译文两者同时发表。你还可以在琼斯的信后面附上这样几句话:至于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权威),他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并且还加了一个边注,说:这是“the most revolutionary document ever given to the world”,“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同时在他的《民主评论》上转载了被海因岑“驳倒了的”智慧言论,即《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我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此外哈尼还在一篇论路易·勃朗的文章中把这些文章当做对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判”介绍给他的读者。⁹⁶不过,在英国不需要仅仅引证“极端分子”的话。如果英国的一个议员要当大臣,他就必须重新经过选举。例如新任财政大臣, Lord of the Exchequer, 迪斯累里就是这样的,他在3月1日对他的选民写道:

“We shall endeavour to terminate that *strife of classes* which of late years has exercised so pernicious an influence over the welfare of this kingdom.”“我们将尽力结束阶级斗争,它在最近几年中已对这个王国的幸福产生了如此有害的影响。”^①

关于这一点,3月2日的《泰晤士报》指出:

① 本·迪斯累里《致白金汉郡选举人。1852年3月1日》,载于1852年3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052号。——编者注

“If anything would ever divid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beyond reconciliation, and leave no chance of a just and honourable peace, it would be a tax on foreign corn.”“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分裂到不可再调和的地步,那就是谷物进口税。”

为了使海因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有性格的人”^①不致认为,贵族拥护谷物法⁹⁷,资产者反对谷物法,因为前者想“垄断”,后者要“自由”(一个庸人只是在这种思想形式中才看到对立),只需指出,在18世纪,英国的贵族拥护“自由”(贸易自由),而资产者则拥护“垄断”,也就是目前“普鲁士”这两个阶级对“谷物法”所采取的立场。《新普鲁士报》是最狂热的自由贸易派⁶⁷。

最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从原则上向民主派先生们指出,他们最好是先熟悉一下资产者的著作本身,然后再去大胆地对它的对立面狂吠。这些先生要弄清过去的“阶级的历史”,就应当研究一下例如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人的历史著作。他们想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应当先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如,只要一打开李嘉图的那本巨著,在第一页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序言的开头几句话:

“The produce of the earth—all that is derived from its surface by the united application of labour, machinery, and capital, is divided among *thre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namely, the proprietor of the land, the owner of the stock or capital necessary for its cultivation, and the labourers by whose industry it is cultivated.”

“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产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资本的

① 显然是套用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第24章中的一句诗:“虽无才能,却有性格。”——编者注

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之间进行分配。”^①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著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费城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军火库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韦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这些欧洲的经济权威,说他们证明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抗,是在分裂社会、制造内战。他竭力驳斥他们,虽然他不像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与对抗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当然,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⁹⁸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像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材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

^①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5页。——编者注

血腥气且又自以为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材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见中你认为有用的东西。此外，海因岑已经用我们的“中央集权”去代替他的“联邦共和国”，等等。⁹⁹当我们现在所传播的关于阶级的种种观点成了老生常谈，而且为“一般常识”^①所接受的时候，这个粗鲁的家伙就会大叫大嚷地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产物，并且对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发出狂吠。当黑格尔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他也曾凭借他“自己的洞察力”对它发出狂吠。^②而现在，他却靠黑格尔哲学中变得淡而无味的、卢格没有消化掉又吐出来的面包屑来糊口。

随信附上匈牙利通讯的最后一部分^③。如果你的报纸还存在，你应该试着利用其中的某些东西，何况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已经从巴黎答应我给你写一篇亲笔签名的详细文章。

如果你的报纸已经出版，就请多寄几份来，以便把它们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一般常识”原文为“der gemeine Menschenverstand”，套用卡·海因岑的术语“健全理性”（原文为“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编者注

② 暗指卡·海因岑的喜剧《奈贝尔博士，或博学和生平》1841年科隆版。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第6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39页）。——编者注

③ 指亚·班迪亚撰写的关于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的通讯，注明日期为“1852年3月1日”。——编者注

这里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妻子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①。

顺便提一下。我托前山岳党人¹⁰⁰霍赫施图尔(阿尔萨斯人)给你带来《寄语》^②和几份我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后者是我答应给克路斯的)¹⁰¹。这个家伙不是什么人物。

附上章程¹⁰²。建议你把它整理得更有条理些。伦敦定为美国的总区部。在这以前我们只能有名无实¹⁰³地实行我们的统治。

如果“希尔施”的声明¹⁵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他是一个卑鄙的人,虽然他对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态度是正确的。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3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将侏儒的信^③寄还。目前我一个钱也没有,而且至少在这个月内弄不到两英镑;此外,他信上注的日期是5日,根本不知道钱是

①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② 《寄语人民》。——编者注

③ 指恩·德朗克1852年3月5日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编者注

否还能寄到他手里。再者,把钱寄给艾韦贝克总是冒险的,这家伙会要求偿还天晓得是什么样的陈年邮费老账,而把钱全部或者大部分没收。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目前我不能帮助侏儒,加之我怀疑他是否能够从艾韦贝克先生那里一下子捞到五个苏以上的钱。既然这个矮子从日内瓦到了巴黎,也一定会来伦敦,虽然要吃些“苦头”;那时我们就知道他的催讨信是什么意思了。

当矮子来的时候,你要费点劲去抑制他的好斗秉性,这种秉性必然由于他“长期吃苦头”而大为增强;打架和殴斗在这个国家是要花许多钱的,不能允许他干这种事。最好你把他托付给皮佩尔,这样,皮佩尔可以教他学点政治经济学。马索尔的情况^①非常有趣,如果他还在那里的话,我很想认识他。

你信中谈的关于琼斯的事使我非常高兴,¹⁰⁴只是我现在时间少极了,否则我要多寄些文章给他。但是查理^②还没有从德国回来,并且,除了给《论坛报》^③写文章^④和给我的老头儿^④写每周报告以外,每星期还要按时给琼斯和魏德迈写文章,对于一个整天埋头于商行事务的人来说,这未免太繁重了。何况我必须最终学完我的斯拉夫语。¹⁰⁵像过去那样从兴趣出发,我整整一年都毫无收获,但是因为已经开始学了,并且已经到了不能丢下的程度,所以现在我必须经常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最近两个星期我在努力啃俄语,现在差不多学完了语法,再用两三个月丰富必要的词汇,我就可以开始学别的东西

① 见本卷第39页。——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④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了。我必须今年学完斯拉夫语,其实这些语言并不太难。除了这种学习引起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一场大型政治历史剧¹⁰⁶上演时,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立即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说实在的,巴枯宁之所以捞到了一点东西,只是由于谁也不懂俄语。而这种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话,将会再次十分广泛地传播。

此外,在老奥康瑙尔确实疯了以后,现在琼斯绷紧了所有的弦是非常正确的。目前时机对他有利,如果公民嘿普嘿普乌拉^①再脱离出去,琼斯的成功就有保证了。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来说,宪章派³²已经彻底分崩离析,同时又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因此,他们或者是完全各奔东西,分裂成小集团,即实际上变成财政改革派³¹的真正的尾巴,或者是由一个能干的人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改组。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决不会发现:怎样才能一方面不仅保持工人对工业资产者的本能的阶级仇恨(这是宪章派改组的唯一可能的基础),而且还加强和发展这种仇恨,并把它当做进行教育宣传的基础;另一方面,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如果哈尼先生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他还会感到惊讶:支持他的那个狂热拥护者集团将很快把他踢开,就连他刊登在他的大便纸上的考斯丘什科及其他“爱国者”的照片^②也救不了他。

① 乔·朱·哈尼。——编者注

② 塔·考斯丘什科的照片刊登在1852年3月13日《人民之友》第6期上。——编者注

至于拿破仑,这个人不是在去法国时曾经对路·勃朗说过“一旦我当了总统,我将实现你的理想”吗?但是,人们看到,财政困难怎样促使路易·拿破仑这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采取了国债利息变更条款¹⁰⁷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金融措施。小店主和小工厂主为这笔1800万的节约而原谅他的20项社会主义的壮举,《每日新闻》赞赏这项措施。人们关于这件事的议论再没有比《辩论日报》更愚蠢更卑鄙的了。^①完全是老一套:邮政改革=社会主义!国债利息变更条款=社会主义!自由贸易=社会主义!我所担心的只是:拿破仑先生尽管在实行他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措施时小心谨慎,并且关于抵押的措施也没有超出普鲁士资产阶级信用制度的范围,但终究将为形势所迫而把自己全部的社会主义狂想变成通常的资产阶级改良,那时就只有不可避免的财政困难才能拯救我们。《每日新闻》说得对,国债利息变更条款是一项极为和平的措施,此外,又是一个极为不祥的征兆,表明路易·拿破仑越发走上了资产阶级常理的道路。但是,难道什么时候能够借助常理来统治法国,难道为了把一个路易·拿破仑引向常理而需要一个如此复杂的局势!不管怎样,我觉得大陆的气氛不是非常革命的,虽然侏儒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消息。

我不相信德比会获得多数,虽然曼彻斯特(在这里,人们谈到谷物法⁹⁷时意见是一致的)是一个糟糕的观察所。但是我希望他能获得多数,那时就会出现像你所说的那种情况。附带提一下,他很笨,没有马上解散议会。他拖得越久,就越要冒选举同商业危机

^① 指阿·贝尔坦发表于1852年3月15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上的通讯《3月14日于巴黎》,该文对国债利息变更条款作了评述。——编者注

碰到一起的危险,那时他会得到一个由那些对他本人也是极其粗暴的狂热的托利党⁷³人和坚决的、利欲熏心的、受破产威胁的曼彻斯特派⁶⁷所组成的议会;后者可能成为多数派,因而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这里的公司^①可能今年就要关门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清理业务时,我就首先会有更多的工夫,而不会经常忙于商行的工作了。我的老头儿给我来信说,以后我可以有更好的差事。我估计他会同意我过去的计划:住在利物浦,为他收购棉花。那就好极了,这样,在你结束经济学⁵¹的准备工作以后,一定要带上你的全家去那里住六个月,我们会住在新布赖顿海滨,你还可以节省一笔钱。我至少有津贴,这是很显然的。很遗憾,我今天没有工夫为《论坛报》写文章;但是因为下星期三^②有一艘美国轮船要开出,你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能收到这篇文章,在星期五的轮船开出前我再写一篇文章。^③

向大家问好。

你的 弗·恩·

这次你信上的火漆印头一回完好无损。^④

① 指欧门—恩格斯公司。——编者注

② 1852年3月24日。——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8—82页。——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30、40页。——编者注

3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3月2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祝新的世界公民^①幸福！没有比出生在当代更为美好了。当人们只用七天就从伦敦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两人早就毁灭了，或者老态龙钟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新的世界公民们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小。

如果你没有早一个星期收到这里所附的结尾部分^②，那是你完全沉默的过错。

我请你在小册子¹⁰⁸中也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把我的文章分开，就像给你寄去的那样。这些数目字对读者来说起路标作用。它们代替标题。在第五篇末尾还要加上如下的话：“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¹⁰⁹：‘你把我看做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¹¹⁰当然，现在整个事情必定会突然出现。

① 奥·魏德迈。——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7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2—240页。——编者注

在我的妻子用空格标段落标得不够清楚的地方,我加了符号Г。

克路斯的声明⁶⁴非常好。

或许——我看这很好——你把厄内斯特·琼斯的信⁹³就刊登在第一期上?只要写上两句前言就足以把它说清楚。

再就是:克路斯可能已经把关于瑟美列的事情告诉你了。¹¹¹首先你必须通过我,通过与某个书商的联系,设法把他的关于科苏特、路·鲍蒂扬尼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约十印张——用德文、然后用英文出版。如果这能做到,你可以把德文本作为你的第二期出版,当然不必添加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不是你自己出版这部著作,那么书商就必须为它出钱。

这件事办妥以后——也许还可以早一些,在接受班迪亚当编辑的条件下,将从这个来源获得500美元以供《革命》之用;这个条件只是表明,报纸的一部分篇幅将让给匈牙利,由瑟美列的代理人班迪亚主管。而他很容易同你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你得到了一个勘测员的差事,这很好。现在你可以更安心和更有信心地行动了。

最近我将着手批驳马志尼。金克尔先生,他自己承认是从“奶妈的童话”中吸取智慧的,现在到处看到“大人物”之间的团结,不过等他一回来就会发现突然爆发的最好形式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赖德律和马志尼用意大利公债的1万法郎买下了布鲁塞尔的日报《民族报》。现在马志尼先生却居然抛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用尽他的下流的蠢话攻击法国,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法国失去了首倡作用。^①

① 指朱·马志尼《论民主的责任》,法译文载于1852年3月16日《民族报》(布鲁塞尔)。——编者注

他的攻击如此疯狂,以致赖德律现在不得不(据说已经决定)亲自出面反对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路·勃朗、皮埃尔·勒鲁、卡贝以及马拉尔梅等已经联合起来,发表了一篇由癞蛤蟆⁴⁹路·勃朗撰写的恶毒的答复。^①同时,多数法国流亡者对赖德律异常愤怒,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对马志尼的愚蠢负责。大火已在他们自己的营垒中燃烧起来了。

如果卑鄙的牧师杜朗的书《天亮了》到了你的手里,你要狠狠地驳斥这个想把自己打扮成拉梅耐的恶棍。

德朗克在巴黎被捕了。他从瑞士来这里路过那里时耽搁得太久,没有很快通过那里。

你的选材我很满意。皮佩尔的文章^②登报纸还可以,用做小册子未免写得太仓促、太肤浅。

你能不能从布朗费尔斯得到埃德加^③的消息?这个懒汉不给人任何消息,让他的母亲^④非常挂念。乖僻的家伙!

克路斯的抗议书⁶⁴在这里的同盟¹⁴会议上博得普遍的喝彩,你的《革命》在施泰翰协会²⁷那里像在我们这里一样受到了好评。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答马志尼先生》,载于1852年3月27日《晨报》(伦敦)第18957号。

——编者注

② 威·皮佩尔《英国工人协会》,载于1853年8月20、24、31日《改革报》(纽约)第41、42和44号。——编者注

③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如果哪一家报纸(例如魏特林的^①)发表维利希协会²⁵对普芬德声明²⁴的卑鄙的答复,我就把普芬德的第二个声明寄给你。

红色贝克尔^②究竟在干什么?他是不是也成了金克尔分子?

顺便提一下。一部分机器制造工人醒悟了,并给琼斯寄了一份悔过书。现在英国工人已经募集到了钱,使得琼斯除了自己的《寄语》^③,还能出版一种交印花税的大型周报。¹⁰⁴要给你带《寄语》的那头蠢驴^④到现在还没有动身。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3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刚刚收到你的文章^⑤。你将随信收到一整包美国新闻,如果不

① 《工人共和国报》。——编者注

② 大概是指麦·约·贝克尔。——编者注

③ 《寄语人民》。——编者注

④ 霍赫施图尔,参看本卷第81页。——编者注

⑤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8—82页。——编者注

是一部分东西需要抄录给同盟¹⁴盟员看,我早就寄给你了。

这里有许多新闻。哥特弗里德·基督-金克尔派出,或者确切点说,已经派出大学生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去到处鼓吹4月中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有瑞士、巴黎、德国和比利时代表参加的会议,目的是保证革命公债²⁹,并彻底调整这项基金的管理机构和在国外¹⁰³的民主政府。但是你必须星期六^①以前把这包垃圾寄还给我。

科苏特在美国被瑟美列揭露,¹¹²而且已经同他所背弃的伦敦委员会¹¹³完全闹翻;当他获悉这一时期民主派教士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分裂时,是会感到吃惊的。

确切地说,那个已经当了两年徒有虚名¹⁰³的民主教会的教皇的马志尼先生,终于认为是发泄他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怨恨的时候了,于是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这个报纸是他在赖德律的同意下用意大利基金的1万法郎收买的)上用法文发泄了。他在那里把十二月二日⁹、占领罗马¹¹⁴,一句话,把全部反革命行动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者,并且用他那傲慢的多米尼克派的口吻起劲地痛斥异教徒、教派、唯物主义、怀疑论、法国的巴比伦,就像他在伦敦起劲地讨好英国的自由资产者一样。他说,法国已经失去了革命的首倡作用。民族之王不再存在。现在该轮到其他民族了,等等。^②总之,这是有幸刊登在《祖国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上的真正的革除教门令。这在法国人看来未免太过分了。同时,小个子路·勃朗看到了这里有使自己重新恢复名誉并出人头地的机会,便赶紧把卡贝、皮埃尔·勒鲁、比安基、纳多和瓦斯邦太(蒲鲁东的追随者)集合起来。他们在《晨报》上

① 1852年4月3日。——编者注

② 指朱·马志尼《论民主的责任》,法译文载于1852年3月16日《民族报》(布鲁塞尔)。——编者注

极其粗暴地攻击马志尼先生。^① 他们答复的理论部分几乎与马志尼的攻击同样无力。有关他个人的那一部分——材料是马索尔供给勒鲁的——，毁灭了这个傲慢的上帝使者。

赖德律这方面为了不失去全部影响，认为自己必须退出欧洲中央委员会¹¹³。他也在《民族报》上答复了对法国的攻击。真可怜。这是一篇毫无逻辑的文章。他坚持“法国的革命首倡作用”，但怎么做！读起来实在恶心！据说赖德律现在打算去美国。

这样，一方面，白痴卢格失去了他的欧洲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金克尔(他在美国像狗一样对自己的竞争者科苏特摇尾乞怜)看到，普遍的“混合”，也就是在1848年以来就庸俗化了的“民主共和国”、“普选权”等空话的旗帜下联合^②所有的民主追求者的做法，并没有实现。这样，勇敢的维利希也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他们发生冲突。

同时，英国政府用国家的经费每周大批地把法国流亡者平民送往美国。可怜的小个子勃朗想用突然的总示威来反对马志尼，以便被确认为遭受迫害的教会的理所当然的领袖。为了阻止他的小阴谋，我将纵容马索尔去反对皮埃尔·勒鲁。最后，为了实现这种混合，蒲鲁东要来这里。

伪善的费利克斯·皮阿这个艺人(法国人用这个术语粉饰某人的种种短处，粉饰他毫无性格和智慧)把十二月事件写成一出夸张的闹剧，由此你可以看出官方的大人物堕落得多么厉害。他为此找

① 《答马志尼先生》，载于1852年3月27日《晨报》(伦敦)第18957号。
——编者注

② “混合”的原文为“Confusion”，“联合”的原文为“Fusion”，前者比后者多一个音节。——编者注

到了一个英国企业家,将同他一道在纽约等地上演这个丑剧:杀人、驱逐、流放等等场面。有什么能比利用自己国家的不幸来投机更卑鄙的呢?而这头蠢驴竟认为这种出卖法国灾难的娼妓行径是爱国行动。

因为阴谋是这里的流亡政客上演的大型政治历史剧¹⁰⁶的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济格瓦特-金克尔^①在大学生叔尔茨和隆格夫人的妹妹^②(据说很有钱)之间干起了拉皮条的勾当。

讨厌的只是,这些蠢驴由于吹牛和搞阴谋,经常给警察局提供新的材料,使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处境恶化。

你的 卡·马·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信^③今天早晨收到了,而且完好无损。看来新地址不错。

① 马克思讽刺地用约·马·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中的主人公济格瓦特来称呼哥·金克尔。——编者注

② 玛·迈尔。——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关于流亡者的那些有趣的材料明天寄还,我要从中作些摘录。

看来矮子德朗克确实在巴黎被抓了,否则会听到他的消息。《科隆日报》说,“马克思派”的一些人在丹麦咖啡馆集会,这是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些破烂可能来自什么地方。不管怎样,如果德朗克在咖啡馆这些人当中公开露面,那么他是不能被饶恕的。但是如果他还是自由的,并且可以同他通信,那么现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弄到伦敦来,他是被驱逐的,这些家伙会由于他违反驱逐令而把他送往阿尔及尔。¹¹⁵因此,如果能打听到较详细的消息,我将设法弄到两英镑,必须把这个矮子弄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得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请给我来信。

我现在就回家去,给德纳再写一篇文章^①;如果文章能写完,将交第二次邮班寄给你。上星期我患了重感冒,现在还没有好,所以好几个晚上根本什么也干不成。否则会写更多的东西。

请转告琼斯,他下星期能收到我的一点东西^②。遗憾的是,我给他写的所有文章都不像样,因为每篇文章都很短,可用的版面又有限,所以我经常忘记上星期写了些什么。此外我必须飞快地、匆忙地写,根本没有时间去搜集和整理有关最近法国事件的材料。总是这样随便瞎凑合会使人败兴的。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能写完给德纳的文章,那主要是因为我还得看看1849年4月和3月的大部分《新莱茵报》,因为应该利用这个机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4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83—87页。——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为《寄语人民》杂志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这组文章中的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69—271页。——编者注

会狠狠地驳斥法兰克福人^①。在这里单是一个鲍威尔^②不够用。

你的 弗·恩·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最近寄来的邮件^③，这些东西务必在星期三^④（同盟¹⁴开会的日子）以前寄还给我。

就在你把德朗克的第一封信寄还给我的第二天，他从狱中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信，这事我忘记告诉你了。弗莱里格拉特立即把这封信寄给拉萨尔，要他往巴黎给德朗克寄钱。这件事大概很快就能办成，因为拉萨尔可以拿这封信去向杜塞尔多夫的所有自由资产者求援。遗憾的是，据《祖国报》报道，在德朗克身上发现了暴露内

① 指1848—1849年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议员。——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衰亡》1849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指阿·克路斯1852年3月18日给马克思和威·沃尔弗的信，随信附有许多资料。——编者注

④ 1852年4月7日。——编者注

情的信件。难道他愚蠢到这种地步,竟把他同糊涂的里昂人^①以及其他人的联系证据带在身上?

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路易·勃朗打算利用反对马志尼的共同声明^②来建立新的“行动组织”,并挤到前头去充当革命政党的领袖。他甚至想拉我参加他的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同盟,并约我见一次面。当然,我对他甚至不屑作答,只是让中间人知道,我对这种纠缠感到惊讶。因为蒲鲁东要来这里,所以现在同我结成联盟对小个子来说正是时候。

德纳终于给我来信了,并按已经刊登的文章^③的篇数付给了9英镑。同时由于目前总统选举占了报纸的所有篇幅,他请我把其余部分压缩成五六篇,并且在最后一篇中主要叙述革命的德国的前景。这提供了一个痛斥流亡者的极好机会,我将在以后的信里把我这方面的观点详细告诉你。

瑟美列现在要把他的分为三四部分的关于“科苏特、戈尔盖和路德维希·鲍蒂扬尼”的手稿(德文)给我寄来。魏德迈应该在美国出版它,¹¹¹这对他来说是件大好事,尤其是他或许能够由此为他的报纸^④弄到500美元。

但是在德文稿寄往美国以前,应该在英国这里将它译成英文。

① 可能指吉耶曼。——编者注

② 《答马志尼先生》,载于1852年3月27日《晨报》(伦敦)第18957号。
——编者注

③ 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系列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前8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54页。——编者注

④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以便这本书用德文在美国出版以后,为这里的读者出版单行本。你即使把给德纳写文章的事情搁一段时间,也未必有时间来干这件事。因此,我只得把这份手稿交给琼斯。每印张译文要付1英镑。

我在这里认识了赛雷尔梅伊上校,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在匈牙利参加过17次会战。同时他又是一个出色的画家,现在正在出版一部描写会战并附有插图的精致的书。他自己画草图,由法国的一流画家润色绘成。他答应给我一本。每本将值10英镑。这样,你的军事藏书里又可以多一本书了。

你的 卡·马·

你看,金克尔的钦赐比路易·波拿巴还厉害。最初,他指定他的下院即保证人代表大会¹¹⁶的成员。后来,他对自己独特的创举害怕了,既不遵守指定的日期,又不遵守指定的地点,而是在只有七个人能够参加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了会议。这七个人里有六个对他投了信任票。他同他们一起草拟了自己的宪法;他们任命他为美国的代表,他则规定他所组成的委员会对他们负责。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1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只给你写这两行，告诉你，小孩子^①今天1点1刻夭折了。

你的 卡·马·

3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4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昨天接到你3月30日(?)的来信以及关于“革命会议”的报

^① 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编者注

告。¹¹⁷我注意到你开始自己支付邮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公司即欧门—恩格斯公司会支付邮资的。这些东西已经转寄给马克思了。

我前天从伦敦回到这里,在那里度过了复活节。马克思最小的一个孩子^①那时病得很重,马克思现在来信^②,说她夭折了;这在伦敦已经是第二个了。你可以想象,他的夫人非常痛苦。弗莱里格拉特家里也有病人,但那里的情况正在好转。

你可能知道,德朗克路过法国时在巴黎被捕了,这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这个矮子不顾以前曾被驱逐过,¹¹⁵竟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现在他来信说,已经把他从马扎斯监狱带回警察局,在耶稣受难节晚上要把他送往布洛涅和英国。但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矮子有一种屡遭不幸的惊人的才干,但不久他大概就会出现。那时《新莱茵报》的人就全部聚集在英国了。虽然维尔特目前又到了汉堡,但是他仍然跟布拉德福德保持着联系,并且不管他多么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再返回那里。

我们的科隆朋友在5月想必会被交付陪审法庭,因为检察院在4月5日星期一就该审理他们的案件,他们肯定没有被释放。¹⁶这倒更好些;不然,国家检察官会立即对无罪的判决进行上诉。要是有个叫汉森的科隆工人到纽约来,你可以按他的功劳处置他。这个家伙从1848年起就是同盟¹⁴盟员,管理过为被监禁者募集的捐款,他把这笔钱喝酒喝掉了,然后溜到美国去了。

在国民公债²⁹组织者的营垒里,普遍对出纳员赖辛巴赫大为不

①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

满,他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因为支出的钱本来就已经超过按照规定允许报销的范围,并且即将提出的财务报告对他这位殷实而又可敬的公民来说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因此金克尔和维利希非常生气,但毫无办法;金克尔不得不再去教书,而维利希仍旧像过去只有波兰爱国者才会干的那样厚颜无耻地去借钱和乞讨。这样,整个高贵的流亡者联合又在各方面都处于极度的混乱,如果保证人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或者已经召开,那么事情很快就会变得很妙。^①卡尔伯的勒韦以及其他法兰克福人^②现在也已经同金克尔,即一个“谁与之打交道就会丢脸”的家伙,完全处于敌对状态了。

泰勒林是否在某家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¹¹⁸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样的话,马克思就可以驳斥他。另外,很希望德纳能寄几份马克思的文章的印样来。我们只收到了前六篇文章的印样,希望以后几篇文章的也能收到。^③如果德纳以工作忙相推托,那么最好你设法把它们弄到手并寄到这里来。马克思早就想为此写信给你,但很可能他现在无法考虑这一点。请考虑一下,你在这方面能做点什么,这个集子在这里本来就应该是完整的,这在将来会像文件一样重要。

我的战略性文章^④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了,并且根本不适用于出集子,^⑤尤其是因为重要的东西其实不在文章中,而在我给你

① 见本卷第90页。——编者注

② 指1848—1849年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议员。——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④ 恩格斯《英国。[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41—251页。——编者注

⑤ 参看本卷第64页。——编者注

的信里^①。尽管把它放进档案吧。一旦我有空闲时间并且有望发表一些东西,我就给你寄去一篇关于商业发展以及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现状的文章。⁸⁶目前我必须拿出两个或三个星期的时间专门用到我现在正在学习的俄语¹⁰⁵和梵语上面,以后,当我收到从德国寄来的我的材料时,我将研究军事问题。¹¹⁹但这不着急,而且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

该是投邮的时候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②和克路斯。

你的 弗·恩·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得知我为你的小女儿的担忧竟很快成了事实,^③我很悲痛。但愿你和你的一家能够搬到比较卫生的地方、比较宽敞的住宅!

我很想寄些钱给你,但是我在伦敦花的钱比预计的要多得多,所

① 见本卷第23—24页。——编者注

②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③ 指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夭折一事,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

以直到月底我自己在这里都得省吃俭用,而下个月我为还账和在德国订购的书籍¹¹⁹一下子就得付出12英镑。但是,一有可能,我就设法在5月初为你弄一些钱。如果我早知道伦敦的情况,我会放弃这次实际上完全是多余的伦敦之行,那样手头也会宽裕一些。

平达在这里,因为他在利物浦找不到事情。他想找工作或者当家庭教师,我当然要为他奔走。为了表示对他的好感,我在跟他学俄语。¹⁰⁵但是为了能在这里推荐他,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他,因为只有费很大的劲才能从他这样的人那里掏出点东西,所以我非常希望你来信谈谈你对他和他的情况的了解,以及你从哪里了解他的,等等。然而我认为,他那样孤僻,在这里不会找到好工作。

对目前的商业情况,特别是对东印度,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尽管三年来英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的大量输出在不断增长,前些时候又从那里传来相当好的消息,存货逐渐卖完,而且售价较高。其原因不外是,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一些省份里,在信德、旁遮普等地,以前几乎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这是因为这里的工厂主不久前才学会生产出适合这些市场的纺织品,或者是因为当地居民由于通常输出到印度的英国纺织品价格低廉而终于放弃了自己对本地纺织品的偏爱。1847年印度发生的最近一次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可能大大助长了这种情况;老居利希早就证明说,甚至在他那个时代英国人所征服的印度的那部分地区,也还远远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特有的旧式手工生产。^①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前不久在加尔各答和孟买更加

① 参看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五卷集)1842年耶拿版第3卷第1分册第263—264页。——编者注

剧烈地重演了 1847 年的事件。等到最近收获的 300 万包棉花上市,经过加工,并将其大部分成品运往东印度,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棉纺织工业非常繁荣;尽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 1848—1849 年增加了 30 万包,美国和这里的棉价仍在上涨,致使美国的工厂主已经比去年多购买了 25 万包(去年他们总共只用了 418 000 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 300 万包棉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 9 月 1 日到来年 4 月 7 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 174 000 包,向法国多输出 56 000 包,向大陆其他国家多输出 27 000 包。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当然很容易说明,为什么路易-拿破仑能这样顺当地策划他的衰落帝国¹²⁰。到目前为止,1852 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 1850 年增加 11 万包(302 000 包比 192 000 包),即增加 33%以上。

照一切常规来看,危机今年必定到来,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当人们考虑到东印度市场目前完全出乎意料的容量,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所造成的混乱⁸⁹,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原料价格低廉及所引起的工业产品降价,并考虑到没有任何大规模的投机活动,人们几乎要预言说目前的繁荣时期将罕有地持续下去。不论怎样,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春天。但是,归根到底,旧的常规大约还会持续六个月左右,这是肯定无疑的。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4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²¹

华 盛 顿

[1852年4月23日于伦敦]

……你可以想象,魏德迈的信¹¹⁷在这里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特别是对我的妻子,因为信是在埋葬我的最小的孩子^①那天寄到的。她现在看到两年来我的整个事业总是不断遭到挫折。

你那封谈到《波拿巴》^②有出版希望的信^③(4月19日收到的),使我特别高兴,因为对于我妻子的坚韧的性格来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她振奋起来。

……主要工业部门即棉纺织工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繁荣。尽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1848—1849年增加了30万包,这里和美国的棉价仍在上涨,致使美国的工厂主已经比去年多购买了25万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300万包棉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9月1日到来年4月7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174 000包,向法国多输出56 000包,向大

① 弗兰契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指阿·克路斯1852年4月4—5日给威·沃尔弗的信。——编者注

陆其他国家多输出 27 000 包。这种繁荣一方面说明,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能这样顺当地策划他的衰落帝国¹²⁰。到目前为止,1852 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 1850 年增加 11 万包——302 000 包比 192 000 包——,即增加 33% 以上。另一方面,这也是这里的政治生活消沉的原因。一是托利党⁷³人虽然执政,但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却敌不过“自由贸易的福利”;二是自由贸易派⁶⁷不开展政治鼓动,因为工厂主们在生意兴旺时不希望有任何政治风潮和骚动。印度市场在棉纺织工业的这种繁荣中起着主要作用,虽然英国货不断地大量输入印度市场,但前些时候仍然从那里传来好消息。这是因为,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信德、旁遮普等地区,以前几乎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1847 年印度发生的最近一次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可能助长了这种情况。印度市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容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情况⁸⁹,以及在没有任何大规模投机活动的情况下大部分原料价格低廉,都使人们得出结论,说繁荣将罕有地持续下去。可能一直持续到春天,等等。……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2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上星期处境之糟，是你想象不到的。在埋葬^①那天，各方面答应钱都没有收到，为了向这些英国的狗东西付埋葬费，我最后不得不跑到邻居法国人那里。而更不幸的是，又接到魏德迈的来信¹¹⁷，从来信看，在美国的一切希望似乎也全都破灭了。克路斯(你下星期能收到他的信)那里现在比较有希望。虽然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这些倒霉的事情这一次却沉重地打击了我。

附上艾韦贝克这个狗东西的信，他从来不贴邮票，老是要刮走别人最后的10便士。同时还附上布·鲍威尔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³上的文章^②。你的文章^③给该报引来了一群卑鄙的人。你会对

① 指1852年4月16日埋葬马克思的女儿弗兰契斯卡。——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当前战争不可能发生》，载于1852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417号。——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鲍威尔关于“军队”的发现感到好笑。如果你现在要寄给我为德纳写的文章,你可以等一等,多写几篇,到时候我一次把它们寄出去。

泰勒林先生在纽约出版一种月刊或周刊,这个狗东西亲自给我寄来了该刊的创刊号,——纯粹是三年级小学生写的荒唐东西。

海泽(《大胡蜂》的)现在是维利希的密友,两人坐一条板凳。这个家伙出了什么事?他们又在吹牛说,他们正策划在德国搞暴动。

德朗克真是个傻瓜。我们在莱茵给他弄到4英镑,使他的胃口更大了;于是他又到科布伦茨去榨钱。¹²²这头蠢驴没有想到,他是在为反对科隆人¹⁶提供新的借口。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顺便提一下,别忘了马上寄这样两张纸条到伦敦:(1)委托李卜克内西到海恩那里取1英镑;(2)亲自给海恩写一张小便条,简单地告诉这位“亲爱的朋友”:听说他混得不错,现委托李卜克内西向他取1英镑。必须注意,不要造成任何敌意。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熟人,一直寄宿在李卜克内西那里,昨天被李卜克内西的房东赶了出去,而我们谁也拿不出1便士给这个可怜虫,我就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张便条,说你委托他到海恩那里取1英镑。看来海恩先生有点不相信,要求李卜克内西先把你的亲笔信给他看一下。

请给我寄几张邮票来,因为我要给你寄一批东西。

你的 卡·马·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晚上收到海恩的一张便条，我昨天已把这张便条连同对它的答复^①一起给你寄去了。我想，这样一来海恩先生就会付钱的。

附上几张邮票，不久再多寄一些。同时把文件寄还给你。艾韦贝克的信同他的书^②完全相称。“帮助我反对里宾特洛甫吧！我要在民主派面前揭露他是个伪君子 and 淫棍。”^③这个人完全老糊涂了。

朋友布鲁诺没有变得聪明些，在对神的认识方面也没有长进。^④从柏林开动美国的报刊，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向惊惶的世界宣布，大陆的军队是用来维持国内的安定的，这真值得！布鲁诺先生仍然代表着黑格尔的极端堕落阶段的辩证法。这一发展阶段中的历史观的全

① 恩格斯 1852 年 4 月 24 日给奥·海恩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海·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1851 年巴黎版。——编者注

③ 引自海·艾韦贝克 1852 年 4 月 21 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④ 指布·鲍威尔的文章《当前战争不可能发生》，载于 1852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417 号。见本卷第 105 页。——编者注

部奥妙不过是,用满腔的热情和肤浅的分析对最平庸的陈词滥调加以冗长的论证,然后把它们充作辛勤研究得出的全新的发现。如果谈的是早已过去的历史,所有这一切倒还可以容忍,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把直接的现实加以神秘化,那就太过分了,而且任何一头蠢驴都会发觉这里毫无内容。深奥的真理是:政府有理由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尚未成熟,而革命也有理由反对政府,因为革命虽然处于萌芽和未成熟状态,但它实质上代表着未来的思想。这是黑格尔的老一套的俏皮话,甚至在美国也无疑不再是新东西!经常挂在嘴上的是“公民的”“意志消沉”、“不满情绪”和“完全漫不经心”。“在某些国家里,阶级同阶级作斗争,在另一些国家里,民族同民族作斗争”。这种极端英明的词句严格地说是布鲁诺从革命中学来的全部东西。

泰勒林先生显然是作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被驱逐出法国的,他甚至连参加十二月十日会¹²³都不够格。

如果你不是确切地知道,德朗克是自愿去德国的,那么我认为很可能是这样:既然他过去曾经被驱逐出法国,¹¹⁵这一次就不是被随便送到哪一个国家的边境,而是被送到德国的边境。当时这个蠢货顺利地溜到了拿骚。他为什么要去科布伦茨呢?¹²²那时他如果去汉堡并从那里前往英国会好得多,在汉堡谁也不认识他,而且他会遇见维尔特和施特龙,也就会弄到钱。但是,显然是对钱的期望把他从拿骚吸引到离得很近的科布伦茨去了,如果他溜到了那里,他一定会去科隆。科隆人¹⁶好在已经通过了检察院的审讯,否则德朗克的被捕又会提供借口对他们再进行一次六个月的审讯。他很快就会被送往科隆,可能会迫使他作为证人出席陪审法庭。这次他是咎由自取。如果他需要钱,他完全可以在法兰克福弄到,或是设法让拉萨尔把钱给他寄到某处;但是他不,这个矮子硬是要去科布伦茨,而那里街上

的每一个宪兵和每一只狗都认识他。眼下他会倒大霉。

你的 弗·恩·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魏德迈寄来的多少好些的消息。我暂时把你的文章¹²⁴留在这里，为的是：(1)把它通看一遍；(2)或许以后把它译成英文，如果删掉某些只有德国人才懂的华丽辞藻，那很容易翻译。

《科隆日报》果然刊登了以叛国罪通缉莫泽斯·赫斯的命令。如果这不是因为在老爷子德朗克那里发现了关于他们的重要的日内瓦事件的愚蠢的文件，我甘愿受绞刑。这真值得！不过莫泽斯又将成为殉道者，这会大大美化他的“高贵的悠闲”^①。可能很快会把德朗克送往伦敦，难道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个蠢材！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对科隆的这些可怜虫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为拖延对他们的审判提供了新的理由；如果他们真的已经被提交陪审法庭，我们总会听到消息。¹⁶

①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第45章。——编者注

弗莱里格拉特给我来信,要求写一封给我妹夫的介绍信,今天我把这封信寄给他了;①显然他希望无论如何能找到一个职位。

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昨天晚上关于民军法案的表决¹²⁵好极了。如果上帝再赐给几次这样的表决,那么新的选举将推迟到9月或10月。辉格党²⁰人是自作自受,财政改革派³¹也是一样!我看琼斯仍想立即出版自己的报纸。哈尼在《星报》问题上的做法是卑鄙的,好在琼斯没有弄到这个威信扫地的、陈腐的、堕落的报纸。¹²⁶让哈尼把它连同他自己一起埋葬吧。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¹²⁷

伦 敦

1852年4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魏德迈的另一封来信。报纸我没有收到。

① 恩格斯1852年4月27日给斐·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以及写给他妹夫卡·埃·布兰克的介绍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但是根据电报,大西洋号应于今天早晨到达这里,所以报纸可能明天早晨送来。我曾就如何包装和邮寄材料以免白白浪费昂贵的邮资向魏德迈提出过几点实际的意见^①,看来,他是误会了。不过我已经写信指出了他的误解。^②

矮子的科布伦茨之行纯属臆造,如果《科隆日报》可以相信的话,那么老爷子德朗克现在已经在伦敦了,他的冒险也就到此结束了。¹²²这对他来说更好些。但是这样一来,关于通缉莫泽斯^③的命令一事却令人不解。看来,这无论如何意味着对付科隆人¹⁶的一个新阴谋。天晓得又有什么废纸落到了警察局的手里。可怜的莫泽斯竟这样可怕地在异乡¹⁰³成为事后的殉道者!

下星期我将接连为德纳写几篇文章,尽量叙述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终了。¹²⁸为了我们能够较快地写完,最好你能就最后几篇文章,即有关德国革命前景及我们党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的地位的文章,给我写一个简要的提纲。这个最后部分恰好是最重要的,另外,这个提纲不仅能使我把文章写得更好,而且能写得更快得多。这样,我稍微加把劲,就可以在两个星期内写完全部剩下的五六篇文章,在这期间你可以与德纳通信,商谈写一组新的、主题更现实的文章,或者是关于法国的,或者是关于英国的。因为魏德迈的小册子现在可能很快就要出版,所以即使经过改动也不能把《雾月十八日》卖给德纳;他可以免费得到它,并自行翻译。但是你还是问问德纳,他是否需要一种供英美读者阅读的修订译本;那样的话,可以大大地压缩1851年12月2日以前的史实,最

① 见本卷第21—22、6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8页。——编者注

③ 莫·赫斯。见本卷第109页。——编者注

后一直叙述到目前,这样就可以把关于法国的每周或者每两周的连续报道与此衔接起来。

你的 弗·恩·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与这封信同时,你将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大量材料。我今天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信^①,在下面给你摘录几段。因为直到下星期,我都需要这封信。

德朗克平安无事地到了这里。他比我意料中的更令我满意。他长高了,也胖了,因此变得更自信了。他暂时非常快乐地住在安许茨那里,受到安许茨的热情款待。他将在这里做点小生意,受巴黎方面的委托,在这里代售烟盒和钱包,取10%的佣金。通过安许茨他很快就会取得干这种买卖所必要的联系。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高尚的”泰霍夫给瑞士寄去了一篇评述我

^① 指阿·克路斯1852年4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们的文章,把我们特别是把你痛骂了一顿。军人们忌妒你,把你当做竞争者。而我认为,总有一天你会证实他们的预感是正确的。此外,席利从日内瓦要求这些先生们同我们和解。接着维利希、泰霍夫、沙佩尔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签署了一个文件,其中谈到:(1)他们同这个完全无能为力的党彻底决裂了;(2)我们当中有警探,把全部情况都向普鲁士政府报告了。

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或者你在这里时^①已经听说过,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归根到底只有3 000美元现款,所有像卡尔伯的勒韦那样体面的人都退出了,维利希同金克尔和赖辛巴赫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整个混账集团正在瓦解。^②

你将收到关于德国的提纲^③。

昨天,这些狗东西在这里开了保证人会议¹²⁹。他们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卢格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维利希没有出席。赖辛巴赫一开始就完全拒绝参与这个肮脏勾当。委员会的委员将领取报酬。当选的有:金克尔、维利希(是否接受,还是问题)、卡尔伯的勒韦(一定会拒绝)、菲克勒尔、隆格和美因茨的许茨,还有一个人。他们是自行加聘的。卢格在他的信中攻击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④的代理人 and 共济会¹³⁰会员。

下面是从克路斯的信中抄录的。

胡策尔(不要同胡策尔维特混同了)是克路斯的朋友,以保证人的身份出席了金克尔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¹¹⁶,他给克路斯写信说:

① 见本卷第98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98—99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1页。——编者注

④ 威廉一世。——编者注

“金克尔曾经非常卑鄙地想唆使我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做到了我要做的事情。我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使他长期跳不出我的手心。他为了自身的安全,请求我保证严守秘密,不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以免使他陷入‘争吵’……有一个叫泰勒林的在给安内克的一封信中破口大骂马克思。”

接着克路斯自己写道:

“在纽约,在我最近的一封信中谈过的那次非常出色的会议上,¹³¹分别成立了许多体操协会¹³²,它们声明支持我的抗议书⁶⁴和魏德迈反驳金克尔备忘录的文章^①。”

顺便提一下。我为瑟美列写了几段在伦敦的德国大人物的素描,交给了班迪亚。¹³³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封信读给一个德国书商听了,但没有向他提我的名字。他现在要这些先生的“人物素描”,据班迪亚说,他准备出25英镑买几个印张。当然是匿名或者用笔名。你看怎么样?这种幽默作品本来应该由我们合写。我有些犹豫。如果你认为我应当写这种玩意儿,那你就从我的信中和你手头有的其他资料中,收集一些可以用来描写这些畜生的片断。至少你必须把关于维利希在“行动”时期¹³⁴和“在瑞士”时的一些札记寄给我。

你在我给你寄去的东西中会发现一篇广告草稿,介绍老赛雷尔梅伊著的一部附有插图的描写会战的书^②。他希望把这个草稿略加润色并译成英文广告,为此他答应送给我们每人一册。我认为干一次这种叫卖小生意值得。

① 约·魏德迈《流亡者中的革命宣传鼓动》系列文章中的第2篇,载于1852年4月1日《体操报》第7期。——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96页。——编者注

凯里先生将出版一本论述“利益一致”的经济学著作^①，这一点，我在看到他的第一部著作^②时就已经预见到了。

卢格在我给你寄去的《雅努斯》中企图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道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而据为己有，亲爱的，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妙极了！天哪！

你看过哈尼和琼斯之间的公鸡斗架吗？如果没有，我就把他们互相对骂的文章^③给你寄去。在这里，他们两人，一个是自愿地，另一个是被迫地，堕落到了德国流亡者论战的水平。

你的 卡·马·

你曾经读过比布·鲍威尔先生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英国的没落》更无聊的东西吗？下面这段话最能代表不可救药的老神学家：

“英国议会至今执行罗马的政策，利用人民的生存本能和民族的进取心来建立自己的世界统治，同时以古罗马的精神利用英国的内部分歧，例如英国高教会¹³⁵、苏格兰长老会¹³⁶和爱尔兰天主教之间的分歧，来造就和完善自己的贵族统治艺术，而现在，它在大陆上展开的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中偏袒一方，并且恰恰在立宪制度走向必然灭亡的时刻出来维护立宪制度。”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④

① 亨·查·凯里《利益一致，农业、工业和商业》1851年费城版。——编者注

② 亨·查·凯里《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口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编者注

③ 乔·朱·哈尼《致〈星报〉读者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民主主义者》，载于1852年4月17日《星报》第753号；厄·琼斯《新报刊》、《诉诸人民审判》和《作者致读者。人与原则》，载于1852年4月24日《寄语人民》第52期。——编者注

④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4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4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听到出版的消息，我非常满意。¹³⁷你对鲁普斯^①的信别太认真了。你知道，在我们处境非常窘迫时总会产生某种过分的激动，应当把它统统“勾销”，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你发表在《体操报》上反驳金克尔的文章^②，我和恩格斯都还没有收到。我十分迫切地等着它，因为你驳斥海因岑的文章^③太出色了。

我感到不愉快的是，普芬德的声明将以小册子形式发表。¹³⁸声明完全适合于周刊，因为周刊今天登的东西，明天就会随着时光流逝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约·魏德迈《流亡者中的革命宣传鼓动》系列文章中的第2篇，载于1852年4月1日《体操报》第7期。——编者注

③ 约·魏德迈《驳斥卡尔·海因岑的文章》，载于1852年1月2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311期。——编者注

而消失。可是登在小册子上却会使它牢固地留存下来,太像党的宣言,此外,如果我们想抨击这些坏蛋,那当然可以采取另外的比普芬德的声明更好的做法。遗憾的是,这封信到你手里太晚了。我在这里正同一个书商^①交涉,他会把你的《革命》弄到德国去。此事下星期再写信详谈。

至于我和班迪亚写信给你^②谈到的那种清漆的发明,你应该抓住不放。你可以马上发财。请写信告诉我,纽约的博览会^③什么时候开幕,以及你关于博览会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一些人,并同外国商人建立发行业务上所必要的联系。请立即来信详尽地告诉我,这样做要多大开支。当然应当预先把钱给你。第一,你需要有一个人经常在博览会照管东西,你自然不能为这种烂东西整天待在那幢房子里。第二,你需要花钱在报纸上登广告作宣传。因此请把详细的支出预算寄来。

至于瑟美列,他的小册子即将完成。¹¹¹但是,因为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给他寄去“一捆”《革命》,而我们的敌人又可能已经悄悄告诉他,你的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就停刊了,所以,我暂且不能从那里得到钱,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大相信了。但他会亲自到这里来,那时我将使一切走上正轨。

如果第一期不立即登你的反驳金克尔的文章,那是遗憾的。这个家伙彻底垮了。有一个姓戈尔德施米特的丹麦人,在《科隆日报》的杂文栏里狠狠地把他嘲笑了一番,描述了同他和叔尔茨在伦敦的

① 尼·特吕布纳。——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1853年7月—1854年11月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工业博览会。——编者注

一次会见。^① 德朗克终于在巴黎被释放,已经到了这里,说朋友叔尔茨私下称金克尔为蠢驴,而他叔尔茨只不过想利用他而已。金克尔的这个谦逊的“解放者”把一篇文章^②塞进了奥格斯堡《总汇报》,宣称自己是“伦敦流亡者中唯一重要的人物”,说金克尔和卢格都“老朽了”,并且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举出了这样一件事:他打算同一个“有钱的”姑娘即隆格的姨子^③结婚,而且结婚后将去美国。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至于泰勒林¹¹⁸,请告诉我有关这个人的一切情况。在适当时机,我不但能把他从我们党的心目中,而且能把他从所有政党的心目中清除掉。

昨天金克尔先生召开了自己的保证人代表大会¹²⁹。维利希先生由于我们间接转给他的消息(这些消息我们是从克路斯那里得到的^④)而对金克尔非常痛恨,没有出席会议。卢格先生来了一封信,他在信里称金克尔为“普鲁士国王”^⑤的代理人,并且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赖辛巴赫先生宣称,他不想再同这种丑事有任何纠葛。最后,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之中选进委员会的只有维利希一人,而他未必会接受。此外,选进去的有卡尔伯的勒韦,他已经拒绝了。再就是金克尔、美因茨的许茨和菲克勒尔。其他两人我不知道。据一些人说,这些狗东西有3 000美元现

① 迈·戈尔德施米特《大型博览会期间旅英日志摘录》,载于1852年4月25日《科隆日报》第100号。——编者注

② 可能指1852年4月13日的一篇匿名通讯《伦敦流亡者》,载于1852年4月17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108号。——编者注

③ 玛·迈尔。——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13—114页。——编者注

⑤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款,而另一些人说有9 000美元现款。他们立即通过决议:临时政府的七名委员将领取薪水。关于此事,你一定要在《体操报》上报道。¹³⁹此外,这全部丑闻正在传开。在接到我的指示之前,你无论如何要给德国准备好一部分《革命》。你给琼斯的信我已经转给他了。他没有能力付钱。他同我们一样不名一文,我们大家给他写东西都是无偿的。克路斯大概已经把琼斯和哈尼之间的争斗告诉你了。我曾把此事的详细情况告诉过他,¹⁴⁰但是要尽可能推迟在美国报刊上透露这件事。英国以至大陆的商业和工业的总体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⁸⁹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科隆人案件¹⁶又拖延到7月份陪审法庭开庭期。到那时,普鲁士这样的法庭即陪审法庭很可能已经取消了。我从德朗克那里得知,庸人吕宁偕其夫人到这里来了,目的是为了“鼓动者”和“流亡者”²⁸联合起来,这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祝你一切顺利。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没有见过比布·鲍威尔论“英国的没落”这篇文章^②更愚蠢的了。这个家伙怎么同德纳打上交道了呢?

①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英国的没落》,载于1852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423号。——编者注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30先令的邮局汇票，这是我目前能够给你的全部。虽然你明天(星期天)还不能拿到钱，但是至少你知道有这笔钱。如果我在本月有可能给你寄第二张汇票，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寄给你，但是目前我还不能断定是否有这种可能。

矮子^①顺利地跑来了，并且有了进步，这很好。他目前有安许茨这样一个患难之交，一个真正的朋友，也很不错。^②夏天，在我的老头儿^③到我这里做客之后，他肯定会来拜访我。

提到有关大人物传略一事^④，令人发笑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脑子里总有这样的想法：用类似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把这些传记收在一起，不断加以充实，做好准备，等到“爆发”的伟大时刻，突然把这些东西抛出去。至于书商的出价，25英镑还是值得的，然而要注意，不管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12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14页。——编者注

是匿名或用笔名,谁都知道这些箭是从哪里射出的,责任一定会落到我们两人身上。在德国目前制度下出版这种东西,会被认为是对反动派的支持,而且世间任何立场坚定的序言也难以阻止这种情况。这总是冒险的。如果只限于某些人,比如说,一打最有名的蠢驴——金克尔、黑克尔、司徒卢威、维利希、福格特等等,这还可以;没有我们自己的名字不会太惹人注意,人们会认为这种东西直接出自反动派之手。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可能合写这个东西。你想想,你认为最好怎样办,我们再考虑一下。25 英镑确实值得干点缺德事。¹⁴¹

克路斯的信下星期寄还。赛雷尔梅伊的事情^①,我将办到。美国的材料今天中午还没有到,但也许现在它们已经在我家里了。

你的 弗·恩·

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那个美国大邮包还没有收到。^② 我已托人去问过皮克福德

① 见本卷第11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12、124页。——编者注

家,因为我住的这条街门牌号码重新编了,所以可能弄错。但是皮克福德家并没有我的邮包。或者这个邮包你还没有寄出,或者是已经寄了,但可能不合规定的手续,不然就是出了什么事情。因此请查询一下它的下落。

这星期我将在这里见到我的尊敬的老头儿^①,然后这整个讨厌的生意就会结束,我的地位也将进一步明确。或者重订合同,公司在这里继续存在下去(但这不大可能),或者我设法让我的老头儿最迟到年底,也许在6月底就退出公司。那时会进行该死的结算,不过经过六至八个月大体上即可结束,此后我将干点别的:或者到利物浦,或者天晓得是什么事情。两星期之后就可以决定下来。我很高兴,我的老头儿现在就要来了,因为这样可以尽快地结束这种无法摆脱的乱七八糟的事,我的去向也将最终明确。

同时把克路斯的信寄还给你。我这里有琼斯的文章,但是没有哈尼的文章;如有机会,请把哈尼的文章给我寄来,我可以了解一下双方的观点,看看老爷子哈尼扮演的角色。^② 勤勉的琼斯只要能坚持一阵子,很快就能战胜这个懒惰的畜生。这样,他将达到每周发行4 000份^③,这就会赚钱(3 600份即可抵偿成本)。

由于我的老头儿要来这里,德纳方面的计划¹²⁸自然要推迟一两个星期。但是在这期间你可以通过瑟美列同书商继续进行关于素描的交涉,关于需要描写的英雄们,你可以浏览一下你的通讯和《新莱茵报》(特别是他们在国民议会上的投票和演说);如果达成了协议,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③ 指琼斯1852年2月5日在伦敦创办的周报《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编者注

你就来这里住一星期,我们一起来写这个东西。¹³³我总认为,这件事可以这样办,就是不暴露作者,即使出了问题,也不碍事。

据埃布讷给我来信说,他还在为你的《经济学》⁵¹同勒文塔尔进行交涉。勒文塔尔想在布鲁塞尔定居,但是他现在仍然是法兰克福一家公司的合伙人。

弗莱里格拉特同我的妹夫^①交谈得怎样了?平达的情况怎样,望来信告诉我。^②这是一个沉闷而又相当糊涂的家伙。他是不是加入了同盟¹⁴?

魏德迈来信说要寄的《体操报》还没有寄到,他一定把什么弄错了。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不通过邮局寄的包裹最好不要写旧的门牌号码(70号),把新旧两个号码都写上,即:曼彻斯特新斯特兰奇韦斯路大杜西街44/70号。

明天如有可能,就办赛雷尔梅伊的事情^③。

① 卡·埃·布兰克。参看本卷第110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01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4页。——编者注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5月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邮包没有给你寄，^①因为皮克福德向我的妻子要两个半先令。而这整个臭玩意儿不值这么多钱。

你将收到随信附上的一张奇怪的便条，这是从金克尔—维利希先生给他们支部成员的一个通告¹⁴²上匆忙抄下来的。最可笑的是，他们的支部的一个领导人每次都把这类废纸送给普鲁士的总领事黑贝勒，后者出钱收买。当然普鲁士政府同金克尔—维利希一样，具有揭开这种似乎重要的奥秘的秘诀。尽管有种种原则性的考虑，维利希还是接受了常务委员会里的职位。^②谁有钱，维利希就是谁的。

毫无疑问，正在策划一次暴动。克拉普卡将军已经前往马耳他，口袋里装着科苏特和马志尼签署的任命他为匈意军队总司令的委任状。我认为，他们打算在西西里开始发动。¹⁴³这些先生如果一年不吃两次败仗，不挨一顿打，就觉得不舒服。他们不会承认，世界历史的发

① 见本卷第112、121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13、118页。——编者注

展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推动、他们的干涉,即使是官方的干涉。如果事情失败了(这是无疑的),那么马志尼先生将会找到新的机会,以给某个格雷厄姆写几封愤怒的信来抬高自己。¹⁴⁴这种事情不会损害他的消化力。

班迪亚把瑟美列用匈牙利文写的人物素描翻译出来了,我现在正在校订他的译文。¹⁴¹原文肯定很好,而现在要从这个糟糕的、常常是几乎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合语法和时态的译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却要费很大力气。从中可以看出:拉约什·科苏特先生推翻奥地利王朝(这是在政治上不利并有害的时刻宣布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统治者的地位。他担心,如果他动手迟了,他以后就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位子让给常胜的戈尔盖。拉约什还犯了一个不进军维也纳而去攻打欧芬的错误,他急于作为一个凯旋者同家眷一起庆祝他胜利地进入首都。¹⁴⁵

附带谈一下。我刚接到班迪亚的信。柏林的书商现在提出明确的建议:出25英镑买五六印张的人物素描¹³³,并赠送24本样书。我把手稿一交给班迪亚,就可以从他那里拿到钱。但是书商要得很急。

我的计划如下:暂时由我和德朗克(这样,我的文风多少要消失一些)写个草稿。两个星期后或许有可能和你一道完成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你还必须在最近的来信中向我谈一些有关维利希(在运动期间¹³⁴和在瑞士时)的情况。

附上克路斯的信。

昨天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一起去了书商特吕布纳那里。他相信能在伦敦这里推销一些《革命》^①,而另一部分,他认为可以通过康培在

① 指1852年5月作为不定期刊物出版的《革命》第1期,该期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德国推销。所以魏德迈的杂志一到,就请立即把它们寄来。看来《体操报》是寄丢了。

你的 卡·马克思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寄还。同时我有一个想法:现在德纳先生同布·鲍威尔和特里尔的西蒙打上了交道,并借口总统选举而限制给你的版面^①,因此,以美国佬的方式对德纳先生采取某些措施无疑是恰当的。克路斯和其他一些人应该从不同的地方写信给德纳先生,质问他,为什么这些无与伦比的文章登载得这样少,而且还经常中断,希望这不是编辑部的责任,期待编辑部能够改变这种情况,经常登载卡尔·马克思的文章,等等。魏德迈很容易安排这件事;只要向他说明一下理由就行了,即说德纳想限制给你版面,因此为了使这家报纸继续对我们开放,采取这样的行动是适当的。以一个半巴纳姆对付一个巴纳姆^②。

① 参看本卷第95页。——编者注

② 这句话套用了法国的一句谚语“以一个半海盜对付一个海盜”(“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者注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随最近的一班轮船寄信给魏德迈谈谈这件事。

会议给各支部的通告¹⁴²真令人发笑。如果圣彼得堡、华沙、柏林和罗马等支部是设在离查林-罗斯^①4英里以外的地方,我甘愿受绞刑。这种烧炭党¹⁴⁶式的、貌似强大的、虚张声势的和执行军令式的发动,表明这些先生多么严重地再一次被自己的所谓组织力量所迷惑。在目前策划暴动,这是愚蠢而又卑鄙的行动。但是,当然“应当发生某种事情,也应该采取某种行动!”但愿那些必定领导这一事件的首领们全被捉住并被枪毙;不过,这些大人物自然是会小心翼翼的,只要钱柜里还有钱,谢特奈尔那里还赊账,“裁缝店和制鞋店”还有任人挑选的不要钱的衣服和鞋,英雄维利希就将安然待在伦敦。维利希先生就是这样理解对军队的给养的!

关于人物素描¹³³一事,总的来说进展顺利。一个月之后,这个东西就可以写好。只是要物色一个可靠的人,把它誊写一遍,使人完全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你来这里时,请把美国的报纸、全套《新莱茵报》和必要的书面文件带来。我的老头儿^②明天就来了,在这里待的时间不会超过八到十天。

终于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我的军事书籍。到现在我只读了其中很少的几本。名声显赫的古斯塔夫·冯·霍夫施泰特尔先生,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拿破仑,到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称职的营长,或者说,是一个在小型战斗中称职的营长。但我还没有读完他的著作^③。然而

① 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商业街。——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古·霍夫施泰特尔《1849年意大利日记》1851年苏黎世—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普鲁土工兵上尉金策尔所著的那本概论近代筑城的小册子^①，倒是一本很出色的书。这本小册子比我迄今为止读过的任何一本军事著作更具有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精神。至于维利森先生，可以说，在伊德施泰特会战¹⁴⁷中，不是丹麦人战胜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而是常识性的普通战术战胜了黑格尔的思辨。其实，维利森的书^②应当叫做《大规模战争的哲学》。因此，不言而喻，在这本书中哲学论述多于军事科学，对完全不言自明的东西，却旁征博引先验地加以论证，而且中间还夹杂一些关于单一性和多样性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面的最学究式的论述。这种军事科学从一般的艺术概念谈起，接着证明烹调术也是一门艺术，并详尽地论述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最后则把军事艺术上的一切规则、相互关系和可能性等等，归结为一个绝对的原理，即强者必然总是击败弱者。对这样的军事科学能说什么呢！有的地方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或归纳出一些有用的简单原则。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那就更糟了。我还没有看到他在实践中的运用，但是有一个事实对维利森不太有利，那就是拿破仑的重大胜利每一次都是以藐视维利森的基本规则而获得的，——一个正统的黑格尔分子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结果，却又丝毫不损害这些规则。

我看到戈尔盖的回忆录^③刚刚出版，但是书价是6塔勒，因此我现在还不能购买。由于这本书的出版，有关匈牙利战争的军事材料可以说暂时齐全了。关于匈牙利战争，也许关于1848—1849年的

① H.金策尔《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1851年波茨坦版。——编者注

② 威·维利森《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两卷集)1840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所有的战争,我无论如何要写点东西。¹¹⁹一旦我把以前的战争史写完,我将找一个连原始资料的大部分费用都能承担的出版商。

上星期六给你寄去的30先令大概已经收到了吧!^①

你的 弗·恩·

5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⁴⁸

华 盛 顿

[1852年5月10日—14日之间于伦敦]

……你在信里会发现一个信封,其中装有恶棍、胆小鬼和半疯子**泰勒林**的臭东西^②,这是他邮寄给我的。(地址:)德国未来的独裁者**卡尔·马克思**。请问,我现在该怎样对付这个坏蛋呢?同这样一个疯子公开争吵,等于给他过高的荣誉,而这正是他玩弄伎俩的全部目的。你能不能用我的名义把这个狂徒的信送到纽约邮政局?或者干脆把他痛斥一顿?我把这件事全部委托给你去处理。当然,以后有类似的信要退回去。这个坏蛋采取的这种街头无赖行径同时也使英国警察局注意到我,这在托利党⁷³当政的条件下是极不愉快的。

……关于瑟美列。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1848—

① 见本卷第12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6页。——编者注

1849年的官方大人物。可是对于瑟美列则不同。我正在校订他的人物素描的德译文,因为原文是匈牙利文。¹¹¹书中每行字都证明他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他以高超的技巧运用他那轻蔑而嘲讽的笔调描写民主派的狂怒。虽然他的小册子很自然地按照匈牙利的观点,以古典的方式把“祖国和公民”置于一切之上,但却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这样思考和这样写作的人,当然不是奥地利的代理人。至于“敬爱的韦伯上校”,瑟美列同他进行谈判时并不了解他,但一获悉关于他的详情,就马上停止了谈判。获得财产的经过很简单。瑟美列自己身无分文。他同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拥有百万财富的奥地利的“宫廷代理人”(在匈牙利这样称呼奥地利国王的全权代表)的女儿结了婚。在整个1848—1849年革命期间,瑟美列夫人住在维也纳她的母亲那里。在老太婆没有死和她没有得到老太婆的财产之前,瑟美列不仅禁止她写信给他,甚至要她同他断绝一切关系。1849年年底,老岳母死了,瑟美列夫人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变卖,换成现款,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她父亲的律师巴赫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帮她的忙,暗中捞了不少油水。瑟美列夫人把自己的财产变成现款汇到伦敦兑换成英国的有价证券,然后弄到一张去普鲁士水疗医生普里斯尼茨那里的护照,但是,她没有去普鲁士,而是赴伦敦转巴黎到她的丈夫那里去了。奥地利的老爷们则没有捞到什么可以充实他们的国库的东西。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瑟美列很聪明,不会把百万财产送给他的敌人。我曾给瑟美列本人写信,^①要他不用提科苏特,而只对自己的私事作个说明,我则为他安排把说明登

^① 马克思1852年5月10日以前给贝·瑟美列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在《纽约论坛报》上。

在科苏特最接近的人中间,有奥地利的密探,普尔斯基夫人就是。这个普尔斯基伯爵按血统是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普尔斯基夫人是维也纳一个极端反动的犹太银行家^①的女儿,每星期都写信给她的老母亲,奥地利政府从这个来源了解它所要知道的一切。普尔斯基伯爵和伯爵夫人(这里《泰晤士报》经常嘲笑这两个人窃取伯爵头衔)是否答应过把科苏特先生诱入陷阱,以此来换回他们被没收的地产,这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普尔斯基在上大学时曾经向奥地利政府告发自己的伙伴参加“蛊惑者的阴谋”¹⁴⁹,这是事实。

附上克拉普卡将军的原则声明¹⁵⁰,从中你可以看出,连他也开始反叛科苏特了。这个文件的结尾只能表明,克拉普卡将参加马志尼预谋的暴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给你写信^②谈过关于马志尼、科苏特等先生图谋暴动的计划¹⁴³。这对列强特别是对波拿巴来说,将是非常称心的,而对我们来说则将是非常有害的。

5月11日刚刚收到科隆的一封信^③。要200到250本《雾月》^④。因此,请让魏德迈立即通过恩格斯给我寄来300本。同时让他把售价也告诉我。我想他已经把所答应的50本寄出了。

……再回头来谈克拉普卡的文件,请你暂且对此保密。这是有人私下告诉我的,不过允许在报刊上发表。我将把它寄给《纽约论坛

① 瓦尔特。——编者注

② 可能指马克思1852年5月7日给阿·克路斯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阿·贝尔姆巴赫1852年5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报》，但不希望在发表之前宣扬出去。

……琼斯的交印花税的报纸^①已经出版，而且第一号出人意料地销售一空。附上一张他的简评的剪报，从中你可以看出，他彻底击败了哈尼。哈尼先生正在迅速走上歧途。在他的报上发表的一篇署名为斯巴达克的文章中，¹⁵¹竟攻击起宪章运动³²来了，说这只是阶级的运动，应该代之以普遍的民族的运动。纯粹是马志尼式的空话，等等，等等。

[科隆来信中的一段话:]

……“不久前，丹尼尔斯夫人又蒙受搜查的荣幸，搜查的目的是无论如何要搜出您的什么信件。看来，普鲁士警察当局甘愿充当一切蠢驴的傀儡。被监禁者案件¹⁶似乎接近尾声。调查已经完毕，两个多月以前材料又转入这里的上诉法院的国家检察官^②手里，但是看来那里不能为检察院拟订一个审理意见。据广泛流传的消息说，案件将在6月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

顺便说说。请问魏德迈是否已经去过德纳那里，德纳正等着魏德迈把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科隆被监禁者的情况和普鲁士政府的行径的说明转交给他，以便以此写成社论。¹⁵²看在上帝的面，如果可能的话，请叫他不要忘记办这件事。

如果你们能够把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诗⁶印成传单，那么你们可以确信，仅在莱茵就能够推销500份。但是应该赶快行动。否则就太迟了。

要尽量使你们手里的文章等等不至于过时，以免失去其作用。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它们(埃卡留斯⁵⁰和恩格斯⁸等人的文章)，那就按

① 《人民报》(伦敦)。——编者注

② 奥·泽特。——编者注

你们的意见把它们转给某家报纸,例如《体操报》。无论如何,让人们读到它们,总比人们不知道它们要强。

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那就酌情把它交给某家报纸。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就会经常陷入被动。

……除你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凡人能够夸耀:他们能接连在四个邮件到达的日子收到我的信^①;但是我还是想让鲁普斯^②老爷子看看,我们两人中谁更准时。……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5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只给你写几行。老赛雷尔梅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分册,现在他为他的会战一书的广告每天纠缠我。^③如果你现在不可

① 指马克思1852年4月23日、4月30日、5月7日和5月10日—14日期间间接写给阿·克路斯的四封信,其中4月30日和5月7日的信没有保存下来。另两封信见本卷第103—104、129—133页。——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4页。——编者注

能做这件事,那么至少请你赶快把他的草稿寄还给我。

你的 卡·马·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明天或者后天,我的老头儿^①又要走了,他很满意自己的生意。这里的营业正在彻底改组,并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下去。津贴顺利地争取到了,只要合同一签订,我的老头儿一走,以前所说的银行券即可寄给你。同时,最棒的是,我将不签署任何东西;我的老头儿很机灵,他在政治上不完全信任我,因此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以后因为我而招来新的麻烦。而我在必要时同样可以不失体面地让我的某个兄弟接替我;这样,我的老头儿在我离职时,也许除了某些幻想,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做出牺牲的将是我而不是他。请尽快来信告诉我,你的人物素描¹³³写得怎样了。由于这一切变动,目前有一大堆工作落在我身上,最近很难指望能同你一起做许多工作;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尽快在这里见到你。如果你能同德朗克一起把这个东西写得差不多,以便我们在这里只用几个晚上就可以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完全把这件事了结,那就好了;^①而我希望能在你来之前从这里现有的文件中就有关人物(你必须告诉我是哪些人)作一些必要的摘录,使我们能迅速地进行工作。我刚好有个想法:你最好在圣灵降临节,确切地说在圣灵降临节前夕——星期五(即九天之后)来这里,那时这里是公共假日。如果那时天气好,我们就去马恩岛或者其他地方,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工作。但是请你注意,要一个人来。稍后我会很欢迎德朗克乌斯^②来,但是目前我还不需要他,他来了只会妨碍工作。

顺便提一下,新合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7月1日起我的薪水不仅增加了,而且完全归我了,这样再也没有人有权查问我钱是怎么用的了。详细情况见面再谈。

你的 弗·恩·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老头儿^③已经走了。一切都很好。附上10英镑银行券的

① 参看本卷第125页。——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前半截。希望下个周末能在这里看到你。¹⁵³你的来信可能现在已经在我家里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回去。银行券的后半截将交今天第二次邮班或于明天寄出。

你的 弗·恩·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写信给你只是为了无论如何让你知道:今天我交第一次邮班把10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直接寄给了你,同时把后半截装入信封寄给鲁普斯^①转交你;希望你都已收到了。

现在这里正开展积极的竞选活动——托利党⁷³人提出两个辉格党²⁰自由贸易派^②当候选人,是为了让他们赶走布莱特和吉布森。这两个人在这里除了拉选票和给选民灌酒外无所事事。当然这两个家伙没有希望,但是他们为此却要花一大笔钱。

① 恩格斯1852年5月21日给威·沃尔弗(即鲁普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乔·洛克和J.登曼。——编者注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三个星期前棉花市场上出现了投机活动;但因时机还不十分成熟,这里的纺纱厂主和商人采取了对策,投机活动立即又平息了下来。但是只要美国的全部收成一上市,投机活动很快又会盛行起来。羊毛——由于澳大利亚牧羊业的突然衰落——也会成为很好的投机物品,总而言之,完全可以期望,到秋季投机活动将进入极盛期。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也开始再度上涨,其中较好的股票获利往往比银行存款现在还能得到的一厘至一厘五的利息要多。在美国,棉花投机活动已经盛行六个星期了,现在到处成立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新股份公司证明,资本是多么强烈地在一切大的货币市场上寻找销售场所。总之,风暴的征兆现在已经更加清楚了,而且更大量地出现了。这将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最迟明天早晨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 弗·恩·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5月2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早晨收到了10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

我想星期五^①从这里乘船去利物浦,再由那里前往曼彻斯特。

附带说一下。公民施拉姆要取道利物浦去美国。这个家伙私下告诉我们说,他打算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去看望你。你要设法避开他。

维利希干了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冯·布吕宁克夫人招待他吃喝,喜欢向这头老山羊卖弄风情,就像向其他前尉官卖弄风情一样。有一天,我们的禁欲者欲火如焚,像畜生般粗野地扑向这位夫人,于是非常丢人地被赶了出来。被遗弃的爱情! 丢掉了的饭碗! 我们不再需要贪图享乐的人。

舍尔瓦尔因德法密谋案件¹⁵⁴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英雄业绩,你已经在报上看到了,这个家伙极其勇敢地从监狱看守的手中溜掉,这一点也许你在英国的报纸(《晨报》)上也看到了。后来发现,这是在他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之后警察当局默许的。甚至大磨坊街的那些人²⁵也不得不把他们在伦敦大肆吹捧的英雄赶走。

科隆人终于被检察院提交到陪审法庭。如果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不开庭,他们只有到了7月才会被审讯。¹⁶

德朗克问候你。

你的 卡·马·

① 1852年5月28日。——编者注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星期五^①才从伦敦动身走海路经利物浦到这里，那你最早星期一晚上，也许星期二早晨才能到这里。如果你一定要走海路，那就尽量设法取道赫尔。每星期有三四班轮船早晨8点从西蒂区启航，航行时间不太长——你应当星期三早晨，最晚星期四早晨动身；到赫尔的票价是6先令6便士，从赫尔到这里的三等舱票大约是7—8先令。你必须在星期五下午到这里，这样我们还可以在当晚6点左右前往利物浦。议会火车¹⁵⁵直接从伦敦发车时间太晚，这趟车你星期五是搭不成的。你回去时可以经利物浦走海路。

总之，不管你从哪一条路走，都必须在星期五下午4点到达这里。¹⁵³

望你把详情告诉我。

你的 弗·恩·

① 1852年5月28日。——编者注

维利希的事非常有趣。^①可见,命运终究没有饶过这个高尚、纯洁的人!

58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5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维:

我要在恩格斯这里住几天,¹⁵³在这里接到了你的信。今天我只能写这几行字。

我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把三个即将到美国去的家伙的情况告诉你。

(1)海泽(卡塞尔的《大胡蜂》的人),维利希的代理人(他在与他关系很不好的金克尔背后竭力传播维利希的名声)。顺便提一下。维利希先生是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御用骑士一伙的,他、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每星期在她那里白吃一顿饭。布吕宁克夫人是个风流女人,她喜欢挑逗这头装成禁欲者的老山羊。有一天他向她发起直接的肉体进攻,此后他可耻地被撵出门外。要注意海泽,丝毫不要相信他。

① 见本卷第138页。——编者注

(2)美因茨的许茨。金克尔分子。欧美国民公债²⁹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3)康拉德·施拉姆。我们给了他一张写得非常谨慎的委托书，使他离了你就寸步难行。康·施拉姆在同他的哥哥^①及其哥哥的朋友们交往时表现得并不总是很正派。对他的信任不应当是无条件的，而应当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在这里不良环境的影响下，他堕落得很厉害。在钱财方面，他完全不可靠，也不很细心，喜欢推销员式的故弄玄虚和吹牛，因此很容易败坏自己熟人的声誉。另一方面，他也有不少优点。我认为有责任把所有这一切预先告诉你们。请把这些意见也告诉克路斯。

至于鲁普斯^②的信，你不必逐字逐句去琢磨。沃尔弗是在激动的时刻写的，他完全知道你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困难。

请不要忘记下次把关于纽约的“维利希军团”¹⁵⁶的详细报告给我寄来。

代我向你的夫人^③衷心问好。我希望，“不管这一切”^④，事情总会好起来。

德纳给我来信说，只要你把材料告诉他，他愿意写关于科隆人¹⁶的文章。¹⁵²你要去找他。6月，科隆人将被提交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审理。据说，丹尼尔斯患了肺病，贝克尔半失明。赶快同德纳去解决这件事，并把文章给我寄来。它对丹尼尔斯夫人将是一个安慰。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鲁·施拉姆。——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④ 暗指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编者注

亲爱的魏德迈：

至于海泽,我是在普法尔茨同他认识的。这是一个民主派浪荡汉,热衷于偷听世界上一切下流趣闻,对任何一伙人,只要他们有关于夺取和解放世界的空洞而又浮夸的民主主义计划,他就准备同他们混在一起。最近,即从他到伦敦以来,他只同别人来往,从未来过我们这里。他现在当然完全被这些人掌握了。别的事情没有时间再写了。向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弗·恩·

5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和恩格斯致埃德加·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70号

我亲爱的：

你的信^①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必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既然可怜的你不得不忍受痛苦的现实,那么我理所当然地至少应该在精神上同你一起经受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

① 燕妮·马克思1852年6月9日—11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723—724页。——编者注

坚韧,有一点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重新振作起来。但愿就在这个星期,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5英镑。¹⁵⁷

《快邮报》我当然随身带来了。可是,缺少登有卢格主要臭东西的那几号旧报。我们在整治那些蠢材时都笑出了眼泪。¹⁵⁸

奥斯瓦尔德那包东西用处不大,但还可以用一点。我们亲爱的阿·卢格写不上三行就会出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Moute”我已经改过了。

西蒂区的印刷厂主显然不是个能干的人,印一个印张肯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因为他帮手不够。他的纸张比美国的差多了,铅字也是这样,显然已经磨坏了。但是你却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¹⁵⁹

哈罗的小册子^①,就其幼稚和愚蠢来说,确实动人。麻烦你把恩格斯论海因岑的文章^②从《布鲁塞尔报》上剪下来寄给我们,要快些。《宇宙》如果不寄来,那也无妨。主要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了,在我的一封信里。¹⁶⁰

代我吻吻我的小家伙们并祝他们好。

你的 卡·马·

恩格斯也发现:我在整本小册子里都有意地写“路易·波拿巴”,而魏德迈先生却将标题写成“路易-拿破仑”。¹⁶¹

又及。亲爱的燕妮,费神告诉埃卡留斯,要他给他的《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⁵⁰写个简短的后记,因为魏德迈还是“有意”要登它。即

① 指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编者注

使为了克路斯,也应该同意这一点。

我亲爱的,附上两篇短评《许尔塞曼骑士的告别书》、《约翰·巴尼和法兰西大使》以及一小段关于“凯恩”的剪报,¹⁶²这些都是给琼斯的,如果他不去你那里,你最好寄给他。请你不要以这类差事去麻烦皮佩尔先生。什么东西到他那里都是吹牛的题材,而我不希望琼斯(其实是琼斯本人把他弄得这样骄傲自大)认为他是我的第二个我。因为皮佩尔认为信是为“党”写的,所以不应该再让他看到。

[恩格斯的附笔]

请穆希^①上校先生接受我的最良好的和最衷心的祝贺。

弗·恩格斯

60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收到了《革命》的第一期^②,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你能设法把

① 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的绰号。——编者注

② 这一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⁶也在那里刊登出来,这并不会增加很多费用。很可惜字体太小,开本太大,这给阅读增添很大困难,特别是在碰到歪曲原意的印刷错误的时候,当然,由于经费不足,要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不过,使我们惊奇的是,你竟认为不通过邮局,就难以将订购的300本寄给我们。你那里的熟人赫尔米希和科尔夫,必定是十足的蠢驴,难道他们没有对你说过,邮船也接收包裹,甚至接收很重的货件,而且在这些邮船的营业所里——当然不是在邮局——可以打听到关于运费等等的详细情况。至于这些邮船的营业所的地址,从任何报纸的广告中都可以看到,每条广告都有当地营业所的落款。而且,还有许多受理这类包裹的转运公司,例如,利物浦和伦敦的爱德华兹—桑福德公司。这家公司在纽约也有分公司。包裹上只需简单地写上:

上面:某某邮船

利物浦爱德华兹—桑福德公司转交

下面: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

弗·恩·

非精装印刷品

这样就行了。这样寄运总共只花几先令,可以由欧门—恩格斯公司支付。真要命,像赫尔米希和科尔夫这些在纽约住了很久而且可以说又是经商的人,竟不知道这种连这里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无论这里还是伦敦,至今都没有收到《体操报》;请向那里的邮政营业所查询一下。

印刷费太高了。如果我们在伦敦印杂志,每印张花5英镑就行了,未必比你应付的钱更多。但是你们那里的纸张应该便宜些,因为这里的纸张每磅要课一个半便士(3分)的国内税。你向你们那里的

纸张批发商打听一下价格,并告诉我们。

所有准备给欧洲的东西,请都寄到这里。马克思在伦敦找到了一个殷实的德国书商^①,马克思还可以监督他,他愿意只抽不大的提成在这里和德国、瑞士等国推销。因此,如果你收到这封信时,寄往伦敦的50本和寄往科隆的250本的邮包还没有寄出,那就趁此机会再往邮包里装一些,你认为德国书商能推销多少本,就寄多少本。如果邮包已经寄出,那其他部分就先不要寄了,等我们写信告诉你以后再说。在这里我们把开支和书商的佣金考虑在内,价格当然要定得高些;15银格罗申德国庸人还是出得起的。

因为第2期只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所以大概已经印好了。⁶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金克尔的诗,如非特别,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其实,这些诗在金克尔返回纽约时,就应当以某种形式发表;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去现实性,甚至对那些多半是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我写作不是专门为了永世长存,相反,是为了直接的现实,所以我论英国资产阶级的文章⁸⁶可以暂缓一下,特别是考虑到这类文章对在德国的读者来说,不太有现实意义又不大引得起兴趣,它很适于在报纸或者在周刊上同其他资料一起分期发表,如果把它刊登在杂志上,就其篇幅来说,会占去主要版面。此外,德比先生很可能到8月就完蛋了,但这仍然是一个难以预言的问题。

德朗克会非常感谢科尔夫的好意,但是他不打算去美国,因为他刚当上巴黎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做批发烟盒等等的生意。此外,无论德朗克或我们之中的某个人,现在同科尔夫都不存在过去出版《新莱

^① 尼·特吕布纳。——编者注

茵报》最初几个月时的那种友好关系；对于在什么情况下不得不让科尔夫离开报纸，以及后来他在纽约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我的有关匈牙利的文章¹⁶³，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可能在一些小事情上他对你是有用的，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过于信任他，马克思特别希望不要让科尔夫过问他同德纳之间的关系，看来他现在就已经在这方面制造了某种纠纷。你的信中有个地方说，马克思大概根据德纳本人的一封信，已经深信《论坛报》³对我们的事业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我们完全不理解，因为德纳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不但继续写有关德国的文章^①，而且还请求给他寄别篇文章。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让科尔夫作为我们中随便哪一个人的代表或者拥护者而以某种方式在那里干涉我们的私事。

美国的博览会^②还要延期，所以关于皮革的事情在我们没有就此事再写信给你以前，你最好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马克思现在在这里，因此他目前不会同匈牙利人^③交涉。我们现在在这里正忙于一篇非常有趣的著作，它马上就要印好了。¹⁵³我们收到第一批书，就立即给你寄去一本，那时再详细商量，你可以如何利用这篇东西，说不定能由此而得到今后出版小册子的钱，因为这一次一定是赚钱的。关于文章⁵⁰的结尾，已经给埃卡留斯写过信了^④；文章可以稍加补充，因为工人当然遭到了失败。

-
- ①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 ② 指1853年7月—1854年11月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工业博览会。参看本卷第117页。——编者注
- ③ 亚·班迪亚。——编者注
- ④ 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我们亲爱的、英勇的维利希遭遇很大的不幸。布吕宁克男爵夫人每星期邀请在伦敦的普鲁士尉官们以及诸如此类的大人物到她家里吃一顿饭，并常常向这些风流的骑士们卖弄风情。我们的品德高尚的维利希，看来因此而头脑发热，有一次同这个年轻的夫人单独在一起时，疯狂的情欲骤然发作，完全出其不意地向她发动了相当粗暴的进攻。但是，这很不合这位夫人的心意，于是她毫不客气地下令把我们的纯洁骑士赶出门外。

“爱德者，福祉无限；

失德者，苦海无边！

.....

哎，我这个可怜的青年，

竟被赶到门外边。”^①

这位平常喜欢年轻的金发裁缝帮工远远甚于喜欢漂亮少妇的道德高尚的禁欲主义者，可以庆幸的是，没有因为自己长期受束缚的肉体的“我”产生了这种本能的、自然的冲动而终于进入“卡塞尔的看守所”^①。这件事传了出来，整个伦敦到处都在非常起劲地谈论。但是，这个高尚的人有可能要不了多久就在你们纽约出现。这个“受到所有政党、甚至自己的敌人尊敬”的人，在这里越来越待不住了。他只是出于无奈才继续同自己的左右两个支柱金克尔和沙佩尔搞在一起（同金克尔搞在一起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因为他仇视他们两个人，而他们也仇视他；他屡遭流亡者下层的殴打，于是离开了他们。最近这件事使他不能再到有妇女的屋子里去了，而且他的美德的光辉现在已经黯然失色。然而他听说，维利希军团¹⁵⁶的人们集聚在纽

^① 海涅《一个古老德国青年的悲歌》。——编者注

约,高贵的魏特林也在那里;因此,一旦公债²⁹钱柜中的钱不再大量流到他手里,他当然会从这里溜走。他也已经先把自己的使徒卡塞尔的海泽派了出去,这个家伙是他私人圈子里的人。然后他把另一个先驱者可怜的老米尔巴赫派到那里去;米尔巴赫是由于非常贫困而落在他手里的,又由于对流亡者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以及在理论方面一窍不通,自然就被高尚的风格所感动。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在政治上他什么也不懂,但在其他方面是值得尊敬的,我认为他在军事方面要比伦敦所有的大人物强十倍。他常到马克思那里,但每次都受到蠢材伊曼特和蠢驴席利的监视,因此一次也没有能同他畅谈。

这个维利希在美国会得其所哉的。集聚在纽约的原先的那帮家伙,现在大概全变野了,变成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因而很快就会讨厌他,而且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甚至他最近同此地恶棍的关系,也已经在这里使人感到很像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争执的一伙无赖的肮脏交往。他的朋友,阅历颇多的滑头魏特林,同样会给他带来光辉的未来。

现在该结束这封信了。马克思向你问好。我们两人向你的夫人^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路·魏德迈。——编者注

6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⁶⁴

华 盛 顿

[1852年6月26日以前]于曼彻斯特

……拿破仑第二^①越来越陷入困境。除其他一些新税外，这头蠢驴陷入了临时政府所陷入的那种险境，即向农民征收新税¹⁶⁵，把原有的地产继承和转让税提高了25%。他快步前进。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竟然采取最荒谬的方式接受法国老一套财政陈规，甚至把它弄到极端的地步。……

①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编者注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6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们不是在那里埋头誊写手稿^①，就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然我早已收到你的信了。现附上魏德迈的信和剪报。

你那个装有科隆信件的小信夹已经找到了，我今天没有把它带来，否则就随信一起给你寄去了。

衷心问候——匆匆。

你的 弗·恩·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7月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来晚了，但是我来了^①。你从下面谈的情况可以明白耽搁的原因。

一回到伦敦，就马上誊写手稿^②。星期一^③中午全部完成。我口述，由我的妻子和德朗克轮流笔录。星期三中午我收到了钱。班迪亚扣下了7英镑，关于这7英镑你是清楚的。此外，还要付给德朗克参与撰稿的报酬。这样一来，剩下的钱甚至不够维持家里的开销。施特龙毫无支付能力。还加上意外的不幸事情。

克洛泽的妻子病了很久了，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恰恰在最后病危的时候被这些恶棍撵了出来；三天前死在家里。一文钱没有，却要支

① 这里套用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第2部《皮柯洛米尼父子》第1幕第1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1852年6月28日。——编者注

付丧葬等费用。弗莱里格拉特一筹莫展,因为他为了送海尔贝格的妻子和孩子回布雷斯劳^①,维持海尔贝格本人的生活,最后送他进医院,已经求遍了所有的熟人。于是这件事落到了我的身上,给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麻烦,直到把这件事办妥。现在又平静了。

“乌合之众”为我们的小册子伤透了脑筋。特别是梅因甲虫^②怕得要命。他“简直想不起他对我们有过哪怕是小小的冒犯”。维利希托人向我探听,布吕宁克夫人的事是不是也写上了。这使他坐卧不安。

这件趣事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

最初,正如你所知道的,维利希断然否认一切。他的第二个声明说:“布吕宁克夫人想在政治上腐蚀他,她常常称他为冯·维利希先生,并采取了其他的腐蚀手段。”因此,他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就来破坏她的贞节。

而现在的游击队领袖对这件事又作了另外的解释。“布吕宁克夫人是俄国的女间谍(这是伊曼特以前对他说的)。她想方设法勾引青年流亡者。老维利希妨碍了她,所以她为了在流亡者心目中毁坏他而捏造了这个奇闻。从她自己的丈夫布吕宁克纯粹为了损害维利希的名誉而散布她的丑行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奇闻’是怎样的一种预谋性的、政治性的、恶毒的捏造。”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具有骑士风度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声称,维利希捏造有关女间谍的谣言,是为了掩饰他的“阳物”的反叛。现在的情况是:事情在这两个高尚的人物之间悬而未决,而谎话连篇的维利希已经完全威信扫地。

① 即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② 爱·梅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78—379页。——编者注

关于戴绿帽子的布吕宁克,我想起前几天从马基雅弗利的一出喜剧中读到的一个很好的笑话:

尼恰(戴绿帽子者):这个神圣的戴绿帽子者是谁?

利古里奥:这是法国最受尊敬的圣徒。^①

维利希和金克尔正为他们如何用1200英镑制造革命一事大伤脑筋,叔尔茨、席梅尔普芬尼希、施特罗特曼等人越来越疏远金克尔。就是用100马力也不能使维利希同钱柜分离。一个星期前,金克尔到过伊曼特那里,知道他同我见过面,金克尔对他说,很遗憾,我的《经济学》⁵¹还没有出版,如果出版了,人们终于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基础。伊曼特问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⁶有什么看法。哥多弗雷杜回答说:“我不看这种东西。”

最可笑的是,这些狗东西多年来专靠谩骂我们为生,现在却声称,写这些流言蜚语有损于“我们的尊严”和“地位”。混账东西!

同时,在企图制造革命的无可告慰的维利希和金克尔面前展现出一种新的前景。洛贝尔图斯、基尔希曼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大臣候补者先生们派了使节到伦敦。这些先生想仿效法国人,让福格特建立一个德国烧炭党¹⁴⁶人协会。还打算同最激进的政党建立联系。要在德国发行纸币作为经费。因为他们竭力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这种纸币应当由流亡者,而且是“一切”政党的流亡者签署。

沙佩尔曾通过伊曼特向我表示悔过并向我试探。回答是:首先他必须同维利希公开决裂,下一步很清楚。这是必要的条件。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在巴黎进行新的逮捕的消息¹⁶⁶。这些蠢货(这次是卢格集团的)自然又议论起虚构的密谋来了。正如人们老早

^① 尼·马基雅弗利《曼陀罗华》1811年米兰版第4幕第9场。——编者注

就告诉我的,他们驻巴黎的通讯员,是个英国人、尽人皆知的警探(在巴黎),他自然会把他们的每一封信立即交给警察局。法国警察局并不满足于这点,又派西蒙·多伊奇到这里来诱探陶森瑙的秘密。路易-拿破仑无论如何都需要密谋。

但是,有一个密谋在威胁着他,对此大概他还一无所知。这是奥尔良王室的密谋,它的代理人现在是班迪亚先生(但是得到匈牙利“激进派”的赞同)。计划是:在某个晚上当波拿巴背着英国女人悄悄溜到下等娼妓那里去的时候把他逮住。警察局的一个大警探被收买了。据说还争取到了两个将军的支持。奈穆尔两个星期前亲自来到巴黎。为散发攻击路易-拿破仑的小册子,花了一大笔钱。

你有什么看法?如果奥尔良王室的一人再度去巴黎,而且人们大致知道是在哪一天,那么用某种办法让“真亲王”去告发“假亲王”不是最好吗?请告诉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舍尔瓦尔这头畜生把普芬德给他的信也交给了普鲁士人。

再见。

你的 卡·马·

尊敬的魏德迈没有任何消息。波拿巴很可能在我评述他的小册子^①到达欧洲以前到达美国。如果可能,请把给德纳写的文章^②尽快寄给我。

现在我把彼得罗·阿雷蒂诺即卡桑尼亚克的老祖宗(只不过更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5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88—92页。——编者注

俏皮)写的《爱的怀疑》的前言抄给你:

前 言

您,双料伟人阿涅洛先生,
您无事不知,无所不通!
您以深邃的智慧,
剖析巴尔托洛和巴耳多的肉体,
您以怪诞的幻想,
窥探星辰运行的规律。
请您解答我的疑问,
当今妓院为它吵得乱哄哄。

男女生而为淫棍和荡妇,
那男女都长着作孽的器官,
还有多少灵魂沉沦在肛门之中……

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手稿^①已经寄出,这很好。希望过三四个星期能够收到样本。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大概你又不得不钻研某个糟糕的东西了,所以你才用彼得罗·阿雷蒂诺的脏话^①当解毒剂。真是见鬼,这太过分了。

我在这里忙得不可开交,今天还要写11封商务信函,而现在就要7点了。但是我还想尽可能在今天、最迟明天晚上给德纳写一篇文章^②。

我正在研究戈尔盖先生的书^③。当时我们根据奥地利的公报在《新莱茵报》上非常准确地猜测出匈牙利战争的进程,并且出色地、同时又是谨慎地、正确地作了预言。¹⁶³ 戈尔盖的书是卑鄙无耻的,世间再没有这样充满狭隘忌妒心和庸俗偏见的东西了。军事方面很好,犹如戈尔盖其人;这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前尉官,不久将成为将军,但还没有脱出连队勤务和基本战术细节的蛋壳。断言戈尔盖写不出这部书的匈牙利人是蠢驴。真正戈尔盖的成分和奥地利的成分在书中很容易分辨,就像分辨谢努的两种不同成分¹⁶⁷一样。但是一般说来,这部书作为资料还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尽管要小心谨慎。这个家伙的邪恶的偏见竟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使他自己大出其丑,例如,他重述了韦岑布告¹⁶⁸一事(他在布告中指责科苏特,说科苏特实际上比在其夸夸其谈的言辞中要狡猾一些),还有他那笨拙无比的论述,总是违背作者的意志,有损他的声誉。这种偏见使戈尔盖永远不能真正描述任何人,但是,书中还是有一些关于科苏特和其他许多人的恰当的意见和个别评论。尽管存在这种邪恶的偏见,但总的看来,戈

① 见本卷第155—156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5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88—92页。——编者注

③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尔盖毕竟还是超出了所有的人。其他的人算得了什么!

关于匈牙利战争我无论如何是要写的¹¹⁹。

根据事实判断,巴黎密谋¹⁶⁶很可能是我们的自负、鲁莽且又阴沉的巴泰勒米等人干的;在制造火炮的冒险勾当中,人们在20英里以外就可以闻到维利希的气味。卢格等人很可能也卷进去了。而这些蒙着油布的用煤气管制成的火炮是霍亨索伦王朝时代的东西。

你的 弗·恩·

关于奥尔良王室。为什么不会那样呢?假如勇敢的茹安维尔或者某个像他那样的人遭到昂吉安公爵的命运¹⁶⁹,那就太好了,为什么侄子^①不应把自己的波旁也枪毙掉呢?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没有接到你的信,所以我断定,不管这一切的一切,^②尊敬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诗句。——编者注

的魏德迈仍在坚持自己的“制度”。事情确实开始变得不可理解,并且,除了恰好现在使我深切感到金钱损失之外,还使我成为所有流亡者恶棍和在此不幸事件中曾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书商的笑料。¹⁷⁰

关于选举的文章,我还没有写,因为我认为必须等待总的结果。¹⁷¹据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我认为,辉格党²⁰人占有五六票的优势,从前的议会将完全恢复。这帮家伙正陷入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到目前为止唯一受到重大损失的是皮尔派⁸³。《纪事晨报》在一篇为格雷厄姆辩护的文章中声称,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辉格党人同托利党⁷³人一样无能。除了格雷厄姆及其拥护者以外,唯有科布顿、布莱特及其同伙是有能力的人,而他们必须共同执政。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泰晤士报》也登载了一篇为格雷厄姆辩护的文章;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伟大的泰霍夫下星期将同施米特-施蒂纳夫人一起去澳大利亚。但是将使你更为不快的是,达姆“本人”也向往澳大利亚的金矿⁸⁹。再有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所有的地球挖掘者¹⁷²都将在澳大利亚的脏土上挖掘这种脏东西。只有被钱柜牢牢锁住的维利希仍然信守他的座右铭:活着,但决不工作。

班迪亚现在同奥尔良派⁷⁰的阴谋家“雷缪扎”非常亲近。有个匈牙利人曾经要他提防在德法密谋¹⁵⁴中“出卖了”德国人的那个人。雷缪扎在巴黎警察局有密探。他没有向班迪亚先生透露一个字而写信给他的密探们,要他们向他提供有关这位先生的情报。我所知道的答复是,班迪亚毫无嫌疑。他及时溜掉了,否则也会被抓住。出卖者是“一个叫做弗兰克的舍尔瓦尔,他的真姓是克雷默”。

这个舍尔瓦尔一开始就是在警察局的同意下进行活动的。不仅如此,雷缪扎拿到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使馆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

根据该使馆在马扎斯^①对他许下的诺言,以及在他表明效忠于秩序的“原则”之后,使馆“有责任”发给他必要的“经费”。但是普鲁士使馆却表示,因为他是从法国方面领取津贴的间谍,而同时效忠于两个主人是不行的,所以他不能要求从普鲁士方面得到什么东西。于是他被派往伦敦监视德国的流亡者,另外还“注视着克莱尔蒙特¹⁷³”。作为后一项使命的执行人,他去见过雷缪扎,并表示愿意为雷缪扎当密探。得到巴黎方面指示的雷缪扎假装同意,并且给他介绍了克莱尔蒙特的一个侍从做中间人,该侍从负有任务要通过舍尔瓦尔挫败法国警察当局计划。奥尔良派的鼓动组织得很好,这些家伙拥有正规的、合法的违禁品转运站,通过这些转运站可以把信件、包裹和小册子可靠地寄到法国,就像通过邮局寄送无嫌疑的物品一样。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设法弄到舍尔瓦尔的一封能够看出他同普鲁士使馆的联系的亲笔信。只要有这样一份文件,就可以推翻起诉书¹⁷⁴的全部构成。

我同班迪亚谈妥了,只要再抄好一份,你就可以得到瑟美列的小册子的手稿¹¹¹。这份材料是你在工作¹¹⁹中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收入了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的戈尔盖和科苏特以及其他人的信件。

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消瘦了,并且咳嗽。但是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嘱咐她除服药之处,要多喝黑啤酒。

如果你能够在星期五^②以前再寄来一篇文章^③,我打算到约翰

① 马扎斯是设在巴黎的一所监狱,所谓德法密谋案件的被捕者就关押在这里。——编者注

② 1852年7月16日。——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6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93—96页。——编者注

逊那里贴现德纳将支付给我的5英镑。

顺便提一下。多梅尼基的《恋爱中的罗兰》是改写本。原本非常少见,只有像这里的大图书馆才有。甚至多梅尼基的版本也不多见。通行的版本是贝尔尼改写的《罗兰》。¹⁷⁵

你的 卡·马·

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魏德迈,你的推测是正确的。他毫无音信。自从我们详细地写信告诉他应该如何往这里寄东西以后,^①他似乎认为根本不通音信是他的义务。不过,他的处境可能相当糟,终究要为自己的生活奔走。

你是否看到两三天以前《先驱晨报》上那篇有关反对党的形形色色的首领的文章?它只能出自迪斯累里之手。有一句话说得很妙:“理查·科布顿,具有‘朴素辩才’的人,现在前进吧!”约翰·布莱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唯一的危险人物,这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这些先生对格雷厄姆还抱有幻想。这个无耻的老野心家恰好现在对

^① 见本卷第145—146页。——编者注

托利党⁷³先生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祝爱国的采金者一路平安!“挖掘者”这个名称最终将获得它的真正意义和内容。^①

同雷缪扎先生的新联系好极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使馆的信必将成为这个案件¹⁶的决定性文件。不要放过获得此信的机会。我们的老朋友,妄自尊大的年轻的泽特,当他的已经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公之于世的50印张的起诉书¹⁷⁶由于这么一张纸而报废时,将会多么难堪!雷缪扎已经有这些信了?另外,从报纸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出,曼托伊费尔先生打算利用科隆案件制造一次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其背后必定隐藏着某种阴谋,而且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根本拿不出任何罪证,只好用大量的警察当局的诽谤和密探的捏造来掩饰控告的软弱无力。你还听到有关贝尔姆巴赫的什么情况吗?现附上这个高贵的人的一封信,以前忘记寄给你了。

但是,如果你得到舍尔瓦尔的信,你是否有可能证明其真实性?否则庭长连宣读文件都会拒绝。

我听说审判将于28日举行¹⁷⁷,所以恰好现在同科隆保持更为可靠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若能知道对贝尔姆巴赫的活动可以信赖到什么程度,那该多好。但愿信件能万无一失地经过布拉德福德寄到他那里。假如知道维尔特在汉堡,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我今天就要写信给施特龙。同时必要时甚至可以利用瑙特。事情是这样的:此人脱离伊曼纽尔之后当了布拉德福德的一家小犹太商号的代理人,完全出乎意料,他非常迅速地^②从科隆的一个旧书商那里给我

① 见本卷第159页。——编者注

② 奥·约·赫默里希。——编者注

弄到了几本军事书；可是，当你听到他想要当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代理人，并请求我帮助他在这里的一家棉纺公司找个代理人差事时，这个谜就解开了。我答应他一切照办，并把他介绍给我的老头儿^①。因此，当这种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可以信赖他办事的可靠性。

瑙特给我弄到的军事书——显然是一个退职炮兵军官的藏书——来得非常适时，特别是因为这些书主要是关于初等军事科学、实际勤务等方面的。这正是我所缺少的。另外还有关于筑城等方面的非常精彩的东西^②。我不久就会准备就绪，可以大胆地在公众面前发表关于军事方面的独立见解。

瑟美列的著作^③很有用处，我仍然还不能考虑脱稿的问题。

附上给德纳的文章^④。我现在要赶紧结束这一工作，你要再写点关于英国的东西^⑤。如果我们每星期从这个家伙那里挤出3英镑，那么在今年夏季终了以前还不能送你的夫人到乡下住一个时期，那真是见鬼了。这对她比任何黑啤酒都更有疗效。无论如何，知道她的病没有危险，使我很高兴。

只要再让我钻研一年军事科学，民主派的尉官们就要大吃一惊。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和鲁普斯^④。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阿·冯·察斯特罗《自火药发明以来由最优秀的工程师确立的筑城艺术最优体系和风格手册》182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6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93—96页。——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7月^①2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德朗克将把那本写得很乱的评戈尔盖的手稿^②以及原版的《拉摩的侄子》和《宿命论者雅克》^③带给你。

昨天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隆来的一封信。信中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

“近来各地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找您的信，莱茵省民主派肯定就是通过这些人搞到您的信的。您的科隆的朋友们终于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了。起诉书，一部非常简要的著作，已经递交，此案定于本月28日公开审理¹⁷⁷，通常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对他们将根据刑法典进行审判，因为他们的罪行还是在新的普鲁士法典颁布之前犯的。¹⁷⁸就我对此案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案件从法律方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人们知道，在陪审员那里道德观念是占上风的，从这方面来说，不能否认对某些被告存在着危险。因为主要的被告勒

① 原稿为“8月”。——编者注

②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图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1853年汉堡版第2部分《阿尔图尔·戈尔盖》。——编者注

③ 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和《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编者注

泽尔、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赖夫承认得太多了。他们承认有抱定某种宗旨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的团体；他们说出了接受新成员的一定手续和有关义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本身还构不成罪行，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却能对多半是从农民阶层中选出来的陪审员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当查明对上帝和地产明显不敬的时候。辩护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律师先生们对这类案件一窍不通，他们大多数是被告的原则上的敌人，并且想到为此案规定的10天庭审便毛骨悚然。弗莱里格拉特将缺席被判处死刑。我刚刚读了起诉书，它至少有65—70页。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只能怪他们自己的供词。没有比这些德国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的供词简直是告密性的，其他人的表现也很笨拙。现在十分清楚，同工人们建立联系是多么危险，这种联系本应保守秘密。这样折磨这些人，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如果不是大多数被告自己供出如此令人满意的口供，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顺便说一下，起诉书包含一切细节，由此可以看出：通过截获的信件和间谍活动，他们已经把某些关系和人物弄得相当清楚了。”^①

以上是贝尔姆巴赫写来的。

维利希收回了他对席梅尔普芬尼希讲的有关布吕宁克夫人的话。现在席梅尔普芬尼希散布一种说法，说维利希曾试图用催眠术使布吕宁克夫人道德败坏。好一个道德高尚的维利希！

有个叫克尔德鲁瓦的(不过，他是个很好的共和主义者)^②，曾经发表过一本反对马志尼、赖德律、路·勃朗、卡贝等人的抨击性小册子^③，现在出版了一本评述所有法国流亡者的完整的著作^④。

① 引自阿·贝尔姆巴赫1852年7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双关语：“克尔德鲁瓦”的原文为“Cœurderoi”，同“cœur du roi”（“国王的心”）发音相近。——编者注

③ 指厄·克尔德鲁瓦和奥·沃蒂埃《战斗的舞台》1852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④ 厄·克尔德鲁瓦《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蒲鲁东出了一部新著^①。因为论述宗教、国家等已经不可能了，剩下的就只有论述“个体”了。他的这一发现是对施蒂纳的模仿^②。

由于魏德迈这头蠢驴的不可原谅的拖延，¹⁷⁰我已经非常狼狈，甚至今天这封信的邮票都贴不起。

你的 卡·马·

6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⁷⁹

华 盛 顿

1852年7月20日于伦敦

……这里的选举将恢复从前的议会，差别是，辉格党²⁰或者托利党⁷³，最多多得10张选票。恶性循环开始了。旧选民选举了旧议会。在旧议会里，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政党正从内部解体，势均力敌，僵持不下，于是不得不重新诉诸选民，如此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这种循环在群众的压力下从外部被打破为止，这种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发生了。到目前为止，不论在哪次选举中，实际多数同由于选举特权而造成的官方的多数之间，矛盾都没有表现得这样尖锐过。你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② 指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知道,英国每次选举时的表决方法是:(1)全体人民表决时,用举手的办法;(2)只是有投票权的人进行表决时,用票选的办法,这具有决定意义。在举手选出的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人)中间,议会议员一个也没有;而在票选选出的(实际当选的)议会议员中间,没有一个是举手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例如,哈利法克斯的选举就是这样,在那里辉格党的(财政)大臣伍德是厄·琼斯的对手。在举手表决时伍德被喝了倒彩。琼斯得了14 000票,而且被欢呼的人群抬着走过全市;在用票选的办法时,却选出了伍德,琼斯只得了36票。

关于流亡者的情况,新闻很少。维利希除去几个浑蛋以外,越来越孤立了,谁也不再相信他的正直了。我告诉你你,^①虽然赖辛巴赫早已退出了委员会,但是在常务委员会成立之前,他拒绝交出一文钱的公债基金。他不能承认维利希和金克尔,同样也不能承认他们所选出的某些恶棍。^②赖辛巴赫是个认真负责的正直的资产者。

法国流亡者分裂成三个营垒:(1)革命派(赖德律);(2)代表团派(走得更远);(3)前两者的1 500名反对派,即平民,或像贵族所称呼的那样,“Populean”^③。有个叫克尔德鲁瓦的人(其实是个很好的共和主义者)^④出版了反对马志尼—赖德律和卡贝—勃朗的小册子^⑤,不久还要发表一点东西。出版时都给你寄去。

① 马克思可能在1852年4月30日给阿·克路斯的信中谈到下述内容,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13页。——编者注

③ 从“populus”(“人民”)一词变来。——编者注

④ 双关语:“克尔德鲁瓦”的原文为“Cœurderoi”,同“cœur du roi”(“国王的心”)发音相近。——编者注

⑤ 厄·克尔德鲁瓦和奥·沃蒂埃《战斗的舞台》1852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昨天收到科隆的来信,信中说:

“近来各地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找您的信,莱茵省民主派肯定就是通过这些人搞到您的信的。您的朋友们终于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了。起诉书,一部非常简要的著作,已经递交,此案定于本月28日公开审理,¹⁷⁷通常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就我对此案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案件从法律方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人们知道,在陪审员那里道德观念是占上风的,从这方面来说,不能否认对某些被告存在着危险。因为主要的被告勒泽尔、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赖夫承认得太多了。他们承认有抱定某种宗旨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的团体;他们说出了接受新成员的一定手续和有关义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本身还构不成罪行,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却能对多半是从农民阶层中选出来的陪审员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当查明对上帝和地产明显不敬的时候。辩护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律师先生们对这类案件一窍不通,他们大多数是被告的原则上的敌人,并且想到为此案规定的10天庭审便毛骨悚然。不应该忘记,目前在伦敦的斐·弗莱里格拉特,将受陪审法庭缺席审判。这样他很快就会作为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德国诗人而在伦敦逍遥。

又及。我刚刚读了起诉书,它至少有65—70页。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只能怪他们自己的供词。没有比这些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的供词简直是告密性的,其他人的表现也很笨拙。这样折磨这些人,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①

我们的施特劳宾人⁶⁵就是这样;要同这样一些人一起创造世界历史,真糟糕。……

^① 引自阿·贝尔姆巴赫1852年7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本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给德纳的文章^①。贝尔姆巴赫所讲的^②真令人不愉快；但愿那些没有胡说的人能被释放出来！此外，诉讼是针对科隆人¹⁶的，同样也是针对我们的；我们也要遭殃，特别是因为年轻的泽特以为现在可以不受惩罚地进行报复¹⁸⁰。

你能不能给我弄到克尔德鲁瓦的东西^③？当然是要这些东西值得花力气，而且内容比纯粹的演讲更丰富。

据我从斯密特的书^④中所了解的，我们的沃尔采尔确实确实是沃伦暴动的带头人和主要参加者。他在这次暴动中突出的表现是，他被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7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97—10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③ 厄·克尔德鲁瓦和奥·沃蒂埃《战斗的舞台》1852年布鲁塞尔版；厄·克尔德鲁瓦《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④ 弗·冯·斯密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年柏林版第1—3卷。——编者注

击溃后,曾带领一伙类似匪徒的人在森林里待了三四个星期,直到鲁日茨基把他带到波兰;我们的施奈德,根据我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指挥过一些骑兵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斯密特非常赞赏 1847 年在柏林出版的梅洛斯拉夫斯基论波兰战局的著作^①,这个梅洛斯拉夫斯基毕竟是所有波兰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今后还会有所作为。

别忘了给我写关于英国的文章!¹⁷¹

我今天晚上等着德隆克耳^②和他带的一包书。我现在特别需要《新莱茵报》,希望他能够带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70

马克思致哥特弗里德·金克尔¹⁸¹

伦 敦

1852年7月22日于[伦敦]索霍区
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哥·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人的面竟敢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¹⁸²

①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1831年战局述评》(两卷集)1847年柏林版。
——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参看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

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马·博士

7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⁸³

华盛顿

1852年7月30日于伦敦

……胡策尔的信¹⁸²引起了哈哈大笑。它成为下面这个插曲的导火线：

“索霍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竟敢作出如下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云云”（接着是叛逆罪证部分）。

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这个便条故意用了：“据悉”、“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等等这些含糊的词句，为的是让金克尔先生有可能说出模棱两可的话。立即收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到了下面的答复：

“1852年7月24日于圣约翰伍德路
亨斯特里奇别墅1号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在您的主持下，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¹⁸⁴，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您认为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人士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声誉的谎言，那么，我只好对您，就像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将不会同您打任何交道。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

我无法把最后签字的花笔描得像原稿那样。非常狡猾，是吧？关于在辛辛那提对我的侮辱，我应该向英国法院提出申诉。多么冷淡地拒绝了一切可能近似决斗和诸如此类的做法！

我料想，在公众面前省略约翰这个名字的勇敢的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不会再拆阅盖有索霍邮戳的信件，所以我就采取了下面的妙计。我让厄内斯特·琼斯写地址，让鲁普斯^①在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里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小束绚丽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内容如下：

“1852年7月24日于索霍区
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您的保证人胡策尔的一份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提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尔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¹⁸²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博士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①，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尔·马克思博士”¹⁸⁵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塞进了口袋，而它现在正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着。金克尔只是以后在《流亡中的大人物》第一册出版时才会觉察到主要的妙处。就是说，在对哥特弗里德作这次骇人的攻击之前不久，我为了寻开心，还把他个人直接羞辱了一番，同时在其他愚蠢的流亡者面前表现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为此我需要从约翰……那里得到“白纸黑字”写成的某种东西。

现在谈谈重要的事情：马志尼为了把这里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所有正式存在的各部分联合起来，已经好几天发疯似地四处奔走。他也访问了约翰……。结果是：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和金克尔组成一个欧洲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引进两名本民族的人。但是关于这个吸收新成员的问题要由四名发起人中的主要负责人来决定，而这也就是马志尼。于是从德国人中遴选出阿·卢格和阿·戈克。别的民族中是谁，我还不知道。据说，金克尔这方面提出

^① 指哥·金克尔 1851 年 11 月 14 日给阿·克路斯的信。——编者注

了两个条件:(1)为他的公债²⁹要求2万美元。我认为这是一种杜撰。(2)金克尔—维利希财政委员会继续独立存在,等等。这仅仅是对维利希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因为事实上已经商定,把所有公债的钱都移交给阿·戈克。最后,金克尔及其一伙将卑躬屈膝地承认美国革命联盟¹⁸⁶。这就是近来的转变。签订这项重要条约的事情是有所进展,还是尚处于预备谈判阶段,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应该在美国传播这一事件,并且特别要着重指出下面的情况。1852年5月,在最后选出金克尔—维利希委员会的上一次伦敦保证人会议¹²⁹上,金克尔非常庄严地发誓说,如果把阿·卢格选入委员会,他就退出,因为他决不同公然声称他是“普鲁士亲王^①的代理人”的人待在一个委员会里。其次,如果财政部长阿·戈克把金克尔在美国张罗到的美元都花完了,魏特林及其一伙将说些什么呢?而有人正好打算这样做,为的是支持“卡·海因岑”的《雅努斯》,以及推销卢格、海因岑等人的不朽文章。

至于马志尼,这个诡计多端的狂热者,日益堕落到意大利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之流的地步了。他已经叫嚷了四年:“行动,行动!”最后,奥地利警察局在意大利逮捕了600名马志尼分子,他们的通信都是用密写墨水写在手帕上的。这些人不愿坐牢,又有广泛的亲属关系,所以马志尼先生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说,现在人们打算认真地采取“行动”,举行起义。这个唱高调的实干家事后突然产生了“反思的理智”,于是他央求他们,看在上帝的面,保持安静,因为全国到处都是外国兵,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成,他重复着1849年以来就一成不变的那类老生常谈。行动,行动!意大利自己能够胜任!——前几天,鲁普斯见到马志尼委员会中的一个意大利人,就向他指出所有这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一切的荒唐无稽。“这个罗马人反驳说”，什么，一次战斗中竟要死六百多人！但是，意大利人担心他们最终都会被逮捕、枪毙，或者关进监狱，马志尼演说的一些受害者把自己的亲属送到伦敦去，所以这个实干家怕某个受迷惑而激动的同胞出于误解而刺杀他，于是借口必须躲避奥地利人而每天晚上变换自己的住处。但他胆怯地躲避的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受迷惑的”意大利人。难道这个反教皇者不该上绞架吗？如此奴役、愚弄一个民族，弄得它精疲力尽！特别是像意大利这样的民族，其必然的结果是：可怕的软弱无力，完完全全的意志消沉。

昨天我们的人本来应该出席科隆陪审法庭受审，但是突然又宣布审判延期，因为原告证人之一，柏林的警务顾问舒尔茨病了。¹⁷⁷因此，如果舒尔茨先生死了，那被告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得受审前羁押。在这期间贝克尔快要失明了，丹尼尔斯患了肺结核。这真太卑鄙了。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件事上扮演了卑鄙无耻的角色。

关于审判延期一事，我是从《科隆日报》上知道的。前几天，我收到以下从科隆来的消息：

“逮捕贝克尔时，搜去了您的几封信：1851年2月8日、2月28日和4月9日的信。起诉书指出最后那封信中的以下几处，作为特别加重罪行的证据：‘附上金克尔派的一篇可笑的拙劣文章。这里F.d.B筹集了15先令。还差10先令，这笔款子已经有人认捐，但是钱还没有拿到。我将按照你的建议行事。请让我负担1英镑。由于应该付5先令的那个会员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笔钱拿不到了。’起诉书认为F.d.B三个字母是：‘为同盟’[“Für den Bund”]，而贝克尔把这解释为他和您之间关于为您购买廉价书并寄往伦敦一事而商定的缩写符号^①。这几行构成了起诉书的重点，因为除此以外对贝克尔差不多提不出任何罪证，即使提出罪证，那也是故意捏造的。然后，起诉书从1831年讲起，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¹⁴是由巴黎的德国人的团体组成的，该团体曾用‘德国人同盟’、‘正义者

^① “F.d.B.”也可能是“Für die Bücher”，意思是“为书籍”。——编者注

同盟¹⁸⁷的名称,一直继续存在,最终成为今天被控告的团体。资料看来是从汉诺威政府提供的情况中抄来的。对于1850年在伦敦发生的分裂¹⁸⁸,起诉书并没有予以重视。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纠纷,所有的参加者都追求同一个罪恶目的,有着同一个倾向,在紧要关头就会携手并进。除去以前曾经刊登在报上的那两个呼吁书以外,起诉书还扯上了第三个呼吁书(日期是1850年6月或者7月,似乎是在莱比锡被截走的)。¹⁸⁹唯一有意义的供词是证人豪普特的供词和证人前尉官亨策的供词,前者详细地把全部情况都讲了,后者狠狠地攻击了贝克尔。星期六,银行家施泰因的出纳员埃尔哈德也因这一案件被捕。大概他是由于给诺特荣克写的介绍信和在诺特荣克那里发现的几封信而轻易地受害了,因为从这些信中可以断定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另外,能够如此合意地挑选出一些陪审员,当局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①

最重要的政治新闻是沙皇^②逗留维也纳期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签订的条约。《纪事晨报》前天头一个刊登了这项条约。昨天《泰晤士报》转载了,因此你自己可以读到。¹⁹⁰这里的选举情况是这样:托利党⁷³在谷物法⁹⁷问题上将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在所有其他问题上将赢得反革命的绝大多数,因而我认为,这个内阁只有在某种多少有些声势的革命的示威游行面前才会退却。资产者老爷们现在看到,自1846年以来他们没有同时从自己的反谷物法斗争的胜利中得出政治结论,是犯了怎样的错误。他们将会对此进行思考的。我关于《雾月》的勘误表¹⁵⁹快要发霉了;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用已经花掉的钱来付你的寄费。但是,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放心吧,要从永恒的观点来观察事物^③……

① 引自阿·贝尔姆巴赫1852年7月17日之后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③ 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编者注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给德纳的拙作¹⁹¹。现在更有必要从各方面进攻这个家伙，因为阿·卢格这个老丑角在最近的一号报纸上也发表了一篇臭文章^①。

根据国家检察官^②的要求，科隆案件又被法庭推迟三个月。¹⁷⁷因为案件的主要证人跑掉了：豪普特溜到巴西，一个裁缝帮工去向不明。

你以为德纳会不会因英国和美国的辉格党的名称相同而有所顾虑？¹⁹²

明天也许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你的 卡·马·

① 阿·卢格《欧洲的公法》，载于1852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06号。——编者注

② 奥·泽特。——编者注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8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别忘了在星期二^①以前把文章的余下部分寄给我。光是有关托利党⁷³的部分太少了。¹⁹¹这一次给德纳寄的文章篇幅不能太短，有两个原因：(1)恶棍海因岑在辛辛那提表示拥护辉格党反对民主党¹⁹³，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竞选时期是沽出自己最合适时机。格里利在《论坛报》上报道了海因岑在那里的演说，并赞扬了他。^②因此来自这方面的风暴在威胁着我。(2)因为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为弄到6便士的生活费而奔走6小时，加上女房主又重新折磨我，我没有别的办法，昨天只好写信给约翰逊，^③问他是否同意贴现我以《论坛报》的名义开的一张期票。如果他通情达理，表示同意(这还是个疑问)，我就必须

① 1852年8月10日。——编者注

② 《一个德国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载于1852年7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05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52年8月4日给安·约翰逊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写信告诉德纳这件事。而如果德纳收到的是些短文章,他会认为这是诈取,并把我抛弃,因为他现在有海因岑、卢格和布·鲍威尔提供的极为充足的稿源。极为不幸的是,我今天还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每日论坛报》是保护关税派。^①看来,这一切都是十分不祥的征兆。趁现在还没有取消约定,应该尽快寄些文章给这个家伙。我的文章还不能寄出,因为我头痛得厉害,而且根本不是啤酒引起的。

德朗克要是星期六^②不来这里,那就糟了。这一天戈克要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会上这个矮子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皮佩尔根本不是这样的材料。当柏林的败类到达时,德朗克无论如何要设法来这里,因为我一个人无法应付这些恶棍。

我还要给你寄去克路斯寄来的各种材料^③;只要你给我寄来几张邮票,你就会收到这些东西;否则你得为这臭玩意儿付双倍的钱,而我目前一个便士的邮费也掏不出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美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载于1852年8月5日《泰晤士报》第21186号。——编者注

② 1852年8月7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87页。——编者注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6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章的前半部分(英文的和德文的),大概你昨天下午已经收到了。后半部分你将在星期二^①早晨收到。¹⁹¹至于说被《论坛报》³抛弃,你不必担心。我们在那里坐得很稳。况且,美国佬对欧洲政治并非内行,谁写得更好、更有智慧,谁就胜利。海因岑对我们并无损害;如果辉格党¹⁹²人收买他,他将服从他们,而不是指挥他们。卢格、鲍威尔等人同我们一道在保证着《论坛报》的“全面性”。至于保护关税的倾向,这不碍事。美国辉格党人都是工业保护关税派,不过他们还远不会因此而成为德比式的土地贵族保护关税派。他们也并不那么愚蠢,不至于像李斯特那样,根本不了解自由贸易对英国工业最有利。不过,必要的话,我可以在谈到自由贸易派⁶⁷的某些地方加上一句有关这方面的话,如果不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删掉。但这确实是不必要的。

我想你向约翰逊贴现期票一事早已办好了,非常希望你能办成

① 1852年8月10日。——编者注

这件事。至于我，我一天天越来越深地陷在金钱事务里。虽然老爷子德朗克的来访使我很愉快，但是，为此晚间不能工作，用钱也不少；还要加上日常开支连同欠公司 20 英镑的债务，这种情况无论谁都难以应付。德朗克打算下星期(初)回去，那时我将好好干它一阵子，我这里资料很充足，而且到 9 月底我又将拿到一笔钱任我支配——在 9 月里拿到几英镑是没有问题的。极为不幸的是，平达先生在倒霉时刻也向我借钱，他仍然在为三小时的课四处奔走，并且看来正处于热恋中，——可怜的小伙子，应当看到他正受着某种少女般的激情的支配。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我在 6 月的最后几天未能从我的老头儿^①那里拿到额外的津贴，现在这笔钱该付给我了。同时，我们正在决算，虽然它与我无关，但它毕竟可以使我知道我能有多大的活动余地。如果决算的结果不错——这一点我在 4—6 个星期之后便可知——那时我可以冒点险，而你马上就可以收到一些钱。但是这个月我非常困难，因为我欠了公司 20 或 25 英镑的债。

我不知道如何设法背着德朗克为德纳写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德朗克不了解这件事情；¹⁹⁴现在我在商行忙得不可开交，要干到晚上 7 点以后，因此我在那里不能写什么东西。不过，我会试试看。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附上 9 先令和几便士的邮票。

德朗克托我告诉你，他可能在下周初回去。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先谈谈约翰·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的一件奇事。

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一封信中你可以看出，金克尔先生在辛辛那提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革命者，而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¹⁸²我了解我们这位哥特弗里德，所以先给他寄去了下面这张便条，假装不完全相信这个事实，为的是让他再作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

“1852年7月22日

于索霍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竟敢作出如下声明”(接着是声明原话)。“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马克思博士”^①

① 见本卷第170—171页。——编者注

金克尔立即送来了下面的便条：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在您的主持下，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¹⁸⁴，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您认为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人士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声誉的谎言，那么，我只好对您，就像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将不会同您打任何交道。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①

由于我从这张纸条中看出，哥特弗里德先生不会拆阅盖有索霍邮戳的信件，也不会和信差碰面，于是我写了一封信，请鲁普斯^②从温莎邮寄给他，这封信是用写情书的信纸写的，上面印有一小束绚丽的玫瑰花和勿忘我花，内容如下：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您的保证人胡策尔的一份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尔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¹⁸²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③，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

① 见本卷第172页。——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指哥·金克尔1851年11月14日给阿·克路斯的信。——编者注

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¹⁸⁵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再透露有关自己的消息。

克路斯在他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的科苏特的秘密通告,你可以在明天出版的琼斯的报纸上找到它的英译文。¹⁹⁵因此就不附上了。

星期二,8月3日,召开了金克尔的保证人会议。主要的问题是:赖辛巴赫像塞卜洛士一样看守着金库。金克尔和维利希已经花掉的200英镑,是他们向盖尔斯滕贝格等人借来的,他们保证用革命存款²⁹来偿还。根据章程,只有保证人指定了至少三个人以后,他们才有权支配这笔存款。赖辛巴赫坚持要履行这项手续。为了摆脱窘境,金克尔和维利希决定使泰霍夫被指定为第三个人。诚然,泰霍夫三星期以后要到澳大利亚去。不过根据借款章程,委员会在委员人数达到三个时,可以自行指定两名新委员。因此,泰霍夫只是被用来:(1)使赖辛巴赫交出金库;(2)使他们以后可以拉两个傀儡来代替泰霍夫。但是,会议当即表示反对泰霍夫,因为他只是被人当做幌子,而且要到澳大利亚去。金克尔和维利希被告知,会议对他们办的事是不满意的,对他们是不信任的,他们必须作出关于花掉200英镑的详细报告,然后这笔开支才能获得批准。批准开支以及通过其他决议,都应在今天(星期五,6日)第二次保证人会议上进行。

赖辛巴赫在3日的会议上建议将1000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非到革命爆发不得动用。勒韦(联合卢格)建议把钱交给美国革命联盟¹⁸⁶。虽然金克尔本人在附上的给胡策尔的信中宣称卢格怀疑他

是普鲁士亲王^①的代理人,虽然他因此在今年5月的保证人会议¹²⁹上发誓永远不愿和卢格同待在一个委员会里,然而,哥特弗里德为了事业,现在声称他准备同戈克、卢格等人共同行动,共同管钱,以便他能参与总的管理。而维利希现在确信,1 000 英镑不会像已花掉的200 英镑那样对他再有什么油水,据说他已决定要到美国去,他的亲信格贝尔特和狄茨已经在他之前先去那里了。

老爷子戈克上星期又召集他的鼓动者协会²⁸开会。仔细一算,协会刚好由八个人组成,也就是说,新加入的奥斯瓦尔德和德腊勒代替了不知去向的济格尔和菲克勒尔。此外,尽管戈克在此期间以充当科苏特的侍从而享有盛名,并且作为革命联盟的鼓动者而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却没有弄到足够的钱来偿还因旅费所负的债务。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鼓动者们认为有必要设法与金克尔结成联盟,以便体面地搞到1 000 英镑。金克尔也认为这是使自己不至于同这1 000 英镑彻底割断姻缘的最后机会。戈克抱着促使这个计划实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在明天(7日)在谢特奈尔那里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表面上是报告他的伟大的事业,实际上则是要大会同意与金克尔结成联盟,并搞到这1 000 英镑。这大概是不会得逞的。

可是现在又发现第三桩臭事,其直接结果无疑是使金克尔和戈克双方都远离“金库”。这就是:一方面,我们的爱德华·梅因鼓吹要用这笔钱在伦敦出版一种大型周报。另一方面,“有批判力的”埃德加·鲍威尔刚一听到这1 000 英镑所处的困境,便爬了出来,躲在席利、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的后面,也申请办一种报纸。伊曼特等人认为这是从金克尔和戈克那里抢救这笔钱的唯一办法。埃德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加·鲍威尔在这些人面前则装出“心无恶意的幽默家”的样子。

我将得到有关今天会议的详细报告,因为伊曼特现在是同盟¹⁴盟员。关于3日的会议,还应作以下的补充:在高级政治结束之后,富有骑士风度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站出来声称,一些人怀疑布吕宁克夫人是间谍;他说,这些人都是卑鄙的诽谤者。金克尔说:他这方面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当波恩的好色之徒康姆路过这里时,金克尔无疑对他这样说过。)维利希坐着一言不发,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泰霍夫说:这样的怀疑,如果是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夫人盛情招待一年之久的人散播出来的,那就更加无耻了。他们在听到这种谣言时,本来是有义务加以驳斥的。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重利希。维利希坐着一动不动,在整个这次会议过程中,多少“黄金”梦消逝了,而他不得不像一个“苦恼的意识”的典型待在那里。

这桩臭事今天就谈这些。

刚才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一并附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约翰逊这条狗丝毫不肯通融。^①因此,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情况变得糟透了。

勇敢的戈克也邀请弗莱里格拉特了!他们还不能放弃他,但是,最终他们一定会放弃他的。

问候侏儒^②。

你的 卡·马·

看来今天不会收到你的信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

① 参看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编者注

附上克路斯的几封信：

1. 6月20日的。
2. 7月4日的。
3. 7月8日的，附有金克尔的通告。
4. 金克尔8月2日的通告。
5. 金克尔给胡策尔的信，2月6日于辛辛那提。
6. 希尔盖特纳给胡策尔的信。
7. 克路斯7月22日的信。

7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9日]星期一晚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做了一件蠢事。《每日新闻》在它的邮船时刻表上并没有指明星期三有一艘美国船要启航，我为商人所固有的那种星期天的懒散所误，今天才从一张商业通报上知道，实际上后天有一艘船要开。我开始工作了，^①不过什么也没有搞成。今天晚上平达要来我这里，如

① 大概是指把马克思的《宪章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一文译成英文。——编者注

果我再送他回家,那么,要在截邮前几个小时里搞出一点东西,就成问题了。所以,我和你都受骗了。不过我再也不会相信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商业消息了。

你的 弗·恩·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8月1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附上科苏特的秘密通告的原文。¹⁹⁵

现在谈谈:(1)关于8月6日的保证人会议;(2)关于8月7日戈克召开的会议。

关于(1),出席者:金克尔、维利希、赖辛巴赫、卡尔伯的勒韦、梅因、叔尔茨(这一次没有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伊曼特,其他的人我就知道了。啊,差点忘了谢特奈尔。

金克尔在美国和瑞士设法选出了必要的联盟中的第三个人^①

^① 马克思这里套用了席勒叙事谣曲《人质》中的用语,“联盟中的第三个人”(Dritten im Bunde)。——编者注

(泰霍夫)。现在还得让伦敦的12—15个保证人参加选举。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泰霍夫在这里落选了,之后他宣布,他不能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要到美国去。

金克尔建议重新选举第三个人,但是又告失败。

卡尔伯的勒韦:第一,“德国公债²⁹失败了,因为它赖以推行的政治局面(1852年5月¹⁹⁶)已经不复存在,而且2万美元的假定款项也没有筹到”。第二,“钱应该退回美国委员会”。

他的建议的第一部分被通过,第二部分被否决。

伊曼特:“如果其余的大多数保证人都同意,现有的钱应该用来在伦敦出版一种德文报纸。”“赖辛巴赫仍然管钱!”“应该选出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组成的委员会,金克尔和维利希应该把美国和瑞士的保证人名单交给这个委员会;原来的委员会与此事不应再有任何关系;新的委员会将把通过的决议通知其他国家的保证人,并且收集他们的意见。”

赖辛巴赫支持被全部通过的伊曼特的建议。金克尔和维利希表示反对,因为对这笔钱的支配权不仅仅属于保证人团体。只有那些出了钱的人,或设在美国的财政委员会,才能对这笔钱行使支配权。荣光如斯逝去^①。维利希比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地要去美国,如果他能筹到路费的话。

关于(2),从美国回来的没有财政可管的财政部长戈克召开的会议。

出席者:主席达姆“本人”(还没有溜到澳大利亚去)、戈克、隆格、

① 原文为“Sic transit gloria”,这里套用了教皇选举仪式上的用语,“Sic transit gloria mundi”(世之荣光如斯逝去)。——编者注

施特劳斯博士、另一位济格尔^①、弗兰克(维也纳人)、奥斯瓦尔德、德腊勒(这些人都是“鼓动者”²⁸)、金克尔、叔尔茨、梅因、维利希、伊曼特、席利、贝克尔、谢特奈尔的侍者、诺伊斯的流氓无产者酒鬼海尔维格、柯尼斯堡的博士候选人亨策、加尔特、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姓名不详)。

戈克宣布开会,并且谈了他在美国的活动,由于他的这些活动而建立了革命联盟¹⁸⁶。这一行动的结果,美利坚合众国将发生巨变,而德意志巴登共和国将会建立起来,美国民主党¹⁹³也将获得对辉格党¹⁹²的胜利等等。此外,这个谦虚的年轻人宣称(而且刚刚来到的哲学博士候选人亨策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来自德国各地的德国人都在注视着伦敦,准备在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互相拥抱的重要时刻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这次呼声将得到千千万万人的响应,响彻大洋两岸。因此,他要求把会议作为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确定下来,让可怜的同胞不致再在这种期待的状况下忍受折磨。

伊曼特感谢戈克报告了美国的情况。此外,他建议解散会议,因为只有正式召开的流亡者全体大会才有权通过决议。

达姆不让他继续讲下去。

金克尔(这位多情善感的殉道诗人还在戈克滔滔不绝地发言时就转动着眼珠表示了自己有充分决心要敞开和解的胸怀);他也不知道,德国在注视着他们。他愿意去握为和解而伸出来的手。为了事业他作出牺牲,忘记他所受的严重屈辱。他也知道,他们不仅掌握着德国的解放,而且掌握着美国的变革。他说,谁克制了自己,谁就是最了不起的,这是暗指卢格所谓的“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②然而,

① 阿·济格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4—185页。——编者注

他从自己方面要求革命联盟也保证他的公债。他同“诚实的”维利希在政治方面也是有分歧的,不过他认为,他们联合起来会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伊曼特:他敬佩金克尔的基督徒式的温顺,金克尔已忘却卢格骂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并且出于对革命的纯洁的爱而抑制住心头的怒火,这股怒火曾驱使他两个月以前(5月间)当着保证人的面庄严地宣称:“作为一个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他不得不认为和卢格——卑鄙的诽谤者——共同行动这种过分的要求是对荣誉的侮辱,他宁可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也不同卑鄙的卢格和解。”由于基督徒式的温顺,金克尔尝尽了菲克勒尔在一些极尽侮辱之能事的信件中所给予他的苦头(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菲克勒尔把他叫做“一只在粪堆上神气活现的公火鸡”);当他决心投入他的美国对手的怀抱时,他的心就温柔起来,像戈克的朋友们所断言的,他总是如此。金克尔先生和戈克先生之间的“联盟”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个联盟实际上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是前者力图借助于后者而把靠公债募集到的款项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后者则希望借助于前者参加这个管理,但是,由于这两个大人物的和平联盟,全世界的政党也将达成和解:立宪党人将向共和党人伸出手来,社会党人将向共和党人伸出手来,而无产阶级从此将不再受资产者的剥削,一句话,所有的人互相拥抱、欢呼:乌拉!金克尔在美国说过他把无产者看做炮灰(尽管他同“诚实的”维利希结成联盟),就像他曾在波恩和科隆颂扬过卡芬雅克一样,但这对事情不会有丝毫影响。需要关心的最多只是一件小事,即金克尔同所有那些胡扯什么对立分子的联合的人一样,不去研究和体现各个政党的区别及利益,因而可能被斥责为完全无原则,等等。不过他要金克尔注意,他最多只能以自己的名义,而不能以保证

人团体的名义签订协议。最后,伊曼特建议,不要去管美国革命联盟的事,各自回家去吧。之后伊曼特就走了。

插曲。达姆不时打断伊曼特的话,并且不想让他继续讲下去。作为一个莱茵省人,酒鬼海尔维格认为,只要伊曼特在场,他就有责任表示自己对他的支持,并且在伊曼特谈到“大人物”时,叼着烟斗,架起长柄眼镜,仔细打量着出席的人。当话题涉及无产者时,画家弗兰克怒不可遏地站起来叫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怒吼。”伊曼特回答说,这样做,倒是同其他动物一样。之后弗兰克就溜掉了。金克尔不承认说过“炮灰”这样的话。伊曼特谈了与施瑙费尔和《警钟报》有关的全部情况,金克尔对此默不作声。接着,他在伊曼特提到卡芬雅克时打断他的话说:“公民伊曼特,《波恩日报》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伊曼特说,它在六月起义¹⁹⁷以前或以后出版,对他都无关紧要。¹⁹⁸他亲眼看过这东西。

结局。会议又持续了两个小时。戈克恳求大家加入革命联盟,哪怕是暂时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维也纳的青年宣称,凡是拖延加入的人,哪怕是拖延一小时,都是“祖国的叛徒”。但是,在**每一个建议**,的**的确是每一个建议**被多数票否决以后,这帮人便各自回家去了,美欧澳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也就没有建立起来。

你的 卡·马·

7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¹⁹⁹

华 盛 顿

[1852年8月10日或13日于伦敦]

……为什么对科隆人¹⁶的审判又没有举行,这个秘密现在被发现了。主要证人、叛徒、汉堡的豪普特逃到巴西去了。第二个重要证人裁缝帮工也溜走了。这样,在政府那里连一点证据的影子也没有了。这个卑鄙的政府以拖延审前羁押来进行报复。……

7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晚有人答应还我前些时候向我借去的两英镑;我一收到,明天就邮汇给你,并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

既然我们从魏德迈那里再也得不到任何消息,而根据克路斯的

信来判断,东西^①到底还是寄出了,那就不妨向利物浦爱德华兹—桑福德公司打听一下,他们是不是收到了包裹。如果你仍听不到什么消息(轮船昨晚还没有到),我无论如何会去打听的。

从你的报告中似乎可以看出,由于8月3日的决议,钱暂时从金克尔先生手里夺走了^②。伊曼特先生以他自己的方式干得很好。一个沙佩尔从我们这里溜走^③,一个伊曼特一定要回到我们这里来,这很可笑。但是,不管怎样,他是个小人物、德国共产主义的看家狗,这种人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遏制这类小人。

由于离开了流亡者的钱柜,高尚的维利希还能保持他的高尚意识的最后一道箍便绷裂了,这以后他内心的痛苦想必是很大的。不过,显然他早已把他要抵达的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亲信了,因为他们根据维利希的一封重要信件,已经在那里召开了紧急全体大会。维利希先生将在那里成为流氓和无赖的头子,从而找到大出风头的特别机会。此外,他也将在那里遇到自己的死对头施拉姆;这将引起相当妙的丑剧。

科苏特先生确实已经下令训练队伍,而拿破仑—济格尔担任新兵教官,这真是太妙了。这个科苏特是个可怕的大骗子。克路斯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把他赶出了美国。¹⁹⁵

此外,我现在要尽快写匈牙利战局¹¹⁹,并且就在这个星期直接写信给布罗克豪斯。如果他不相信我的军事才能,我将先给他的《现

① 指载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革命。不定期刊物》第1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4—185页。——编者注

③ “溜走”的原文为“échapper”,同“沙佩尔”的原文“Schapper”发音相近。——编者注

代》写几篇有影响的文章,那时他就会看出他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德朗克同布罗克豪斯有联系,这很好,应该加以利用。布罗克豪斯到底还是最好商量的书商之一。我们以后再看看吧。

给德纳的文章^①我上星期四^②就着手写了,后来中断了,不过这个星期我尽可能写两篇。我还等着你再写一点关于英国的东西。²⁰⁰上个星期没怎么考虑工作。德朗克在这里时,我的工作已耽误了不少,现在又逐渐走上正轨。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1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德朗克转来的10先令已收到,邮寄的两英镑昨天也收到了。钱到得很及时,但是,一想到你为我而勒紧腰带,而且是在你自己相当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8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02—106页。——编者注

② 1852年8月12日。——编者注

困难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

你再看一看下面这本书,也许对写匈牙利战争¹¹⁹有好处:

西吉斯蒙德·塔利上校《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威廉·拉什顿译(译自德文),莱登霍尔街詹姆斯·马登出版。

既然你想认真钻研全部军事学,我在下面再给你开一张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单,或许其中哪一本你觉得值得购买:

卡里翁-尼萨《军事艺术通史概论》1824年巴黎版。

考斯勒《各民族战争史》1825年乌尔姆版;以及《词典》和《战役地图集》1825年和1831年版。(这两本书是战争史方面仅有的一般参考书。可能相当枯燥。)

盖拉尔《军事艺术全书》1833年维也纳第2版。

《军官手册:军事学大全,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员使用》,普鲁士军官协会出版,1828年柏林版。

奥·约·米(米勒巴赫尔)《罗马人的军事学,根据古代文献编写》,奥滕贝格尔编,1824年布拉格版。

勒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1830年维尔茨堡第2版。

布莱桑《围攻战的历史》1821年柏林版。^①

霍伊尔《军事艺术史》1797年格丁根版。

尚布雷《1700—1815年军事艺术中的变化》,德文本,1830年柏林版。

施滕策尔《德国军事组织史,以中世纪为主》1820年柏林版。

^① 路·布莱桑《围攻战或围攻工事的历史》1835年在柏林出版。——编者注

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1833年汉堡版。

今天收到克路斯的来信^①，等鲁普斯^②和同盟区部^③盟员看后就寄给你。

关于魏德迈，克路斯是这样写的：

“魏德迈在我的催促下不久前给我来信说，他必须认真地抓住科尔夫，科尔夫说他已经寄出50本《雾月》^④了。我认为，科尔夫欠了魏德迈一小笔债，正因为如此，魏德迈才委托他寄这些小册子，即让他支付邮费。其余300本《雾月》……还没有寄出……他说，500本还放在印刷所作抵押，他还不能把它们赎出来云云……目前，我决不可能拿出钱来，再则，即使我能够，也不愿意。他们总是对我说，有那么一笔款子就能解决一切，可是等这笔款子弄到手了，却又说这无济于事了。当《革命》杂志开始出版时，大谈其信任，并且要求赶快交预支金。我马上送去10美元预订费，后来我当然是损失了……以后又说杂志需要帮助，而且我必须为此弄到20美元；我马上送去了我个人的15美元和3美元的预订费，共18美元。他们不是把这些钱用来推进事业，而是花费在过去干的蠢事上，即花费在随意寄送出去的头两期杂志上。《雾月》寄到了。魏德迈却灰心丧气；我说，如果对事情有帮助，我马上拿出25美元至30美元，否则他把手稿送给我。他说，送来25美元吧；我照办了。过了一些时候却发现，现有这些钱只能印500本了；我说，这可不行，并问印1000本得增加多少钱。答复说还要20美元。第二天就把钱送去了。现在诗^⑤寄来了；这些诗应该在纽约付印。当我坚持结束空谈并开始印刷时，诗寄给我了，据说很遗憾它们目前还不能在纽约付印。我马上将这些诗送去印刷、装订，约花了15美元（1000本），并且赶忙把它们发送出去，以便拿到正在纽约举行的歌咏节上散发。把它们散发出去的只有一个叫卖小贩^⑤，他实际卖出去了60(!)本。再印1000本的事(我

① 阿·克路斯 1852年8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⑤ 尤·赫尔米希。——编者注

嘱咐把版保存下来),当然就搁下了,而魏德迈是答应为此筹款的,并且已经把这事告诉了我。从那时起,整个这件事都由他掌管,而且似乎一直保持原状,毫无进展。我将写信告诉魏德迈,既然我拿钱参加了这件事,我希望你们用这些钱在欧洲为了党的利益继续出版刊物,或者做一点其他合乎你的心意的事情;因此,既然我参与了整个这件事,就不用往美国寄钱了。诗作一事的参加者仅我一个,因此,只有我有权最终决定这个问题。我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把东西立即寄出。”

难道这不是我们布鲁塞尔—威斯特伐利亚冒险事件²⁰¹的真正再版吗?关于出版《雾月》的事,我在上星期给科堡的费·施特赖特写过信^①,他正从事这类工作。

顺便说说。第15篇^②在《论坛报》上登出来了。海因岑为了换换花样,现在在圣路易斯当起“精神贵族”(原文如此)来了,糊里糊涂地反复咀嚼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思想;既然革命联盟¹⁸⁶遭到破产,这个“精神贵族”就想出一个“人道主义的”联盟。

下面再作一些补充:

3日,金克尔和钱柜已正式离异。赖辛巴赫用自己的名义把钱存入了英格兰银行。

金克尔在这次会上假装对戈克召开的会议毫无所知,并公开要求伊曼特当众宣读他收到的请帖。但是,6日戈克对金克尔说:“是按照我和您在您家里达成的协议召开的。”维利希没有出席。

博士候选人亨策用下面的话强调了自己的整个论断:“这,我作为哲学博士,自然是知道的。”戈克谈了他的革命联盟:(1)怎样成为

① 马克思1852年8月19日前给费·施特赖特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5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88—92页。——编者注

在美国的德国人的支柱；(2)怎样通过影响选举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并推动美国采取干涉政策。物质方面也有了一个开端——每周捐1分，所有的旅馆都设有捐款箱。哥特弗里德宣称这一切他都同意。只是他认为，一分一分地捐不如一元一元地捐，因为在美国没有人具有足够的爱国牺牲精神去一分一分地计算，他也表示反对设置捐款箱。

伟大的金克尔直盯着伊曼特说：“尽管有人散布对我的种种诽谤，我可以光明磊落地站出来说，我对于任何人，包括我的流亡同胞在内，都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坏话。”

结果：因为金克尔能够拿来作嫁妆的只是他自己这个令人尊敬的人物，而不是钱，所以，尽管他要尽种种阿谀奉承和低三下四的花招，他这个人物还是被抛弃了。八个继承者独自组织了革命联盟，没有吸收金克尔参加。这个倒霉的人！

据说，施莫尔策这位天生的画家画了一批很不错的漫画：他把金克尔画成李尔王，把维利希画成小丑^①。此外，他还画了一幅漫画，维利希被画成一只树懒，坐在一棵果树上，谢特奈尔夫人在下面摇晃这棵树，要把树懒从树上摇下来。

维利希很蠢，对诚实的老“席利”先生也采取陶片放逐法²⁰²，并且以各种捏造的罪名把他赶出自己可怜的联盟⁵²。席利诉诸全体大会。今天举行神意裁判。席利从自己方面谴责维利希是一个“明显的疯子”，为了证明这一点，今晚他将宣读自称是维利希的朋友的海泽从利物浦寄来的一封信，海泽在这封信中把维利希叫做精神病患者。

① 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编者注

朋友琼斯的报纸^①上星期差一点垮台。每个星期都有亏空。他同委员会²⁰³和两个一直借钱给他的公民闹翻了。突然又得救了。麦高恩承担了印刷,补上了每个星期的亏空,而且琼斯现在就住在老《北极星报》的办公室里。麦高恩赶走了哈尼,这头蠢驴用40英镑买下了他的老《星报》。

据《农业报》报道,法国未来的收成将比中等年成低三分之一,按照让·巴·萨伊的说法,对法国来说,这等于饥荒^②。德国的收成中等。在英国,由于购买谷物,银行的黄金已经开始外流。同时西蒂区出现疯狂的投机。上星期,证券交易所发生破产事件。最后,在北美,正如我从《纽约先驱报》上看到的,铁路、银行、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投机活动最为疯狂,信贷系统等等扩展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没有比革命者要为面包操心更糟糕的了。

你的 卡·马·

① 《人民报》(伦敦)。——编者注

② 参看让·巴·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六卷集)1829年巴黎版第4卷第426页。——编者注

81

马克思致亨利希·布罗克豪斯

莱 比 锡

1852年8月1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阁下：

请问，您的《现代》是否需要题为《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国民经济学文献》的评论文章。据我所知，这类文章无论是英文还是德文均未发表过。文章将包括：(1)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著作，(2)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论著，其取舍按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如人口问题、殖民地问题、银行问题、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问题等等的论战程度而定。

如果您愿意接受这一建议，我想知道，您的刊物的经济学部分为这样一篇文章规定的篇幅有多大，因为材料的分配应以此而定。

还有一篇文章在目前也许是很合时宜的，这就是《各党派现状》，介绍在下届议会中将互相对立的各党派的现状。盼复。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晚将译完你的文章²⁰⁰的结尾部分，明天或星期四将写关于德国的文章^①。查理^②外出几天，我在商行有很多工作，所以每到晚上常常头昏脑涨。

感谢你提出的军事史方面的东西^③。你能不能顺便在英国博物馆查看一下，那里有没有：(1)1848年以来的《奥地利军事杂志》；(2)普鲁士《军事周刊》、柏林《国防报》；(3)其他军事杂志，特别是1848年以来的评论，也包括法国的评论。那里是否还有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合订本，特别是1850年以来的。这些东西我很需要，如果有的话，等我的工作一有进展，我就找时间到那里好好钻研一下。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8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02—106页。——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6—197页。——编者注

克路斯的信的摘录^①向我们表明,魏德迈老爹的威斯特伐利亚的眼光²⁰¹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还要厉害。纯粹的比勒费尔德。这超出了一切界限。

约翰·哥特弗里德的结局很好。这个高尚的人只剩下无可告慰于人的意识,这就是他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且增加了在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此外,《纪事晨报》的文件¹⁹⁰也是捏造的!根据这个文件,他把他的世界解放的新日期不是同不确定的商业危机联系起来,而是同一个不容争辩的、确凿的事实联系起来。

维利希一席利的闹剧^②想必欢快地演完了。可怜的维利希,也许非常渴望离开那些攻击他的庸人而回到红色沃尔弗^③的团体中去!

哈尼的自由之星^④就这样陨落了么?

看来危机确实已经临近,即使最近的破产仅仅是危机的预兆。可惜,德国东北部、波兰和俄国的收成前景还不错,有些地方甚至很好。在这里,最近的好天气也起了作用。但是,法国仍处于困境,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货币市场的不大的恐慌看来已经过去,统一公债和铁路股票又迅速上涨,银根松动,投机仍然主要涉及谷物、棉花、轮船、矿业等等方面。但是,棉花投机已经很有风险:尽管丰收在望,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完全是由于大量消费和在新货到以前短时期内可能发生棉花短缺的缘故。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一次在危机之

① 见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④ 指乔·朱·哈尼的报纸《自由之星报》。——编者注

前有广泛的投机热出现,如果情况一般说来良好,那么,东印度的几条坏消息,纽约的恐慌等等,很快就会表明,某些有道德的公民悄悄地干出了各种各样的诈骗勾当。而来自商品充斥的市场的这些决定性的坏消息必定很快传来。大批商品不断运往中国和东印度,而所有的消息并不妙:加尔各答显然已经商品充斥,到处有本地商人破产。我不相信繁荣时间会超过10月或11月,甚至彼得·欧门也开始感到不安。

至于危机是否马上会导致革命(所谓马上,是指6—8个月),这主要取决于危机的强度。法国的歉收给人一种那里会出什么的印象;但是,如果危机成为慢性的,而收成终究比预期的要好一些,那么,这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澳大利亚也会造成搅扰。首先是直接由于黄金,由于澳大利亚其他一切出口的停止,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商品输入的增加,再就是由于此地每星期有5 000过剩人口离境到那里去。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是在《宣言》^①中没有预见到的两个场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新的大市场。⁸⁹这是必须注意到的。

你的 弗·恩·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编者注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8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随信寄上：

1. 马索尔给我的信。他所影响的那个人是蒲鲁东，而他认为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幸运的(!)结果是一本书，即蒲鲁东论路易·波拿巴的新书^①。我将在下一封信里谈这本书。

2. 克路斯的信，这封信的摘录你已经收到^②。

3. 雅科布·胡策尔关于哥多弗雷杜^③的极其有趣的信。²⁰⁴

4. 戈克在《瑞士国民报》上的一篇胡说。

5 和 6. 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之间的“同盟条约草案”和上述三位先生给他们的美国委员会和保证人的通告。²⁰⁵

所有这一切，是金克尔—维利希的绝望的号叫。他们希望：

(1)使不屈的赖辛巴赫离开圣杯²⁰⁶，以便“火速”使用这笔钱。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③ 哥·金克尔。——编者注

(2)金克尔既然没有了军队,就想以1 000英镑做后盾来加入所谓的革命联盟¹⁸⁶;他期待联盟出于感激而把他选入自己的最高委员会。

(3)维利希地位不稳,他急切要去美国,用他的话来说,等他“还有一个任务解决”以后就去。这个任务就是:转交1 000英镑给革命联盟并加入这个联盟,以此为自己在美国“准备”可确保寄生生活的骑士地位。

下次详谈。祝好。

你的 卡·马·

84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伦 敦

1852年8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伊曼特:

首先谈谈两个值得注意的文件²⁰⁵。“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以及像这个谚语后面所说的。^①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会这样回答这些家伙:

你们的保证人会议^②已经指定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席梅尔普

①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8—189页。——编者注

芬尼希组成的委员会(临时的)来整顿事务。你们本应该等待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金克尔和维利希根本无权提出问题和要求答复。他们威胁说,在欧洲的人凡是9月1日以前(很短的期限)不作答复,将被宣布为同意他们的做法。这只是说明他们一伙人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企图偷偷摸摸地篡夺基金的管理权。你对这些行动提出抗议,必要时发表一个详细说明理由的抗议书。

同时要给赖辛巴赫写这样一封信:

向他复述以上的内容,并说明他要保证在你们指定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以前不得挪用一生丁。让他注意文件中的一些要点,特别是以下内容:

“为了使我们在必要时使用基金,我们请求美国的保证人火速赋予我们以遴选第三个委员的权利。那时我们将推选戈克或革命联盟在此地的另一成员云云。”^①

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就是要把基金“火速”从赖辛巴赫手中夺走,因为维利希及其同伙恰好现在有了“使用基金”的“必要”。

在两封信中你可以对“同盟条约”²⁰⁵说一些俏皮话。

把文件尽快退给我,以便我能把报道“火速”寄往德国和美国(去那里的下一次邮班星期二^②走)。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引自哥·金克尔和奥·维利希1852年8月12日发布的《致德国国民公债促进委员会及在美国的公债保证人》。——编者注

② 1852年8月31日。——编者注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8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寄给你的文件中看到金克尔—维利希是怎样耍花招的。^①他们无视自己被身边的保证人罢免一事，并力图骗取个人的选票，为此，叔尔茨也在12日以后马上去美国了。（他还有另一个目的：在那里创办“光明之友”²⁰⁷的幼儿园。）实际上这些先生是要最后达到掌管基金的目的，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以退出相威胁。主要问题在于：这些家伙花了200英镑，这笔开支在这里很难被批准。因此他们企图直接地而且“火速”从美国得到使用基金或吸收第三个委员的全权，以便他们能够作为合法的受委托人来进行活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狡猾地干这件事。先背着伦敦的保证人把文件寄到美国和瑞士。然后在26日把文件寄给这些保证人（虽然文件注明的日期是11日和12日），指出沉默将被视为同意。

但是，由于美国 and 瑞士的大多数保证人也有可能投票反对这些先生，所以他们将于9月14日和15日在安特卫普悄悄召开亲金克

① 见本卷第205—206页。——编者注

尔的保证人的会议,用一个所谓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来保证自己避免一切意外事件。

他们所吹嘘的在德国的“强大”组织是什么样子,你可以从下面看出。

你知道,格贝尔特好像到美国去了。大家都这样认为。但是情况是这样的。

本月初,金克尔—维利希派了一个特使去德国,此人就是酒鬼裁缝帮工格贝尔特。在马格德堡,他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的会议;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26—30人参加;主席是一个叫哈默尔的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除了很多管理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100塔勒,并开了一张从现在起为期一年的350塔勒的期票。

警察当局知道格贝尔特从这里动身以后的全部情况。它派人经常跟踪他。它的情报员出席了马格德堡的庸人大会。警察当局决定,一旦格贝尔特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使尽可能多的人遭殃之后就逮捕他。这件事对于我们科隆被关的人来说是很伤脑筋的。如果格贝尔特被捕等等,我认为应及时公开揭露这些家伙,并且警告大家,提防他们为了假鼓动,为了炫耀自己,而从自己安全的隐蔽所里干有利于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的勾当。我立即把这事通知了科隆。^① 我

^① 马克思1852年8月30日前寄往科隆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是怎样获悉这情况的,我只能口头告诉你。²⁰⁸ 邮件秘密在这里也不大靠得住。

维利希已经完全堕落了。谁也不会因“革命”要爆发而借钱给他了。他的朋友谢特奈尔前几天当众向他宣称,现在“免费”吃喝必须停止。他满脸通红,而无情的谢特奈尔马上从理论转到实践,逼他对刚刚吃过的饭菜支付现钱。维利希在与他通奸的老市侩女房东那里还是找到一些支持,但是不够充分。而这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谁也不再相信这个桑乔·潘萨的禁欲主义了。如果他同约翰……一起写:“笔的时代过去了,剑的时代来临了”,²⁰⁹ 那么,后一句话用普通的德语来说,就是“行乞^①的时代来临了”。

革命将军泰霍夫过几天就要偕施蒂纳夫人^②和他的未婚妻^③到澳大利亚去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在这里住在施蒂纳夫人那里很久了。但是现在他的未婚妻,一个有钱的女人就要来了。施米特夫人获悉此事以后说,不再接待他。但是,当这位未婚妻知道泰霍夫曾同施米特夫人同居以后,她也宣称不愿再认他了,并且让她的后备未婚夫,一个东普鲁士的农场主到这里来。然而,泰霍夫还是住在她家里,而未婚夫(另一个)离伦敦有一小时的路程。不幸的布利丹·泰霍夫!

前几天,皮阿(费利克斯)召集支持他的法国人开会,向他们提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现在应该公布出来了。在那里自然也出现了“上帝”。一位出席者反对在革命的纲领中接纳“上帝”。皮阿根据直

① 原文为“Fechten”,除了“战斗”、“击剑比赛”的意思外,还指挨家挨户行乞。——编者注

② 玛·威·施蒂纳-施米特。——编者注

③ 罗·赫尔佐克。——编者注

接民权的原则,把问题提付**表决**。“上帝”以七票的多数通过。至高无上的神再度得到拯救。从前人们说:上帝不抛弃自己的奴仆。现在应该说:奴仆不抛弃上帝。互相庇护。

费特尔将军早就不在伦敦,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秘密揭开了。费特尔带着一张注明他是画家的美国护照,偕同他的情妇,一个叫费伦齐的歌女旅行去了。他以艺术家的身份周游各地。她则在各大城市举行音乐会。他就这样从热那亚和米兰一直到罗马、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他有马志尼—科苏特的暗语和介绍信。所以,他既可以进入意大利的秘密团体,又可以利用他的所谓的职业深入上层人士中间。前不久他回到这里,并且给“欧洲”中央委员会¹¹³作了报告。(注意:达拉什死了,已于上星期安葬。)总之,使“虔诚的”马志尼大为伤心的是:意大利彻底陷入物质主义了。在那里人们只谈商业、交易、丝绸、油和其他世俗的无价值的东西。资产者非常仔细地计算三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一心想着如何能使这些损失现在就得到补偿。至于起义的首倡权,他们乐于把它交给法国人这个轻浮而耽于感官享乐的民族。他们只害怕一点,就是法国人会操之过急。

我的亲爱的,你可以想象,这对于天使长马志尼是怎样的一声晴天霹雳啊。已经被任命为马志尼—科苏特军队最高总司令的费特尔将军对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他带着自己的情妇到美国去更好的了。倒霉的马志尼最终同科苏特取得一致意见:宁可把起义的首倡权交给法国人。¹⁴³

然而不是交给“可鄙的群氓”,而是交给波拿巴。

有人从巴黎给我来信谈到这件事时说:

“科苏特的使者基什,在这里不仅同奥尔良党人⁷⁰建立了联系,而且同波拿巴主义者也建立了联系。基什同日罗姆^①的儿子们相识。他靠这种寻常的结交,知道怎样说服科苏特为了匈牙利的利益而同法国政府往来。充满幻想的鼓动家落入了圈套,并且为此目的拿出古尔登^②,把基什派到巴黎这里来。基什游乐于咖啡馆和其他场所,经常出入皮埃尔·波拿巴的门下进行蒙骗,给科苏特写堂而皇之的报告,而对匈牙利的解放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这些杰出的革命者派出代理人同‘暴君’结成生死同盟。”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我从可靠来源获悉,老傻瓜列列韦尔和塔杰乌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波兰的“集中”²¹⁰来到了这里。他们向科苏特和马志尼提出了一项起义计划,而波拿巴的协助是该计划的关键。这些搞密谋的老蠢驴一天天越陷越深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叫兰茨科隆斯基伯爵或类似的人物做这里的代理人。此人(住在汉普斯特德路哈灵顿街7号)是俄国的密探,所以他们的起义计划荣幸地预先得到彼得堡的修正。²¹¹

你的 卡·马·

① 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

② 货币名称。——编者注

8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²¹²

华 盛 顿

[1852年8月30日于伦敦]

……这些先生们^①是这样耍花招的。他们无视自己被身边的、认清了他们的保证人罢免一事,并力图骗取个别人的选票,为此,叔尔茨也去美国了。(他还有另一个目的:在那里创办“光明之友”²⁰⁷的幼儿园。)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一直徒劳地追求不受控制地掌管基金的权力,赖辛巴赫不答应,所以他们装模作样,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意愿,他们马上就打算退出。他们其实就是想弄到基金。

主要问题在于:这些人花了200英镑,这笔开支在这里很难被批准。他们指望通过这个途径,靠从其他保证人那里得到的特别委任,从赖辛巴赫那里拿到钱,首先还清200英镑。他们耍了如下的花招。先背着伦敦的保证人把注明8月11日和12日的文件²⁰⁵寄到美国和瑞士。然后在26日把这些文件寄给这些保证人,并指出,如果他们在9月1日以前不答复,那么沉默将被视为同意。钱现在无疑已经间接流入神气的海因岑的腰包,魏特林对此会说些什么呢?这些先生避而不谈在这里成立革命联盟的努力,尽管金克尔进行过劝说,

① 指哥·金克尔和奥·维利希。——编者注

戈克央求过,还是彻底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响应。他们目前在伦敦称之为革命联盟的东西完全是卢格的7个拥护者组成的某种小集团,就是从前那个鼓动者协会²⁸。参加这个联盟的有下列诸位先生:卢格、戈克、弗兰克(来自维也纳)、隆格、陶森瑙、济格尔(另一个^①);代替济格尔将军和菲克勒尔加入联盟的是烟草商奥斯瓦尔德和傲慢的德腊勒。连杜朗本人都指责这个德腊勒在危险的时刻丢下自己的不来梅小报^②逃掉了。

维利希已经完全堕落了。谢特奈尔拒绝向他提供免费吃喝并公开把他轰走。现在他打算到美国去,期望得到革命联盟¹⁸⁶方面的友好接待,因为他打算献给它1000英镑作为嫁妆。在维利希联盟的中央委员会里,谢特奈尔很受人关怀。在伦敦,维利希的处境非常不稳定;他的寄生生活已经结束。如果这些爱国者的这些计划和高尚的动机公之于众,绝不会有什么损害。你在金克尔—维利希的文件中会看到一句漂亮话:笔的时代过去了,剑的时代来临了;²⁰⁹这句话用普通的德语并且在更崇高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行乞”^③的时代来临了。

革命将军泰霍夫过几天要偕施米特夫人^④(施蒂纳的妻子)到澳大利亚去。在这里他在她家住了很久。但是他的未婚妻^⑤就要到这里来了。施米特夫人获悉此事以后说,不再接待他。而后来出现了

① 阿·济格尔。——编者注

② 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③ 原文为“Fechten”,除了“战斗”、“击剑比赛”的意思外,还指挨家挨户行乞。——编者注

④ 玛·威·施蒂纳·施米特。——编者注

⑤ 罗·赫尔佐克。——编者注

他的未婚妻的另一个“未婚夫”，她说，泰霍夫既然和施米特夫人已经同居，她就不愿再认他了，她要另嫁别人。然而，泰霍夫还是住在她家里，而未婚夫(另一个)在离伦敦几英里的地方。不幸的布利丹-泰霍夫！

普尔斯基夫人非常不满。有一份美国报纸寄到这里，报上你们提到她的名字。

顺便说一下，瑟美列把他的稿子¹¹¹寄给了韦伯；但是他事先书面说定，韦伯出版时不得改动。我可以把瑟美列的秘密告诉你。这个人相当吝啬，因此宁愿通过韦伯来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不自己出版，其实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前几天，费利克斯·皮阿召集支持他的法国人开会，向他们提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现在应该公布出来了。在那里面自然也出现了“上帝”。一位出席者反对在革命的纲领中接纳上帝。皮阿根据直接民权的原则，把问题提付表决。“上帝”以七票的多数通过。至高无上的神再度得到拯救。从前人们说：上帝不抛弃自己的奴仆。现在应该说：奴仆不抛弃上帝。互相庇护。……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9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伟大的魏德迈的不像样子的信^①中，你可以看出情况是怎样的。这头畜生总共给这里寄来了10本。¹⁷⁰

我还没有得到费·施特赖特先生的答复^②，这是一个很坏的预兆。我现在只有一点希望，虽然是微弱的，这就是一个伦敦书商愿意用英文出版这本书^③。我应预先把第一章交给他做样本。因此，我让皮佩尔翻译这一章。译文中有大量的错误和遗漏。不过，比起枯燥的翻译工作来，校订可以使你少费些事。你还得给我写一篇英文序言，最多不超过10行。指出，这部著作最初以报纸文章的形式发表于12月底至2月初；5月1日以小册子形式在纽约出版，现在将在德国出第二版；²¹³这是已出版的反波拿巴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其

① 约·魏德迈1852年8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中某些过时的细节,可以从它的写作时间得到解释。

厄·琼斯是个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家伙。两个月来,他以答应翻译这部著作(为他的报纸^①)来愚弄我。而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尽是帮助。尽管我自己经济困难,却连续数日同他一起从本丢到彼拉多²¹⁴,为他的报纸筹集资金四处奔走。他那可怜的小报所特有的国外消息,全都是我提供的。每当他同自己的委员会²⁰³、反对者等等打交道而陷于困境时,他就跑来找我,而我的建议一次又一次使他摆脱了困境。最后,当他的报纸困窘不堪的时候,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从编辑上给以帮助,而这个臭报纸确实在伦敦增加了好几百订户。

他却相反,连通常的关心都不表示。你今天帮助他编他的报纸,他明天却会忘记送你一份,而这种遗忘每星期发生一次,因为他的报纸不是每星期出版两次。

我对他说过,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不要这样愚蠢。

但是,既然报纸是唯一的宪章派³²机关报,我将不同它决裂,不过得让他自行设法应付几个星期。

你的 卡·马·

① 《人民报》(伦敦)。——编者注

8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²¹⁵

华 盛 顿

1852年9月3日[于伦敦]

……附上巴黎的黑弗纳尔(曾当过维也纳唯一一家过得去的报纸《宪法报》的编辑)的一份手稿的抄件。这个人也曾被人利用在《汉堡消息报》上发表反对我而有利于金克尔的言论。²¹⁶手稿不是寄给我,而是寄给我在巴黎的一个熟人^①的,由于他“不谨慎”而到了我手中,作者对此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预料。因此,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文件,但是要把一切可能使人猜出来源、甚至直接指出来源的地方删掉。这个矮小的黑弗纳尔虽然鸡胸驼背,但写东西和考虑问题却比许多挺拔的革命庸人要好些,并且是一个比他们更执着的小伙子。

……这里谣传,酒鬼裁缝帮工、维利希的仆从之一格贝尔特已到美国去了。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和维利希在8月初把他作为特使派到德国去了。

因为这些家伙在他们最近给保证人的通告^②中胡诌了各种关于

① 可能是古·泽尔菲。——编者注

② 指哥·金克尔和奥·维利希 1852年8月12日发布的《致德国国民公债促进委员会及在美国的公债保证人》。——编者注

“组织”的谎话,而总的说来他们在德国没有联系,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¹⁴在德国的残余部分(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与科隆^①不发生关系)就必须用来作为这种“组织”的假象和借口。问题是这些先生必须对200多英镑的花费作出交代。因此就需要拿出一定数目的钱用在某一方面,以便仍然能体面地说是把钱“用于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对花掉的另一部分钱也将比较容易搪塞过去了。最后,应该专门在德国工人心目中消灭(原话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党。金克尔指望,在他的资产阶级保证人面前能把央求和欺骗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残余部分冒充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联合会。那位由自己本人和金克尔委派为德国工人代表的维利希,最终希望真的能从德国的工人中给自己网罗一批随从。

现在接着谈。在马格德堡,格贝尔特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的会议;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26—30人参加,主席是一个叫哈默尔的人(有特殊含义的姓^②)。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宣布主要任务是消灭他们本人、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学说”(哈默尔兄弟要做到后面这点不那么容易)。除了很多管理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100塔勒,并开了一张为期一年的350塔勒的期票。

可见,革命的钱²⁹必须用来宣扬金克尔和维利希个人,并用来施

①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② 哈默尔的原文是“Hammel”,也有“阉羊”的意思。——编者注

展各种阴谋以分裂德国的“组织”。

但是最精彩的还在后头。从头脑简单的格贝尔特离开伦敦——而这里都以为他是在赴美途中——的那一刻起，全部情况都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掌握之中。在马格德堡的庸人大会上，政府的情报员也出席了，他给政府把全部辩论都速记下来了。格贝尔特在这之后去了柏林，有一名普鲁士警察尾随。他没有片刻脱离警察的视线。政府想让他先完成自己的使命，那时将有数十人跟他一起倒霉。^①

这些消息我是从一个普鲁士警察局得到的，那里有一个忠实于我的人。²⁰⁸——要知道，维利希也夸耀过他在德国的“情报机关”。

你对此有什么说的？这样一来，这些流氓就使普鲁士政府能够把科隆案件¹⁶重新复杂化，等等。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遮盖他们的空头开支报告，为了掩饰他们至今从事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毫无效果的活动，为了满足他们对自己敌人的卑劣的报复心理，等等。这目前还必须保密。但是，你只要一得到格贝尔特被关起来或者开始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就要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

① 参看本卷第 209—210 页。——编者注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7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皮佩尔的译文使我费了好大的劲。^①恰好开头很难译，而可爱的候选人皮佩尔却任由他那迷人的轻率自由驰骋。如有可能，你星期四可收到译文。

平达在这里闹了一件风流韵事。前不久我到他家里去(不知道我写信告诉过你没有)，在那里遇到他母亲，一位很可敬的英国老太太，还遇到一个年轻妇女，看起来完全不像英国女人，因此我认为是一个俄国女人。上星期五我问平达，这位美人是他妻子还是他姊妹？他回答说，“都不是”。星期一他母亲到我家里来，说她亲爱的爱德华走了，失踪了。我不在家，但是听到这事以后，我立即到她那里去了。发现可敬的母亲泪流满面，并且获悉：平达在彼得堡曾爱上一个瑞典女人(或芬兰女人)，看来他在他父亲死后同她一起逃走了。在英国他同她结了婚——这就是上面说的那位美人。在伦敦，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据老太太说(老太太对她的评价当然很坏)，她以前是巴

① 见本卷第216页。——编者注

黎的妓女,并且是一个叫泰勒的英国喜剧作者的情妇。平达教她课,于是沉静的候选人同她发生了恋爱关系。他的妻子发觉了这件事(这时老太太从喀琅施塔得来了,带来了钱,并且同瑞典女人言归于好了),为了使平达离开法国女人,全家搬到了利物浦。但是,他让这个娼妇也到那里去,这个看上去很有耐性且十分倔强的瑞典女人又发觉了这情况。于是又迁居到曼彻斯特,老太太最后在这里购置家具,甚至买下两所房子(她靠老平达做木材和瓷器生意赚来的、经她任意挥霍后剩下的钱生活)。但是,平达又让他的法国女人来到了这里。她肯定来过这里三次,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那时很有规律地向我借钱,然后又很有规律地还钱。但是为了了结这件事,据他母亲说,他上星期六已同她逃往澳大利亚了,不过据我看,更有可能不是逃往纽约,就是直接逃往巴黎了。他从财产中取出了属于他的190英镑带在身上,但是在公共马车上就丢了20英镑(法国女人住的那所旅馆的侍者认为是她从他那偷的)。这个家伙有的是钱,他母亲维持他的全部生活,而且他还有100英镑的零用钱。

瑞典女人昨天前往利物浦找他去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怎样收场。

这个可怜虫将可怕地终身忍受他愚蠢地同瑞典的理想女人过早结合所产生的后果——这一直是他的累赘。他只要稍有经验和机灵一些,拿他的100英镑可以很好地在这里维持一个法国女人的生活;但是,小伙子从哪里取得经验啊,21岁就爱上了一个瑞典女人,同她一起跑了,并且同她举行了世俗的婚礼!这个傻孩子如果稍微给我谈谈这件事,那么处理起来并不难。但是,在国外和一个法国女人结下第二次情缘,可能是终身的、至少是认真的情缘,并且同她一起逃跑,多么愚蠢!她还会给他点厉害看看,等着瞧吧!特别是如果他真

是去了澳大利亚的话。而且,他的老太太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软弱的女人,他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但是,正如金克尔对订婚的看法那样,^①平达显然也把逃跑看做是任何爱情关系的真正实质。

你关于费特尔等人和伦敦人的消息^②好极了。马索尔的信和魏德迈的信一并寄还。在有新的指示以前,克路斯的信仍留在这里。给德纳写的文章怎么样啦?平达不在,我的时间多了,我现在比较多地学俄语,有兴趣,但并不过于热衷^③,已经学到一点东西。军事问题¹¹⁹目前搁置一边了。商行的工作很有起色。

我一有可能,就是说,再过几天,就寄给你两英镑,这是我此刻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你的 弗·恩·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曾讽刺地谈到过金克尔生平中与订婚有关的一些事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第293—29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11页。——编者注

③ 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第1章。——编者注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你的信。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蕻^①像是患了伤寒。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8—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看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不过，等你把第19篇寄来，我就去信把我关于第20篇的意见告诉你，这一篇是对当前臭事的概述。²¹⁷

我在你那里时¹⁵³，你曾告诉我，8月底以前你能给我弄到一笔较大的款子，我把此事写信^②告诉了我的妻子，使她得到宽慰。你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1852年5月底—6月中旬之间给燕妮·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三四个星期前的来信表明,希望并不很大,但仍有一线希望。^①因此,我把向所有债主付款的期限推迟到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起先,魏德迈这个狗东西骗去我15英镑。后来,我往德国给施特赖特写信^②(因为他在瑞士曾给德朗克写过信)。这头畜生甚至连信都不回。我给布罗克豪斯写信,向他提出给《现代》写内容不得罪人的文章。^③他在一封很客气的信中谢绝了。最后,我在上星期同一个英国人^④整天四处奔走,他想设法为我贴现在德纳名下开的期票。白干了^⑤。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主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22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欠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以及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债呢?最后,在最近8—10天,我从一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从我的一些信中,你大概已经看出,当我亲身遭遇到这种坏事而

①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2年8月19日前给费·施特赖特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01页。——编者注

④ 珀尼施。——编者注

⑤ 原文为“Pour le roi de Prusse”,直译为“为普鲁士国王干的”,转义是“白干的”。——编者注

不是从别人处听到这种坏事时,我通常都是很无所谓地忍受过去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那么令人烦恼,迫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戈克先生又乘坐头等轮船去美国畅游了。蒲鲁东先生由于写了《反拿破仑》^①而捞到几十万法郎,而马索尔老爷子却非常慷慨,要让我自己去发掘、搜索等等。我对他感激不尽。

你的 卡·马·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9月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4英镑收到了。

我又给我的老太太写了信^②,我想这至少会起点作用。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
——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2年9月9日前给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此外,我今天又做了一次尝试,用德纳名下的期票去弄钱,希望这一次最后能够成功,因为这对我来说是燃眉之急,再也不能耽误了。

医生刚刚来过,除我以外给全家人开了药方。我的妻子情况较好,小劳拉的情况最坏。

你想象一下,这个皮佩尔是怎样一头蠢驴。

他每天问我,你是不是已经把东西^①寄回来了,你对他的出色的工作写了些什么。我当然不能把这告诉他,于是这个傻瓜以为,我因忌妒而向他隐瞒了你对他的高度称赞。

今天,我去请医生时,碰到了这个吹牛大王。“恩格斯写信来了吗?他把译文寄来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但是他会这样做的,因为我自己已写信给他”,皮佩尔这样说。如果你给他回信,就告诉他,他用不着在你面前为我的事情说话。

附上巴黎回忆录²¹⁸;它在巴黎被我的一个朋友^②拿到了,他抄了一份寄给我,我又为曼彻斯特的档案²¹⁹抄了一份。

你的 卡·马·

① 由威·皮佩尔翻译、经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141页)的英译文,参看本卷第216、221页。——编者注

② 可能是古·泽尔菲。——编者注

9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皮佩尔写信给我，要我立即把校订过的译文^①寄还给他。这很合我的心意，因为我肚子痛，不能做任何工作。你告诉他，如果他想得到我对他的信的答复，他至少应把他的地址写上；皮佩尔先生，即使从他成为一星期拿25先令薪水的店员以来，在伦敦也不是那么出名。另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但要多下些工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让他至少把难译的地方空着，我以后把它们补上；这总比轻率地乱译要好些。可是，他写信给我只是借口说，他不知道在我看来他到底能不能够做这件事。他将收到我开的一份主要错误的详细清单，并附有注释。^②今天和明天晚上，我想把这份东西弄完，因为我好一些了。

此外，他把在你家里听到的，当然也是我已经知道的一切，像回

① 由威·皮佩尔翻译、经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141页)的英译文，参看本卷第216、22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35—241页。——编者注

声一样,如实地告诉了我。

平达也许到过你那里吧?他从伦敦给我写信,现在他去巴黎了;我今晚将给他写信^①。我也认识了他的瑞典女人或芬兰女人。这是一个蠢女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市侩,看来,她将很快忘掉因丈夫出走而带来的不快。他避开这头畜生,是做对了。出于礼貌,我还要到他老太太那里去几趟,以后就不管了。去听这个冷漠无情的小妖妇怎样辱骂她的丈夫,是很讨厌的。

希望你最终把期票贴现了,并希望你家里的情况有些好转。我现在正考虑一个节省几英镑的新计划;如果成功,我想能在下月初以前,也就是大约过14—16天,再寄给你一些。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的妹夫^②到不到这里来和什么时候来。

附上魏德迈的两张废纸,有机会时你可以把《石印》寄回给我,以便归档。²²⁰黑弗纳尔的回忆录²¹⁸很有意思,但显然是为我们而写的——这是请愿书。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海因岑就要山穷水尽了,看到这一点,你会感到高兴的。²²¹

① 恩格斯1852年9月15日给爱·平达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卡·埃·布兰克。——编者注

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9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再过几天还不把译文^①寄回，就会完全失去发表的机会了。写波拿巴的热潮已达到顶点，现在它和伦敦的所有事情一样，开始被一些新的话题所排挤。

贴现的事毫无结果，西蒂区一个叫珀尼施的无赖愚弄了我一个星期。因此，我昨天写信给德纳了^②。同时告诉他，关于德国的文章还剩下两篇，即第19篇和第20篇。等你把第19篇寄给我，我就立即把我关于第20篇即最后一篇的意见写给你。²¹⁷关税同盟的事²²²过几天也将作出决定，没有这一点第20篇是不能结束的。

我妻子的身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弱，她没有一点力气。三天来她遵照医生的嘱咐每小时喝一匙白兰地。不过情况正在好转，今天

① 由威·皮佩尔翻译、经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141页)的英译文，参看本卷第216、221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2年9月17日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终于下床了。她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小劳拉正在康复,其余的人都很好。下个星期才能详细地写信给你。这个星期是在毫无结果的事务奔忙中和同债主的令人讨厌的争吵中度过的。

你的 卡·马·

下星期将随信把文件一并寄还^①。请把马索尔的信寄还给我。

9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不知道译文你要得这样急,^②我把这事稍微搁置了一下,因为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身体不舒服,^③此外,皮佩尔催得那么紧,我想戏弄他一下。不过昨天我立即干起来了,如果下午两点左右老席利先生^④不来我的屋里,就已经把它搞完了。老席利先生有一张所谓苏打专利证书,想在利物浦开一个工厂;他说这个工厂可提供400%—

① 见本卷第22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30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28页。——编者注

④ 维·席利。——编者注

500%的纯利润,如情况允许,一年可获利450万塔勒。他想同我详细讨论这个冒险计划——他准备拿出几千塔勒来干这个诈骗勾当,这笔钱他的兄弟愿意提供给他。海泽先生也参与此事,不过除了自己的才能,什么也没有提供。高尚的席利在这里得到冷静的忠告以后,很可能会放弃这件事,并且会利用给他提供的机会,在利物浦为一个搞运送流亡者勾当的阿佛尔人当人贩子代理人。海泽先生曾经有过利用国民公债²⁹的钱来搞这种苏打诈骗勾当的美妙计划,而且打算以民主的精神进行工作,用由此得到的数以百万计的钱来解放欧洲。可惜,这个方案毫无结果。看来,事情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找不到30个能够保持缄默的流亡者。

当然,我有义务把高尚的席利灌醉——只能这样。我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这样头脑简单的蠢人了。这样一个有原则的人,其愚蠢、无知和粗心,竟超出了任何界限。当他有点醉了,而我同另一个德国人即查理^①的堂兄弟争论时,他便不停地、虽然也是善意地叫道:“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恩格斯什么也不相信,恩格斯决不相信什么,《新莱茵报》的这些家伙是什么也不相信的,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他们。恩格斯决不相信什么!”我当然告诉他,《新莱茵报》的这些家伙可以毫不费力地马上了解他这样的人。今天早晨,这位可敬的先生同我规规矩矩握手告别之后,又到利物浦去了,所以今天晚上译文将会搞完。但是,这个工作占去我的时间太多了,因为我要把所有有点难译的地方毫无例外地重新译一遍,皮佩尔碰到这种地方,总是照字面译,结果弄出一些完全荒谬的东西。此外,有些地方几乎是无法翻译的。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不过,我将竭尽全力在今天晚上搞完,这样你明天就可以收到译文了。

你的 弗·恩·

如有可能,日内我将再寄给你1英镑。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前天我给你寄去了译文^①和1英镑邮局汇票。10月初,即9—10天以后,再寄去几英镑。我本来很想一下子多给你寄些钱,因为即令总数一样,这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更有计划地用钱。但是目前我自己用钱的情况很乱,从来不清楚我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因此,零星地有了几英镑,最好立即寄给你。下个月我将按商人的方式处理事情,很快能做出概算。

从附上的札记中你可以看出,皮佩尔犯了许多相当严重的错

① 指由威·皮佩尔翻译、经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141页)的英译文。——编者注

误——语法和修辞上的错误我当然不计在内,这是举不胜举的。你可以把札记给他看,如果你认为这有用的话,但是,如果这样做会使他不肯再翻译的话,那就最好不要给他。如果他对个别的修改发牢骚,那你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札记给他指出他的缺点。

此外,个别地方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一般说来,最好是让书商连最后一章也看了,这会大大加深他的印象。可否让皮佩尔翻译这一章,并且立即把它寄给我;我已经看过一遍,有所准备,因此事情可以迅速进行。即使这东西现在不能付印,翻译还是应该搞完;这个家伙^①很快要当皇帝了,那时又会有一个写附言的绝好时机。

我马上就回家去,把给《论坛报》³的文章^②写完,这样,可以交第二次邮班发走,你还可以交明天的轮船把它寄出。新近给德纳写的关于英国的文章怎样了?

希望白兰地使你的夫人恢复健康,衷心问候她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和鲁普斯^③。

你的 弗·恩·

马索尔的信将同给德纳的文章一起交第二次邮班寄出,它现在不在我身边。

昨天的《泰晤士报》或前天的《每日新闻》刊登的工厂视察员霍纳关于棉纺织工业增长的统计资料²²³,你看到没有?

1850年10月至1851年10月曼彻斯特地区设备能力增加量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9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07—112页。——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新建工厂	2 300 马力
扩建老厂	1 400 马力
共计:	3 700 马力

而且这里谈的只是棉纺织工业。下面列举的数字表明,当时还在建设一些设备能力约 4 000 马力的工厂;现在这些工厂已经完工了。从那时起,当然又开始建设一些设备能力为 3 000—4 000 马力的工厂,其中大部分在今年年底以前可以完工。如果说从 1848 年 1 月到 1850 年 10 月,即两年 9 个月内,设备能力只增长到 4 000 马力,那么从 1848 年到 1852 年年底,兰开夏郡棉纺织工业的蒸汽发动机的设备能力将增加 $3\,700 + 4\,000 + 1\,500 + 4\,000 = 13\,200$ 马力。兰开夏郡整个棉纺织工业的蒸汽发动机的设备能力 1842 年为 3 万马力,1845 年(年底)为 4 万马力;1846—1847 年增加不多,而现在投入使用将近 55 000 马力,差不多比 1842 年多一倍。

此外,水力发动机的设备能力约为 1 万马力(1842 年),增长不多,因为水力发动机早就相当广泛地采用了。由此可见,繁荣时期的追加资本投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危机的到来不会再拖延很久,虽然这里差不多只是在公共马车业里才有过分的投机活动。

关于第一篇译文的札记

总的意见:

(1)显然,皮佩尔更习惯于随意地用英文写作,而不习惯于翻译。他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当他不知道某个词如何翻译的时候,不要去用所有熟悉的参考书中最坏的参考书,即字典,字典中 100 处通常有 99 处给他提供最不合适的词,而且总是造成同义词的极度紊乱,例

子详见后面。

(2)皮佩尔应该研究一下英语基本语法,他在语法上有很多错误,特别是在冠词的使用上。也有拼写错误。

(3)首先皮佩尔应该避免陷入伦敦小市民²²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咬文嚼字的美文学;他那里有一些这类非常令人伤脑筋的例子。

(4)皮佩尔用法语语源的词用得太多了,不错,这些词有时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它们比较抽象的和不明确的意义常常有助于摆脱困境。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最好的措辞也打了折扣,而且往往叫英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原文中生动、具体的形象说法,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生动的表达法,使英国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

(5)如果遇到难句,宁可空着,也别像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的那样,写一堆东西,似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译,其实却是完全荒谬的东西。

(6)把上面1—5条对译文的主要指责归纳成一点,就是极端的粗枝大叶。有相当多的地方可以证明,皮佩尔要是真下点工夫是能做点事情的,但是,他的草率首先使他的工作量一点也不比平常少,其次使我的工作量增大一倍。个别几处译得很不错,或者说,如果他稍微多下一点工夫,是可以译得很不错的。

个别意见:

“负债累累的尉官”^①:“lieutenants”在这里的意思只能是“代理人”。“Lieutenant”在英语和法语中不像在德语中那样,一开始是指

① “schuldenbeladene Lieutenants”,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版一段话里的一个用语。——编者注

喜剧人物。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①被译成“直接提供的和生出的条件”^②。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这种译法十分荒唐。“Delivered”在这里的意思只能是“出世的”^③。

“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④被译成“他们自己的革命”^⑤。这种革命只能是翻跟斗。

“a new language”(原文是:“新语言”^⑥),意思是:“新发明的语言”^⑦。至多不过是:“对于他们而言的新语言”^⑧。

“资产阶级社会”^⑨被译成“中等阶级社会”^⑩,严格说来,这在语法和逻辑上是不对的,就好像把“封建社会”^⑪译成“贵族社会”^⑫一样。有教养的英国人不这么说。应当说:“资产阶级社会”^⑬,或者根据情况说:“商业和工业社会”^⑭,并且可以加一个注:我们理解的

① “unmittelbar gegebene, vorhandene und überlieferte Umstände”。——编者注

② “circumstances immediately given and delivered”。——编者注

③ “accouchiert”。——编者注

④ “sich und die Dinge umzuwälzen”。——编者注

⑤ “the revolution of their own persons”。——编者注

⑥ “eine neue Sprache”。——编者注

⑦ “eine neu erfundene Sprache”。——编者注

⑧ “a language new to them”。——编者注

⑨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编者注

⑩ “Middle Class Society”。——编者注

⑪ “feudale Gesellschaft”。——编者注

⑫ “nobility society”。——编者注

⑬ “Bourgeois Society”。——编者注

⑭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society”。——编者注

“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在欧洲和美洲的所有文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因此，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中等阶级是统治阶级，既不同于它取而代之进行统治的那个阶级（封建贵族），也不同于它成功地使之臣服于自己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农民，等等）。而“商业和工业社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To arrive at its own contents”（原文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①），意思只能是：了解“自己肚子里的内容”^②。

“Old society”（原文是：“旧社会”^③）一语，对于英国人是不适用的，它顶多指封建社会，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欧文的著作被遗忘了；当他谈到旧社会时，总是用新社会的计划和草图（尽量用彩图）来加以对比，这样就不可能有什么误解；这在今天是不能指望的。

“镶在光辉灿烂的钻石上”^④（原文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⑤）在英语中毫无意义，因为在英国的日常用语中，钻石本身总是镶在什么东西上的，而且“光辉灿烂的钻石”这个说法毕竟有

① “bei ihrem eignen Inhalt anzukommen”。——编者注

② “at the contents of its own stomach”。——编者注

③ “alte Gesellschaft”。——编者注

④ “Set in fiery diamonds”。——编者注

⑤ “in Feuerbrillanten gefaßt”。——编者注

点太强烈了。

“Storm and pressure period”意思是“风暴和压力时期”^①，而不是“疾风暴雨时期”^②。

“将要到来的未来”^③(原文是：“自己的未来”^④)，皮佩尔本人也知道这种说法毫无意义(一切未来都将要到来)，完全是“摩西父子公司”式的，前面有一处也是这样，本来应该是“亡灵”^⑤，却译成“那些存在过的人的灵魂”^⑥。

“范围应该增大”^⑦(原文是：“扩大”^⑧，第4页^⑨下方)。范围扩大，而不是增大。

“The general index”(原文是：“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⑩)，意思是“现代革命的总目录”！其实公民皮佩尔对这一点了解得并不比我差。

“as it could but be”(原文是：“情况只能是这样”^⑪)——笔误；应该说：“as it could *not* but be”；否则就成了这样的意思：“这未必可能”。

① “Sturm und Druck-Periode”。——编者注

② “Sturm und Drang Periode”。——编者注

③ “A future that was to come”。——编者注

④ “die Zukunft die ihnen bevorsteht”。——编者注

⑤ “die Geister der Vergangenheit”。——编者注

⑥ “the spirits of those that have been”。——编者注

⑦ “The circle should be increased”。——编者注

⑧ “erweitert werden”。——编者注

⑨ 此处页码恩格斯引自1852年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版。——编者注

⑩ “der allgemeine Inhalt der modernen Revolution”。——编者注

⑪ “wie es nicht anders sein konnte”。——编者注

“unwieldiness”(原文^①在第5页^②上方),是被动意义上的“笨重”^③,是物理学上的惯性,但用在人身上只有一个意思,即他们由于肥胖而不能动。“Unbeholfenheit”在主动意义上用于人身上时,意思是“束手无策”^④。皮佩尔的这个错误应归咎于字典。

“立宪的水平”^⑤(原文是:“国民议会……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⑥)。公民皮佩尔未免太大胆了,为了回避翻译“资产阶级的”这个词的困难,到处都用“立宪的”来代替它,理由是,“立宪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同一个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我倒想知道,“立宪的”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意思?往下更妙了,干脆把“资产阶级社会”译成“立宪社会”。这令人十分震惊。

“永久和长时期”^⑦(原文是:“在……整个周期中”^⑧)。为什么不像习惯语那样用“永远永远”^⑨?

“空想的把戏”^⑩(原文是:“狂妄空想”^⑪)。“Juggles”的意思是

① “Unbeholfenheit”。——编者注

② 此处页码恩格斯引自1852年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版。——编者注

③ “Unbehülflichkeit”。——编者注

④ “clumsiness”。——编者注

⑤ “Constitutional Standard”。——编者注

⑥ “Die National Versammlung sollte die Resultate der Revolution auf den bürgerlichen Maßstab reduciren”。——编者注

⑦ “for ever and the duration”。——编者注

⑧ “für die ganze Dauer des Cyclus”。——编者注

⑨ “for ever and a day”。——编者注

⑩ “Utopian juggles”。——编者注

⑪ “utopische Flausen”。——编者注

把戏,而不是妄想。

“Transported without *judgment*”的意思是“déporté contre le sens commun, 无合理根据的放逐”。应该说“审判”^①。

“To pass as a real event”的意思不是:“才可以把它们说成是事变”^②,而是:“才可以把它们说成是某种实际发生过的事情”^③。

“Founded”的意思不是“融于”^④,而是“有根据的”^⑤。通常不合逻辑地把“confounded”用做“confondu”^⑥的意思,这种用法与此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皮佩尔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像我一样清楚地看出来,而且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自己翻译难译的东西,要比较订不求甚解和回避困难的译稿容易。如果他更努力一些,完全能够译得很好。

① 马克思的原文是“ohne Urteil transportiert”(“未经审判就被放逐”)。

——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原文是“als ein Ereignis passieren zu können”。——编者注

③ “um als etwas passieren zu können das sich wirklich ereignet hat”。——编者注

④ 马克思的原文是“aufgelöst”,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是法语词“fondu”。——编者注

⑤ “fondé”。——编者注

⑥ “混乱的”。——编者注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1 英镑和校订过的译文^①都收到了。你在译文上花的工夫太多了。如果事情要进行下去(成功与否要看这第一篇),你应该看得简单一些,我是说,如果那些不必要的辞藻和史实不好译,就删掉它们。

维尔特星期天^②就在这里了。他星期六将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待三四个星期,然后躲到西印度等地去。

附上：

(1)叔尔茨的亲笔信,这封信是从金克尔送给我们认识的一个流亡者的背心口袋里发现的。

(2)克路斯的信。

(3)从揭露流亡者的文章中作的两段摘录,说不定你没有亲眼看

① 由威·皮佩尔翻译、经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141页)的英译文,参看本卷第216、232—233页。——编者注

② 1852年9月19日。——编者注

到;这篇文章先发表于《卡尔斯鲁厄日报》,后转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等。²²⁵

皮阿利博士^①(从巴黎)写信给我说:

“科苏特打算10月间开始行动。基什从这里给他作了各式各样的保证,这些保证也许是想入非非,但是这里的情况变幻莫测,也可能是切合实际的。科苏特好像接到了波拿巴邀请他作巴黎之行的亲笔信。该信的准确抄本好像在匈牙利各地流传。在匈牙利,已为科苏特的总发动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皇家的官吏也参与这个大密谋……²¹¹

金斯基伯爵夫人(父姓为齐希)因杀害婴儿而被捕。婴儿的生父是海泽斯博士(我们这里臭名昭著的坏蛋^②),波兰的犹太人…… 贝克曼夫人(警探兼报纸通讯员的妻子)将作为同伙在陪审法庭受审。”

关于科苏特的事情,很可能是波拿巴给他设下圈套,以便取悦于奥地利。

黑弗纳尔应皮阿利的请求,同卢格—陶森璠建立了通讯联系,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我们同阿尔诺德先生直接通讯。这样,我们将从第一手材料中获悉大人物的秘密。

为数八人的人民同盟²²⁶(根据魏德迈给你的信来判断,卢格凭他的众所周知的高明手腕把它组成了三个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隆格和特腊勒),现在也以建立“自由公理会”为借口在西蒂区跑来跑去。真见鬼,隆格的德国天主教同“自由公理会”有什么关系?²²⁷有些德国天主教的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已在捐款单上签了名,即使只是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并且捐了几英镑——本来的目的就在这里。

① 古·泽尔菲。——编者注

② “海泽斯”的原文为“Chaisée”,与德文“Scheiße”(坏蛋)谐音。——编者注

维利希现在每星期六都在大磨坊街协会²⁵公开为所谓通讯经费筹款。

你对波拿巴在各省受到热烈欢迎有什么看法?²²⁸法国人大大出丑了。我认为,关税同盟²²²正濒于必然的灭亡。奥地利的破产总是能够压倒普鲁士的繁荣。

据我看,德纳已采用了文章^①。《州报》(纽约)已经发表了德文摘录。

老威灵顿死得正是时候。否则这头老牛在危机关头还会利用已经变得具有传奇色彩的威信发号施令。老英国的常识同他和皮尔一起被适时地埋葬了。

这样,我们的“人”就应该在10月4日出庭¹⁶!毕尔格尔斯会承认一切,至少是涉及到他的。根据他的职业,他将“在原则上”进行辩护。在审理期间,他随笔录附上了一份长达30页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质”的备忘录。恶意揣度者可耻。²²⁹据说,丹尼尔斯觉得身体不错。起诉人^②将从圣西门主义者开始;施奈德律师为了击败他,将从巴贝夫开始。如果谁也不追溯到印加人或莱喀古士²³⁰,那就算是幸事了。

平达的“秘密”使我很开心,他没有到我这里来。你同老席利的冒险事很有意思^③。

谈谈琼斯。虽然我个人并不赞许他,我仍然——他又来纠缠我了,因为他遇到了危机——在上星期支持了他,就像我们大家一样。

① 马克思《宪章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奥·泽特。——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231—232页。——编者注

另一伙人召开了两三次集会,会上本来要通过这样的决议:“会议认为,不能相信与厄内斯特·琼斯先生有关的任何民主运动会取得成功”。他们被击败了,真是活该。起先,这些蠢驴企图利用钱的问题使他丢脸。在这一点上,他们失败了。²³¹于是,他们攻击他,说他挑起“各阶级之间不友好的感情”,而我们恰恰由于这一点而支持他。问题在于,哈尼—侯里欧克、《先驱》的汉特、牛顿(合作社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为建立一个“民族党”而联合起来了。²³²这个民族党要普选权,但不要宪章运动³²。老一套。但是在开战以前,他们认为必须消灭琼斯。他们大大失算了。他把他的报纸^①的价格提高了一便士而没有失去一个订户。

你的 卡·马·

9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将今天接到的你的信的信封寄回;看来有人企图拆信而没有

① 《人民报》(伦敦)。——编者注

得逞。

译文^①和马索尔的信已于昨晚交第二次邮班寄出。

克路斯把在美国的德国人对金克尔等人的接待描写得很好；这些家伙在阿勒格尼山脉同在黑林山和陶努斯山一模一样。

德文报上的揭露²²⁵我没有看到，我昨天才又看到一家德文报纸。

癞蛤蟆们⁴⁹很好。总的看来，工人们由于现在的繁荣和对帝国的辉煌怀有希望而彻底资产阶级化了。要使他们很快又能有所作为，需要危机的严峻考验。如果下次危机不严重，波拿巴就能渡过难关。但是，看来危机将非常严重。危机最坏的形式是：生产中的过度投机活动发展缓慢，因此它的后果要若干年才能表现出来，正像它的后果在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交易中需要若干月才能表现出来一样。同老威灵顿一起被埋葬的，不仅是老英国的常识，连体现在自己最后的唯一代表身上的老英国本身也被埋葬了。剩下的只有德比这一类无人捧场的赌徒和迪斯累里之流的犹太投机商——他们是老托利党⁷³人的漫画，就如波拿巴先生是其伯父^②的漫画一样。一旦危机来临，这里的情况会很妙，只不过希望危机再晚一点到来，变成一种带有急性病症状的慢性病，就像1837—1842年的情况那样。此外，在起义时，老威灵顿——根据对他所知道的一切来看——会是一个颇令人生畏的军事长官；他钻研一切，非常热心地研究所有的军事著作，并且精通业务。他也不会惧怕极端手段。

① 由威·皮佩尔翻译、经恩格斯校订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141页）的英译文，参看本卷第216、232—233页。——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根据你的消息,科隆案件¹⁶将是非常无聊的。不幸的亨利希^①要进行原则性的辩护!他将要求宣读他那30页的东西,如果允许他这样做,他就完蛋了。陪审员们让他弄得这样无聊,是不会饶了他的。此外,检察机关并不走运。豪普特去巴西了,匿名的裁缝帮工也不见了,而且未必再露面,而现在警务顾问^②又死了——由于他生病,案件在7月份被耽搁了。但是,亨利希要从哲学的观点来阐明问题,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幸呢!

高尚的叔尔茨对科苏特鼓吹立即行动起来福音大加指责;而这正是在他及其同伙长年靠这个福音艰难度日以后!整一下占过他们便宜的科苏特,这很好,但写一些为全世界所共知的事情,则很蠢。

说科苏特要干蠢事,这很可能。要知道,这个不幸的人有自己的破旧的马鞍、报废的枪、济格尔训练出来的队伍,以及克拉普卡和加里波第(后者指挥航行于太平洋上的意匈舰队,也就是一艘挂着秘鲁的旗帜航行于利马和广州之间的商船)。

你的 弗·恩·

① 亨·毕尔格尔斯。参看本卷第244页。——编者注

② 舒尔茨。——编者注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已经好久没有接到我的信了。主要原因在维尔特；他把我通常用来写作的晚上的时间，差不多全都占用了。而我并不太高兴。你知道，我很喜欢维尔特，不过，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启齿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这种情况使人感到特别尴尬；我希望他明天就到曼彻斯特去，等他再来时，会发现我又能同他无拘无束地交往了。不过我想，除了我妻子的病情，他还不深知我的境遇。

我让他转交给你一大包东西，其中有应该归档²¹⁹的文件，文件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大部分，是你已经知道的。

附上巴泰勒米给维利希的信的摘录。巴泰勒米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名叫杜朗的法国人，让他转交给维利希。杜朗辨认不出签名，问德朗克，他能不能把信转交给维利希。德朗克当然同意了，他到我这里来，鲁普斯^①——这方面的大专家——熟练地把信拆开了。德朗克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将这封信中最重要的抄了下来,其余的全是废话。你对这位“不能让波拿巴平平安安地享受自己的胜利”的勇敢的巴泰勒米作何感想?发抖吧,拜占庭!^①至于那封所谓的布朗基的信,我觉得是阴暗的巴泰勒米的戏剧性的谎言。因为,他关于布朗基报道了些什么呢?不过是贝勒岛²³³囚犯的状况凄惨不堪。如果布朗基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披露给他,那他无论如何不如把自己的哀歌^②留在心里。而且,从巴泰勒米的整个信里可以看出,他完全脱离了法国流亡者,也完全脱离了法国国内的法国团体。

为了使你能“稍微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上”^③,现在寄给你一篇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密探阿·迈尔的文章;在伦敦这里,他甚至被他的知心朋友维利希和沙佩尔“赶出门外”。

我已经写信告诉你,赫尔岑在这里,并且四处寄发反对海尔维格的回忆录^④,海尔维格不仅使他戴了绿帽子,而且还榨取了8万法郎。

我还无法写文章,哪怕是关于德国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⑤由于家庭陷入困境,向各处写信耗费了我许多时间,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去图书馆^⑥了;我留在家里,也是为了在我妻子非常困难的时候帮助她。

① 出自加·唐尼采蒂的歌剧《贝利萨留》(萨·卡姆马腊诺写的歌词)。——编者注

② 借用奥维狄乌斯的《哀歌》。——编者注

③ 引自威·约尔丹1848年7月24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编者注

④ 亚·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五部分。——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224、230页。——编者注

⑥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顺便谈谈：

已经确实知道，奥尔良派⁷⁰的阴谋活动日益加紧，它的规模和成功的机会正日益增大。这些先生们同卡芬雅克、沙尔腊斯、拉莫里谢尔、贝多联合起来。路·波拿巴的副官中有三人被收买了，就是说，给他们在英格兰银行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同纯粹的共和派²³⁴签订的条约如下。第一，成立完全由将军们组成的临时政府。第二，作为一种保证，卡芬雅克取得马赛，拉莫里谢尔取得里昂，沙尔腊斯取得巴黎，贝多取得斯特拉斯堡。第三，临时政府号召人民在初选选民大会上作出决定，是愿意要1830年宪法和奥尔良王朝呢，还是要1848年宪法和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茹安维尔将被提名为候选人。犹太人富尔德同奥尔良派保持经常联系。暂定在3月实现计划，而且必要时，波拿巴应由自己的副官们杀掉。不过他们想让波拿巴先当皇帝，使他的威望进一步受损。

我亲自同一个自由往来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奥尔良派的代理人谈过。他前天同班迪亚一起到奥马尔公爵那里去过。

我从皮阿利^①的一封信中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伦敦同一个意大利的女贵族流亡者^②的私人会见中，谈了许多关于意大利的令人宽慰的话，也谈到使他本人得到“宽慰”的前景，即至迟不过一年就要当英国“首相”。老头子们多么热衷于撒谎吹牛和追名逐利啊！不过，至少有一点帕麦斯顿先生是说得直截了当的。一旦发动起义，伦巴第一威尼斯应该立即并入埃及蒙特。而关于“意大利共和国”的梦想，则应该留待“未来”去决定。²¹¹

① 古·泽尔菲。——编者注

② 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编者注

模范公寓的居民德朗克表示抱歉，他还没有写信。“他自有原因”。

你的 卡·马·

你给我寄回的上一封信的信封，无疑有人企图拆开。但是显然不高明，无结果。

9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8日—10月1日之间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维尔特，至今仍无音信。你在这个家伙面前感到难为情，不是见鬼吗？此外，他也知道，你已经多年受穷，而且从你仍然困在这所老房子里，就可以知道情况严重。

我搬家了，其实，是我的老女房东^①搬家了，她毫不客气地连我也一起搬了过来。这里与原处隔两个门，今后写信不要写70号，而要写48号（新门牌）。匆匆。

你的 弗·恩·

① 伊·泰瑟姆。——编者注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4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48号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2英镑10先令。10先令请交给德朗克，他为我找到一本很有价值的斯拉夫语书^①，他同那个家伙讨价还价后，剩下的钱，作为他找书的报酬吧；既然他是一个商人，就应该按商人的原则同他打交道。但是要他马上把书买来，并且像寄报纸那样用普通包裹寄给我，不超过一磅贴6张邮票，超过就贴12张。注意，这是指书只有一卷而言；否则，每一卷都要贴6张邮票，如果这样，最好是打成一个包裹，不贴邮票，交给皮克福德公司或卡弗公司。如果你们能找到卡弗公司办事处（我想，你们那里叫：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或查普林—霍恩公司），最好是通过它把书寄给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是我们的转运商。这是给我转寄包裹的一条最好的路线。

只要我把我这个月的情况弄出点儿眉目，你还会收到钱。有些

① 鲁·弗勒利希《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成简明图解指南》1847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债务要还清,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少。还能寄多少给你,要看这一点而定。

维尔特在布拉德福德。他要过一个星期才来。

平达的浪漫史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醉后头痛了。因为我从9月15日起没有把他妻子和母亲的情况告诉他,^①他便不断写信纠缠我,并且威胁要直接给她们写信打听消息!这个家伙好像以为,我整天都待在那里,似乎他那个冷血老婆的芬兰人的面容和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人的心对我也产生了魅力,就像过去曾经而现在仍然对他产生着魅力那样。平达先生由于他的出走,曾多少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这些信又使他一落千丈。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斯拉夫人,感情轻浮,甚至下流,喜欢谄媚,又高傲自大;从英国人那里,他只学到极端的沉默——身为俄国人,他自然使这种沉默达于极端。近来,这个家伙有点健谈了,长期紧闭的闸门终于打开时,放出来的无非是一大堆胡说八道。而且,热恋中的平达有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癖好,一味喜欢谈些反常的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学究;除了几种语言,他一无所知;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最普通的数学、物理以及其他课本知识方面,特别是在最基本的历史方面,他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只有他那顽固的沉默才使人认为他是有教养的。他是一个带有俄国贵族癖好的不折不扣的俄国小市民,懒惰成性,一知半解,多情善感,自命不凡,可惜生来就是个学究。我尽力设法对他保持好感,但是却办不到。对这样一个小男人有什么好谈的呢?他初次读了一点巴尔扎克的小说(何况还是《古物

^① 恩格斯1852年9月15日给爱·平达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陈列室》和《高老头》),就以一种无比高傲和极端轻蔑的口吻来谈论,就像谈什么寻常的和早就存在的东西一样,而且,在逃跑一个星期以后,又从伦敦给他被遗弃的妻子写了一封从各方面看都是非常真挚的信:“我最亲爱的伊达,外面都说我的坏话,但是相信我吧,我的心仍然完全是属于你的!”这就是这个家伙的整个面目。他的心是属于瑞典女人的,他给我的一些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又要把自己的生殖器官只献给法国女人。这种冲突,这种斯拉夫式的多情的粗俗的矛盾,对于他来说,正是全部故事的迷人之处。但是,瑞典女人聪明得多:她向一切愿意听她讲的人说,他可以随便支配他的心,只是别从家里带走任何肉体的东西。此外,这个家伙不谙世情、缺乏主见,这同他作为一个俄国人所特有的精神上的自负处于极其可笑的矛盾之中。他既不懂《宣言》^①,也不懂巴尔扎克;这一点他已经在我面前表现得相当充分了。他肯定不懂德语,他连最简单的东西也不懂。他懂不懂法语,我也很怀疑。如果他赖以使自己显得有吸引力的那种神秘消失了,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罢了。这个家伙在自己的信中还设法继续编造早已被揭穿的神秘的假象,这是可笑的。你瞧吧,三个月之内,平达先生又会来这里,并且又会成为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资产者,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沉默,照旧挥霍他母亲的剩余财产,丝毫不打算干点什么或研究点什么。这样一个家伙,带着一个老练的巴黎女人跑了,她还会使他哭鼻子的。

诚实的维利希所设的新骗局^②太妙了。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4页。——编者注

为了使书的事不至于落空,我同时也给德朗克写了信。^①

你的 弗·恩·

10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1852年10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9月16日^②的信是今天很晚的时候收到的。既然你要求立即回信,我就写几行。星期五^③将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布吕宁克夫人的事(她不是密探,而是同她在巴黎的姨母利文公爵夫人有书信来往,那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密探),我是从班迪亚那里知道的。但是由于很重要的原因,不应该提到他的名字。否则,他就会失去不少对我们说来很重要的、必须保持的“情报来源”。

你可以写信给施瑙费尔,让他简单地回答说,没有必要进一步援引权威的证人,因为他的(布吕宁克的)两个宾客金克尔和维利希自

① 恩格斯可能在1852年10月4日给恩·德朗克写了信,但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原稿为“9月26日”。——编者注

③ 1852年10月8日。——编者注

已在伦敦散布谣言,说布吕宁克夫人有可疑的政治联系。

维利希说过这样的话,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曾经要求他就此作出解释。这在必要时可以援引证人的话来证实。

金克尔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这种怀疑,比如,当他的朋友制刷工康姆(波恩人)去美国路过这里时,他就对他这样说过。康姆后来把它传开了。

(自然,维利希发现这个女人值得怀疑,只是在她把他赶出去以后。)

你的 卡·马·

10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1852年10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每周的来信,已成为我必需的东西,以致对你的新的做法我无论如何容忍不了,你不来信使我生气,我自己也不写信了。

你大概已接到了我关于布吕宁克的信^①。我们对无耻的哥特弗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里德^①应该一报还一报,这从我们方面说来将是正当的。伊曼特关于伦敦保证人会议的最近的报告,《警钟报》上已经摘要发表,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泰霍夫(他现在到澳大利亚去了)曾站起来说道:“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盛情招待的人散布对布吕宁克夫人的诬蔑,他们应该特别感到羞愧。”金克尔厚颜无耻地竭力申明自己是无辜的,虽然伊曼特可以揭穿他的谎言。维利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至于第二件事——关于支付薪水^②,我无法进一步弄清情况,因为告诉我这件事的比斯康普(不过我请你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已经迁居法国,而我同他又没有通信联系。但是不管支付薪水与否,可以肯定:

(1)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200英镑,而没有就这笔花费向伦敦保证人代表大会作出满意的交代;

(2)维利希以支付通讯费用为名,自己给自己发了薪水,直到不能这样做为止;

(3)金克尔(这就是他在财务方面清白的证据)在逃到巴黎²³⁵以后,立即秘密告知该地斯拉夫-德意志……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说住在巴黎的德国民主派最好能设晚宴对他表示欢迎,然后他将通过报纸大肆吹嘘这件事。(后来真的这样做了。)问到钱从哪里出,哥特弗里德回答说,可以从革命委员会的基金中出。当对他指出钱柜不但没有钱,而且有很大的亏空时,哥特弗里德说,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班迪亚)可以先借钱出来,他已跟这人谈过。要知道,他金克尔在德国名气很大,钱一定会源源而来。后来就是这个金克尔为了他

① 哥·金克尔。——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个人的需要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班迪亚借了500法郎。他写的收据还保存着。这笔钱他到今天还没有还。

这个收据我看到过,但是班迪亚坚持不要提他的名字,当时在场的黑弗纳尔也是如此。他们是有道理的。金克尔的策略是要用无耻的谎言(这个人一贯说谎,他跟我^①和维斯博士的事可以证明,维斯博士曾经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因为金克尔硬说他同“以他的名义发行的公债”没有任何关系。请看《纽约德文报》,维斯的声明也登在那里;²³⁶这个事实你可以利用。)迫使我摊牌,使他有可能逐步探出我借以识破他的阴谋的一切来源。这样一来,我就会失去战斗力。这办不到。

你可以根据《科隆日报》留心陪审法庭对我们的朋友们的案件的审理情况,审理已经从本月4日开始。²³⁷陪审员的成分糟透了,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即:政府顾问明希-贝林豪森、黑布林·冯·兰岑瑙尔、菲尔斯滕贝格男爵、冯·比安卡、冯·泰瑟勒、冯·拉特、约斯特(科隆最大的糖厂主)、黑尔施塔特(科隆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达·莱顿(大资本家),最后还有莱文(酒商)和克罗伊斯勒教授。²³⁸

我最近的两篇关于大选的文章《论坛报》刊登出来了吗?²⁰⁰头两篇文章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琼斯转载了它们¹⁹¹。

随信给你寄上:

(1)伊曼特的一封信。

(2)10月6日《晨报》一篇文章的抄件,在这篇文章中倒霉的卢格-隆格企图吹嘘自己的作用。这里的同盟^②请你立即写一封信给

① 见本卷第182—184页。——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晨报》(用斯密斯博士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你在信中应该嘲笑德国“指路星”这个既无路又无星的社团,并要《晨报》不必担心这个早已在美国破灭了肥皂泡会给美国造成危险。(抄件请寄给我们。)²³⁹

(3)马索尔从巴黎来的一封信,请退还给我。马索尔是老一辈(40年代的)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早先是圣西门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等等。他所说的人和书,就是蒲鲁东及其论波拿巴的书^①。

我认为,你们现在应该用下述方式收拾一下海因岑:必须刺痛他,着重指出,这头蠢驴从1847年以来,每逢对他进行原则性批驳²⁴⁰的时候(例如近来魏德迈对他的批驳^②,以及之后你对他的批驳^③),总是避不作答,而过了几个月之后,又若无其事地以他惯用的招摇撞骗的姿态出来说话。

你的 卡·马·

注意:海因岑在论述婚姻的历史发展时表现出的那一点点学问(由于他出名的无知而引人注目),是这个不幸的人从格·荣克《妇女史》(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一卷)一书中抄袭来的。而荣克本人又取材于下述著作:

克·迈纳斯《妇女史》,四卷,1788—1800年汉诺威版,以及

-
-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编者注
- ② 约·魏德迈《驳斥卡尔·海因岑的文章》,载于1852年1月2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311期。——编者注
- ③ 阿·克路斯《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马影子的漫游骑士》,载于1852年6月底或7月初《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编者注

约·亚·德·赛居尔《妇女》，三卷，1803年巴黎版，这一切他都是用黑格尔青年德意志派的调味汁加过工的。

而迈纳斯和赛居尔又利用了：

亚历山大(威·)《妇女史》，两卷，1782年伦敦第3版，以及

托马(法国科学院)《论妇女的性格》1773年巴黎版。

最后，关于黑格尔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老丑角卢格看来又变成了儿童，他太愚蠢了，对他不能认真看待)，请看：

翁格尔(约·)《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1850年维也纳版。

你靠这个“书目”，可以打消不幸的海因岑想用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抓来的词句冒充新发现的兴致，并给在美国的德国读者指出资料的来源，如果他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就可以从中找到资料。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0日星期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小册子^①一直这样压着，使我感到厌烦。一个月又一个月，总说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要出版,却始终也没有出来。借口找了一个又一个,后来又一一抛掉。最后说是:到米迦勒节一定出来。“三一节过了,马尔伯勒没有回来。”^①相反,我们却听说,那个人死了,而班迪亚不知道手稿怎么样了。这太不像话了。我们必须最后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事情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可疑了。我不愿意,你肯定也不愿意让我们共同的著作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我们写作,是为了公众,而不是为了让柏林的或其他某地的警察局暗地里高兴,如果通过班迪亚什么也办不成,我将在这件事上自担风险采取一些步骤。我们的伙计查理^②,你是认识的,下星期到大陆去要经过汉堡和柏林。我托他在柏林把这件事打听清楚,他要在那里待一个星期,如果时间不够,他可以找我们那里的代理人办这件事。我敢打赌,这样我们会彻底揭破这些勾当。书商艾泽曼或艾森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书商的名单上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可是“前《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却可以在名单上找到。如果有问题,我们就绝对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而且发表在所有拥有广大读者的德文报纸上,这样我们才不致受到愚弄,就像布朗基受到塔谢罗的文件²⁴¹的愚弄一样。至于班迪亚的神秘行径,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个人已听厌了这些遁词,现在我将亲自去做我认为适当的事情。

金克尔老爷子在一些三四流的犹太诗人的保护下到这里来进行德语讲学。这将是很妙的。雅典神殿²⁴²的秘书^③也要我参加签名,并且说:“生活中遇到某些波折,哪怕只是难船脱险之类的事,要求给

① 出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1701—1714年)流行的法国民歌《马尔伯勒之歌》。——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③ 赫德森。——编者注

予同情,总是天经地义、公平合理的。”这就是人们用来为他招徕听众的论据。

没有其他新闻。如果听到有关小册子的新消息,请来信,不过未必会影响到我关于查理所作的决定。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1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你的信,以后详谈。

附上:

(1)卢格—隆格塞进《晨报》的文件《德国债星协会》;²³⁹

(2)从魏德迈的《石印通讯》上剪下来的关于这个危险的“协会”在其惠灵联盟代表大会²⁴³上的活动的评论;

(3)为德纳写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应该整个送去,因为下一次我有一大堆政治材料。在搞这篇文章时,我头痛得很厉害。因此在翻译时请不要客气,可以自由处理。²⁴⁴

你昨天也许读了《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卑鄙的文章——柏林通

讯。这个坏蛋只不过是把《新普鲁士报》上的东西(关于科隆案件)翻译了一下,自己只加了几条粗俗不堪的注释。²⁴⁵

你的 卡·马克思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²⁴⁴,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商行,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钟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断开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因此,你将收到我所能完成的那一部分。

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安普敦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①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一部分也许星期五就可以寄出,如果不行,就等再下个星期二另一班美国轮船。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是要记着让我及早收到手稿;我每天都在等着维尔特,到时候我必须适当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白天我完完

① 1852年10月22日。——编者注

全全忙于商务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鲁普斯^①、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 弗·恩·

请注意,科隆人¹⁶仍然没有出来;庭长^②是个浑蛋,他对毕尔格尔斯多么刁难。

10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前一篇]^③文章²⁴⁴的其余部分。昨天又收到了下一篇²⁴⁶。今天寄去的文章,你可以马上经利物浦交美国邮船寄出,星期三早晨太平洋号启航。星期五^④你会再收到一点东西。

不要再写这样长的文章。超过一栏至一栏半,德纳就不愿意要了,对于一号报纸来说,这太多了。这篇新文章,我又得把它断开,但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亨·奥·格伯尔。——编者注

③ 原稿此处难以辨认。——编者注

④ 1852年10月22日。——编者注

很困难,我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你的夫人的手抄稿5—7页就足够了,即使你把一篇文章写得更长些,德纳也不会因此而感谢你。

我觉得,毕尔格尔斯、勒泽尔,可能还有奥托以及诺特荣克,他们的情况都相当糟。对丹尼尔斯、贝克尔、雅科比,似乎拿不出任何罪证,因此,我希望至少这些人将被释放。贝克尔厚颜无耻地为自己开脱。但是我想,一些人越开脱罪责,法官和陪审员就会越厉害地对付其他受牵连的人;受到侮辱的资产阶级和受到侮辱的国家需要替罪羊。

你的所有的来信,上面的火漆印都有人用热烙铁动过,但是,我可以断定,这是徒劳的^①。信封上有胶水揭不开。

维尔特在这里,给我把包裹捎来了,并且问候你们大家。瑟美列关于科苏特的手稿,比他关于戈尔盖的手稿好得多。²⁴⁷写科苏特他是胜任的。皮佩尔的译文^②我还没有能看完,我在商行里太忙了,而且晚上有时累得要死。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① 原文为“pour le roi de Prusse”,直译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转义是“白干的”。——编者注

② 可能指由威·皮佩尔翻译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英译文。此前恩格斯已把第1章的英译文寄给马克思,参看本卷第216、233页。——编者注

107

马克思致卢道夫·
奥古斯特·冯·布吕宁克

伦 敦

[草稿]

1852年10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奥·布吕宁克男爵先生：

我从今天的邮件中收到1852年9月27日的《巴尔的摩警钟报》，那里刊载了您的声明²⁴⁸。我是华盛顿阿·克路斯的通讯员之一，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因此请您给我指定一个我们在星期四或星期五(本星期)会面的地点。我这一方面将带来一个证人，因此请您也同样做，但我预先声明，这个证人不能是卢格、隆格、金克尔或维利希，因为这些先生与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牵连；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也不能作这个证人。这位先生曾经在巴黎公开声明，要“用任何可能的诽谤来消灭我”。虽然我并不相信他有消灭我的本领，但鉴于这个声明，我不可能与他见面。

届时我将向您解释我与巴尔的摩的文章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的解释您还认为不够，我将愿意满足您以绅士身份提出的合乎常情的要求。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2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竭诚介绍持信人普莱耶尔上校来见你。虽然我自己不认识他，但他是你认识的班迪亚上校“竭诚”推荐的。

你的 卡·马克思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希望以后能准时收到给德纳的文章，你就不应该让那些

匈牙利上校^①恰恰在这个特殊的星期四晚上到我这里来。这个家伙昨天耗费掉我整整一个晚上,今天还想再来;他并不缺少各种知识,包括军事知识,是我曾经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匈牙利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德奥贵族。

可见,我们现在已被国家,甚至被警察局承认是“有知识的”人了,见证人就是施梯伯。妙极了!愚蠢的施梯伯多么想使我们的人替他自己的密探舍尔瓦尔负责啊!²⁴⁹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的原因,你知道一点什么吗?^②正好逮捕他们两个人——这是不祥之兆。但我们将惩办豪普特²⁵⁰。维尔特将打听到他在南美什么地方,如果他去那里,就要揭发他。为此必须弄到载有他的供词的《科隆日报》或其他什么报纸。你们不能想想办法吗?尽力而为吧;让这个坏蛋感到连巴西也有《新莱茵报》的力量,该有多妙。

日内再详谈,并寄上译文²⁴⁶。

你的 弗·恩·

① 艾·普莱耶尔。——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03—507页。——编者注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对我们的通信，应当采取一些别的措施。德比内阁里无疑有一个拆阅我们信件的人。此外，在我的家门口至少试探性地又设置了一个警卫(每天晚上)。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宜让普鲁士政府知道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在信中给你讲。

德纳对我态度十分恶劣。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我写信给他，^①详细谈了我的情况，并且请他把已经寄去的文章的稿酬立即寄来。但是，他定期发表文章，稿酬却仍然没有寄来。当然，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继续准时地写下去。否则，受惩罚的终究还是我。

五个星期前我就用对美国的这种希望来安抚自己的房主。今天，这个家伙又来了，并且把女房东和我臭骂了一顿。因为我终于使用了最后的手段，说了难听的话，他今天走时威胁说，如果我本星期内不给钱，他就要把我赶到街上去，事先还要派一个估价员到

① 马克思大约在1852年9月中旬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我家里来。

四五天以前,克路斯寄来130本《雾月》^①。但至今我无法从海关那里取出,因为必须为此交纳10先令9便士。一旦我取出这个臭玩意,就把它寄到你知的地方,并且立即据此开一张期票。靠这个东西和靠给德纳写的文章,我现在应该得到30多英镑的钱,可是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我自己又无能为力时,我情愿投进魔鬼的嘴里。

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我通过前者给后者寄去了一份为辩护所必需的材料,这份材料相当厚(尽管纸薄字小)²⁵¹。政府以为收获不小。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审查,年轻的泽特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个东西压下,因为这份文件对于他的才能等等有预料不到的非难,如果被陪审员知道了,只会有助于被告的释放。

在《新普鲁士报》上,“格·维尔特”被称为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这是从起诉书中援引出来的。

告诉维尔特,我从敦克尔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²⁵²。

你的 卡·马·

案件一结束,不管其结果如何,我们两人应该发表一篇一两个印张的《告公众书》。²⁵³ 向全国讲话的更好时机不会再有了。此外,我们决不能容忍这个案件所留下的可笑印象——这种印象,连温和的亨利希^②的道德尊严和科学修养都不能把它清除掉。

舍尔瓦尔自己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²⁵说,他是“密探,不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亨·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过是高尚的‘库珀式密探’^①”。我通过可靠的途径把必要的说明寄给了一位律师。²⁵⁴

关于上面提到的发表有关“科隆案件”的东西，现在就应当打听一下了。我觉得，最好是你写信给康培；如果他自己太胆小怕事，就让他给你指定一个可靠的经理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人，所以可以告诉经理人，如果到一定时间，比如说三个月后，出售所得抵销不了自己的开支(肯定如此)，他可以拿到钱(凭期票)，而且，这样的玩意儿，印刷费顶多不过25塔勒。

再见。这件事要考虑一下。我们不能不说话了，如果不能保证及时印刷，就不会再有适当的时机了。自然应该注意到，经理人不能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这件事情即使在“商业”方面也是有利可图的。

1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明天早晨，即在你收到这个便条的同时，维尔特将收到我寄到施

① 指费·库珀的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维·伯奇，他在小说中是一个有信仰和爱国心的高级密探形象。——编者注

泰因塔尔处的信^①，其中有另一封给施奈德第二的信²⁵⁴；你们应将此信立即发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此，我请你们在没有看过和没有发出这封信以前，不要干你们的日常事务。

你的 卡·马·

1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给你写信^②时，只是很粗略地看了一下施梯伯的证词²⁵⁵，所以今天看到你的文件^③使事情有了转机，十分惊喜。现在我对所有的被告将被宣告无罪不再有任何怀疑了。施梯伯可真要大丢其丑。我在这里把这东西又复制了一份，并且通过两条不同的十分可靠的途径寄往科隆；我还将希尔施亲笔写的两张便条粘在原稿上，盖上火漆印——这本来应该在伦敦就搞好的——，并且签上我的名

① 马克思1852年10月26日前后给格·维尔特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字以证明这一情况,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除非全部材料被扣押,这两张便条才会被扣押。我还找到几条与科隆联系的途径;尽管前两条途径(但这不能重复利用)有99%的把握,使材料能在当天准确送到施奈德处,但如果我从你那里收到经你证实的第三份附有新的希尔施笔迹样本的材料,再通过另一条途径寄到那里,那毕竟还是好的。总之,普鲁士人不可能没收这个东西,否则参与者将负刑事责任。

今天收到的你的信^①被人拆开过,因为信封的四个角没有全封好。寄到施泰因塔尔处的信是否也被人拆开过,很难说,因为公司把外面的信封拆开了。由于拆开信件如此容易,我差不多确信这里也早就有人在干这种事。因此,施泰因塔尔的地址也不再适用了。寄给我们的老詹姆斯·贝尔菲尔德吧,地址是:曼彻斯特第恩门金狮,信内再用一个信封,写上“弗·恩·”就行了。至于十分重要和危险的东西,就照我现在的处理办法:寄一包随便什么东西,里面装上信,轮流通过皮克福德公司转到我的住处和经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寄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处转我,不用贴邮票。这是完全可靠的。但是,特别是通过邮局投递的信件,要交替使用不同的笔迹,经转运商寄出的包裹,不要总是由同一个人寄出,也不要总在同一地点寄。这样,最后这一条途径就完全可靠了。然后,或者你给我一个类似这样的伦敦的可靠地址,或者让某个其房东不多疑的人用一个诸如威廉斯之类的假名,或者告诉我,鲁普斯^②是不是还住在宽街4号,德朗克是不是还住在模范公寓,或者把其他我们信得过的人居住的地方告诉我,以便我能够变换地址。

① 指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所有这些轮流使用的办法,将保证我们的充分安全。此外,为了不致引起人们注意,可写些无关紧要的信直接经邮局寄给我,我也将这样做。

抄文件花了我很多时间,因此,我简直不知道是否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诺言,赶出给德纳的文章²⁴⁶并赶上星期五开航的轮船。你无论如何将收到一点东西。请注意,长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使我某个部位的毒疮又严重发作,有时难以坐下;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老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²⁵⁶将使施梯伯由于他的原本记录而胆战心惊。从这个声明中也可以看出,一般说来,那里的法学家们对于警察当局的卑鄙无耻是非常愤慨的,而施梯伯出于地道的老普鲁士人对莱茵法律、诉讼程序和莱茵舆论的无知,竟厚颜无耻地大肆吹嘘这些卑鄙的行径,并像小孩一样因自己的小聪明而得意忘形。这是一个吉兆。

真妙!警察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除此之外,还声称,对待那些与世隔绝的共产党人,他们拥有特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手法攫取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未经证实的文件、赤裸裸的谣传、密告、道听途说当成真正的法律证据,当成罪证,——这太过分了!这肯定会产生后果的。

你的 弗·恩·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写信告诉过你，我打算编一本关于“科隆案件”¹⁶的“石印通告”。^①现在，“石印通告”成了一本大约三印张的抨击性著作²⁵³。现在石印这部著作不值得，原因有二：第一，石印这样厚的著作太贵，而且不会有任何收入，因为这种石印通告不便于出售。第二，没有一个人会去读——也不能要求人家读——有三印张厚的石印出版物。

所以这部著作除了铅印，没有别的办法。在德国不可能办到。伦敦是唯一可能的地方。只要我能预付一部分，我就可以赊账。请你同维尔特和施特龙商量一下这件事。但是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这部著作现在出不了，以后就引不起任何兴趣了。我的小册子不是对原则进行辩护，而是根据对事实和案件进程的叙述来抨击普鲁士政府。我自己当然无力为这件事拿出哪怕是一分钱来。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

① 见本卷第270页。——编者注

帝国在迅速发展。为了使这一次商业危机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厉害,波拿巴比任何人都有办法。

你的 卡·马·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通过卡弗公司寄给你一本杜罗·德拉马尔的书^①和的一封信^②。在此附上各种商用信封,以及收信人为洪特海姆和埃塞尔第一的信封,这两人比施奈德较少引起庸人们的怀疑。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再装进一个收信人为施奈德的封好口的信封。然而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时而给其他辩护人写写信,使他们相信他们的重要性。还附上一个商业印章。你的魏德迈的老纹章和笨拙的S章根本不能用。寄到曼彻斯特的信也请用随便一个别的6便士的印章吧。

请不时寄些不太重要的挂号信给施奈德,使这些家伙产生错觉,

① 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
——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2—274页。——编者注

以为我们由于缺少地址而放弃了用秘密途径通信。

随信附上一些人的地址,他们会把信送到需要送的地方,这一点用不着有任何怀疑。

不过,要提请律师们注意警方公开的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并且力争使他们提议,因施梯伯发假誓和作伪证而将他逮捕起来;这个家伙的确是用你给科特斯的信²⁵¹作伪证了。

我将在今天晚上邮寄的信中,更多地谈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你的 弗·恩·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钱收到了,今天又收到附有信件的包裹^①。在上一封给你和维尔特的信^②中,我故意不写那些对付普鲁士政府的措施,以免信件被拆开时使它掌握更多情况。今天我要详细地谈谈。我认为,我们设

① 恩格斯1852年10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272—274页。
——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1852年10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271—272页),马克思1852年10月26日前后给格·维尔特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下了能把政府的整个骗局炸得粉碎的反布雷。普鲁士的先生们应该看到,他们是与一些更强大的对手打交道。

星期一施奈德第二收到我经杜塞尔多夫寄去的一封信(信寄给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商人)²⁵⁴,信的内容简述如下:(1)舍尔瓦尔是1847年根据沙佩尔先生的建议并由沙佩尔在伦敦接受加入同盟¹⁴的(当时我在布鲁塞尔),而不是1848年由我在科隆接受加入的。(2)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舍尔瓦尔一直住在伦敦,这一点可以由他的房东们证明。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在巴黎当宣传员。(3)他在1850年夏天才迁居巴黎。从他那里搜查出的文件和他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供词都证明,他是沙佩尔—维利希的代理人,是我们的敌人。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1)判决以后,他(和吉佩里希一起)马上从巴黎监狱离奇地逃出。(2)虽然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罪犯,却平安无事地待在伦敦。(3)雷缪扎先生(我授权施奈德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①密探的身份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一些文件(他用几个小时抄写了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普鲁士警察当局拒绝给他钱,因为他“为两方面服务”并且法国人给他钱。最后,我给施奈德作了几点简单的理论说明,他根据这些说明可以把沙佩尔—维利希的文件同我们的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它们的差别。

在你转寄给施奈德第二的信的同时,^②同一个文件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老埃布讷在那里将文件投邮并拿了收据)送给了冯·洪特

① 茹安维尔亲王。——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72页。——编者注

海姆律师^①；这是在星期二。这个包裹里有：(1)贝克尔给我的信，盖有伦敦和科隆的邮戳，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通信首先谈的是出版事宜²⁵⁷；(2)丹尼尔斯的两封信，附在贝克尔给我的信里；在这两封信中，他只谈到自己的手稿；²⁵⁸(3)希尔施所作记录的片断²⁵⁹；(4)《人民报》的一份剪报，恰好舍尔瓦尔本人在这里写明了自己的住址；(5)《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先生给我的信(亲笔写的)，现把它抄在我这封信的第三页。

星期二^②晚上偶然收到施奈德的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从邮局寄出的第一封信被扣下了。可是，他收到了这里的一封挂号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德朗克写的，信中告诉他，亨策6—8个星期以前到过此地维利希处，维利希对他很感兴趣，维利希本人在这里吹牛说他已经指示亨策，叫他该如何反对我们。施奈德来信说，所有的律师都坚信文件是伪造的；他迫切要求给他寄去证据，特别是要证明，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写信给我。

要不是你的两英镑恰好及时赶到，我星期三就会因缺钱而不能干任何事情了。于是，我来到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庭(见到首都区治安法官温厄姆先生，他详细询问了这个案件，并表示大力支持我们，反对普鲁士政府)，以公证两个文件：

(1)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笔迹；据施奈德第二来信说，差不多希尔施的全部记录上都有他们的签字。你知道，林格斯只勉强会写几个字，因此可以肯定记录是希尔施作的，这很好。²⁵⁵

① 马克思1852年10月26日给理·冯·洪特海姆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② 1852年10月26日。——编者注

(2)根据我的请求,我们集会的地方的店主证明,从3月开始,“马克思博士的协会”^①(这个家伙只认识我),大约有16—18人,定期集会,每星期只一次,就是每个星期三,他和他的侍者从未看见我们写过片言只字。每逢星期三举行集会的情况,他的一个邻居,德国面包铺老板兼房主也作了证明。²⁶⁰

盖有治安法庭印章的两个文件,都是一式两份。我把第一份经[……]^②寄给了格·荣克,恰好他三天前写信给我,说他住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并且给了我地址。荣克本人将把这些东西带到科隆,或者派信使送往那里。他收到的那封信,是写给施奈德第二的,除了治安法庭公证过的上述文件以外,信里还有:(a)给施奈德的第一封信²⁵¹的抄件,以及希尔施所作记录中的另外两个片断;(b)贝克尔给我的一封信的片段,恰好在它的背面有伦敦和科隆的邮戳。贝克尔在信中一字不差写了如下的话(我寄走的那个片断没有其他内容):

“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答;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发动科隆卫戍部队起来革命!!!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只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蛊惑者¹⁴⁹的法官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隆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者的责任的。真够朋友!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贝克尔”²⁶¹

(c)贝尔姆巴赫给我的三封信,表明了我们通信的性质,其中一封(3月的)同时也有对我那封谈到希尔施、谈到丹尼尔斯夫人被告发以及

① 即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②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对她的住宅进行搜查的信^①的回答。这封信证明,她同我没有通信联系;(d)施梯伯的信的抄件;(e)给施奈德的指示,我在里面还告诉他,经公证的文件(或其抄件)将在星期四(10月28日)从伦敦用挂号信按他的地址直接寄给他,同时他将收到商人W.经杜塞尔多夫寄去的挂号信收据。这样一来,如果政府这一次把信扣下,我们就可以证据确凿地当场抓住它,而它除了从辩护一方拿去一个抄件,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本星期六(10月30日),你将在《晨报》上看到关于《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下流文章的简短声明。在声明上签名的是: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威·沃尔弗。许多周刊也将刊载这个声明²⁶²。

我想,这一次普鲁士政府要空前地大出其丑了,它将确信,它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些民主派傻瓜。它用施梯伯的干预救了我们的人。甚至贝尔姆巴赫被逮捕,也是好事。没有这一招,他的信还无法送到那里。他为了不致遭到哪怕是临时性的拘留,本来是反对这样做的。现在,他坐牢了,一切都好了。

为苦役而生的巴泰勒米老爷子,这一次为了换换花样,将去认识一下范迪门地²⁶³。这个家伙的卑鄙就在于,他顽固地拒不承认事实,从而使决斗监场人深陷困境。不过,两个人都已经声明,他们是库尔奈的决斗监场人。而当绞刑的前景临近时,大概第三个人将停止自我牺牲,也会承认是决斗监场人。

几天以前在赖辛巴赫那里举行了保证人会议。除多少受到排挤

① 马克思1852年3月3日给阿·贝尔姆巴赫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金克尔和维利希外,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他们是:赖辛巴赫、卡尔伯的勒韦、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梅因、奥本海姆。赖辛巴赫以及其他的人决定将钱退还给捐献人。赖辛巴赫指出的主要理由如下:

“维利希和金克尔在制造彻头彻尾的骗局。还有数以千计的由他(赖辛巴赫)签署的债券在美国流通,他们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把这些债券贴现,直接拿走,用于个人目的。”

光凭清算所有这些肮脏勾当,就可以给他提供必要的口实来公开揭露这个用他的名义制造的骗局,并且防止进一步敲诈勒索。你看,道德高尚的维利希和金克尔堕落到了何等地步。骗子……这就是最后的结论。

衷心问候维尔特。

你的 卡·马·

伦敦可靠的地址,我下一次告诉你。

“在《新莱茵报》第177号上刊登了一篇12月21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其中无耻地谎称,我作为警探到法兰克福去,侦查谋杀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尔德将军的凶手。您可以从所附的证件中看出,21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待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的冯·施韦茨勒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12月22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338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248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把那个内容不实的通讯的作者的名字告诉我——按照法律这是你必须做的,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正是我对民主主义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挣脱了刑事司法的罗网。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的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不

倦地与当局相对抗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报刊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妙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报刊的迟钝。关于我作为警探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藉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要破坏我的妨碍这家报纸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刊却如此蠢笨,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作为侦探到法兰克福去,那么这件事肯定不会事先在所有的报纸上披露;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蠢笨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精明获得了胜利。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警探,这同样是一种无耻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无耻的谎言。哪怕有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骗取他的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

因此,我期待您,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因为我认为您是一个正直而正派的人。民主派报纸在我们这里由于散布大量谎言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博士等等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²⁶⁴

“兹证明施梯伯博士先生上星期受我的委托到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调解我的私人诉讼案件一事属实。

施韦茨勒·冯·莱克顿议长未亡人

盖章

路易莎勋章获得者”

我请你把下面这几行写给施奈德,并且立即用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第三条途径^①寄往科隆他那里。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⁵²的14—16种文件,的确是被施梯伯买去的,但同时也是被他偷去的。就是说,他用现钱唆使一个叫罗伊特的人去偷盗。罗伊特早就不是正式的‘警官’了,但他是偶尔领取计件津贴的普鲁士使馆的密探。他从来不是哪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成

^① 见本卷第273页。——编者注

员,甚至不是公开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²⁵的成员。罗伊特同维利希—沙佩尔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兼档案管理员狄茨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罗伊特撬开了狄茨的写字台,并且把文件交给了一个人,不是施梯伯就是舒尔茨。这件事情早已在科隆陪审法庭上揭发过了。施泰翰被监禁在汉诺威时,预审法官曾把他写给流亡者委员会(主席是沙佩尔)²⁶⁵秘书狄茨的几封信出示给他看。大家知道,施泰翰越狱逃跑了。他到达伦敦后写信给汉诺威,要求把这些信寄来,以便他能够向英国法院控告罗伊特犯有:

(1)撬锁偷盗罪。

(2)伪造罪。就是说,他确信,在他的信(这封信现在也已经由施梯伯出示给科隆陪审员了)中,有一处由警察当局改动了,加上了‘530塔勒,500给领导人’这几个字。当时他往伦敦只寄了30塔勒,只字未提领导人。

汉诺威法院自然没有满足施泰翰的要求。那个罗伊特撬开了狄茨的写字台,偷走了全部文件。狄茨和沙佩尔集团只是在施泰翰到这里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²⁶⁶

亲爱的恩格斯,我刚才收到了你们的包裹。因此,你不必把上面的东西重抄一遍了。我自己将用我收到的一个信封直接把它寄去。

请告诉维尔特,如果他看不中准备委任给他的驻巴黎公使的位置,那么施梯伯交给我支配的“大臣”职位,现在他可以永远保住其中的一个了。²⁶⁷

你的 卡·马·

如果你需要写信告诉我重要的事情,可用下面的地址:安·约翰逊先生收(英格兰银行金条处)。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交第二次邮班寄出

亲爱的马克思：

寄去一篇给德纳的文章，这篇东西不能在别的地方断开。如果今天晚上我能全部译完，我将稍迟一点把其余部分付邮。²⁴⁶现在把这一篇寄出，是为了让你能及时收到哪怕是一点东西。此外，为了调剂一下，德纳一次大约有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栏就够了，特别是在他付钱这样拖拉的时候。

科隆案件¹⁶即使再延长一个月，我也毫不惊奇。星期一^①看来不曾开庭，可能是某个被告或某几个陪审员病了，要不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连续休息两天。特别是在所有这些有名的证人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的情况下。亨策先生被弄得狼狈不堪。维尔特在汉堡遇到了这位高尚的人物，他在那里对你大肆谩骂，这就解除了你对他所负的任何义务。他也公开承认他的愤怒带有小市民的动机。你要直接写信(挂号信)给其中某个律师，并提请他们注意，公诉已完全由泽特先

① 1852年10月25日。——编者注

生之手转入警探施梯伯之手,施梯伯在检查机关的默认之下,提出全新的法律理论,这就是:

(1)凡在道义上与案件有关的人,为了被告的利益,从国外给律师们寄送文件和其他消息,并揭露某个施梯伯的警察谎言毕竟是一种谎言,这是犯罪;收到这类信件,同样也是犯罪;

(2)相反,警察当局却有权干出种种罪行,甚至在法庭和公众面前公然吹嘘这些罪行:

(a)撬锁偷盗——撬开狄茨的写字台,偷走文件;

(b)据供认,用答应给钱来唆使撬锁偷盗,以及贿赂;

(c)偷盗辩护用的文件,把你给律师们的备忘录剪下一部分藏起来;关于偷拆信件,我连提都不想提了,因为这些家伙竭力在事后至少用合法的形式掩饰这一点;

(d)作伪证和发假誓,施梯伯先生故意把科隆人说成舍尔瓦尔的同谋和同伙,他自己明明知道,而且事后也承认这是撒谎;其次,他特别发誓说,那封已于15日就到了科隆的信,只是在10月19日才从邮局寄到科隆;他自己捏造出关于特别信使的全部谎言,等等;

(e)伪造,警察当局自己炮制了所谓的记录,并把它作为原本提出来,²⁵⁵而我们则被剥夺了一切向辩护人递交反证的可能性。

等等。

如果律师们办案大胆、巧妙,那么,结局可能不是科隆人被判罪,而是施梯伯先生因发假誓和犯有违反无神论的法兰西刑法典的其他普鲁士罪行而被逮捕¹⁷⁸。

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想告诉你,但是,因为维尔特刚刚回来,同他一闲谈就全忘了。

刚才从他那里获悉,丹尼尔斯夫人也被传来当被告证人。这更

好了。各种记录的结局将很妙。看来,可怜的贝尔姆巴赫也马上就被毫不客气地请上了被告席;他们想从这个无辜的可怜虫那里捞到什么呢!

你的 弗·恩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案件像现在这样进行,结局不会不好。施梯伯的信^①是比澳大利亚的所有金矿⁸⁹还值钱的发现。倒霉的诺特荣克保存了《新莱茵报》的这些旧文件,并且在那个时候把它们送到伦敦,这是多么幸运啊!但愿这东西能送到,因为扣留这样的文件,连检察长^②都不会认为是犯罪。你寄这封信最好是不用挂号而用别的方式。从法兰克福到科隆,还可能碰到什么倒霉的事,虽然抄件也是重要的证据,但原件毕竟重要得多。应该有一个人亲自把它带到科隆,或者通过信使送去。不过我希望,一切都会顺利。

① 见本卷第282—283页。——编者注

② 奥·泽肯多夫。——编者注

其他文件也很好,我们现在要大声欢呼了。

为了保险起见,我昨天给冯·洪特海姆寄去一封信^①,这封信将在阿姆斯特丹付邮。我在信中把你给施奈德的信²⁵⁴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了他,并且告诉他施奈德寄给德朗克的信没有收到。这样,就有了四份抄件和一份摘要。

我今天将经另一条途径再寄一份施梯伯的信的抄件到科隆去;并把星期五《晨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²⁶⁸的剪报、星期六《晨报》上的声明²⁶²寄往莱茵省,总之,使关于警察罪行的报道在资产者中间传播开来。

现在,我建议:

1. 既然唯一可以加重罪名的证词极其可疑,而其中有些东西我们现在就应证明无疑是捏造的,那么,你的,以及鲁普斯^②、皮佩尔等人发誓提出的并得到公证的证词,就是非常重要的了。检察机关爱怎么说就让它怎么说,这无所谓;陪审员们仍然认为我们和被告们是正派的。现在最容易不过的是,你们当中的两个人或三个人到温厄姆那里去,发誓证明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有关伦敦的事情。例如:

(a)就你们所知,根本没有 **H. 李卜克内西**这个人,而只有 **W. 李卜克内西**,你们从来不认识 **H. 李卜克内西**;

(b)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

(c)你们除每星期三集会以外,从来没有在星期四在别的地方举行过别的集会;

(d)你们声明希尔施记录中那些被说成是你们的发言、报告等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等的证词,完全是捏造的;

(e)检察机关认为是出自你的手笔的《红色问答书》的附函²⁶⁹,不是你写的——

还有在最近的庭审和施梯伯最初的一些证词中所说的种种其他谎言和应该加以驳斥的东西。²⁷⁰

在温厄姆面前发誓说出的这一切,温厄姆会拟成一份通常的书面宣誓证词——你们可以干脆把英文草稿带着——,你们请他把它交给一个警察,这个警察会同你们一起到西蒂区普鲁士领事黑贝勒那里;后者必须对温厄姆的签字进行公证,否则他会失去自己的领事许可证书。这样出具的一式两份的证词,就可送往科隆,并将发挥其作用。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样就合乎全部法律程式,这东西将成为法律文件。如果黑贝勒仍然拒绝签字,你们就去找任何一个官方公证人,他将给予公证(这种办法是在类似情况下由普鲁士当局告诉我的老头儿^①的)。

2. 昨天收到了德朗克关于班迪亚的长篇报道。我必须告诉你,从关于我们手稿^②的种种卑鄙的谎言来看,从维尔特星期二^③送给你的敦克尔的信²⁷¹来看,如果班迪亚真的在给科特斯的上一封信上写了地址^④,那么,对他是普鲁士的密探这一点,我几乎不再怀疑了。他和匈牙利人的联系并不证明他不是这样:在我们这里他抬出匈牙利人,在匈牙利人那里却抬出我们。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必须马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1852年10月26日。——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299页。——编者注

上调查。如果班迪亚先生在24小时以内不对手稿的下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不把那个叫做艾泽曼的人以前的地址——街道和门牌号码——告诉我们,不对其极为可疑的生活来源作出说明,那么,我就强烈主张科隆的律师们直接询问施梯伯先生,问他对班迪亚上校这个人知道一些什么。施梯伯先生在被揭露以后不敢再作假证词,因为他无法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同时应该把关于手稿的事情告诉施奈德,好让他在庭审时讲讲这一点;这样一来,就用不着任何补充说明了。

3. 施泰翰工人协会²⁷的几个人,委员会的成员等等,也可以带上希尔施亲笔写的整页整页的,或者尽可能长的文件,而不是带些小纸条,去找治安法官并发誓证明这是希尔施的笔迹。这将比简单的未经公证的片断好得多。

我们在星期一再寄点钱给你们,使你们不致因此发生困难。你的发过誓的证词可以到最后才送去,这有它好的一面;只是要注意,在传讯证人结束以前,一切都要送到那里。

不要忘了尽快寄几个可靠的地址给我。^①

施泰翰关于伪造罪的证词^②也应该在治安法官面前宣誓。这会取得出色的结果。

金克尔今天在一帮曼彻斯特的德国犹太人的陪同下,在这里的交易所转来转去。不过我们已经向人们讲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而维尔特将使他不论在这里或在布拉德福德的生活多少有些扫兴。

① 参看本卷第273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84页。——编者注

你们能不能通过伊曼特或别的途径从赖辛巴赫那里弄到金克尔行骗的直接证据,并且把这些证据的抄件送到此地的《观察家时报》、《卫报》或《信使报》^①,以及布拉德福德的报纸?当然要的是直接证据,以使这些人无需担心被指控犯有诽谤罪。你们也可以把这些证据送给曼彻斯特雅典神殿²⁴²的秘书J.W.赫德森博士。

施特龙又到了布拉德福德,他有点小病,星期三或星期四将到这里来。我今天写信给他作了详尽的指示,你如果寄东西给他,就可以期望巧妙地完成委托,而与我的行动不矛盾。主要是一切商业地址都只能用一次。

我们应该做到使施梯伯行为将来永远被用做偷窃行为的同义语^②。

辩护人中间也有许尔曼律师。他的地址也可以用来寄送邮件。施奈德的地址的确太危险了。

班迪亚的事情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假定原本记录²⁵⁵不是希尔施的手笔,而是转抄的。那怎么办?要知道施梯伯本来就发誓声明他根本不认识希尔施。

如果科隆人仍然被判罪——不过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仍将竭尽全力,使全部消息和文件送到那里——,那么我们无疑应该写点东西。²⁵³否则,我想这只会削弱政府失败的影响。然而,即使如此,这也将取决于一系列的情况。首先应该把一切文件和书面宣誓证词等等的经过所有公证手续认证的准确抄件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东西将编成一套出色的证明文件。

① 《曼彻斯特信使报》。——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施梯伯行为”的原文为“Stieberei”,是由施梯伯这个姓变来的,它同“偷窃行为”这个词的原文“Dieberei”谐音。——编者注

德朗克向我要 10 先令,因为他病了,也很拮据。下一次即在星期二收到钱时,请给他这个数目或稍多一点。

地址最好是由皮克福德或卡弗转我。

向大家问好,并请快些来信。

你的 弗·恩·

我们正在这里将所有寄出的文件编制一份详细的清单,注明日期、寄送方法等等。

118

马克思致卡尔·爱德华·费泽

德累斯顿

[草稿]

[约 1852 年 10 月于伦敦]

费泽先生

阁下:

上次我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给您,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写了信^①,您当然感到很意外。这要怪维尔特和莱茵哈特。不过我知道我是完全错了。您既然熟悉康培这个老高利贷者、这个作伪证和与女仆姘居的人,您就应该知道这个家伙属于我的死敌之列,因此也就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不应该把我的小册子^①提供给他。您这样就给了他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可以不冒任何风险而转弯抹角地对我进行无耻的侮辱。我个人并不认识这个家伙,然而我很了解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与冒牌的自由派作殊死的斗争,这足以使我成为他的阴谋的对象,对他的阴谋——他可以相信这一点——我在一定的时候是要给予回答的。

第二,您没有任何权利为了回答我的质询写信给班迪亚先生。据我所知,是我介绍您与班迪亚先生认识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向您介绍说他是了解我的私事的人。很奇怪,您把康培的无耻行径通过第三者告诉我,而据维尔特肯定地说,康培先生称这个第三者是密探。此事我要告诉班迪亚。

如果这封信使您不高兴,那就请您到伦敦来,我住在什么地方您是知道的。您可以相信,我随时准备满足您合乎常情的要求。

卡·马克思博士

^① 可能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1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①和5英镑收到了；10先令已给德朗克。

现在，对直接用我们的地址公开通信感到担心的时刻已经过去。律师们星期六(10月30日)收到了绝大部分文件，星期天收到了法兰克福的第二封信，昨天收到了我最近的一封信^②和在治安法官面前所作的声明。今天我把登在今天的《晨报》上的声明^③用挂号信直接寄给了施奈德第二，这与其说是因为现在还需要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让普鲁士政府看看，我们有办法迫使它的邮局老实一点，否则，就要在伦敦公众面前揭露它。

① 恩格斯1852年10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287—292页。

——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2年10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277—284页。

——编者注

③ 马克思《科隆案件。致〈晨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律师们及时地,即在公诉结束以前,收到了一切必要的东西。现在我认为,只要审判不致由于某种新的意外事件而拖延下去,从而不需要我们进行新的干预,那就不再需要往科隆寄任何东西了。

附上伊曼特给克路斯的信,里面谈到了有关金克尔—维利希骗局的详情。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时间看这封信,只是让皮佩尔照抄一份给你。上星期五已把信寄往华盛顿。

西蒂区商人弗略里声称,他可以证明,维利希—金克尔要他和其他商人购买公债券²⁹。

现在,招摇撞骗的维利希靠俄国人赫尔岑养着。

据弗莱里格拉特昨天告诉我,金克尔在去曼彻斯特以前,以乞讨者、拍马者和家庭教师的身份,倍加热情地跟在西蒂区的一帮议员、商人等等的后面摇尾乞怜。

关于那封造谣说是我写的信²⁶⁹,我只是还没有住在吕蒂希^①的莫泽斯·赫斯的地址。因为我要写信给他他说:“告诉我,你把《问答书》给了谁,是谁在德国推销,否则我将在《独立报》上宣布你是文件的伪造者。”莫泽斯将不得不说实话,而如果这一次证明,伪造我笔迹的不是警察,而是金克尔—维利希,那我就以伪造他人笔迹的罪名把他们告到本地法院。

不要忘了把给德纳写的文章²⁴⁶的结尾寄给我。星期四议会将开会。文章已经有点过时。星期五之后它恐怕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衷心问候维尔特和施特龙。

你的 卡·马·

① 即列日。——编者注

商人弗略里进一步证明,维利希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向他和他的英国朋友们敲诈英镑,借口是流亡者需要这些钱。现在可以证明,维利希—金克尔粗暴地回绝一切流亡者,声言他们没有一文钱可供这样的用途。维利希对他们说,他自己都难以糊口;金克尔心疼地让他们看他自己的孩子,最多只是把已故的尤利乌斯、已走的叔尔茨或自己贵体穿破了的背心送给他们。

120

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我不得不用口授的办法给你写几句话,因为该死的痔疮使我坐不下来。

附上昨天晚上收到的施奈德的信,以及柯尔曼给班迪亚的一封信,后一封信请你看后寄还给我。

你看,瑟美列想收回他的原稿¹¹¹。

费泽昨天告诉我,维尔特约他来伦敦,把时间定错了,为此我向

^① 这封信出自燕妮·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签了名,并且加上了1852年和一个问号。——编者注

他作了适当的解释。

你的 卡·马·

马克思的秘书、妻子致衷心的问候。

科苏特对马克思大发雷霆,因为马克思把他同波拿巴、费特尔等人搞的骗局写给了德纳,德纳用这些材料写成了一篇出色的文章²¹¹。

1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1月5—6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得知受苦的不只我一个,很高兴。前天和昨天,施特龙都在这里,自然喝得酩酊大醉,他今天早晨3点离开我这里,但愿今天成行。这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今天累坏了。这也就是你今天收不到译文²⁴⁶的原因。不过不要紧,因为有一艘南安普敦轮船,这篇东西可以交它寄出,而在11日以前,连御座演说也不会再在议会发表。

文件幸好都到了,其中包括施梯伯的信的原件^①。现在,只要高尚的公诉人的工作一结束,案情即见分晓。即使挖空心思,也不能抛

^① 见本卷第282—283页。——编者注

出比泽肯多夫的话更荒唐的东西。因为恩格斯曾经在一个出版物中说过,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①所以毕尔格尔斯就应该因密谋而被判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被告是不是有意图——有图谋不轨的嫌疑——,因此,被告是不是同盟¹⁴盟员,就完全无关紧要了。总之,泽肯多夫先生由于对判处丹尼尔斯及其同伙有罪感到绝望,便直接要求陪审员也宣告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无罪!这个家伙头脑发昏到这个样子,一定是至少接连八个通宵大喝特喝掺了苏打水的烈性白兰地。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下,没有一句话讲在点子上。总之,自从庭长^②向陪审员提出问题以来,我就一分钟也不再怀疑毕尔格尔斯等人也要被宣告无罪了。毕尔格尔斯的可怜的宣言和他的环游,²⁷²不可能变成旨在推翻国家制度等等的“行动”。不然就要在编年史上记上一笔:1851年5月伦敦水晶宫²⁷³开放期间,裁缝诺特荣克从柏林到了莱比锡,旨在推翻普鲁士国家制度,发动内战。此外,原本记录被推翻了,而且,正如施特龙所断言的,陪审员中间冯·拉特、冯·比安科、莱文、莱顿、黑尔施塔特以及另外一人,态度都很好。

从案件现在的进展来看,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发表一点东西。²⁵³案件结束后,让施奈德和某个被告到伦敦来一下,这会有好处,甚至是必要的,那时我将设法在一个星期六或星期天前往伦敦,等我们把一切商量妥当后,你再同我一起来这里,手稿几天之内就可以脱稿。在此期间,你写信问问老埃布讷,他能不能把这个小册子交给勒文塔尔出版,我同意我们和他分担盈亏。

①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94页。——编者注

② 亨·奥·格伯尔。——编者注

至于班迪亚,一旦弄清楚了他没有在寄给科特斯的上一封信上写地址,那么,对他的最大怀疑自然就消除了。德朗克告诉我,班迪亚在上一封信,即在最近一封准确寄到的信上写了地址,这使我大惑不解。但是,这个狂热的矮子怎么会捏造这样的事实呢?不过柯尔曼的事也是可疑的。柯尔曼的这封信,同以前的艾泽曼的那些信一样,都是由同一种笔迹写的。我明天把这封信寄还给你,但我认为这封信应该扣下。里面有些东西不对头。通过维尔特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柯尔曼是怎么一回事。目前仍然要班迪亚向你说明,柯尔曼先生是怎样决定用假名字签字的,等等,据说已经死了的“这个人”(这是个什么人),现在为什么和怎样突然复活了。还要让班迪亚先生向你说出他根据一封信而“知道”的那个伦敦“经理人”的姓名。让德朗克也做点事,请他向某个德国书商打听一下柯尔曼这个人。

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信都是托人带来的,上面从来没有盖过邮戳,都写得很轻率,很不在乎,所以事情显得极为可疑。这一封信仍然又是在“旅馆里一个朋友处”写的。所有这一切都不符合商务习惯。还有那不高明的借口也一样:说什么手稿^①什么时候付印是他的事情。够了,在这件事上,即使班迪亚像一个撒谎成性的斯拉夫人可能做到的那样诚实,我也认为他在柏林的朋友是一个大骗子。但是,现在这件事应该解释清楚了,因为柯尔曼先生在这里是直接以这份手稿的所有者和出版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姓氏的书商,事情就清楚了。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说一个出版者可以长年把手稿压着,这种理论看来很新鲜,也不太符合书商的实际行为。儿童读物的事情,我也认为是在搪塞。在英国,类似这种臭玩意儿在圣诞节前根本不会出版;而且,这一点说得非常不清楚、不明确,班迪亚绝不可能把这理解为肯定的委托。在旅馆里,人们也不用这种更像是普鲁士官僚机构用的不干净的纸来写东西。一句话,我们等着瞧吧。

此外,我从这里根本不能写信给班迪亚,因为我不知道他和你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的任何细节,他向你说过些什么,有哪些信他还给你看过,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是把他抓在手中了。

11月6日

昨天,由于身体原因,我没有把上面写好的寄出。后来,我在《科隆日报》上又读到施梯伯拼凑的东西。原本记录²⁵⁵虽然成了废物,但是H.李卜克内西以现金收据的形式复活了。希尔施先生及其一伙——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好几个人——似乎从愚蠢的普鲁士警察那里骗到了一大笔钱。派一个警监^①去伦敦收集这些谎言,还有关于在你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的情报,这真的值得去做!²⁷⁴

但是,这里把德朗克的朋友弗略里直截了当地公开说成是警探,这是怎么一回事?²⁷⁵这多少会使矮子转移对班迪亚的怒火。显然,有人也闹扯过施梯伯的信,这没关系。施梯伯本人用来引起对这个文件的注意并谈到“无耻的诽谤”的那种方式,只会加强效果。

维尔特在利物浦,几个小时之后才回来,所以我必须把施奈德和班迪亚的信^②留到明天。

① 弗·戈尔德海姆。——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96页。——编者注

“毕尔格尔斯承认,他曾经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①

这当然就足以判他绞刑了。这样的事情我还不曾见过!

今天晚上《科隆日报》自然会带来关于事情起了变化的第一批消息。只要律师们现在真正干起来,那么,他们行动谨慎的做法,就是很对的了。

你的 弗·恩

星期六

别忘了赶紧给我寄几份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⁶。在布拉德福德,我们已经有些人想建议他把这些诗当众朗诵一番。

希尔施大概还在这里;至少他上星期一定在这里,当时我在雅典神殿²⁴²见到过他。另一个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也在这里,起初把我闹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干事,或者在找差事。不过,你上次来这里时¹⁵³,我们有一回在布劳顿碰到一个人,他打起招呼来:“马克思,您好!”当时我们想不起他是谁;他原来就是希尔施。可见这个家伙在作艺术旅行。一俟案件结束,就该把这个家伙痛打一顿。

① 引自公诉人奥·泽肯多夫1852年11月3日在科隆陪审法庭庭审时的起诉书,载于1852年11月4日《科隆日报》第283号。——编者注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1月1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我的妻子关于昨天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的报道。²⁷⁶她曾同伊曼特一起去过开会地点“共济会酒家”的走廊。

至于班迪亚的事，只扣了柯尔曼的一封信。他要是向我问起这封信，我会推说我老是忘了请你把它寄还。如果是班迪亚方面故意设下的骗局，那他自己就给我们提供了对付他的罪证。这是清清楚楚的。班迪亚起先被指控泄露了巴黎密谋¹⁵⁴，后来又被指控在科隆案件¹⁶中有欺骗行为。这两件事已经证明是不真实的。从施奈德的信来判断，科特斯的地址^①是由科特斯本人的一个熟人泄露的。最后，说到我们的小册子^②，很可能维尔特就柯尔曼地址一事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我把给柯尔曼的信交给了班迪亚，我在信中就合同没有规定出版小册子的时间向他作出说明，指出

① 参看本卷第289、299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合同也没有规定我们不能把还在我们手上的手稿原件拿到布鲁塞尔或纽约出版(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同样,合同也没有规定我们不能在两个星期以后,把这个小册子的已经写好的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用另一个标题,交另一个书商去出版,等等。

现在来谈科隆案件。

我如果处于毕尔格尔斯等人的地位,决不会允许贝克尔先生这样无耻地靠损害别人来自诩为超人,并且大肆贬低整个案件的意义而使民主主义者兴高采烈。为自己辩护是一回事,靠损害别人来为自己辩解是另一回事。²⁷⁷贝克尔是一个革命的模仿者,他很狡猾,但不够聪明,总在算计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伟人。他的全部才能,就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的才能。

你已经知道,政府于绝望之余,采取孤注一掷的手段,乞灵于戈尔德海姆的补充证词²⁷⁴,但是又掉进了陷阱。

戈尔德海姆的证词提供了两件事:“格赖夫”和“弗略里”。

因此我着手调查格赖夫(为此目的,甚至雇了一个普鲁士密探)。我用这个办法找到了他的地址,并且知道他住在肯辛顿区维多利亚路17号。但是这是弗略里先生的房子。这样就弄清楚了,格赖夫是住在弗略里那里。接着发现,格赖夫在这里的正式身份不是“警监”,而是普鲁士使馆随员。最后发现,在星期六即11月6日,他离开了这里,要过几个星期才回来,想必是到科隆去了。他自己声称,他离开是因为害怕马克思一派的人,弗略里欺骗了他,等等。

那么,现在就明白了,格赖夫是弗略里的上司,弗略里是希尔施的上司。全部情况就这样弄清楚了。

另一方面,在星期五即11月5日,伊曼特和德朗克带着《科隆日报》去找弗略里。他自然故作惊讶,硬说他不认识什么格赖夫,表示

准备在治安法官那里发表任何声明,但是希望先同自己的律师商量一下。他向他们约定了星期六即11月6日的两次会面时间:一次是2点,另一次是4点,但是他都没有赴约,就这样使警察当局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而在这一天当中,我们除了暂时写几封信寄给科隆以外,什么也不能做。最后,在星期日即11月7日,德朗克和伊曼特迫使他写了一个声明,你将在《科隆日报》上读到这个声明²⁷⁸。我将把声明的抄件寄给你,不过我此刻没找到这个抄件。他们把这份声明装进口袋以后,就向他声明:他是密探,格赖夫是住在他那里,这一切我们全知道,我们是在玩弄警察当局,而警察当局却以为是在玩弄我们。他自然继续宣称自己清白无辜。

最后,我派了几个人(其中有嗜酒将军海尔维格)四处去找希尔施的住处。结果发现他住得离弗略里不远,也是在肯辛顿。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再说一点。只要注意下述各点,你对戈尔德海姆的整个证词就会一清二楚,即:(1)10月30日(星期六),戈尔德海姆是在这里,并且同普鲁士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一起拜访了格赖夫和弗略里;(2)同一个10月30日的早晨,五家英国报纸上刊载了我们关于即将揭露的声明;²⁶²(3)同一个10月30日,弗略里同伊曼特和德朗克见了面,因为德朗克将代替伊曼特给弗略里上法语课;(4)还在施梯伯提出他关于伦敦的发现的第二次证词以前,我在他关于舍尔瓦尔等等的第一次证词以后,立即向《科隆日报》、《法兰克福报》和《国民报》送去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已经威胁施梯伯要公布他给我的信^①。这个声明固然一家报纸也没有刊登,但是毫无疑问,邮局和警察当局已经注意到了。²⁷⁹

① 见本卷第282—283页。——编者注

施梯伯的“慧眼”和他在伦敦的警探们的无所不知，都不过如此而已。戈尔德海姆所说的其余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的必要的说明，连同弗略里的声明，我已通过不同的途径寄往科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却出现了一件极有趣的事情。

不言而喻，我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逮捕希尔施的命令，为此我找到了他的住处。但是我是在星期六才得到地址的。我相信，如果我有了逮捕希尔施的命令，他就要把弗略里牵连进去，而弗略里就要把格赖夫牵连进去。

结果怎样呢？星期五，维利希背着其他人同希尔施一起到了弯街治安法庭，当着谢特奈尔的面，让希尔施承认他和弗略里大约在半年以前编造了假记录，据说希尔施的证词被制成一式三份的文件。维利希把这三份文件分送给：(1)陪审法庭庭长格伯尔，(2)施奈德，(3)《科隆日报》，并且给了希尔施一些钱，让他溜掉，甚至亲自送他上轮船，据称是为了让希尔施能够在科隆亲自提供证词。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对希尔施进行了调查，有一部分是从弯街探听到的，我们想从这里弄到逮捕希尔施的命令。沙佩尔亲自告诉过李卜克内西，说关于所有这一切维利希一个字也没有向他说过。这样维利希先生就通过耍花招破坏了我们想在伦敦本地进行诉讼的意图！目的何在呢？这很简单，只要想想就行了：一年来，他在商人弗略里那里当食客，如果我们使这个弗略里被捕了，肯定会暴露出一些极其丢脸的事情。

顺便指出，民主主义者们对这个弗略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泰霍夫动身前往澳大利亚时，在轮船上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仰慕他智慧过人和心地崇高。

维利希给希尔施的旅途费用，一定是他自己为此目的从弗略里

那里得到的。

希尔施承认,他曾竭力摹仿李卜克内西的笔迹,并在商人弗略里(这个狗东西还很有钱,入赘一个很体面的英国贵格会²⁸⁰会士家庭)手下工作,而弗略里本人则在格赖夫手下工作。我先前根据《科隆日报》说的原本记录²⁵⁵的内容和日期直接推论出来而至今没有一个律师适当地加以利用的一切,就这样被完全证实了。

我看,科隆的被告们将全部毫无例外地被释放,这是毫无疑问的。

请写信告诉施特龙,如果他马上寄给我几英镑,将使我非常感激。我从你那里收到的4英镑10先令,几乎有3英镑花在奔走和密探等等身上了。当然,我们同盟¹⁴的穷朋友们也利用四处奔走、会晤等等,把不少钱花在喝酒、抽烟、乘车等等生产的非生产费用上了,我自然必须偿付。

你将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⁶。

顺便说一下。赖辛巴赫给美国所有的报纸寄去了一个“石印声明”,他在声明中捉弄了维利希—金克尔。²⁸¹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金克尔光在他的旅行中就花了200英镑。我将想办法弄到这个文件,并且归档²¹⁹。

你的 卡·马·

向维尔特问好。费泽昨天走了。关于我们的小册子,我已经写信到法兰克福去了。²⁸²如果我们不写,贝克尔就会为了自己的更高荣誉,^①抓住整个这件事情不放。

① 马克思此处套用了惯用语“为了上帝的更高荣誉”。——编者注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1月1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有可能，请在星期五以前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科隆案件的文章。²⁸³现在，全部材料你知道得并不比我差，而四五个星期以来，我为大家的事情丢开了家里必须处理的全部烦心事，以致这个星期我虽然很想工作，但还是不行。

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否收到了上星期寄给你的赖辛巴赫的通告²⁸¹？

今天晚上我们将讨论一篇给英国报界的关于科隆案件的声明²⁸⁴。不一定有时间事先寄给你看一下。但是，如果你也能写这样一个声明，并且赶在星期四早晨以前寄到这里，那就好极了。

你的 卡·马·

向维尔特问好。

科苏特—马志尼称病没有出席卢格9日召开的大会²⁷⁶。但是

他们10日却到了“意大利之友”²⁸⁵。赖德律对于自己的缺席甚至没有表示一点歉意。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²⁸⁶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1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①这里的同盟^②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的声明²⁸⁴，作为对我们的第一个声明²⁶²的补充；请你从英语方面把它修饰一下。我这里再没有德文原件了。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告，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²⁵³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监禁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²⁸⁷。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

不过，给《论坛报》的文章看你的时间而定。²⁸³你应该把附上的

① 1852年11月17日。——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声明,或者更确切些说,把对声明的修改稿,尽快寄回,因为对于伦敦报界,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

向维尔特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125

恩格斯致玛丽亚·布兰克

伦 敦

1852年1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玛丽亚:

我实在非常抱歉,久久没有回复你的第一封来信。我以前经常在商行写私人信件,可是,现在工作多得不得了,写信的事连想也不用想了。而在家里呢,我的上帝!我的文具总是糟得不像样子(这封信开头的字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弄得我简直没有勇气去跟它们较量。不过,我今天晚上还是干起来了,你应该为我的责任感而惊讶,应该把我的拙劣笔迹看做我手足之情的新证明。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妨碍给你写信的原因。这就是:当你在德国的时候,我想起有件事要问问你;可是你一回来,我再也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情了。你知道,这样没有脑力,或者更确切些说没有记性,对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来说是会深感内心有愧的。老实说,在没

有弄清如此重要的问题之前,我是下不了决心给你写信的。可是由于你的第二封来信,由于威尔士干酪和几杯雪利酒而加强了脑力活动,我终于又恢复了元气,现在又想起要问你什么事了。说的是下面的事:我是不是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把我的两件棉布衬衫忘在你那儿了?就是说,它们早就不在我的衣柜里了,如果能在你那里找到它们的话,我就太高兴了,因为由此可见,我绝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你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可爱的妹妹,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谈论愿望了,这反正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况且我实在也没有这方面的才干,因为即使我有时也例外地产生希望做点事情的念头,那也向来是些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我宁可完全不要任何愿望。你看得出来,在讨论这一题目的时候我也完全陷入了传道书的说教腔调,因此,这个问题我们谈得越少越好。总之,如果你打算在圣诞节再次向我证明你的手足之情,那么我表达愿望的无能而又笨拙的才干不见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可是,若按过去来看,你也不需要这种帮助,这样一想,我也就安心了。

你们大家都健康,我很高兴。如果不算几次感冒,我大体上也十分健康,特别是在换季节的时候我的牙再没有痛过。但愿牙痛永远不再犯了。我仍然住在斯特兰奇韦斯路,不过朝前搬了几幢房子。可是我想下个月离开这个地方,搬到小德意志²⁸⁸附近去,这里太偏僻了,而这个冬天我想调剂一下我的生活,在这个煤烟弥漫的地方尽可能使自己得到些消遣。半年来我都没有机会施展一下我做龙虾沙拉的公认的本领了——多么可怕啊,这会使人变得非常消沉!此外,明年春天我势必又要写书了,可能用英文写,谈匈牙利战争¹¹⁹或已故的巴尔扎克先生的小说,或者还有旁的什么东西。这可要当做一

个大秘密,不然我就不告诉你了。

爱利莎^①现在做些什么事?如果她很会做饭和补袜子,也许在圣诞节以后可以到这里来给我料理家务。既然连弹诗琴的哥特弗里德^②(或者这是弗兰茨^③)也料理起自己的家务来了,那我更应当也这么做,并且应做得比他好,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爱利莎无疑会把家务安排得很出色,而在这位戴着假发的老单身汉那里,女管家则是由身高6英尺、身材瘦削、相貌丑陋、唠唠叨叨、两眼流泪、邈里邈遑、披头散发的退休女厨师担任的,尽管他在音乐会、舞会等等场合献尽了殷勤,也还是找不上一个老婆——可怜虫,愿上帝保佑他!

不过,我该住笔了,因为我开始对自己左近的人,甚至公司的一位同事说各种坏话了,而这种事,就像贵格会²⁸⁰会士所说的,除了可以拿它来赚钱的时候以外,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做的。

向埃米尔^④、爱利莎和孩子们问好,代我问候海尔格斯夫妇。天气太坏,无法去参加老公爵^⑤的葬仪,而且商行的工作非常紧急,我们只放了半天假。再过四个星期我就要去那里。

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恩格斯的妹妹爱·恩格斯。——编者注

② 哥·欧门。——编者注

③ 弗·欧门。——编者注

④ 卡·埃·布兰克。——编者注

⑤ 阿·韦·威灵顿。——编者注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1月27日星期六[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小册子^①的印刷费，我顶多只能给你筹寄两三英镑，目前我自己也缺钱。但是，印三印张要花10—12英镑，装订成册，等等，还要花得更多。如果这篇东西不在大陆上由某一个书商负担费用或者至少分担费用印刷，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普鲁士等地，只要书一到，就会被没收，而且书商还会欺骗我们。这样，我们的钱只好算是牺牲到这件事情上了，因为从中根本不可能得到英镑、先令、便士等等。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一笔钱花在这篇东西上？把这篇东西压缩成一到一个半印张，使费用跟我们的能力更相称一点，不是更好些吗？12月和1月是我一年中最困难的两个月；在2月以前，我大概也别想支付这笔费用。如果我们赊账排印，那么，印刷厂主终究会在付清这笔钱以前把书扣下来，就像在魏德迈那里发生过的情况一样¹⁷⁰。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预先看一看，推销小册子的可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能性怎么样;目前我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可能。

维尔特将于明天到伦敦去;12月2日他将从南安普敦乘船出发。他为旅途用品花了很多钱。施特龙也在这几天到伦敦去,再从那里到大陆。由于他的营业所(听说还是靠别人的资本搞的)需要他花大笔旅费,从他那里也不可能榨出什么东西。因此,我们大家都很难。

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可靠途径通过书商推销这篇东西,那么它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并且会无声无息,就像流亡者中所有出版物一样,而在德国连看也不会看到它。这就很糟糕了,从某一方面来说,甚至比根本不出版还糟。因为这就公开证明,我们只能依靠国外的德文小报,而且什么也干不成。我们如果采取神秘的写作立场,确实可以避免同毕尔格尔斯的通告²⁷²有关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承认我们写作方面的无能,采取这种立场也有可能受到损害。普鲁士政府看到我们的宣传手段不过就是1831年流亡中的蛊惑者¹⁴⁹所用的、几乎毫无用处的那些手段,是会高兴的。糟糕的是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不大肆宣扬这一点,就会好一些。甚至本来可望有最大销路的莱茵省,自从那里的陪审法庭规定具有叛国性质的通讯[……]^①是一种新罪行以来,如果我们不连累数以百计的人,就一本也送不进去。

我将在12月1日或2日寄钱给你;对这件事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认为,以这种方法印小册子比完全不印仍然要好一些,那就至少要想办法把一切安排好,使得我们不致在付款方面处境困难,因为如前所说,在2月以前我无力承担任何义务。

①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维尔特也许已经写信告诉你：按照所说的地址——新王街 58 号或 59 号，甚至在整个柏林，都找不到克·柯尔曼先生，谁也不知道有这个姓的书商。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班迪亚先生暂时从我这里什么也收不回去。寻根究底，原来“推销人”舒尔茨和死去的警官^①是同一个人。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过两个多星期我将去伦敦。

你的 弗·恩·

1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1月29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这篇文章²⁸³一直写到夜里 1 点，但是明天早晨 9 点还有一次邮班。我想尝试一下，你是否能在开船前(星期二晚上开往利物浦的第一次邮班)及时收到文章；如果赶不上，你只好交星期五的轮船把文章寄出。

明天我要出城；如果回来得早，就给你寄钱。

^① 双关语：“舒尔茨”的原文为“Schulz”，“警官”的原文为“Polizeischulze”。——编者注

为《论坛报》³写的关于英国的文章是否快寄来了？现在我又能工作了。

科布顿成为内阁阁员的希望，看来在某种程度上被格雷厄姆和罗素打破了；显然，他们冷冰冰地拒绝了他，不然，我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在星期五大发雷霆。²⁸⁹从1844年以来，这个家伙没有这样愤怒地说过话。只要这件事还继续下去，他又将成为一个失意的蛊惑者。顺便说说，托利党⁷³人取得了多数，这是件好事，我们现在终于要听到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了。假如这个家伙多一些知识和智慧，少一些狡猾和贼心，那么，为自由贸易派⁶⁷搞一个使他们眼花缭乱的自由贸易预算案，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愿这些家伙一直坚持到危机到来！我们肯定是处于振奋的时期，虽然这种振奋还是很微弱很微弱的。但是，反正都一样，今天《每日新闻》上的六大版股份公司广告（它的这一栏可望超过《泰晤士报》），以及50—80家外国铁路公司、金矿公司、轮船公司等等，都势必产生影响。“多来一点”的欲求并没有过去。幸而可能提早中止棉纺织工业生产过剩的唯一情况已经消除；新的收成将大大超过**300万包**，这样的收成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棉花的价格又在下降；这样，原料将不会不足。如果明年谷物歉收，那么我们将经历一场大动乱。没有谷物歉收，很难说明年是不是就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因为还有下述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即：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在这些市场里，每个人的消费量几乎等于其他地方的四倍，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妇女和儿童，在城市里，大量黄金被挥霍掉；⁸⁹加尔各答的商行已在缅甸开辟新的市场；孟买和卡拉奇同印度东北地区以及同邻国的贸易日益扩大（尤其是与邻国的贸易大大地扩大了），等等。

你的 弗·恩·

128

马克思致亚诺什·班迪亚

伦 敦

〔草稿〕

1852年12月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班迪亚：

今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信，所谈情况，使人非常惊讶。^①

恩格斯没有照您指定的地址写信，因为他认为，回复一封不是寄到直接的地址，而是通过他人转寄的信件，到底又能证明什么呢？

但是，恩格斯委托了在柏林的几个有业务来往的朋友进行查询。他们非常细心地调查之后告诉他：

(1)不存在什么柯尔曼公司；

(2)在所指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没有柯尔曼这个人；

(3)在柏林根本就找不到柯尔曼这个人。

其次，恩格斯要我注意：用艾泽曼这个姓签字的两封信和用柯尔曼这个姓签字的一封信，都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所有这三封信有同一个奇怪的特点——都是没有邮戳的便条；在头两封信中，直接以出版

^① 见本卷第314页。——编者注

商的身份出现的是艾泽曼,在后一封信中,则是柯尔曼,等等;最后,在相互矛盾的种种借口之下,事情拖了七个月。

我要问问您本人,既然柯尔曼像以前并不存在的《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艾泽曼一样,是一个骗局,怎么能合理地解释在出版一本小册子^①这样简单的事情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矛盾、疑点和莫名其妙的情况呢?

用“信任”是不能消除事实的,相互尊重绝不意味着应盲目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面作更多的分析,我还是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信中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卡·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过几天又在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的存在和真实性,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2月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如果我不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受到口授誊清我的小册子^①以及维尔特、施特龙、达姆等人来访这些事情的打扰，你早就收到对上封信^②(附有给德纳写的文章²⁸³)的回信了。

小册子很可能在瑞士小沙贝利茨那里印刷，他从他父亲^③那里分出来，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外，如果克路斯觉得可以收回生产费用，他可以在华盛顿印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应该印的，哪怕是为了在革命爆发后成为公开的文献也好。关于舍尔瓦尔等人的密谋¹⁵⁴，我还有很有趣的新发现，但愿你在印好以后读到它。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恩格斯1852年11月2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314—315页。
——编者注

③ 雅·克·沙贝利茨。——编者注

维尔特在星期日^①晚上来过,他发现我很忙,而且情绪不很好。他带着有点傲慢的鼻音问我,“你关于科隆案件¹⁶到底要写点什么?”我问他,“你要在西印度做什么?”过了一刻钟,他便溜了。星期二晚上他又来了,对我说,他本来不打算再来了,但是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坚持作了让步;在星期天他觉得我很忙而且闷闷不乐。我提请维尔特先生注意: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十有九回总是闷闷不乐和郁郁寡欢,而他却不能说我是这样。在我狠狠地责备他几句以后,他又恢复了常态,成为原来的维尔顿了。我发现他市侩化得厉害,并且对待自己的名利太“认真”了。施特龙至少仍然是老样子,不是太敏感。

班迪亚先生今天收到了我下面这样一封信^②:

“今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信,所谈情况,使人非常惊讶。^③

恩格斯没有照您指定的地址写信,因为他认为,回复一封不是寄到直接的地址,而是通过他人转寄的信件,到底又能证明什么呢?

但是,恩格斯委托了在柏林的几个有业务来往的朋友进行查询。他们非常细心地调查之后告诉他:

- (1)不存在什么柯尔曼公司;
- (2)在所指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没有柯尔曼这个人;
- (3)在柏林根本就找不到柯尔曼这个人。

其次,恩格斯要我注意:用艾泽曼这个姓签字的两封信和用柯尔曼这个姓签字的一封信,都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所有这三封信有同一个奇怪的特点——都是没有邮戳的便条;在头两封信中,直接以出版

① 1852年11月28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6—317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14页。——编者注

商的身份出现的是艾泽曼,在后一封信中,则是柯尔曼,等等;在相互矛盾的种种借口之下,事情拖了七个月。

我要问问您本人,既然柯尔曼像以前并不存在的《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艾泽曼一样,是一个骗局,怎么能合理地解释在出版一本小册子^①这样简单的事情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矛盾、疑点和莫名其妙的情况呢?

用信任是不能消除事实的,相互尊重绝不意味着应盲目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面作更多的分析,我还是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信中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过几天又在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的存在和真实性,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明天我们就会看到,班迪亚先生将回答些什么。

波拿巴帝国的蜜月是非常妙的。这个家伙总是靠借债度日。只要使信贷机构在法国尽量普遍,并且尽可能使法国各阶级都能享用,大家就都会相信,千年王国²⁹⁰已经到来了。此外,他自己还有一个为证券投机和铁路骗局而设的专门银行。这个家伙始终不变。实业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投机家和王位追求者两者并行不悖。如果他不发动战争,不尽快地发动战争,他就会被金融毁灭掉。蒲鲁东的拯救社会的计划正以它们能够实际实行的唯一形式,即信贷骗局和多少是直接欺骗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件好事。

你快来了²⁹¹,我很高兴。

你的 卡·马克思

13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²⁹²

华 盛 顿

1852年12月7日于伦敦

……你们将随信收到:1. 我的手稿《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部手稿昨天寄到瑞士去了,以便在那里排印并发送到德国,作为给普鲁士先生们的新年礼物。如果你认为在美国市场上起码能收回生产费用,那你就在美国出版吧。²⁵³收回得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果小册子可以在美国印,就应像在瑞士一样,匿名出版。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像样的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时时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么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¹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工作,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

外,案件使德国书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能同他们就出版我的《经济学》签订合同。⁵¹最后,贝尔姆巴赫的被捕,使我失去了出售你寄来的那些《雾月》^①——早在5月就通过他订购了300本——的希望。总而言之,情况很糟。²⁹³

在伦敦这里,我到处放出风声,说小册子将在北美印刷,以便从瑞士对普鲁士人来一个突袭。他们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的海关人员和警察都戒备起来。

2. 寄上关于给科隆的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以经济救济的呼吁书²⁸⁷。请你们把它登在各种报纸上。如果你们在那里也建立起委员会,那是很好的。这关系到显示党的力量。你看,厄内斯特·琼斯干脆以党员身份讲话。也许你们可以在你们署名的加在前面的按语里专门强调一下,这不是像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党的确定的任务,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完成这项任务。

关于政府在科隆案件中无耻行径的一篇较长的声明(由我、鲁普斯^②、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署名)²⁶²已经发表在伦敦各报上。普鲁士使馆特别恼火的是,这个对普鲁士政府的公开揭露,在最高尚的、最有名望的伦敦周刊——《旁观者》和《观察家》——上登了出来。

你的信《晨报》没有登,²³⁹是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事情不妙?

你们今天寄给我的《晚报》^③上的那篇说我同警方如何如何的短评,是马·格罗斯先生的卑劣把戏;他干出这种事来,是受一个住在纽约的维利希的拥护者的怂恿。这个“诚实的”维利希在科隆案件中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纽约晚报》。——编者注

扮演了什么角色,你从我的手稿中就可以看出。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说,一则是为了不损坏整本书的文体结构,再则是为了在这个家伙敢于——不过我几乎不相信他敢——回答我时,我可以用新的火药去对付他。

菲克勒尔的信使我很开心。布林德现在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这里,他告诉我,菲克勒尔,即老实人菲克勒尔,在工业博览会⁴⁴期间租了一所大房子,并且置办了富丽堂皇的家具,为的是以后转租出去。投机没有成功。菲克勒尔逃往美国,不仅是为了躲债。他溜走时,关于自己的意图没有向同他住在一起的成年女儿说过一个字,也没有给她留下一分钱。当然人家把她赶出了房子。后来她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这个老实人菲克勒尔!

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²⁹⁴马索尔之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他在论路易·波拿巴的书^①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的哲学》所推论出的东西^②,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他说,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间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间阶级之中,而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
——编者注

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2章第2节。
——编者注

费特将军将在纽约拜访魏德迈,在华盛顿拜访你。

……关于科苏特。我从你们寄来的材料中得知,美国的德文报纸上所发生的第一次争吵是由于我在《论坛报》上写了一篇“特约通讯”,我用“您的特约通讯员”的署名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声明,内容简单归纳如下……^① 后来,我接到你寄来的一篇文章的剪报,其中科苏特的某个秘书说我是卑鄙的造谣者,并且同时为皮尔斯作宣传等等,这时,我就把我给《论坛报》的第一篇声明的内容通知科苏特先生,并要这位先生作出明确的回答。科苏特让人转告我:(1)他以名誉担保,他没有秘书,也许这个头衔是住在美国的卜尼格先自己给自己安上的,此人曾经是他的办事员;(2)关于所谓的声明,他只是从我这里才得知的(我把你信里附来的便条作为物证转寄给他了);(3)他感谢我的“警告”,并再次请求在某个中立的地点同他见面。对第一点及第二点,我将在下星期五^②再给《论坛报》写个东西。关于这件事情请随时告诉我。²⁹⁵

关于金克尔。金克尔在布拉德福德和曼彻斯特作关于现代诗等等的讲学,在讲学中他像一个僧侣的、唯美的、自由主义的帮闲,同德国犹太人调情。关于他在美学方面的功绩,听过他讲学的人对我这样说:他在布拉德福德宣布,他将作关于歌德《浮士德》的讲学,入场费为每人3先令。讲堂里挤满了人。大家对他的讲学抱很大希望。而哥特弗里德做了什么呢?他从头至尾朗读了《浮士德》,把这叫做关于《浮士德》的讲学。当然,哥特弗里德很精明,他把这种骗人的勾

① 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中省略了关于这个声明的内容叙述。——编者注

② 1852年12月10日。——编者注

当留到最后一次讲学时抛出来。在曼彻斯特哥特弗里德宣称：

“歌德不是诗人，他把“erbötig”一词同“Venedig”^①一词当做同韵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是伊默曼。”

还说：

“我敢说，现代德国诗人中最博得公众好评的有三个人：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以及——我敢说——哥特弗里德·金克尔。”

不过性格温和的哥特弗里德也作关于政治的讲学，比如说关于北美各政党的讲学。例如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和布拉德福德宣称：

“虽然我向你们说过，我要讲美国各政党，例如民主党¹⁹³、辉格党¹⁹²、自由土地党²⁹⁶等等，但其实，美国政党之少，正像欧洲一样。那里只有一个较大的党——自由党；如果让战败的党可以处于以前的地位，那么在德国也是如此。”

在结束讲学时，哥特弗里德讲到了摩门教徒²⁹⁷，其中有这样的话：

“谁想摆脱一切尘世的忧患，就让他找摩门教徒去”云云。

讲了这话以后，在布拉德福德，人们甚至认定他是摩门教徒的代理人。总而言之，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离开这两个工厂城市时深信，他永远不应再在这里露面了。

贝克尔在科隆陪审法庭审讯时损害了自己和党的荣誉。事先同他说定了，他不要以同盟盟员的身份出现，以免失去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²⁷⁷但是他突然头脑发昏——他的理论水平很低，卑

① “erbötig”的意思是“准备效劳”；“Venedig”的意思是“威尼斯”。——编者注

劣的虚荣心却很强——，决定牺牲共产主义者而扮演民主派的伟人。他不仅想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而且想利用受审判的荣誉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的行为不仅无耻，而且卑鄙。

最后，再谈谈法国。一直靠借债度日的波拿巴认为，保证法国黄金时代到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普遍建立信贷机构而且尽可能使各阶级都能享用。他的活动有双重好处：酝酿一次可怕的财政危机，并表明蒲鲁东的信贷诡计一旦从理论幻想的领域转入实际运用的范围，会导致什么后果，也就是导致从罗^①的时代以来闻所未闻的投机骗局。

奥尔良派⁷⁰——我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十分活跃。梯也尔目前正在这里。他们在军队里和在波拿巴的身边有许多同盟者。他们想在床上杀掉他(在1月)。等着瞧吧。不论怎样，我将在他们下手前两个星期得到消息，并通过我所属的神秘的“兄弟和朋友”协会告知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党。如果奥尔良派要火中取栗，他们无论如何是吃不到的。

如果海因岑等人利用贝克尔在科隆的发言来自我吹嘘，从而败坏我们大家的声誉，你就应该自己署名发表一个声明指出，贝克尔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被捕前不久还曾请求我写一部著作来反对民主派，但是，关于海因岑和卢格的攻击，他曾写信给我说，不必答复弥勒-泰勒林的这些可怜的同盟者。当然，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你才可以使用这个武器。那时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贝克尔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行事的，但是演得太过火了，而且演技也不够高明，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指责他。

卡·马克思

① 约翰·罗。——编者注

13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²⁹²

华 盛 顿

1852年12月14日[于伦敦]

……今天只写几行。布吕宁克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书面答复他说^①：金克尔和维利希是这个谣言的制造者，我在给你的信中正是暗指他们而没有点名。

如果金克尔在美国报纸上公开否认这一点，那么，我就把全部通信，以及有关他、我和雅·胡策尔之间的关系的记录发表出来，^②以证明他是多么热爱真理，他坚持他所提出的一些可疑之处是多么勇敢。

如果布吕宁克要求你收回你说的话，或者公开攻击你，说“你随意歪曲了我告诉你的消息”，那么，你要坚持下列几点：(1)你有充分的理由作出结论说布吕宁克夫人是密探，甚至连她的朋友们也这样怀疑她，何况她是臭名昭著的俄国密探利文公爵夫人的密探。(2)你不必讲客气，因为布吕宁克夫人的密友席梅尔普芬尼希把必须诽谤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作为原则提了出来。(3)假如布吕宁克直接找《警

① 马克思 1852 年 12 月 8 日给奥·布吕宁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 171—173、182—184 页。——编者注

钟报》和你，而不把可怜的卢格—隆格牵涉到这个事件中去，也许你自己就要发表一个声明。这就够了。

关于厄·琼斯。琼斯的影响现在增长很快。和他竞争的哈尼的报纸《自由之星报》已经约有三个星期成了坠落之星了。

关于金克尔—维利希。这两个家伙反对赖辛巴赫的声明²⁹⁸无耻到了极点。

(1)赖辛巴赫对这些家伙太厚道了，隐瞒了首先促使他采取这个步骤²⁸¹的真实原因。实际上，赖辛巴赫签字的债券还在美国流通。金克尔和维利希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用贴现的办法，把这些债券在美国换成了现钱，并且要求把收进的款子直接送给他们，虽然伦敦的保证人早就拒绝承认他们是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也在伦敦低价兜售这些债券。对他们用这种办法弄到的款子，他们从来没有作出解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赖辛巴赫为了避免对此负责，认为有必要作出自己的声明。

(2)德文报纸赞扬把钱寄回美国的决定，并且为此特别把金克尔夸耀了一番。这个浑蛋默认了资产者的这些吹捧，根本不想承认他不论在布拉德福德，还是在曼彻斯特，都是反对这个决定的。金克尔想在德国资产者面前保持令人尊重的形象，以便有可能捞到钱。他在美国的革命庸人们面前摆出一副对革命充满信心的样子，好把他从他们那里骗得的钱，从塞卜洛士—赖辛巴赫的利爪中夺过来。

(3)维利希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上。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都认为这个家伙是一个现了原形的密探和被揭露了的坏蛋。在美国，他希望仍旧扮演革命的出纳员的角色。——希尔施在布拉米奇街向一个工人团体宣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他本人——

狡猾的希尔施(!!!)说——是为民主派效劳的密探，而维利希已经是为警方效劳的密探了。维利希的团体知道了这一点。质问等等就接踵而来了(你可能已经从我的《揭露》中知道这一点了)。²⁹⁹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自己团体的几个核心分子一起搬到另一个为访问者去不了的地方，而把自己的住处搬到伦敦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在美国也必须撕掉这两个坏蛋的假面具。在这里，他们已经完全吃不开了。

关于戈克。戈克几个月来到处谎称他参加了惠灵代表大会²⁴³，实际上他那段时间是在斯特拉斯堡，在那里收集他剩下的300英镑财产。现在，他同隆格一起在这里办幼儿园和诸如此类的德国天主教²²⁷的教育机构。

你的 卡·马·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2月1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整个这段时间我也在陪着你犯痔疮。幸好这一次病情轻，没有“恶性”发作。必要时你应该求助于水蛭。这是个极好的方法。

钱在一个星期以前就收到了。

从下面抄录的小沙贝利茨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

“1852年12月11日于巴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手稿前天完整无缺地到了我手里，今天我已经在看第一张校样了。小册子是用全新的铅字排印的，排得非常好，是16开本的。我们将尽可能把校对搞得好。整个小册子约有70—80页，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价格定为每本10银格罗申，因为无论如何，这一版(印数2000册)的一部分很可能被没收。大部分我们将送往莱茵省。我确信，小册子将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是一本杰作。我们有四个人阅读了手稿，其中两人是能够判断这种东西的行家(沙贝利茨是否把自己也算在这些“行家”之列?)，我们都一致给予好评。的确，这本小册子为普鲁士政府树立了一块‘纪念碑’。

衷心问候马克思派。

您的 雅·沙贝利茨”

最后这句开玩笑的话是由于我的某些担心引起的，我本来担心沙贝利茨会因我们对维利希—沙佩尔派⁵²的严厉态度而产生反感，因为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属于这一派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保密，使这本小册子不致在德国边界上立即被没收，所以我在这里到处放出风声说，关于科隆案件的小册子将在美国出版。²⁵³

为了在你痔疮发作时不麻烦你，我让皮佩尔尽他的能力翻译了一篇给德纳写的评迪斯累里的预算案的文章^①，于上星期五^②寄

① 马克思《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1852年12月10日。——编者注

到美国去了。

这次不多写了,请原谅。我头痛得要命。

你的 卡·马克思

133

马克思致古斯塔夫·泽尔菲

巴 黎

1852年12月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朋友: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

由于两个情况,班迪亚才有可能欺骗我这样久。第一,他同瑟美列认识,瑟美列关于戈尔盖、科苏特等人的手稿¹¹¹,使我立即相信,他是匈牙利最有头脑的人物之一;还有您同班迪亚的友谊,因为在我们短暂的个人相识期间,您使我产生了绝对的信任。第二,我总是尽可能设想,这些矛盾、谎言等等是由于班迪亚常常在一些极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表现出的一种狂热,总想给自己的所作所为裹上神秘的外衣,不仅同别人,而且同自己捉迷藏。

就是现在我还倾向于认为,他不是真正的密探,而是像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误入了歧途,充当了不同党派之间的“传话人”和

政治撮合人。

但是我们先谈谈您特别感兴趣的事吧。

西尔莫伊无疑是科苏特的代理人。根据他的几次不经心的声明,我认为他负有通过德·莫帕先生与波拿巴建立联系的使命。此前不久,科苏特通过班迪亚和自己的巴黎通讯员马林格尔,企图从奥尔良派⁷⁰那里得到150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

现在回过来谈班迪亚。

我亲眼看到过一个由科苏特起草并经西尔莫伊联署的委任状,科苏特在这个文件中任命班迪亚为所谓流亡国外¹⁰³的警察局长——对付各国政府的反警察局的长官。一方面,这个委任状使我不再担心班迪亚的某些原本可疑的关系和熟人;因为这些关系和熟人似乎只是一些职务上的联系,而且,如果利用得当,是可以给我们党带来好处的。我本人就通过这条途径从他那里获悉某些有关普鲁士政府的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怎么把他和科苏特的关系同他和瑟美列的关系调和起来?他很自然地回答我说,起先他是为瑟美列做事的,后来后者授权他和科苏特保持关系。因此,后来我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班迪亚一再以科苏特的名义请求我拜访科苏特。我回答说,我住在某某地方,如果科苏特先生想同我谈谈,那就劳驾他本人到我这里来吧。于是科苏特托人向我提议,在某个中立的地点同他会面。^①我把这个问题搁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论坛报》(纽约的)上发表了一篇我写的匿名通讯,在这篇通讯中,我抨击了科苏特、马志尼等人,特别是提到了基什等人在巴黎的密谋。美国报刊上掀起了一场

① 参看本卷第324页。——编者注

轩然大波。科苏特同暴君有联系！不可能！班迪亚回答西尔莫伊的质问说，作者就是我；后来我本人向西尔莫伊先生证实说，作者的确实是我，而且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写我喜欢写的一切来谈论和反对科苏特先生。之后不久，我从美国收到一些报纸，在这些报纸上科苏特借执政者先生的所谓“私人秘书”之口辟谣，并说我是“诽谤者”。于是我通过班迪亚要求科苏特先生说明，辟谣声明是不是真的出于他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要用蝎子鞭去责打他，其实直到现在，我只是用鞭子责打他^①。科苏特通过西尔莫伊回答我说：(1)这个声明他不知道，(2)他根本没有私人秘书，并且重申了他愿意在中立地点同我会面，对此我没有答复。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在《论坛报》上公布了科苏特给我的说明，事情到此就暂告结束了。可是，美国的所有庸俗无聊的德文报刊却仍然对此喋喋不休。然而，我的通讯所引起的对我的愤怒风暴表明，一旦搞清楚科苏特同波拿巴结成联盟，科苏特就完蛋了。²⁹⁵

我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应该极其慎重，因为，一旦班迪亚知道他已被看透了，他大概就会做出对您和瑟美列大为不利的事情，特别是因为您正待在巴黎。此外，在手稿^②发表以前，在公众面前对班迪亚的任何公开揭露，至少会使我成为笑柄。最后，我认为重要的是，在情况不允许公开揭露班迪亚先生以前，对他要仔细观察。在他待在巴黎时，这一点将特别重要。他是非常守不住秘密的人，哪怕是为了保持您的信任，他一定会告诉您和瑟美列关于他为之效劳的不同政

① 这里套用了《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12章第11节中的一句话。
——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党的每一步骤。

因此,我对待他的态度将是谨慎而冷静的一—要知道在最近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不能期望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我既不会流露出对他的一切怀疑,也不会透露我同您的“秘密”通信。

班迪亚在他的一封匿名信里附了一张纸条,他自己写道:

“我认为,您现在完全有权在别的地方刊印您的著作。”

我想,这个建议只不过是出于我有一次对他进行威胁而作出的反应,他想用这个建议卫护自己。

同时,我完全同意您和瑟美列的意见,这的确是目前必须做的。困难仅仅在于怎样去完成。现在,一家瑞士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³⁰⁰(我将设法尽快寄给您和瑟美列两本。)这家出版社准备为德国出版我的《雾月十八日》。³⁰¹但是,指望它出版我的第三部著作是不可能的。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印我的任何东西了。所以只有自己花钱来印,而这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必要的。我将考虑可以干些什么。

您从《揭露》中可以看出,格赖夫是个十足的坏蛋。他在1851年12月因德法密谋案件¹⁵⁴去巴黎,目的是要制造我的科隆朋友们和巴黎笨蛋们之间的虚构的联系。^①

然而已经查明,当格赖夫还在伦敦这里的时候,班迪亚就定期地于每月3日或4日从柏林收到钱。您是否知道他收到的这些钱的来源?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98—499页。——编者注

在这件事上关键是要遵循“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①的惯例。如果班迪亚想成为“危险人物”，那就只需向他提醒一下，他在我们掌握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他同马林格尔和奥尔良派的联系。

请快来信，并请您一定转告瑟美列，我是他的真诚的崇拜者。

您的 查·威廉斯^②

① 法国谚语：“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853 年

1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 年 1 月 11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本来想去车站的路上还能去你那里一趟，²⁹¹但接到一封信，对我延长外出时间，把这里的事务积压下来，表示有些不满，于是我不得不急忙收拾行装，匆匆赶回商行。我对我在西蒂区的业务没有抓紧办，因此昨天临行前必须把它们办妥。这样一来，我就耽搁下来了，既然我想在今天按时到商行上班（这是必须的），我除了直接启程上路，没有别的办法；不然的话，在晚上大伙儿通常在你那儿欢聚的时候，我一定会跑过去，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担保会有什么后果，也就是说，无法担保会不会到哥林格尔、戚美尔曼、伍德和其他夜间酒馆里去痛饮一番。

克路斯等人的信件，以及美国的报纸和其他一切，最好是打成一个包裹，交皮克福德公司或查普林—霍恩公司寄到我这里，地址写欧

门—恩格斯公司,好由公司付邮费。

我在这里看到了马迪埃就他的专利用还算不错的英文写的一封信,他这项专利会对我们的工业部门产生一些影响。他现在又醉心于各种庞大的计划,不管这事是好是坏,我还是要看看能做点什么。如果他的发明好,他就能因此挣一大笔钱,因为销路几乎是无限的。如果你见到他,请告诉他,我这几天本来打算给他写信,可是一直很忙。

我希望,我们在伦敦的青年当中有些人能真正找到多少靠得住一点的职业,因为游手好闲的现象日益严重起来了。如果同他们混在一起,那么可以打赌,十之八九会一连36小时烂醉如泥;这种事情我已经碰上两次了,我的妹妹^①对此非常惊讶。

今春或夏初我还要来伦敦。

难道还没有从沙贝利茨那里收到东西^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并向纵酒作乐的伙伴们致意。

你的 弗·恩·

① 玛·布兰克。——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参看本卷第330、334页。——编者注

135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³⁰²

华 盛 顿

1853年1月21日[于伦敦]

……昨天我读了海因岑给班贝格尔的信。他抱怨没有钱花，说他被迫退出了《雅努斯》。至于克耳纳博士，他当过一阵《新莱茵报》的通讯员。你们试试能不能用某种方式跟他建立联系。也许，第一步应该是，在魏德迈试探之后，你给他寄一篇“像样的”文章去……卑鄙的维利希在这里再也吃不开了，于上星期乘船到美国去当金克尔的代理人了，因此，重要的是，至少使小册子^①中涉及到他的那一部分在报刊上登出来。如果你能设法使小册子在杂志上刊登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小册子现在已经在瑞士出版³⁰⁰，因此这也就不那么紧要了。伯恩施太因想引诱我们“上钩”，在这件事上不能也利用他一下吗？据我所知，他和他的伙伴贝尔奈斯对关于警察欺诈伎俩的描写会很感兴趣^②。我认为跟这些人建立联系是很策略的。我向你保证，如果贝尔奈斯找到机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自1851年起，亨·伯恩施太因和卡·路·贝尔奈斯负责编辑在圣路易斯出版的《西方公报》。——编者注

会——而这个机会应该给他——又和我们建立联系，那么我是能够随意支配这两个家伙的。关于施拉姆，还有泰勒林，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只要你有一点可能，就请把附上的拙作^①全部译出来，并把它直接从曼彻斯特(签上我的名字)经利物浦或者南安普敦——这要看轮船的班期而定——寄给：“纽约《纽约论坛报》编辑之一安·德纳。”

情况如下：

我在这里困窘极了，于是我用格里利的名义开了一张20英镑的期票，作为10篇文章(包括附上的这一篇)的稿酬，并写信告诉他^②，抄写人还没有把这篇文章完全抄写完(因此这篇文章还是要注明星

① 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3年1月21日前给霍·格里利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期五^①的日期),文章将在星期二寄给他。我给他每篇文章算两英镑,这是德纳在他1851年12月16日的信里答应的(付给通讯报道的稿酬),但是他至今还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班贝格尔这个小犹太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一分钱,不过他已经答应了,我将凭期票(还要等期票寄来)逐步从他身上至少榨出15英镑。

因为我是按两英镑计算的,所以附上的文章必须整篇寄出去。有关萨瑟兰公爵夫人的话题在美国将引起轰动。

附带说一句。布林德为赫尔岑的书^②已经来催过我两次了。因此你一定要把它给我寄回来。

已经是夜里两点。因此这封信是盖不上邮戳了,只好不贴邮票把它寄走。

你的 卡·马·

① 1853年1月21日。——编者注

② 指亚·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3 英镑和寄回的手稿^①都收到了。

你应该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这是由于外界的压力。

维利希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到美国去当金克尔的代理人了。

布吕宁克夫人几天以前已经安葬。

由于赖辛巴赫和勒韦两位议员的手腕不够高明，以及伊曼特的疏忽大意，1 000 英镑又落到金克尔先生的手里了，也就是说，钱已经以他的名义存入英格兰银行，如果保证人不另外作出决定，赖辛巴赫必须在 5 月份把存折交给他。³⁰³ 这种决定，现在当然不再有任何价值。

班迪亚先生在巴黎已经 3 个星期了。李卜克内西在犹太人奥本海姆那里弄到一个很好的职位。除了伊曼特，其余的人仍然是

① 大概是指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参看本卷第 339 页。——编者注

游手好闲。

沙贝利茨那里的小册子^①到1月11日才印好。约有六印张。可是,看来在他把这些东西顺利地发往德国各地,并收到确认通知单以前,他根本不想寄什么东西来伦敦。

科隆的先生们,特别是丹尼尔斯,继续保持庄严的沉默。对于我们为了他们的案件¹⁶而把一切事情扔下四五个星期这一点,他们就是这样给予回答。

你从附上的《工人共和国报》(编辑魏特林)的剪报^②中可以看出,这位裁缝大王和“康姆尼”³⁰⁴移民区的独裁者对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及马克思派进行了多么恶毒的攻击。

昨天我第一次冒险自己用英文为德纳写了一篇文章^③。皮佩尔当校对,只要我弄到一本很好的语法书并大胆动手写下去,一定会写得相当顺利的。

顺便说两件事:

第一,布林德为赫尔岑的书再三年来催我。^④

第二,别忘了在下一封信中把赖辛巴赫的声明和财务报告²⁸¹寄来。德朗克需要这些东西,以便开始新的通讯报道^⑤。

秋播作物的现状使我确信,危机一定会到来。要是粮食这个主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结论》,载于1852年12月25日《工人共和国报》第52期。——编者注

③ 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340页。——编者注

⑤ 参看本卷第352页。——编者注

要消费品多少还算充足和便宜,同时还有澳大利亚等等情况时,事情可能还会有所拖延。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将要结束了。另外,有些事听起来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例如《经济学家》在颂扬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决议时写道,这个决议的目的是“阻止资本输出”。^①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指的什么。可是,它的自由贸易派⁶⁷的良心不会因下面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吗?这就是:难道你也想阻止棉花、棉纱等等形式的“资本输出”吗?为什么你反对以黄金形式输出资本呢?难道说,自由贸易派的经济学的终点是:回到纯粹的重商主义³⁰⁵上来,并认定黄金的流出和流入是事情的本质吗?

自波拿巴最近发表演说^②以来,在西蒂区,人们普遍认为要发生战争了。我也收到了老埃布讷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波拿巴的结婚演说在德国的高贵傀儡中间,特别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外交家中间引起了恐惧。我昨天从《法兰克福报》等报纸上看到,我们的同胞是多么愚蠢,其中有一篇海德堡的通讯,说自从波拿巴投入“民主派”的怀抱并将同我们进行宣传战以来,现在上层社会大概已经对迫害伟大的盖尔温努斯³⁰⁶感到遗憾了。我担心的是,克拉普林斯基^③将被德国农民和小市民当做“救星和朋友”来欢迎。看来,这个荒唐的人物的使命就是完全歪曲一切传统的立场和政党,使它们具有滑稽可笑的性质。

① 《英格兰银行和贴现率》,载于1853年1月22日《经济学家》第491期。——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1853年1月22日同欧·蒙蒂霍结婚时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载于1853年1月23日《总汇通报》第25号。——编者注

③ 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马克思以此讽刺地称呼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一个糟糕的秋季对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有什么影响呢?

关于工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有关棉花方面的情况,也请写信告诉我。

琼斯的报纸^①又活跃起来了。

我认为科布顿的小册子,像曼彻斯特的和平会议一样,在目前纯粹是无稽之谈。³⁰⁷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写道:请看吧!这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国家,这种事情只有贵族才行。《先驱晨报》发表了一封给科布顿本人的信,而且正如该报所断言,此信是由波拿巴本人口授的,波拿巴在信中说,只有在女王^②需要他的20万名维护秩序的英雄来对付日益可怕地壮大的民主派时,他才光临英国。《先驱报》说,这个民主派就是您,科布顿先生,您和您那伙人。

关于《泰晤士报》,我得到了下面完全可靠的详细消息,也许会使你感兴趣:

诺丁汉的议员沃尔特先生,依然是该报的立宪君主,依然是它的主要股东。莫布雷·莫里斯先生是《泰晤士报》的财政大臣,它的财务和政务经理,这是一个爱冒险的“鲁莽的”家伙。小德莱恩先生(迪斯累里的朋友)是内务大臣。他的父亲^③是《纪事晨报》的编辑。达森特先生是外交大臣。此外,《泰晤士报》还有一个类似枢密院的机构。它的成员中最出名的是基德明斯特的议员娄先生,一个红眼睛、白头发的白化病患者,据说,很有才干,而且通晓金融问题。另一个是亨利·里夫先生,他在商业部统计司有一个不高的职位,是奥尔良派⁷⁰国务活动家的崇拜者。兰邦先生写金融方面的文章,但是,对该

① 《人民报》(伦敦)。——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③ 威·弗·奥·德莱恩。——编者注

报的总方针没有影响。

根据泽尔菲的信来看,巴黎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波拿巴在黑山事件³⁰⁸中同苏丹一起密谋反对奥地利和俄国。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克思

138

马克思致迈尔³⁰⁹

伦 敦

[草稿]

[1853年2月3日以后于伦敦]

查理·威廉斯^①谨向迈尔先生致敬,并不揣冒昧附上一信^②,恳请转交瑟美列先生。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马克思最迟在1853年2月3日给贝·瑟美列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们终于知道了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伟大业绩³¹⁰。我们这里的消息很不全面，但是依我看，明天或者星期一^①我们就可以听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米兰是进行巷战的好地方：笔直的街道很少，而且互不相连，几乎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小巷和高大坚固的石筑房屋；每幢房子本身就是一座堡垒，墙往往厚达3英尺至5英尺以上，很难穿透；底层的窗子，像科隆有些地方那样，安装着铁栅栏（几乎全都这样）。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一点成功的希望也没有。1849年以后，拉德茨基命令重新修复旧城堡的防御工事，如果防御工事已经修复（为此，时间是充裕的），那么，只要奥地利人还占据着城堡（没有军队的起义，起义者夺不下这些城堡），米兰就属于他们。泰辛人向来是从贝林佐纳传播有利于意大利各次运动的大量谣言的，³¹¹现在没有从那里传来任何进一步的消息，这有力地反驳了所谓起义已扩展到近郊的说法。

① 1853年2月14日。——编者注

我认为整个这件事极不适时,因为,除了一般所说的奥地利人的暴政,它的唯一根据只不过是黑山事件³⁰⁸,而且在那里,土耳其的“秩序”最终也会战胜荷马笔下的黑山的野蛮状态。于是这些伟大的独裁者们,完全同载勒尔一样,陷入了通常的外交戏剧的圈套,并相信“东方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很明显,他们此时正指望从路易-拿破仑方面传来某种出人意料的好消息,可是,只要不发生什么完全意料之外的事,路易-拿破仑就会心安理得地让他们陷入困境,并像对待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此外,可以推测,这次发动的时机,也像在所有预先组织好的起义中一样,更多地取决于当地最不起眼的偶然事件,而不是取决于决定性事件。

看来,马志尼至少还在原地未动,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不论他的夸夸其谈的呼吁^①多么笨拙,它在崇尚华丽辞藻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会产生一点效果。可是,瞧瞧无比活跃的人物科苏特吧!这个人在这次事件以后变得毫无生气了。现在已是1853年,大肆夸耀这类引人发笑的野心而不受惩罚,已经不可能了。^②不论马志尼对起义的抽象狂热在这里显得多么荒谬,他毕竟比勇敢的科苏特要出色。科苏特又在扮演他在维丁扮演过的角色³¹²,从安全的避难所跑出来,下令解放祖国,他的命令是从无通过无到无^③。这个家伙真是个小胆小鬼和微不足道的人。

① 《意大利国民委员会》,载于1853年2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098号。——编者注

② 指拉·科苏特《以匈牙利民族的名义致驻扎在意大利的士兵》,载于1853年2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098号。——编者注

③ 这里借用了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编)中的话,见《黑格尔全集》第4卷1834年柏林版第15、75、145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要看意大利农民将抱什么态度。即使在闻所未闻的、难以置信的成功的情况下,马志尼老爷子及其资产者和贵族们也会在这方面经受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只要奥地利人有机会唆使这些农民去反对贵族,他们无疑会这样做。

奥地利人大概还有 12 万士兵在意大利,我不懂,如果军队本身不发生起义,怎么可能发动反奥地利人的起义。而对于意大利的护国军³¹³的起义,即使是根据科苏特的命令干的,我也不相信;为此需要较大的事变,而奥地利人借助于和平条件下的三年严格训练,鞭笞了许多顽固的护国军,使其变得很温顺。

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只是作为一种象征才是重要的;对 1849 年以来形成的压迫的反应开始了,自然,它是在创伤最剧烈的地方开始的。这件事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庸人们开始承认,今年将不会太平。既然现在粮棉歉收、财政困难以及发生了与此有关的一切,那就让我们等着瞧吧!

上星期——不是星期四就是星期五,我寄给你 3 英镑,你收到了吗?

你的 弗·恩·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情况很不好，就是说，“奸诈的普鲁士人”不让我站，不让我坐，也不让我躺。^① 因此我长时间没有写信，甚至收到了钱也没有告诉一声。

你已经看到，科苏特通过美国海盗梅恩·里德船长否认了据说是他写的米兰呼吁书。³¹⁴ 而昨天瑟美列从巴黎写信给我说，他确切地知道，呼吁书是真实的。其实，这从它的内容上就可以看出来。《先驱》(亲马志尼的报纸)

“认为有义务预先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是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目前不在英国”^②。

德拉罗卡在《每日新闻》上的声明直接反对阿戈斯蒂尼，也间接

① 开玩笑地指痔疮加剧。——编者注

② 《科苏特和米兰起义》，载于1853年2月19日《先驱》第152期。——编者注

反对科苏特,³¹⁵大概你已经亲自读过了。高贵的兄弟俩^①显然分裂了。科苏特不仅胆小,而且还虚伪。

你认为马志尼会亲临米兰,那是对他评价过高了。他在这紧急关头离开英国,就是要让人猜想他上战场去了。

尽管米兰事件³¹⁰作为马志尼一贯搞密谋的结局非常悲惨,尽管我深信他自己害了自己,但我还是认为,这次事件对整个革命运动是有益的。特别是由于奥地利人在利用这次事件的好处时的那种野蛮行为。如果拉德茨基仿效施特拉索尔多的先例,^②如果他赞扬米兰市民的“遵纪守法”,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些“坏蛋”的可悲的暴动,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信任,装样子稍微放松缰绳,那么革命政党就要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了。可是现在,他施行了一整套掠夺制度,于是就把意大利变成了“革命的火山口”,而这是马志尼靠高谈阔论的魔力做不到的。

还有一点。我们中间有谁会相信,反动派在经过四年的胜利、军事准备和大肆吹嘘以后,会感到自己极其软弱,以致他们一遇到暴动就发出真正的恐惧哀号呢?这些家伙对付革命的信心一直是不可动摇的。现在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再次表露了他们的不安。在“流亡者”事实上已经完全失败而不能吸引任何人的时候,他们借所有的政府报纸之口,到处宣扬流亡者的实力强大,使人以为:诚实的公民们被阴谋之网从四面八方笼罩住了。

① 贺拉斯《讽刺诗集》第2卷第3首。——编者注

② 指尤·凯·施特拉索尔多-格拉芬贝格伯爵1853年2月7日的声明,该声明在多家英国报刊上发表;约·拉德茨基1853年2月9日的声明,载于1853年2月16日《泰晤士报》第21353号。——编者注

关于班迪亚。他目前正在巴黎。现在我手头握有证据,证明这位高贵的人物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³¹⁶他以接受法国警务部的秘密职务为代价得以返回法国。同时他又是想从波拿巴那里弄到钱的科苏特在巴黎的正式代理人。然而,这个家伙在巴黎编结一张将把自己套住的罗网。至于我们的手稿^①,他把它卖给了那位用“舒尔茨”这个名字到处跑的格赖夫。不过,这两个人都欺骗了政府,他们声称从一个“秘密团体”的档案里“设法取得了”这份“文件”。这是他们的行话。

从沙贝利茨那里听说那份东西^②正在德国行销,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消息。他还不肯往这里寄任何东西,因为担心法国警察当局打开包裹并把此事通知普鲁士警察当局。

我从可靠方面了解到,赖德律——这是秘密(大概拿破仑也和我一样很清楚此事)——打算三四个星期以后在巴黎起事。一个目击者告诉我说,关于米兰起义的最初消息在巴黎震动很大。人民成群地聚集在街头等等,不是为了举行起义,而是为了议论新闻。一般说来,此地的法国人对马志尼先生的“行动”出了丑感到非常满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报复。^③

我们的支援科隆人的六行呼吁书²⁸⁷,由于克路斯的协助,在所有的美国报纸上登出来了,而且都用有关的体操协会¹³²的名义在前面加上了按语。我们看看再说。我们在科隆本地的亲爱的朋友们仍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90—91页。——编者注

然还是毫无音信。真是小心谨慎! 其中的一个,即科隆案件中充当被告证人的前尉官施特芬来到了这里,立即在弗里德兰德的学校里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布林德每天为“赫尔岑”^①来催我;同样德朗克为赖辛巴赫的声明²⁸¹也每天来催我。这对于德朗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想用笔名开始为科隆的《国民议院报》撰写通讯。

你对国教会的教士们积极参加不幸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³¹⁷有什么看法? 还是旧把戏。星期六我将把所有留在我这里的报纸和克路斯的信件打一个包裹寄给你。^②

在顶点小约翰的全部演出中,最近这一次是最典型的。³¹⁸连《泰晤士报》也得承认约翰尼引起的“热情极小”。

哈尼的妻子^③去世了。布吕宁克夫人也死了。我最近和布吕宁克先生通过一次信,谈的全是金克尔和维利希。^④ 我写信告诉你,维利希四个星期以前去美国了。^⑤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指亚·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巴黎版)一书。参看本卷第340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3年2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玛·哈尼。——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341页。——编者注

1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3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寄给你半截5英镑银行券，同时把另外半截装在信封里寄给德朗克^①。我现在非常拮据。2月份我清偿债务等用去大约50英镑，而本月和下月大约还要开支30英镑。否则还能给你多寄点。改革我的私人开支变得刻不容缓，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家，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以便对收支结算这个重大的时刻有所准备。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儿^②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儿快要来的时候，我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葡萄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

在本地公众，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的心目中，科苏特先生用他自己的声明³¹⁴彻底毁了自己。马志尼也由于起义³¹⁰本身，同时也由于以谋杀单个的士兵来开始暴动这种卑鄙手法而毁了自己，英国人特别憎恶这一点。很难设想有比科苏特这两封信更怯懦、更卑

① 恩格斯1853年3月8日给恩·德朗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鄙的东西了。同时他还经常自命不凡地说：“我是个直爽诚实的人”。可是，这些先生们应该小心。如果发现了证据，那位尊敬的阿伯丁就会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关进牢房，交付法院审判，而且我不知道，届时人家是否一定会宣告他们无罪。

“群贤内阁”³¹⁹原来是纯粹的骗局。约翰尼^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萎靡不振，伟大的格莱斯顿是个像梅维森那样自作聪明的人，阿伯丁深受托利党⁷³外交阴影的支配，是个十足的宫廷侍臣，而悉尼·赫伯特——这位已故救世主皮尔的使徒约翰，是个根本无能的陆军大臣。他们就是这样一群宝贝。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职位不合适，只有厚颜无耻的老帕麦斯顿是例外，他在哪里都安之若素，而且正如两院关于马志尼的辩论³²⁰所证明的那样，他和过去一样桀骜不驯。要知道，自从关于希腊问题的辩论³²¹、关于民军法案⁶⁶和关于答辞的辩论³²²以来，他实际上成了下院的领袖。给可怜的约翰尼形式上安排这个职位，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可是还要求让约翰尼以这个身份领取特殊薪俸，这就是十足的无耻行为了；不用说，任何一种新的职务对两党说来都是外快。我很想看到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³²³他对预算草案和休谟的税率提案³²⁴的意见都使人认为，他将几乎一切照旧。这也许将是这届爱国主义的联合内阁所能获得的唯一结果。同时，上次选举期间的种种行贿事实，非常耸人听闻，因此在下次会议期间势必要提出改革法案之类的东西。如果在此之前贸易恶化，大陆稍有风吹草动，那么我们就有好戏看了。

现在我家里有疯狂的议员乌尔卡尔特的书^②，他认为帕麦

① 约·罗素。——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土耳其及其资源。它的自治组织和自由贸易》1833年伦敦版。——编者注

斯顿是领津贴的俄国奸细。事情说起来很简单。这个家伙是凯尔特族的苏格兰人,受过撒克逊苏格兰式的教育;就倾向来说他是个浪漫派,就教育来说他是个自由贸易派⁶⁷。他曾以希腊独立运动支持者的身份去过希腊,然而,在同土耳其人打了三年仗以后,又到了土耳其,而且成了这些土耳其人的崇拜者。他狂热崇信伊斯兰教,他的原则是:如果我不是加尔文派教徒³²⁵,我只能成为穆罕默德的信徒。土耳其人,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的土耳其人,在各方面都毫无例外地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民族。土耳其语是世界上最完善和最动听的语言。所有那些关于野蛮、残酷和野蛮人的可笑的傲慢等蠢话,都纯粹是出于欧洲人对有关土耳其的一切事物的无知,出于希腊翻译人员的故意诬蔑。如果某个欧洲人在土耳其受到不好的待遇,那只是由于他本人的过错;土耳其人恨的不是法兰克人的宗教,也不是他们的性格,而仅仅是他们的瘦裤子。殷切地推荐仿效土耳其的建筑术、礼仪等等。作者本人不止一次地挨过土耳其人的棍子,可是事后他承认,这全是他本人的过错。同欧洲人的接触,文明化的尝试,只能使土耳其人衰弱和解体。土耳其宪法在其“纯洁性”方面,是现有的宪法中出类拔萃的,而且几乎超过英国的宪法。土耳其人享有以数千年的风俗习惯和古兰经为基础的自治。苏丹不仅不是“暴君”,而且他的权力比最仁慈的女王^①的权力还要有限。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土耳其才有。在这块乐土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阶级差别、阶级斗争、政党,因为在内政方面全都持一致意见。再也没有比土耳其更少中央集权的地方了。总之,只有土耳其人才是君子,而且只有在土耳其才有自由。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现在俄国沙皇^①假手希腊教士阴谋反对这个幸福的国家,而英国却一直让沙皇牵着鼻子走。英国应该支持土耳其,如此等等,全是些平淡无味的老生常谈。总的说来,这本书非常有趣。而最有趣的是,与帕麦斯顿敌对的英国自由派的整个政策都以此为依据。例如,《每日新闻》上所有关于土耳其的肮脏行为的文章都纯粹是在重述乌尔卡尔特的话,乌尔卡特作为自由贸易派而享有绝对的信任,虽然他也责备英国人,说他们以其进口损害了色萨利的工业。但是,一个苏格兰高地人有点小毛病也算不了什么。

《泰晤士报》,虽然首先是为了俄国的利益,终于开始抨击庸人们关于土耳其的完整性的陈腐呓语,这一点很有益处。愚蠢的《每日新闻》由于它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而目光短浅,大叫背信弃义,而且除了这种陈腐的外交谎言,再想不出任何更好的话了。³²⁶如果这场争论再拖延些时候,那么这些先生将不得不立即乞援于其他论据,并认识到,只有大陆上的革命才能结束这种糟糕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最昏聩的庸人也必然懂得,没有革命,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

奥普关税一事³²⁷是德国取得的唯一进步,——而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进步!这个条约附加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并且把那么多的重大问题留待将来的各种委员会去解决,而关税税率实际降低的幅度却微乎其微,以致这一切未必会有什么结果。工业大危机一旦爆发,整个通商条约就会在全面破产中化为乌有。

我们这里刚刚发生盗窃,铁路上火车碰撞,血肉横飞。这里的庸人们被最近一星期以来的这些非常事件吓呆了。幸好棉花跌价,因此交易所里没有发生什么事,人们得以尽情地议论这些重大事件。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纺纱厂和多数织布厂仍然充分开工,可是粗棉布(domestics)的生产已完全停滞,并且从星期一起,这个行业的所有工厂一周只开工三天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德朗克已经收到了赖辛巴赫的东西²⁸¹。

你的 弗·恩·

关于赫尔岑的书^①,我这几天内就办妥,这事有困难,以致妨碍我现在写信给我的妹夫^②。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5 英镑已收到。

这个星期我差点儿死了。我得了肝炎或者很像肝炎的一种病。

① 亚·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巴黎版。参看本卷第340页。——编者注

② 卡·埃·布兰克。——编者注

这在我们家里是遗传的。我的老头儿^①就是得这种病死的。我在英国四年,从来没有发作过,以为病已经根除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而且最好不过的是,没有求医。但是还有点虚弱。

昨天收到了从巴塞尔寄来的下面这一封“令人愉快的”信:

“1853年3月7日晨9时于巴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获悉,为数2000册的一批《揭露》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已经搁了一个半月,昨天在转运时全部被扣。²⁵³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首先巴登政府会对联邦委员会³²⁸提出指责,然后大概会把我逮捕,至少会对我起诉,等等。无论如何将引起很大轰动。这就是我所能简单告诉您的一切。以后的消息,如果我本人没有可能写信,您会通过第三者收到。如果写信给我,请在信封上写:巴塞尔时装商店布伦纳-盖尼亚尔小姐,而在里面的给我的封口的信封上写“转雅克^②”就行了。关于政变的手稿^③,我藏在安全的地方。再见。但愿很快能有比我现在所知道的更多的消息。请给我一个可靠的地址。您的地址和班贝格尔的地址,大概别人已经知道了。

您的 雅克”

我亲爱的列那大师³²⁹,您对此有何看法?“瑞士人”为了现金已经把我出卖给普鲁士政府了吗?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假装惶恐不安,只字不提留在瑞士的册数,不管我怎样坚决要求,一册也不寄来!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兴致来写作。总是白干^④!

①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② 雅·卢·沙贝利茨。——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④ 原文为“pour le roi de Prusse”,直译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转义是“白干的”。——编者注

该怎么办？不能让“瑞士人”就这样逃脱罪责。

至于德纳，他已承兑了我的期票。^①“善良的”班贝格尔最初凭这张期票给了我5英镑，随后让我往西蒂区接连来回跑了两个星期，到这个星期才终于付了其余部分，而我的女房东已经不停地“咆哮”（确实是咆哮）几个星期了。在此期间，我又给《论坛报》寄去了七篇文章。明天将再寄一篇³³⁰。如果不是这该死的转期债务缠着我，我现在早就脱身了。如果这个卑鄙的瑞士人不使我再度陷于困境，那么，这项债务我也还清了相当一部分。

我现在必须给德纳寄一篇关于高级政治的长篇文章，以便与他保持良好关系，也就是说，要写一篇关于讨厌的东方问题的文章。住在这里的一个可恶的美国佬，企图就这个问题和我在《论坛报》上竞争。³³¹但是，这个问题首先是军事和地理方面的，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因此，你还得再作一次牺牲。土耳其帝国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清楚。因而谈不出什么总的看法。

不过，就报纸文章而言——顺便提一下，在这种文章中似乎有必要尽量用军事、地理和历史的幕布来遮盖真正的问题——，我觉得直接从黑山问题³⁰⁸入手论述下面主要几点是必要的：

1. 不管怎样要手腕和在报纸上空谈政治，东方问题决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它总是会通过外交途径被压制下来，直到这里也发生全面骚动，结束这种压制情况。

2. 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3. 一旦发生全面骚动，土耳其将迫使英国站到革命的一边，因为

① 参看本卷第340页。——编者注

英国在这里同俄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4. 穆斯林帝国必然崩溃。它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处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之下。

目前还应当专门谈谈黑山事件,谈谈英国现在正式扮演的卑鄙角色。苏丹^①之所以让步,只是因为法国和英国没有答应给予援助。在这个问题上,两国都戴着“友好协约”³³²的假面具,争先恐后地向神圣同盟²¹讨好。还应当指出:统治着英国的寡头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已不能起昔日的作用,即不能保证英国民族对大陆的领导地位,仅就这点来说,它也必将垮台。

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贫乏,但我必须有一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以便打垮我的竞争者。³³³

你的 卡·马·

我那篇关于萨瑟兰公爵夫人的论文^②,你译得很出色。我认为,只要有一本弗吕格耳的词典^③,一本语法和一名比皮佩尔先生更出色的校对员,我自己也有一些用英文写作的天分。

今天我又往大陆写信。如果我弄到一笔钱(因为现在从沙贝利茨那里一无所得),至少能使我的妻子安心地等到以德纳名义开出的第二张期票(这次我想可达30英镑)寄回来,那么,我也许在4月间到你那里住几天³³⁴,以便恢复自己的精力,并安安静静地和你谈谈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约·哥·弗吕格耳和约·施波希尔《英德和德英大词典》183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当前的局势。在我看来,这种局势必将很快引起一场大动荡。

《晨邮报》断言:兰开夏郡的工厂主只让工人开工很短的时间,繁荣即将结束,等等。^① 这方面情况究竟怎样?

你的 卡·马·

德朗克到这个时候——现在已经 11 点半——还没有把另外半截^②送来。这个年轻人大概还躺在床上。这些家伙真是懦夫。他们懒惰,一受到外界压力就无力抵抗,支持不住,他们已经无可救药。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党的成员。克路斯是好样的。莱茵哈特在巴黎辛勤工作。拉萨尔虽然“但是”很多,却是坚强而精力充沛。皮佩尔如果少些幼稚的虚荣心,多些坚持不渝的精神,那他不会没有用处。伊曼特和李卜克内西很顽强,他们各有各的用处。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党。前尉官施特芬——科隆案件¹⁶的前证人,现在是伦敦一个学校的教员,在我看来,是个能干的人。鲁普斯^③一天天老了,而且越来越古怪。德朗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可爱的浪荡汉”。

① 《曼彻斯特的制造业——一个严峻的事实》,载于 1853 年 3 月 5 日《晨邮报》第 24712 号。——编者注

② 指 5 英镑银行券的另外半截,见本卷第 353 页。——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143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53年^①3月10日于伦敦

您最近的来信已收到。想必您已经看过科苏特的各种声明³¹⁴。在马志尼的声明³³⁵发表之前,我已知道,他给在这里的一位英国友人^②写了一封对科苏特表示极为愤慨的私人信件。我就此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如下的看法^③:

“既然现在马志尼先生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么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发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活动中,表现出反复多变、极端矛盾和表里不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具有艺术家身上的一切令人喜欢的优点,但也具有艺术家身上的一切女人式的缺点。他是一位‘口头上的’大艺术家。谁要是不愿意为流行的盲目崇拜所左右,而希望有一个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那我就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

① 原稿为“1852”。——编者注

② 可能指托·梅·里德。——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文字稍有改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63页)。——编者注

先生所写的一本关于鲍蒂扬尼、戈尔盖和科苏特的生平的书¹¹¹”。

我在我所有的文章上都署了名。现在会招来攻击,这样我就有机会更透彻地探讨事情的实质。如果您及早把您得到的关于流亡者的新消息,特别是有关“高贵的兄弟俩”^①的新消息告诉我,我会非常感激。有了这样一些资料,我就有权利在《论坛报》上评述事情本身了。

至于泽尔菲,我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当然,我对他说过,如果我同科苏特有私交,就会义不容辞地让他提防班迪亚。我认为泽尔菲是个多嘴多舌且有些轻率的人。但是我决不会把他同班迪亚相提并论,实际上,他正派得多。

我的2000册《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2月6日发往瑞士)3个月后被巴登边境被没收。²⁵³我认定,班迪亚也插了一手。这个败类应当消灭。^②

大约一个月前,普尔斯基去了美国。我想是科苏特派他去的,为的是在报刊上恢复自己已经动摇了的声望和对自己的对手们搞阴谋。普尔斯基也会想方设法在《纽约论坛报》上中伤我,但是我敢断言,他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致以深切的敬意。

您的 查·威廉斯^③

① 贺拉斯《讽刺诗集》第2卷第3首。——编者注

② 原文为“C'est un infâme qu'il faut écraser”。马克思套用了伏尔泰1759年至1768年间与启蒙运动拥护者通信时批判反动宗教势力的名言:“écrasez l'infâme!”(消灭败类!)——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3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章你过几天就会收到³³⁶；我认为，我适时地研究了乌尔卡尔特^①。可惜时间太晚，赶不上明天的轮船了，因为在8点以前未必能把商行的事办完，而且我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德纳老爷子现在每篇按两英镑付酬，并能迅速兑付期票，这太好了；因此我们终将站住脚。另外，我简直难以相信，你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已经寄去七篇英文文章^②；如果你来这里（这是我非常盼望的事）³³⁴，你一个星期学到的英语将比在皮佩尔先生那里六个星期学到的还要多。

至于雅克先生^③，很可能这家伙想模仿耶尼先生（雅克看起来同他非常相像）同巴登政府的勾当，即把一部分出版物^④卖给德国政府，然后用另一部分赚更多的钱。我认为他不致坏到会把所有这些

① 见本卷第354—35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59页。——编者注

③ 雅·卢·沙贝利茨。参看本卷第358—359页。——编者注

④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书都直接卖掉的地步。这个有名望的巴塞尔书商这样恐惧,也许是实情,巴塞尔政府不喜欢开玩笑,它同巴登保持着良好的睦邻关系。首先你要坚持,要他立刻至少把几册书打包托运即由铁路直接运往伦敦给你,或者也可以由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给我。谁也不会想到要打开这样的包裹,即使打开,反正这件事现在已经暴露了。可疑的是,他至今一册都不愿意拿出来。难道他连一个运条带等物去伦敦的巴塞尔工厂主都不认识?他可以包上几本让他们附带运走。

《晨邮报》上关于兰开夏郡的事,除了我昨天写给你的^①以外,再没有什么了。英国两家最大的细纱厂的厂主洪茨沃思和默里昨天回答了关于纱价的询问,说告诉我们纱价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长期订单,不能再接受任何新的订单。这两个人一共大约有15万—20万枚纱锭在骡机上转动。与此相反,正是由于粗棉布不仅在这里,而且在美国和德国都找不到销路,因而水力纺纱机纺制的 $\frac{6}{16}$ 号粗纱销路十分不畅。

我们应该装成洞悉内情的样子去打垮与我们竞争的美国佬³³¹。我还要看几本有关土耳其的书,这些书在“雅典神殿”²⁴²里很多。

听到我们的朋友们在走下坡路,使人不大愉快。“优秀分子”在决定性时刻将会再次醒悟过来,不过,如果这些公民经历了以前的一些战斗还是老样子而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就投身于未来的战斗,那是令人不愉快的。除克路斯以外,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共有财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³³⁷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在

① 见本卷第356—357页。——编者注

为公的借口下总是醉心于一些卑琐的杂念和私事,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吸收新人,我认为,我们一旦回到德国,就会在那里找到相当多的有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在这期间已不无成效地尝到了禁果的滋味。如果我们能像1848年以前所做的那样,设法用各种书籍进行两三年的扎实的科学宣传,我们的事业会要好得多。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而现在暴风雨即将来临。你应当把你的《经济学》⁵¹写完,以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们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所有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

德纳毫无怨言就每篇付两英镑,这是你在《论坛报》³地位巩固的最好证明。在欧洲革命的所有政党中,我们是向英美公众阐明自己事业的唯一的党,这是有好处的。关于其他的政党,美国佬根本一无所知,因为科苏特的所有吹嘘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为大人物科苏特弄钱和听他指手画脚。班贝格尔先生当然会对下一张期票预付得多一些,因为第一张期票兑付得很干脆。

你的 弗·恩·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3月22[-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关于土耳其的文章^①很出色。已经寄去了。

最近几期《经济学家》中有一期登载了下面这样一篇论“土耳其的作用”的短文，不知你看过没有？

“我们同奥地利和俄国的贸易，不是停滞，就是缩减，而同土耳其的贸易却在迅速增长。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的输出有多大一部分是经过德国到达奥地利的，但相信数量不大。我们同奥地利的直接贸易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对奥地利的亚德里亚海各港口(它仅有的几个港口)输出的英国产品，在1846年以前没有同对其余的意大利港口的输出分开登记，而那一年的输出是721 981英镑。1850年降到607 755英镑，1851年上升到812 942英镑。我们对俄国的平均年输出在1840—1841年为1 605 000英镑，1846—1847年为1 785 000英镑，而1850—1851年则为1 372 000英镑。”

“我们对土耳其领地，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等地的输出，增长情况如下：

①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文章《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2卷)所写的关于土耳其一节。——编者注

1840年…… 1 440 592 英镑	1846年…… 2 707 571 英镑
1841年…… 1 885 840 英镑	1847年…… 3 530 589 英镑
1842年…… 2 068 842 英镑	1848年…… 3 626 241 英镑
1843年…… 2 548 321 英镑	1849年…… 3 569 023 英镑
1844年…… 3 271 333 英镑	1850年…… 3 762 480 英镑
1845年…… 3 134 759 英镑	1851年…… 3 548 595 英镑 ^①

可见,我们对土耳其的输出是对俄国的输出的三倍,几乎是对俄国及奥地利的输出之和的两倍。”³³⁸

《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写的。

看来,英国内阁本身正就“土耳其问题”大吵大闹,因为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唱的调子,与《泰晤士报》截然不同。

迪斯累里幸运地被免去“大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代替他的是约翰·帕金顿爵士——一个向来性格阴郁的人。³³⁹ 1828年以来,托利党⁷³第一次有这样——一个“领袖”,目光像它的大多数成员一样短浅。

你已看到:在最近表决教会后备基金法案³⁴⁰时,尊敬的罗素亲自提议删去他本人提出的三项条款中的第三条,内阁只是由于保守党少数派的投票支持,才取得胜利。这是个不祥之兆。

马志尼在这里已经几天了,但是目前他还是用化名。

“可敬的阿伯丁”^②是多么乐意向流亡者找麻烦,你从英国警察局上星期对流亡者进行调查统计一事就可以看出。警探穿着便衣,三三两两地从一个广场到另一个广场,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走来走去,把多半是从邻居或邻近的啤酒店老板那里收集来的情况记录下来。但也有例外,例如在普尔斯基——这个流氓现在在美国——的

① 在《经济学家》中是“3 548 959 英镑”。——编者注

② 马克思讽刺地引用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对乔·阿伯丁的称呼。——编者注

家中,他们则借口发生了盗窃案等等,闯进流亡者本人的住所,仔细检查他们的文件。

可敬的巴特勒米受了两个月的监禁。²⁶³这个无耻的家伙叫人转告赖德律-洛兰,说要把他当狗一样击毙。赖德律回答他说,他决不与这样的人用枪决斗。巴特勒米又扬言,如果他要迫使人用枪决斗,他知道该怎么办——当众飧以耳光,往脸上吐唾沫和诸如此类屡试不爽的办法。赖德律在答复这一点时,叫人转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巴特勒米将领教他的棍子和英国治安法庭。这位巴特勒米决心成为流亡者中的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①。这也是一种雄心。

维利希老爷子到了纽约。朋友魏特林为他举行了300人的宴会,维利希佩带红色大绶带出席,发表了长篇演说,大谈面包比自由更可贵,接着魏特林向他赠送军刀。随后魏特林登台讲话,并证明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的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魏特林。

我收到了沙贝利茨寄来的一封信,现附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第一,他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背叛行为,但是他的做法愚蠢透顶。第二,他至少曾经想、而且现在还想从商业的角度欺骗我。根据合同,他本来只应当印2000册^②。但从他的信看来,他印了不止此数。多印了多少?他至今仍没有回答。同时,德朗克曾经就这件事写信给费德尔森博士,现在已经收到了回信³⁴¹。费德尔森证实了沙贝利茨的信的内容,但同时写道,他认为,法院对沙贝利茨的审查,不会有

① 克·奥·武尔皮乌斯的小说《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中的主人公。
——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什么结果。请问,现在怎么办?普鲁士政府希望完全掩盖此事,甚至外交大臣^①已下令搜查据说是我在巴塞尔出版的一本《共产主义学说》。可见,他们连书名都想对公众隐瞒。怎么办呢?

沙贝利茨已给我寄来两册,一册直接寄给我,另一册给弗莱里格拉特;我必须为这两册书付15先令。好一笔收入!至今我还未能从周围的人那里把这两册书要回来。星期三(明天)可望得到一册,连同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包裹一起给你寄去。

泽尔菲在这里。在搜捕外国记者时,他从巴黎逃出。他认为,朋友班迪亚(附带说一下,看来,他的情况不好,打算5月份再来这里)告发了他是登载在《科隆日报》上败坏“金发皇后”^②名誉的几篇文章的作者。泽尔菲是个好说闲话的人,但关于匈牙利的事情,却比我所交谈过的所有其他匈牙利流亡者具有更独到、更合理的见解。这也许是由于他本来不是马扎尔人,而是“土瓦本人”,而且不仅是土瓦本人,甚至还是汉诺威一个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姓大概是策尔弗,在马扎尔语化以后成为泽尔菲。

我们在德国的人,是一些可怜的懒散的家伙。这些家伙连一个字也没有寄到这里。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在报上看到,关于他们的案件的小册子出版了。但是他们对此连问都不问一下。既无反应,也不振作。简直是些老太婆——如此而已!

你在曼彻斯特未必能看到《民族报》上的一条滑稽可笑的消息。天使蒙蒂霍患有一种有伤大雅的病:她老爱放屁,甚至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控制。最初,她把骑马当做治疗方法。但是,自从波拿巴不让她这样

① 指奥·泰·曼托伊费尔。——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蒙蒂霍。——编者注

做之后她便任其“自由”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噪音，一个轻微的响声，一个虚无的东西，^①但是，你知道，法国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在曼彻斯特还没有听到关于维尔特的什么消息吗？^②

你的 卡·马·

3月23日

为了答复由我们大家签署的三行字的呼吁书²⁸⁷，华盛顿体操协会¹³²捐助科隆人¹⁶20英镑17先令，该款已于昨天寄到出纳弗莱里格拉特处。

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布吕宁克夫人那里得到1000英镑的遗产。

14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③3月2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埋怨我们(至少是我)懒于写信，不完全有道理。我除了生病，

① 皮·奥·博马舍《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2幕第8场。——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313页。——编者注

③ 原稿为“1852年”。——编者注

总是每个星期都写一封信的。是你首先改变了这种做法,在这期间往往只寄报纸不写信。对你的来信总共只有三封没有回复。其中两封是在同一天寄到的,一封是作为给弗莱里格拉特汇款的附言寄来的,另一封是直接寄给我的。所以只有两封信没有回复。如果你又开始每个星期写一封信,不论长短,我也将重新遵守这一惯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将重新开始不等你的来信就按期写信。而我希望你也这样做。

沙贝利茨给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他在两个月前就印好了小册子《揭露》,但放在国境那边巴登的一个小村子威尔搁了五个星期。这头蠢驴不是在那里找个可靠的人,而是把这事全部交给了一个走私贩,这个家伙从他那里一步一步榨取了相当多的钱之后,最后自己向巴登政府投了案。其余的你大概已经从最近一号《论坛报》^①上知道了。普鲁士政府对这本小册子多么有兴趣,而这本小册子因此对“祖国”又多么重要,你可以从下述事实进一步看出,即施梯伯这个英雄不仅被任命为柏林的警察局长,而且政府每次讨论对付革命者和革命活动的预防措施时都邀请他出席会议。小册子暂时被扣压,使我非常气愤。从你这方面来说,我认为,这件事办得不像平常那么好。照这样安排,《新英格兰报》每次只刊登这么一小段,恐怕要用一年才能登完,同时它却把整栏整栏的篇幅给予可鄙的老奸巨猾的卢格,而他的“轮廓鲜明的尾巴”在这里始终不超过五个人。为什么你不把这东西刊登在你参加撰稿的那个发行量大得多的机关报《民主主义者报》上呢?你下次来信时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可不可以

^① 指马克思的文章《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在美国把这个东西印成小册子。这应该为欧洲而印,并且经过汉堡运入普鲁士;如果我不是一贫如洗的话,我马上会在阿尔托纳把它印出来。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偏爱这篇揭露性的文章,而是因为我确切知道普鲁士的形势,确信这在目前能给我们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沉重的打击。²⁵³

切记不要忽视流氓维利希。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个白痴。

普尔斯基待在你们那里,不仅是为了从事高级政治。派他到大洋那边去,也是为了安抚对“伟大的科苏特”表示不满并在美国阴谋反对他的费特尔将军。从你今天寄来的《每日论坛报》上,我很吃惊地看到,它登了我反对科苏特—马志尼的文章^①。我对此曾极为怀疑,尤其是因为格里利的白、红、黑朋友——犹太人普尔斯基^②现在正在美国。

瑟美列从巴黎给我写信,告诉我一则消息,我把它发表在《论坛报》上了^③。他告诉我,科苏特和他在巴黎的信徒们曾就他最近“表示否认的那篇呼吁书”开了一次长会,他们迫使这个可怜虫否认呼吁书与他有关。

维利希的朋友巴泰勒米,你从施拉姆的决斗事件³⁴²中(顺便说

① 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暗指费·冯·普尔斯基和泰·冯·普尔斯基《白、红、黑。美国社会访问记》1853年伦敦版第1—3卷。——编者注

③ 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参看本卷第349页。——编者注

说,施拉姆现住在辛辛那提,曾经从那里来过一次信),大概记得起这个人,他在英国境内因决斗被判了两个月监禁,在这次决斗中打死了库尔奈。²⁶³尽管在审判过程中有那些肮脏的揭发,他还是这样轻易地脱了身,因为按照英国法律,决斗的监场人与决斗者要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同时还因为没有让这个可怜虫把自己的全部卑劣行为都说出来。这个无耻的家伙在监狱里叫人转告赖德律,说他只要一出狱,就要把他像狗一样击毙。赖德律回答他说,他不会去同这样的坏蛋用枪决斗。巴泰勒米说:他能用当众殴以耳光和诸如此类屡试不爽的办法迫使一个人与他用枪决斗。赖德律(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赏这个家伙一顿棍子。^①

可爱的战斗英雄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布吕宁克夫人那里得到1 000英镑的遗产。这位尉官先生什么差事都干过:食客、保姆、护理员、政治预言者、向导、崇拜者、家奴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好差事。

赖辛巴赫,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勒韦的卡尔伯^②,想到美国去,前者想当农场主,后者想当医生。

巴黎拉斯拜尔夫人的葬礼^③虽然不引人注目,却是欧洲最重要的事件。2万名穿着礼服的无产者的突然出现,对波拿巴分子有如晴天霹雳。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这件事也使赖德律极不愉快;拉斯拜尔是他的最厉害的敌人。

① 见本卷第369页。——编者注

② 这里讽刺地把“卡尔伯的勒韦”(“Löwe von Calbe”,即威·勒韦)叫做“勒韦的卡尔伯”(“Kalb von Löwe”),意思是“狮子中的小牛犊”。——编者注

③ 罕·阿·拉斯拜尔的葬礼于1853年3月13日举行,并且演变成一场反对路易·波拿巴的示威游行。——编者注

还有一件事。如有不雅,不要怪我。“金发皇后”蒙蒂霍-洛拉^①患了一种令人厌恶的体质上的毛病——抑制不住地放屁。这叫做胀肚。以前她使劲骑马来对付这种“不幸”,但是现在波拿巴禁止她这样做,说这与她的身份不相称,因此在许多“舞会”上,她的“有力的爆炸声”甚至使带金丝饰物的十二月⁹呐喊者也红了脸。而这是颇有意味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噪音,一个轻微的响声,一个虚无的东西;^②但是,你知道,法国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我想,至迟一年之后你将到我们这里来。诸事顺利。

你的 卡·马·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10日星期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随信寄还。在我们没有得到希尔施文件的全文以及他放在魏德迈那里的第一个声明¹⁵(你有关于声明的更详细的信息

① 马克思讽刺地用著名的女舞蹈家和冒险家洛拉·蒙泰斯的名字称呼法国皇后欧·蒙蒂霍。——编者注

② 皮·奥·博马舍《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2幕第8场。——编者注

吗?)之前,事情显然不得不放一下。班迪亚的事令人不快。不过,这件事现在解决毕竟比以后解决好。³⁴³正如你写信告诉我的,你现在已经有了对付班迪亚的充分的证据。况且泽尔菲现在也在这里,他可以证实格赖夫的事^①。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事情将会怎么样,我们就有时间好好准备我们的答复。我要把班迪亚和假柯尔曼的信^②找出来。而小册子^③,我认为可以在美国印刷。

希尔施的供词中有些事实是完全真实的,例如关于你从曼彻斯特寄出的一封信³⁴⁴的事。但是,他当然也有许多捏造或隐瞒的地方。例如,他忘记说(显然不是无意的)他跟踪你到了曼彻斯特,并于某个星期日同另一个浪荡汉在贝里新路遇到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大声招呼说:“您好,马克思!”你记得,当时我们怎么也想不出这是谁。原来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希尔施。他还隐瞒了关于丹尼尔斯夫人的信和搜查的事。³⁴⁵

真可笑,现在出现了这么多库珀式密探^④:谢努、舍尔瓦尔、希尔施。好在希尔施证实,班迪亚关于你的事,除了胡扯些私事,从来报告不出什么东西。

必须打听清楚希尔施供词中所提到的一些人。兰茨科隆斯基显然就是你在关于科苏特一波拿巴一文²¹¹中揭露是俄国密探的那个“兰伯爵”。至于班迪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苏特和瑟美列来印证

① 参看本卷第303—306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296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④ 费·库珀的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维·伯奇,他在小说中是一个有信仰和爱国心的高级密探形象。——编者注

我们的看法,既然他那里有瑟美列的手稿¹¹¹,为什么他不能有我们的手稿呢?我们始终保存着落在我们手中的一切,这非常好。

顺便说一下。德朗克不久前由于没有能从我这里马上得到赖辛巴赫的声明²⁸¹而大吵大闹,现在我在一叠美国报纸中发现了这个声明,它在这些报纸上至少转载了10次。难道这个懒汉就不能自己去找一下吗?

再回过头来谈希尔施。目前,即在我们没有看到整个文件之前,我认为不能公开采取什么措施;只能采取一些准备步骤,比如说,要调查这个文件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希尔施现在在哪里,他正在干什么;万不得已时,需要与这个家伙当面对质,以便从他那里再逼出一篇书面声明。关于弗略里偷盗的事件³⁴⁶,我也要马上作进一步调查;可惜向我提供消息的那个同他本人认识的人现在病了。不过你要立即给我弄到所需要的外貌特征记录等等。

给我寄来的美国报纸,大部分今天我已翻阅了。有些东西非常有趣,但是,一下子读那么一大堆,确实是件劳神的事,使人头昏眼花。然而克路斯的信非常好。我看到,《揭露》已登在《新英格兰报》上²⁵³。令人懊丧的是,魏德迈没有把它也登在《刑法报》上。他现在至少应该赶快登一下主要内容。关于此事,请在交下一班轮船发出的信中明确地提醒他,否则他是永远不会想到的。

登载魏德迈文章的那一堆《民主主义者报》(纽约的),我还没有看;留待今天晚上再看。

私下说一句,我认为,毫无疑问,班迪亚先生泄露了科特斯的地址^①。好在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① 参看本卷第289、299页。——编者注

如果希尔施和班迪亚的事越来越纠缠不清,那么,你来这里时,我们又会有项新的工作。你可以成行吗?但愿至迟5月在这里看到你。³³⁴

我星期五的信^①和3英镑,你大概已经收到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148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3年4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你将随信收到马克思关于希尔施“自供”^②的声明^③,你应该马上把它登在可能登载的一切报纸上。你要是即刻抄寄一份给克路斯,他肯定能承担很大一部分工作。我想,你不妨在声明的末尾写上:下列署名者完全同意上述声明——恩·德朗克,弗·恩格斯。关

① 恩格斯185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威·希尔施《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载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6期。——编者注

③ 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于手稿的事以及一般地说与班迪亚的关系¹³³,我们负有跟马克思一样的责任,如果我们让他一人负责,那是不公平的。交出去的抄件一部分是德朗克抄的,原本差不多都是我抄的。我们现在指望这个东西能在瑞士刊印出来。

当然,这个声明只是根据你摘抄的并由克路斯转寄给我们的材料^①写成的。我们当然还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根据其他内容再写一个声明。但是所有涉及我们的地方,你大概都已经摘抄出来了。我们希望两三天之后你能把印好的全文寄给我们。

至于班迪亚,他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家伙陷得太深,已彻底完蛋了。为了掩盖他自身不断暴露出来的疑点,他不得不逐渐向马克思展示他藏有的科苏特、瑟美列等人的全部文件。例如,瑟美列关于科苏特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的原稿¹¹¹现在就在我这里。这样,班迪亚先生就使科苏特先生大出其丑。这个马扎尔化的斯拉夫人的小聪明,碰上马克思的坚韧和使他陷入困境的本领就破产了。现在除了我们,再没有任何别人(除了瑟美列还有一部分)掌握揭露班迪亚人品的全部证据。但是现在大肆宣扬这一点有什么用处呢?据说5月间这个家伙又要来伦敦,那时可以压他一下,也许从他那里还能探出一些有用的东西。维利希和希尔施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还远远没有弄清。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希尔施的手稿是通过金克尔送到美国的,那么可以猜想其中会有许多怪事。需要设法把这一切弄清楚,而班迪亚对此可能有用。所以关于这一点你暂且什么也不要说。此外,要让那些匈牙利的先生们先站出来,把他们的看法谈出来,特别

① 指从准备发表的威·希尔施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中作的摘要。

——编者注

是科苏特。我们何必为他们指点出路呢?要是他们用公开声明来出丑,那就更好,那时我们就可以出来说话了。

流亡者中还继续进行着原来那些无谓的争吵,但是已不像先前那样公开大吵大闹了。我在圣诞节去过伦敦,²⁹¹我们常常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伙常去的小酒馆,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较小一点的人物有时甚至很友好地对待我们,耐心地忍受对他们的奚落,特别是高尚的梅因—尤利乌斯·文德克斯³⁴⁷。我们的圈子里一切照旧。鲁普斯^①好像很孤单。德朗克谋求一个店员的职位已经有半年了,为了在离这里两个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布拉德福德找到这么一份工作,现在正在施用一些巧计。关于维尔特,我上一次收到他的音信时,他正在西印度的圣托马斯,他在那里碰上黄热病高发期。红色沃尔弗^②,你知道,他已经做了丈夫和父亲,成天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少露面。弗莱里格拉特依旧住在哈克尼,在牛津先生的庇护下从事商业。我自己这个冬天在斯拉夫语言和军事知识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到年底差不多就能掌握俄语和南斯拉夫语¹⁰⁵。我在科隆廉价购得了一个普鲁士退職炮兵军官的藏书,在一个时期内,我又感到自己像个真正的炮手,置身于老普吕米克^③、炮兵学校教本及其他你熟悉的旧书当中了。普鲁士的军事著作无疑是所有军事著作中最糟糕的;唯一过得去的只有那些带着对1813—1815年历次战役的直接的鲜活记忆写出的东西,但是从1822年开始了令人讨厌的拘泥细节和卖弄聪明的写法,真让人难以忍受。最近几年在普鲁士又出版了一些相当不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③ J.C.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编者注

错的东西,但为数不多。可惜,由于我不熟悉专业文献,法国人的著作我根本无法利用。

对老的战役(即从1792年以来的战役)我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拿破仑的几次战役都很简单,不大会搞错。若米尼到底是这方面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虽然写了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³⁴⁸对于不久的将来,即对于我们来说,1812年的俄国战役是最重要的,这是唯一还有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有待解决的一次战役。在德国和意大利,除了拿破仑所制定的作战线路,没有别的作战线路;相反,在俄国一切都还是混混沌沌的。当我们考虑一支革命军队在对俄国发动成功的进攻的情况下应当怎么办时,在我们面前就重新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1812年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本来是该立即进军莫斯科呢,还是第一次战役只推进到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我现在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取道水路才能解决:取道松德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向彼得堡、里加和敖德萨进攻。当然,这没有把偶然发生的情况估计在内,而只以双方实力大致相等为前提。自然,我们也没有把俄国内部的运动考虑进去,然而在彼得堡发生一次贵族资产阶级革命,并接着在国内发生内战,是可能的。赫尔岑先生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他竟按黑格尔的方式设计了一个以巴枯宁—赫尔岑—戈洛文三执政为首的民主社会共产主义的蒲鲁东主义的俄罗斯共和国,来保证自己万无一失(《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可是在此期间巴枯宁是否还活着,却完全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要征服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的俄国,是极其困难的。至于波兰过去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这边的各个省份的情况,我是再也不愿听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里的农民全都是乌克兰人,只有贵族和一部分市民是波兰人,而且对那里的农民来说,就像1846年在乌克兰的

加利西亚的情形一样³⁴⁹,恢复波兰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恢复旧的贵族统治。在所有这些地区,不算波兰王国本土,波兰人还不到50万!

不过,这一次革命遇到了俄国这样的劲敌,而不是1848年所遇到的那样软弱的稻草人般的对手,倒是好事情。

目前正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这里棉纺织业生产的繁荣简直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而个别的棉纺织工业部门(粗棉布——domestics)则很不景气。投机商指望仅仅在美国和法国搞大规模的投机交易(用英国的钱筑铁路),而在这里只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搞小规模投机,也就是说使投机热逐渐地蔓延到一切商品上去,从而使他们自己摆脱投机热。我们这里冬季和春季极不正常的气候势必对谷物不利,如果还和往常一样,接着再来一个气候不正常的夏天,那收成就完了。我认为,目前的繁荣维持不到秋后。同时,一年之内已经是第三个英国内阁³⁵⁰出尽了丑,而且这第三个内阁是最后一个能够没有激进资产者直接参与的内阁。辉格党²⁰、托利党⁷³、联合内阁派³¹⁹相继失败都不是由于税收赤字,而是由于税收盈余。这就说明了旧政党的全部政策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它们的极端无能。要是现在的内阁大臣们垮了台,那么不大大扩大选民的范围就再不能治理英国了;因此,这种事情很可能和危机的爆发正好碰在一起。令人厌烦的持久的繁荣使不幸的波拿巴几乎不能保持他的尊严,世界正感到厌烦,波拿巴也惹得世界厌烦起来。遗憾的是,他不能够每月重新结一次婚。这个骗子、酒鬼和赌棍会身败名裂,因为他不得不装样子上演恩格尔的《王公明镜》。这个扮演“国父”的无赖!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甚至不能发动一次战争:他稍微动一动,四处就有密集的队伍、林立的刀枪。此外,安宁使农民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这个曾经答应为农民的利益而制服巴黎的人,现在如何用农民的钱来美

化巴黎,而抵押和赋税又怎样不顾一切地日益增加而不是减少。总之,这一次,事情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而且大有希望。

在普鲁士,政府由于征收所得税而引起资产者的强烈反感。官僚们厚颜无耻地提高税额,你可以想象,这些舞文弄墨的贵人正在多么兴奋地到处打听一切商人的商业秘密和底账。连我的老头儿^①,一个地道的普鲁士人,也感到异常愤怒。这些先生们现在一定尝够了这个立宪宗法式的普鲁士廉价政府的种种好处。普鲁士的国债在1848年以前大约是6700万塔勒,从那以后已经增加了三倍,而现在还要借款!可以说,如果这位胖国王^②在归天之前保证能得到这笔贷款,那么他哪怕像从前在三月的日子^③里那样再一次浑身冒汗,也一定会心甘情愿。而且路易-拿破仑帮助他重新建立了关税同盟²²²,奥地利由于害怕战争而作了让步,“现在,主啊,让你的仆人平安地走进坟墓吧!”^④

奥地利人正在尽一切可能使米兰暴动³¹⁰前完全热衷于贸易和繁荣(因为这与税收是一致的)的意大利重新行动起来。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一两个月,欧洲就会准备得很好,只等着危机来推动了。此外,从1849年初开始的空前持久而普遍的繁荣,使得疲乏不堪的各党派(只要它们还不像法国保皇党那样完全精疲力竭)重新恢复了力量,而且恢复得要比例如1830年以后快得多,那时,商业情况是长期动荡的,而且整个说来很不景气。加之,在1848年,只有巴黎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由于进行顽强的斗争而疲惫不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1848年3月普鲁士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编者注

④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章第29节。——编者注

堪;1848年6月以来法国的几次起义都几乎不值一提,它们最后只是摧毁了旧的保皇党。此外,在所有国家中,运动的结果都是很可笑的,除了极大的历史讽刺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集中,就没有什么严肃的或重大的事情了。根据这一切,即使作最冷静的估计,我也认为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拖过1854年春季。

我们的党这次在完全不同的征兆下出场,这太好了。1848年为了反对纯粹民主派和南德共和派而不得不加以捍卫的一切社会主义蠢事,路易·勃朗的荒谬观念等等,甚至我们为了在混乱的德国局势中给我们的观点寻求支点而不得不提出的种种东西——所有这一切,现在我们的反对者先生们,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等人都要出来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条件,为我们准备战场和扫清道路的种种措施,例如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³⁵¹等等,我们当时为了反对某些人而必须加以捍卫的东西(实现或至少要求这些东西,本来是这些人天然的正常的使命),——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承认,这些先生们已经学会了这一切。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①开始,这也多亏了科隆案件¹⁶,在这个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由于勒泽尔)通过了毕业考试。

当然,这一切只涉及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将一如既往,不得不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都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终究要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无产阶级大众的推动,由于受到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已被曲解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的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会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透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一个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先进的革命,所以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只要一出现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为我们党应对这样的局面预先作历史的辩护。

此外,我们这次登上历史舞台也将比上次体面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昔日的所有废物——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轻一代(即使没有别的东西,仅科隆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大家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吗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搬用一些新词句并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无论绝对地说还是相对地说,我们党的优势都已经增大了。这也是必要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我还能有时间至少把1848—1849年的意大利战役和匈牙利战役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¹¹⁹虽然缺少令人满意的地图等等,但是整个说来,这段历史我是十分清楚

的。不过要加以论述,就必须更精确地说明细节,这要花许多工夫和费用。意大利人在两次战役中的做法都像蠢驴一样;维利森的描述和评论一般说来大多是正确的,不过常常也很愚蠢。^① 维利森在1848年就强调指出的奥地利战略的无比优越性,只是在诺瓦拉会战³⁵²中才表现出来,这的确是拿破仑之后在欧洲进行的一次最出色的战役(在欧洲之外,查理·纳皮尔老将军1842年在东印度取得了完全不同的、的确可以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的战绩;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目前还活着的将军中首屈一指的)。可笑的是,在意大利,就像1849年在巴登³⁵³那样,对18世纪90年代各次战役中所使用的阵地有一种传统的迷信。济格尔先生除了在那种因莫罗而成为典范的阵地上作战之外,无论如何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作战,而查理-阿尔伯特相信里沃利高原的神奇力量,并不逊于相信童贞马利亚的贞洁。在意大利,这种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奥地利人每一次大的机动都是以对里沃利的佯攻开始,而皮埃蒙特人每一次都落入了圈套。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地利人的相应的阵地和交通线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匈牙利,戈尔盖先生不管怎样都比所有其他人高明,其他人都因为忌妒而对他怀有敌意;我觉得,即使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的戈尔盖不是心胸狭隘的爱慕虚荣的人,这些多半愚蠢的恶意攻击最终也会使他成为一个叛徒。在那次从军事(但不是从革命)观点看来是完全有道理的维拉戈什事件³⁵⁴之后,这些家伙对戈尔盖提出了如此笨拙和荒唐的指责,不由得使人对这个家伙发生兴趣。真正的“叛变行为”是在科莫恩解围之后,俄国人还没有来到之前发生的,¹⁴⁵但是这件事,科苏特跟戈尔盖同样应当负责。现在在伦敦的、

^① 威·维利森《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编者注

戈尔盖的总参谋长拜尔的作用,还完全不清楚。根据戈尔盖的回忆录^①及其他资料来判断,此人是戈尔盖的战略计划的灵魂。据普莱耶尔告诉我,拜尔是奥地利官方论述这次战局的著作^②的主要作者。(拜尔在佩斯被俘,但是逃跑了。)据说这本书很好,但是我还没有能弄到手。戈尔盖在谈到克拉普卡时充满敬意,可是谁都说这个人软弱无能。佩尔采尔这个匈牙利“民主”将军,是公认的蠢驴。老贝姆一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好游击战士和一个具有一定目标的分遣队的好指挥员。据我判断,他只当过这种角色,不过干得很出色。他干过两件蠢事:一件是向巴纳特进行了毫无目的和毫无结果的进军,另一件是在俄国人大举入侵时,他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他在进攻赫曼施塔特时曾经取得战果的巧妙的机动,结果被打败了。³⁵⁵而邓宾斯基老爷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幻想家、吹牛家,是个自以为有指挥大战的天赋因而做出了极其狂妄的事的游击战士。斯密特论述1831年波兰战役的书^③中,讲到他的许多有趣的事。

顺便提一下,你能不能给我简略地描述一下科隆的防御工事,并且凭记忆画几张平面图即草图呢?如果我没有记错,要塞主墙设有棱堡,堡垒是按蒙塔朗贝尔体系建筑的;是这样吗?堡垒有多少个?你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筑城学术语,我这里有相当不错的参考书和平面图。关于普鲁士的要塞你还知道什么细节?我相当了解科布伦

①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帝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1849—1850年欧芬版。——编者注

③ 弗·冯·斯密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年柏林版。——编者注

茨(至少是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看到过美因茨的地形图。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最新的蒙塔朗贝尔式建筑物在德国是怎么建成的。由于普鲁士保守秘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请尽快来信,并代我向你夫人^①和克路斯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14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³⁵⁶

华 盛 顿

[1853年4月17日于伦敦]

……今天收到从纽约寄来的最前面的五号^②,不知道是魏德迈还是克耳纳寄的。由于你的帮助,其中大部分我已经知道了。这至少是一家正派的报纸,在美国很少有,况且还是工人的报纸。但是另一方面,主编装模作样地表示轻视“个人问题”(同时也是党的问题),他那故作天真的正直气派,他那圣经般的庄重,不能说都很合我的口味。不过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家报纸。我最喜欢的是魏德迈给他的《经济学概论》写的引言^③。这很好。我已向这里的朋友们打过招

①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② 指《改革报》(纽约)。——编者注

③ 指约·魏德迈1853年4月发表在《改革报》(纽约)上的《国民经济学概论》引言部分的几篇文章。——编者注

呼；德朗克和皮佩尔好像已经寄去一些东西了。我还要找琼斯谈。总的说来，约人撰稿不那么简单。我自己工作太忙。而别人，可惜由于过去的经验还多少有些心有余悸。鲁普斯^①的情况很糟糕。埃卡留斯不得不从早晨5点到晚上8点当裁缝，并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恩格斯把他不在商行的时间全都用于搞研究，他认为美国报刊冤枉了他，看来他对此尚未释怀。可惜我们的党很穷。我还要向曾在科隆案件¹⁶中做过被告证人、现在在伦敦郊区当教员的前尉官施特芬约稿。他的空闲时间最多，而且他很能干。你要皮佩尔写的那些文章，他还一直没有写完，所以你至今还没有收到³⁵⁷……

……至于希尔施事件，我当即通过恩格斯给魏德迈寄去一个关于……的声明^②。关于班迪亚不清白这一点，我在半年多以前就知道了，但只是在这头蠢驴让我了解了了他的一切联系，把那些证明我无辜而他无罪的文件交到我手中，并完全受我控制之后，我才跟这个家伙决裂了。我在几个月以前就把他赶出了瑟美列的大门。

维利希的最后一招只是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首先，我知道，他和金克尔曾用革命的钱²⁹给希尔施付报酬，并且还继续这样做！其次，维利希在科隆案件期间，在开始审理后不久，曾向弗略里夸耀过（弗略里又把这告诉了伊曼特），他有我从曼彻斯特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³⁴⁴。当时我要求班迪亚答复。他说准备同弗略里当面对质。当伊曼特受我委托把这告知弗略里时，弗略里否认了。可见，维利希当时与希尔施保持着不体面的联系。他知道，希尔施与格赖夫有不体面的联系，他的朋友弗略里是密探。通过这些家伙他得到了我的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一封信。这个“勇敢的老实人”(顺便说一下,白吃白喝是他的最高目标)想给我设个圈套,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与警探一起搞卑鄙的阴谋。

他确实派了希尔施到科隆去。我后来得知希尔施确实到过科隆。但是他为什么派希尔施到科隆去?他是什么时候派他去的?第一,当时已经太晚了。(2)科隆警察局自己已经披露了他的朋友弗略里的身份。(3)当时他自己已经被人怀疑,他想用这一戏剧性的举动来恢复他的“高尚的老实人”的声誉。这些情况是希尔施回来之后自己说的。

……赖辛巴赫和他全家,“聪明的”尉官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妻子(带着布吕宁克夫人给他的1000英镑遗产),还有画家施莫尔策,今天乘船到美国去了。祝他们一路平安!只是可怜的鲁普斯由于赖辛巴赫的出走而丢掉了最后的几课。这对他很不好。他不是金克尔。他不是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及其“夫人”^①那种职业的谄媚者、寄生虫和骗子,不会像他们那样向资产者摇尾乞怜。阿谀奉承的哥特弗里德爬得这么高,居然获许在伦敦大学的一个礼堂里对伦敦公众重复他关于中世纪基督教艺术的老一套讲学。他的讲学是免费的、无报酬的,只希望能混进伦敦大学当美学教授。他用糟透了的英语照着稿子念。刚开始讲学时他博得了掌声,但讲着讲着就完全不受欢迎了,甚至那群邀来捧场的附庸风雅的犹太商贩也无法给他打气。当时在场的埃德加·鲍威尔——金克尔是在上星期二^②作第一讲的——给我详细谈了这个情况。据他说,当时的情况的确十分可怜。……

①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② 1853年4月12日。——编者注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4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皮佩尔的情况的确是这样。³⁵⁸班迪亚又来到这里，施梯伯和戈尔德海姆也来了。附上的铅笔便条^①请马上寄还给我。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现在可以以纽约的名义再开出30英镑的期票。班贝格尔不干这件事，但我另有指望。如果有了结果，只要不给你添麻烦，我就在5月1日至7日去你那里。³³⁴

你如果有时间能在星期五^②以前寄一篇关于瑞士的文章³⁵⁹来，我将非常高兴。关于这个问题，你已写过无数次了，而我连人物等等都不知道。但是这篇文章不需要续篇。考虑到瑞士这个国家的大小，一篇就足够了。

你的 卡·马·

① 昂·德·拉斯佩1853年4月22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参看本卷第396—397页。——编者注

② 1853年4月29日。——编者注

151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不早于1853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

你现在应该已经收到我三封信了。³⁶⁰附上一号琼斯的《人民报》，载有“英国人”反对《泰晤士报》的文章。^①

如果《科隆的揭露》还没有印成小册子，或者《新英格兰报》没有把它“免费”印成小册子，那就把这事搁下吧，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²⁵³

维利希给赫尔岑(俄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极了”，他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并且很快就会回来。

亨策先生一定又与柏林事件³⁶¹有牵连。他作为维利希—金克尔的代理人，自然有旧的宣言和革命方案。此外，这些大人物曾指定他为柏林的军事司令官。

此地的赖德律-洛兰的支持者为我们告知他们的卢格的呼吁书

① 阿·贝·理查兹匿名发表的文章《卑劣蛮横的〈泰晤士报〉》，载于1853年4月23日《人民报》第51期。——编者注

感到难为情。赖德律决不会允许卢格发表这封丢丑的信³⁶²，卢格是通过前普法尔茨律师、赖德律过去的仆从、法国前议员、贩卖过德语形容词的萨瓦^①骗取了赖德律的这封信。不管怎样，赖德律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更低了。

你的 卡·马·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³⁵⁹和1英镑。两位求助者^②，无论是谁受苦，请安慰他：下星期他也可以得到。

你自己来这里越早越好。³³⁴我家里的卧室已收拾好了。

法国的商业看来已经呈现衰落趋势。特别是从美国直接进口的棉花大幅度减少了。每年9月1日到次年4月6日，美国的输出如下：

① 暗指昂·萨瓦 1841—1848 年期间曾在巴黎任德语教师，并写了一系列教科书。——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和威·皮佩尔。——编者注

	1853年	1852年	1851年	1850年
往英国……	1 100 000	930 000	757 000	592 000
往法国……	257 000	302 000	246 000	192 000
往其他国家……	204 000	189 000	163 000	105 000

可见,只有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尽管美国的收获量极大,但今年得到的棉花却少于去年,而仅仅略多于政治上黯淡的1851年,那一年“社会主义的旋涡险些吞没了秩序和社会”。1852年的进口显示了政变的短时间的奇效,而1853年就显示了它的相反的作用。一部分货物像往常一样从利物浦转运到阿弗尔,但不像过去那么多。此外,法国的工业部门看来也说不上繁荣。这一次问题似乎的确很严重,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受到当地产品的排挤。1851—1852年大批大批工人被驱逐出境,已开始发生影响;我深信,这一点特别促进了生产巴黎商品和青铜制品等的英美工厂的扩大和改进。为了秩序把无产者逐出境外而不受惩罚,在目前比从前更是上千倍地成为不可能的了。像这样不断地利用阴谋作为统治的手段,以及不停地把无产者逐出境外,即使在全面和平的时期,也会让法国的工业大受其害;英国人和美国佬的确善于利用其中有用的部分!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你的 弗·恩·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原来计划的旅行，恐怕要落空了。³³⁴班贝格尔不能给我的期票贴现，弗里德兰德本来几乎已经答应给我贴现，现在却断然拒绝了。我就此事给施特龙写了一封信^①，不过，我认为这纯粹是走形式，是为了使我自己心安，让我的妻子高兴，我不相信会有什么结果。

我曾在一篇通讯(就是包括有关土耳其问题的第一篇文章的那篇通讯)^②中，向《论坛报》报道说：马志尼在这里(他的朋友们现在再次加以否认，但是我认为，这是按他的吩咐办的)；《论坛报》根据这篇通讯，就马志尼侥幸逃走一事发表了一篇不长的社论，其中有如下—

-
- ① 马克思 1853 年 4 月 26 日前给威·施特龙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编者注

段评述: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位通讯员给我们提供了这篇有趣的报道,应当对他的非凡才能给予应有的赞扬。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①

你看,我在那里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此外,我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一封信非常有趣的信和两号载有希尔施自供的报纸(还没有载完)³⁴³这些东西尚未寄出,因为我仍然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去你那里,并随身带上这些东西。如果我去,肯定会事先告诉你。你的老头儿^②什么时候到?我不愿同他碰上。

如果德纳给我在这里指定一家银行——关于此事我已向他请求过三次^③——,我至少可以摆脱最糟糕的情况。

关于希尔施:我最初和你的意见相同^④,但情况毕竟还不是这样。施梯伯和戈尔德海姆肯定是到了这里,目的是把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同柏林“联系起来”³⁶³。就是那个给我写匿名便条的人,在同一天给谢特奈尔和哥林格尔写了一个通知,逐字照抄如下:

“1853年4月21日于伦敦

通 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尔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见反面〉

① 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号。——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③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1853年4月26日以前给查·德纳的几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375—378页。——编者注

体 貌 特 征

施梯伯

中等身材(约5英尺)

头发:黑、短

胡须:同上

脸色:萎黄

身穿深色紧身裤,蓝色宽松
外衣,戴软帽和眼镜

犹太人戈尔德海姆

约6英尺

黑、短

同上

黄、浮肿

身穿黑裤,淡黄色宽松外衣,
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邮差黑林。施梯伯和戈尔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或戈尔德海姆每天按时在11点至3点之间去普鲁士使馆。”

我认为,写这个东西的人是昂利·德·拉斯佩,他是奥·狄茨的朋友和同乡,也就是那个受伤害的警察,你可能记得,他为了进一步揭露真相,在你来这里时²⁹¹一定要和我们见面。你看,“希尔施”是多么卖力。所有这一切,对于维利希—金克尔来说,来得最不是时候了。再见。

你的 卡·马·

至于那1英镑,我将给每人10先令,^①因为据我所知,皮佩尔有希望不经过诉讼程序而取得钱。这个可怜虫患了严重的梅毒,而且处境窘迫,也过于放浪。

① 指给恩·德朗克和威·皮佩尔的资助。参看本卷第393页。——编者注

15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3年4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4月21日我收到了下面所附的匿名便条。民主派人士、旅馆老板谢特奈尔和哥林格尔收到了同样的匿名信。信中所说的事实我核查过了。我想(谢特奈尔和哥林格尔的名字你可以提到),你应该把它刊登出来,前面加几句按语,指出消息是你从伦敦得到的。施梯伯先生和戈尔德海姆先生来到这里,是为了把科苏特的可疑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案件“联系起来”³⁶³。从下面这份东西你可以看出,“悔悟的”希尔施如何继续成为“间谍活动的受害者”^①。但愿这个流氓不要在柏林造成新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件事将使他在美国彻底完蛋。下面所附的这份东西我同时寄给你和克路斯。你发表在《改革报》上的两篇文章^②,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只是不要让克耳纳剥削你,使你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影响。现在,寄给

① 暗指威·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② 指约·魏德迈《国民经济学概论》引言的第1篇和第2篇,载于1853年4月2、9日《改革报》(纽约)第5—6期。——编者注

谢特奈尔等人的信逐字照抄如下：

“1853年4月21日于伦敦

通 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尔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体 貌 特 征

施梯伯

中等身材(约5英尺)

头发:黑、短

胡须:同上

脸色:萎黄

身穿深色紧身裤,蓝色宽松

外衣,戴软帽和眼镜

犹太人戈尔德海姆

约6英尺

黑、短

同上

黄、浮肿

身穿黑裤,淡黄色宽松外衣,

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过去的邮差黑林。

施梯伯和戈尔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或戈尔德海姆每天按时在11点至3点之间去普鲁士使馆。”

《泰晤士报》今天报道了施梯伯和戈尔德海姆抵达此地的消息。

向你和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既然大言不惭的海因岑在他的《人民报》上又厚颜无耻地谈到“宪章派”³²,说他们只想争取普选权,而对共产党人和可恨的阶级差别全无兴趣,那么依我看来,在《改革报》上发表厄内斯特·琼斯给你的那封信⁹³还不算晚。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27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没有什么好办法兑现期票，^①就赶快把它寄给我（在星期五美国邮船开走之前）。我想，我可以通过一个美国佬把它兑现，并凭它预支给你10英镑，余数以后付清，也就是说，在5月1日以前你拿不到钱，但5月2日你一定可以得到这10英镑。来信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否来这里，如果能来，就来吧；³³⁴那时你可以亲自把钱寄给你的夫人。

无论如何请预先通知我，免得你到时我不在。

彼·欧门的旧的藏书又可供我们使用了。

你的 弗·恩·

① 参看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才同弗莱里格拉特去过盖尔斯滕贝格那里。星期五^①以前，即使期票不能贴现，也还是有希望凭期票得到一笔预支款。靠施特龙自然毫无结果。^②这样一来，我去你那里，还是有可能的，而且我非常想去。

劳驾，请即刻答复小班贝格尔(这家伙不久就会有用处)托我向你提出的下列问题：

关于供应意大利市场的漂白细平布	} 在曼彻斯特采 购这些货物的 可靠的公司
关于供应意大利市场的印花布	
关于生产供应意大利市场的草制品的公司	

文章³⁵⁹和给皮佩尔及德朗克的1英镑已收到。

我现在确切地知道，我关于马志尼在伦敦的消息^③是准确的。

① 1853年4月29日。——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368页。——编者注

希尔施前天去过俄国领事那里,同一天又同施梯伯和戈尔德海姆一起在弗略里家碰过面。

你的 卡·马·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4月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又同弗莱里格拉特去过盖尔斯滕贝格那里。他给了我一封去伦巴特街找施皮尔曼的“封口的”介绍信。遭到拒绝。盖尔斯滕贝格是金克尔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对待这件事当然不会认真。

现在把期票寄给你,连同准备明天发出的文章³⁵⁹,共值32英镑。

班贝格尔愿意借给我两英镑,因此我可以给我的妻子留下几先令,其余的作为去你那里的路费。我星期六早晨动身。³³⁴明天不可能。

你的 卡·马·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20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附上美国寄来的最新的东西。我还有几份载有魏德迈的声明^①和你的声明^②的《刑法报》。下星期初寄去，以便你们能够使用。我这里留一份，给德朗克用，并归档。²¹⁹

麻烦弗莱里格拉特告诉魏德迈或利埃夫尔，附带寄来的25英镑³⁶⁴已经收到，因为我今天来不及写信给魏德迈了。这些家伙怎么会把125美元只兑换了25英镑，我不清楚。按照5月4日纽约最新的汇率，54便士 = $109\frac{3}{4}$ 分，即使按110分计算，125美元 = 25英镑11先令4便士。这就是说，在兑换时，每美元损失一个半便士。

我的老头儿^③终于给我来信了。不出我所料，他说，千万别胡闹，等他来，就把我带到交易所去。营业太好了，不值得大吵大闹。

① 约·魏德迈“民主的”奸细》，载于1853年4月29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7期。——编者注

② 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好吧,只要老爷子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我看就这样办。这些臭事,与我有什么相干?

你的 弗·恩·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5月2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就把25英镑³⁶⁴的期票交给弗莱里格拉特,他将把收到期票一事立刻通知利埃夫尔。^①

附上沃尔弗^②的地址,他还老是唠叨。不过,只是现在,即在许多事都坦白说出之后我才深信:德朗克靠损害我而扮演了非常卑鄙的搬弄是非和编造谎言的角色。的确,这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冒牌的小布朗基唯一能干的事。^③他经常挑拨是非,说谎说得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暗指恩·德朗克《布朗基》,载于1850年4月12—14、16、17日《新德意志报》第88—92号。——编者注

看在上帝的面上,魏德迈的声明^①和我的声明^②一份也不要再寄来了。单是这里就每种各有14份,都是前天收到的。魏德迈如能寄来哪怕是两三份“希尔施的”揭露^③,倒是更重要。例如,如果在瑞士的沙贝利茨的官司要继续打下去,他就需要一份。魏德迈出的那个难免的印刷错误,即把班迪亚有过“光荣的一页”印成有过“类似的一页”,^④真是妙不可言。

除此之外,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我还没有看见布林德,他的赫尔岑的书^⑤,你给他寄去了没有?

《人民报》销路上升,目前经济上有了保障。琼斯将于6月19日及随后几天在黑石山脊、斯克爾科特摩尔、蒙特索勒尔和诺丁汉森林召开群众大会³⁶⁵。

附带说一下,我只能给皮佩尔10先令;由于施特龙的火车时刻表不对,我错过了议会火车¹⁵⁵,只好坐了二等车³³⁴。

请尽快来信。

你的 卡·马·

-
- ① 约·魏德迈“民主的”奸细,载于1853年4月29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7期。——编者注
- ② 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 ③ 指威·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载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6期。——编者注
- ④ 在德文中,“光荣的”(“rühmlich”)和“类似的”(“ähnlich”)两词写法相近。参看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1页)。——编者注
- ⑤ 指亚·赫尔岑的著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巴黎版。参看本卷第340页。——编者注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25日—27日之间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从附上的校样^①和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炸弹终于要爆炸了。应该承认，维利希的脱身手法无论如何是令人称奇的。当然，他的索然无味的遁词和粗劣累赘的文体，会使你哑然失笑。这家伙被触到痛处了。看来，施拉姆老爷子在辛辛那提使他非常恼火；不管怎样，这是有好处的。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的骑士将由于这个声明而更加丢脸。

总之，由于《纽约刑法报》!!!!!! 刊登了攻击维利希的文章，³⁶⁶ 所以这位高尚的人物不得不打破其英雄的沉默。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② 在维利希那里，物体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落。再见吧，重力！这家伙完全疯了。又一次暗杀事件！³⁴² 我们将看到，施拉姆老爷子这次也会立即发表声明，站出来应战。

① 奥·维利希《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载于1853年5月13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9期。——编者注

②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原文为“im höchsten Fall”，直译是“在最高的降落中”。——编者注

告诉你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新英格兰报》今天通知我说,给我寄来420册《揭露》^①。因此也许明天就可以收到,如果包裹不是随最近一班轮船寄出,那最迟过一星期也可以收到。这些家伙居然有脸用一封署名为“《新英格兰报》办事处”的半匿名信,邀我做撰稿人。真是岂有此理!

不管怎样,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改革报》作为机关报,万不得已时可以在它上面登载一些反驳维利希及其一伙的论战文章。克耳纳在这场争吵中越陷越深了。

魏德迈的印刷错误不应使你感到奇怪。他总是把“光荣的一页”弄成“类似的一页”^②,你是知道的。

矮子^③下星期天将来这里。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布拉德福德当店员干得怎样。不管怎样,好心人巴卡普看来是要他好好干活的。

昨天我看了一本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关于阿拉伯碑文的书。尽管书里处处可见教士和圣经辩护者的影子,令人生厌,但它还不是毫无趣味的。作者认为自己最辉煌的成就是他发现了吉本^④在古地理学方面所犯的若干错误,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吉本的神学同样也是不行的。这本书叫做《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查理·福斯特牧师著。其中最有意思的结论如下:

(1)《创世记》中记载的所谓挪亚和亚伯拉罕等人的系谱,是按方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05页。——编者注

③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④ 指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集)1776—1788年伦敦版。——编者注

言的亲疏等等对当时贝都因各族³⁶⁷的相当准确的排列。大家知道,贝都因各族到今天还自称为萨勒德-贝尼、优素福-贝尼等等,即某某人的子孙。这种源于古代宗法制生活方式的称呼最终产生了这种系谱。《创世记》中支系的排列或多或少地为古地理学家所证实,而现代旅行家证明,这些古代的名称虽然按当地方言有所改变,但是大部分还继续存在。由此可见,犹太人本身同其他各族一样,也是一个小贝都因族,只是由于当地条件、农业等等而和其他贝都因人对立起来。

(2)关于我们过去谈过的阿拉伯人的大举入侵:贝都因人像蒙古人一样,曾经周期性地进行侵略;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都是在后来产生巴格达哈利发国的同一个地区由贝都因族建立起来的。创建巴比伦帝国的迦勒底人,现在还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用同一个名称——迦勒德-贝尼。大城市尼尼微和巴比伦的迅速产生,正像三百年前东印度的阿格拉、德里、拉合尔、穆坦这些大城市由于阿富汗或鞑靼³⁶⁸的入侵而建立起来一样。因此,伊斯兰教徒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它的特性。

(3)在西南部定居的阿拉伯人,看来曾经是像埃及人、亚述人等一样的文明民族;他们的建筑物就证明了这一点。伊斯兰教徒入侵时的一些事例也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谈到宗教的欺骗,从南部的古代碑文中就可以看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任何宗教运动一样,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在这些碑文中,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的一神教传说还很盛行(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一样),而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巴勒斯坦在靠

阿拉伯的一面完全被沙漠,即贝都因人的土地环绕着,这种情况是其独特的发展的原因。但是,古代阿拉伯的碑文、传说和古兰经,以及易于解释的一切系谱等等,都证明主要内容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关于一般闪族的,就像我们这里的《艾达》³⁶⁹和德国的英雄传说一样。

你的 弗·恩·

16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以德纳名义开的期票已经照付,明天拿钱,拿到后马上寄给你;今天查理^①找那个家伙两次,都未遇着。按汇率会有些损失,但是,我看比在伦敦兑换损失要小一些。

小册子^②的包裹也来了,明天寄给你,我这里留8—10份。包裹相当重,花去1英镑16先令,你可以把这笔钱加在卖价里。仅关税一项就花去18先令,所以不管怎样包裹寄到我这里总是好的。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②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矮子^①星期六^②在这里。看来他表现得要比预期的好些。巴卡普向施特龙说,他对德朗克非常满意,德朗克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我又告诫他要严肃认真。总之,巴卡普商行的工作条件对他简直是再好不过了。他已经在记账,如果好好地坚持三四个月,他就有保障了。施特龙又去大陆了,是星期六走的。他头两个星期在那里,这很好。

这个星期从美国没有得到什么新闻。

你的 弗·恩·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 20 英镑银行券——P/E 90138 的前半截。另外半截下次邮寄,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地址。

办理期票业务的家伙已外出几天,所以我们拿不到钱。但是,为了不使你久等,我已设法弄到这 20 英镑。因此期票将在下星期初结算。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② 1853年5月28日。——编者注

该死的家伙^①扣去了我们大约 18 英镑的烟酒钱,这些东西一部分是查理^②从他那里拿来转卖了,一部分是我拿来用了,因此还得还债。

昨天我在 4 月初的一份旧《论坛报》^③上看了你论《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的文章(内有摘自但丁的引文)^③。请接受我的祝贺。英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很出色。只是有几个词语用得不太合适,不过,你的文章中可以指出的缺陷也只此而已。在那里几乎看不到皮佩尔的痕迹,我不懂你为什么还需要他。

你的 弗·恩·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20 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已收到。我是在去博物馆^④之前,即今

① 可能是指哥·欧门。——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③ 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编者注

④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天一大早给你写这封信的。

附上伟大的维利希给《新英格兰报》的声明^①，如果不是以为魏德迈已经把它寄给你，我早就给你寄去了。这第二个声明的思路是货真价实的、地道的维利希风格。别人写“文章”，他写“事实”，而且要想使诽谤失去其尖刻性，就必须同他有“私人关系”，这是小型的游击手法。他没有为他自己的希尔施^②做出答复，而是向他的公众阐述“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不反驳他的希尔施。他现在找到了一个地盘，可以施展某种高超技艺。所以，这位高尚的人物“不愿意”把事实“公开”。他自然更乐意在啤酒馆桌旁同庸人们窃窃私议这些事实，而且三年以来在金克尔支持下用“走私方式”在两个半球传播这些事实。然后施展另一个手法——使公众处于紧张状态。他只字不提那些使他为难的事实，却对那些据说能毁灭“批判的作家”的事实倍加关注。同时这位高尚的人物还像一个“公众人物”那样“气度不凡”。如果他作答复，他不是答复马克思的粗鲁的“代理人”，而是答复那些“机灵的”帮闲文人。最后他向公众示意：他的反对者如此大胆地挺身而出，只是因为相信他“决定”引退；而这位重要人物现在却大张旗鼓地宣布，他“已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所有这一切对前尉官来说并不是那么坏。至于谈到第二个声明的文体，且不管它多么拙劣，其真伪就十分可疑。看来另外有人插手此事，大概是安内克太太。无论如何，现在维利希先生正打算出版一

① 奥·维利希致《新英格兰报》编辑部，载于1853年5月13日《新英格兰报》(波士顿)第62号。——编者注

② 希尔施的原文为“Hirsch”，也有“鹿”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狐狸的狡猾”，暗指奥·维利希的手法，他曾促使发表威·希尔施捏造事实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参看本卷第389—390页。——编者注

份对泰勒林的小册子的必要补充。³⁷⁰既然这种下流作品将呈献给公众,那就必须把事情进行到底。如果魏德迈、克路斯等人行动谄练,他们现在就应当打乱维利希的阵脚,事先就使他为公众所准备的出人意料的礼物失去任何意义和新鲜感。等着瞧吧!

你称赞我的“幼稚的”英文^①,使我大为鼓舞。我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第一,在语法上没有把握,第二,不能灵活运用辅助短语,而没有这些短语就不可能写得很生动。《论坛报》先生就我的第二篇关于格莱斯顿预算的文章^②,在报头加了一个按语,要读者注意文中“精彩的剖析”,并且说,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读到过“更为一针见血的批评”,“没有想到会读到这样的批评”。这非常好。但是,对下一篇文章,《论坛报》又侮辱我,把我写的按说是极不重要的开头部分用我的名字登出,而把你写的关于“瑞士人”的部分据为己有。³⁵⁹我将写信给德纳说,他们有时把我的文章作为社论刊登,我感到很“荣幸”,但是,请他们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短评下面。我现在已给这些蠢驴寄去一些东西,其中有两篇联系英国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³⁷¹。你如果有时间,又愿意写点什么关于瑞士、东方、法国、英国,或者关于棉花或丹麦的东西,就请随时写一点,因为我现在想大力压挤这些家伙的钱袋,以弥补三个星期的损失。如果你能随时给我寄来一点什么东西——无论什么都行,我总能把它们安排好,因为,你知道,我在这些家伙那里是个“多面手”,而且我总能轻而易举地把任何题目彼此联系起来,同当前的题目联系起来。一切的一切都会办妥。

① 见本卷第411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①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下：(1)可以证明有史以来所有的东方部落中定居下来的一部分和继续游牧的一部分之间的一般关系。(2)在穆罕默德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3)至于宗教，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的、从而是易于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

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索瓦·贝尔尼埃（他在奥朗则布那里当了九年医生）在《大莫卧儿等国游记》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他还出色地记述了军事状况，以及供养这些庞大军队的做法等等。关于这两个问题，他写道^②：

“骑兵是主要部分，如果不把那些随军的全部仆役和商贩同真正的战斗人员混在一起，步兵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多。如果把全部人员都算上，那么光是跟随国王的军队就足足有20万—30万；有时，例如在确定国王要长久离开首都的时候，军队的人数就还要多。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随军队走的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帐篷、炊具、服装、家具，甚至常常还有妇女，因此又有象、骆驼、牛、马、脚夫、粮秣采购员、各种商人和仆役；只要了解国家的情况和独特的管理制度，对所有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整个首都，如德里或阿格拉，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因此当国王要在某个时期出征时，全城的人都得随同前往。这些城市一点也不像巴黎，它们实际上是军营，只不过比设在旷野的军营稍微舒适一些和方便一些而已。”

① 见本卷第407—409页。——编者注

② 以下两段引文分别引自弗·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国家(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1830年巴黎版第1卷第304—305页和第2卷第231—232页。——编者注

关于大莫卧儿率领 40 万人的军队征讨克什米尔等等,他说:

“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这样多的人和牲口在行军中靠什么生活,如何生活,是难以理解的。要理解这一点,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够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印度人在饮食方面非常节制和简朴,庞大的骑兵队伍在行军时吃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只要有基什里(大米饭和蔬菜的混合物,再浇上点炼过的油),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要知道,骆驼是极其耐劳和耐饥渴的,它们吃得很少,并且吃什么都行。只要一驻扎下来,赶骆驼的人就把它赶到野地里去放牧,它们在那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其次,在德里开设小铺的商人,有义务在行军中开设小铺,小贩等也是如此……最后,至于饲料,所有这些贫苦的人分散到周围各个村庄去买一些,并靠此赚点钱。他们最主要、最常用的办法是,用镰刀一类的工具到整个野地里去割草,把割下的草抖掉土或洗干净,再拿到军队里去卖……”

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显然,靠博尔夏特不会有任何结果。³⁷²我仍然认为,这家伙会同意从施泰因塔尔等人那里弄一些介绍信,把鲁普斯^①推荐给伦敦商人。你至少可以强迫他去做,这对鲁普斯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休迪布腊斯式的鲁道夫-格莱斯顿的“缩减国债的财政方案”遭到失败,你有什么看法?³⁷³

前天《辩论日报》泄露了俄国为什么如此厚颜无耻的真正秘密。该报断言,大陆或者由于俄国的威胁而有丧失独立之虞,或者要走向战争,而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可怜的《辩论日报》只是忘记了,俄国和贝尔坦先生一样害怕革命,而现在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装“无畏”装得最好。但是,英国和法国——官方的——现在已经如此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微不足道,只要尼古拉态度强硬,便可以为所欲为。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已经给拉萨尔写了信,大概他会同意拿几百本小册子^①在德国销售。问题只在于怎样转寄给他。我在曼彻斯特时,³³⁴查理^②说过,也许可以和货物包在一起寄。这事你再问他一下。

又及:信发迟了,因此还能告诉你,书的包裹和另外半截银行券已经收到。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6日晚上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想在今天赶第一次邮班给你写信,但商行的事务使我耽搁到8点。魏德迈和克路斯登在《刑法报》上驳斥维利希的两个声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明³⁷⁴，你大概已直接从美国收到了，如果没有，请立即来信。魏德迈老爷子照例写得太啰唆，只是偶尔才谈到点子上，但立即又由于他的文笔而磨掉了锋芒，而他那少有的心平气和的态度，又暴露出他的大人所共知的毛病——缺乏热情。尽管如此，他已经尽其所能了，他如实地说明了“战友”亨策事件和希尔施受他人教唆而在笔下耍的手法。他的笨拙的文笔和心平气和的态度（这在当地被视为泰然自若），将会迎合庸人们的胃口，整个来说，他的成绩尚能令人满意。而克路斯的声明则使我特别喜欢。字里行间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一个可以说由于跟维利希的“个人接触”而切身意识到自己优越性的人。就文笔的轻快而言，这是克路斯的最好的作品之一；没有晦涩的语句，也没有生硬或累赘的痕迹。他是多么善于装成一个热心肠的老实人，但是处处都让你明白，在这种外表后面隐藏着真正的魔鬼。“诸如革命代办处之类的骗局”，他说得何等好啊，正像维利希说的那样，他似乎是以此为生的。他是如此灵巧，如此机敏，如此生性好斗，如此质朴而高贵，又如此巧于用对手自己的计谋立即回敬对手，而且做得比骑士本人还要巧妙和熟练，——当骑士看到粗鲁的“代理人”中有这样一个家伙时，他大概会大吃一惊的。只是维利希未必有足够的鉴别力去识别这一切。但我希望，愤怒和必要的深思会使他变得聪明些。

很明显，这件臭事必须彻底解决。对此越坚决越好。其实你会看到，这绝不是那么可怕。骑士许诺的比他能做到的要多许多倍。我们将会听到预谋杀杀人等事，施拉姆事件将被渲染得不可思议，³⁴²还会听到各种让人感到奇怪的胡说八道，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明白这个人到底说的是什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甚至会说，有一个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醉醺醺地来到大磨坊街²⁵（请看金克尔在辛

辛那提当着胡策尔的面干的事^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将告诉爱听丑闻的美国公众:贝桑松人³⁷⁵通常在维利希和漂亮的牧人科里登-劳³⁷⁶不在时闲谈了些什么。说到底,这种畜生又能议论我们什么呢?你会看到,这一切将和泰勒林的恶劣作品^②一样毫无意义。

这几天我又要同博尔夏特见面。如果需要介绍信,我会设法从他那里搞到。^③不过,我不认为施泰因塔尔等人在伦敦有这类的联系。这种事几乎不在他们业务范围之内。此外,这家伙为了不至于太丢面子,会尽量拖延在这里的事。如果这不是有关鲁普斯^④的事,我不会去搭理这个家伙。我厌恶他这个装模作样、妄自尊大、夸夸其谈、惯于撒谎的骗子。

如果拉萨尔给你一个在杜塞尔多夫的可靠的、不会惹人注意的地址,那么,你可以给我寄100本^⑤来。我们将通过这里的一些商号把它们塞在纱包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寄给拉萨尔本人,因为包裹将运到格拉德巴赫、埃尔伯费尔德等地,再由那里作为必须邮寄的邮件通过邮局寄到杜塞尔多夫。我们不能让这里的商号把包裹寄给拉萨尔或哈茨费尔特夫人,因为:(1)这里每家商号里至少有一个莱茵省人,他知道所有的传闻;(2)即使这里可以对付过去,纱包收件人也会知道是怎么回事;(3)即使这一切都十分顺利,邮局在投递包

① 参看本卷第182—184页。——编者注

② 爱·冯·弥勒-泰勒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隆版。——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415页。——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⑤ 指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参看本卷第416页。——编者注

裹之前,也要检查包裹。在科隆我们有可靠的地址,可惜我们对科隆商号在这里的主要采购人不很了解,也就不能强请他们暗中夹带。因此,在这里我们只好对这些人说,包裹里装的是送给太太们的礼品。

你由此可以看出,我和查理^①又建立了还过得去的关系。只要有适当机会,事情很快就会办妥。不管怎样,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个傻瓜总还感到有些得意的是:由于哥特弗里德·欧门先生忌妒我的老头儿^②,他总归比我多得到一点可怜的优待。听之任之吧。无论如何,他看得出,只要我愿意,就能在48小时内再次控制局势,这就够了。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³⁶⁸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对第一和第二个部门进行了调整,使两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态,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断送了印度的农业。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一片荒芜,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依我看来,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南部商业的毁灭,也属于这类现象,你认为这一点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①,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公元最初六个世纪的商业史了解得不够,所以无法判断,一般的世界物质条件究竟使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宁愿选择经波斯到黑海和经波斯湾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这条通商道路,而不选择经红海的道路。但是,无论如何下列情况起了巨大的作用:商队在萨珊王朝的秩序井然的波斯王国中行走比较安全,而也门在公元200—600年间则几乎一直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奴役、侵略和掠夺。在罗马时代还很繁荣的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7世纪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毗邻的贝都因人³⁶⁷在这五百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般的无稽传说(见古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②),这些城市里的碑文所使用的字母几乎完全没有人能认识了,尽管那里并没有第二种字母,所以,实际上这种文字已被遗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一般的商业状况所引起的排挤,还有直接的暴力破坏,这种破坏只能用埃塞俄比亚人的入侵来说明。阿比西尼亚人的被驱逐大约发生在穆罕默德前四十年间,这显然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感觉醒的第一个行动,此外,这种民族感也受到从北方几乎直逼麦加城的波斯人的入侵的激发。只是这几天我才着手研究穆罕默德本身的历史。不过,目前我觉得,这段历史具有贝

① 参看本卷第414页。——编者注

② 诺瓦伊里《文苑观止》。——编者注

都因反动势力反对那些定居的、但日益衰落的城市农民的性质,这种农民当时在宗教方面也己极端败落,他们把衰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同衰败的自然崇拜混合在一起。

老贝尔尼埃写的东西^①的确很好。重读一个头脑健全而又清醒的法国老人的一点东西是非常愉快的,他总是能切中要害,而他自己却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似的。

既然我已经陷在东方问题的废纸堆中好几个星期,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波斯语。我不学阿拉伯语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生来厌恶闪语,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有4000个词根和有两三千年发展史的如此丰富的语言,不花费大量时间是不能获得一点成绩的。相比之下,波斯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儿戏。这种该死的阿拉伯字母表中,往往一连六个字母看起来是一个样子,而且没有元音,如果不是这样,我准能在48小时内学完全部语法。如果皮佩尔愿意跟着我干这种苦差事,这对他倒是一种安慰。我给自己规定学波斯语的最大期限是三个星期。如果他肯用两个月来冒一下险,肯定会胜过我。对魏特林来说,不懂波斯语对他是一种不幸,否则,他一定会发现波斯语是他的一种现成的通用语言,^②因为,据我所知,唯独这种语言在给我和使我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其中第三格和第四格永远是相同的。

其实,读一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原著是相当愉快的,它听起来很不错。老先生威廉·琼斯喜欢在他的语法书中用波斯的下流话作例句,^③后来他在《亚细亚诗歌释义》中把它们译成希腊韵文,因为

① 见本卷第414—415页。——编者注

② 暗指克·威·魏特林《普通逻辑和语法及人类通用语言的基本特点》。——编者注

③ 威·琼斯《波斯语语法》1828年伦敦版。——编者注

他觉得用拉丁文来表达就更不成体统了。这部《释义》(《琼斯全集》第2卷《论情诗》)大概会使你很开心。而波斯的散文真令人难受。例如,高尚的米尔洪德的《纯洁的花园》就是如此。他用浮华而空洞的语言来叙述波斯的英雄史诗。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他叙述如下:伊斯肯德这个名字,在伊奥尼亚人的语言中叫做阿克席德-鲁斯(和伊斯肯德这个名字一样,也是由对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曲解而来的),它与“Filusûf”同义,而“Filusûf”则来源于“fila”——爱和“sufa”——智慧,这样,伊斯肯德的意思就是智慧之友。关于一个退位的国王,他写道:“他用引退的鼓槌敲起退位的鼓”,如果维利希老爷子仍旧醉心于文学斗争,那他也会这样做。当图兰国王阿夫拉西亚布被他的军队丢弃时,米尔洪德是这样描写他的:“他用绝望的牙齿咬着惊慌的指甲,直到羞愧的指尖涌出战败意识的鲜血。”这个国王的命运也会落到维利希这个家伙的身上。

明天再写吧。

1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为了让皮佩尔知道没有把他忘记,请告诉他下述消息。昨天

的《曼彻斯特卫报》上载有一则招聘通讯员兼簿记员的广告；据我听闻，有可能每年获得180英镑。广告是这里的一个叫莱奥·舒斯特的犹太人登的。皮佩尔应当立即写一封信寄去，地址是：曼彻斯特邮局B47号信箱。里面写：先生等等。信最好用法文写，因为要求懂法语和德语。让他写明，他相信能胜任这个职位，是汉诺威人，多大年龄，最近曾在伦敦某某处工作，可以向该处打听他的品德和能力。他能用德语、法语和英语写通讯，必要时也可用意大利语。至于簿记（如果这一点要谈的话），则干得较少。他应当写明，他是由于股东的儿子占去了职位才失业的，等等，然后说明，原来商号的性质是什么，他肯定能迅速熟悉曼彻斯特商界的各种商品交易。这一切讲得尽可能简单些，少说废话。

“某某谨启”

或这样：“您的恭顺的仆人等等”。

这就够了。如果人家对他感兴趣，他将被聘请到舒斯特在伦敦的商号去；他在那里应当把自己的长处露一手。但是，他务必于明天赶第一次邮班写信去。

附上32英镑中的余额——1英镑18先令6便士，取款手续费只扣去18便士，而我的和查理^①的全部欠款都被扣去了。

你大概在前天已经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期票。

皮佩尔要不要提到路特希尔德，^②你们在那里比较清楚。求路特希尔德帮忙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因为人们只要一交谈，问一下皮佩尔以前在哪里工作过，就会明白他是个没有经验的簿记员。但是

^① 查·勒兹根。——编者注

^② 威·皮佩尔1851—1852年间曾在伦敦的莱·纳·路特希尔德家任家庭教师。——编者注

皮佩尔应当知道路特希尔德会说些什么,也许他该事先去见见路特希尔德。

你的 弗·恩·

广告抄录如下。

航运公司招聘一名簿记员兼通讯员。须懂德语和法语。地址:曼彻斯特邮局 B 47 号信箱。

提起我绝不会有**任何好处**,甚至有害。皮佩尔自然不应当告诉舒斯特:他知道这个广告是谁登的,他只应当在提到自己求职的起因时才提到这个广告。

16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³⁷⁷

华 盛 顿

[1853年6月14日前后于伦敦]

……另一方面,应该给予回答³⁷⁸,最好能够由第三者来做。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毫不客气地去涉及一点个人关系,并给无情的民主派的“温情”奉送几段尖刻的“趣闻”。³⁷⁹

……对于《改革报》,我劝你们,除了明智,还要特别克制。这个

自作聪明的庸人^①过去在黑森——黑森是他的世界——只不过代表他自己这个世界的缔造者，即黑森庸人，而现在却装做是一向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个得意扬扬的小人用所罗门箴言来“强调”他比越轨的政党明智并具有独特的审慎，他是“海泽通讯”的活的注解。因此，这个家伙自然使我不感兴趣，并且使我厌恶。但是你们帮助创办了报纸。报纸在纽约出版。半个德国到纽约看博览会^②。你们在纽约并没有别的报纸。因此，抛开克耳纳和他的报纸岂不是失策？这样做你们最终反而给这些家伙帮了忙。你们要装成天真的样子，继续给他写东西。对他说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了。不要让他摆脱你们的影响，从一切情形来看，这已经使他非常难以忍受了。你们要像普鲁士的资产者那样干。政府和曼托伊费尔想方设法要摆脱这些资产者的友谊。可是他们却装做相信自己的政府是立宪的，于是政府也只好成为立宪的了。这就是**处世哲学**。

《新英格兰报》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不可靠的。施莱格先生这个大学生，是个非常肤浅的家伙，自以为精通世间的一切（正像克耳纳一样，“弄巧成拙”），其实是个狂妄自大的庸人。他写信给皮佩尔，说我应该给《新英格兰报》写文章论述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必然性。信中说，马克思公民以其“善于概括和整理”的头脑很适合施莱格公民向他提出的这个任务，但是马克思公民应该“抛开他那些抽象的词句”，而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作，云云。这位好样的施莱格公民在给皮佩尔的信中还写道：千万不要攻击（他经常删去皮佩尔的这种话）卢格和海因岑公民，因为“他的报纸的一部

① 哥·泰·克耳纳。——编者注

② 指1853年7月—1854年11月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工业博览会。——编者注

分优秀读者”(其余的是什么人,可想而知)是海因岑派,而《新英格兰报》注定要接收《雅努斯》留下的读者群(原话如此)。好个伟大的施莱格公民!好个最伟大的庞培!尽管如此,我仍劝皮佩尔继续给施莱格写东西。原因很简单。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6月1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各种事情和家务缠身,直到今天我才回复你的上两封信^①,告诉你美国的款项³⁶⁴(交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以及美国《论坛报》应付款项的余额均已收到。如果说你和查理^②不得不跟“中间人”进行这种交易,那你确实是为我而自找罪受了。但是既然预付期票款的不是这个家伙,而是你,那你们无须通过他也可以将期票寄往美国。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① 恩格斯1853年6月6、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416—426页。
——编者注

② 查·勒兹根。——编者注

我没有把你的消息转告皮佩尔^①，因为最近8—10天以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终于不得不严肃地同他谈了他的健康状况。我发现，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是他的那个英国庸医治疗的结果。于是我当即要他同我一起到圣巴托洛缪医院去，这是伦敦一家由最优秀和最闻名的医生免费为公众看病的医院。他听从了。有一个老希波克拉底检查了物证，询问了过去的治疗情况，对他说：“您是一个傻瓜”，同时告诉他，如果他现在不严格遵守医生的每一句话，过三个月就要“完蛋”。新的疗法立即见效，过两个星期，我们的小伙子就会健壮起来。情况非常严重，绝不能中断治疗。此外，弗莱里格拉特有可能给他物色一个职位。如果不成功，我就告诉你。

我们的快乐的裁缝伦普夫现在进了疯人院。大约五个月前，这个不幸的人为了摆脱生活困境，跟一个老妇人结了婚，变得特别规矩，戒了酒，并且像马一样地干活。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他又喝酒了；前几天他把我叫去，告诉我，他找到了使整个世界幸福的办法，并要我当他的部长等等。从昨天起他就在精神病院里了。这个家伙实在不幸。

卢格在《先驱》(顺便说一下，这家报纸已成为十足的市侩报纸)上宣布他将在伦敦讲授德国哲学。同时，他自然要自我吹嘘一番，例如他说：“至于文笔，德国人民中只有一个人物即莱辛能同他媲美”。在同一号《先驱》上，俄国人赫尔岑登了关于出版他的全集的广告，说他将和波兰委员会合作，在伦敦设立一个俄波印刷所来进行宣传。³⁸⁰

^① 参看本卷第424—426页。——编者注

附上克路斯的几封信,你从其中的一封里可以看出,维利希先生威胁要对我进行的主要打击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牵涉到20英镑,这笔钱是因为我在切尔西的女房东(虽然我把钱交给了她)没有向房主付钱而扣押我的财产时,我向流亡者委员会²⁶⁵借的;这笔钱我已经分期一文不差地归还了。你应当告诉我,我该采取什么策略。如果可爱的维利希想以此置我于死地,那他就是个“傻瓜”。

美国国民经济学家凯里出版了一本新著:《国内外的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奴隶制”,是指各种形式的奴役、雇佣奴隶制等等。他给我寄了一本他的著作,他一再引用我的话(《论坛报》上的),时而把我称做“新近的英国作家”,时而又把我称做“《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³⁸¹我曾对你说过,此人在他过去出版的全部著作中,都是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和谐”,并把一切祸患归因于国家的多余的干涉。^①国家是他最憎恶的东西。现在他却唱另一种调子了。一切祸患都要归咎于大工业的集中化的影响。而这种集中化的影响又要归咎于英国,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厂,并使其他一切国家倒退到野蛮的、脱离工场手工业的农业中去。而要为英国的罪过负责的又是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理论还是工业的集中化,其必然结果都将是共产主义。为了避免这一切,为了以地方化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与农业的联盟来同集中化相对抗,我们这位极端自由贸易派⁶⁷终于建议实行保护关税。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这个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

①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加速这种发展。此外,由于他反对英国,因此他像西斯蒙第那样称颂瑞士、德国和中国等国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而正是这个家伙,曾经由于法国和中国相似而不断地嘲笑法国。这本书里唯一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把过去英国在牙买加等地的黑奴制同美国的黑奴制加以对比。他指出,牙买加等地的大部分黑人常常是新输入的野蛮人,因为在英国人的虐待下,黑人不仅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人口,而且每年新输入的黑人中总有三分之二死亡,而美国现在的一代黑人则是当地出生的,他们多多少少已经美国化了,会说英语,等等,因此有能力求得解放。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① 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你那篇关于瑞士的文章^②当然直接打击了《论坛报》的“社论”(反对集中化等等)和它的凯里。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③中继续了这场隐蔽的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做革命行为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① 《亨利·查·凯里论奴隶制》,载于1853年5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71号。——编者注

② 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③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亚洲这一地区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成一个新天地。在一份议会报告中,对这种村社是这样描写的: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每一个村社都是,而且实际上看来过去一直是一个单独的村社或共和国。官吏:(1)帕特尔,在不同的语言中也被称为谷德、曼狄尔等等,是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2)卡尔纳姆、善姆波或浦特华里,负责登记事宜。(3)塔利厄尔或斯图尔华和(4)托蒂,分别是村社和庄稼的守护人。(5)内干提按照地块的大小来分配河流或水库的水。(6)约西或占星师,宣布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时刻。(7)铁匠和(8)木匠,制造粗笨的农具和盖比较简陋的农舍。(9)陶工,为村社制造各种器皿。(10)洗衣工,洗涤衣服……(11)理发师。(12)银匠,他往往同时也是村社中的诗人和教师。另外还有婆罗门管祭祀。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于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³⁸²

帕特尔多半是世袭的。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³⁸³。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女儿从事家庭纺织业。这些田园共和国只是怀着猜忌的心情防范邻近村社侵犯自己村社的边界,它们在新近刚被英国人侵占的印度西北部还相当完整地存在着。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

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

在爪哇东海岸的巴厘岛,印度人的这种组织还完整地 and 印度人的宗教一起保存了下来,它的痕迹和印度人的影响一样,在整个爪哇随处可见。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著作家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至于在爪哇,如前英国驻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徒似乎首先从原则上确定了在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关于上面提到的村社,我还要指出,它们在摩奴法典³⁸⁴中就已经出现,在这部法典中它们的整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税吏管辖10个村社,以后是100个,再后是1000个。

请赶快给我来信。

你的 卡·马·

1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新婚的妹妹^①和她丈夫^②突然来访，他是个杂货商，要由此地坐船去好望角。这件事，加上为《论坛报》写通讯³⁸⁵，还有美国方面的一些琐事需要处理，占去了我许多时间。我想新婚夫妇明天会出发。我听伊曼特说，你的母亲将来伦敦；由此得出结论，你很快也会来的。³⁸⁶

附上拉萨尔关于往德国寄书^③的单子。我的妻子将把书寄往曼彻斯特。我希望你们在曼彻斯特关照这件事。琼斯在你们那一带活动，据说曾在哈利法克斯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³⁸⁷，你没有看见他吗？

① 路·马克思。——编者注

② 约·卡·尤塔。——编者注

③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上星期三^①接到克路斯一封极不痛快的信,使我很吃惊,他说有人写信告诉他,皮佩尔在给施莱格的信中把他和阿尔诺德描写成“二等代理人”,而把自己说成是传达“第一手”消息的人,等等。幸好在整件事情上没有一句是真话;只是维利希、安内克、魏特林之流企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制造不和,特别是使“令人极不愉快的克路斯”中立。必要的解释自然已立即给大洋彼岸寄去了。^②我找不着克路斯的第一封信,现将第二封信附上。

我去曼彻斯特的时候³³⁴曾向小犹太人班贝格尔借了两英镑。现在这个家伙给我写来一封粗暴的催债信,甚至加以威胁。但是我们等着瞧吧。星期五^③以前我可以开一张从纽约支取20英镑的期票。但问题又是怎么取法。

附去的材料说明海因岑对“通常作战法”怕得要死,而且厌恶到极点。^④

关于“瑞士的论文”,是我弄错了。德纳将寄去的文章分作两部分,但都用我的名字发表了。³⁵⁹

其他下次再谈。刚才我的尊敬的妹妹和妹夫回来了。我的妹妹很胖,经过赤道的时候会够她流汗的。

你的 卡·马·

① 1853年6月22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3年6月22日之后给阿·克路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1853年7月1日。——编者注

④ 卡·海因岑的小册子《谋杀和自由》1853年纽约版。——编者注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7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封信由雅科比医生转交给你，他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¹⁶的被告之一。

我不知道你是生病，还是生气，还是太忙，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不给我一点音讯。

昨天我在伦巴特街的施皮尔曼那里开了一张德纳名下的24英镑的期票。五个星期之后，等期票一寄回，他就付钱给我。这期间我又要经历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尤其是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续当，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不过，我现在已经习惯于这种恶劣的处境，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切。

你无论如何应该告诉我，你为什么写信。希望你千万不是病了。

你的 卡·马·

曼彻斯特大杜西街48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收

17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7月9日星期六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夜里4点，老女房东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来了一位绅士，要见我。我急忙爬起来，看到门口有一辆马车，旁边有一个矮个子，带着一只大箱子和一个旅行袋，他对我说，他叫雅科比^①，是你和皮佩尔介绍来的。马克思和皮佩尔！我想，见鬼，这个雅科比是谁呀，也许是那个柯尼斯堡人^②的私生子吧？最后这个矮个子从衣袋中取出你的信^③，他大概因为我没有马上热情接待他这个陌生人而感到极为尴尬。这时我忽然想起，而这也为你的信所证实，这就是共产党人案件¹⁶中的那个雅科比，因为我本来以为他肯定早已被关押在普鲁士的监狱里，所以没有想到是他。怎么办呢？我把他连同他的全部家当带进屋来，还带着睡意和他扯了半个钟头，然后让他睡在我的沙发上，因为我们家挤满了人。幸而我的老头儿^④出城去了，明天才

① 阿·雅科比。——编者注

② 约·雅科比。——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④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回来,今天早晨我就把这位我们党的殉道者先生拉走了,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并且在我的老头儿离开和禁令解除之前,禁止他到我这里来。

这个人的好斗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做法,他的鲁莽——在伦敦待了一个星期,却选了一班半夜到达的火车到这里来,借口不了解情况而闯进屋子,把所有的人都惊动起来——,所有这一切,以及他劈头就问我一个不很礼貌的问题,即我与我的老头儿关系如何,都使我不大喜欢他。后来的谈话使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也不多。他想带着你和金克尔(差不多像马克思和皮佩尔一样妙)的信去见博尔夏特,又打算不经任何介绍,径直去找小黑克舍尔,希望这个人马上把其职业的全部诀窍告诉他,并且由于喜欢这种新的“学术上的”交往,会把自己的一半病人让给这位新的竞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想法。去求金克尔的愚蠢想法对他利少害多。金克尔给他一封致申克的信,但不是致申克先生,而是致申克夫人的,这是无耻的行为,是直接粗暴地违反英国礼俗的做法。其次,这位由于有关德国文学的滑稽讲学而得到现金、填饱肚子的金克尔先生,这位哥特弗里德先生,如果自以为他能平等地给这些商人写介绍信(赤贫证明书除外),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此外,我觉得,雅科比先生不是那种能在这里交上好运的人。

我父亲一离开,我就给你寄些钱去。在这之前我什么也不能寄,因为每天都担心他查我的账,而仅这一点就得要我作不愉快的解释,这种解释我宁愿通过写信来进行。

你以为我是由于“生气”而未写信,真使我好笑。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在我不再受束缚之前,要尽量忍耐这一

切困难。希望这种情况不超过一个星期。

你的 弗·恩·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7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前天收到拉萨尔的信，他很担心，怀疑有人把信件扣下了等等。要是你告诉了我寄给他的邮包是否已经发出，那就好了。^① 拉萨尔至今还是唯一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必须注意使他不要讨厌这件事。所以请你把邮包的情况告诉我。邮包的寄送时间之所以对我很重要，还因为得到收入的时间取决于它。

我的妻子从最近一次邮班收到安·德纳一封十分友好而亲切的信，说他不能在伦敦指定一家银行。但无论如何，对我开出的期票将迅速承兑。他还说，我的文章“受到《论坛报》的所有者和读者的高度评价”，他对我的寄稿数量不加限制。

在关于广告税的辩论中——我想是在大约两星期以前——布莱

① 参看本卷第434页。——编者注

特先生对《纽约论坛报》大加赞扬,并对恰好载有我关于预算的文章^①的那一号报纸进行了分析。他就这篇文章说道:

“从大不列颠寄来的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尊贵的绅士^②提出的预算。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对他是公道的,但另一些地方则不公道,而涉及曼彻斯特学派的部分,则当然是完全不公道的。”³⁸⁸

至于雅科比,你不要被这个在牢笼里关了两年的明登区 23 岁青年的笨拙和不谙世故所吓着。他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我看过他的博士论文^③，“十分满意”。

你的 卡·马·

琼斯组织了几次很重要的群众大会³⁸⁹,甚至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注意。

-
- ① 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编者注
- ② 威·格莱斯顿。——编者注
- ③ 阿·雅科比 1851 年 4 月在波恩大学以论文《关于自然界生命的探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编者注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8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鲁普斯^①很有可能在利物浦找到一个好职位。如果这样，他将路过曼彻斯特。困难在于他只有到季度末才能领到薪水。因此，他当然希望你和施特龙共同给他一些帮助。施特龙回来了吗？

德朗克这个挑拨是非的人自然在到处写信大肆吹牛。例如，他向伊曼特写道，“他已经为鲁普斯迁往美国做好安排”。我们私下说，我怀疑这个矮子伙计为了用廉价的手法抬高自己，曾向鲁普斯暗示过，办这事的是他，而不是你。我觉得，至少从沃尔弗那里可以觉察到对曼彻斯特方面的某种不满情绪。德朗克善于搬弄是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相信有亲身经验的人^②。

你应该给皮佩尔立即寄点钱去，至少要够他买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如果他老是穿得像现在这样破烂，即使[……]^③遇到好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1卷第283行。——编者注

③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机会,也不能利用。他已无法出门。而且[你]^①在离开此地时³⁸⁶曾答应过他这件事。他在困境中表现得很不错。然而凡事总有一个限度。

[我]^①在金钱方面很不走运。我现在有两张开在美国名下的[期]^①票,共42英镑,可是用它连42法寻也得不到,虽然我现在不[仅]^①要为自己,而且还要为皮佩尔谋取生活资料。我已把24英镑的第一张期票交给了施皮尔曼先生,他要我过五个星期之后去取款。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星期了。同时由于这样没完没了地往西蒂区跑,把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即恰好是我必须为星期二和星期五准备通讯的两天,都浪费掉了。施皮尔曼总是用带有犹太人鼻音的话来打发我,说“没有任何消息”。对于这种“小额”款项,他的代理人只是就便写信通知的。如果我马上需要用钱,必须预先告诉他说,我愿意支付特快信的邮资等等,等等。因此,我现在不只是度日艰难,我的妻子以为能及时拿到钱,还给各种债主说定了还债的日期,于是这帮家伙便涌到了我家。这段时间我不得不拼命地写文章。你要是寄给我一两篇文章,使我有工夫写出点较好的东西,那就太好了。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

海泽现在在这里,他本人倒不是坏家伙。科苏特先生现在充当《纽约每日时报》的通讯员,惹人嘲笑。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了四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②,尽管这人有些怪想法,文章中却

①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何谓“保护”希腊正教?》、《外交中的时机。——“欧洲的承认”》、《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和《英法战争》,载于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晨报》第19387、19388、19390、19391号。——编者注

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对琼斯“我们罢工”已经两个星期了。

你的 卡·马·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8月24日星期三[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哪怕有一点可能，我一定寄钱。你的信^①星期六来得太晚，什么事也不能办了；这个星期各种事务缠身，我想明天会好些，我已经预先通知老簿记员。

矮子^②星期六来过这里。他搬弄是非的事，从他写信给博尔夏特的时候起我就清楚了。他给博尔夏特寄去鲁普斯^③一封非常丢脸的信，鲁普斯在这封信中直截了当而且十分认真地请求布拉德福德的犹太人伸出“慷慨之手”。这种信本来应该马上烧掉。博尔夏特十分慷慨，马上寄出1英镑，作为给鲁普斯的施舍，而且很有礼貌，这是他轻易就能做到的，因为这使他摆脱了任何责任。我必须承认，鲁普斯的这封信使我很不愉快，但使我更不愉快的是矮子轻率地把它交

① 即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到博尔夏特手中。不过,我为此把他狠狠训了一顿。

总之,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如果鲁普斯去利物浦,让他直接到这里来,尽可能在一个星期五来,我将安排他和矮子会面。如果鲁普斯像德朗克设想的那样,先去布拉德福德,那谣言会传得更广。

雅科比想去美国,你是知道的。这个家伙太懦弱,甚至连庸人都能看出他是个不中用的人。我不相信会有什么病人去找他,虽然他对此非常渴望。一想到这家伙至今还是童男,总令人好笑。

你的 弗·恩·

174

马克思致《晨报》编辑³⁹⁰

伦 敦

1853年8月31日于伦敦

致《晨报》编辑

阁下:

恳请贵报刊登如下文章,我将不胜感激。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2[—3]日^①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甚至收到5英镑也没有回信(其中2英镑10先令付给了皮佩尔，1英镑10先令付给了鲁普斯^②)，因为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一些极其令人讨厌的事情上。7月7日我把我的期票交给施皮尔曼。8月^③31日，即在我往他那里跑了七趟之后，这个家伙对我说期票遗失了，我必须给他提供复本等等。这样，我这几个星期一直在艰难度日，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了，而向债主还债的最后日期从7月7日拖下来以后，又定为8月^③31日。³⁹¹因为我除了《论坛报》的收入以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所以你很容易想象出我的处境，理解我既无时间、也无心情来写信。

雅科比如果还没离开，请告诉他，我为他的事已去信给魏德迈

① 原稿为“9月2日”。——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原稿为“9月”。——编者注

等人³⁹²。

今天给你写信,是有以下原因:

就我所知,你是不看《晨报》的。这家“联合的小酒店主”的报纸,刊载了一个“外国通讯员”(我猜是戈洛文先生)的一篇为巴枯宁辩解的文章。为回答这一点,某匿名作者弗·马·^①在这同一家报纸上怀疑巴枯宁是俄国间谍,说他现在过得很不错,等等。接着戈洛文和赫尔岑出来回答,他们说,早在1848年就有一家“德国报纸”传播过这种诽谤,“甚至敢于举乔治·桑的话作证”。

三天以前,“阿尔诺德·卢格博士”出场,说这家德国报纸就是《新莱茵报》,该报主编“马克思博士”也和所有其他的民主主义者一样确信这种诽谤是捏造的。³⁹³

昨天我在《晨报》上刊登了下述声明³⁹⁴:

“戈洛文和赫尔岑先生想把我在1848和1849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与弗·马·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等等。对于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影射,我毫不在意。但是,……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接着是列举事实:

“1848年7月5日,我们收到了两篇巴黎通讯:一篇是哈瓦斯通讯社的,另一篇是一位波兰流亡者的(我这样称呼艾韦贝克);在两篇通讯中都说,乔治·桑掌握了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说明巴枯宁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7月6日,我们发表了一篇通讯,不是哈瓦斯通讯社的通讯,而是我们驻巴黎通讯员^②的通讯”;

① 弗兰西斯·马克思。——编者注

② 海·艾韦贝克。——编者注

“巴枯宁在《新奥得报》上声明^①，在我们发表这篇通讯之前，类似的谣传就在布雷斯劳^②散布；这些谣传来自某些俄国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驳斥这些谣传的最好方法”；

“8月3日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交给《莱茵报》^③一封乔治·桑写给该报编辑的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接着是《新莱茵报》的一段话)；

“8月底我途经柏林，在那里见了巴枯宁，和他恢复了我们之间过去的友谊”；

“10月13日(或在此前后)，《莱茵报》^③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

“2月(1849年)，《莱茵报》^③发表了关于巴枯宁的社论，开头的話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等等”^④；

“在《纽约论坛报》上，我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给予应有的称赞^⑤，如此等等”。

我的声明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么，如果他想多少合乎逻辑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应该谴责每一个大陆的革命者都是俄国的间谍。在

① 米·巴枯宁《编辑先生!》，载于1848年7月11日《奥得总汇报》第159号。——编者注

② 即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③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④ 引自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编者注

⑤ 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第18篇中对米·巴枯宁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04页。——编者注

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做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最后,在今天的《晨报》上,戈洛文这个流氓不敢署名,而以“一个外国通讯员”的名义发表了下面的议论:

“应该怎样写历史

(一个外国通讯员作)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日,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是否至少已经证实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方的津贴呢?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性要求人们互相负责;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俄国,使俄国重新陷入专制制度,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最宽厚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

法国有一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加以散布。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可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不愿和愚蠢的朋友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怀。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像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察局密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至少像英国报纸通常那样做,为什么他不直接发表那位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看到他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他只能是留下永久的遗憾了!”

我想用下述声明(见后)回答这个家伙,³⁹⁵请你从文字上加以修改之后,立即寄还给我(尽可能在星期一^①以前)。

^① 1853年9月5日。——编者注

同时想问一下,你是否愿意和德朗克一起以《新莱茵报》编辑的身份也写一篇声明?集团对集团。反对我们的只有卢格、赫尔岑和戈洛文。后者连巴枯宁本人也称之为“浪荡汉”。他在1843和1844年是尼古拉的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后来成为民主主义者,因为他认为自己已被怀疑,不敢回俄国。这后一招就是他全部英雄气概之所在。

我这方面想大体上作如下声明:

“贵报星期六那一号所刊登的卖弄陈腐谚语的那个‘外国’桑乔·潘萨的信,如果让巴枯宁看到,他会大叫:‘宁可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不愿和愚蠢的朋友来往’。

如果有人责备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会使我‘看到我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我只能留下永久的遗憾了!’,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得出,表示大惊小怪,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新莱茵报》发表巴黎通讯时,巴枯宁没有被监禁。如果他对1848年《新莱茵报》的公开解释表示满意是对的,那么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在1853年还要对这些解释吹毛求疵?如果他与《新莱茵报》的编辑恢复友好关系是错的,那么不正是自称朋友的人才‘愚蠢地’把他的弱点公之于众?

如果有人认为需要‘使俄国重新陷入专制制度’,好像它什么时候曾经摆脱过专制制度似的,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把拉丁谚语‘大胆诽谤’称做法国谚语,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派报纸不愿发表’在德国秘密传播的对巴枯宁的诽谤，而德国最革命的报纸却愿发表它，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忽视‘革命感情’在走向极端时炮制了‘嫌疑犯处治法’³⁹⁶，并使丹东们、德穆兰们和阿那卡西斯·克洛茨们掉脑袋，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不敢指责《晨报》在巴枯宁被监禁于圣彼得堡时刊登了弗·马·的信，却指责《新莱茵报》在1848年巴枯宁没有被监禁，还没有倒霉到要由‘愚蠢的朋友’庇护时刊登了一封类似的信，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如果有人利用巴枯宁的名字作诽谤巴枯宁朋友的借口，同时却小心谨慎地隐瞒自己的名字，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吗？”

请尽快回信。事情非常紧迫。

你的 卡·马·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9月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的确来得太迟^①。我把那篇乱七八糟的东西^②压缩了，去掉了不必要的慷慨激昂的话，修饰一番，于星期一寄给了联合的“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的可爱的机关报。没有登载。相反这家具有高度一贯性的报纸却在星期一刊登了“一个本国通讯员”（大概是戴·乌尔卡尔特）的一封短信^③，在这封信里，该报“外国通讯员”^④被相当明确地揭发是“俄国间谍”，巴枯宁本人也决没有被算做圣人。《晨报》没有登载我的回答，可能是因为它写得不如“本国通讯员”的信那样混乱。现在这篇东西将在《人民报》上发表。³⁹⁵

① 恩格斯1853年9月5日前后给马克思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9—450页。——编者注

③ 戴·乌尔卡尔特《真的吗？》，载于1853年9月5日《晨报》第19408号。——编者注

④ 伊·戈洛文。——编者注

我在给你的信中提到德朗克先生,这属失言——一种老习惯!①我并不认为“小”布朗基的声明②会有什么意义,或我们会因添上他而得到什么好处。

勇敢的矮子③这么卖力地搬弄是非,以致(1)鲁普斯④从来没有向我吐露过一句关于他要离开的话³⁹⁷,虽然我早已从你那里听说了;(2)这个鲁普斯在谈到你时总是十分拘谨;(3)昨天晚上我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我正在工作。妻子和孩子们在房间里。鲁普斯昂首阔步走了进来。我猜想他终于来告别了,因为他在我家从未提过将要离开的事。

一年前我向他借了一本薄薄的西班牙语语法书⑤,弗兰塞松著,约120页。我记得,五个月前我已把这本臭书还给他了。如果没有还,那就是德朗克拿走了。

这个老头子关于这本臭书已经向我的妻子和琳蕻⑥问过两次,她们答应给他找一找。

昨天晚上,这个家伙进来时就气呼呼的,我用尽可能和缓的语气对他说,我找不到那本臭书,我已到处找过了,我想已经还给他了,等等。这个家伙用粗鲁的、愚蠢的、无耻的口气回答说:“你把它卖掉

① 见本卷第449页。——编者注

② 暗指恩·德朗克《布朗基》,载于1850年4月12—14、16和17日《新德意志报》第88—92号。——编者注

③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⑤ 卡·弗·弗兰塞松《西班牙语语法》1822年莱比锡版,第3版增订版1850年出版。——编者注

⑥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了”。(如果谁在整个伦敦能把这本臭书卖两个法寻,我就给他一个索维林。)我自然发火了,同他吵了起来,他像一匹执拗的马那样坚持自己的无稽之谈,当着我家人的面侮辱我。你知道,对于那些按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智力衰退的老年人,我是倍加迁就的。但这要有一个限度。我想这个老笨蛋看到我终于给了他颜色看而感到吃惊。

所有这一切都是德朗克耍阴谋的结果,是杜松子酒喝得过多和头脑僵化的结果。也许海上的空气对他的思维器官会起良好的作用。“老人爱吵闹”固然是可以享受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不应该随便滥用。我的道路也不是铺满了玫瑰花,他的处境困难我认为绝不能成为原谅的理由。

可怜的俄国人无论在《论坛报》上^①,还是在伦敦的《晨报》上(尽管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现在都在大谈他们喜爱的话题,说什么俄国人民是彻头彻尾民主主义的,而官方的俄国(沙皇^②和官僚)只是一些德国人,贵族也是德国的贵族。

因此,应当同在俄国的德国斗争,而不是同在德国的俄国斗争。

关于俄国你比我知道得多,如果你能有时间来驳斥这种谬论(条顿的蠢驴们也完全同样地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等的专制主义归罪于法国人,好像落后的奴隶始终用不着文明的奴隶来进行必要的训练),我会非常感谢。自然是在《论坛报》上。

你的 卡·马·

① 可能指亚·古罗夫斯基《俄国现状》这组文章的第6、7篇,载于1853年7月29日和8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2、3851号。——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请把商业情况较详细地告诉我,并直接用英文写。³⁹⁸

附上克莱因的一封信,请妥为保存,我已用外交方式予以答复。³⁹⁹从伦敦和外面通信是不可能的。工厂工人必须绝对保持自己的队伍,不要同科隆、杜塞尔多夫等地的小市民和手工业者联合在一起。如果他们愿意一年一度派人来这里同我们商讨问题,我们决不会反对。

177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⁴⁰⁰

华 盛 顿

1853年9月15日[于伦敦]

……今天我收到了《改革报》的最近一号,其中刊登了你的魁北克通讯以及克耳纳为珀舍辩护的文章,就是这个珀舍,在我同时收到的9月3日的《新英格兰报》上对“阶级斗士”中一些可笑的“怪人”开了一番庸俗无聊的玩笑而自以为机智。⁴⁰¹从你专门为我寄《改革报》的时候起,我恰好开始又经常收到该报,但是《论坛报》³不经常收到,而这对我却很重要。例如,我就没有那篇我引用了关于丹麦问题交换的外交照会的文章^①,也没有那篇我说明土地

① 马克思《在下院。——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所有制关系的文章^①。

我想,现在正是你们重新开始论战的时候,把这些发明唯物观点的庸俗的格普—珀舍好好挖苦一顿;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庸人的唯物主义。对手变得厚颜无耻,这是事实,而这至少在《新莱茵报》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在1848年革命时期实际上开了小差、跑到美国去兜售自己天赋的大学生施莱格,还老是不断地把他的《新英格兰报》寄给我,大概是为了向我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些什么人。恐怕从来没有一家报纸,其愚蠢和虚荣是如此与骄横结合在一起的。

克耳纳太软弱;看来他不懂得,每一家报纸要进行斗争,都必须论战。他还有一种不幸的本能,即在他的敌人赏他一顿拳打脚踢之前两天还经常夸奖他们。对海因岑是这样,对珀舍也是这样,顺便说一下,珀舍在一篇关于货币流通的可怜文章中炫耀了他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无论如何,运动比我希望的来得早(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1847年那样)。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经济学。⁵¹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某个A.P.C.³³¹、某个女通讯员和某个大主教并驾齐驱的荣誉,实在不值得羡慕。

卡尔·威廉·克莱因(索林根人,工人)请我替他同你们取得联

^①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系。他的地址是…… 他是个能干的家伙。他创建了工人联合会，据他写信给我说，《坦率报》受他们的影响。³⁹⁹皮佩尔从这里和他通信；如果你有可能为此花点时间，你应该从华盛顿支持他们。

布林德老爷子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他的[……]^①文章，对于那些必将使《科隆日报》的布吕格曼肃然起敬的前所未闻的成就，他同自己的编辑互相祝贺。

今天我只写几行。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只是霍乱进入了伦敦。

你的 卡·马·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1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变得太沉默了。

因为昨天指望着你的文章，^②所以只根据最新消息写了一个引子。可是你的信没有来，一篇通讯也就成了泡影。

在今后两个星期里，我绝对需要你的合作。皮佩尔从今天起要

① 原稿此处无法辨认。——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

离开两三个星期，——虽然不是去修道院，但却是去一所卫生监狱似的德国医院^①，将在那里把他的肉欲所引起的恶果彻底治好。因为我本来就由于往可恶的施皮尔曼那里跑³⁹¹而耽误了三四篇文章，所以现在必须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各写出一篇，好使下次期票所开的钱数不致太少。弗莱里格拉特很有可能在他的同行中找到人定期办理我的期票贴现。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能写出点什么，我就把其余的东西寄给你过目；你只需把你在《辩论日报》上或其他地方看到的关于土耳其的最新消息，或者收到的特别重要的电讯，加在开头或结尾，然后把这篇乱七八糟的东西寄往利物浦。

我希望在星期二^②以前能收到你一篇文章。

就军队的态势等等写点什么很重要。英国各报关于这个问题说了许多无聊的东西，说什么奥美尔帕沙已越过多瑙河等等。

我已寄出两篇关于商业危机的文章，一篇是上星期五寄的——论述英格兰银行，它的贴现率和皮尔法令的作用（或者不如说它的预期作用）^③；另一篇是这周星期二寄的——论述粮食价格和生产过剩的征候等等^④。

能得到一些关于工业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是很重要的。

① 1847年建立的伦敦德国医院。——编者注

② 1853年9月20日。——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53年9月9日寄出的文章《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④ 马克思1853年9月13日寄出的文章《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另附上“《论坛报》的一个人”写的一些东西^①，以及《论坛报》编者“关于”他的介绍。顺便提一句，看来他不是个俄国人，而是个德国人。

由于废除广告税，琼斯现在每周有3英镑的广告费。该报^②很快就有支付能力了。那时皮佩尔也会有收入来源。

鲁普斯^③的行程，你来信也告诉我一下，我后来听说，他在上星期六才离开这里。³⁹⁷

祝好。

你的 卡·马·

另附上好样的《新英格兰报》的一份剪报^④。

-
- ① 可能指费·冯·普尔斯基《战争前景》——议会辩论。——瑞士。——法伊先生。——农作物》，载于1853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62号。——编者注
- ② 《人民报》(伦敦)。——编者注
-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 ④ 泰·珀舍《论“阶级斗士”》，载于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第78号。——编者注

17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9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老头子”^①暂且住在我这里，他的在场对我的工作和写作一直妨碍很大。他在螺旋推进式轮船上无法弄到座位，同时博尔夏特执意要他先在这里试试找一份教课的工作，另外他在利物浦也有找到工作的希望。³⁷²总而言之，他想在这里碰碰运气，而我却不想让他发觉，给《论坛报》的通讯有时是怎样写出来的，因为他在伦敦曾那样荒唐地对待过你。在这里，他有一些希望，我和博尔夏特昨天跟他谈了这一点，他今天就行动起来了，各处去看看。这样，我将有一个空闲的夜晚，可以给你弄出一篇有关此地商业情况的文章，交第二次邮班寄出。关于俄国问题的文章，我一有可能就写。我认为那个作者^②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德国人或者是半波兰人；这家伙显然有许多材料，必须小心对付，但还是能够揭穿他的。或者这就是那个在《德意志伦敦报》上给涅谢尔罗德写信的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亚·古罗夫斯基。参看本卷第453页。——编者注

勒韦^①。不论在这里或在那里,废话和诽谤都是够多的。

《改革报》来得很不准时。你听到关于克路斯的什么消息吗?

注意。我今天从你的信中知道,鲁普斯竟然不告而别,^②那你寄给我的东西,我自然什么也不给他看;他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参与。博尔夏特为他筹集了10英镑路费,而且平常待他也很好,要不是涉及博尔夏特,我对鲁普斯先生会更冷淡一些。特别是因为,这个家伙虽然还有一股顽强劲,但已经失去了斯多亚⁴⁰²精神,对那些他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的人,他百般迁就。他甚至有些谄媚,而且是那样的谄媚!

不过,我们要看看,如果在这里能找到一个较好的职位,是否会使老头子很快醒悟过来,那时他定会向你请求原谅的。

我现在要回家去工作了。

你的 弗·恩·

① 威·勒韦《致涅谢尔罗德伯爵》,载于1850年4月19日、5月3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64、266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8页。——编者注

180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1853年9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布林德：

关于巴登的卑鄙做法的消息^①，使我妻子和我感到很惊讶，虽然本来就没有指望那里会干什么好事。对涉及你和你全家的一切，我们非常同情。

至于琼斯，我担心他到外地去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今天还是要去打问一下，看他是否同意，同时了解他有没有收到你的信。详细情况，你明天就能知道。我全家向你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我早就想到你那里去一趟，但总是有许多不愉快的琐事缠身。

^① 参看本卷第463、478页。——编者注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①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魏德迈的信一封，克路斯的信几封，维利希先生的声明一篇⁴⁰³，马志尼致美国莫特夫人(废奴派)的信一封。

我把你的文章分成两个部分，改写成为两篇⁴⁰⁴，已寄往纽约。这一次是我的妻子当秘书。

德国医院给皮佩尔的颈部做了烧灼术。他的床前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不祥的字句：威廉·皮佩尔——二期梅毒。要他严格自律，这有助于他的健康。

威·沃尔弗给他信任的林格斯写了一封信。他说，10月底以前他还要设法在曼彻斯特找工作。如果到那时仍然没有结果，他就离开。³⁹⁷他目前住在大杜西街××号^②，靠“别人的钱”生活。他完全没有提到你，由此你可以看出这位老兄乖戾的狭隘心胸了。他在抱怨你以后，自然不好意思承认他有负于你。至于我们，我不知道他给

① 原稿为“8月”。——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地址。——编者注

林格斯写了些什么,因为林格斯对此只字不提。

关于德朗克先生的事^①,我想弄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得知,他把皮佩尔的一本李嘉图的著作和工人罗赫纳的一本德文国民经济学史等等给卖了。这自然更加重了我对他的怀疑。

沃尔弗先生在离开之前,还把他对待我的那种厚颜无耻的举动告诉了伊曼特,完全歪曲事实,而且用一种庸俗气愤的口气。我恼火的是,我过去对这个饶舌鬼总是太关心了,而没有给他点颜色看看。

情况非常妙。当这整个金融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变得一团糟。

雅科比在《改革报》上写了一篇调子很忧伤的论地球毁灭的文章。^②

别让这封信落到不应该落到的人手里。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前天收到布林德写的几句话。他将不得不再放下他那民主主义的高贵尊严而屈服于吃饭问题。他的官司打输了,他的妻子的全部财产暂且被没收。因而断了收入来源。我很可怜他,尽管他采取了那种令人讨厌的、而他自认为是必要的态度。

你留意过《晨报》上与巴枯宁有关的事情吗^③? 乌尔卡尔特就此发表了一篇文章^④,对巴枯宁表示怀疑,第一,因为他是俄国人,第

① 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

② 阿·雅科比《论地球的毁灭》,载于1853年8月31日以及9月3、7、10和14日《改革报》(纽约)第44—48号。——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446—450页。——编者注

④ 戴·乌尔卡尔特《真的吗?》,载于1853年9月5日《晨报》第19408号。——编者注

二,因为他是“革命者”。乌尔卡尔特肯定地说,在俄国人当中没有一个诚实的革命者,他们的自称为民主主义的著作(攻击赫尔岑和游手好闲的戈洛文)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并且在文章结束时对大陆的革命者宣布说,如果他们信任俄国人,他们就和他们的政府一样,也是叛徒。于是有一个英国人(理查兹),看来是受俄国人怂恿,出来开火了;他忌恨乌尔卡尔特,因为后者自恃资格老,在《晨报》上夺去了他的“《泰晤士报》和土耳其”这个论题。理查兹声明说,^①认为巴枯宁是间谍,同指责帕麦斯顿被俄国收买一样,都是荒谬的;他援引卢格和我^②的话为证,并称赞赫尔岑的《革命思想》^③等等。昨天又有一个叫做 A.B. 的乌尔卡尔特的喽啰出来声明说,他熟悉“青年俄罗斯”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证明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正确的,并证明了泛斯拉夫主义等等。^④

无论如何,俄国的阴谋家们会发现,在这里不像在可怜的法国民主派当中那么容易任意妄为,那么容易获得威望和那么容易扮演革命流亡者的贵族角色。在这里是要吃残酷的拳头的。这些蠢驴对巴枯宁有什么帮助呢?他们只是使他受到了严重的公开指责,而他们也挨了耳光。

① 阿·贝·理查兹《米哈伊尔·巴枯宁及其控告者》,载于1853年9月26日《晨报》第19426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米哈伊尔·巴枯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③ 指亚·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尼斯版。——编者注

④ 《俄国革命者》,载于1853年9月27日《晨报》第19427号。——编者注

1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9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关于土耳其军队的文章^①。如果你来信把你明天要送出的关于兰开夏郡罢工和商业状况的文章的内容告诉我，我就可以接着它写，在星期二^②以前给你准备出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的材料。⁴⁰⁵这里的工厂主和商人竭力相互安慰，说情况并不那么坏；《卫报》也在竭尽全力为此奔忙。但是这些只是假象和欺骗。过去一周内，普通纱的价格每磅下降了四分之一便士到八分之三便士；因此，一磅纱的价格为9便士时，则下降了3%—4.5%，为8便士时，则下降了3%—6%，为7便士时，则下降了4%—7%。棉花价格在这个期间下降了大约八分之一。库存在增多，国内市场需求量也在下降。向澳大利亚销售产品的投机规模惊人，以致运到那里的8万包美国面粉，又以每包8先令的运费转运到这里。澳大利亚的恐慌大

① 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

——编者注

② 1853年10月4日。——编者注

概在四个星期后将达到高峰。来自东印度的“好消息”无非是：有的地方价格上涨，有的地方价格下跌，但往那里输出，总起来还是要有亏损。只有对美国的贸易和谷物的投机是繁荣兴旺的。在阿普布里奇，每夸特头等小麦已经要付 80 先令。谷物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而土耳其的龌龊事情是使我们的商人们在整个冬天处于紧张状态的最好方法。

成品价格也急剧下跌，成品库存的增多比棉纱过剩更要危险。于是工厂主决定停产，按照他们的盘算，这是一举两得：(1)解除工人武装；(2)减少生产。普雷斯顿的工厂主们即使得不到对亏损的补偿，也自然会得到普遍的感谢票。⁴⁰⁶阿什顿、斯泰利布里奇和格洛瑟普等地工厂主们也在考虑停产，这里也有些工厂主在这样想。不过这样做也有问题，因为这种停产只会对那些不停产的有利，而那些暂时停产的只会受到损失。

如果相信博尔夏特的话，鲁普斯^①有望得到一个通讯记者的职位。老头子在学俄语一类的东西，并且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土耳其问题，对此我很乐意随他去。

向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你的 弗·恩·

你对雅科比有关地球毁灭的忧伤而善意的展望有何看法？^②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63 页。——编者注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军事文章^①好极了。俄军向西推进，我自己曾经非常担心，不过自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类事情上的判断。在发生罢工的六个月当中，我已经断断续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罢工的文章。⁴⁰⁷ 现在的确出现了新的转变。在利用你关于罢工的一般评论而写的那篇文章^②中，我列举了许多发生罢工的地名；也叙述了普雷斯顿和威根发生的事件⁴⁰⁸。关于曼彻斯特的情况，我没有写任何细节。我把普雷斯顿人的手段描写为(很简短，注意)：(1)工厂主们企图以工人为借口掩饰他们想要摆脱生产过剩，说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使他们不得不关闭工厂；(2)企图以饥饿来迫使工人们屈服。

① 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
——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你看,我的罢工史只写到本星期二^①,而且没有涉及曼彻斯特。

关于棉纱和棉花的价格——可能的话还有关于成品的价格——的评论,你也许还可以稍微扩充一些,使它至少能成为文章中的一个段落。⁴⁰⁵

除了主要论题以外,我当然还必须在每篇文章中一步一步地追踪研究俄国的照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它真是高明极了!),因为纽约的蠢驴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毕竟也没有什么比阐述这种高级政治更容易的了。

下星期二^②以前我将写好一篇论述“东方教会”的文章,下星期五以前我将写完关于丹麦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下个月,各种等级会议又将在丹麦上演。⁴⁰⁹

如果发生什么军事事件,我就指望曼彻斯特的陆军部^③会立即给我指示;在棉花和棉纱方面也是如此,这里的报纸对这方面的报道十分可怜。

首先我要向这些家伙接连不断地提供文章,因为时机有利,如果我同时能从你那里得到材料,我就可以按较长的时间来安排题目。还有,离开秘书^④我对自己的英文有些不放心。

不要代我向鲁普斯^⑤致意。

你的 卡·马·

① 1853年9月27日。——编者注

② 1853年10月11日。——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编者注

④ 威·皮佩尔。——编者注

⑤ 威·沃尔弗。——编者注

184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10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虽然我已经连续不断地工作了30个小时——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今天还是给你写信，你一定看得出：我现在充满写作激情，甚至是“高度的激情”。

首先，我希望你能尽力设法使我的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⁴¹⁰在德文报刊上发表。17日，琼斯要再到工业区去一趟，明天晚上要到我这里来取反对那个大骗局的运动的材料。⁴¹¹我们不得不教英国人学本国的历史，真可笑。

维利希的老粗协会(伦敦人)⁴¹²——自从我们退出之后已经堕落——现在竟然落得连河马沙佩尔都离它而去。

关于凯里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1)如果我们假定，像凯里所希望的那样，地租只是资本利润的另一种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利息的另一种形式，那么李嘉图的理论不会被驳倒，而只会被简化。经济对立，就其最一般的表现而言，简直可以说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利润(和利息)和工资两个方面

之间的对立是一回事。即使同财产内部的资本的对立消除了(因为我们先撇开由于分工而形成的各类资本之间的对立,然后撇开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同财产的对立却会更加普遍。

(2)当然,我知道,好汉凯里为了使理论臻于完善,还把利润(包括利息)归结为工资的另一形式。但是,比如说,基督教是否只是与天主教不同的另一种宗教形式呢?它们的对立、矛盾和斗争——他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否会因为二者都是宗教而消失呢?可见,即使认为利润和工资只是劳动收入的两种不同形式,也没有把它们调和起来,只不过是把它们区别作了简化的表述而已。

他是如何规定它们的异在的呢?利润是过去劳动的工资。工资是直接的现在的劳动的利润。妙极了!他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呢?当前的即现实的劳动所希望的正是挣脱被奴役状态,即对过去的、物化的劳动的奴隶般依附状态;劳动希望摆脱劳动成果强迫它所处的被奴役状态。封建制度的旧法律也曾经是当时人民活动的反映。我们是否愿意因此而服从它们呢?

可见,凯里充其量不过是把“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变成“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这样一种说法。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如何去掌握过去的劳动?靠劳动?不是。一方面,靠继承,另一方面,靠过去的劳动同现在的劳动的欺骗性的交换。假设等量的过去的劳动同等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那么过去的劳动的占有者只有在他还拥有可以交换的相应的份额时,才可以继续使用它,而他本人到了一定的时刻就必须重新开始劳动。

(3)凯里认为土地的逐渐贫瘠化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说明他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正如我在反驳蒲鲁东的著作中所

证明的^①,李嘉图把纯工业条件产生的那种土地占有形式当成全部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于是他就犯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通病。他的理论只是对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才是正确的。商业形式的地租——他唯一谈到的形式——在其他情况下是根本不存在的。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耕种的始终是好地而不是坏地这一论断,他是丝毫不顾及的。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时期的好地在另一个时期根本不能认为是土地。顺便提一下,李嘉图所谈的不仅是土地的自然状况,而且还有**所处位置**,社会成果,社会特点。

我在反驳蒲鲁东的书中还指出过,**土地肥力**是一种纯粹相对的东西。随着化学科学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的不断变化,从社会方面来看,土地肥力及其肥沃程度也在发生变化,而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唯一的肥力。

(4)就一定的社会状态而言(**假定**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一般,而是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国家有一定的人口密度等等),甚至李嘉图理论的这一部分——这是他的体系非实质性的部分——也是正确的。

第一,各类土地上投入**资本**相同,具有同样有利的销售条件;它们的地租由于什么会有差别呢?只是由于土地的**自然肥力**。这一点构成了地租的**水平**。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在质量差的土地上种小麦或开采低产的煤矿呢?情况就是:小麦或煤炭的价格提高到可以耕种低产的土地或开采低产的矿场的程度。可见,坏地的生产费用**决定好地的地租**。(这是李嘉图的规律。)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第159—160、162—163页。——编者注

第二,这是不是排斥肥力不断增长这一事实呢?因而,这是否包括马尔萨斯的意思呢?绝对不是。

如果一等地是最好的地,然后是二、三、四等地等等,而且肥力递增十倍,则一、二、三、四等地等等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如果肥力由于化学领域的发明而大大提高,以致只要一、二、三等地就足够了,那么四等地便无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决定于三等地的生产费用(假定它等于3)。如果还需要耕种四等地(假定它的生产费用等于4),那么一等地的地租(假如它的生产费用等于1)就应当 $=4-1=3$,三等地的地租 $=3-1=2$,二等地的地租 $=2-1=1$ 。而现在一等地的地租应当 $=2$,二等地的地租 $=1$,三等地的地租 $=0$ 。如果土地肥力提高到只需要耕种一等地即最好的地,那么,地租就会完全消失。

(5)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不是地租学说,而是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生产费用这一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应当理解为个别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而应当理解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生产它的必要性取决于需求——决定所有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需求量很大,以致生产价格为20先令1夸特的面粉能够在市场售出,那么生产费用为19、18、17、15先令等等的面粉1夸特也都卖20先令。市场价格是由上市的最贵的1夸特的生产费用来调节的,市场价格超出用较低的消耗所生产的面粉的生产费用的差额调节着地租。那么,地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不是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从土地产生的,而是从市场价格和调节市场价格的规律中产生的。如果只值15先令(包括利润)的1夸特不卖20先令,而卖15先令,那么它就不可能带来5先令的地租。为什么它能带来5先令的地租呢?因为市场价格由生产费用为20先令的面粉所调节。为了能有面粉供

应市场,一般市场价格必定是 20 先令。可见,为了抛开地租,不应当从仁爱角度来解释它,而应当抛开市场价格规律,进而抛开一般价格的规律,即抛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

你的 卡·马·

如果是质量相同的和所处位置同样有利的地块,那么地租当然仅仅决定于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多少。这一点连李嘉图也不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地租不过是固定资本的利息。如果不存在本来的特定意义上的地租,那么也就不存在地租同资本和劳动的特定对立,这正像说在既没有投入劳动也没有投入资本的地方也不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一样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存在利润和利息之间,食利者(通常意义上的)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租佃者向投资于土地的人支付的钱越少,他的利润就越多,反之亦然。租佃者和他的地主(虽然后者仅仅从投入土地的资本中取得利息)像以往一样是相互敌对的。

对凯里来说,下述情况是最好的:

假定劳动产品是 5,利润和利息=2,地租=1,工资=2。如果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增加一倍而变成 10,那么地租就会=2,利润和利息=4,工资=4。就这一点来说,每一种收入的增加都可以不由劳动来负担,而且不致造成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敌对,但是:

(1)把这种最好的情况当做现实,只不过是使所有三种对立——地租、利润、工资——深化,而在相互关系方面实质上失去任何东西。

(2)它们要相对地提高或降低只能靠相互牺牲。在上述例子中,比例构成是1:2:2。如果这种比例数等于2:4:4,难道比例会变吗?但是,如果工资=5,利润=3,地租=2,那么,三种收入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那时,利润就会相对降低,虽然它的绝对数还是增长了。

(3)如果认为,只要劳动总产品增长,应参加分配这种产品的三个阶级就会均等地分享这种增长,那就太幼稚了。当利润增长20%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2%。

(4)总产品增长的条件从一开始就排除增长的这种相对均等的性质。如果总产品是由于分工的改进而增长,或者是由于更广泛地采用机器而增长,那么工人一开始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地位。如果总产品是由于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长,那么土地所有者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条件。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0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请你(如果可能的话)马上寄给我一笔钱,哪怕数量不大。

两个星期以前,施皮尔曼终于付款了,扣了差不多两英镑。在这期间,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10天没有一文钱了。现在我手上有证据,证明施皮尔曼骗了我。³⁹¹但是这有什么用? 纽约那家公司根据我的要求已把期票寄还给我,并附来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这家公司已经在7月28日付了款,可是我在9月底才收到这笔钱。现在我按期票还要得到24英镑。(自从皮佩尔被囚禁^①以后,我已寄出六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控诉帕麦斯顿的爆炸性的起诉书;在这里我追述了他1808年至1832年的全部经历。⁴¹³续篇在星期二^②以前我很难写好,因为需要翻阅许多本蓝皮书⁴¹⁴和《汉萨德》⁴¹⁵,星期五^③和今天由于奔走钱的事情已经白白过去了。星期五的文章^④,我已经在夜里写好;从早晨7点到11点,我把它念给我的妻子抄写,然后赶到西蒂区去。)弗莱里格拉特答应尽一切所能,如在票据上背书等等,为我在比绍夫斯海姆那里把这张期票贴现,不过此事在8—10天之内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就是战争的缘由。我必须设法把这几天对付过去。食品的赊欠(热饮料等除外)已经告贷无门。此外,皮佩尔明天出院可能到我这里来;大概会这样。我一收到钱,就给了他3英镑,但是这头蠢驴竟托李卜克内西给他保存,结果现在他一法寻也拿不到。

这些年来我在这里遇到的许多愉快的事情中,最使我感到愉快

① 见本卷第456—457、462页。——编者注

② 1853年10月11日。——编者注

③ 1853年10月7日。——编者注

④ 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的事总是由所谓党内的朋友做出来的,像红色沃尔弗^①、鲁普斯^②、德朗克等等。今天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说,弗兰茨·约瑟夫·丹尼尔斯住在伦敦,曾同红色沃尔弗一起到过他那里。丹尼尔斯说他不打算到我这里来,因为据他说,我借助于班迪亚,把他的兄弟^③关进监狱,否则他是不会被捕的。班迪亚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1852年2月,丹尼尔斯遭到拘禁是在1851年5月!你看,这真是追溯既往的效力!这种十分卑鄙的谣言(这是对我的全部努力,对我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¹⁶所引起的其他令人高兴的结果的奖赏),自然被某些人贪婪地抓住,用来掩盖他们自己对我所采取的卑鄙行径和他们自己的胆怯的退却。但是所有这些肮脏的事都是德朗克和威·沃尔弗两位先生到处唠叨不休地散布怨言引起的,他们总是乐于把费力气的事推给我,而把轻松的事——编造谣言留给自己。

如果我生活舒适,或者至少没有忧虑,我当然不会介意这些卑鄙行径。但是,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关系。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

你现在会看到,把我的小册子^④送到德国去是多么必要。因为你不能办这件事,所以请你把施特龙的地址寄来,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罗·丹尼尔斯。——编者注

④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我也很想听一听德朗克先生关于这本书^①所作的解释。至于鲁普斯先生,看来他想通过对我采取无耻举动,来遮掩他在维护他的资产者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态。我可以向他保证,他借口辞行,在伊曼特面前吹嘘他对我大动庸人肝火,这件事绝不能就此结束。

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我觉得,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恰到好处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⁴¹⁶

你的 卡·马·

布林德突然发现,吃饭问题与南德意志人所理解的土耳其问题一样重要。你知道,这位先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完全以国家要人自居,俨然是上层流亡人士;你也知道,由于皮佩尔轻率地写了一篇嘲笑俄国的文章^②(不过这种文章对《新英格兰报》是完全适用的,而且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下子不可能写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布林德两个月中在《新英格兰报》上就抛出了不下三篇文章,对海因岑多少表示了兄弟般的支持(旧情不灭),等等。因而他同我们的关系紧张了。当我说到“我们”的时候,我是除开鲁普斯先生的,他由于同情《晨报》,自然而然地倾向布林德,并且早就显出一种特点:爱同自己的所谓党内朋友争吵,同情政治庸人。几天前,布林德又出现了,他给我的妻子带来一封写给克路斯的信,也就是给沃尔弗的信,因为沃尔弗曾给他写了一封温情的告别信,表示希望通信,并留下了克路斯的地址。³⁹⁷我妻子自然把英国目前还是伟大的亲土耳其分子的避难所一事告诉了他。

① 卡·弗·弗兰塞松《西班牙语语法》,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

② 可能指威·皮佩尔《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最新电报》,载于1853年6月15日《改革报》(纽约)第22号。——编者注

自然,这绝不是这个福斯泰夫式地自我吹嘘的以前的朋友来访的原因。巴登法庭扣押了他第一次婚姻(第二次结婚是在第十三区^①)所生的孩子们的全部财产,直到孩子们被送回德国,交给想使他们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这样一来,布林德先生的财产就减少到他或他妻子的原来财产的四分之一,现在他认为,研究“吃饭问题”,还是应该先于土耳其战争的结束和彼得堡的被攻占。情况起了这样的变化,他需要律师琼斯(厄内斯特)帮忙,于是又想起了我的存在,对我自然特别殷勤。

1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两英镑收到了。钱来得正是时候,弗莱里格拉特的老板牛津,外出还没有回来,因而事情拖了下来^②。

至于《论坛报》,关于帕麦斯顿的第二篇文章星期五^③将写好。第三篇即最后一篇,涵盖1848年至1853年这一时期,需要查阅很多蓝皮书⁴¹⁴和《议会辩论录》⁴¹⁵,星期天英国博物馆又不开门,所以星

① 巴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5页。——编者注

③ 1853年10月14日。——编者注

期二以前无论如何也完不成。⁴¹⁰因此,如果你能在星期二以前帮我写一篇文章,那就再好不过了,同时也是为了赢得时间。写什么?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写点当前政治方面的东西,不过我只能补充一些最新消息。如果你对这方面相当注意(对格里利和麦克尔拉思两位先生不必写太多),也许可以论述一下即将来临的危机对推翻波拿巴政权的影响。我认为现在把注意力转向法国正是时候,那里终究要爆发一场灾难。谷物和葡萄歉收。因为面包价格较低,巴黎吸引了全法国的工人,这就使革命大军得到补充,而这些新来的人又使巴黎人本来就在下降的工资降得更低了。阿尔萨斯—洛林、香槟等地发生了抢面包的风潮。农民对优待巴黎表示不满;工人对军队受到过高的尊崇表示不满;资产者对为了工人的利益强制干涉经济规律的做法表示不满。首先是奢侈品的需求量下降了。工场开始倒闭。与这幅贫困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拿巴家族的骄奢淫逸及其交易所投机。整个信贷体系有名无实,竟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皇帝和犹太人富尔德领导下的一种庞大的纯粹骗人的机构。交易所、银行、铁路、抵押银行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骗人机构,应有尽有。路易-菲力浦的末日政权正在重现,不过同一切齷齪的东西混为一体,而帝国和复辟王朝的可取之处却不具备。

政府对银行施加压力。税吏在农村比任何时候更加苛刻。设想的预算和实际的预算之间差距极大。所有城市当局,由于必须维持表面的繁荣而债台高筑。其次是东方问题影响了国家有价证券,而宫廷本身则利用证券行情的波动进行危险的交易。军队士气低落。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像赖德律、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却推动一切,如此等等。我当然不知道,你是否对这个

题目感兴趣。无论如何你要告诉我,我能不能指望星期二之前得到一篇文章,因为我要根据这一点进行安排。

你的 卡·马·

《经济学家》上星期(其实是星期六这一期,因而也就是本星期)在它的巴黎通讯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材料。⁴¹⁷

187

马克思致卡尔·布林德

伦 敦

1853年10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布林德:

你从我这里走后,我就立即去找弗莱里格拉特,想让他当中间人把我的期票贴现。弗莱里格拉特已着手办这件事,但至今没有办成,因为他的老板^①还没有回来,而这件事必须有老板在,人们等他回来已经有8—10天了。所以,我现在一文不名,虽然按期票应付给我30英镑。过两天这件讨厌的事总会解决的。

因为我还不能凭期票得到这些钱,所以就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以

① 约·牛津。——编者注

便立即寄给你1英镑,可是处处遭到拒绝。

因此你只好像我自己一样,再忍耐几天。请你相信,我因为不能立即办好这件事,感到非常不愉快。

至于琼斯,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自从你来访以后,他已经到我这儿来过两次,他肯定地对我说,已经给你写了信。^①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也许他的信被截走了?明天他还要来,我要请他当我的面给你写信。然后我亲自去投邮。他星期一^②动身。

向你和你的夫人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 卡·马克思

18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1853年10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你为了抄写关于中国的东西^③真是花了很多工夫。要是早知道

① 参看本卷第461页。——编者注

② 1853年10月17日。——编者注

③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这么费事,我肯定不会这样不客气地为这篇文章请你帮忙。德纳几乎逐字抄了我的文章,冲淡了某些言辞,并以罕见的分寸感删掉了所有大胆的话。随他的便吧。这是他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他对我的关于印度问题的一篇文章^①也是这样处理的;他在我称霍乱是“the Indian's **revenge** upon the Western World”^②的地方改成“the Indian's **ravages**”^③,这一来就毫无意义了。顺便提一下,弗莱里格拉特为了写关于霍乱的诗把这个“报复”要去了。他还在写。⁴¹⁸在我的关于印度当地王公的另一篇文章^④中,他还把“the skeleton of etiquette”^⑤换成“the **seclusion**〈无聊!〉 of etiquette”^⑥。只要他付钱,随他的便吧。

我的妻子在关于帕麦斯顿的第一篇文章中把鲁杰罗写成黎纳尔多,把阿耳契娜写成阿耳契德,也使我很难堪。这是一个字迹难辨的作者的“小小的不快”。⁴¹⁹但是,对一个三次从头到尾读过阿里欧斯托原著^⑦的人来说是一个耻辱。了不起的阿里欧斯托!

从阿里欧斯托到克莱因是一个很大的跳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长时间的堕落,而且是偏了方向^⑧的堕落。克莱因老爷子给我写

①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印度向西方世界的报复”。——编者注

③ “印度的毁灭”。——编者注

④ 马克思《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⑤ “礼仪的骷髅”。——编者注

⑥ “礼仪的隔绝”。——编者注

⑦ 洛·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编者注

⑧ 原文为“casus obliquus”,直译为“间接格”,转义为“偏了方向”。——编者注

了信,当然只字未提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争吵,仅仅请求我把他介绍给你和魏德迈。我在回信中(关于你们的情况,皮佩尔没有给他写过一句话)当然没有一句话能使人认为魏德迈不是我的朋友。难道我能干出这种愚蠢而卑鄙的事吗?克莱因先生显然是根据克罗斯“是我们党在美国的最有才能的和最有干劲的代表”这样一句并无恶意的话得出结论说,我否认魏德迈有才能和干劲。⁴²⁰其实,克莱因的头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诡辩的文字游戏。因此,他的这种话不过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而凭空捏造的谰言。“尽管如此,阁下,您给史纳格先生^①写信还是做对了。”克莱因对莱茵省最优秀的索林根工人的确有影响。不论是喝醉酒,还是头脑清醒,任何时候我自己都没有说过,工人只配当炮灰,虽然我认为这些家伙(克莱因显然正逐渐堕落到这些家伙的水平)连当炮灰都不配。你要谨慎对待小克莱因^②——这你做不到,因为在行动的时候他也许(?)是一个能用得上的家伙。

给皮佩尔的信已转交。同《坦率报》完全吹了,因为该报不付报酬,而皮佩尔生活十分贫困,不能为该报白写稿。

至于《改革报》,我想可以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提供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③结婚了,他正在零售从普鲁茨、谷兹科和科塔那里贩来的家常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一文不值。鲁普斯^④不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在魏德迈的《革命》上

① 史纳格是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马克思以此讽刺地称呼卡·威·克莱因。——编者注

② 克莱因这个名字在德语中有“小”的意思。——编者注

③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的挫折。²德朗克现在在布拉德福德当店员,懒得像个轻佻女郎。维尔特到北美和南美经商差不多已经有一整年了。恩格斯确实工作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⁴²¹ 如果你们什么时候想再教训这个家伙,那就抓住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不幸的人费了多大气力才把自己对手的早已过时和有馊味的活学了来。妙的是,这个家伙在追求声望。同时总是吃拳头! 这个笨蛋活该。

地租。我在《贫困》中举过英国的一个例子:在一定的科学发展水平上认为是不肥沃的土地,在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变为比较肥沃的土地。^① 我可以指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德国,主要是耕种重黏土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原来就比较肥沃。但是,最近四五十年来,由于种植马铃薯、养羊并因此而上了肥料等等,轻沙土土地提到了首位,这尤其是因为它们不需要花钱搞排水设施等等;另一方面,化肥很容易补充这种土壤所缺少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肥力”,甚至“自然”肥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凯里先生认为人们总是从肥力最差的土地开始,他是多么不了解情况,甚至在历史方面也是这样。^② 他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根据这样的事

①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第163页。——编者注

② 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48—49页。——编者注

实：热带沼泽地非常肥沃，而要加以开垦则需要文明。但是热带沼泽地本身对杂草来说是肥沃的，而对有益的草类绝非如此。文明显然产生在小麦野生的地区，小亚细亚等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历史学家很有道理地把这样的土地，而不是把生长有毒植物和需要花很大的工夫耕耘才能使之成为对人类来说是肥沃的土地，称为自然沃土。肥力本来只是土地同人类需要的一种关系，它不是绝对的。

李嘉图的规律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在那里只有资产者本身同土地发生相互关系，而一切农民的(或封建的)或宗法的关系都被排除，因此，在那里这个规律以它最纯粹的形式出现，即首先对开采贵金属的矿场和种植像甘蔗和咖啡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发生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下次再详谈。在这两种情况下，资产者首先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土地的使用。

俄国坏蛋们，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欧洲有什么危险，却使我们德国人大伤脑筋。我们在卡尔梅克人和癞蛤蟆⁴⁹之间处于困境。

附上《人民报》一号。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0月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感谢你的两篇文章^①。我担心的是，你受斯密特先生^②的影响，对俄国军事成就的评价高了一些。首先，关于1828—1829年的战局，据大多数同时代人评价——我所指的也包括威灵顿公爵的副官寄给他并在《公文集》⁴²²上发表的报告^③——，这一战局不值一提。占领要塞与其说是靠强攻，不如说是靠收买。总的来说，收买在这一战局中起了主要作用。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山脉之后，对自己是打胜仗，还是悲惨地落入敌人圈套并被截断后路，他并没有把握。又是对一个高级指挥官的收买，以及土耳其军队的彻底瓦解，才使他得救。俄国当时发动战争，是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会战⁴²³中被

① 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和《神圣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弗·冯·斯密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年柏林版。——编者注

③ 弗·罗·切斯尼《关于1828年和1829年俄国战局报告摘要》，载于1836年7月20日《公文集》第3卷第26期。——编者注

歼、土军旧组织被马茂德消灭而新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却无论如何是另一个样子了。

最近两星期的《辩论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1828—1829年各次战局的文章。^①不过我没有读过。其他的材料我要到图书馆去找一找。

皮佩尔一星期以前出院了,并找到了两份工作:(1)经克路斯介绍,在《华盛顿同盟报》当通讯员;(2)在西蒂区一个癞蛤蟆⁴⁹那里当文书(从9点到5点),一星期25先令。这样,我就不能再让他帮忙了。这对他更好些。我为他摆脱困境而高兴。

我把论帕麦斯顿⁴¹⁰的续篇寄给你。琼斯要求把续篇继续寄给他。我又给他寄去了一篇文章,但我声明说,如果不消除可恶的印刷错误(这一次印刷错误很严重,歪曲了原意),就不再寄去任何东西。本来原稿是写得很清楚的。

林格斯突然疯了,他在习艺所待了几天,他的状况仍旧叫人担心。原因是狂饮,一本正经的鲁普斯^②“于此事有大功”^③,因为林格斯关了自己的小店以后,鲁普斯就怂恿他喝上了杜松子酒。加上林格斯精力旺盛,不能忍受没有事情干,而目前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们这里的人都要发疯了,真该死。

附上海因岑的伟大业绩。

你的 卡·马·

① 德·圣昂热《1810—1811年和1828—1829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最后两次战争》和《1810年和1828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最后两次战争》,载于1853年10月17、23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编者注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必须在后天以前寄给我哪怕是一两页(如果你实在没有工夫的话)有关土耳其军队占领卡拉法特时渡过多瑙河的情况。^① 昨天我还认为这是十分可疑的消息。^② 但看来这条消息正被证实,你一定会从明天的报上了解到真实情况。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也不能从“常识”的角度来写它了。根据法国各报的消息来看,沙米尔已经重创俄军,甚至威胁到梯弗里斯,而沃龙佐夫将军已经向自己的政府禀报: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量的增援部队,他无法守住格鲁吉亚。

《论坛报》近来经常采取兼并政策。第一,你的第一篇军事文章^③

① 恩格斯为此撰写了《土耳其战争的进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26—533页。——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在《战争。——罢工。——缺粮》一文中对此的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09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被当做社论兼并了,第二,我论帕麦斯顿的文章⁴¹⁰被兼并了,它的续篇也因此而预先被兼并了。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位高尚的子爵二十年来的活动,得出了同有偏执狂的乌尔卡尔特同样的结论,即帕麦斯顿数十年以前就把自己出卖给俄国了。你读完我的文章的续篇(特别是关于叙利亚和土耳其冲突的那部分内容)^①以后,一定要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我高兴的是,这个偶然的机促使我更深入地去熟悉二十年来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这一点我们完全忽略了,可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和什么人打交道。

整个外交界都在大规模地重复施梯伯、班迪亚及其同伙们的手法。

韦伯将军编辑的《纽约问询报》(我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攻击了《论坛报》上你写的一篇社论^②。据他说,那篇社论从科学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不过土耳其战争是根据另外的原则进行的。他说土耳其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进攻,等等。

工厂无一产一阶一级的情况怎样?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5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42—450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在他的《西方先驱报》上反对我和共产主义的谩骂文章。^①

同时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你从信里可以看到，维利希的燃烧火箭^②将随下一次邮班到达。可恶的是，这些家伙在整个德国兜售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而我的抨击性小册子^③却静静地睡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并且他们现在又在海因岑那里得到响亮的回声，而在几个月以前，维利希除了《刑法报》，没有掌握一家报纸。我收到这篇臭东西后，就立即转寄给你，以便你能写信告诉我，照你看应该怎么办。

① 卡·海因岑《“西方先驱报”，“共产主义者”，“奴隶制度”，“革命”等等》，载于1853年10月8日《西方先驱报》第154期。——编者注

② 指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载于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34期。——编者注

③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你从克路斯的信中会看到《改革报》的情况。⁴²⁴你要请“老头子”^①和德朗克给该报写稿。他们有的是时间。我不知道我们两人直接亲自动笔是否妥当。

维尔特的信写得极其平庸,尽管他拼命要写得有“才气”。

你的 卡·马·

19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⁴²⁵

华 盛 顿

[1853年11月18日于伦敦]

……至于《改革报》,我将设法在德国和巴黎搞点东西。皮佩尔现在从早晨9点到晚上8点在西蒂区上班。他还要给《同盟报》写通讯,这样,他剩下的时间就很少了。他只能搞一点。如果付钱,我主张先让埃卡留斯得一点,这样他就不必整天干裁缝活。根据我们商定的结果,他现在将定期寄通讯去。如果有可能,请设法让他得一点钱。至于他关于法国的文章⁴²⁶,琼斯已停止发表了,手稿还没有退还给我,现在也没法拿到手,因为琼斯正在进行宣传旅行。但我还是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②我也已经约海泽写稿。多样化是有好处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3年11月12日—18日之间给厄·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而且我认为,海泽由于同我们交往,将会变好。我已通过恩格斯向鲁普斯^①和德朗克约稿。不过这不会有多大效果。在这个悲惨的不幸时刻,鲁普斯的年岁再加上单身造成了不良后果。

维利希的臭东西^②我还没有看到。我差不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来自战场的消息上去了,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伟大的维利希。虽有电讯,但消息来得很乱,零零碎碎,而且很晚,况且这些东西无例外地都要通过维也纳警察局之手,也就是说,都经过检查。君士坦丁堡的消息当然来得很晚。民主派的英雄们蠢蠢欲动。这对土耳其军队是个不祥之兆。……

至于维利希,我想尽可能避免发表个人声明,而最后只在《改革报》杂文栏里给这个卑鄙庸人的“意识形态”描绘一幅心理学的,或更确切些说是现象学的风俗画。

上星期二^③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收到了克莱因的信,应该说,信写得很出色,很机智,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写道,他将从他那方面搞一个反对维利希的声明,因为他可以揭穿这个家伙在伦敦的整个时期的谎言。克莱因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仿佛你们对他很傲慢。我将设法调解一下。……

对于《论坛报》³,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假装你们似乎“认出了我的文风”。论帕麦斯顿的文章⁴¹⁰在乌尔卡尔特的心目中提高了我的声望。为了帮助我写作,他给我寄来一些书,不过这些书我都已经知道。……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③ 1853年11月15日。——编者注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2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给鲁普斯的两英镑邮局汇票一张。注意，这是在我的要求下克路斯才答应给他的。

同时寄上维利希的那篇卑鄙透顶的臭文章。^①

你和德朗克一定要在星期五^②以前把涉及到我的声明寄来，我将以声明的形式把它放在我的总答复中。⁴²⁷高贵的维利希曾是那样拖延，我们的回答却要非常迅捷。你要尽量把自己的声明写得幽默一些。

谢谢你关于土耳其的文章^③。当文章寄到时，我已经得到土军退却的消息，因此我把它相应地修改了一下。请给我写信吧，你已经

①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② 1853年11月25日。——编者注

③ 指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50—556页。——编者注

四个星期没有回我的信了,而你自己的来信也只有六行字。^①

你的 卡·马·

你愿不愿意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并住在我这里?我现在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房间。⁴²⁸也许你这样可以摆脱掉老头子^②。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把《人民报》忘了。现附上。至今为止在琼斯的报上发表的五篇文章,只作为三篇在《论坛报》发表。⁴¹⁰

你虽然很忙,我还是要请你在星期五以前至少(更多也不必)给我寄来两页(像你平常所用的篇幅)稿子,要用英文写,以免再花时间翻译。^③

-
- ① 恩格斯 1853 年 10 月—11 月之间给马克思的信都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 ③ 马克思在 1853 年 12 月 2 日收到恩格斯的文章《多瑙河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编者注

我觉得战局到今年冬季应该算是结束了。无论如何,战局的第一个时期是结束了,因此可以对它作总的评论了。总之,我指望从你那里至少能得到两页稿子。

对于维利希的那件令人讨厌的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而不是像他那样一拖半年。⁴²⁷

你的 卡·马·

“老头子”^①收到了两英镑的邮局汇票没有?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感谢你的一篇文章^②。德纳先生在美国将博得陆军元帅的称号。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恩格斯《多瑙河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你来这里⁴²⁸又主要同庸人们住在一起,我很不高兴。^①

德朗克先生的所作所为像一个搬弄是非的卑鄙小人。他对施特龙说,他已经把他的声明和报纸^②寄给你了。他要使你相信,我已经收到这两件东西,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收到。⁴²⁷至少要让这个矮子把报纸寄回给你。我这里有自己的一份。不过在布拉德福德什么也不需要。因为德朗克没有把这篇臭东西寄来,我就翻阅了从前的信件,偶然发现了一个写有一段犯罪的话的物证,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这段话⁴²⁹。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如果说挖苦的形容词损害了事实的准确性,那么德朗克先生就只得怪自己,为了证明我至少是准确的,我要把他的信寄往纽约。那里面有些奇怪的、现在一定使他感到难堪的地方,例如,谈到什么“狂徒伊曼特”,这是他现在的亲密朋友,他每星期要给他写两次信。矮子为了自己而喜欢在我们背后搬弄是非,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的答复《高尚意识的骑士》^③已于星期二发出。他^④将会感到惊奇。你的信⁴³⁰以及施特芬·米斯科夫斯基的信(连同科苏特的证词)等等都包括在内,作为正文的组成部分,自然要署上你们的名字。

请尽快来信。

琼斯遭到《经济学家》的攻击^⑤,从而出了名。

① 恩格斯 1853 年 12 月 1 日前后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载有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的 1853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4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 33 和 34 期。——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编者注

④ 奥·维利希。——编者注

⑤ 指《工人议会》,载于 1853 年 11 月 26 日《经济学家》第 535 期。——编者注

顺便提一下。星期二举行了波兰人大会⁴³¹。马志尼和科苏特没有参加。沃尔采尔、卢格和赖德律的胡说八道与这些听众是相称的。我的妻子参加了这次大会。星期一民主派波兰人召开的另一个大会,情况也是一样。哈尼被宣布为主席。出席会议的五六十个英国工人大闹会场。一片嘘声,大喊大叫“叛徒”、“骷髅”(他曾这样称呼宪章派³²)、“变节分子”。大打出手。哈尼不敢登上主席台,他被乱揪、乱打、乱骂,虽然他多次试图发言,但始终无法开口。愚蠢的瓦什拉普斯基^①们自然什么也不懂,而是把这一切都视为“反动”。这就是乔治·朱利安·哈尼老爷子得到的涅墨西斯。

你的 卡·马·

从所附的信中你可以看到,克路斯可惜已经给予答复了^②。但我的东西既然已经写完,就必须寄出。绝不能白白地为维利希工作。⁴²⁷

① 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这里讽刺地指参加波兰人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

② 约·魏德迈、阿·克路斯和阿·雅科比《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载于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7期。——编者注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2月4日—12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今天早晨收到的你的电报中，^①我自然不能看出：

(1)你是否收到了纽约克路斯等人的答复^②和涉及维利希的几号《改革报》？可能正好相反，因为鲁普斯先生^③在寄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荒谬的信中，企图用对魏德迈的辱骂来掩盖自己的懒惰。

(2)德朗克把有关的那几号《刑法报》^④寄回了没有？我已委托切斯特的施特芬到你那里去取这几号，^⑤因为我缺少这里唯一的那一份就不好办。当我——这次是由你发起的——在上一封信中谈到

① 恩格斯1853年12月3日—11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④ 指载有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的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34期。

——编者注

⑤ 马克思1853年11月21日给威·卡·施特芬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关于“著名的德朗克博士”的声明的趣事时,我立即就想到,直接的结果将是:在事情了结以前,你在一个时期(一两星期)内是不会给我私人来信了。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①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奇怪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因此,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祝好。

你的 卡·马·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知道,有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人所具有的”^②

① 指威·沃尔弗和恩·德朗克。——编者注

② 原文为“nihil humani”,出自“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意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自我折磨者》第1幕第1场)。——编者注

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①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只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②却能自由自在地同你在一起。

附上《骑士》^③的副本一份。另一份今天可到达华盛顿,或者昨天已经到达了。我把这篇东西寄给克路斯,是为了在两个声明⁴³²之间不致出现矛盾的地方,并且使他删去已经用过的部分。在寄往美国的副本上还作了一些细小的文字上的改动。寄给你的副本缺少最后一页,是丢失了;那上面只有几句幽默的结束语。

虽然没有听到有关维利希的任何消息,但他现在想必又来伦敦了。你在《改革报》上看到了安内克主持的一次会议的精彩记录吗?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愿在“维利希麾下”作为“革命战士”回到德国去。

关于帕麦斯顿⁴¹⁰,只要有把握以后能找到一个书商愿意出版这部著作,我就同意把它搞成“德文”。问题是我没有德文手稿,因为自从我不得不用英文写作所有这些无用的东西以来,我就直接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写作了。给《论坛报》写的稿子,我想以1840年和1841年的公约⁴³³来结束,为此,除了《汉萨德》⁴¹⁵和《通报》^④,我还要参阅一些很厚的蓝皮书⁴¹⁴。帕麦斯顿在希腊、阿富汗、波斯和塞尔维亚

① 引自恩格斯1853年12月14日前给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② 指威·沃尔弗和恩·德朗克。——编者注

③ 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④ 《总汇通报》(巴黎)。——编者注

的阴谋活动,由于不大重要,我就不提了。诚然,还剩下一个革命的时期,那些蓝皮书对此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虽然材料被歪曲得很厉害;关于我们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卫国”战争⁴³⁴等等,也是这样。

至于你的充当炮兵上尉或作家的波拿巴,⁴³⁵我看最好由你自己署名把这种文章送到:(1)《每日新闻》,或(2)《观察家》^①,或(3)《威斯敏斯特评论》。也许送到《每日新闻》最好。你用这类文章可以突然——一举——在伦敦报界赢得一种地位,使你有可能“控制”报界,同时有机会用英文在伦敦出版你论匈牙利战局的著作¹¹⁹,这肯定比在可怜的莱比锡^②出版要更有利更有效。

《论坛报》自然以你的文章而大肆自我吹嘘,人们以为可怜的德纳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此外,他们既然把论帕麦斯顿的这篇文章也据为己有,那么八个星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论坛报》的真正的“编辑部”。

比较长的文章被他们作为社论据为己有,而这些文章只能论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或者某些阶段,例如战争爆发、奥尔泰尼察会战⁴³⁶等等。除了这样一些文章,如果你还能(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把比较次要的各阶段中间发生的情况用英文写成一两页的叙事短文寄来,那就好了。这些小东西给我带来的困难,包括语言方面的困难,要比深奥的(!)议论或者特别是我多年来由于阅读英文书籍而必须用英文与之打交道的那种材料大得多。当然,只有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这对我才是必要的。主要问题是,在我感到自己不能完

① 《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编者注

② 可能指1845年出版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莱比锡奥·维干德出版社。——编者注

全掌握的那些事情上,我担心我的批判意识。而我的竞争者³³¹只单纯地抄录一些事实(或者确切些说,伦敦报界假冒为事实的东西)。

附上我的妹夫尤塔的建议,他建议每月为《南非人报》(开普敦)写一篇东西,你对此有何意见?⁴³⁷尤塔的法文修养很差,但他是一个可爱而懂事的人。要是我们——你和我——当时在伦敦创办一个英文通讯社,你就不用为在曼彻斯特的商行受折磨了,我也不会为债务所累了。不过我相信,只要你现在开始为伦敦各报写些军事文章,过两三个星期你就会得到一个固定的职位,得到的报酬将同在曼彻斯特的商行一样多,而空余时间会更多。现在军事作家供不应求。

能弄到一个军事撰稿人,《泰晤士报》自己大概也会十分高兴,因为它这一栏很不行。值得试一试。我的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英国每一家报纸都是一种商店,只要自己的“商品”^①不被损坏,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毫无关系。

你的 卡·马·

^① “商店”的原文为“Magazin”,也有“杂志”的意思;“商品”的原文为“Artikel”,也有“文章”的意思。——编者注

1854 年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 年 1 月 5 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走后⁴²⁸全家人患了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穆希^①和我现在还没有好。由于身体原因，我已经耽误了给《论坛报》的三篇通讯，目前也还有困难。⁴³⁸来信告诉我，下星期你能不能替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东西，随你的便。不过我要确切地知道，你写不写，什么时候写好。⁴³⁹

我还不能出家门，自然无法留心报纸。皮佩尔告诉我，今天的《先驱晨报》刊登了一篇论俄国作战计划的长文^②。主战场似乎在亚洲而不在欧洲，他们想从小亚细亚(!)方面攻占君士坦丁堡，等等。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② 约·布·斯利克《致〈先驱晨报〉编辑》，载于 1854 年 1 月 5 日《先驱晨报》第 22361 号。——编者注

约瑟夫·波拿巴的回忆录现在已出了三卷。^①第三卷里面有老拿破仑关于西班牙战局⁴⁴⁰的书信。

刚才被穆希打断了；他正发高烧，说胡话，在床上折腾，等等。希望小家伙能早日恢复健康。

星期一^②收到德纳的信。他说刊登那篇文章^③不能署我的名，因为那会有损该报的“威望”。你的军事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应。纽约传说文章是司各脱将军写的。

再见。

你的 卡·马·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乌尔卡尔特昨天晚上从纽里(阿尔斯特)寄来一篇演说词，我让

① 约·波拿巴《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年巴黎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1854年1月2日。——编者注

③ 恩格斯《多瑙河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妻子抄了出来,在开头和结尾我加上一些话,就成了一篇文章^①。因此,你就不用为星期五^②写文章了。⁴³⁹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发生什么情况,请在星期五早上以前告诉我,我好再加上一点佐料。

全家大小都还在病中。

附上克路斯的信。信的另一部分下次再寄给你,那时再详谈。

刚才塔克尔这个猪猡派人到我家里来了。《帕麦斯顿》第一版的5万册已经售完。这位先生现在派人到我这里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屈尊过——,要我对这本书作些修改,好出第二版。⁴⁴¹你看我该怎么办,请马上来信。

你的 卡·马·

200

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要在星期五^③以前就锡塔勒或齐塔勒会战给我写点一般性的

① 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1854年1月13日。——编者注

③ 1854年1月20日。——编者注

东西(讲肯定的东西恐怕不可能)。⁴⁴²我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1)奥尔泰尼察会战⁴³⁶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公使们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停战。同样,锡塔勒会战也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在英国军舰大炮威逼下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和平建议。

(2)与奥尔泰尼察的情况相反。那里是土耳其人躲进战壕,这里则是俄国人,等等。

(3)结果同那里一样。经过五天的殊死战斗,战士都回到各自的掩体里。我只看到结果,不知道本来应当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不是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

外交界的阴谋家们深深地陷入自己设下的罗网,一场全面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你知道,锡诺帕事件曾被利用(雷德克利夫先生的威胁除外)来强迫土耳其人接受维也纳议定书并把哈利勒帕沙和里扎帕沙安插到政府中去。⁴⁴³帕麦斯顿安排好这一切以后,便提出辞职。⁴⁴⁴联合内阁感到苗头不对,于是在他辞职期间,于12月19日,下令在黑海举行示威。帕麦斯顿在加倍出丑之后,重新进入内阁,并促成26日的决定:整个舰队出海,但只是扮演交战双方的中立调停人的角色——表面上此举相当坚决,实际上则是企图破坏12月19日决定、切断土耳其人同他们的亚洲战区的联系。然而,波拿巴先生根据19日的决定下了相反的命令,他装做把26日的决定理解为只是19日决定的进一步延伸。帕麦斯顿自然不得不强作欢颜,以维护其热诚的爱国者的声誉。这样,这些家伙就倒了霉,而且这种装样子将使他们陷得更深,特别是由于31日还需要向议会表现出一定的“热诚”。这些家伙提交给土耳其人去签字的照会⁴⁴⁵,表明他们已准备向俄国完全投降,只是“误会”才破坏了一片好心。

我的内兄大臣^①写信给我的岳母^②说,很遗憾,她现在又要遇上40年前经历过的事情——一场全面的战争⁴⁴⁶。

你给施特芬的信^③我当天就寄往布鲁塞尔了,施特芬还住在布鲁塞尔他姐姐家里。我担心的是,你的《炮兵尉官拿破仑》⁴³⁵目前会遭到拒绝,因为《泰晤士报》已接到命令,不准露出同波拿巴进行争论的任何一点迹象。既然他是“我们的”盟友,那么所有的报纸目前都要有同样的爱国主义的考虑。不过,只要写好了,即使报纸不愿接受,我们也可以把它印成小册子。我不好意思向书商推荐我自己的作品。但对你的作品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蠢驴魏德迈又把《高尚意识》拖延下来了。⁴²⁷而重要的是迅速作出答复。过了六个星期就太晚了,文章就愚蠢可笑了。我不理解克路斯,他怎么总是专门挑我当魏德迈先生的牺牲品。

你的 卡·马·

问候你,施特劳宾人⁶⁵兄弟,出身高贵、光荣、和平和幸福的人。

小调皮^④

①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恩格斯1854年1月5日—7日之间给威·卡·施特芬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月2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给鲁普斯的便条^①，他曾经写信给我。宽恕他吧！

如果不发生违背外交或置外交于不顾的“误会”，战争不一定会打起来。路西德帕沙的照会⁴⁴⁷等于完全向俄国投降。它甚至比最初的维也纳照会让步更多，土耳其是由于维也纳照会而宣战的。⁴⁴⁸帕麦斯顿再度入阁不是没有目的的。另一方面，在黑海的示威看来是为议会会议而特意安排的一种诡计，目的是，如果俄国接受它自己的、被列入路西德照会中的条件并得到它所要求的一切，那么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向优势兵力作了让步。不管怎样，计划就是如此。否则，在尼古拉就最近一次维也纳照会⁴⁴⁵作出或可能作出声明之前，就通知他联军舰队行将驶进黑海，岂不是荒唐？只有军事上的偶然事件还可能导致战争的结局。根据协议，这位皇帝甚至在联军舰队驶入时都没有抱怨，反而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当然，不能保证不

^① 马克思 1854 年 1 月 25 日给威·沃尔弗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发生“误会”。“误会”总是可能的。

今天《泰晤士报》从《漫游者》报转载了关于切塔泰会战⁴⁴²的进一步报道^①，我等着听你的意见。所谓俄军在默钦、久尔杰沃^②、卡拉法特等地同时发动进攻，甚至已占领锡利斯特里亚^③的消息，我看都是谣传。对了，还有一点，请你用英文书面说明你的意见。法文报纸上写道，土耳其人想从陆地加固君士坦丁堡。^④ 这是不是对俄国的一个重大打击？况且，君士坦丁堡同该帝国的亚洲和欧洲海岸都有海路联系，因而人员和粮食的运入根本不可能被切断。看来大要塞现在已成为防止拿破仑式大战的一种办法。这样一来，我们会不会又回到小战上去？

柏林不设防是一种耻辱。

我的内兄大臣^⑤写信给我的岳母^⑥，向她预言说，她如今在年老时还要再一次经历拿破仑第一时期经历的事情⁴⁴⁶。就是说，他相信要爆发战争。

科布顿，这个“谦逊”而“质朴的人”，因为最近一次演说而大丢其丑。他表明，他本人和那些向他鼓掌的“谦逊的人”，都不配管理英国。贵格会²⁸⁰会士布莱特只知道内战。⁴⁴⁹ 科布顿发现英国的社会

① 指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647号转载的1854年1月11日维也纳报纸《漫游者》上刊登的报道《克拉约瓦，小瓦拉几亚》。——编者注

② 即久尔久。——编者注

③ 即锡利斯特拉。——编者注

④ 指1854年1月19日《祖国报》(巴黎)第19号上的消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40、47—48页。——编者注

⑤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⑥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结构同俄国的相似,因为在俄国有杰米多夫家族,在英国则有德比家族,这种发现对某个普法尔茨—诺伊施塔特的革命庸人来说倒是相称的。

皮佩尔先生星期六前往布赖顿到迈耶尔那里做客去了。尽管后者对他的光临感到厌烦,但他会在那里度过特鲁波给他规定的那段时间,因为“海边的空气”对他有益,显然他给这个资产者写了一封荒唐的信。愚蠢的后生小子把自己的放荡看做天才的落拓。你从克路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位“天才的”年轻人想弄一张美国护照去君士坦丁堡,大概是为了在那里当一名看狗人。可悲的是,这个年轻人总是自我陶醉,接二连三地干蠢事,丢人现眼。

星期二^①我又将从比绍夫斯海姆那里收到一张由弗莱里格拉特支付的期票。但在这之前,我什么也弄不到,因为典当的来源正如过去周期地发生的那样,已经枯竭了。因此,如果你能弄到1英镑,那就最好不过了。此外,星期五将寄来100本《高尚意识》^②,而我却无钱支付邮资,因为到星期二我才能拿到钱。

顺便说一下。我正同塔克尔商谈。下一本小册子要评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⁴⁵⁰。因此,请把你那里的手稿(第4篇和第5篇)修改一下。然后我再加进一些东西,并把所有修改好的寄给你过目。⁴⁵¹

纽约有人通过德纳约我为一家杂志撰写关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每印张12英镑。但要求:(1)文章尖刻辛辣又能引起兴趣;(2)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这怎么写呢?如果我

① 1854年1月31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们两人在一起,而且手边又有书,那我们很快就会赚到 50—60 英镑。我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

你的 卡·马·

202

恩格斯致 R.哈金

贝 里

[草稿]

[1854年1月26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得知您的小儿子^①竟然向您讲了一些有关我的毫无根据的事,我感到既惊讶又难过。

自从我与赛米尔·哈金先生认识以来,我们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您或者其他人在场。但是,在赛米尔·哈金先生讲了一些他自知是违背事实的关于我的话之后,我现在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那只能怪他自己。

我根本没有主动去结识赛米尔·哈金先生,是他主动来结识我。如果需要证据,随时可以向您提供。我可以举出几点理由来说明我不会主动与他亲密来往。第一,我们之间存在年龄的差距,因此也存在趣味的差距,这种差距远大于 50%。第二,他手头似乎有很多空

^① 赛·哈金。——编者注

闲时间,而我没有。第三,我觉得他可以称得上是相当“轻率”,而没人能说我曾经是这种人或表现得像这种人。

至于您提到的那件事,根据我的回忆,我所知道的情况如下:几个月前,在赛米尔·哈金先生的请求下,我告诉他我的裁缝是谁^①,我对这位裁缝很满意,可以推荐给他。直到上星期二,裁缝问我赛米尔·哈金先生是谁时,我才知道他在那里定做了衣服。这时我才知道,他给了裁缝一份订单,还称我是介绍人。我在答复裁缝的询问时告诉他赛米尔·哈金先生的父亲是谁。我怎么可能想到这中间有什么秘密呢,我无法想象。

阁下,我希望您经过冷静的思考后,会为一时冲动相信这种愚蠢的话而感到后悔。处于我这种状况的人竟然在年轻人中为一个裁缝招揽顾客,而正如您所说的,这样的年轻人可能没有任何能力来支付裁缝的账单——这种假设太过荒谬,不值得认真驳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长期的生意往来⁴⁵²,并且迄今为止保持着良好的相互理解,如果不是考虑到由于您儿子的介绍我偶然结识了您的家人,我本来只要直截了当地加以否认就够了。只是因为上述情况,我才详细地解释此事,但也是因为这些情况,我为您在一时之间相信这种荒谬的话而感到惊讶。

如果还需要别的解释,无论哪天您到城里来,我都可以向您提供。

您的短信使我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您所说的有关赛米尔·哈金先生履约能力的话告诉裁缝,因为我再也不能让我的名字与这件事搅和在一起了。

① 基恩。——编者注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2月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同时寄上几份《骑士》^①和三份第二版的关于波兰的东西^②(其中我作了一些修改)。请给鲁普斯^③和德朗克每种各一份。我当时糊涂了,没有把那堆叙利亚式的关于帕麦斯顿的东西^③中的刊误订正(魏德迈也放过了不少^④),就寄给你了。

① 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指1853年11月12、19日《人民报》(伦敦)第80—81号刊载的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4篇和第5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30—450页)。——编者注

④ 指1853年11月2—4、8和9日《改革报》(纽约)第72—74、77—78号刊载的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前两篇的德译文,由阿·克路斯节译自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编者注

我已同乌尔卡尔特碰过头。他令人吃惊地恭维我,说文章^①就像出自“土耳其人”之手,但是这样的意见绝得不到我的承认,我说我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坚信有朝一日他会当上英国的首相。当其他人都垮台时,英国就会来找他,说:乌尔卡尔特,救救我们吧!于是他就去拯救英国。在谈话中,特别是在同他有矛盾时,他就激昂慷慨,这给我留下十分可笑印象,以致他的每一句话和引语我都背得下来。这一点甚至使我对他的“激昂慷慨”有了怀疑,觉得他更像是在演戏。这家伙的主要思想是:俄国统治世界是由于它有特别优越的头脑。要对付它,必须有一个具有乌尔卡尔特式的头脑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幸不是乌尔卡尔特本人,那至少应当是个乌尔卡尔特分子,也就是说要信仰乌尔卡尔特的信仰:信仰他的“形而上学”,他的“政治经济学”等等,等等。必须到“东方”去看一看,至少应当具有土耳其“精神”等等。

如果你能为星期二^②写点什么东西,那就太好了,⁴⁵³因为我那一天还要给好望角写东西⁴³⁷。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② 1854年2月14日。——编者注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2月1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一份我画的石印图样^①。

波拿巴公布了他给“兄弟”尼古拉的信件⁴⁵⁴，这证明，他早就知道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516页和第517页之间的插图。——编者注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因忙于家里的琐事，好久没有写信了，甚至连报纸都没有好好看，所以也不知道《每日新闻》是否发表了你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这件事的整个情况怎样^①。

我的《帕麦斯顿》⁴⁵⁵还没有任何结果，就是说一文钱也没有得到，我看也是没有什么希望了。特吕布纳先生亲口告诉我：就他来说，他所坚守的原则是，他出版的东西，从不付稿酬。何况这东西现在也过时了。

星期二^②我要给好望角寄去最后一篇试探性文章⁴³⁷。（因此你要替我给《论坛报》准备点什么东西，⁴⁵⁶也许可以谈谈希腊革命⁴⁵⁷？）运输公司在价格条件上同政府吵翻了，星期二是开往好望角的最后一次定期航班。

一想到今年春季和夏季又要像过去一样忍受长时间的贫困，就

① 参看本卷第501页。——编者注

② 1854年3月14日。——编者注

叫人心烦,因为单靠《论坛报》那点收入实在不能填补过去的亏空。想到这些琐事没完没了,我有时非常生气。

你上次来信^①说,你没有把拉萨尔的信退给我。这封信我不需要,我只是想弄清,这封信没有在邮递中遗失或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

工人议会⁴⁵⁸邀请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曼彻斯特会议(纳多和路易·勃朗也被邀请)。今天我给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有些话既可以理解为非常过激的,也可以理解为异常温和的,这要看怎样读了。^②今天我把你的商行的地址寄给琼斯了。^③

伟大的卢格打算在美国办一所大学(免费的),据海因岑说,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已筹集到150美元。

伟大的弗兰茨·济格尔成了杜朗的女婿。过几天你将收到一包东西,你从那里可以知道这帮家伙所干的其他一些事情。

乌尔卡尔特昨天在《晨报》上发表一篇军事(?)文章,他坚持说,土耳其军队本应把他们的主力部队派到多布罗加,从那里猛攻俄军。他还提到了瓦伦蒂尼将军。^④我设法给你寄去这份报纸。

我已给拉萨尔去了信^⑤,正等他的进一步的消息。

-
- ① 恩格斯1854年2月15日—3月8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 ② 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 ③ 马克思1854年3月9日给厄·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 ④ 戴·乌尔卡尔特《英国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各自该做什么》,载于1854年3月8日《晨报》(伦敦)第19566号。——编者注
- ⑤ 马克思最迟于1854年3月3日给斐·拉萨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奇尔讷来过这里,没有遇见我;为了一桩钱款的事情将同他 80 岁的老母亲到美国去,然后在这里住下来。伊曼特告诉我,奇尔讷说他认识你。

你的 卡·马·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3月11日前后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拉萨尔的来信。

如果你能为星期二^①写点军事方面的东西,那就给我帮了大忙。⁴⁵⁶你们将在星期一收到的《泰晤士报》增刊,载有关于沙米尔等等的各种消息。如果我拿不出军事方面的一些东西来——即使是些空谈,那么那位无耻地照抄伦敦报纸的 A.P.C.³³¹就会超过我。

你的 卡·马·

① 1854年3月14日。——编者注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3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希望你把我昨天写给你的信^①马上扔到火炉里。当然，且不说要你为勃朗负什么责任，即使仅仅是向你问到这件事，也是愚蠢的。^② 其实，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你再去谈它了。

工人议会⁴⁵⁸的约翰·佩茨勒先生，是否就是伦敦的老佩茨勒这头疯狂的畜生？问问海泽。

给你寄包裹的事又拖下来了，因为还没有弄到乌尔卡尔特的关于军事的文章。^③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 1854 年 3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可能是指路·勃朗收到工人议会邀请一事。参看本卷第 517 页。
——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517 页。——编者注

20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3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退还拉萨尔的信。第一封信我当时忘记寄了，仍在我这里。你大概前天和昨天已经收到了两个半截银行券：T/B 58166，泰恩河畔纽卡斯尔，1852年8月17日，5英镑。

拉萨尔的战略行动极富外交手腕。对于埃内兹和罗多斯托事件，他只是为了蒙混人才用蠢话回答说，似乎君士坦丁堡需要加以掩护。⁴⁵⁹如果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它，那么10万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按他的观点，他应当这样说：无论如何，把他们从罗多斯托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沿左岸通过梅哈迪亚前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除了卫戍部队以外，土军就不得不放弃卡拉法特和维丁，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舒姆拉一线。相反，(1)对奥军来说，正确

的战术是立即经尼萨向索非亚推进,而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⁴⁶⁰

(2)如果奥军愚蠢得竟向维丁进军,那么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绝不意味着分散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3)如果拉萨尔的惊人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军队无论怎样向舒姆拉一线集结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已经被迂回绕过了,相反,为了在阿德里安堡集中一切后备军去抗击首先越过巴尔干的敌人,就更加需要急速放弃这条防线。

其实很显然,所有这些苦心拼凑的论断都出自“外交文献”,而“外交文献”看来很喜欢吹嘘战略上的深谋远虑。

明天将给《每日新闻》寄去关于喀琅施塔得的记述⁴⁶¹。我担心,尽管许多工事有缺陷,但在攻下它之前仍会有半打螺旋推进式战列舰被击沉。

强盗们竟这么客气,只拿了鲁普斯^①七个普鲁士塔勒而把皮夹还给了他。他的庸俗朋友们想尽点力帮他弥补丢钱丢表的损失;也许他还会得到一些赔偿费;博尔夏特照料他的内伤,事情就这样办妥了。

“但是那惊吓,他受到的惊吓,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又有谁能补偿他。”^①

因此他全然衰颓了,唠叨不休,而且似乎认为海泽和我要对他的愚蠢、挨打以及一切负责。

被海因岑称为《新莱茵报》编辑的那家伙是个什么东西?^② 请看一看最近寄给你的《改革报》,大概是第50号。

你的 弗·恩·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还没有告诉你,已收到5英镑,还没有照原来的安排使用这些钱,也没有写信给你——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一个原因。皮佩尔成了我的累赘。因为10天前他被赶出了寓所,我当然只好把他安置在我这里。他开了一张《同盟报》名下的期票,最近的某一次邮班要么从美国给他带来钱,要么就带来一张拒付证明。此外,弗莱里格拉特

^① 恩格斯套用了席勒的《钟之歌》中的诗句。——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25页。——编者注

本星期为他找到了一份教德语课的工作,每周有15先令收入。经迈耶尔介绍,他本来还可以得到每周约10先令的也是教德语课的收入;迈耶尔今天已回德国,他托我问候你。但是皮佩尔没有到约好的地点去,他还向迈耶尔表示,他对教书已经厌倦。他觉得自己适合当一名作家。不幸的家伙!

我对鲁普斯的意外遭遇^①还有些不清楚。是在街上发生的吗?大概是在那次你和海泽同他一起夜里狂饮之后吧?你从附上的小劳拉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在我家里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小劳拉在信里把这件大事告诉了当时在学校的燕妮和埃德加。

拉萨尔的外交部分——除去他提供的消息还不错以外——像他的军事部分^②一样糟。他所谈论的有关帕麦斯顿的东西,全是大陆上流行的那套废话。

你看到了秘密往来的函件⁴⁶²吗?如果进行这些函件往来的大臣们被允许进行战争——看来这很有可能,那么事情也只能以英国彻底丢脸而告终,即使大陆无论如何会陷入一场令人高兴的慌乱中。

附上乌尔卡尔特昨天论述战争的文章^③以及他过去的小册子^④中有关他的军事计划的剪页。希望得到你对这两者的详细意见。

我昨天在这里偶然碰到一个曾在土耳其军队供职的普鲁士教官,他说,土耳其的炮兵很精锐,而陆军完全是装饰品,因为从君士坦

① 见本卷第52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0页。——编者注

③ 戴·乌尔卡尔特《战争将如何进行》,载于1854年3月28日《晨报》(伦敦)第19583号。——编者注

④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编者注

丁堡可以粉碎任何有力的行动。

在你写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的文章^①中,你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鉴于英法军队的到来,打算在敖德萨建立一个阵地。但是,根据最近的消息来看,对面的俄军似乎已经横渡或者曾想横渡多瑙河。也许明天会有更详细的消息,因此你可以在后天以前寄给我一点这方面的东西。^②《论坛报》^③太无礼了,我在前天的信^④里禁止把军事文章以外的其他东西抓去当社论,或者干脆去掉我的署名,因为我不愿意仅仅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东西出面。现在正是要以军事文章向它证明:它没有我就不行。

如果《泰晤士报》的曼彻斯特商业通讯员的报道^④属实,那里的情况一定很糟。这里每天都发生大量的破产事件。巴黎也是如此。显然,那些破产的生意人早就煞费苦心地拖延宣布破产,是要利用战事的爆发来使自己显得体面些。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在《每日新闻》上看到你的文章⁴⁶¹,当然不会是看漏了!

《海陆军报》断言,法国发明了一种能在水下继续燃烧的毁灭性武器,路易-菲利浦政府拒绝采用,俄国人买了去,而且在锡诺帕⁴⁴³使用了。该报据此预言土耳其军舰将迅速而彻底地覆灭。

据《汉堡记者》报——可以把它看做半俄国的机关报——报道,

① 恩格斯《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29—530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54年3月27日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指1854年3月28日《泰晤士报》第21700号刊载的关于曼彻斯特棉花市场状况的消息。——编者注

尼古拉将公布新的文件,包括阿尔伯特亲王的信件。

这里没有什么其他新闻。被海因岑先生说成《新莱茵报》编辑的“马德”,我对他毫无所知。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现在我有了一本哈麦尔的《奥斯曼帝国史》。通读一遍,需要有耐心。我还剩下大约四分之一。你如需要,可以给你用。

210

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

伦 敦

[草稿]

1854年3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

阁下:

我不揣冒昧,现在自荐为贵报^①军事专栏撰稿。我想,这一建议会得到赞同,尽管自愿效劳的人目前并不担任军职,而且还是一个外国人。

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撰稿人是否真正有能力。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题目的论文。这些论文,您如果愿意,

^① 《每日新闻》。——编者注

可以让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权威加以审阅。越权威越好。我非常愿意把我的论文交给威廉·纳皮尔爵士去评论，而不愿意交给一个二流的专家。

但是，我不能期望，在您不太了解我的情况下，会愿意对我进行考察。因此，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事教育。⁴⁶³普鲁士炮兵虽然不像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好，但却培养出了一批人，他们，正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所说的，使“土耳其炮兵成为欧洲最好的炮兵之一”。后来，我又参加了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行动。⁷⁸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所有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我当时发表在德文报刊上的论述匈牙利战局的一些论文¹⁶³有幸取得的成功，使我确信我的研究没有白费气力。我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这就使我有利用一些最好的报道资料，也许这在其他方面对您也有用处。至于用英语正确而流利地写作的能力，您从我的文章中自然可以了解。关于我的其他一切情况，如果您想了解，我也乐于奉告，您也可以从您的教育问题撰稿人瓦茨博士那里得知，我同他相识已经有十多年了。

前些时候我就有意向您提出这种建议，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未必会使您感兴趣，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宣战，而对多瑙河战略的一切评论还只限于一些深奥的探讨性意见，即对于在保加利亚不可思议的行动，阿伯丁勋爵应负多少责任，奥美尔帕沙应负多少责任。现在情况不同了。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此外，我承认还有一个原因也阻止了我。那时我还不像现在这样，拥有必要的关于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计划和专门资料，而如果不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资料作根据，我连一行字都不愿意寄给您。

我不仅不在战场,而且(至少目前如此)也不在贵报编辑部驻地,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我向您提供的稿件的性质。我的文章将限于描写现在正进行战斗行动的那部分战场的情况;评述交战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兵力,它们取胜的可能性及可能进行的战役;仔细地评估正在进行的战斗;有时也综述(用法国术语来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作战情况,这要依情况而定。因为要正确判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最充分的资料,所以我写作时将很少只根据电讯,而一般要等较详细的材料。如果我的文章能因此而写得好一些,就是迟一两两天也没有什么要紧。因此,至少最近我不一定要去伦敦。如果您希望我的文章选题更广泛一些,我也不反对,并且期待您的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表示欢迎,我过几个月大概可以完全迁到伦敦去。在此以前,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同您洽谈。

至于政治,我将尽量不把它同军事评论牵连在一起。在战争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接受战胜者的条件。如果同盟国政府这样做,我将承认他们的行动。如果它们设置障碍,束缚自己指挥官的手脚,我将反对这种行动。我真希望把俄国人狠狠揍一顿,但是如果他们仗打得好,那我会像一个真正的士兵那样,给这些魔鬼作出应有的评价。此外,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像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无特殊的政治见解。

现在来谈谈具体的建议。我并不期望,随信附上的描述喀琅施塔得的文章^①能让您明白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您觉得

^① 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我对贵报有些用处,那么我们可以订一个暂时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您有全权拒绝我继续撰稿,如果您认为我撰稿不合宜的话,同时也要保证为我的劳动和开支支付公道的报酬。您自然很了解,要撰写军事行动的文章,必须拥有许多昂贵的地图和书籍,这笔应付的款项应该算在开支账内。

总之,我愿给您寄去一系列文章,全面论述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论述它们的组织,目前的人数和战斗力(在可以弄清楚的范围),并对波罗的海、黑海、多瑙河和波兰边境的战场、军事行动线及防线,包括要塞体系在内,作出军事述评。⁴⁶⁴这次所附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文章,是这组文章中的一篇,可以按次序推迟发表。我担保我关于这些问题的报道都是一流的,完全是以报刊上发表的(而不是某种秘密的)资料为依据的。我可以每周寄去一篇文章,占一两栏篇幅,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长些。

您如果认为这样的次序太系统化,那么可以在论述喀琅施塔得的文章之后登载一篇类似的文章,论述塞瓦斯托波尔的永备工事和俄国其他的设防港口(根据所能获得的资料),最后根据史实和最好的理论资料,如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书^①,就从海上攻击岸防炮台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发表一些意见。

您如果需要军事著作的书评,我也可以承担。例如,切斯尼上校《俄土战争》^②一书。关于这本书,我敢说,我已经收集了绝好的材料。

在结束这封长信时,我还愿向您提供一些短评,谈谈俄军渡过多

① 霍·道格拉斯《论海军炮》1820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弗·罗·切斯尼《从东方现状看1828年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1854年伦敦版。——编者注

瑙河这件事有多么大的意义,或者毋宁说,是多么没有意义。这类东西,您一提出要求,就可以寄去。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有兴趣,我将十分高兴地等候您尽快给一个简短的通知,以便立即着手工作。同时……

2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横渡多瑙河纯粹是防御性的。它证明俄军正在从瓦拉几亚的大部分地区撤退。俄军有7个步兵师在瓦拉几亚,有1个步兵师在伊兹梅尔担任后备师,它的后面是切奥达耶夫军,这又有3个师。切奥达耶夫至多只能在雅西驻扎。其余8个师加上骑兵等等总共还不到11万人。由于英军和法军可能在他们的后方登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占据最有利的阵地,以便不被切断,从而尽可能少丧失地盘。这里只有两条路:或者径直向塞雷特河地区退却,使它与多瑙河下游构成一道防线(福克沙尼、加拉茨、伊兹梅尔),或者向多布罗加突进,把前线移至库斯坦杰^①、赫尔绍瓦、奥尔泰尼察、布加勒斯特一带,这

^① 即康斯坦察。——编者注

样,图拉真垒墙、多瑙河和阿尔杰什河就成为第一道防线,布泽乌河成为第二道防线,塞雷特河成为第三道防线。无论如何,这是最好的计划,特别是因为,这样一来,在一侧放弃了地盘,却在相反的一翼赢得了新的地盘,因而退却看来是向前推进,而且还可以保持军事声誉。占领多布罗加会缩短俄军的战线,即使敌军在阿克尔曼^①或敖德萨附近登陆,俄军也会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有一条通向德涅斯特河畔霍京的退路。⁴⁶⁵

看来我同《每日新闻》的事就要办妥了。⁴⁶¹我遵照英国的礼节,先由老爷子瓦茨(他也给该报写稿)介绍,才在上周给该报写了信^②。(顺便说一下,老爷子瓦茨已关闭了他的小店,成了一家国民储蓄保险公司的经理,不久就将作为经理住在你的附近,即查林-克罗斯47号;他同他的全体职员都留上胡子,看上去同水上波兰人⁴⁶⁶一样。)今天我收到了主编林肯的信,看来,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建议,先写关于俄国陆军、舰队和防御工事的文章⁴⁶⁴),他说,我只需把文章寄去就是了。这样,我就一点也不担心了。这些家伙在军事文章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从他们刊登了一些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胡说^③就可以看出来,这些胡说是不熟知毕洛夫著作的人绝对理解不了的;我的生动而平易的书信给这些家伙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前景。只要他们同意我的建议(注意,我直接提出了付酬的要求),我就会引起这群蠢驴的注意。明天我给他们寄去任何人也弄不到的东西:赫尔绍瓦、默

① 即德涅斯特河上的别尔哥罗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5—529页。——编者注

③ 亚·席梅尔普芬尼希《欧洲战争第一阶段——争夺瓦拉几亚,俄军横渡多瑙河》,载于1854年3月3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453号。——编者注

钦、伊萨克恰和图尔恰等地的地形图。这件事去掉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因为资金来源对我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当我的老头儿^①夏天来这里时,我就摆脱生意的纠缠,移居伦敦;不管怎样,我总要在圣灵降临节^②前到那里去一趟,以便最终同这些家伙把事情谈妥。

鲁普斯^③自然是同我们一起喝了酒;他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跑到街上去了,拦都拦不住,他迷迷糊糊朝相反的方向——市区的另一头跑去,进了一家下等小酒馆;在那里他款待了六个流氓和两个妓女,露出了钱财,离去时,这些流氓就跟在他后面,如此等等。这是他的说法。但这件事有点神秘:例如,他酒醒以后并没有回家,而是花一先令住到一个毫不相识的英国人那里(离他的住所不到200步)。简单地说,这里面有些内幕鲁普斯先生想掩盖起来,大概是跟某个老女人的瓜葛。

关于俄军拥有毁灭性炮弹的事^④,完全是无稽之谈。法国人有这类东西,但这种武器不能破坏船只,只能杀伤人。请顺便把哈麦尔的书^⑤寄来,主要是关于现代的部分。关于乌尔卡尔特,日内即写给你。^⑥皮佩尔真不幸。至于钱,你自然可以随意处理。我的妹夫^⑦是否将得到这些钱,我当然全不在意。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1854年6月5日。——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524页。——编者注

⑤ 约·哈麦尔《奥斯曼帝国史》1827—1836年佩斯版。——编者注

⑥ 参看本卷第523页。——编者注

⑦ 卡·埃·布兰克。——编者注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克耳纳博士和朋友魏德迈是怎样善待他的。魏德迈没有给他讲清情况，反而使他陷入困境，——这是朋友魏德迈对自己的朋友们一贯的做法。

关于《每日新闻》的消息⁴⁶¹很好。今天我要看看是否已经登出了什么东西。我希望，Sir[先生]，您将离开曼彻斯特，Sir，永远离开，Sir。当每周都不得不读议会辩论，特别是约翰·罗素爵士的演说时，你对于 Sir(或者不如说 Sar!)这个词会非常习惯。罗素这个家伙可以概括为两个词：“那么，Sar!”

你从附上的信里可以看到，皮佩尔收到了从华盛顿寄来的第一张期票，昨天晚上又为自己弄到了寓所。现在他傲慢得像只火鸡。他不仅挣到了钱，而且是作为一个作家挣到了钱，也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还作为一个政治家！暂时他发誓——或者至少他说是发誓——要同伦敦的公娼断绝关系，找一个健康的爱人。身份不计。年龄可能也不拘。但是健康，这却是关键。经验教会了这个勇敢的青年要从医学观点去观察女性。如果把他的本来面目描绘出来，这

个勇敢的青年人可以作为他人的鉴戒。在他情况好转后,我曾告诉他,如果魏德迈作出否定回答或拒付期票,你委托我向他提供你的帮助。这个声明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然而却深深感动了这个勇敢的年轻人,他仍然是一个好小伙子。

重要的是,正是在现在,当你在《每日新闻》上开火时,不要对我同《论坛报》的事情弃之不顾。否则,那些本来就被我最近的声明^①所激怒而且还在阅读《每日新闻》的家伙们会认为,我现在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卖给伦敦(现在所有的报纸都想以军事文章来炫耀自己),而把渣滓卖给纽约。这些家伙会把我撵走,因为他们本来在这里就有一个通讯员,在利物浦还有一个。他们的报纸会因此变得差些,但他们可以节省200英镑,这还是划得来的。因此,首先必须再诱使他们刊登一篇军事文章作为社论。这样,他们又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最近有一号《纽约先驱报》嘲笑“《论坛报》的军事编辑”,说他给奥美尔帕沙起草了一个作战计划,而当这一计划没被执行时,他就叫起背叛来了。⁴⁶⁷

华盛顿·威尔克斯著的《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这本书包括两个时代。在第一个时代,华盛顿·威尔克斯厚颜无耻地、愚蠢透顶地抄袭了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⁴¹⁰。在第二个时代,他靠蓝皮书⁴¹⁴把乌尔卡尔特的《俄国的进展》一书^②中关于匈牙利的一章加以扩充增补。不管这本劣作是多么可怜,不管这个家伙在一切问题上是多么无知——剽窃者的真正的无知——,他却靠这本书挤进了伦敦的各种大会,受到乌尔卡尔特及其一伙的庇护,并且在伦敦被视

① 参看本卷第524页。——编者注

②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
——编者注

为“社会活动家”。

关于内阁“背叛”的议论开始在这里的庸人中间流传开来,如果这些家伙胆敢再玩弄一次 1840 年和 1846 年那样的手法⁴⁶⁸,那么这一次是要遇到麻烦的。

你的 卡尔·马克思

21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4年4月6日于伦敦
(地址你知道)

亲爱的拉萨尔:

3月7日的来信,按时收到了。第一,对你的军事观点,第二,对你的外交观点,我必须讲一些意见。

关于第一点。^①对于我的有关埃内兹和罗多斯托⁴⁵⁹的意见,^②你回答说——在这一点上同英国政府报纸完全一致——,君士坦丁堡需要加以掩护。如果黑海的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君士坦丁堡,那么 10 万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把他们从罗多斯托调到

^① 参看本卷第 520—521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最迟于 1854 年 3 月 3 日给斐·拉萨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参看本卷第 517 页。——编者注

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这我当然不否认。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这种看法我觉得不完全正确。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沿左岸通过梅哈迪亚前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除了留在那里的卫戍部队以外,土军就不得不放弃卡拉法特和维丁,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舒姆拉一线。相反,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萨向索非亚推进,而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

如果奥军采取错误决定进军维丁,那么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绝不意味着分散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一支独立的军队。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你设想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军队无论怎样向舒姆拉一线集结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从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已经被迂回绕过了,相反,为了在阿德里安堡集中一切后备军去抗击首先越过巴尔干的敌人,就更加需要急速放弃这条防线。

关于第二点。关于帕麦斯顿。你对帕麦斯顿所持的意见,就是在大陆上和在大多数英国自由派中间占上风的那种意见。但是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帕麦斯顿是俄国的代理人。顺便提一句,1827年利

文公爵夫人曾替他偿还债务,1830年利文公爵帮助他进入外交部,而坎宁在临死时警告人们对他加以提防。我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曾经根据蓝皮书⁴¹⁴、《议会辩论录》⁴¹⁵及他自己的外交代理人的陈述,非常认真和详尽地研究了全部升迁史。做这件工作绝不是愉快的,况且占去了我很多时间,但这是值得的,因为它给了我一把打开近30年来秘密外交史大门的钥匙。(顺便说一说,我发表在《论坛报》上的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翻印了5万份。⁴⁵⁵)帕麦斯顿不是天才。天才不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和出色的策略家。他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为俄国效劳,而在于他为俄国效劳时善于扮演“真正英国大臣”³²¹的角色。他与阿伯丁不同的仅仅是,阿伯丁为俄国效劳是因为不了解俄国,而帕麦斯顿尽管了解俄国,还是为俄国效劳。因此,前者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后者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是白白地效劳,后者是有报酬地效劳。即使他现在想反对俄国,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在俄国的掌握之中,他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生怕彼得堡把他当做牺牲品。就是这个人,在1829年责难阿伯丁的政策不够亲俄,就是这个人,罗伯特·皮尔在下院针对他说,不清楚他是谁的代表。^①这个人在1831年牺牲了波兰,在1833年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⁴⁵⁰强加给土耳其政府,在1836年把高加索和多瑙河口送给了俄国;这个人促成了1840年和1841年条约⁴³³的签订以及新的反法神圣同盟的建立;这个人为俄国人的利益进行了阿富汗战争⁴⁶⁹;这个人在1831、1836和1840年曾经准备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以便在1846

① 亨·帕麦斯顿《1829年6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和罗·皮尔《1830年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乔·亨·弗兰西斯《尊贵的帕麦斯顿公爵的主张和政策》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年再来加以反对,⁴⁶⁸等等。凡是插手的地方,他都借口保护英国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它。他在那不勒斯硫磺问题上就是这样干的。⁴⁷⁰他破坏了只待批准的有利于英国的同法国的贸易条约。就是这个人出卖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假如他只是反对革命的民族,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问题上,他也总是极其巧妙地把英国的利益出卖给俄国。不过,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盼速回信。

你的 卡·马·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4月1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中,你一方面可以看到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对你的军事文章的赞叹——这算在我的名下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的狡猾的批评意见。

如果你能就哥尔查科夫今天的报告(载于《泰晤士报》)和《北方蜜蜂》关于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的报道替我为《论坛报》写一

篇文章,⁴⁷¹那你可以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意见给予匿名的打击。顺便说一下,公众对他的意见是非常注意的。

《泰晤士报》突然停止攻击内阁(在战争问题上)是什么意思?

你从美国一些报纸的剪页中可以看到(昨天我已通过私人渠道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六个月“中央委员会”¹¹³拥有巨额资金。你从《先驱者》上卡尔格(赖德律的应声虫)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赖德律本人以及同他一起的所有正统的流亡者,都对这位赖德律的重要性和未来的作用抱有幻想。德国方面已经同他谈妥,一旦他成为法兰西的可汗,他就派法国军队侵入德国,不过军队要由德国的卢格—布林德—戈克来统率。

还附上君士坦丁堡地图一张,也许你会感兴趣。

席利得到当局的许可去巴黎了。他将在那里代表“公司”,而科尔奈利乌斯则在这里代表“公司”。

班迪亚在埃尔祖鲁姆,当然是任上校,名叫穆罕默德贝伊,行了割礼,入了伊斯兰教。可能作为间谍被安置在盖昂将军身边。

天气好极了。可惜不能很好地利用它。

昨天接到特里尔的来信,看来埃德加^①要由得克萨斯到伦敦和德国来做客半年。

你的 卡·马·

我看信太厚了,因此剪报只好下次随信寄去。

①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2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每日新闻》的事吹了，⁴⁶¹我有理由认为，皮佩尔先生的轻率捉弄了我；他这一点我不会很快忘记的。本来一切都十分顺利，只剩下商议稿酬了，我的文章⁴⁶⁴已经排版，校样已经在我包里。我在上星期三就给这些先生写了信，说我将按他们通常的条件写稿，^①而直到今天才接到回信说，文章⁴⁷²太专业了，虽然他们很愿意采用，但是力不从心；末了他们非常客气地提出付给我2英镑2先令的酬劳，并好心劝我向军事报纸投稿。当然，我对两者都会拒绝的。

对这件怪事我只能找到一种解释。根据皮佩尔上星期写给我的一封信无聊的来信看，他知道这件事，他大概到处吹嘘，于是这件事就照例沿着流亡者谣言电讯路线传到了金克尔或其他某个与《每日新闻》有联系的德国猪猡的耳朵里，这样，只要把恩格斯这个军事家说成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⁴⁶³是个共产主义者，职业是店员，那

① 恩格斯1854年4月12日给亨·约·林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就一切都完了。客客气气地回绝,自然不是看在我的分上,而是看在瓦茨的分上。信写得很委婉,甚至说我还可以再次自荐,只不过这样做我就要落入廉价文人之列了。

你如果打听出是谁这样饶舌,就是帮了我的大忙;自然,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赞扬^①,对这次失败是一个小小的补偿。

此外,《每日新闻》的这些家伙这么一拖延,使得我的一部分资料在这段时间里因德国报刊的传布而人所共知了。毛奇^②曾经对我非常有用,而现在差不多根本不能再利用了,再过两星期,其他资料也会如此,我也不想为这没用的东西再冒险花5英镑了。

我非常想把论述俄国军事力量的文章写完,然后寄给《泰晤士报》。⁴⁶⁴如果能在那里刊登出来,那《每日新闻》就会丢脸。不过,再失败了,结果就会很惨,那时我会大大丢脸。可惜我不在伦敦,否则一切都非常简单。你有什么看法?请立即写信告诉我。

其他事情过几天再谈。关于俄国通报的文章⁴⁷¹,我不能赶在下一班轮船之前交出来。必须认真地研究,并要参照地图,否则也会出丑的。

如果你能从《论坛报》榨出更多的钱,我将让所有的讨厌的英国报刊滚蛋(由于德国流氓骗取了愚蠢的编辑们的信任,这些报刊连最好的文章都拒绝刊登),并且每周寄给你一两篇供《论坛报》用的文章。不过,为了200英镑让我们两人都写得手发酸,这太过分了。

立即写信告诉我,你如何对待所有这些糟糕的情况;这件事使我很烦恼。看来,我们不能信赖这伙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只能你我

① 参看本卷第537页。——编者注

② 赫·冯·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欧洲土耳其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编者注

两人相互依靠。

施特芬和德朗克复活节^①时在这里。德朗克染上了商品推销员的那种讨厌的浮夸习气,我很不喜欢。这家伙将成为道道地地的浪荡汉。

你的 弗·恩·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在这里买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小册子^②;如果你想为《论坛报》准备一篇批判它的文章,就赶快回信。假如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发生,星期一^③将寄去一篇关于横渡多瑙河的文章^④。

① 1854年4月16日。——编者注

② 亚·席梅尔普芬尼希《土俄之战。军事述评》1854年费城—伦敦版。
——编者注

③ 1854年4月24日。——编者注

④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
——编者注

你认为布林德会在《每日新闻》一事上捉弄我吗？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家伙同该报是有联系的。今天该报登出的赫尔岑先生的蠢话^①也说明他同该报的联系。伦敦还有没有能同该报勾结的德国军官？

在联系另一家报纸之前，我还要收集一些材料。这会把事情拖上三星期左右。不过，没有关系，掌握了好材料，就会有更多机会，起码使我们可以有材料给《论坛报》写稿。

如果我现在不是缺钱缺得要命，我就邀你到这里来了。但目前这还不行，况且我还需要事先再租一处私人寓所。为了同《每日新闻》订合同，我本来打算在圣灵降临节^②到伦敦去，而现在去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不过，没有关系，也许我还是会去的。

由于战争，由于要拼命阅读许多军事书籍，以及常常痛饮等等，我最近对商行的事很不经心，正因为老在想别的事情，所以出了一大堆错，以致造成拒收货物和其他不愉快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我现在不得不加以补救，再过三个月我的老头儿^③就要到这里来了；此外，同他通信也很不经心，甚至半年前他就应该收到的东西现在还没有收到。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必须加以补救，这又要给我添许多麻烦。不过，我想再在商行使劲干上两个星期，一切就会办妥的。

请把剪报寄来，否则，克路斯的信就看不懂。

班迪亚将从埃尔祖鲁姆给俄国人送去精彩的报告^④。我希望普

① 亚·赫尔岑《驻波兰俄国士兵眼中的自由俄国社会》，载于1854年4月2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471号。——编者注

② 1854年6月5日。——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538页。——编者注

鲁士人现在终于会向前进,并向英国宣战,因为一出乱子,我的老头儿就不会来了。我对他十分冷淡,而钱的事情总是争吵的原因。

附上给《每日新闻》写的文章⁴⁶⁴的校样,阅后立即退给我。这份校样在我手里,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些家伙现在无法吹嘘了。

顺便问一下。《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1851年出版)这本书^①伦敦有货吗?什么人那里有?我已订购了这本书,但三周内还拿不到。有了这本书,我马上就可以同《泰晤士报》联系。书价是一个半塔勒,即使买两本,损失也不大。

你的 弗·恩·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2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每日新闻》的事,⁴⁶¹皮佩尔确实没有过错,因为半年来他同流亡者根本没有见过面。布林德是与《晨报》而不是与《每日新闻》

^① 雅·尼·托尔斯泰《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1851年柏林版。——编者注

有联系。赫尔岑一帮人——克拉普林斯基·沃尔采尔^①、流氓戈洛文——由于乌尔卡尔特的影响而被赶出《晨报》以后，肯定同《每日新闻》有联系。奥·冯·文克施特恩先生从《泰晤士报》转到了《每日新闻》，但他已不在伦敦了，因为这家英明的报纸指派他为**军事记者**到奥美尔帕沙那里去了。这个文痞！这个家伙可能，甚至很有可能还带去了别的德国坏蛋。不过我主要怀疑的是俄国人。《每日新闻》办得实在英明，从最近关于印花税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印数自1851年以来急剧减少，在报纸排行榜中居于《先驱报》之后。

我认为你应当就按现在这个样子马上把文章⁴⁶⁴寄给《泰晤士报》，不要再等其他任何材料了（我看看能否在这里弄到《军事行动记述》^②）。下个星期该报还不会有材料，因为议会要休会到5月1日，虽然名义上说是到4月27日。因此，他们现在对任何投稿都会欢迎的，而且这些人在文字和政治方面比《每日新闻》的蠢材们要高明得多，他们情愿接受哪怕是出自魔鬼之手的有意思的文章，所以我坚信他们会立即刊登你的文章。同时你也就对那家小报进行了报复。如果同《泰晤士报》打交道不成功（我怀疑这一点），那么，第一，你可以相信，任何人不会知道此事，因为我不告诉任何一个人，第二，还有杂志会刊登你的文章。最后，我再次劝你别再等了，立即把这第一篇文章寄给《泰晤士报》，不作任何修改。

① 马克思讽刺地用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来称呼斯·沃尔采尔。——编者注

② 雅·尼·托尔斯泰《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1851年柏林版。——编者注

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我认为在《论坛报》上谈论这个家伙是过于抬举他了。^①你可以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里把有关此事的所有要写的写来,我好转告克路斯,让他给《改革报》写一篇文章。

《论坛报》最近又把我的所有文章当做社论侵吞了,而在我的名下则只登一些毫无价值的作品。例如,它把详细分析奥地利金融的文章^②以及论希腊人暴动的文章^③等等都据为己有。此外,用你的军事文章来自吹自擂已成为“合法化的”现象了。我已打定主意,一旦收到德纳对我上次警告^④的答复,就要求提高稿酬,特别是要列出为写军事文章所必要的花费。你看怎样?这些家伙应当为每篇文章至少付3英镑。他们派泰勒到印度去,花了500英镑,而这家伙从那里写来的东西,与我从这里就同一题目写的东西⁴⁷³相比,又糟又少。他在这样一个国家作如此仓促的旅行能了解到什么呢?每篇文章有3英镑,我就将最终摆脱困境了。

这里出现了一些有关乌尔卡尔特的奇怪的、不干不净的话,注意,我同此人第一次见面以后^⑤,在伦敦就再没有见到过他。内阁的《地球》报星期六向他猛烈开火,说他时而随便招来一个人,并使之改信他的信仰,不过都为时不久。

“安斯蒂先生在哪里?蒙蒂斯先生等人在哪里?马克思先生这位新革命的

① 参看本卷第541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奥地利的破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③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④ 马克思1854年3月27日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⑤ 参看本卷第514页。——编者注

歌利亚在哪里?”“所有这些绅士们已经了解到自己行为的冒失,并已回到美好社会的习俗上来了。”^①

于是在星期四《晨报》上有一个“乌尔卡尔特分子”宣称:

“如果有人坚持说绝对信任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观点便是疯狂的标志,那么这些人显然仍旧没有恢复理智,目前应当留在美好社会之外。”

接着专门写道:

“至于马克思先生,我可以幸运地说,他现在同往常一样,是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有力而重要的拥护者。”^②

我对这件事至今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还在等着瞧。总会找到机会宣布不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观点。我认为这是特别无耻的,因为他知道,而且我还对他声明过,除了帕麦斯顿问题以外,我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帕麦斯顿问题上他也没有对我有丝毫的影响。但现在不得不等待一下。这里有一个困难。有一个极其愚蠢的乌尔卡尔特分子也叫马克思^③,但《地球》报指的不是他。如果我公开宣布不同意乌尔卡尔特的观点,他会说,他指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马克思。此外,从《地球》报上可以看出,帕麦斯顿先生对我是极其关注的。

皮佩尔越来越自满和庸俗了。他笑的时候,脸上出现的皱纹,比

① 引自1854年4月15日《地球和旅行家》第17399号登载的一则伦敦通讯。——编者注

② 《乌尔卡尔特先生和〈地球〉报》,载于1854年4月20日《晨报》第19603号。——编者注

③ 弗兰西斯·马克思。——编者注

两个印度地图上的弯纹还要多。真是老马伏里奥^①！小燕妮总是把他叫做《魔角》里的漂亮的少年^②。下一次再告诉你关于这个“漂亮的少年”的某些趣闻，从他的姐妹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看成是拜伦和莱布尼茨两个人的化身。

祝好。

你的 卡·马·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4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现在根本不能给《泰晤士报》写文章，要再过一两个星期有了更多的材料才行，那时可以立即写好。

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我要同海泽一起写点东西，必须写得十分严密，叫这个家伙无法答复，否则干脆不写。⁴⁷⁴

对于海泽需要想个办法，他不能长此下去。因此我今天给克路

① 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编者注

② 阿·冯·阿尔宁和克·布伦坦诺整理和出版(1805—1808年)的德国民歌集《少年的魔角》序诗中的人物。——编者注

斯去了信^①，让他告诉我，能否把海泽安置到某一家美国的英文报馆里，这小子英文写得还不错；其次，《改革报》能否给他付点稿酬。不过两者都要以无损于埃卡留斯为前提，应当让埃卡留斯有优先权。我写信给克路斯说，如果有这类的障碍，你会随最近星期二这班轮船寄给他相应的指示。我还向克路斯讲了写有关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的事，以免他们在纽约干出什么蠢事来。

今天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科苏特真妙！⁴⁷⁵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海泽离开这里的前几天，我同他当着其他人的面就《高尚意识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的骑士》^①发生了争吵,而且他是作为骑士^②的坚定的(秘密的)追随者,或者至少是作为一个怀有恶意的独立者来反对我们的。事情以大闹一场而结束。我认为告诉你这件事是多余的,第一,因为你自己对海泽有足够的了解,第二,因为他曾苦苦哀求我把他介绍给你,而我并不愿意给他一封“乌利亚的信”⁴⁷⁶。

也许这个人已经完全转到我们这边来了,不过,他在困顿中依附我们,这绝不能作为证明。无论如何我认为你不要同海泽交往太深,不要太相信他,特别是不要同这个年轻人共同写什么东西。^③ 在允许他参加这种事情,从而使公众把他看做是“我们的盟友”以前,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诚心。我们曾经有过十分痛苦的经历,我们需要谨慎,哪怕有一点点戒心也好。

附上克路斯的信和剪报。

伊曼特告诉我,据布兰克讲,你曾写信给布兰克说要来这里做客^④。是这样吗?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奥·维利希。——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547页。——编者注

④ 恩格斯1854年4月29日前给卡·埃·布兰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海泽的事有些令人不愉快。如果这家伙在党的工作上表现可疑，你无论如何是应该告诉我的。依当时的情况看，我只能认为，他这个新手是完全可靠的。以前我在普法尔茨只见过他几天，^①在伦敦的亲密圈子里又遇到了他，当时你似乎特别看重他和迈耶尔；因此我就得出结论：这家伙在伦敦已经悔悟了，经受了对他的考验，得到了信任。我至今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既然他没有事干，又是个快活的小伙子，所以我同他一块游逛比同其他人都多，甚至当庸人们嗅出我同玛丽^②同居，而我必须结束这事时，我还租了一套与他为邻的房子，不过还没有搬进去。这一切现在是难于改变了；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我从你的来信中只能得出结论，就是你曾经交给他一封给我的信^③。这封信我根本没有收到。请立即写信给我，我好以此向他提出质问。

我同海泽一起写了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⁴⁷⁴，原因有二：

① 1849年6月初恩格斯在普法尔茨。——编者注

②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553页。——编者注

(1)我想把这个家伙痛骂一顿,但又不暴露出我在为《改革报》写东西;(2)绝对需要让海泽做点事情,使他不再游手好闲。这篇文章很好,只是有的地方被海泽的风格所破坏,但把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骂得很厉害。这件事不会给海泽带来任何其他好处,因为他再也不能写出第二篇这样的文章了;相反,这件事作为我们办事稳妥和“理由充足”的一个范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不过,如果我早有所知的话,连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发生了,无论如何我会为这个人少花些钱;而现在,他成了我的累赘,对他的家庭债务等等我多少总要承担些责任。

我的伦敦之行看来不可能了。我在商行的工作太多,不能轻易走开;但是,如果同《每日新闻》的事情搞成了⁴⁶¹,我是要去一趟的,好亲自做最后处理。但现在这个理由已不复存在。去一趟我非花七八英镑不行,这些钱对我是很要紧的。况且我在那里最多只能待三四天,所以我不打算去了。

退还克路斯的信,看过此信后,我决定把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寄给克路斯,他可以看情况处理;如果他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关系已经很深,那么,这篇文章至少可以当做私人之间对克路斯进行一次有关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情况介绍,使克路斯不要与他过从太密。把两个小卒比较一下,我仍然认为维利希比卖弄聪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强,后者除了爱慕虚荣和狂妄自大,肚子里空无一物,其全部学问不过是由几本极其平庸的教科书和简明手册之类的东西拼凑起来的杂拌。

在星期五最近这一班轮船开出之前,我替你再写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军事文章或其他文章^①。从政治方面看,回到我们就这一问题

^① 恩格斯1854年5月4日撰写了《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所写的第一批文章⁴⁷⁷上来,现在也是时候了,因为在这里事件也清楚地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希腊人暴动⁴⁵⁷的顽强性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明显的困难处境最终证明,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开始骚动起来,土耳其帝国正迅速走向自己的末日。另一方面,下述情况也证明了土耳其人的明显弱点:它的军队,像过去常见的那样,到了冬天大部分人都跑回家去了,所有的改革⁴⁷⁸都未能把欧洲士兵的精神灌输到这些人的脑子里去。关于敖德萨的情况⁴⁷⁹,必须等待更详细的消息,至今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鲁普斯^①对联军直到现在还没有粉碎俄军以提高阿伯丁和波拿巴的荣誉十分愤慨。现在,他同海泽以绝对的矛盾和粗暴的词句竞相恐吓那些庸人。他们中的一个,也许他们两人很快都会被殴打;昨天就几乎发生这样的事,可是我突然讲起了兰开夏郡方言,引得庸人们大笑,使鲁普斯和海泽得以体面地退却。

不过,海泽绝不会是危险的;他的写作能力远不如矮子德朗克;他的专长是游手好闲,没有任何知识,只是热衷于学各种字母。俄文字母他经过苦学,总算学会了,但随即又忘了。

如果上帝要庇护他,那就随便吧^②。

你的 弗·恩·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创世记)》第38章第23节。——编者注

2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因为用了“乌利亚的信”⁴⁷⁶这个说法，^①引起了你的误会。我没有交给这个海泽任何信件，他根本没有向我告别，而且由于他喝得烂醉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从曼彻斯特附近他居住的一个小镇给我来过信，要我在曼彻斯特帮他的忙。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如果你寄去有关他的情况的介绍，那将是“乌利亚的信”，虽然使用这个说法稍微“大胆”了些。他在伊曼特和席利面前假充“伟人”、“独立者”、“不满者”的主要动机也许在曼彻斯特已经失去意义了。现在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同他要外交手腕，迫使他逐渐干些事。自从他来到英国，一直靠别人生活，即使给他介绍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他也很快就把它丢掉。他现在既然空闲时间很多，那至少应当定期给《改革报》写文章。不过《改革报》甚至至今也没有给埃卡留斯支付过一法寻。但是，如果现在支持它，那它很快就会有支付能力。

① 见本卷第549页。——编者注

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罗加的形势)^①得到有力的证实。炮轰敖德萨⁴⁷⁹看来是俄军挑起的。如果英军不让陆军在那里登陆,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成绩,——只不过是使这里的庸人平息一下,他们由于战争日益使捐税和公债增加而对联军舰队按兵不动极端愤怒;也有可能,尼古拉需要这样一种示威,以使他的“告人民书”⁴⁸⁰更加有味道。对于英国内阁和彼得堡的协议,自从大家知道了“秘密往来的函件”⁴⁶²中避而不谈阿伯丁(1844年)同意俄国提议的那个公文⁴⁸¹以后,就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早在托利党前外交大臣在上院暗示“备忘录”的日期和签字是伪造的时候^②,我就预感到这里包藏有某种东西^③。这些家伙现在还在同俄国商议自己的下一步棋(虽然《圣彼得堡报》也责备他们的“模棱两可的立场”),这一点你从关于中立船只、特别是关于俄国船只问题的《女王在枢密院的宣言》^④中可以看出。几乎用同样措辞写成的类似“宣言”同时在圣彼得堡也出现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不过,他们在这里没有考虑到波拿巴。不论这家伙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关系到他的脑袋,作为一个职业骗子他是不会让自己像可怜的路易-菲利浦在1839年和1840年那样干的⁴⁸²。如果你看到1830—1848年间的秘密文件,你就不会怀疑:英

① 恩格斯《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詹·霍·马姆兹伯里《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第21704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④ 维多利亚《女王的宣言》,载于1854年3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702号。——编者注

国推翻了路易-菲力浦,而可敬的《国民报》尽管盲目地仇视英国,却由于这种仇视,恰好不自觉地成了英国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

正如你所知道的,《论坛报》³以充当基督教的卫道者而自得。尤其使我好笑的是,我在一篇文章^①中主要谴责土耳其人保存了基督教,当然用词不是那样尖锐,而这些家伙竟把它当做社论登载出来。的确,土耳其人容许拜占庭神权政治以甚至希腊皇帝也从来未能想到的形式发展起来,仅此一点他们就应该灭亡。实质上,还只存在两个宗教民族: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人。两者都注定要灭亡;至少后者要同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巩固起来的牧师社会组织一起灭亡。此外,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圣墓”和“保护权”的丑史^②,这些家伙是不会察觉到在史料背后的对基督教的辛辣嘲讽的。

如果我现在能得到你为《论坛报》写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在刻苦钻研包括奥托国王时期的近代希腊王国史^③,两星期后才能得出结果,也许会有一组文章。曾任希腊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并在那里进行过阴谋活动的梅塔克萨斯——巴黎的《新闻报》刊登过一篇对这一帮俄国—希腊班迪亚们描绘得不错的文章——,已成为恶棍卡波·迪斯特里亚的主要工具。

①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③ 亨·黑·帕里什《希腊君主国 1830 年以来的外交史——证明英国资本家对其资产和收入所握有的抵押权转到了俄国手里》1838 年伦敦版。——编者注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利用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师》——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夏多勃里昂的《阿塔拉》和《勒奈》,圣贝尔纳丹·德·皮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拼命读《唐·吉河德》。我发现,学西班牙文的初期比学意大利文要更多地求助于字典。

偶然得到一本《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比我读过的有关意大利革命党的所有文献都要好。其中收集有秘密文件和公开文件,以及截得的信件等等。编排得不错。帕米斯顿(梯也尔这样念帕麦斯顿的名字)在这里也是主要角色。这个家伙无处不搞阴谋活动,而不管怎么说他的生活方式总是十分有趣的。

关于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军事文章,你还欠着我的债。^①这个人,只要有“实在的”知识就可以击溃他。在这方面同在他的经济学方面一样,都可以明显地指出他的肤浅。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① 参看本卷第523、531页。——编者注

2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可惜“急件”^①是在昨天邮局关门之后才收到的，即使多花钱也不可能把信寄到纽约去。

波兰人米斯科夫斯基——见《高尚意识的骑士》⁴⁸³——死得很惨。这个可怜的家伙早就很穷，根本弄不到去君士坦丁堡的路费，因为他不在“执政者”^②的“宠臣”之列，沦落为怀特查珀尔^③的流氓无产者，我们在西头不时给他一点不大的援助。几天以前，这个可怜的家伙和另外六个在怀特查珀尔和他住在一个木棚里的流亡者被活活烧死了。先是受穷，后来是濒于饿死，最后是烧死，自然，在这个“极乐世界”^④中所能够要求的就是这些。

① 恩格斯《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拉·科苏特。——编者注

③ 伦敦的一个区，当时许多流亡者居住在这里。——编者注

④ 伏尔泰《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之一潘格洛斯常讲的一个词。——编者注

既然万能智慧博士维斯在《工人共和国报》上疯狂攻击我们的“腐朽的思想”和无原则的“轻薄话”⁴⁸⁴，那么，关于这位世界灯塔和魏特林快乐畜棚里的现任股东，我认为有必要从埃德加·鲍威尔（我有时看见他，这种见面从来是使人头疼的）那里了解一些情况。我所知道的简单情况是这样的：

维斯先生看来是在你离开柏林⁴⁶³以后不久出现在那里的。这是一个徒骛虚名的青年，非常厌恶“实在的”知识，因而他一直没有通过医学考试，但却极其热心地投身于聚集在施泰利那里的“世界智慧”⁴⁸⁵。他最初是布鲁诺^①的追随者，后来是施蒂纳的追随者，终于成了埃德加·鲍威尔“自由人”⁴⁸⁶协会的成员，对妇女解放很有兴趣，他决心要成为“轻薄汉”。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竟同寓所的女房东——一个接生婆通奸。这个接生婆后来同“轻薄汉”吵闹，要他拿出良心，她抱怨失掉了自己的“小瓦拉儿亚”；于是笨蛋维斯马上就试图赔偿她的这种损失，同她“自由”结婚。这个接生婆非常珍视维斯先生的钱袋，但也不轻视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一个工人（强壮的机器制造工）的“天然的囊袋”。不过，这种不幸也由伟大的维斯解决了；他让工人像机器一样地劳动，而他自己则享受用“蒲鲁东-傅立叶·维斯”的名字把工人的劳动产品变得高贵些的乐趣。如果“自由人”协会里面谈到蒲鲁东，那就不应当理解为巴黎的蒲鲁东，而应当理解为取名为维斯的、机器制造工的后裔。维斯先生花了不少钱，却什么也没有学到，还不断吹嘘他的自由婚姻，所以，老维斯不供给他生活费了，于是他只好像梅因一样，靠写些短小作品和对他寄以“希望”的柏林慈善家们预支的钱来过活。革命来到了。维斯成了人民演说

① 布·鲍威尔。——编者注

家,成了民主俱乐部的一位副主席(是埃德加·鲍威尔把他拉进去的)。后来他成了《改革报》的撰稿人,不过,他的光芒显得那样暗淡,连卢格都能遮住它。最后,他坚持对革命的“讽刺态度”,同他的接生婆举行了世俗的和宗教的婚礼,同他的老头儿言归于好,像条落水狗一样,带着他的接生婆和蒲鲁东-傅立叶·维斯逃到美国去了,在那里,他作为医生、哲学家和康姆尼³⁰⁴的成员兴旺了起来。

你的 卡·马·

2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明白给《论坛报》的文章怎么迟到了^①。信是同商务信件一起在7点1刻送去邮局的,并且专门向邮差作了交待。同时寄出的商务信件都准时寄到了。即使它是交第二次邮班才寄出的,至迟在两点也应该到你手里。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帕麦斯顿先生对你关怀备至。既然这期间打仗的情况并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倒希望你没把这篇文章寄出去。

① 见本卷第557页。——编者注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①，下一次再说。对这篇东西，我当然只能进行摘录，我直接用英文写出来；你只好自己把它组织到你的文章里去。

维斯博士的事情极有教益，要是让克路斯知道了，他一定会告诉相关的人。^② 对于可怜虫米斯科夫斯基，“高尚者”^③又会说，他终究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④。我从伦敦的报纸上读到这一段消息时，马上就想到，在那里烧死的一定是流亡者。

我将尽可能让海泽干些活，只要我稍一离开他，他势必什么都不干了。这家伙现在在布拉德福德，是矮子趁他的上司^④外出时把他叫去的；他每次从那里回来时都醉得不省人事，因此在他能做点事以前，总要经受好几天的隔离。矮子把《新莱茵报》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比利时等一切常用的俏皮话都认真地搬进他的短文^⑤里，使我非常开心。

前少校 A. 吕特根的《1850 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陆海军的军事行动》是第一部论述维利森事件^④的言之有理、内容详细的著作。这本书完全证实了我早先研究这件事情时所产生的想法。维利森先生最初的计划非常好，只是太庞大了些；这个计划如此之妙，即使试图回到这个计划上来为时已晚，而且计划还被歪曲了，却仍然

① 见本卷第 556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 1854 年 5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 1854 年 5 月 7 日—12 日之间给阿·克路斯的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奥·维利希。——编者注

④ 约·巴卡普。——编者注

⑤ 恩·德朗克《民主制的自然史》，载于 1854 年 4 月 12 日《改革报》(纽约)。——编者注

迫使丹麦人考虑退却,他们以 36 000 人对付 26 000 人,并且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都投入了战斗,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无疑还有五分之一没有动用。但是,当维利森先生真正面对敌人时,他却由于接到一些自相矛盾的消息和更加混乱不堪的建议而丧失了理智。还在战斗前夜,他就把自己的预备队派到左翼完全处于战斗之外的地方去对付假想的敌人,同时,他还取消了已经发布的关系到整个战斗部署的进攻令。这样,就把预备队集中到没有任何敌人的左翼,暴露了遭到主要攻击的中央地带,完全搞乱了本该进行主要反击的右翼。单是这些就足以说明结果了,但是,如果他不是那么轻率地认为早晨 8 点左右会全部完蛋,那他还会取得胜利。甚至到 11 点他还能赢得胜利,但是,他一听到有消息说两营丹麦军队出现在他左翼的后方(两个骑兵连和四门火炮就足够消灭他们),就惊慌失措了,于是这位曾“全力做战略迂回的人”想起一个论点,即“迂回者自身被迂回”,因此他决定全力从那里逃跑。同这位理论家对立的是个年长的、在统帅岗位上待到头发斑白(尽管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条件之下)、目光短浅、毫无见识的将军^①,他不是对软弱无力、平庸温和的临时政府负责,而是对真正的国王^②和内阁负责,仅仅这一点就使他表现得比较顽强。因此,他打胜了这一仗;人数不多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部队对于优于他们一两倍的丹麦部队(即使根据丹麦的官方消息)的成功作战,足以说明 26 000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完全敌得过 36 000 丹麦人。尽管他们队伍里新兵很多,尽管维利森在战役开始前两星期作出一些新的决定在全军中造成了混乱,还

① 格·克罗格。——编者注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有特别要提到的是,尽管军队的基干人员不足,但是战士们打得非常出色。这样的军队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比他们多一倍的普鲁士军队的。

联军由于他们的军使旗受到侮辱而不得不炮轰敖德萨⁴⁷⁹。看来,炮轰并没有造成很大损失,而且因为他们既没有登陆,又没有占领城市,所以,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失败。散布的谣言妙极了,说什么“他们已向塞瓦斯托波尔开航了”。然而,俄军的每次举动,以及这些举动在敌方那里必然引起的哪怕是表面上的、尝试性的报复行为,都会使战争的领导权越来越从阿伯丁和帕麦斯顿的手里滑掉,因此战争的火药味就日益浓厚。总之,波拿巴必然很快得到更显赫的荣誉,尽管他的忠实的弗里多林-圣阿尔诺^①恰恰是一个会使他深陷困境的人。如果这位骑士不需要恢复他1851年以来曾经数次挥霍掉的财产,那他永远也不会窜到东方去。但是这种人恰好最适于用欺骗性的军需合同去毁坏最好的军队,然后以愚蠢的军事行动使它彻底垮台。我正在等候衰落帝国¹²⁰的这一巴亚尔出征的辉煌成果。

你的 弗·恩·

① 马克思讽刺地用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人物弗里多林来称呼阿·圣阿尔诺。——编者注

2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5月2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幸好你星期六^①没有来。我的病——已经拖了两个星期——出现了险情。鼻子和嘴之间长了个大脓包，话都不能多说，甚至笑一笑也疼，今天早上脓包消了一些，至少能忍受得住了。肿得很厉害的嘴唇也差不多恢复了原状，如此等等；简言之，从一切征候看来，很快就会复元。真是见鬼，脸上长两个星期这样恶心的东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最近一个星期，我不得不完全停止看书和吸烟，今天我等弗罗恩德来，好问问是否能试着抽一支雪茄烟。

祸不单行，从星期五（星期四夜里）起，三个孩子^②都出麻疹，家里变成了真正的诊疗所。

附上克路斯的信。《改革报》停刊了，令人感到可惜。

我希望这个星期你还能替我给美国做点事，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能写东西，这个糟糕的病已使我损失了6英镑，真叫人不痛快。希望

① 1854年5月20日。——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你在这段时间里写几句话来。⁴⁸⁸

附上的信只给鲁普斯^①看一看。看来,海泽负有使命,要在曼彻斯特败坏你的名声。对这家伙要当心些。

你的 卡·马·

22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4年6月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近两三个星期我病得很重,而且三个孩子^②都出麻疹,现在才好,弄得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我开始出去走动才两天,因为头痛特别厉害,任何谈话都使我感到难受,所以这段时间我没有接待任何客人。因此对流亡者的活动和意图,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大概已经知道,马志尼现在化名待在瑞士。我从华盛顿来信中得知,流亡者像以往一样抱着很大的幻想。这些先生们从这里寄往美国的秘密消息,又从华盛顿的一条渠道流回到我这里。在下封信里我也许能把你对感兴趣的有关流亡者活动的详情告诉你。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维尔特现在在加利福尼亚。传闻他准备同汉堡一个姓沃尔布斯或沃尔姆斯的姑娘结婚,她是他以前一个上司的女儿。

甚至《泰晤士报》也在一定程度上讽刺在伦敦的“科隆骗子”,这些骗子用各种各样的调子号叫,在英国人面前号叫:

“一阵甜蜜的钟声,
轻轻掠过我的心房。”^①

或者是

“我孤单,但不是一人”^②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帕麦斯顿》——他现在正用一切力量要把全部军事管理权抓到手,但是碰上了皮尔分子⁸³纽卡斯尔公爵这个对手——,我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只有前几篇在这里翻印成小册子。⁴⁵⁵我自己曾经阻止这些文章继续发表,因为同一套《政治评论集》⁴⁸⁹中,除了我的文章外,还有乌尔卡尔特的抨击性文章,而我不愿意被列为这位先生的追随者,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清楚了。^③ 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亲土耳其分子,想用土耳其的标准和制度来改造整个西方。我决定不把这几本小册子寄给你,因为寄小件邮包的费用出奇的贵。至于问题本身,那你完全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它被完全不可辩驳的事实改变为止。我的观点所

① 海涅《新春集》第6首。——编者注

② 引自庇·亚·沃尔弗的剧本《普莱齐奥莎》第2幕第2场(卡·马·韦伯的同名歌剧,根据该剧内容改编)。——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514页。——编者注

依据的不是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事实——每一个个别的事实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是这个人的全部行为,是他 1829 年以来的总的活动情况。在他的活动中,我发现有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和往往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形式,但永远是引向同一个目标,而且总是以同样高超的技巧来实现的。

对于你特别提到的几点,我作如下的说明:

(1)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³²¹。在帕麦斯顿过去派驻雅典使馆的一个秘书(1836年)的一本书里,即在帕里什先生的著作《希腊外交史》^①里,你首先会看到一个证据,证明 1830 年以后,帕麦斯顿千方百计要把希腊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最终把希腊完全抛入了俄国的怀抱。这次远征提高了帕麦斯顿在英国的声望,同时使他有可能在这一年同布伦诺夫签订根据俄国利益草拟的关于丹麦王位继承的条约,这个条约直到 1852 年才最后定下来。⁴⁹⁰如果说在希腊这件事上,帕麦斯顿在使法国遭受巨大的损失后,并没有向法国猛扑过去,那他的这种让步只是对英国人民耍的一种“外交手腕”。与他敌对的报纸已经开始强调,在 1840 年他就把英国变成了俄国的盟友和法国的敌人。

(2)承认政变⁹。这是为了使波拿巴落入他的圈套。以前,由于西班牙发生内讧,他曾同样地搞过四国同盟³³²,使路易-菲力浦遭殃。

(3)1839 年 6 月 19 日的训令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俄国实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⁴⁵⁰(顺便提一句,这个条约是帕麦斯顿先生搞出来的)的提议,并非出自伦敦,而是出

① 亨·黑·帕里什《希腊君主国 1830 年以来的外交史——证明英国资本家对其资产和收入所拥有的抵押权转到了俄国手里》1838 年伦敦版。——编者注

自巴黎。苏尔特 1839 年 5 月 30 日给布尔克奈男爵的急电证明了这一点,1839 年 6 月 17 日的急电等等也可证明。帕麦斯顿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认为苏丹^①希望履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使俄军进抵君士坦丁堡,他在 6 月 19 日给巴黎的格兰维尔伯爵发去一份急电,并附去他同一天的“给海军上将罗伯特·斯托普福德爵士的训令初稿”,他在其中除提出其他许多模棱两可和荒唐的提议以外,还命令海军上将在必要时“强行通过达达尼尔”。苏尔特的判断很正确(见格兰维尔伯爵 1839 年 6 月 28 日从巴黎给帕麦斯顿子爵的急电),他要帕麦斯顿注意,他们的朋友不是苏丹而是俄国,因此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是荒谬的,只要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要求苏丹——这正是苏丹所希望的——允许联军舰队通过达达尼尔,就够了。帕麦斯顿对此不能作任何反对,但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建议,对此,苏尔特向他写道:

“看来,高贵的勋爵过于轻易地容忍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前景了。”

事态继续这样发展着,帕麦斯顿一直阻挠法国反对俄国,他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只要布伦诺夫还不到伦敦来,他还没有同他签订 1840 年的条约,他的全部怒火就要发泄在穆罕默德-阿里身上。后来,这个条约在 1841 年关于达达尼尔的条约中找到了归宿,1841 年条约只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一个欧洲批准书。⁴³³

如果你能经常和详细地把德国的情况,特别是普鲁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

你的 卡·马·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2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在我已经痊愈，孩子们^①虽然还不能出门，也全都下地了，但我的妻子已经精疲力竭，大概是由于守夜和照料病人的缘故。最糟糕的是，她不想找医生，而是自己开药方，她借口说，两年前也是这样的小病，弗罗恩德开的药却使她的病情加重了。如果情况不好转，我最后还得采取强迫手段。每星期二的通讯稿我不能寄出了，因为皮佩尔这一天有课，不能给我当秘书，而我妻子目前这样的状况，也不能烦劳她去抄写。你看，我简直成了彼得·施莱米尔^②。不过，全家这几年总的来说都还健康，但愿这次危机过去后能恢复如常。其实全家人轮流生病倒好些。

①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② 阿·冯·沙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施莱米尔”这个词在犹太语中是“可怜虫”的意思)。——编者注

在昨天的通讯稿^①中,我对星期四《泰晤士报》所登的军事计划^②嘲弄了一番。不过,如果法国报纸可信的话,这个计划看来是非官方的。《通报》^③报道说,奥美尔帕沙正匆匆赶去保卫锡利斯特里亚。也许这篇简讯只是为了稳住巴黎人的情绪和抵消伟大的布瓦绍出现在巴黎^④的后果。据俄国人的报道和今天报上纳皮尔的报告,我无法对局势得出明确的概念。似乎英国人终究又一无所获。

昨天,有一个叫奥托博士的健壮的民主主义者无赖前来自荐。是个丹麦人。据说,现在他是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驱逐出来的,而在1848—1849年期间他参加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图林根”的运动^{④④}。鲁普斯^⑤也许知道他的一些详细情况?

已读完《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编者在书末所附的《简评》中,与他自己所收集的文件相反,试图证明“青年意大利”^{④①},也就是朱泽培·马志尼是1848年运动的灵魂。不过,特别有趣的是结尾部分,他在那里宣称:运动应当摆脱狭隘的民族性,在1848—1849年期间由于分离而遭到失败的各民族应当结成兄弟;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欧洲联邦。在这之后直言不讳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意大利被奴役与否取决于欧洲的条件——意大利只有在自由欧洲的怀抱里才可能成为自由的。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告成立一个强大的被压迫者联

① 马克思《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战争。——经济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指1854年6月1日《泰晤士报》第21756号刊载的一篇伦敦通讯。——编者注

③ 《总汇通报》(巴黎)。——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574页。——编者注

⑤ 威·沃尔弗。——编者注

盟来反对少数压迫者联盟。”^①

马志尼是用下述方式来实现这个“强大的被压迫者联盟”的：

“马志尼完成了自己的艰巨使命，当时他同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订立了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使意大利不仅同波兰和法国，而且同一直自愿充当奴役制度的仆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奴役制度的神父的德国，都联结在一起。这样，来自对立面的、互相极端敌对的民族的朝圣者，都走向了共同的自由神殿！”^①

我收到了美国来的一些报纸，但仍然没有信件。同马志尼订立了“新的条约”的“卢格”，在杜朗的小报^②上声称，由于对俄战争，德国有“自由”发展的前景，即使只能达到“像英国那样的自由”，也应该为此努力；持悲观的观点，那是“可耻的、懈怠的、俄国式的”。你看，在一年之内就会用尽个人财产的前景，竟使这位高尚的人甘愿倒向任何“进步”，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成为一个立宪主义者。

你的 卡·马·

^① 《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1850年卡波拉戈版第1卷第560页。——编者注

^② 《纽约星期日报》。——编者注

2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6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非常抱歉，没有能够为星期二^①的邮班给你寄去文章，因为商行的事很多，我根本办不到，现在我恰好不能在星期一和星期四写文章。此外，我现在的住处离邮局要走近三刻钟，深夜赶第二次邮班什么也来不及写。因此我只好在星期日和星期三的晚上写。明天寄给你一篇关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详尽的文章^②，这篇文章必将引人注目。可能还有几篇关于纳皮尔的愚蠢的海军滑稽戏⁴⁹²和保加利亚军队状况的评论。

我现在正认真钻研匈牙利的战局，打算在10月以前把全部资料研究完；今冬一定要把书写出来。¹¹⁹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清楚地看出，双方的情况都很妙。目前我正在把戈尔盖^③同文迪施格雷

① 1854年6月11日。——编者注

② 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③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茨^①加以对比,发现文迪施格雷茨在他的自我辩护中同在他的通报⁴⁹³(他没有勇气否认这些通报)中一样地撒谎。绝妙的是,敌对双方都力求把自己的军队说得比敌方更差。另外,文迪施格雷茨老爷子证明了自己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头蠢驴,——他本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描绘成一头蠢驴,而他的也许更加愚蠢的下级将领,特别是弗尔布纳、乔里奇,首先是骑士总督耶拉契奇,看来对他的荒唐行动起了最好的促进作用。恬不知耻的戈尔盖把事实描述得比说谎成癖的辩护士文迪施格雷茨要直率、正确得多。这一战局对1848—1849年来说是完全相称的。不论是旧军队还是革命部队,双方都吓得要命,都丢尽了脸。下星期我希望收到奥地利官方出的书^②,最近我将按布罗克豪斯的图书目录拟定一份还必须要阅读的资料清单。我还需要克拉普卡的书^③,这样一来,全部主要资料就齐备了。

为《泰晤士报》准备的文章^④下星期写好;现在全部资料都有了,只是还需要稍加整理。你能否打听一下伦敦有什么军事期刊出版?以备必要时使用。

现在我要去书店,否则就关门了。请赶快来信告诉你的情况。

① 指弗·赫勒·冯·黑尔瓦尔德受阿·文迪施格雷茨委托撰写的《1848—1849年匈牙利冬季战局》一书,1851年在维也纳出版。——编者注

② 大概是指《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帝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1850年欧芬版。——编者注

③ 格·克拉普卡《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540、544页。——编者注

德朗克经常喝醉,现在被马车轧伤,躺在床上,8—10天不能出门,别无大碍。

关于奥托的情况,我将打听一下。^①

你的 弗·恩·

希望你的夫人已经恢复健康。

2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的信,不用寄回来,因为有关的人已经告诉过了,而且也作了回答。^②

关于锡利斯特里亚的文章^③好极了。由奥地利出面要求俄国

① 参看本卷第569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4年5月—6月初给阿·克路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③ 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许诺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以便在此基础上缔结停战协定和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这是由俄国自己策动的。同时据推测,锡利斯特里亚将很快落入俄军手里。整个政府报刊使英国公众对这一事件做好了准备。因此帕斯凯维奇焦急不安。土军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抵抗推翻了这些估计,正如去年秋天类似的计划成熟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格拉赫上校是我认识的一个特里尔人;他不是普鲁士教官,而是一个有才干的冒险家,在土耳其碰运气已经有19年或大约19年的时间了。

在巴黎捕获的布瓦绍,正如我从一个了解内情的癞蛤蟆⁴⁹那里所知道的,确实是由皮阿一伙当做政治特使派往法国的,根本不是像皮阿用非常蹩脚的英语在《晨报》上所说的那样,他到那里是为了探望自己五年未见的老母亲。可憎的是,这些癞蛤蟆从来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不能放弃这种诉诸小资产者心灵的“轻歌剧式的”谎言。真是令人厌恶。

很快你将收到新出版的《先驱者》。海因岑对已经停刊的《改革报》自然是大骂大叫,甚至还引用了卡图鲁斯的话,这些话大概是他从某本附有题解的教科书里抄袭来的。还有对杜朗的可笑的攻击。伟大的卢格给双方都写信,既写给友人“杜朗”,也写给友人“海因岑”。他把自己打算在辛辛那提创办一所免费大学的全部计划告诉了后者。卢格打算在那里以异教国土上¹⁰³受尊敬的校长的身份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最终一定要成为一个教授的念头使他不得安宁,这是他过去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而未能从萨克森大臣林德瑙和更早从普鲁士大臣阿尔滕施泰因那里“挣得”的。在这个被大肆吹嘘的德国大学的赝品中,也将“授予博士学位”。只

需要100万美元和六名管理财务的辛辛那提市民。还加上一个全部学科的说明广告。荒诞的混合,黑格尔《哲学全书》^①的标题和埃尔施、格鲁伯的书目^②的杂乱无章的混合物。例如:《普通语言学》(见埃尔施和格鲁伯的书,以及波特论语言传播的文章)。不许上讲台的有:(1)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2)把哲学变成胡说的“诡辩家”;(3)不是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而是“出卖共和国和自由的卑鄙的人物”。

卢格在他的一篇毫无价值的文章中称赞两本论帕麦斯顿的匿名小册子,他当然没有想到其中的一本是我写的⁴⁵⁵。

我的妻子正卧病在床。我终于在昨天把医生弗罗恩德请来了。他劝她,只要健康允许,就到德国去一趟,这正合我的岳母^③的愿望。目前的障碍就是没有钱,但无论如何也要办到这件事。孩子们^④今天又上学去了。

德朗克的不幸^⑤真叫人啼笑皆非。看来小伙子们在布拉德福德过得很糟糕。

你的 卡·马·

①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海德堡版。——编者注

② 《科艺全书》,约·赛·埃尔施和约·哥·格鲁伯合编,1818—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③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573页。——编者注

2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6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太有趣了。本来打算今天给你写得详细些，但是已经太晚了，因此只能告诉你一声，原来想在今天就写一篇关于力量对比和锡利斯特里亚撤围的可能性的文章⁴⁹⁴，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为此需要翻阅许多旧东西，而你由于夫人有病自然很难为星期二的航班写出一篇文章，所以我要设法到时炮制出一点什么来。海泽仍在病中。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听说他躺在床上，胸部有各种病痛。普芬德的眼睛有点病，他要好几天不能工作。到处是不幸，看不出有一线希望。向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你的 弗·恩·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2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文章在两三点之间及时到达。但是因为我只等到两点，两点以后必须出城去办家务事，而我的妻子又从附信^①中看到，文章⁴⁹⁴不能这样寄出，所以就把文章留下了。我将在写星期五的文章时利用它，不过在这以前请你为我再补充几点，如果没有时间，就尽管写短些：

(1)昨天《每日新闻》的土耳其通讯中有什么新闻？你是否知道有关[5月]28日到[6月]13日事件的详细情况(据我所知，这些天已经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虽然是一些片断)？

(2)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中有什么值得从军事观点提出的东西？关于沙米尔的消息当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3)关于奥军入侵瓦拉几亚的问题，从军事观点看有什么可以谈的？

① 恩格斯1854年6月18日或19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你从附上的信里可以看出,我这里全是不愉快的事。在我的妻子病情危急的时候,尊敬的弗罗恩德医生突然不来了,并且给我寄来一张 26 英镑的账单,想“说明”他是作为医生同我发生“关系”的。由于我的妻子的情况危急——现在也还使人担心——,我当然不得不向亲爱的“朋友”^①投降,以书面形式答应他在本月底付给他 8 英镑,其余的 5—6 周付完。^② 如果这家伙不是这样对我搞突然袭击,他不可能就这样难倒我的。可是又怎么办呢? 其他任何一个有点名声的医生出诊,我都必须立即付钱,此外,即使这一点能办到,在患病期间,没有预先打听清楚医生的医术等情况,不能像换一件衬衣那样更换医生。

这样一来,我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我知道,你手头也非常紧。你看怎样,为了支付月底到期的那笔款子,能不能从德朗克那里借几英镑? 他上次在这里时曾暗示过我,遇上大的困难可以找他。不过我想先知道你的意见。这头笔款子我无论如何必须按期付给那家伙,而近几个月拿到的期票我已经贴现,自然全都花光了,因为家用就得支付 12 英镑,而我应收入的总额又由于耽误了一些文章而大大减少了;此外,仅药费这一项,这次就花掉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

这周末,如果我的妻子觉得自己的身体已恢复,她将带孩子们^③和琳蕻^④到埃德蒙顿载勒尔先生的别墅去住两个星期。乡下的空气

① “弗罗恩德”的原文为“Freund”,也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② 马克思 1854 年 6 月 21 日之前给弗罗恩德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④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可能使她的身体恢复到能去特里尔。

的确,最近这些小小的不愉快,使我变成一个闷闷不乐的人了。
没有家的人 *Beatus ille* [真是幸福]^①。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2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马上写信给德朗克^②,我会很高兴。即使以后的款项我能够延期支付,月底到期的第一笔支付款仍难以拖延,甚至不可能拖延。顶多8—10天;我要写信给弗罗恩德,说我的期票还没有到。

就写这几行,因为我正在炮制文章^③。我未能早一点给你写信,

① 贺拉斯《抒情诗集》第2首第1节。——编者注

② 恩格斯1854年6月28日或29日给恩·德朗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③ 马克思《战争。——议会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因为家里人要到载勒尔那里去,很忙乱,四处奔走,等等。

你的 卡·马·

你的信今天收到了^①。

2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7月6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希望5英镑已经收到。附上为明天写的一篇关于战争第一阶段的文章⁴⁹⁵。

如果这些家伙真要把法国士兵送到波罗的海,那么他们至少必须占领奥兰群岛。这是上策。

附上一首圣歌。我想知道:

(1)它是哪一世纪的?

(2)作者是谁?

请马上答复。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1854年6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7月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5英镑还没有告诉你，请原谅。原因是家里乱七八糟，我的妻子明天要去特里尔，准备工作异常紧张。

刚才收到你的文章⁴⁹⁵，恰好我自己正忙于炮制关于西班牙的一篇东西^①。因此把你的文章推迟到星期二^②，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有皮佩尔当我的秘书，而星期二我目前找不到人当秘书。

我还没有时间去浏览那首诗^③。6点以后才有空，到时候我将通过电报局或市邮局回答你。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1854年7月11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80页。——编者注

2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7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一定在拼命地工作，或者在拼命地筹款，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你的完全沉默。我现在想告诉你，在德朗克的上司^①的兄弟^②到布拉德福德以后，德朗克一定能给你一些钱，给多少说不准，大约有三四英镑吧。这个兄弟本周内会来，因此大约三星期之后可以指望得到钱。

璘特曾经到过伦敦、曼彻斯特和布拉德福德，但是一直到德朗克在街上碰到他以前，没有在任何地方露过面。德朗克说，他简直萎靡不振；璘特只在街上见到过丹尼尔斯一两次，甚至不知道他是住在科隆还是住在乡下。毕尔格尔斯和一个裁缝^③（究竟是谁，璘特不知道）在格拉茨，看来他们在那里还不错；贝克尔在魏克瑟尔冈德。⁴⁹⁶璘特除了说他们在普鲁士如能有一个像在英国那样的宪法就好了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东西。

① 约·巴卡普。——编者注

② 乔·巴卡普。——编者注

③ 彼·诺特荣克。——编者注

此外,德朗克遇到了大麻烦,这样一来,钱也可能没有指望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前,他在这里的时候,一天夜里1点左右,他喝醉了酒在街上调戏一个妇女,她是个已婚的小市民,给了他一记耳光,他还手把她打倒在地上。当然德朗克对这件事说得有些不一样,不过,事情看来就是这样。丈夫赶来了,他们一起进了警察局,警察局不愿干涉,德朗克的种种谎言和遁词把事情拖了下来,现在,他终于收到受害者的律师的一封信,信里要求道歉和赔偿,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就要把他这个外国人狠狠教训一顿。现在巴卡普的兄弟恰好来了,你可以想象出情况的复杂。我们将尽量调解,但钱是一定要花的。不过,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否则矮子^①会马上同我吵起来,因为伊曼特会立即写信告诉他;总之,并不是我告诉你的一切都能告诉这伙人。

总之,海泽、德朗克和伊曼特的吹牛和好打架得到这种不体面的结局,我认为是一好事,否则这些先生喝醉了就胡闹,会使人不得安宁。无论如何,海泽因偷窃受到惩罚,这他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德朗克也得到了足够的教训。

这就是所能告诉你的全部消息。

爱你的 弗·恩·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2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用非此即彼的原因来说明我长时间的沉默^①，是正确的。如果是啃书本妨碍了我写信，那总要愉快些。我把3英镑同5英镑加到一起，作为付给“朋友”^②的第一笔款子，把8英镑左右的钱作为妻子的旅费；旅行已经不能再拖了，这又需要置办一些新的行装，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里尔。这些额外的花费又使我同我那些固定的和“日常的”债主发生冲突，等等。“这是老生常谈了。”^③

四个星期没有得到克路斯一点音信。

关于西班牙⁴⁹⁷你有什么要说的？

现在我无论如何必须再写一点关于土耳其军事情况的东西。第一，关于亚洲的乱七八糟的事。第二，关于我从法国报纸上查明的最

① 见本卷第582页。——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欠债的医生弗罗恩德；弗罗恩德的原文为“Freund”，也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③ 海涅《抒情间奏曲》第39首。——编者注

近在多瑙河上发生的事件;但是由于我没有地图,不知道地名是否正确。从7日到8日晨,同索伊莫诺夫和赫鲁洛夫(或许是“廖”而不是“洛”)率领的3万人的俄国一个军发生了战斗。到7日傍晚,赫鲁洛夫占领了久尔杰沃^①以北的阵地。当夜土耳其几个军绕过了该城,插入俄军后方,因此赫鲁洛夫被迫于拂晓时突围,遭到相当大的损失。俄军退却了,而且不是向一个方向退却,一部分退向弗勒泰什蒂,另一部分退向克卢格雷尼(?),还有一部分往东退向阿尔杰什河。他们就部署在这些地方,而塞里姆帕沙同伊斯肯德贝伊看来于9日和10日在弗勒泰什蒂成功地袭击了俄军。哥尔查科夫于9日率领2万人推进到朱尔朱马^②(?),而且每天调去新的部队。他的兵力部署在阿尔杰什河左岸,在这条河的富洛伊奇(?)、法拉斯托克(?)、科罗察尼(?)和普热切尼(?)等地的渡口都筑有防御工事。整个俄军的部署是:左翼从肯普隆格和肯皮纳(?)起沿阿尔杰什河伸向布勒伊拉和加拉茨。土军的部署是:从卡拉法特经图尔努^③、久尔杰沃伸向奥尔泰尼察和(?)卡拉腊什^④。从图尔努到伊兹拉茨。塞里姆帕沙在这里是以伊斯肯德贝伊为后援的;已经推进到前方阵地的久尔杰沃的主力军和久尔杰沃上方的各军,位于阿尔杰什河、奥尔泰尼察和锡利斯特里亚^⑤的左方。第三,据《晨报》报道,俄军的总数如下表,不过我的看法与报道不同,我估计一个营只有550人。

① 即久尔久。——编者注

② 即朱尔杰尼。——编者注

③ 即图尔努-默古雷莱。——编者注

④ 即克勒拉希。——编者注

⑤ 即锡利斯特拉。——编者注

步 兵

第3军(奥斯滕-萨肯军) 3个师

第4军(丹年贝尔格第一军) 3个师

第5军(吕德尔斯军) 2个师

8个师=16个旅=128个营

共约71 000人

骑 兵

轻骑兵 3个师

龙骑兵 1个师

128个骑兵连,每连120人,共15 000人以上

炮 兵

46个炮兵连(每连10门炮=460门炮)

46个炮兵连([每连]8门炮=368门炮)

炮手和指挥人员共12 000人(?)

此外:10个正规的哥萨克团,配有40门火炮、3个工兵营、辎重队和架桥队或预备队。总共:

128个步兵营 =71 000人

3个工兵营 =2 000人

128个骑兵连 =15 000人

40门火炮 =13 000人

辎重队 3 000人

哥萨克 8 000人

瓦拉几亚民军 6 000人

共 计 118 000人

第四,关于迄今为止法军和英军蜗牛般的前进,没有地图就没有什么幽默话可说,看来他们不会渡过多瑙河。圣阿尔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命令他的军队由阿德里安堡^①开往布尔加斯,其目的是什么呢?大概这位骑士是贪图车马费而竭力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前进,然后再由那里回到随便哪一个地方。瓦尔纳、代夫尼亚等地的英军军需部门的实际情况怎样?

如果你星期二以前没有时间写文章,至少写几行评语,我可以利用。⁴⁹⁸

又及:关于那首诗^②,可能是被称做金克尔的哥特弗里德写的,或者是出自奥皮茨派的某一个西里西亚诗人之手,或者是海洋本人写的。

附上被截获来的一位青年作家的手稿,除了鲁普斯^③不要给任何人看。这位青年作家是谁?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即埃迪尔内。——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80页。——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2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7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等着你为星期二^①写点东西。⁴⁹⁹赫伯特先生的牛皮吹得真大。这个赫伯特是沃龙佐夫的内弟，同时又是英国军务大臣。英国人吹嘘内史密斯和巴特勒“独自”守住了锡利斯特里亚，这是无稽之谈。迪斯累里在星期一晚间的会议上用一根针轻巧地把小约翰^②和《泰晤士报》的“塞瓦斯托波尔”的肥皂泡戳破了，你看到这一则消息了吗？⁵⁰⁰

皮佩尔把一个妓女当做宝贝，和她同居了两个星期，变得像头饿得半死的小猪崽，咳！两个星期挥霍了20英镑，现在两袋空空，又来拖累我。这家伙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都待在这里，这么大热天，真够受的。何况还妨碍我工作。

星期六^③我接到塔克尔老爷子的一张便条：

① 1854年8月1日。——编者注

② 约·罗素。——编者注

③ 1854年7月22日。——编者注

“阁下：目前对《评论集》⁴⁸⁹的需求相当大。您能否将《论坛报》³上某些符合公众口味的文章寄给我？关于帕麦斯顿的第3篇文章将会促进前两篇的推销。⁴⁵⁵

忠实于您的 E.塔克尔”

同时我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听说，骗子特吕布纳宣称这些《评论集》属于他的出版物之列。你会注意到，塔克尔要“《论坛报》的文章”，为的是再次回避稿酬问题。但是，(1)在整个伦敦不能为他找到一份《论坛报》，因为只有订户才收得到，甚至在纽约，过期也不能补订一份；(2)不作很多的补充，就没有一篇文章现在是适用的。必须同这家伙讲清楚，中止“温情的”态度。如果他同意，另一方面，你也满意，我将提出下列建议：

(1)我将从《论坛报》选出对秘密函件的往来⁴⁶²的批判^①供他转载。为此德朗克必须把有关这个题目的第二篇文章转给我，这里的邮局把这篇文章扣留了。这不要稿酬。第二篇和第三篇则要现金，交稿时支付，即：

(2)对帕麦斯顿的一般性抨击性文章，我用《论坛报》上的序论作为开头，中间和结尾部分重新写。⁴¹⁰

(3)有关宣战以来英国人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的抨击性文章，必须同你一起写。我们可以利用刊登在《论坛报》上的文章作为这两方面的材料。如果你同意这三点，那么问题是：

要多少报酬？

看来我的东西比乌尔卡尔特的容易销售。当塔克尔把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的拙劣作品收入他的《评论集》时，乌尔卡尔特是“兴高

^① 马克思《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采烈”的。

如果这些你都同意(第二篇和第三篇当然要写得辛辣些,以便在伦敦引起真正的轰动,此外,现在同塔克尔已经建立起这样一种关系,可以随意写,不必担心英国人的偏见),你就给我起草一封通知塔克尔先生的信。因为我在事务问题上太笨拙,所以直到现在无论口头或是书面都故意没有给他回答。但不应失掉时机。

1853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使我很感兴趣。奇怪的是,这位先生,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痕迹。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所有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例如,他引证威尼斯使馆的报告说:

“那些称为王国各等级的,是这样三等入:僧侣、贵族和其余通称为人民的人。”

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抗”的“历史根源”,那么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这个本来很机智的批评家应当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种说法中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说,在罗马,除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其他对立。使我感兴趣的是,从他所引证的文件来看,“*catalla, capititalia*”即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

此外,他违心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主要是因为他们 在 1789 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虽然没有加以概括,但是叙述得很好:(1)法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至少是从城市出现时起,就由于自己组成议会和官僚机构等等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而不像在英国那样仅仅是由于商业和工业。这无疑还是现在的法国的特点。(2)他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成为重点的各种不同形式,以及通过这些形式而获得影响的各种不同的部分却都消失了。我认为,任何著作都没有对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做过这样的描述,至少就材料的丰富而言是如此。遗憾的是,关于同业公会,关于行会等等问题,总之,即关于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问题,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方面的材料,可是他几乎只作了一般的和众所周知的阐述。他很好地加以阐明并强调的东西,就是 12 世纪城市运动所具有的密谋的和革命的性质。德国皇帝,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二世,曾经颁布取缔这些“公会”、“秘密组织”、“盟会”的敕令,同德意志联邦议会⁵⁰¹的精神完全一致。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在 1226 年宣布,在普罗旺斯各城市中的所有“执政”和其他自由的市政机构一律无效:

“朕新近得知,某些城市、市镇和其他地方之公社擅自设立了法庭、政权(Potestad)、执政、行政及其他诸如此类之机关……由于其中一些已被滥用并产生不良习俗……朕现根据所掌握之确切材料,用朕之皇权取缔此类法庭等等,以及经普罗旺斯伯爵及弗尔卡耳基伯爵对此类法庭等等所取得之权利,并宣布上述一切一律无效。”

其次:

“朕同样也禁止城市内外……城市间、个人间或城市与个人间之一切联盟

及盟会,不论其性质如何。”(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和平法令)

“任何城市、任何市镇均不得组织任何类型之公会、团体、同业会、联合会或盟会,不论其名称如何。不经领主同意,朕不能也不应给予帝国内之城市及市镇以组织任何类型之公会、团体……盟会之权利,不论其名称如何。”(亨利国王取缔城市公会的法令)

这不正是后来在“联邦中央委员会”⁵⁰²中疯狂发展起来的那种生硬的德国学究风格吗?在德国,“盟会”只蔓延到特里尔,而在1161年就被弗里德里希一世禁止了。

“特里尔市民之一切公会,又称盟会,朕已于该市加以取缔……但据朕所闻,此类组织又重新建立,同样应立即宣布解散或无效。”

法国国王利用德国皇帝的这种政策,来秘密支持洛林、阿尔萨斯、多菲内、弗朗什孔泰、里昂地区等地的“盟会”和“公会”,使它们脱离德意志帝国:

“据朕所知,法王……正设法破坏你们的忠诚。”(鲁道夫一世,告贝桑松市民书)

这些家伙用同样的政策使意大利的城市变成了教皇党人⁵⁰³的城市。

有趣的是,“公会”这个词同今天的共产主义完全一样,常常受到同样的辱骂。例如,诺让的吉伯特教士写道:

“公会是一个很坏的新名词。”

12世纪的市民在邀请农民跑到城市里来参加盟会时常常表现得很热情。例如,圣康坦的宪章中说:

“他们(圣康坦的市民)一致宣誓,每个人与他的盟友互相帮助,互相忠告,

互相担保和互相保卫。我们一致规定,凡愿意加入我们盟会并以他的财产给我们以帮助者,不论其参加的原因是由于逃生或是惧怕敌人,还是由于其他罪行……都可以加入盟会,因为大门是向一切人敞开的。如果他的领主不公正地扣留他的财物,并且想非法囚禁他,我们将主持正义。”

你的 卡·马克思

2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及时收到了你的军事评论,并把它并到了今天的文章里。⁵⁰⁴

只要有可能为我弄到一点钱,务请给我帮忙。六个星期以来我的一笔11英镑的额外开支,使我陷入极端穷困的境地。此外,好长时间——大概还要延续两三个星期,身无分文的皮佩尔,吃住都在我这里。真让人难以忍受。

你是否在报上读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从亚洲军队中送到“可怕的”民主主义者沙米尔贝伊处的两名土耳其军官,是由班迪亚上校护送的。

你的 卡·马·

2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8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星期三^①回来了，她身体很好。据说，在家乡，由于“局势不安定”，人们都很沮丧。

我不清楚克路斯发生了什么事。这家伙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信了。大概他那里处境困难。

你摆脱了海泽很好。我不明白，对这种“二流子”人们会发生什么兴趣。我当然不了解伊曼特同德朗克和海泽有通信关系，但是我知道伊曼特至多是“在理论上”参与他们的儿戏。伊曼特在这里生活得像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市民。

收到拉萨尔的来信，他得意扬扬地通知我说，七年，其实是八年的哈茨费尔特战争结束了³³⁷。终于结束了！案件以缔结一项老太婆“获胜的”协议而告终，她的品德、还有她的钱袋似乎都同样“贞洁地”退出了战斗。拉萨尔现在想把自己的住处迁到柏林去，但是已经

① 1854年8月24日。——编者注

听到警方为难的意见。

迈耶尔写信告诉我,柏林法庭(哪个法庭,他没有告诉我)中止了对柏林蛊惑者案件³⁶¹(哥特弗里德式的哥特弗里德^①在其中起了作用)的审理,“因为原告的主要证人亨策‘值得怀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还收到了米凯尔从巴黎寄来的信。他曾经想来这里,但最初是由于霍乱,后来又由于大量咯血,没有来成,医生都劝他放弃海上旅行,尽快从陆路回家。真不幸!

舍尔瓦尔用“克雷默”的名字(这一次是用他的真名做假名)在瑞士经历了各种事情之后,现在住在巴黎,他在瑞士还为福格特先生做过版画,并受到他的特殊保护。我有他的地址。

丹尼尔斯病情很重,已经好几个月了,能否转好,还是问题。

西班牙看来极端混乱,这从《辩论日报》上看得特别明显。据报上所能看到的,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在亚洲的土耳其部队中似乎除了捣乱、追求地位和策划小阴谋没做其他事。总是这样子。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① 哥·金克尔。——编者注

2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9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现在是交易所的一员，而且是完全受尊敬的。向你祝贺。很想听听你在这狼群中的咆哮。

海泽写信给伊曼特说——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些工厂里的人(没有说是工人还是厂主)联合起来请他去当大家的教师，每星期可以拿到两英镑。这对他更好些。

我的妻子很可能是怀孕了，在她旅行之前我已有根据这样担心了，不过，总的说来是健康的。

克路斯终于又来信了。现附上。

你的老头儿^①到了没有？

关于亚洲的战事，现在应当在《论坛报》上再谈一谈。我有点弄错了，因为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把土军在卡尔斯全面崩溃的消息说成是维也纳方面虚构的。⁵⁰⁵ 电讯^②的确是假的，但是它所根据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指1854年8月25日《泰晤士报》第21829号刊载的一则维也纳通讯。——编者注

的情报是真实的。

我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到目前为止,我研究了1808年到1814年和1820年到1823年这两个时期,大部分是根据西班牙的史料。现在转入1834年到1843年这个时期了。历史相当混乱。比较困难的是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原因。无论如何,我已经及时地着手研究《唐·吉珂德》。如果把整个这些材料最扼要地加以阐述,可以给《论坛报》写六篇文章。⁵⁰⁶目前,我的研究能得到报酬,这确实是一种进步。

可惜图书馆^①9月1日至7日闭馆。除其他优点之外,这是伦敦唯一凉爽的地方。

德朗克——我们私下说说——由于缺乏其他“精神上的”刺激,正热衷于对“施特芬”的探讨,他在给伊曼特的信里说施特芬的各种坏话,企图把他说成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我轻而易举地向伊曼特证明了德朗克的各种无端寻衅是荒谬的。简直是荒谬绝伦。我认为施特芬是我们党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人。他有个性,有学识。他在自己视为专长的比较地理学方面,有完全独特的观点。可惜,他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手稿留在科隆了。

鲁普斯^②在干什么?米凯尔未能如愿从巴黎来这里,因为他得了两次霍乱,后来又咯血,最后医生嘱咐他尽快由陆路回德国。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2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9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又不得不向你要钱了，尽管这使我很不痛快；但是，外部的压力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能把自己的期票提前几个星期去贴现，因为弗莱里格拉特在比绍夫斯海姆那里为此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不再贴现票额不到25英镑的期票了。总的来说，这样倒好一些，因为接连不断地小额提款，尽管短期的债务可以偿清，但固定的债务却在增加。此外，我还必须从下一次期票的款项中抽出8英镑给弗罗恩德，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的妻子需要特别照顾。我家在危机时通常动用的特殊手段又已耗尽，什么东西都当光了，同西班牙的国家财政一样。

此外，关于整个“财政”的状况，我已把债务的总额降至50英镑以下，即比年初大约减少了30英镑。你由此可以看出，已经运用了很多的财政巧计了。如果我同拉萨尔的谈判获得成功^①，他借给我

^① 马克思1854年8月中旬给斐·拉萨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30 英镑,你借给我其余部分,那我最终又可以翻身,并且可以使家里的面貌完全改观,而现在,单是当铺我就得支付 25%,再加上总有欠债,根本无法收拾。从我的老太太那里什么也弄不出来,这一点在特里尔再度得到了证实⁵⁰⁷,除非我亲自去逼她。

目前,因为索霍区是霍乱的主要流行区,身无分文的状况——且不谈家里的消费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更令人难忍了;左邻右舍的人一批批死去(例如,宽街平均每户死三个人),对付这种讨厌事情,最好的是“食品”。

这个问题就谈这些。我把这封信寄到你家里,因为我怕由于某种特殊情况,这封绝不令人高兴的信会落到你商行里不该落的人手中。

至于亚洲的事件,《纪事晨报》来自那里的战地通讯^①在这里引起了轰动,《观察家报》和其他周刊都转载了这篇通讯。

朱阿夫兵⁵⁰⁸高喊“猢猻^②们滚蛋!我们要拉莫里谢尔!”不知道这种喊叫声是否传到了曼彻斯特。埃斯皮纳斯作为这场骚动的第一个牺牲者被召回法国。

党近来不走运。施特芬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破产了,所以他失去了在布赖顿的职位。他能否拿到到期该得的薪水,还是个问题。皮佩尔失掉了《同盟报》通讯员的位子,因为皮尔斯先生也破产了,他的报纸没有财力使用外国通讯员了。琼斯的印刷厂主和债主麦高恩得霍乱死了。这是对琼斯的一个打击。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不太愉快。

我想起伊曼特的那件讨厌事情了。对此事的进一步的调查只

① 《巴亚泽特和库鲁克河会战》,载于 1854 年 9 月 7 日《纪事晨报》第 27365 号。——编者注

② “猢猻”的原文为“singes”,也有“长官”的意思。——编者注

能使一切更加讨厌。不过,从此以后,只要这位先生谈到“有关”德朗克的什么事,我就中断谈话。德朗克是不值得人们谈论的。

你的 卡·马·

2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9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匆匆写几行,告诉你钱已及时收到,为星期二写的关于亚洲战事的信也收到了⁵⁰⁹。

我收到了来自美国的极其重要的电讯,在下封信里寄给你。等着你为星期二写点什么。⁵¹⁰

皮特曼这头肥猪带着家眷从这里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当“移民”去了。

埃布纳在法兰克福疯了。可怜虫。

厄内斯特·琼斯以更有利的条件找到了一个新的印刷厂主。迪斯累里写信给他说,想把宪章派³²的全部请愿书送交议会。

现在已经大大减弱的霍乱在我们这个区里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

2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9月2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德纳的信里，你会知道美国的危机对我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要求发表文章要么署上我的名字原样发表，要么就什么也不要发表，^①他们回答说，今后我的文章只用做社论发表，付给我的稿费是过去的一半。我暂且给德纳写了一封信，^②说我还没有作出决定；同时我将继续照旧每周寄去两篇文章，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塞瓦斯托波尔事件⁵¹¹，另一方面，我论述19世纪西班牙革命的文章在西班牙议会复会之前必须写完⁵⁰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考虑怎样最后回答这些先生。

今天我不能给你写得更多，因为我正在口授我的文章；如果你自己上星期二^③没有答应写一封“详尽的”信⁵⁰⁹，使我等着回信，我早

① 马克思1854年9月初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4年9月22日—26日之间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③ 1854年9月19日。——编者注

就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0月^①1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请接受我对你的极为出色而有充分论据的评论文章^②的祝贺。可惜的是，这些“军事成就”不能够在伦敦的报刊上演示。本来这样的机会是会保证你在这方面的地位的。

至于我们的好心的圣阿尔诺，他很有预见地及时死掉了，我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给《论坛报》写了他的详细的传记⁵¹²。“一事不再理！”这条原则自然也适用于这个家伙。

怎样解释下述问题：(1)英国人没有把舰队部署在叶尼卡列海

^① 原稿为“11月”。——编者注

^② 恩格斯《阿利马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
——编者注

峡^①以阻挡俄国人从阿纳帕等地渡河。难道用小型舰艇控制亚速海以阻止从海上运送任何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吗？难道这在目前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吗？

(2)该不该对比萨拉比亚(由奥美尔帕沙)采取佯攻以阻止俄国人从那里增援克里木？对这一点的忽视,除了英奥的外交阴谋还能用其他理由来解释吗？

我认为,自从统帅们掉进克里木这样的陷阱以后,他们这方面的任何外交手段自然就都停止了。但是总的来说,从整个计划来看,我并不相信,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什么时候曾停止过至少把他的“善良意愿”表达出来。

我的竞争者 A.P.C.在最近的某一号《论坛报》上祝贺该报对埃斯帕特罗的“出色述评”。⁵¹³他自然没料到他的“恭维话”是对我说的,但同时却无疑是本能地特别强调完全属于《论坛报》的非常愚蠢的结束语⁵¹⁴。此外该报完全删掉了我对一般立宪主义英雄们所讲的那些俏皮话,因为它嗅出了,在“蒙克—拉斐德—埃斯帕特罗”三重唱后面隐藏着对高贵的“华盛顿”的某种影射。这家报纸简直太缺乏批判能力了。最初他们颂扬埃斯帕特罗,说他是西班牙唯一的政治家。然后他们又刊登了我的一些把他说成是一个滑稽人物的文章,而且还补充说:由此可见,对西班牙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后来,他们收到了关于西班牙的一组文章的第一篇——这只是一篇论及1808年以前情况的序言——却以为这就是全部,并给文章加上了一句完全不伦不类、但却是善意的结束语⁵¹⁵,以劝说西班牙人,要他们表现出是值得《论坛报》信任的。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理续篇。

① 即刻赤海峡。——编者注

如你所知,李卜克内西非常忧郁,他在一个英国女人和一个德国女人之间举棋不定,英国女人希望嫁给他,而他却想娶住在德国的那个德国女人^①;最后,这个德国女人突然光临,于是他同她举行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婚礼。看来,两个人都很痛苦。他失去了工作,因为人都走了。他的蜜月是在教堂街14号那所房子里度过的,他在那里负债累累,因此苦恼不堪。但是,有谁迫使这个了解这一切情况的蠢驴去结婚呢,而且恰恰是在现在!因为这个女人在这期间已经在德国订过一次婚了,所以不言而喻,事情本来绝不是那么紧迫的。

如果你想读一点极其可笑的东西,那你应当设法弄一份星期六的《晨报》,在那上面,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正在跟这家小酒店报纸目前的编辑部打官司。控告和辩护同样都是可笑的。控告是由福斯特先生提出的,他曾在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⁵¹⁶上当过律师。乌尔卡尔特由于颂扬有专利权者,说他们是翱翔于英国各政党之上的党派,而受到恶语攻击和解职的奖赏。顺便提一下,生意人内心最隐蔽的肮脏东西,还从来没有这样暴露无遗。

你是否看到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西方列强的傲慢》^②?这本书我也还没有弄到。

如果星期五^③以前发生了什么军事方面的重要事件,请写来你的初步意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西班牙的文章能被接受,我不得不先提供点有关俄国的东西。

希望很快收到你的信。

你的 卡·马·

① 厄·兰多尔特。——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夏洛滕堡版。——编者注

③ 1854年10月13日。——编者注

2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0月1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对俄国的兵力作了令人叹服的计算^①。但是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俄国过去有没有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能把20万以上的兵力派到国外去的情况。我不知道有过这种情况。

如果从旧政策的观点来看——英国和法国是不会执行其他政策的，所不同的只是，英国政府并不认真执行，而拿破仑第三则是进行可笑的模仿——，那么应当把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加以区别。一旦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俄国舰队被消灭，俄军被逐出克里木、高加索以及他们从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那里强占来的省份，英国又可以获得50年的海上霸权和对亚洲最发达地区的专制地位。那时它就可以完全按照它的老一套做法让大陆列强在七年战争⁵¹⁷和其他战争中精疲力竭（这些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德国，有的在意大利），而在战争结束后，不论是俄国、奥地利或法国，都不能够获得在大陆上的独断统治地

^① 恩格斯《俄国的军事力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位。相反,对法国来说,从俄国海上力量和俄国在亚洲南部的势力被消灭的时候起,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因此法国就不得不力图摧毁俄国的陆军,从而扩充它自己在大陆上的霸权,来与英国相抗衡。谁能保证,一旦英国人消灭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上的俄国人,从而使他们不致危害自己,大陆上就不会爆发革命,英国人就不会以此为借口来重新同俄国人正式订立反对大陆的同盟?

但主要问题在于,现在当权的英国人不是查塔姆之流、小皮特之流,甚至也不是威灵顿之流,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要消灭哪怕是俄国的海上力量和俄国在土耳其、波斯和高加索的势力。如果他们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措施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许会决心走得这样远,但是同时,踌躇不决和诈骗勾当大概要使他们倒霉,引起国内运动。

从以下摘自巴黎外交部档案文件有关七年战争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大臣们即使在打仗期间,以及在有关战争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1762年6月24日,法国彭帕杜尔派的元帅苏比兹曾让英国、普鲁士、汉诺威等国的联军在威廉斯塔耳营垒突然进攻自己,并把自己赶过富尔达河。乔治三世的首相布特勋爵,根据议会和王朝的意见,曾想媾和,但鉴于全国的斗争情绪和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同情,却不能在法军不断地让自己挨打并且以退却代替前进的时候提出媾和。你知道,舒瓦泽尔当时是法国的外交大臣。在法国档案的标准版中,我们一字不差地找到如下一段话:

“6月24日事件以后,英国大臣们致书舒瓦泽尔先生说:您让自己挨打,我们也就不能缔结和约,也不敢向议会提议媾和。舒瓦泽尔先生因谈判就此中断而失望,敦促国王致书苏比兹先生:‘表弟,收到此信后请立即渡过富尔达河,向敌人进攻,不管您原来部署如何;结果怎样,不会要您负责。愿上帝保佑您,云云’。舒瓦泽尔先生写道:‘元帅先生,国王的信写得非常明确,不需我作任何补充。但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国王的军队被消灭到只剩最后一个人而不得不招募

新兵,也不会使陛下惊慌。”

可见,当时英国政府直截了当地要求它所资助并部分地由英国人组成的联军被法国人击败。在此以前,他们曾在相反的意义干涉过法国人的军事行动,因为乔治曾经想使自己的汉诺威不受侵犯。同一个材料中说道:

“1762年,埃特雷和苏比兹两先生统率驻扎在黑森——格丁根、米尔豪森和爱森纳赫——的上莱茵军团15万人,孔代先生统率下莱茵军团3万人。宫廷只是要求他们扼守卡塞尔和格丁根到11月底,之后退出这两个地方,并撤退到奥姆,而把齐根海因留在自己第一道防线的前面。这个同一个势均力敌的强国作战,并且是以18万人对付8万人的计划,假使不是以英国内阁答应在我们不侵入汉诺威的条件下可在7月以前跟我们缔结和约为根据,那就令人奇怪了。”

在交战各国都打算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刻,伦敦的这后一个干涉可以看做是平常的事情;但是,相反,前面说的那件事,却能使布特勋爵掉脑袋,而且在当时的气氛下(只要想想威尔克斯、想想尤尼乌斯的信件就行了⁵¹⁸),也可能使乔治丢掉王位,可是和往常一样,这件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才为人所知。另外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在反雅各宾战争⁵¹⁹开始前不久的事情。“自由思想的”福克斯当时曾派了一个密使^①去见叶卡捷琳娜二世,告诉她不要因为皮特的威胁而把自己搞糊涂,她可以毫无顾虑地吞并波兰,并说,如果皮特妄图对俄作战,他就会被推翻。诚然,福克斯当时是“在野党”,不在内阁中,而我举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不论是“out”^②还是“in”^③,都是这样的一些正人君子。

① 罗·阿代尔。——编者注

② 意为“在内阁以外的”、“在野的”。——编者注

③ 意为“执政的”、“在政府中的”、“在执政党内的”。——编者注

因此,我认为,在评论联军进行的战争时,正像你有时在文章中提示的那样,必须随时考虑到唐宁街^①(特别是当帕麦斯顿坐交椅的时候)和彼得堡之间的联系。我深信,只要军队处于危急状态,将军们就会唾弃内阁,而干出他们所能干的一切,因为将军先生们很少或者从来就不了解内情,却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已为海军上将宾的事例⁵²⁰所证实,他同现在的邓达斯一样,接到了当时海军部发出的糟糕的训令。

我将设法搞到鲍威尔最近的著作^②,然后把它寄给你。

我不知道,纳皮尔^③和其他西法战争⁴⁴⁰史学家是否正确地描写了西班牙作者完全证实了的一个事实,即除了拿破仑亲自在西班牙指挥的一个短时间外,直到战争结束,法国军队中都存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其目的是推翻拿破仑,恢复共和制。还有,文件资料表明,伟大的“米纳-埃斯波斯”^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他比约翰·贝克尔差得远,毫无军事才干,却又很狡猾,阅历颇深,尤其是一个贼。详细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弄清楚一个事实,即这些人为了摧毁僧侣和贵族统治的物质基础花了差不多40年的工夫,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也完成了旧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此外,临时政府等等在那里表现出了几乎像在法国等等一样的理智。虽然整个种族满腔热血,而对流血事件却又无动于衷,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34—1840年内战⁵²¹时期,唯有革命党要求实行博

①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夏洛滕堡版。——编者注

③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编者注

④ 指弗·埃斯波斯-米纳。——编者注

爱主义的宽容,为此,它以后一再受到惩罚。

皮佩尔大概明天要得到一个住校教员的职位,学校离伦敦 30 英里。他由于失去了《同盟报》通讯员的职务,只好接受这个工作。我的妻子由于有“情况”^①不太适宜做秘书。真糟。——我又收到了“友好的”弗罗恩德^②的一封讨债信,拉萨尔还没有回音。在你的老头儿^③离开以后,或者确定他不来以后,情况如果允许,我也许来曼彻斯特一段时间。拉萨尔仍然没有任何回信,已经过去九个星期了。克路斯没有什么消息。施瑙费尔死了。

你的 卡·马·

2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0月2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的信。

① 参看本卷第 596 页。——编者注

② 弗罗恩德的原文为“Freund”,由这个字变来的形容词“freundlich”的意思是“友好的”。——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施瑙费尔死了。

皮佩尔在伦敦郊区肯特郡埃尔森当住校教员,像个杂役。

如果你星期五^①以前能赶出一篇军事文章⁵²²,那就太好了。现在应当对联军的作战作出应有的估计了。

毕尔格尔斯小姐的事情很滑稽。你已经听说了,她离开科隆前,带了一个孩子,她把拉萨尔冒充为孩子的父亲。

邮件要发走了,因此——

祝你健康。

你的 卡·

2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0月2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在研究西班牙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时,⁵⁰⁶也弄清了尊贵的夏多勃里昂的诡计,这个写起东西来漂亮话连篇的家伙,用最令人讨厌的方式把18世纪高尚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⁵²³同19世纪高尚

^① 1854年10月27日。——编者注

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常常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至于此人的政治活动,他本人在其《维罗纳会议》⁵²⁴中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于,他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①的“现金”,还是仅仅被阿谀奉承收买了,这个虚荣的花花公子比谁都喜欢被人奉承。不管怎样,他从彼得堡得到了安德烈勋章⁵²⁵。“子爵”(?)先生虽然时而恶魔般地,时而基督徒般地向“vanitatum vanitas”[“虚无中的虚无”]^②卖弄风情,但是他的 vanitas^③却从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你知道,在会议期间,维莱尔是路易十八的首相,而夏多勃里昂是法国在维罗纳的代表。他在自己的《维罗纳会议》——你以前也许看过这本书——中引述了一些文件、会谈纪实等等。一开始,他谈了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⁵²⁶的简史。这段“历史”,只要提一提下面这些就行了:他把马德里搬到了塔霍河(只是为了引用一句西班牙俗话:这条河出产黄金),还说什么列戈率领1万人(其实只有5000人)去迎战率领13000人的弗雷里将军,结果被击溃,带着15000人退却了。他不说列戈向龙达山撤退,而硬说他向莫雷纳山撤退,为的是能够把他同拉曼查的英雄^④媲美。我顺便举出这几点,是为了说明他的手法。至于日期,几乎没有一个是对的。

但全书的重点是夏多勃里昂先生在维罗纳会议上的功绩,会议

①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② 出自“Vanitas vanitatum et omnia vanitas”,意为“虚无中的虚无,凡事都是虚无”(《旧约全书·传道书》第1章第2节)。——编者注

③ 虚无,虚荣。——编者注

④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中的主人公唐·吉珂德。——编者注

一结束,他就成了外交大臣,领导了对西班牙的侵略战争。

他首先写道:

“我毫不否认,我是西班牙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维莱尔先生反对任何敌对行动。”

相反,维莱尔曾经给他和蒙莫朗西(最初以法国外交大臣身份也在维罗纳)发出了训令,其中确实有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决定向西班牙宣战……国王陛下的全权代表首先应当避免在会议上充当西班牙事件报告者的角色。其他列强对此事件的了解可能同我们一样清楚……奥地利在莱巴赫会议⁵²⁷上适于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它有侵入那不勒斯的意图。”

但是这些家伙做的,同训令要求的正好相反。他们自己“充当了”“西班牙事件报告者”的角色。维莱尔写道:

“他们应当力求把西班牙问题同整个欧洲事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而他们一开始就把它解释为仅仅是法国的~~问题~~。维莱尔写道:

“关于会议应对西班牙采取何种态度问题,我国全权代表必须坚持这样的意见:因为法国是需要动用自己军队的唯一强国,所以只有它有权判断是否有必要采取这一措施。”

他们不这样做,而是宣称:

“法国最终认为必须提请各个尊严的盟国注意(其他列强)进行道义上的支持应采取的方式,以及提供给法国物质援助的适当措施,这种援助以后可能是需要的。”

可见,从一开始,夏多勃里昂先生的行动,就是直接违反巴黎来的训令的。其次,关于维罗纳的情况,他力图蒙骗维莱尔。例如,他

向维莱尔报告说：

“列强都极其明确地表示赞成对西班牙开战。”

对于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他也尽量蒙蔽他：

“拉加尔德先生最近的报告，证明获得胜利是何等容易。”

同时，这位可敬的人物对我们说：

“会议不仅没有促使法国去作战，而且普鲁士，特别是奥地利（他注明：梅特涅公爵假装亲俄，实际上则憎恨俄国）极力反对，只有俄国赞成法国，答应给予道义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们对会议主席说，列强都极其明确地表示赞成作战，问题不是占领比利牛斯半岛，而仅仅是一次急行军；我们证明，取得胜利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很清楚，维罗纳会议不愿意打仗；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不得不推进到埃布罗河彼岸；我们想，我们也许不得不长期占领西班牙，以便使事情达到完满的结局，但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把这些都摊出来，只是心里说，一旦越过比达索阿河⁵²⁸，会议主席等等就都只好向前走了。”

他就是这样以会议的名义来欺骗维莱尔，正像以前以维莱尔的名义来欺骗会议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坎宁，在信中利用这两者的名义和违反这两者的意愿撒谎。

他当上了大臣还是照老样子办事。亚历山大给驻巴黎公使波措·迪·博尔哥写了下面这封信，请他递交路易十八：

“皇帝还因英国政府会议上稳健势力将获胜而感到欣慰。”倘非如是云云，“则皇帝将视对法国之进攻为对一切盟国之共同进攻，并将毅然承担由这一原则引起的全部后果。皇帝进言国王实现自身（！）抱负，坚决弹压骚乱及不幸之制造者。本此精神，皇帝提请注意会议所提问题，即集中俄国军队于帝国西部边陲，以保障欧洲安全。”（奥地利在会议上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因此，问题在会上就暂时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

夏多勃里昂硬要别人相信,他的目的是为复辟王朝争光(gloire),并借此为取消维也纳条约⁵²⁹做准备。要反对英国就必须依靠俄国。但是第一,对于俄国的援助,他很少抱希望,第二,他非常害怕战争,这从下面的话里就可以看出来。

“一旦在西班牙失利,法国就会发生革命,那时全世界的哥萨克都救不了我们。”

他在给自己的驻彼得堡公使拉费隆奈的信中写道:

“为了战争,我们已把法国的君主制拿来赌注。”(标明日期是1823年4月21日。)

他还承认,只要坎宁有若干个团在里斯本登陆,法军就要倒霉。为了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还特意使法军由于陆军大臣贝冷公爵和吉埃米诺将军之间的纠纷,在进入西班牙以后突然陷入没有粮食和运输工具的状态。于是就出现一场大骗局,似乎法军以神圣同盟的名义并在它的道义支持下取得的胜利,应该帮助法国摆脱维也纳条约。“子爵”并不像这里所想象的“那样笨”。他清楚地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俄国没有在君士坦丁堡派驻大使。”它当时正同希腊人搞阴谋⁵³⁰,法国同英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法国为西班牙事件所纠缠,以及法国在那里的失败,都使它得以放手去干。

“我们首先要预见到,英国可能干预,并同西班牙一起反对我们。”

他给巴黎写道:

“如果发生战争,那就是对英国的战争。”“如果东方战争和英国人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进攻使问题复杂化,战争就可能变成欧洲的战斗。”

他对亚历山大的意图也丝毫没有看错。

“无疑,我们出乎意料的成功引起了他的忌妒,因为他曾暗自希望我们将不得不请他帮忙。”

可见,“成功”是违反协议而取得的。此外,夏多勃里昂同多数法国人一样,认为法军对波旁王朝说来是非常“不可靠的”。

而且,正如夏多勃里昂自己所说的,亚历山大和路易十八之间的“友谊”之所以更为诚挚,是因为

“路易十八据说由于宗教上的分歧并以某种令人厌恶的理由,拒绝了贝里公爵同亚历山大的妹妹^①的婚姻”。

这种友谊之所以更为诚挚,还因为,路易十八知道,在维也纳会议上(当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回来后)亚历山大先生

“突然质问各盟国,在彻底战胜拿破仑以后,是否应让奥尔良公爵做法国的国王!”

“子爵”以“诗人的宽广胸怀”作了如下的表白:

“我们敢说,亚历山大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

“亚历山大是我们一直衷心热爱的唯一的君主。”

“路易十八是恨我们的。”

极为可笑的是,这个唠叨什么“圣路易之神”应当“为亨利四世的后代”保留西班牙王位的饶舌者,摆出一副十足的骑士派头,写信给吉埃米诺将军,叫他在炮轰加的斯时不要因担心炮弹会落到斐迪南七世身上而“手软”,等等。

无论如何,下面这种荣誉应属于卡雷尔、拉梅耐、贝朗瑞等等大人物的这个知交:他同朋友亚历山大一起,在西班牙历史上保证了十

^① 可能指安娜·巴甫洛夫娜。——编者注

年最肮脏的统治,从而使自己的波旁王朝有随时化为灰烬的危险。

这个朝拜圣墓的香客还有一个特征。他自己在《维罗纳会议》中说到,他如何迫使路易十八和维莱尔任命他们所厌恶的波林尼雅克为驻伦敦公使。以后,在查理十世时,他自己任驻罗马公使,波林尼雅克一当上大臣,他就突然吵吵嚷嚷地提出辞呈,因为他声称这样就失去了“自由”。

如果你把这本书再读一遍,你对“癞蛤蟆们”⁴⁹和他们的“大人物”的蔑视,恐怕是不会减少的。

再见。

你的 卡·马·

2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1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文章很出色^①。你是为星期二写还是为星期五写^②,由你决定。

① 恩格斯《克里木战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62—670页。——编者注

② 1854年11月14、17日。——编者注

虽然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秘书,因为妻子已经卧床三天了,一则是由于身体不舒服,另外是由于生气,因为可敬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信来轰击我们,联系到即将来临的灾难,这种讨债就越发令人讨厌。总之,境况是令人不快的。

哥林格尔老爷子被关在债务监狱里。他的小酒店倒闭了,他破产了。据说,这位骑士最近再一次表现出革命的热情,原因想必就在这里。

皮佩尔在他的学校里要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9点,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要祈祷二十来次,这对他“有益”。不抽烟也不喝酒。领着学生上教堂,如此等等。前几天他到城里来了一个小时。看样子很好。

鲁普斯^①邀请德朗克到曼彻斯特去过圣诞节,德朗克邀请了伊曼特。

此外没有什么新闻。

你的 卡·马·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2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2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两英镑昨天收到了。

附上德纳的信，从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骗子是怎样利用军事文章的。信中提到的里普利论墨西哥战争的书⁵³¹我还没有收到。我明天派人去取书，浏览一下就寄给你。

如果你有可能，请在星期五寄来一篇文章⁵³²，因为星期二^①我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⁵⁰⁶，在目前情况下一星期写两篇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的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放过一篇文章，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好的。

检察官布林德阁下得到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不真实的消息时，就筹划召集一次德国人的大会——还要作出一项原则声明——，以反对俄国和德国各邦“君主”，特别是为了使检察官先生和全体德国流亡者获得无上荣誉。为此，各党派的“领袖们”要心平气和地聚

① 1854年11月21日。——编者注

集在一起。当然,我和弗莱里格拉特击退了这次进攻,因此布林德的计划暂时受阻。但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正用各种空话塞满《晨报》的孜孜不倦的阿尔诺德·卢格也产生了同样的念头;根据他的书面邀请,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成员有:菲廷霍夫(修脚师,60岁,爱尔兰人,不懂任何一种语言,以前是爱尔兰伯爵菲廷霍夫的仆人,现在冒充自己的主人;根据阿尔诺德的计划,这个菲廷霍夫应该当主席,而出钱和召开大会的事则应由一帮德国商人——盖尔斯滕茨魏克^①等人来负责,在他们的支持下让德国流亡者登台),还有勒麦(贝克尔的继父、众所周知的密探)、梅因、布赫海姆、隆格、卢格、布林德和那个花花公子^②。会议的结果是:花花公子和隆格多少互相“挑衅”了一番。愤怒的检察官布林德退出了会场,因为卢格这个懦夫不愿意把“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的共和国”这句话写进纲领中去。在这之后,布林德到我这里来(我不在家),“忿忿不平地”向我妻子抱怨“德国流亡者”受到“轻视”,抱怨我们破坏了一切“共同的”行动。仿佛我们当中有谁阻碍七八头驴子“联合起来”和“发表公告”似的。(的确,我们曾一声不响地暗中准备,如果这些人的集会闹得太厉害并且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节得过于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就可能在伦敦宪章派³²的帮助下举行一次对抗会议,这一点枢密官布林德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看,“流亡中的大人物”认为现在又需要“创造和完成”什么事情了。

同时布林德还告诉我的妻子,“只有巴登有勇气宣布成立共和国”⁵³³等等。此外没有什么新闻了。

你的 卡·马·

① 对伊·盖尔斯滕贝格的讽刺性称呼。——编者注

② 可能指阿·戈克。“花花公子”的原文为“Geck”,同“戈克”的原文“Gögg”发音相近。——编者注

2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忘记把德纳的信寄还给我了，而这封信在我同这些家伙打交道时是很重要的。由于疏忽，你为星期二^①写的出色的文章^②缺了头两页。但主要内容都包括在后五页中，这样，仅仅是在文风方面有所损失。

我从可敬的医生弗罗恩德那里收到了第三封讨债信，现附上。你看，我该怎么回答这个家伙？我觉得，这个好朋友^③似乎想采取极端措施了。由于从《论坛报》³得到的收入明显减少，现在我的生活水平低于伟大的德朗克，因此，对高贵的弗罗恩德来说，前景比任何时候都暗淡。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又会需要他。通过塔克尔我被邀请

① 1854年11月28日。——编者注

② 恩格斯《因克尔曼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③ 原文为“ami”，相当于德文的“Freund”，有“朋友”的意思，也是“弗罗恩德”这个姓。——编者注

参加伦敦出版的一个回顾过去的评论性刊物的工作,但关于最重要的一点,即稿费问题,还没有得到较为详细的回答。^①

前天我终于收到了两卷大开本的里普利的《墨西哥战争》^②,约1200页。我觉得——当然这仅仅是外行的见解——里普利成为一个军事史学家多少是受纳皮尔^③的影响。书写得很有见解,而且我认为也不无批判力。德纳肯定没有读过这本书,不然他会发觉,他们的英雄司各脱将军,不论是作为总司令还是作为绅士,形象都极其不妙。这段历史特别使我感兴趣,因为不久前我读了安东尼奥·德·索利斯《征服墨西哥》一书中关于费南多·科尔特斯的进军。倒是对两次征服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此外,虽然两个统帅——泰勒和司各脱——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平庸的,但整个战争对美国佬的伟大国家的战争史来说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序幕。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域之广,投入兵力之少(并且志愿兵多于正规军),赋予这场战争以“美国”特色。至于泰勒和司各脱,他们的全部功绩,看来就在于他们深信,不论美国佬陷入多深的泥坑,他们终究是会脱身的。下周初我把这两卷书寄给你。书很大,请来信告诉我,是邮寄(我对新规定不清楚)还是通过包裹公司?

再见。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1854年11月30日之前给塔克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纽约版。——编者注

③ 指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编者注

2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先生，我并不认为可以把你的信^①甚至仅仅是你的名字同可敬的“朋友”^②联系起来。（这个犹太人之所以一个劲地逼债，是因为他让他的妻子在圣约翰伍德开办了一所高贵的学校，而这所学校使他处于破产的边缘。我现在通过科尔奈利乌斯了解到底细。）按照你的来信，我向他写了以下两点^③：(1)我附带给他寄去安·德纳的信，从信中他可以看出，美国的商业危机如何影响了我，并通过我影响了他；(2)为了补偿损失，我找到了新的撰稿机会，根据这一点我愿意作出书面保证，从1855年1月起每月10日偿还他4英镑。全部债务大约还有17英镑。如果弗罗恩德先生不干，他可以起诉我。德纳的信可以在任何法庭面前替我辩解，这一点他也明白。如果我直接提

① 恩格斯1854年12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原文为“Freund”，也是“弗罗恩德”这个姓。——编者注

③ 马克思不晚于1854年12月2日给弗罗恩德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到你,那我:(1)在对弗罗恩德的关系上会失掉有利的地位;(2)他会将此事告诉(而且马上拿出信来)他学校里的教师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金克尔就会告诉盖尔斯滕贝格先生,后者就会告诉西蒂区的每一个德国犹太人,直到勃朗都知道,这无论如何都不值得。

我问过拉萨尔,能不能为我在德国找到某种撰稿工作,因为收入减少,开支增加,我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点。^①现在拉萨尔给我提出了下面的建议,对这件事,我希望你仔细斟酌后提出意见。他的表弟麦·弗里德兰德博士本月初将成为《新奥得报》的所有者,但是同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合伙。要我作该报驻伦敦通讯员。⁵³⁴弗里德兰德认为,开始他无力支付每月20塔勒以上的稿费,但拉萨尔相信能够使他把稿费提到30塔勒。建议就是这样。这个数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也不能为了替德国的地方小报写一点通讯而要价太高,而四五十英镑总是可以拿到的。主要的障碍是埃尔斯纳和施泰因!之所以要深思熟虑,是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是保守派,反而是自由派,他们和我们的对立比《新普鲁士报》更直接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②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寄给你一份《人民报》,让你了解一下琼斯对巴尔贝斯(我们私下说,他把巴尔贝斯看成是布朗基)的事情所要的手段,了解一下他就波拿巴计划访英一事所作的反波拿巴宣传。这件事使这里的“官方”十分不安,警察尽可能把各处的标语撕掉。甚至《雷诺新闻》和《先驱》都指责琼斯的思想是不爱国的。⁵³⁵他原先要在自己那个领导反波拿巴运动的委员会中选进一些名誉委员,把我也选了进去。我嘲

① 马克思不晚于1854年11月给斐·拉萨尔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编者注

笑了他并且专门指出,如果要使这个运动在这里和在大陆发生作用,它必须具有纯粹英国的性质。从他在同法国流亡者一同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中你可以看到,他同意了这一点。

星期一^①我会通过你提到的包裹公司寄去里普利的书^②和索利斯的《征服墨西哥》。后面这本书,你用完就寄还给我,因为不是我的。里普利的书我已经全读过了(当然,只是浏览了一下,这已够我派用场了)。现在我已经完全明白(里普利也常常以“含蓄的”讥讽清楚地指明了),伟大的司各脱是一个极其平庸、浅薄、无能、好吹毛求疵、爱忌妒的坏蛋和骗子,司各脱知道,他的一切都得力于自己士兵的勇敢和各师指挥官的才干,他为了攫取荣誉,不惜采取卑鄙的行动。看起来,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将军,同多才多艺的格里利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一样的。这个家伙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干尽了种种坏事,足以让任何一个公正的军事法庭把他枪毙。然而他是头号(按等级)美国将军。德纳大概是因此而相信他的。泰勒无论如何都比司各脱有价值,看来美国公众已感觉到这点,因为他们选举前者当美国总统,而后者,虽然竭尽全力,却屡遭失败。我觉得最杰出的还是沃思将军,你读过这本书以后,要把意见告诉我。主要的是还要对一个问题谈谈你的意见。司各脱总是待在离战地2—10英里远的地方,从不亲临战场,从来都是从安全的掩蔽所“观察事态的进展”,这不奇怪吗?他同泰勒不一样,甚至在总司令必须出现以提高军队“士气”的时候也不露面。在非常激烈的孔特雷腊斯会战后,当事情已经完全结束了的时候他才同他的整个参

① 1854年12月4日。——编者注

② 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纽约版。——编者注

谋部向前推进。在双方互有胜负的莫利诺-德-雷伊会战过程中,他命令转告“英勇的”士兵,要他们坚持,说他可能亲临战场。⁵³⁶他的“外交”才干只能同他的军事才干相提并论。他总是怀疑更有才能的师指挥官,却从不怀疑把他像个大孩子那样任意摆弄的圣安纳。我觉得这场战争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个师和每一个单独的小部队,在长官们指令错误或者无指令的情况下,依然顽强地奔向目标,本能地利用每一个战机,以致最终获得了全面胜利。美国佬特有的独立感和个人的能力,也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还要强。西班牙人已经退化了。但退化了的西班牙人,即墨西哥人,也是一种典型。西班牙人的种种恶习、吹牛、空谈和唐·吉珂德精神在他们那里都自乘了三次,但他们却远没有具备西班牙人所固有的坚韧的品德。墨西哥的游击战争是对西班牙游击战争的一幅讽刺画,甚至在正规军的逃跑方面他们也把西班牙人远远抛在后面。然而西班牙人却没有圣安纳那样的人才。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你读了雅科布·费奈迭——科隆的科贝斯第一^①——在《科隆日报》星期六杂文栏中对海涅的谩骂没有?你不该使自己失去这一享受。科苏特给冠上将军头衔了!!!

^① 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在诗中,德国政论家雅·费奈迭被描绘成这个形象。——编者注

2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把一篇文章送到邮局⁵⁰⁶，虽然我知道，今天邮局不会发走。过一个星期，我要写关于议会的东西。还是请你务必星期二寄一篇文章来⁵³⁷，以便我星期五(那时我将兑现期票)能再得到两英镑。我本来就欠了好几篇文章没写。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写写奥地利的军事力量。⁵³⁸

你应当写关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小册子。⁵³⁹你还要读读鲍威尔的《英国和俄国》^①(用法文写的)。古斯塔夫·迪策尔也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厚厚的”书。^②你看到博德男爵关于俄国的统计资料(大约是在半年以前出版的)^③没有？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编者注

② 古·迪策尔《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1853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③ 阿·博德《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载于1854年《俄罗斯帝国及其亚洲邻国知识集刊》(圣彼得堡)第19期。——编者注

2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2月1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刚收到你的便函^①，我很高兴，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在这里见到你了⁵⁴⁰。

文章⁵³⁷已经收到。

巴泰勒米的结局确实是光辉灿烂的。⁵⁴¹在昨天的审讯笔录(确切点说是验尸员的调查)中写道,从他那里发现了重要文件,虽然不是关系到凶杀案的。如果其中有前些年的文件,那是令人不快的,根据那些文件,我们会被看成同一个替我们“贮藏”子弹(坏蛋们正是这样夸张的)以备返回巴黎用的人有着某种关系。⁵⁴²

鲍威尔的书^②我没有读过,你把它随身带来。

下星期我将开始为《新奥得报》写通讯。⁵³⁴暂时是每月30塔勒。但我推测,这些家伙每周三篇通讯才能满意。我不能为了每月30塔

① 恩格斯1854年12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编者注

勒而不再去博物馆^①搞我的研究,因为我没有钱买书。虽然我对这项工作很不满意,但为了安慰我的妻子还是接受下来了。她以后的日子当然是很不快活的。

对里普利的书^②我特别赞赏的是,他没有作任何过分的夸张。看来,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墨西哥战争⁵³¹中的战略上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说到更细的战术上的失误,我自自然是什么也不懂。我觉得,他把纳皮尔^③当做了榜样,他描绘墨西哥人如同纳皮尔描绘西班牙人一样,其次,在对敌人方面他也尽量做到公正。

明天,我必须为布林德夫妇操劳。这个“阴沉的”仇俄分子和“共和主义者”,仍然坚持巴登是一个真正的未来的国家。⁵³³

祝好。请代我问候鲁普斯^④。

你的 卡·马·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纽约版。——编者注

③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 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253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

布雷斯劳^①

1854年12月20日星期三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信是星期一^②寄到这里的。我本人今天才回到这里，因为我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和鲁普斯那里做了几天客。

我的通讯^③将在星期六着手写。从议会的“预备”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开始写不太好。对这次短促的会议做一个概括，也许是一个较好的开端。两年来我只是用英文写作，我指的是为报刊写稿。用德文写作，开始会有些吃力。

您知道，我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编辑一家受检查的普鲁士报纸^④。因此，我能充分设想《新奥得报》在新的书报检查形式下要遭到怎样的磨难；这些困难以及要同当局进行的隐蔽的斗争，促使我协助这家报纸。

① 即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② 1854年12月18日。——编者注

③ 指为《新奥得报》撰写通讯。——编者注

④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科隆)。——编者注

据我所知——我对伦敦几乎所有重要的阅览室都是熟知的——,在这里,哪里也没有《新奥得报》。因此,目前您要把它直接寄给我。也许我能设法使某个阅览室或咖啡馆订阅。

请您特别费心,破例寄一号《布雷斯劳日报》给我。虽然埃德加·鲍威尔每周都来看我,但是从未同我谈过他的通讯,而我很想找一个“样本”来了解他的观点。

由于议会的会议将要结束,而除了对议会会议写一篇概述和可能对财政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以外,很少有重要事情可以报道,所以我打算——如果这个想法可行——写一组文章来评述直到现在还在克里木进行的战争。⁵⁴³关于这个问题,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德国,我都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即批评性的文章。此外,我认为,这个题目会引起最广泛的兴趣,同时也最不容易引起同间接的普鲁士王室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冲突。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致友好的问候,虽然我同她并不相识。

您的 卡·马克思

1855 年

2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 年 1 月 12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我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关于工业和商业的报道^①，我还需再寄去两篇文章，以便抵偿从这些人那里拿到的预支款项。下星期，星期二和星期五，将开出两艘轮船，如果你能在星期二以前拿出一篇不论什么题目的文章来⁵⁴⁴，那就太好了。

我的妻子正急速接近灾难时刻。^②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格茨已向悉尼·赫伯特请求弄一个伪经书

① 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4 卷。——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 632 页。——编者注

式的“外籍军团”⁵⁴⁵的“军衔”。

祝好。

你的 卡·马·

2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昨天自然不能给《论坛报》写文章，而且今后一段时间也不能写，因为昨天早晨六七点钟我妻子生了一个真正的旅行者^①；可惜是个女孩。如果是男孩，就更好了。

你知道不知道红色沃尔弗^②是《奥格斯堡报》^③驻伦敦的一名通讯员？这是我偶然发现的；我读了该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关于“家园”、“故乡”和“异国”的各种乏味的议论——这些都用来说明不列颠部队在巴拉克拉瓦碰到的“齷齪事情”。^④ 我遇见弗莱里格拉特时曾

① 指新生的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斐·沃尔弗。下文中用拉丁文把他称做“Lupus Rufus”，即“红色的狼”。“沃尔弗”的原文为“Wolff”，“狼”的原文为“Wolf”。——编者注

③ 《总汇报》(奥格斯堡)。——编者注

④ 斐·沃尔弗《评英国人》，载于1855年1月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9号。——编者注

告诉他,我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了一篇只有 Lupus Rufus 才写得出来的荒唐东西。弗莱里格拉特也证实,沃尔弗是“真正的科贝斯”^①。

现在我家里有海涅的三卷书。^②他在书中的一个地方详尽地叙述了一件捏造的事,说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他从路易-菲力浦那里领取津贴时,⁵⁴⁶我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来安慰过他。好心的海涅故意忘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为了他而进行的干预是在1843年底,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同1848年二月革命⁷⁵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实联系起来。⁵⁴⁷不过我们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受着良心的责备——要知道,这个老家伙对这种丑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于是就竭力讨好卖乖。

好吧,我等你为星期五写的文章。⁵⁴⁴今天我不能再写了,因为关于生孩子的事情我要写信告诉很多人。

你的 卡·马·

① 这里讽刺地把斐·沃尔弗比做海涅在《科贝斯第一》一诗中嘲笑过的德国政论家雅·费奈迭。——编者注

② 海涅《各种作品集》1854年汉堡版第1—3卷。——编者注

2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月19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完全同意你的建议，非常感激。

由于时间不够，议会的事写得不太顺利。不过这无关紧要。

你昨天的信^①，我在今天下午4点钟才收到，因为这个笨邮差不是把信送到第恩街28号，而是送到索霍广场28号去了（这种事已经发生两三次了，我将向邮局投诉）。以后来信地址请写索霍区（不是索霍广场）第恩街28号。由于信来迟了，我今天只能寄给你这寥寥数行。

巴泰勒米事件⁵⁴¹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奥格斯堡报》上我疏忽了这事。^②大概这是瑞士的坏蛋，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名记者可鄙的“奥利”或者“奥迪”捏造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陪审法庭对巴泰勒米的审判》，载于1855年1月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9号附刊。——编者注

西蒂区的恐慌十分严重。弗莱里格拉特昨天写信告诉我,连“最乐观的人”也不指望在初春以前会有什么好转。

25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5年1月2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拉萨尔:

如果不是我的妻子生了一个世界女公民^①,因而整天忙忙碌碌很少有空闲时间(这你很容易理解),这封信早在一星期前就写好了。母女身体都很好。

我亲爱的,在这样一个小小的[……]^②写[……]^②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归根到底只能论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好比[……]^②就[……]^②考察,并且不表示任何作者的要求,但同时希望,这些东西也不要提出来。

至于你向我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既没有官方的,也没有学术性的综合资料。当然也可以引用商业部统计表中有关谷物进口的官方数字。但是再也没有别的了。现在一定会很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快涌现出一大批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在英国,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时期。我在笔记本中利用各种来源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⁵⁴⁸,一有机会,就根据我的这些笔记本为你搞个综合材料。现在只把下面这些最一般的资料告诉你。

小麦和面粉的输入		
	小麦	面粉
	(单位:夸特)	(折合为夸特)
1847	2 650 000	1 808 000
1848	1 865 000	351 000
1849	4 569 000	1 124 000
1850	3 778 000	1 102 000

可见,在自由贸易的头两年,输入的小麦是 8 285 000 夸特,而面粉是 2 226 000,共计 10 511 000,也就是说这两年平均每年输入 500 多万夸特。按每人一年一夸特计算,这远远超过总消费量的六分之一。

能不能说,每年的消费量都增加了这么多呢?显然,这取决于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在英国,小麦生产的数量是不是同以前一样?对这一点,只有在我们有了农业统计资料时才能回答,而这种统计正好现在才开始进行。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我们知道,在废除谷物税⁹⁷以后,大量的土地变成了牧场等等。[至于英格兰]^①,我们暂时只能用归纳法得出某种结论。如果在英格兰没有任大量耕地荒芜,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在这一年,虽然收成非常好,但是粮价却比实行保护关税的 1839 年还高,尽管国外进口的缩减额,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收成好坏之间,即 1854 年收成和 1853 年收成之间

^①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的差额。下面这个官方统计表(爱尔兰的)表明,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停止耕种土地的趋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大概是由于把耕地变成了牧场——是多么普遍。

	1854年(到11月为止[……]①)	英亩
[减少]① 谷类作物面积		91 233
[蔬菜作物]①(马铃薯、块根作物等).....		710
亚麻		23 607
三叶草		13 025
耕地面积减少总数		128 575

相反,上一年(1853)减少的总数只不过是 43 867 英亩。两年共计 172 442 英亩。由于近两年来对一切农产品的需求都增加了,这个数字更显得惊人。至于从事农业的“人手”,我们知道,从 1852 年起每年从大不列颠移居国外的 30 万人中,大部分是农业工人。我们知道,在 1853 年,人口第一次减少了,而不是增加。最后,农业人手大量减少的最好证明,就是 1853 年农业地区的工资提高了,这是 1815 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为了重新降低工资,几乎到处都采用了收割机。(顺便指出,外国谷物的自由输入大大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有什么影响,根据现有资料还完全不能断定。例如,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中价格的波动同原料有关,未必是由于废除谷物法⁹⁷引起的。总的来说,我认为,从 1849—1854 年期间的价格历史中可以看出,一切工业产品价格和粮食价格之间的比例,各个工业部门产品价格和相应的原

① 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料价格之间的比例,仍然同废除谷物法以前一样(这些部门内部价格的变动也如此)。至于工厂中的工资(数字下次再讲),完全可以证明,谷物法的废除,(1)对绝对工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2)促使了相对工资的降低。在发生危机的一年^①,工资降低了。在比较好的1849—1852年(包括1852年,至少包括前8个月),工资并没有提高。为什么没有提高呢?因为生活资料的价格下跌了。在1852年期间,开始有大批人移居国外,而另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东印度等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当时工人要求把工资提高10%,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繁荣达到顶点的时候(大约在1853年8月以前),几乎在大多数部门达到了这个要求。你知道(比如你回忆一下普雷斯顿的罢工⁴⁰⁶),这个10%的提高很快又从他们那里夺走了,虽然1853—1854年粮价平均高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年份,如1843—1845年和1830—1837年。可见,工资的提高,而且是暂时的提高(因为现在又已经开工不足,总而言之,开始发生危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贸易自由;这种提高完全与一切繁荣年代工资的提高一样。贸易自由实际上促成的只是1849—1852年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工资之所以没有提高,是因为用同样的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相对提高的是利润。这样一来,相对工资,即和利润比较的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这就是结果,关于这一结果的必然性,我已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用法文写的)^②里作了阐述。当然,不能否认,谷物法的废除(与调整食糖税、放开对航运的管制、对英属北美进口木材取

① 1847年。——编者注

②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消保护关税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使英国人在国外获得了新的工业品销售市场,或者扩大了现有的工业品销售市场。例如,美国颁布带有较多自由贸易性质的立法,无疑部分是由于英国废除谷物法所造成的。但是不能对此赋予太大的意义;例如英国对俄国的输出减少了,而英国从俄国的输入由于谷物法的废除却大大增加了。总的说来,欧洲作为英国的市场的意义相对地越来越小,因为1854年的输出总额中(我在这里指的是英国产品的输出总额,而没有包括再出口),仅仅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印度就占60%,还不包括欧洲以外的英属殖民地(除东印度)。

我粗略地谈了这些,以便大体上回答你的问题。我还要查一查,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什么确切的数字材料。正如已说过的那样,书只是现在才开始出版[……]①

2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今天的《泰晤士报》可以看出,关于议会没有什么可以报道。重要的辩论要到星期四晚上才进行。因此,只好写“随便哪一

① 信的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个题目”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评述联合内阁所需的材料，我将从《论坛报》上剪下来，对其中缺少的东西写一些补充，然后寄给你。⁵⁴⁹今天我不一定能弄好，因为对昨天这个冗长的会议还要写一篇概要寄给布雷斯劳的蠢驴们^①。此外，由于婴儿^②情况危险(我妻子身体倒很好)，直到1点(也就是直到现在)我都忙于家务。因此，拙作很可能要在星期四早晨才能寄到你那里。

如果帕麦斯顿当上首相，那倒很有趣。

你是否看到了昨天《晨报》上巴泰勒米的自白？

完全属于你的 查·马·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奥得报》(布雷斯劳)写的文章《议会新闻。——战区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

——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2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两篇论述格莱斯顿的财政管理的文章。^① 第一篇文章中的某些数字，这些家伙显然是印错了。不过你所需要的只是回忆起整个方案的精神实质。

现将联合内阁的活动概述于下⁵⁴⁹：

1853年

12月16日^②。迪斯累里倒台(19票的多数反对他)；起因似乎是扩大房产税的范围和“扩大直接税总征收面”。爱尔兰旅⁵⁵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联合内阁组成：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政治千年王国²⁹⁰的开端。”(《泰晤士报》)……圣诞节休假。

2月10日。议会重新开会。1850年罗素的旧纲领。关于改革

① 马克思《内阁的成就》和《非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1852年。——编者注

法案⁸¹，只有到下一个冬天他们再开会的时候才能谈到。

“下次会期——这是一个比明天还要确切得多的日期。”(《泰晤士报》)

另一方面，却许诺进行大量实际的和行政方面的改革：司法改革、铁路管理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格莱斯顿把提出预算的日期推迟到复活节假日以后。

2月18日。

“再也不是改革内阁，而是进步内阁了；内阁里的每个阁员都拿定主意什么事也不干。一切棘手的问题都成为悬案。”(迪斯累里语)

2月21日。克拉伦登任外交大臣。罗素是没有职位和没有薪俸的内阁阁员。

2月24日。罗素的犹太人法案。⁵⁵¹在东方问题上所宣布的“节制政策”，同样也是内阁的对内政策。

4月4日。罗素的教育改革法案。

4月7日。提出预算以前：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

4月15日。下院关于火药密谋³⁶³的辩论。已经清楚，帕麦斯顿是作为大陆警方的总情报员进行活动的。——复活节休假(确切日期不知道)。

5月31日。罗素在议会侮辱天主教徒。⁵⁵²爱尔兰人^①退出内阁。6月3日阿伯丁写信给他们。罗素收回原话。

春夏季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

(1)关于印度的法案。内阁打算把东印度公司⁵⁵³特许状(1854年4月到期)延长20年。结果不得不放弃此事，而同意其法案只暂

① 威·尼·基奥、约·萨德勒和威·蒙塞尔。——编者注

时有效,这要看议会的意向而定。除了决定文职人员和技术性的军职的聘用实行公开竞争外,这一法案仅限于以下几点:查理·伍德爵士(督察委员会^①主席)的薪俸从原来的1 200英镑改为5 000英镑;董事人数由24名缩减为18名。以前董事全部由股东会选出,现在只选12名,而6名由内阁任命。董事们的薪俸从300英镑增加到500英镑,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薪俸则增加到1 000英镑。印度总督的职位同孟加拉省督的职位分开。在印度河区域设置一个新的管区。于是,待遇菲薄的、实践证明适用的普通特派专员取消了,代之以手下设有待遇优厚的参事会的新的省督和行政长官。设立了一些薪高事少的新差事。在印度司法部门作了某些完全无关紧要的改革。

(2)预算。预算的许多项目是从迪斯累里那里剽窃来的,不同的是,迪斯累里取消消费税似乎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现在是为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害人的茶叶税和扩大的直接税等等也都是这样——这都是从犹太人^②那里来的。某些最重要的决议,都是格莱斯顿在议会中提出反对而屡次遭到否决以后,而被迫接受的。取消广告税,遗产税,就是这样的情况。关于特许证制度的新规章,是在会议过程中经过几次修改后而放弃的。力图编制得像百科全书那样条理分明的预算,结果只是由一堆琐碎项目构成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高贵的格莱斯顿把一个特殊的法案——取消报纸增刊印花税——列入了他的预算,以便收买《泰晤士报》,这等于每年馈赠该报3万—4万英镑。因为只有它一家出版增刊,它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加强。感恩戴德的《泰晤士报》放弃了反对他的所得税的争论,现在又要求他加

①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编者注

② 暗指本·迪斯累里。“犹太人”的原文为“Israeli”,而“迪斯累里”的原文为“D'Israeli”。——编者注

入新内阁了。

(3)三个关于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的法案。⁵⁵⁴法案是托利党⁷³人纳皮尔在德比内阁时期提出的。8月1日,经过10个月的讨论,在下院通过了。阿伯丁(8月9日)在上院对于法案在这里被悄悄扼杀表示满意。

(4)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司法改革(除了一些无聊的东西以外)等等,都被搁置一边。流放法案⁵⁵⁵、航海法案⁵⁵⁶等等,都是从德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犹太人的法案也破产了。实际上,真正属于这届内阁的仅仅是:(A)马车大法令,这个法令刚刚出了议会大门,就不得不立即在议会中重新修改,因为这帮家伙尽管是“群贤”,也未能使马车管理条例付诸实行;(B)格莱斯顿提出的变更国债条款的计划,早在7月28日,他就已经在议会迫不得已承认这是个失败。

8月20日。(议会从这一天起一直休会到10月27日。)帕麦斯顿宣布下院会议闭会,并向议员们保证,他们对东方问题可以放心,“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撤军问题……保障是:‘他相信俄国皇帝的荣誉和品质’,这些东西会促使他自愿从两公国撤走自己的军队”。

12月3日。^①锡诺普⁴⁴³。

12月12日。四强国致土耳其政府的照会⁴⁴³,实质上向它提出了比维也纳照会⁴⁴⁸还要多的要求。

12月14日。帕麦斯顿在内阁会议上起初表示同意打电报到维也纳,说明锡诺普事件不应成为谈判的障碍,而后来,为了欺骗庸人,他在

^① 指关于1853年11月30日锡诺普会战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日期。——编者注

12月15日提出辞呈,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反对罗素的改革法案。自然,他的目的—达到,就又回到政府里去了。⁴⁴⁴

1854年

1月中。爱尔兰旅的捐客萨德勒,由于在爱尔兰法庭上丑事被揭露而辞职。他原来是财政副大臣。(后来,德高望重的格莱斯顿企图把他的—个亲戚劳利派到澳大利亚去当总督,劳利在任财政大臣私人秘书期间参加了证券投机活动,而且还是一个赛马场赌徒。格莱斯顿在议会中出了丑。同样是这个“德高望重的”人任用了奥弗莱厄蒂,而此人携款潜逃了;他又在济贫法委员会里安插了一个姓海沃德的人,因为此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诽谤迪斯累里的文章。德高望重的格莱斯顿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肮脏勾当中。)

2月初。议会重新开会。

2月6日。帕麦斯顿发表声明,说他将要提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建立民军的法案。3月28日宣战。法案到6月底才提出。

2月13日。罗素提出他的改革法案,他是把这个法案作为自己参加联合内阁的条件和理由提出来的。过了10个星期,又“含着眼泪”把它撤回。作为回报,他重新被任命为枢密院院长,并领取薪俸。

3月6日。格莱斯顿要求的

“仅仅是把正要离开英国海岸的25 000名士兵弄回来所必需的一笔钱。”

他把6个月的所得税增加一倍。5月8日他不得不再提出新的预算。

3月中。沙皇^①公开了“秘密往来的函件”⁴⁶²,这些函件从1853

^① 指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年1月11日急电开始,揭穿了这些家伙在1853年内所作的全部声明都是有意的欺骗,这就迫使这些家伙不得不宣战了。

4月7日。格雷勋爵(那时就垂涎陆军大臣的职位了,他任殖民大臣时弄得所有的英国殖民地都几乎要发生起义,他因此而臭名昭著)在上院发表了关于英国军事组织的缺陷的演说。这篇发言只是给了大臣们一个机会,在6月8日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使各部门各自为政,从而增设一个职位和多发一份薪俸。同样,霍乱也被用来设置一个“保健委员会”主席的独立职位,也就是一个拿薪俸的新的 大臣职位。

5月29日。

“它〈政府〉的措施,遭到极其无礼的否决。”(布莱特语)

这次即第二次会议期间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活动的总结: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法案即全面修改定居法法案⁵⁵⁷、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全面修改议会誓词法案被否决了。三个法案即防止贿选法案、全面改组行政部门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了。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8月12日。议会休会。

12月非常会议:外籍军团法案⁵⁴⁵和民军法案⁶⁶。

看了上面这些,足以使你回忆起一些事实来嘲笑这些家伙,同时可以预先对可敬的帕麦斯顿(如果他当上首相的话)敲打几句。

卡·马克思

2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的文章⁵⁴⁹。纽卡斯尔把罗素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但是这头蠢驴在自己发言的末尾^①却讲得非常令人感动。

我的妻子恢复得很好，但婴儿^②的状况令人担心。

附上：(1)拉萨尔的信；(2)丹尼尔斯的信；(3)拉萨尔所引用的剪报。戈尔德海姆用“拉萨尔”的名义在索林根等地的工人中间到处活动；(4)施特芬的信。顺便提一句，他忘记注明他在布赖顿的地址，如果我因此没有回信给他，他又要抱怨了。

由于巴尔贝斯的蠢事，琼斯自然已经同癞蛤蟆们⁴⁹而且是同他们中的败类搞在一起了。^③结果又要在二月纪念日举行世界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宴会⁵⁵⁸。他也到我这里来过，我嘲笑了他一顿。但是他的那些法国人（一帮完全不知名的家伙）还去找过前沙佩尔协会²⁵，

① 亨·纽卡斯尔 1855 年 2 月 1 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 1855 年 2 月 2 日《泰晤士报》第 21967 号。——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 623—624 页。——编者注

协会当然没有拒绝这种善意。据说,波兰和意大利流亡者当中的不属于“流亡者上层”的不满分子也已经组织起来,准备派代表去参加委员会⁵⁵⁹。昨天我和格茨为了寻开心,让琼斯带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权充“旁听者”。他介绍说,我们是“宪章派的老朋友”,当然有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呢?有形形色色的最次的癞蛤蟆。一个西班牙裁缝或者烟草厂厂主,他是“自行与会”的,还有施泰翰(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此外还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德国浑蛋。自从沙佩尔本人离开以后,施泰翰就竭力模仿他的面部表情、他的忧郁而严肃的神情和姿态,正像肉铺老板勒让德尔模仿丹东一样。不仅如此,俄国人赫尔岑没有得到邀请就自行出席了上一次会议,并且(自行)提议把自己选为委员会成员。在我们出席的那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一封谄媚的信^①,因为法国政治贤人们发现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所以当即接纳了他。整个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这些简直使人受不了,以致琼斯(主席)提议:(1)每人只能发言一次,并且不得超过10分钟;(2)有人指出西班牙人不是流亡者,因为在那里民主派已经得胜,他对这个意见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恭维话:“希望在伦敦的所有流亡者都能有这样的命运”,那时在伦敦“就不需要各种国际委员会了”。

格茨和我作为旁观者,免费欣赏了这场喜剧,我们拼命地抽烟。在那里可以亲眼看到,“真正的民主派”成了什么样子。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参看本卷第649—650页。——编者注

2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告诉你“金条”已收到；其次，今天的出色的论文^①也已收到。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也不能给你写信，因为眼睛严重发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而我的“常任秘书”^②也因为天冷不能像通常那样很快就恢复过来。不过我想，她不久就会重新承担起自己的职务。我的眼病是由于翻阅自己的经济学笔记⁵⁴⁸引起的，我这样做，即使不是为了撰写著作，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进一步加工做好准备。

我已经告诉你，赫尔岑是怎样挤进“国际委员会”⁵⁵⁹的。^③附上他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对“没有发出的”“邀请”表示感谢。这封信本来准备在《人民报》上发表，以便在公众面前证明他的重要性。但是

① 恩格斯《克里木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
——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48页。——编者注

没有成功,因为我立即从琼斯手里把这份糟糕东西骗了来。然而,赫尔岑还是硬让他们派他当了纪念会⁵⁵⁸的演说人。

同时附上第二封信,这个委员会在信中邀请我出席宴会,并且“参加大会”。我不想得罪癞蛤蟆们⁴⁹,尤其是不想得罪宪章派³²。问题是:我该用什么方式来拒绝?请赶快把你的意见写信告诉我。我之所以必须拒绝这件事,是因为:(1)这种大会全是胡扯;(2)这在目前情况下会毫无益处地引起政府方面的迫害,而帕麦斯顿已经盯着我了;(3)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在回信中可否借口赫尔岑要出席而加以推辞?

琼斯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他完全迷失了方向,把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癞蛤蟆们和德国混蛋们。他希望在公开的大会上表明所有外国流亡者都变成宪章派的尾巴,为此他不惜牺牲一切。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它会引来一场争吵,其后果将是:(1)乌尔卡尔特及其同伙(如果这事引起注意,则还有《泰晤士报》)会指责宪章派是受俄国代理人领导的,——这是必然的;(2)使内阁有借口来恢复外侨管理法⁸⁵; (3)造成宪章派内部的分裂。分裂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一部分伦敦宪章派断言,琼斯在关于成立作为联系宪章派和外国流亡者的中间环节的分委员会的通告中,写上了关于“社会民主共和国”的话,就是任意违背了宪章,败坏了宪章派整个事业的名声。虽然不能不承认琼斯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毅力和主动精神,但是,他大肆喧嚣,毫无章法地借各种理由进行鼓动,不顾时机急躁冒进,会把一切都毁掉。当他不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时,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兴奋状态中。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用。

戈洛文先生,赫尔岑的忠实的阿哈特^①,今天在《晨报》上登了一篇题为《二月革命》的简短报道,内容如下:

“他听说赫尔岑要代表俄国,或者确切些说要代表自由主义的俄国出席宴会。他的名字就已经说明他是一个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在俄国,人们责备皇帝,说他特别重用这样的人。流亡者要谨防陷入同样的错误。”

如果像今天《纪事晨报》增刊上巴黎的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小波拿巴^②亲自统率莱茵军队对抗普鲁士,那么“战局”最终将对法国不利。

你的 卡·马·

2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3月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星期二^③你将收到我的一封详细的信。今天只写这几行,向你

①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人物。——编者注

② 维·雨果给拿破仑第三起的外号。——编者注

③ 1855年3月6日。——编者注

说明我不写信的原因。

(1)穆希^①患了胃炎,烧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没有好(这是最糟的)。

(2)婴儿^②一天比一天虚弱,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只好在几天前换了奶妈。

(3)我的妻子产褥期情况极好,但是右手食指得了所谓的甲沟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很疼,使人很烦躁。昨天动了手术。

(4)我先是得了该死的眼病,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后来又是讨厌的咳嗽,只得吃几瓶药,甚至还在床上躺了几天。

你看,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直到现在还多少如此。

我一定给你弄到赫尔岑的那篇拙劣的东西以及昨天的《人民报》,在这份报上你可以看到琼斯和赫尔岑一起开会的情况。⁵⁶⁰琼斯再来时,我是把他赶出门外,还是采取“外交手段”?

医生说,我已经两年没有离开索霍广场了,必须换换环境。因此,我很想在妻子再去特里尔以前,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如果因为老头儿^③就要来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住在你那里不方便,我可以在曼彻斯特租一个房间。无论如何,我要离开这里哪怕是一个短时间(当然,要等这里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因为身体不适使我的脑子也发木了。

尼古拉之死你怎么看?《泰晤士报》暗示说,他部分是因为“他最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凶恶的敌人”帕麦斯顿当上了英国首相而吓死的^①，说得好。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好几个月没有听到克路斯的消息了。

2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5英镑收到了。

在穆希上校^②身体没有显著复原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不过这个星期他恢复得很快，医生^③今天非常满意，下星期也许一切都正常了。只要我能够安心地离开，就写信给你。我想下星期就行了。

① 《俄国皇帝死了》，载于1855年3月3日《泰晤士报》第21992号。——编者注

②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③ 弗罗恩德。——编者注

昨天我们得知我的妻子的九十岁的伯父^①死了,真是一件大好事。这可以使我的岳母^②每年省去200塔勒的开支,而我的妻子将得到大约100英镑;如果这个老家伙没有把不属于限定继承财产⁵⁶¹的一部分款项遗留给他的女管家,我的妻子还可以多得到一些。不伦瑞克公爵关于七年战争⁵¹⁷的手稿,老夏恩霍斯特曾经愿意出高价收购,关于这份手稿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我妻子的哥哥^③曾有意把这份手稿奉献给自己“皇恩浩荡的君主”^④,她立即表示反对。普鲁士国家要得到手稿就得出现款,否则不行。

还出现了另一个可能得到钱的来源。我的妻子曾经在特里尔一个姓格拉赫的银行家那里存了1300塔勒。这个家伙破产了,他在接受存款时已经没有支付能力(虽然公众不知道),所以他对我的妻子是进行了欺诈。由于格拉赫妻子的请求,我的妻子“心软了”,决定放弃诉讼。检察长宣称,不然格拉赫就要上陪审法庭。现在,这个格拉赫的妻子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如果她实践自己的诺言,就可望补偿至少是一部分的损失。这样,无论如何可以最终还清“旧债”,卸下肩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拿破仑·波拿巴的小册子⁵⁶²(日拉丹在《新闻报》上声明,这不是他的作品),使我非常开心。虽然小册子力图赋予“亲王”^⑤一种庄严的姿态,虽然它充满了法国式的吹牛、肤浅以及军事问题上的重大错误,但它对于我们的勒鲁瓦,或者说圣阿尔诺却是一座珍贵的纪念

① 亨·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斐·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⑤ 拿破仑亲王。——编者注

碑,而且一般说来,对于描述“身居王位的巴纳姆”^①以及他的亲信,也是很珍贵的。

关于克里木的臭事,你要给我解释下面这一点:伊文思将军向调查委员会说,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溃败,主要原因是没有道路通向巴拉克拉瓦港;要修筑道路,1 000 人干 10 天也就够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所有抽得出来的人,都用来挖战壕了,而英军应占的战线之长,从一开始就同英军的人数完全不相称。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能不能认为这种倒霉的事情是法国人耍的把戏?

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②。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从罗马历史发端以来就起着重要作用的债务关系,只不过是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的结果。

今天我看到了福斯特牧师的三本书的广告,书的总标题是《原始的语言》。^③

想必你已经看到,赫尔岑先生现在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也叫嚷起来了。同时,他在琼斯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登在《人民报》上,印成了小册子,也登在里贝罗耳老爹的光荣的《人》报上。⁵⁶³

再见。

你的 卡·马·

-
- ① 这里讽刺地把拿破仑第三同美国生意人和剧院老板巴纳姆相比。——编者注
- ② 巴·格·尼布尔《罗马史》1847—1851年伦敦版。——编者注。
- ③ 查·福斯特《追溯四大古大陆古代铭文中业已绝灭的字符而查考出的一种原始语言》1852—1854年伦敦版。——编者注

2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3月1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相信可爱的穆希^①能战胜这场病。你知道这种前景对我们家有多大的影响。我的妻子又完全垮了。现在事情很快就会见分晓。

你的 卡·马·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2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2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穆希显著好转已经有几天了，医生^①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如果一切顺利，就必须马上把穆希送到乡下去。他自然是非常虚弱，而且瘦极了。他已经不再发烧，腹部的硬块也大大缩小。现在主要问题是他的体质能否支撑到整个疗程结束。我相信他行。只要医生^①说危险已经过去，我就到你那里去。

德朗克来了，他打算谋到弗莱里格拉特的那个职位，因为弗莱里格拉特同他的老板^②彻底决裂了。

请原谅，今天只能写这几行。因为我看护穆希，长时间值夜班，累得要死。

代表全家，也代表穆希向你衷心问好。

告诉鲁普斯^③，他以前有过联系的那个瑞士人富勒尔破产了，甚

① 佛罗恩德。——编者注

② 约·牛津。——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至骗了自己的家庭教师 14 英镑。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2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3月30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给你的病情报告^①,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因为他的病时好时坏,使得我的看法也几乎每小时都在改变。但是,他的病最终显示了我家遗传的腹部结核的症状,看来连医生也不抱任何希望了。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我自己当然要挺住,但是,我的心在流血,头痛欲裂。孩子在病中一刻也没有改变他那独特的、温和的,同时又是独立的性格。

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②

① 关于埃德加·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的报告。——编者注

② 恩格斯 1855 年 3 月 4 日—4 月 5 日之间给马克思的许多封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如果有所好转,就立即写信给你。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注意:下星期二没有轮船到美国去,也不必每次都一下子寄两篇文章给这些家伙。因此下星期二就不必寄了。

2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4月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可怜的穆希^①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长眠不醒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友谊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怎样减轻了我们的痛苦。我因失去孩子而感到的悲伤,你是理解的。我的妻子向你致最友好的问候。如果我到曼彻斯特去,可能带她一起去一星期,那时我们自然是住在旅馆里(或者租一处私人寓所)⁵⁶⁴我无论如何要设法帮助她度过最初的一段日子。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2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4月1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想星期三^①同妻子一起去曼彻斯特，她这几天必须换换环境。如果我不另行通知，我们就在那一天去。无论如何，我星期一会再写信的。

亲爱的孩子^②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垮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欲裂，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你的 卡·马·

① 1855年4月18日。——编者注

②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我的妻子刚才给你写了几句话，^①也随信附上。

2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早上我将和妻子一起乘议会火车¹⁵⁵离开这里前往曼彻斯特。⁵⁶⁴

刚才我同德朗克看见了巴登格，他正路过威斯敏斯特桥。⁵⁶⁵这只穿制服的猴子。

你的 卡·马·

^① 燕妮·马克思给恩格斯的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71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

布雷斯劳^①1855年4月1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我要同妻子一起离开伦敦数日。⁵⁶⁴德朗克非常热心，他同意在这段时间里替我写通讯。他今天要寄给您的是一篇报道波拿巴来此地的文章。⁵⁶⁶如果我见不着他，这封信我就单独寄给您。

附上两篇文章^②，作为同泛斯拉夫主义论战的开端。我认为，德国早就应当认真地研究威胁着它的各种危险了。这两篇文章，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登，因为他们同通讯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我深信必须不失时机地在德国敲起警钟。这样一来，柏林的“批判的批判”⁵⁶⁷也会由于自己狂妄的愚蠢而遭到痛击。

您的 卡·马·

① 即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编者注

2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5月1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十分痛苦，全家仍然心情很坏。从我们离开曼彻斯特⁵⁶⁴那天起，这里的天气一直很糟。

德朗克这个小笨蛋要等你把他的“橡胶套鞋”寄来，才把布鲁诺·鲍威尔的书^①给你寄去。“彼得曼的书”^②因为不小心同其他东西包在一起了。本来可以早些寄还给你，但是我想不如同布鲁诺·鲍威尔的书一起寄。你看怎么办。如果你把套鞋寄还这个小笨蛋，是不是把我忘在那里的德克尔的书^③一起寄来。

① 可能指布·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夏洛滕堡版；《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夏洛滕堡版；《俄国和德国人》1853年夏洛滕堡版。——编者注

② 奥·彼得曼《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领域新的重要研究通报》1855年哥达版。——编者注

③ 卡·德克尔《从现代军事观点看小型战争。或论所有三个兵种在小型战争中的运用和使用》1822年柏林—波森版。——编者注

我已经写信到布雷斯劳去了^①。还没有回音。你写信详细告诉我：有多少印张，是分册出版(有几分册)，还是装成一册，你有什么要求等等。⁵³⁹

克路斯终于又寄来了几份《论坛报》³，还写了几行字，说他打算写文章。

附上：(1)《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关于《索霍的蝎子》的文章；(2)《人民报》的剪报，从中你可以了解到琼斯先生同西蒂区改革派的奇怪的谈判，以及“他怎样被欺骗”(这些家伙显然只希望工人民众作为无名配角，站在他们门前的大街上，展示并证明他们的运动深入人心)。⁵⁶⁸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向鲁普斯^②问好。

你的 卡·马·

《政治评论集》⁴⁸⁹现在作为一卷书出版了。塔克尔先生在序言中指名感谢我，在目前外侨管理法⁸⁵可能恢复的情况下，这样介绍并不太好。⁵⁶⁹

① 马克思 1855 年 5 月 8 日前后给莫·埃尔斯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2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5月^①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昨晚病倒了。我在星期二^②(下星期)以前无法兑现期票，你如果能寄点钱来，哪怕是一小笔钱，那就太好了。

《论坛报》真可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让它反对泛斯拉夫主义。⁵⁷⁰如果它不干，我大概不得不同它断绝关系，这样做是很不愉快的。

想必你已经在以前的一号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伟大的赫尔岑从8月开始要在这里出版一种俄文杂志——《北极星》。

向鲁普斯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原稿为“3月”。——编者注

② 1855年5月29日。——编者注

2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6月1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刚刚收到你的文章^①(下午4点)。喝醉了的邮差已经走过去了,琳蕻^②上前抓住他把信^③拿来。从附上的德纳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要求:(1)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栏;(2)为《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篇关于欧洲各国军队的文章⁵⁷¹,篇幅是一印张。如果你没有时间写后一篇文章,就把材料寄来,我自己写。我对要写的东西不熟悉,文章自然写不好,不过我不能放弃挣10英镑的机会,因为一方面从遗产中应得的钱还没到手^④,另一方面,开支很大,而且又少写了几篇文章,因为可敬的德朗克在我离开期间没有给《新奥得报》写一篇文章(尽管他答应要写),⁵⁶⁶而

① 恩格斯《拿破仑的军事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③ 恩格斯1855年6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654页。——编者注

《论坛报》那里,我透支的窟窿还要填上(今天寄出的文章才抵上这笔账)。

至于彼得曼的书^①,我是连同一张便条^②一起托普芬德带到曼彻斯特去的,那时你正好到湖滨去了。普芬德现在又到了曼彻斯特,你可以问他。

至于鲁普斯^③:他打赌输了。这里的小酒店星期天是1点开门,而不是12点半。

匆匆写这几行。日后再详谈。

你的 卡·马·

又及:布鲁诺·鲍威尔出了一本关于“俄国教会”的小册子。

① 奥·彼得曼《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领域新的重要研究通报》1855年哥达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1855年5月19日—6月14日之间给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2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6月26日于[伦敦]
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上星期五^①我没有寄出文章，因为同时从伦敦和曼彻斯特收到文章会使这些家伙发生怀疑。星期二(上星期)我寄出了一篇关于波拿巴外交、1815年条约⁵⁷²和普鲁士元帅克奈泽贝克的一般性的文章^②。关于后者，谈了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波兰人所作的绝妙的讽刺。下星期五看来还得有一篇军事文章，论述滑铁卢纪念日发生的马拉霍夫冈和大凸角堡的战役⁵⁷³。明天和后天我到图书馆去找关于西班牙军队的资料。凡是我能找到的，在周末以前你一定都能收到。⁵⁷¹

关于你的小册子⁵³⁹，埃尔斯纳写信给我说：

“如果您认为我们的书商中哪怕会有一个人愿意出版恩格斯的书，您就把他们看得太高了。凡是我找过的，都一概回绝，无疑是怕担革命者的名声……如

① 1855年6月22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奇怪的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
——编者注

果您想到柏林去找一下,大概亚历山大·敦克尔是最有可能同意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人。”

维尔特大概可以当中间人同敦克尔商谈。

星期天下午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看来完全是革命的。⁵⁷⁴

我先写这几行字给你,我的牙痛得要命,这已经折磨我一个星期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读了附去的一堆材料后会说:multa instead of multum^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虽然我浏览了整本条令^②,还是没有找到最主要的东西,即西班牙火炮的数量和口径。关于山炮在这方面的一些材料

① 意为“言烦意杂”,出自拉丁成语“Non multa sed multum”(言简意赅)。——编者注

② 《国王陛下关于军队体制、纪律、编制和兵役的条令集》1850—1852年马德里版。——编者注

你可以在注释里找到。根据葡萄牙《军事评论》的一段话来判断,西班牙炮兵的兵器,大体上是仿照法国的。

我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可能有些东西用得上。⁵⁷¹

祝好。

你的 卡·马·

引用到米努托利(男爵)的地方,出自他的一本书:《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1852年柏林版。

我想,他就是那个狗警察。他曾经是而且可能现在还是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普鲁士总领事。

2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7月3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5英镑于星期一^①收到了。

我在博物馆^②花三天时间翻阅了大量的东西,但是除了下面这

① 1855年7月2日。——编者注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些在麦克库洛赫《地理、统计词典》中已经有的以外,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⁵⁷¹

1848年,军队人数约为49 000人(看来,这是战时编制,因为我在一本都灵出版的《政治词典》中找到1840年的人数为26 000—27 000人)。其中基干步兵32 000,骑兵5 000,炮兵和工兵4 000,宪兵8 000。他们断言,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人数达到64 237人,这个数字被引为正式的战时编制。我从里恰迪的书^①中了解到,斐迪南多一世的儿子^②和炮弹国王^③的父亲最早——1824年或1825年——雇用瑞士人当兵,期限为30年(因为那不勒斯军队仿效西班牙军队,举行了叛乱),规定薪饷为当地部队的三倍。由于双西西里王国政府在国内依靠瑞士人和拉察罗尼⁵⁷⁵,在国外依靠奥地利军队,而把自己那支薪饷微薄、纪律松弛、士气低落、胆小怕死的军队看得等于零,所以我认为,在评述欧洲各国军队时,可以照政府自己的看法,把这支军队当做零,只顺便指出它的人数就行了。

马里奥蒂的书^④里可能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但是我得不到这本书,因为不管我去借多少次,它总是“已借出”。

我的家仍然充满悲伤。妻子还是非常痛苦。对心爱的不幸的孩子^⑤的怀念折磨着她,甚至他的姐妹们^⑥嬉戏时,她也感到难过。这

① 朱·里恰迪《1848年意大利革命史》1849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弗兰契斯科一世。——编者注

③ 斐迪南多二世的绰号,他的军队1848年为镇压人民起义炮轰了巴勒莫和墨西拿。——编者注

④ 安·加伦加《皮埃蒙特史》1855年伦敦版。马里奥蒂是加伦加的笔名。——编者注

⑤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⑥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样的创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慢慢愈合。就是对我说来,这种损失也仍然像第一天那样历历在目,所以我懂得妻子的痛苦。如果苏格兰的钱^①来得还及时,我就到肯特去住几星期,据说那里风景优美的地方很多,而且花费也不大。

上星期天海德公园的场面令人讨厌,一方面警察们专横肆虐,另一方面大量的群众纯粹是消极反抗。⁵⁷⁶不过,显然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但愿克里木的大失败能起推动作用。

你的 卡·马·

2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7月1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施特龙在我这里,遗憾的是他妨碍我今天寄文章给《论坛报》。因此我想星期五^②寄出一篇关于最近内阁危机的文章⁵⁷⁷,标上星期

① 指亨·格·冯·威斯特华伦遗产中分给燕妮·马克思的一部分(见本卷第654页),威斯特华伦的祖籍是苏格兰。——编者注

② 1855年7月20日。——编者注

二的日期;如果你同时能寄给我一篇例如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如果战场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⁵⁷⁸,使我能一次寄出两篇,那就太好了。问题在于下星期我不得不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由于我上次已经透支而最近又有几天没写文章,所以这次我还得透支,而且数目相当大。

从美国佬国家回来的德国人古斯塔夫·佩克耳,给我带来了埃德加^①写的几句话,以及他和其他熟人的一些详细消息。近来埃德加在纽约附近当雇农,他打算把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卖掉。施拉姆得了肺病,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也在纽约州。艾韦贝克一年半以前到诺伍去找卡贝时路过那里。菲克勒尔在利埃夫尔破产以后,接收了他的莎士比亚饭店,并且还乘机竭力欺骗他。雅科比情况不错,美国佬喜欢他“严肃”和“审慎”的性格。布伦克尔元帅和其他几个在革命喜剧时期^②臭名昭著的骗子用偷盗来的钱买了土地,据说他们对待自己工人的那种粗暴举动和高傲态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佬。海因岑又在纽约办起了他的《先驱者》。总的说来,德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很糟,他们同时受到缅因州禁酒法⁵⁷⁹、“什么都不知道”⁵⁸⁰的折磨,受到工农业危机的折磨。因此,回德国以及去加拿大和南美的侨民很多。

由于巴黎的德国商人的斡旋(其中一人是《新莱茵报》的拥护者),德朗克回巴黎的申请,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只要弄到“生产费用”,他打算本星期就动身。

伊曼特已经前往苏格兰海泽那里,要待一个月。在这段时间,他

①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指1849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编者注

把自己在坎伯韦尔的那套小房子让给我用。全家都搬到那里去换换空气,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⁵⁸¹

附上下列信件:

第一、拉萨尔从巴黎来的信。

第二、为了使你开心,寄上赛雷迪的《亚细亚的领袖们》以及此人请我帮忙的信⁵⁸²。

第三、弗洛伦库尔^①关于遗产^②情况的信(你要寄还给我的只有这一封信)。从信中你可以了解到,一方面遗产增加了515英镑,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拖延使事情不能很快实现。这不是那个臭名远扬的弗洛伦库尔^③,而是他的兄弟。

你的 卡·马·

有没有一本关于小约翰·罗素生平事迹的书,你知道吗?

① 威·冯·弗洛伦库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54、672页。——编者注

③ 弗·冯·弗洛伦库尔。——编者注

27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巴 黎

1855年7月2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①

亲爱的拉萨尔：

我在乡间已经待了几个星期⁵⁸¹，住在一位朋友^②让给我的一所房子里，他到苏格兰去了。所以，你的信我昨天才收到。不过，现在我已经采取措施，使来信能立即从城里送到我这里。

得知你离伦敦这样近，却不想哪怕是花几天时间到这里来看看，我自然觉得奇怪。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你会发现，巴黎到伦敦路很近，路费很便宜。假如法国不是对我紧闭大门，我会立即到巴黎去看你。

我在巴黎有几个朋友，但是（现在我不是在城里写信）只有我回到索霍才能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你，地址都在那里。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化解任何损失带来

① 这封信写自伦敦近郊的坎伯韦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
——编者注

② 彼·伊曼特。——编者注

的痛苦。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①的死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灵,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如果再看见海涅,请代我向他致意。

你的 卡·马·

2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8月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全家仍在坎伯韦尔(因此,我大部分时间也在那里)⁵⁸¹皮佩尔在我们这里待了一星期。所以,除了必须给纽约和德国写的文章外,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关于《军队》的文章^②非常出色。

从附上的施特芬的信中,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处境很坏。我特别可怜前者。我不记得我在简述从美国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② 恩格斯《欧洲军队》第2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560—584页。——编者注

佬国家来找我的人^①所说的情况时,有没有提到康拉德·施拉姆得了肺病,并且在前元帅布伦克尔那里用驴奶治疗。

最近几星期我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组关于约翰·罗素勋爵的文章,确切些说是三篇,在文章中我从头考察了这个小个子的升迁史。⁵⁸³虽然如此,还是要很快再写点关于战争的东西,也许还要写点关于亚洲形势的东西。

德朗克大失所望,就是说,最后已弄清楚,发给他去巴黎的护照一事,是法国使馆的误会,实际上正好相反,命令很明确,不许德朗克到法国去^②。他是否能在泽西岛得到一个职位,过几天可见分晓。

波拿巴在纯理性范围内解决了我向他提出的课题:“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③。他发行公债时所耍的手腕,就是这方面的重大实验。

关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集结你有什么看法?你有没有得到“一个将军”的第二个回忆录?⁵⁸⁴

你的 卡·马·

① 古·佩克耳,见本卷第673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673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38页。——编者注

2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9月1日于坎伯韦尔区
丹麦[街]约克广场3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伊曼特非常冒险地指望在阿布罗斯找到工作，于是结束了自己在这里的一切事务，动身到蒙特罗斯去了。我得到了他的家具，并且要在这里待到苏格兰的钱^①寄来。那时我要租一套像样的房子。在这以前第恩街的房子还要保留着。乡村的空气对于全家，特别是对我的妻子非常有益。

你的文章^②昨天收到了。汉堡各报也登了俄国的报告。

现在必须赶快给《普特南氏月刊》写文章。我收到德纳的来信，他已经担心第二篇^③会到得太迟。但是从后来的一封信中看到，它还是及时寄到了。普特南又要求写一篇关于“现代作战方法中的进步”的文章。《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总的说来是加以赞扬但显然不怀

① 见本卷第 654、672 和 674 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黑河会战》，载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94 号。——编者注

③ 恩格斯《欧洲军队》第 2 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560—584 页。——编者注

好意的评论。文中说英国人不执勤时是不穿“瘦小的裤子”的，他们的骑兵中队有四百多士兵，而且在“士兵”这个词的后面，打上了一个问号；最后，说作者看来不知道，在英国鞭笞现在限于50下，而且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使用。大约两星期前，在奥尔德肖特有一个士兵被打了30鞭而死去，这件事就是对这个评论家的作品的注释。关于评论中的荒唐东西，我已经写信给德纳提出了必要的意见^①。

你是否注意到纳皮尔和格雷厄姆之间的争吵？⁵⁸⁵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篇发表在《晨报》和《先驱报》上。今天《晨报》在第一篇社论里引用了查理和詹姆斯之间的来往信件。据说今天在一家日报上也发表了格雷厄姆对纳皮尔第一篇文章的回答。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奥地利人在加里西亚集结军队时利用时机，在赫斯的指挥下修筑仅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的铁路，同时还构筑要塞，以对付俄国。

希望你来信告诉我一些你自己的情况，以及你都在忙些什么。

你的 卡·马·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科斯策尔斯基也出现在佩利西埃关于会战⁵⁸⁶的报告^②中。

海军上将布律阿在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③如果可信，则俄军已处在饥饿的边缘。不过，无论如何烧酒大概是不缺的。

① 马克思 1855 年 9 月 1 日给查·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阿·佩利西埃《关于黑河会战的报告》，载于 1855 年 8 月 30 日《泰晤士报》第 22146 号。——编者注

③ 阿·布律阿《给海军大臣斐迪南·阿尔丰斯·阿默兰的信》，载于 1855 年 9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2148 号。——编者注

282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 隆

1855年9月6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①

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惊悉亲爱的、难以忘却的罗兰特^②逝世的噩耗，简直无法向您描述我的悲痛。虽然施特芬告诉我的最后消息是不能令人放心的，但我对您出色的丈夫的康复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过希望。他是一个温和、优雅、高尚的人，品格、才干和外表的美异常和谐地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当我在科隆人¹⁶中间看见丹尼尔斯时，他总是使我感到他是一尊被任意丢在一群霍屯督人⁵⁸⁷中间的希腊神像。他的早逝，不仅对他的家庭和朋友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对科学界以及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在科学界，人们对他的抱有无限的希望，而受苦受难的群众则把他看成可靠的先进战士。

我深知您的英雄性格，因而我确信，无法忘怀的悲伤不会妨碍您忠诚地照顾好罗兰特遗留给您的爱情的结晶。您会让自己的孩子们加倍地补偿世界因失去他们的父亲而遭到的损失。

① 这封信写自坎伯韦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② 罗·丹尼尔斯。——编者注

关于这个新的损失的消息,使我的妻子又痛切地回忆起我们唯一的小儿子^①的死,她的心情使她现在不能写信给您。她像孩子一样地哭泣、伤心。

我不敢安慰您,因为我自己也很伤心,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喜爱他,甚于喜爱其他任何人。这样的悲痛是无法减轻的,只能分担。我只要稍微忍住了初时的悲痛,就会在《纽约论坛报》上登一则讣告,告知逝者在美国的众多朋友。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情况,使那些缩短了他的寿命的罪人受到比一则讣告所给予他们的更为严厉的惩罚。

无须向您保证,我永远是您可靠而忠诚的朋友。

向您表示真挚的同情。

您的 卡·马克思

2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9月6日于坎伯韦尔区
丹麦街(不是丹麦山,丹麦山是
对整个街区的总称)约克广场3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科隆日报》上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已经去世。他完全是普鲁士警察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你应当像我这样写几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句话给他的妻子^①。地址是：科隆施尔德尔巷阿马利亚·丹尼尔斯博士夫人。最好让鲁普斯^②也这样做。我凭经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朋友的信是多么珍贵。我要在《论坛报》上登一篇悼念我们可怜的朋友的短文。至于美国的德文报刊，我认为最好是在纽约《新时代》（名义上编辑是伯恩哈特，实际上是卡尔伯的勒韦）上登一则简短的讣告，由你、弗莱里格拉特、鲁普斯和我署名。这样做也是为了揭露他们对毕尔格尔斯所采取的行动。

你大概知道，奥康瑙尔在几天前死了。

琼斯的妻子^③病危。这个可怜的人现在陷入了绝境。

星期二^④有轮船开出。对《普特南氏月刊》说来，重要的是最迟在10月10日前把东西^⑤送到纽约。转寄给你的那份杂志^⑥收到了吗？愚蠢的挑剔文章不是登在《论坛报》上，而是登在和它竞争的《纽约时报》上^⑦。奥尔德肖特的事件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大约两星期前，有两个士兵因为对自己的长官“不尊敬”，一个被罚50鞭，另一个被罚30鞭。九尾鞭^⑧照例浸足了尿。第一个挨了40下就被送进了医院，

① 指马克思1855年9月6日给阿·丹尼尔斯的信。——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③ 简·琼斯。——编者注

④ 1855年9月11日。——编者注

⑤ 恩格斯《欧洲军队》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585—609页。——编者注

⑥ 指1855年8月份的《普特南氏月刊》，其中载有恩格斯《欧洲军队》的第1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529—559页）。——编者注

⑦ 见本卷第678—679页。——编者注

⑧ 旧时英国军队中的一种体罚刑具。——编者注

第二个挨了30下以后很快就死了。至于调查,显然连谈也谈不上。

布林德在《晨报》上继续“从根本上震撼欧洲专制列强”。

伦敦又出版了一种德文小报^①。真正的主编是臭名远扬的西格蒙德·恩格兰德尔,他同巴黎警方有联系。主要撰稿人是:隆格、俄国人赫尔岑和一个叫科尔恩的人,此人是个酒鬼,据说还是个退伍的上尉。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284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

布雷斯劳^②

1855年9月1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③

亲爱的埃尔斯纳:

上星期我没有可能写东西给您,因为可敬的弗罗恩德医生对我提出了司法追究。⁵⁸¹由于他,我甚至被迫离开伦敦一个星期左右。但是议会既然没有开会,这种情况自然也不会影响我这个通讯员的

① 《伦敦德意志艺术、音乐、文学、手工艺和公众生活杂志》。——编者注

② 即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③ 这封信写自坎伯韦尔区,但标上了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效率。⁵³⁴好吧,这个月就请您从9月11日起为我开账户吧。

不用说,如果您的报纸没有能力付款,但仍能继续存在下去,那您依然可以得到我的文章。

我深深感到,您的报纸,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小范围内,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出言外之意。说您从“立宪派”那里拿钱,这种指责是再荒谬不过了。某些十足的“立宪”资产者,曾购买过《新莱茵报》的股票。纵然这些先生们后来对此感到后悔,但是编辑部无论如何从来也没有禁止他们继续出钱。

假如我不是担心我的任何一个熟人仅仅因为和我通信而使声誉受到影响,我早就为了您的报纸而往莱茵省写信了。拉萨尔没有在科隆等地引起人们对《新奥得报》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他本来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如果《新奥得报》濒于倒闭,那我们应当这样安慰自己:我们现在的一切活动、一切作为和创举,都纯粹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马·

伦敦这里出版了一种德文周报,是由前(?)法国警察、维也纳的流亡者西格蒙德·恩格兰德尔创办的。撰稿人有:俄国人赫尔岑、约翰奈斯·隆格和一个叫科尔恩的酒鬼,据说还当过上尉。^①

^① 见本卷第683页。——编者注

2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9月11日于坎伯韦尔区
丹麦街约克广场3号

亲爱的恩格斯：

优势兵力迫使我像俄国人那样撤出南部，不过并没有把一切东西都炸毁。⁵⁸⁸相反，我的卫戍部队还安然地留在这里，我自己也打算差不多过一个星期就回来。就是说，我要离开这里到曼彻斯特去几天，明天晚上到。因为我在那里要瞒着别人，所以不要对别人说我去，当然，鲁普斯^①除外，如果你偶然碰见他可以让他知道。

刚收到的你的文章^②，我根据最新的电讯作了改动。^③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② 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载于1855年9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506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载于1855年9月14日《新奥得报》第429号。——编者注

286

马克思致莫里茨·埃尔斯纳

布雷斯劳^①1855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第一封稍微迟到了一些，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曼彻斯特时偶然有所耽搁。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后，我肯定您已经退出了《新奥得报》，因此我立即停止了寄通讯。而您第二封信寄来的时候，我的牙痛正好发作(这几天才好)，弄得我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就不能写。

您10月7日来信的内容，我不仅告诉了朋友们，而且也告诉了敌人们；我们的敌人看来大吃一惊。不用我特别保证您也会相信，布雷斯劳的泰梅先生和西蒙先生的教义丝毫没有感动我和我的朋友们。

我没有看到霍约尔，但鲁普斯^②偶尔和他见面。这个霍约尔出于爱国，把《布雷斯劳日报》带进了这里的雅典神殿²⁴²；这个情况使我们的小沃尔弗有从这个曼彻斯特几乎唯一的诗神避难所中被赶

① 即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出来的危险。

博尔夏特我很熟,我已向他转达您的问候。博尔夏特同布雷斯拉的西蒙公民经常有亲密的通信联系。他第一次问我知道不知道《新奥得报》同立宪派处于非法的同居关系时,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您不知道,在我看来,立宪派和民主派(至少是普鲁士的),都是一路货?接受一部钦定宪法而拒绝另一部钦定宪法的民主派,同接受了第一部,而后来又同意第二部的那些人有必要加以区分吗?⁵⁸⁹《新奥得报》最大限度地刊载了在目前新闻出版条件下可以刊载的一切。您还希望什么呢?”

我接到巴黎特别熟悉情况的一些人的来信。据他们说,帝国的声望越来越低。郊外到处在说:“它快要完蛋了。”^①情况确实很严重,这从众所周知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总检察官鲁朗的演说和《立宪主义者报》刊登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论未来革命的恐怖》的文章。未来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格朗尼埃先生也认为是无疑的了。

这里关于“流亡者问题”(泽西岛等等)的丑剧是雷声大雨点小。⁵⁹⁰舆论坚决地转而反对政府,我甚至想,这是政府预先计划好的。它这样笨拙地、令人啼笑皆非地向波拿巴的第一批要求让步,实际上是为了向他证明,对英国政府说来,作进一步的让步是不可能了。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远在议会开会之前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当然,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把他们看做应当留在手边的风袋,需要的时候就用来威胁大

^① 原文为“Celui-ci s'en ira”,套用了18世纪末法国革命歌曲“Ça ira!”(《就这么办!》)。——编者注

陆说：“看我来教训你们！”^①不过，内阁的交椅他坐得很不稳，然而把老狐狸拉下马来也绝不是容易的事。

您如果还有事相告，来信请写我原来的地址：伦敦索霍区第恩街28号，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住多久，把信寄到上述地址，我妻子总会收到的。隆格和夫人在伦敦开办幼儿园；金克尔和约翰娜^②希望革命还不致很快就到来。卢格有时在布赖顿讲学，他让英国人觉得德语是最可憎的语言；陶森瑙、梅因之流在痛骂“法国的流亡败类”（包括维克多·雨果），由于他们，这些“当局许可的密谋家们”有被剥夺“避难权”的危险。

恩格斯和鲁普斯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我已经有两星期没有见到博尔夏特了。

您的 卡·马·

① 原文为“quos ego!”，出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部第135行。这是海神尼普顿教训未经他同意就在海上掀起风暴的风神时说的话。——编者注

②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28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5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接到回信会很晚了。第一，我迟迟才收到你的信，因为我待在曼彻斯特⁵⁸¹，而信是寄到伦敦的，我的妻子又不确切知道，我是不是已经离开曼彻斯特。第二，该死的牙痛把我折磨得好苦，使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黑格尔在感性意识应该转变为自我意识的阶段上对它所要求的那种状态，^①也就是说，我被弄得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不能写了。

你问到科菲尼埃尔的题为《交易所的秘密》^②这本书，我想这本胡说八道的东西至今还在我留在国内的那些书籍里。我第一次住在巴黎时⁵⁹¹，由于受书名的诱惑，先是买了这本书，后来又看完了它。科菲尼埃尔先生是个律师，实际上他对交易所一无所知，只是让人提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第2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97页。——编者注

② 安·科菲尼埃尔《关于交易所和国家证券投机》1824年巴黎版。——编者注

防“交易所经纪人”的“司法上的”欺诈而已。因此,这本书一无可取,既无事实,也无理论,甚至连一个引人入胜的笑话都没有;何况现在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饶了他吧,”——即饶了科菲尼埃尔——“亲爱的夫人,他不值得使你生气。”^①

维尔特在大陆长期旅行后(他于7月底从西印度归来),现在又来到曼彻斯特。过一个星期他又要乘船离开这里到热带去。听他谈话是很有趣的。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他走遍了南美、西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他骑马越过了潘帕斯草原,登上了钦博拉索山。他在加利福尼亚也度过了不少时间。他现在虽然没有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小品文;这样,听的人还得到一个好处,可以看见他生动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听到他充满热情的笑声。维尔特总是幻想着西印度的生活,非常讨厌人类的糟粕,也讨厌此地的北方气候条件下的天气。的确,这里很糟,糟透了。

关于泽西岛事件和英国在流亡者问题上的其他丑事⁵⁹⁰,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我并不认为事态会有重大变化。我甚至不认为这里的政府想取得什么重大结果。否则他们会把这件丑事留到议会开会前夕去干。现在留出了时间让舆论来个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方面也已经开始了。

下一封信请寄往我伦敦的原来地址,因为我不知道我在朋友恩格斯这里还要逗留多久。恩格斯和鲁普斯^②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莫扎特歌剧《唐璜》(达蓬泰作词)第1场莱波雷洛的话。——编者注

② 威·沃尔弗。——编者注

2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2月7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琼斯好像不在伦敦。至少他对我的紧急书面询问^①，没有作口头或书面的答复。所以，我回到这里以后把自己关在屋里，整天都不能大声说话。现在决定出门是冒险的。⁵⁹²

文件前天才送交联合银行。^② 让各种琐事给耽搁了。

美国，就是说纽约，还没有任何回音。那些先生看来正在“考虑”。华盛顿没有来信，但是收到了一号《警钟报》和随报附来的一张反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传单，显然是克路斯写的。可惜我不留心把《警钟报》在那个“出语粗鲁，纸张柔软……”的地方用掉了。这家报纸断定说，在美国的德国人是功利主义者，他们追逐“面包”，因为“马克思先生是国民经济学家和令人费解的人”。关于马克思先生，是可

① 马克思1855年12月7日之前给厄·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为获得应分给燕妮·马克思的那笔遗产而奔波一事。参看本卷第654、674页。——编者注

以用《旧约》来解释的。他“把‘我们的交易’——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变成了哲学体系”。而在美国的善于思考的德国青年追随他，是因为德国人惯于“拜倒在旧约民族中有聪明才智的著作家脚下”，云云。

大约从我回到这里以后，赫尔岑和某个匿名的反对者就在《晨报》上进行着一场公鸡斗架。反对者谴责他是骗子，说他把自己打扮成俄国的西尔维奥·佩利科。单是他的书名就已经是撒谎，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西伯利亚，云云。赫尔岑的反驳软弱无力，他说书名是出版者编造的，他对此没有责任，还说他立即在《地球》等报刊上对错误地把一些东西强加在他身上提出了抗议，云云。而他的反对者又出来说话了(昨天)，揭发他又在撒谎，在《地球》这方面也是如此。但是除这种攻击以外，也有个英国人出面为他辩解说，就算赫尔岑没有到过西伯利亚，而且也不是俄国的西尔维奥·佩利科，但他的书还是很有趣，而且内容也无害：“一个老实人，瞧，马上发火了！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打得一手好球；可是叫他扮亚历山大，唉，你们都看见的，实在有点儿不配。”^①最后，这家自吹自擂的报纸，像它通常那样，宣布争论现在结束——说争论过于带有个人色彩等等——，今后不再登载。这场冲突，虽然进攻一方并不光彩，但它肯定在伦敦小市民²²⁴心目中极大地损害了赫尔岑的形象。⁵⁹³

琳娜^②告诉了我关于科隆案件¹⁶的一些新的细节。在我的抨击性著作^③中列举的陪审员名单自然是完全不可靠的。陪审员之一约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5幕第2场。——编者注

② 卡·舍勒尔。——编者注

③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斯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画漫画讽刺被告,而且将漫画在法庭上传看。体面的小泽特在头一个星期一直把短剑放在自己面前。被告的嘲笑迫使他终于把短剑“藏进了衣服”。真没有比他更装腔作势的花花公子了!带短剑的泽特!真笑死人!

毕尔格尔斯把时间都花在给丹尼尔斯夫人写那些“写不完的信”上面了。他还写诗。而对他的同案人则一句话也不说。

据说在伦敦一家廉价日报《电讯》^①上,对弗罗恩德医生先生和他的一个军人同伙合搞的骗局,已经有所暗示。

两篇文章^②收到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差点忘了一件重要事情:几星期以前——好像是三星期前——齐奇克到我妻子这里来了一趟。谈到了米尔巴赫^③。他说:“这个老浪荡汉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上船出海。我以为他早就在海上了。想不到我又在比布腊的小酒馆桌旁遇见了他,他看上去非常落魄。”李卜克内西也肯定地说,前不久碰见过他。

① 《每日电讯》。——编者注

② 恩格斯《战争的形势》和《亚洲战争》,分别载于1855年12月21、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578和4582号。——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695页。——编者注

2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2月1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从附上的德纳的来信⁵⁹⁴中，你可以看出，我们的策略成功了。

其余一切照旧。我还是囚禁在家。⁵⁹²琼斯仍然没有露面。

毕尔格尔斯获准更换监狱，不过迁移费用自理。维尔特差不多已经答应在科隆的毕尔格尔斯的母亲，寄钱给她让毕尔格尔斯用。但是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小德朗克经常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他和一个同事大闹了一场，准备放弃职位不干了。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他表示可以把他的位子让给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 卡·马·

29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5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可见同《论坛报》的好汉们是可以商定一些东西的，200 英镑有了保障。⁵⁹⁴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开始写一篇军事文章^①。而你应该写一篇政治文章^②，这样，两篇都可以在星期五^③寄出，这就有了 4 英镑。

德纳的信还给你。高贵的米尔巴赫滞留在伦敦混日子，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关于克里木的通讯报道同纽约人反正没有谈成。⁵⁹⁵无论如何，我现在已经摆脱了对这个家伙的任何间接的义务，同他再也没有关系了。我在这里根本没有谈过此事，否则终究会使鲁普斯^④感到内疚，而到下一次他就会造反了。

① 恩格斯《亚洲战局》，载于 1855 年 12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85 号。——编者注

② 马克思《传统的英国政策》，载于 1856 年 1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97 号。——编者注

③ 1855 年 12 月 14 日。——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迈耶尔这几天来了一封信,与其说是要向我表明他仍然期望得到你的信,不如说是要让我知道,我圣诞节到我妹夫^①那里去该说些什么。关于矮子^②他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卡尔·约斯特先生和他的漫画,^③我们都要记住。我想,当他吊在路灯柱上的时候,我要给他画张更好的漫画。

我能不能在星期二^④写好一篇文章,自然要看有没有事件发生,而现在事件发生得极少。卡尔斯和奥美尔帕沙今天将成为我的替罪羊;如果明天还发生什么情况,就再加上。

这里罢工仍在继续。雇主宣称,如果阿什顿规定的工资额能作为基础,则准备支付。工人回答说,雇主选中了阿什顿,而他们却愿意要奥尔德姆,他们愿意以这两个地方的工资额的平均数作为基础。雇主对此作了支吾搪塞的答复,提出用该区的另一个地方,即第三个地方的条件作标准。结果被拒绝,事情就这样搁着。我觉得,工人是完全对的,但同时,他们的头脑里显然还有一些旧工联主义的传统观念,似乎只能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只能采取某种流传下来的老办法才能工作。但是这些荒唐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会抛弃的。周围地区已经开始支持他们了。

我认识的那个《卫报》编辑^⑤自认为是一个智者,在某些庸人眼中,他算是一个先知;此外,他是一个言语淫猥的人,而且纵酒作乐,虽然不很厉害。显然有人对他讲起过我,因为我不管谈什么小事,他

① 卡·埃·布兰克。——编者注

②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③ 指威·约斯特,见本卷第692—693页。——编者注

④ 1855年12月18日。——编者注

⑤ 《曼彻斯特卫报》编辑耶·加尼特。——编者注

都仔细地听,并且提出问题,使人感到他渴求知识。我要同他慢慢接近,向他打听《观察家时报》编辑部人员的情况,然后再去找这家小报。以后看吧。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2月1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在家里已经开始使我厌烦了。⁵⁹²一点新鲜空气也没有。昨天又有1000名德国人被赶走。据说琼斯今天终于要来了。

前天晚上有人到我这里来,你一定想不到是谁。来的是我近一年没有见面的埃德加·鲍威尔,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布鲁诺^①。后者到这里已经两星期,大约要逗留六个月,“以检验自己的主张”,从他着手的方法来估计,他不可能达不到目的。他显然老了,头也秃了,多少使人觉得他像一个迂腐的老教授。目前他住在埃德加那里,那

^①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是一所坐落在海格特尽头的小房,处于最可怜的小市民的环境里,周围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他认为伦敦就是这个样子,并且深信除3万个有特权的人以外,所有英国人的生活都同埃德加·鲍威尔一样。因此,他非常仇视和“鄙视”这个国家。他觉得好像是住在“特罗伊恩布里岑”^①一样。说从“柏林”到了伦敦,觉得伦敦是一座道道地地的“监狱”。这样也就弄清楚了,他现在的理想是“东弗里西安的”、“阿尔滕堡的”和部分“威斯特伐利亚的”乡下佬^②。这是些真正高尚的人。他还深信,什么东西也不能把这些乡下佬引入歧途,而为这位“分解”人物所担忧的普遍的现代放荡生活,也将在这块礁石上碰得粉碎。听起来很可笑,“批判”⁵⁶⁷承认,归根到底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是它的真正的基础。在布鲁诺看来,除了几个“纯商业城市”,德国的城市正在衰落,而“农村”正在大大繁荣。他对工业高涨一无所知,但是对于现今德国除了一些“改进”而别无作为这点,他表示了隐隐的哀愁。

在他看来“英语”是“可怜的”,它已经完全罗曼语化了。为了安慰他,我说,荷兰人和丹麦人关于德语也是这样说的,而“冰岛人”是唯一没有被罗曼语腐蚀的真正日耳曼人。

布鲁诺这个老家伙在语言上下了不少工夫。他能说波兰话,因此宣称波兰语是“最美的语言”。他研究语言,显然是完全不加批判的。例如,他认为多布罗夫斯基远比格林“更杰出”,并称之为比较语言学的鼻祖。此外,柏林的波兰人使他深信,老列列韦尔在自己最近的著作中驳倒了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③。

① 位于勃兰登堡的偏僻小镇。——编者注

② “乡下佬”的原文为“Bauer”,与布鲁诺·鲍威尔的姓氏“鲍威尔”是同一个词。——编者注

③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两卷集)1853年莱比锡第2版。——编者注

顺便提一句。他还说到德国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德国人著的),反对格林的词典⁵⁹⁶。全书列数了格林词典中的差错。

他虽然竭力装出一副幽默的样子,但是对“现实”还是流露出很大的不满和忧郁的情绪。在德国——真可怕!——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编纂的一点点东西以外,没有什么可读,也没有什么可买。你来了之后,⁵⁹⁷这个老家伙一定会使我们很开心的。

科本写一本关于佛教的书^①已经好几年了。鲁滕堡在出版《国家通报》^②。贝根罗特先生当(商业)代理人,奔走于美洲(北美和南美),两手空空,抱病而归。

我还在等《泰晤士报》或者《晨邮报》的增刊。也许,消息会迫使我把卡尔斯发生的事说得比较活一些。为此,也只需作很少的更动(说几句带假定语气的话)。我自己想,卡尔斯已经陷落了。^③

我的妻子告诉我,今天《先驱报》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谈到波拿巴对帕麦斯顿子爵的真实意图感到担心。帕姆同宫廷关系很坏,这你可以从《泰晤士报》发表的反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文章中看出来。它又使用了惯技,把事情描写成似乎阿尔伯特亲王对“内阁”造成压力。⁵⁹⁸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科本《佛教及其起源》(第1卷)、《喇嘛教的统治制度与寺院》(第2卷)1857—1859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柏林)。——编者注

③ 土耳其要塞卡尔斯在俄军的长期围攻后于1855年11月28日被占领。——编者注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月7日于伦敦]①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你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②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离开⁷之前没有再看到您，否则您自己就会确信，我只是对我家的家长大人有些不满。再说，这样的特殊事件常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主教的侄子”③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因为他病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或许他今天能够起来一会儿并给美国写文章④。但我认为他还没有复原到他自己想象的那种程度。他接连三夜说梦话，情况很不好。

他请您代为问候维尔特并请转告他，马克思对他很生气，因为维尔特在转寄莱茵哈特发自巴黎的信时仅仅附了两句话；请转告他，他

① 在原稿上后来恩格斯写了“1852年1月初”。——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5页。——编者注

③ 对恩格斯的幽默称呼。——编者注

④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首先应该尽到自己作为前《新莱茵报》编辑的职责,并把手头现有的文章寄往美国。⁵⁹⁹至于那个怪人^①,马克思老爹现在讲了如下一段话:

“经常酗酒,夸耀他巴结女人的本领,就是说让酒馆女招待踢了几脚;从一开始他就在大街小巷、客厅、公共马车和票价半便士的轮船上,大吵大嚷地煽动英国公众参加金克尔和卢格之间的大辩论;揪住每个德国人的耳朵往克朗邦饭店里拖;他是流亡者俱乐部²⁸最傲慢的呐喊者之一,因而也是那里猖狂攻击《新莱茵报》小宗派的人。如果他向维尔特求助,就让维尔特告诉他,他可以到金克尔建立的七个部中的一个部里去找个职位,既然他对伟大的唯一革命的政党立下大功,并且对金克尔的两个御用文人梅因和奥本海姆都有影响,那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总之,如果这帮无赖之中的哪一个现在去找维尔特,就让维尔特告诉他们,他也属于梅因在寄往美国的信件中所称的那个《新莱茵报》‘怙恶不悛的小宗派’。”

这就是我的高贵的病号的严厉判词。

昨天收到克路斯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②,这封信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鄙。可惜,我现在不能附上这封信,因为弗莱里格拉特昨天把它带走了。我们明天把它寄给您。请您把信中的一句话也告诉维尔特。

关于金克尔向这里的民主主义杂货铺老板谄媚,弗莱里格拉特讲了一则新的趣闻,我也把它告诉您,供您消遣。弗莱里格拉特向这里一个倾向于民主主义的瞎眼德国商人找工作。弗莱里格拉特把自己的商人证明书交给他,当时斜眼的干酪商就对他讲:“我荣幸地结

① 威·吕德尔斯。——编者注

② 指阿·克路斯大约于1851年12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本卷第8页。——编者注

识了金克尔教授先生；我听过他的一次讲学，后来教授先生来拜访我，并立即向我提出要在晚间免费给我朗诵最优秀的德国诗篇。我当然谢绝了这项异乎寻常的建议，因为像金克尔教授先生这样的人甘愿这样服务，我无法作相应的酬谢。另外，教授先生因为住得远，还要花公共马车费。尽管如此，教授先生还是来了，并给我朗诵德国诗人的作品——其中还有您的几篇小东西，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同时他对我说，您本来是商人，并且已经供职，等等，等等。教授夫人^①也来拜访我，并答应为我演奏、唱歌。”如果不是同一个瞎眼的艺术鉴赏家来往，教授夫人无疑还会同意跳舞和展示优美形态。

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向这里的小店主献媚，给他们朗诵自己的神圣的诗篇，并趁机白吃一顿晚餐，这几乎比法国的克拉普林斯基^②还要伟大。

您听到下面的事情，也会感到有趣：您的前长官维利希将军，⁷⁸被流亡者下层好好教训了一顿，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同流亡者上层人士之间的差别，并且不赞同那种有利于大人物的对巨额革命基金的管理方法。

从克路斯的信中还可以看出，金克尔已经利用维利希的受骗和施拉姆的信¹²，在美国证明他们同科隆有联系。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金克尔似乎也在美国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派为了不当道德英雄，竟悬赏奖励罪恶。穆希^③衷心问候弗雷德里克。女孩子

① 约·金克尔。——编者注

② 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马克思以此讽刺地称呼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们^①已经上学。您可能记得,皮佩尔曾经把他的漂亮的旅行包送给了男孩子。昨天他又吓唬他说,要把它收回,另买一件别的东西给他。今天早晨男孩子把包藏起来了,说:“摩尔^②,我现在把它藏好了,如果皮佩尔来取,我就说,把它送给穷人了!”真是个滑头!

祝您健康。

衷心问候。

燕妮·马克思

2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一周来病得很重,几乎一直躺在床上。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完成信中附上的他的文章的续篇^③,以使文章的发表不致间断,如果确实已经开始发表的话。我们几天前收到克路斯——希望您同他已经建立了联系,因为您通过他将会在各方面得到宝贵的支

①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42—154页。——编者注

持——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再次证明金克尔极端卑鄙。这个伪君子厚颜无耻地讨好卡尔的朋友们，并写信给他们，说“他坚决要求同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派的最能干的成员们建立联系”（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同时却竭力以最阴险的手法败坏我丈夫的个人声誉，并根据维利希捏造的谎言来编造关于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丑事。卡尔现在很虚弱，今天不能亲自给您写信，因此要我转告您，您应该在您的报纸^①上报道关于我们可怜的科隆朋友们¹⁶的消息，这尤其是因为金克尔派伙同他们的御用文人、忠实鹰犬和趋附于他们的《石印通讯》，故意以缄默来回避科隆朋友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一切苦楚。这种行径之所以更加卑鄙，是因为金克尔出名主要是得益于贝克尔、毕尔格尔斯以及他们当时的机关报。⁴⁸这些人在狱中备受煎熬，受到极坏的待遇，现在还不得不再坐三个月的牢房，可是“未来的大人物”却以革命的名义大把捞钱，并且已经在他们之间分配未来的政府职位了。

您的亲爱的夫人^②在可怕的旅行之后身体怎样？您的孩子们怎样？你们是否都已经多少有些适应新的环境了？

时间紧迫。必须马上将这封信送往邮局。希望我亲爱的卡尔能较轻松地写完文章的结尾部分。

致衷心的祝愿。

您的 燕妮·马克思

鲁普斯^③现在病情稍有好转。他不久也会寄去文章²，恩格斯也

① 指周刊《革命》。——编者注

②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一样⁸。也向维尔特写信索稿了。红色沃尔弗^①已经结婚,因为他正在度蜜月,所以暂且还不能干什么。

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您看,我现在还在履行秘书的职务。我的丈夫还没有完全复原。他的确病得很重。他打算明天稍微走动走动。由于患病,他无法给美国写任何东西;不过他把弗莱里格拉特⁶和皮佩尔¹³动员起来了。给您寄上弗莱里格拉特的一首非常成功的诗^②。也让朋友维尔特看一看。或许也能激励他跨上佩格斯。如果您不再需要《论坛报》³,请把它寄来。下周您会收到克路斯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封信刚才鲁普斯没有随身带来。我们希望很快听到您的消息,现在请好好享用啤酒吧。

病人衷心问候您。

燕妮·马克思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4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 约

[1852年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一周来，我的丈夫由于紧张的夜间工作——因为白天他必须为家务事奔走——，眼睛痛得很厉害，所以他今天根本不能写信给您，我不得不担负起一切秘书职务。他要我转告您，他未能将埃卡留斯的文章⁵⁰全部看完，只好让您亲自修改文章中的拼写错误；这个出色的人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是在这里才学会字母，还不会用句号和逗号。此外，我的丈夫给您寄去一篇一个匈牙利人写的文章^①，这个人深知匈牙利流亡者内部深处的秘密。目前能否采用和刊登这篇文章，由您自己决定。无论如何，应当与这个人友好相处，因为他答应今后提供佩尔采尔、瑟美列等人自己写的通讯，他是这些人的知交。我的丈夫认为，文章里的重大语法错误您当然必须修改，但是，某些使文章具有真正匈牙利独特风格的文体特点，对文章是丝毫无损的。其次，他请您马上把他的评论拿破仑的

① 可能指亚·班迪亚撰写的关于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的通讯。——编者注

五篇文章^①寄回,如果您不能刊登的话。也许,我们能把它们译成法文出版,虽然放弃德文的确很可惜。我的丈夫认为,最好您能在美国出版这东西,因为它肯定能收回成本,并且最好还能在德国推销,因为它对当前最重大的事件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希望能很快收到您的好消息,即您亲爱的夫人^②顺利地经受了一次大难和您家里添了两个新生儿——儿子和杂志。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

您的 燕妮·马克思

为了不致拖延过久,您可以将每一篇文章单独刊登,因为这些文章具有现实的意义。然后把它们并在一起。今天寄上第五篇,下星期五^③他将寄上第六篇——结尾部分⁹⁵。我再说一遍,请您尽力将这部著作印成小册子。如果办不到,请您把它寄回,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出版。

请多多问候克路斯,并尽快详细告知您的近况。

鲁普斯^④刚才又拿来一篇关于最近伦敦事态的小文章。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章至第5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201页。——编者注

② 路·魏德迈。——编者注

③ 1852年3月5日。——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5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⁶⁰⁰

曼 彻 斯 特

[1852年5月30日和6月1—2日于伦敦]

圣灵降临节^①晚

亲爱的卡尔：

我们刚才在格林公园里的奇遇，让我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候坐到了书桌旁。虽然外面很冷，刮着大风，我和三个可爱的小家伙^②还是去公园散步了。我们遇见了鲁普斯^③，兴奋的小家伙们追赶着我们一直走啊走。就在格林公园的池塘边上，我碰见了一群男男女女。一个熟悉的面孔盯着我看，你知道我认出这个穿着考究的丝绸连衣裙、围着时髦的灰围巾的人是谁了吗？她就是从前的人民之子、科隆的流浪女，现今的共产党人首领的夫人——莫泽茵⁶⁰¹。她直直地盯着我看，有点儿尴尬，然后急忙向前走了。而莫泽斯^④看见鲁普斯和我时一下子不知所措，他脱离了他们那伙人，使劲弯腰伏在池塘边的栏杆上，死死地盯着池塘，好像在看是池塘的水还是他的尴尬更见底更深。看见首领的荒唐举动，觉得真是太滑稽了。我刚想让压根儿

① 1852年5月30日。——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④ 莫·赫斯。——编者注

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的鲁普斯看拉比^①的举动,一个胖乎乎的男人^②急匆匆地朝我们走来,向鲁普斯伸出手说:您认不出我了?鲁普斯摇了摇头。“好吧,我是尤普^③的哥哥,两年前开始在巴西安顿下来,我妹妹^④也在那里制作女帽,生意相当不错。我来这里办些事,还会在这里待几天,我是直接从科隆过来的。”他也认出了我(虽然我瘦了很多),于是我就问他:“您刚才是跟赫斯和他的夫人走在一起吧,他们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呢?”他有点尴尬,本想否认。但是我对他说我完全认出他们,他这才承认是和他们在一起,说他们也是来这里办些事,事情办完之前,不愿意被人知道。现在我让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了。莫尔还说,赫斯夫妇跟他说过,他们最晚到星期三^⑤来看望我们。值得我们特别关心的还有他关于科隆人¹⁶的消息。他们下个月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在陪审法庭。从施特龙那里传来的谣言看来有点夸大,只是最令人悲痛的一条消息却是真的,据医生诊断,丹尼尔斯确实得了肺结核,这真是太可怕了。在科隆,大家都认为这几个人会判无罪。据说10天前又发现了一桩牵连到科隆人的密谋⁶⁰²,但是法庭没有对此进行追究。如果德朗克听到拉波尼^①来了,会说什么呢。

今天我还没见着我们的的人,前几天他们都真诚而友善地来看望过我。星期四^⑥大家齐聚在我这里,整个委员会的人^⑦都来了。由于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安·莫尔。——编者注

③ 约·莫尔。——编者注

④ 路·莫尔。——编者注

⑤ 1852年6月2日。——编者注

⑥ 1852年5月27日。——编者注

⑦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成员。——编者注

在不乏香槟的德比赛马会⁶⁰³上一无所获,行动笨拙的金发蝴蝶^①突然站起来,提议一起聚餐。施拉姆接着又补充说去西蒂区,鲁普斯已经跟英国人博斯菲尔德约好在那里一家有名的啤酒馆会面。你知道鲁普斯在这群人中间的危险。于是一群人拥向城里。第二天早上,德朗克来了,给我讲了闻所未闻的可怕事件,并说喝了杜松子酒,也就是狂饮了杜松子酒。鲁普斯喝到最后像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学生那样放声高唱,李卜克内西和德朗克费了好大劲才没被弄到警察局去,老实人^②在自己的住所狠狠地撞到了壁炉上,几乎磕掉了三颗牙,头也磕破了,眼圈五颜六色,下巴到现在还全歪着。你可以想象,当孩子们看见李卜克内西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的样子时怎样惊恐地向他打招呼。皮佩尔完全不知去向,博斯菲尔德表现得很恶劣,第二天4点大家发现皮佩尔非常可怜地躺在床上。他那里还发生了什么,他绝口不提。同施拉姆道别时^③,这个冒冒失失的教师候选人^④像往常一样突然激动地开始了道德说教。他不顾一切已经通过的党的策略,突然毫无缘由地对施拉姆说:“你大概注意到了,我们大家都对你有所不满,都不信任你;我们希望你会改进”。但是这个自封的党的发言人遭到施拉姆巧妙的回击,以致连本来不支持施拉姆的鲁普斯也站到施拉姆这边,反对皮佩尔。施拉姆非常冷静地对皮佩尔说:“你们不愿信任我,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事和我个人的错误。在党的事情上,我从来没有有什么过失,我认为自己是无可指责的。”他就这样让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哑口无言。打那以后我还没有看到皮佩尔,估

① 康·施拉姆。——编者注

②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138、141页。——编者注

④ 威·皮佩尔。——编者注

计他非常沮丧。亲爱的小心肝,你看我唠唠叨叨地给你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过,我觉得,我不得不跟你唠叨,这样我才觉得漫长的时间和贫乏的生活好过些,而这种贫乏只有你在身边才能填补。我们家里还是老样子,没有牛奶,什么吃的都没了,尊敬的肉铺老板先生倒是找上门来。幸亏我躲进了一间小屋藏身,从那里听这个卖肉的家伙跟琳蕻^①吵架,他最后用法院的传票进行威胁。令他发怒的主要原因是,他失去了我们这样的顾客。当时我真希望能教训这个狗东西一顿。我明天再寄这封信吧。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些来自美国的好消息。今天就写到这里,晚安,我最亲爱的!小燕妮刚才爬上椅子,向注视着她的小观众们用英语发表长篇演说,琼尼和夏绿蒂^②的加入使观众增多了。这个小朗根施瓦茨^③太让我惊讶了。你肯定想象不到,孩子的演讲多么挥洒自如,多么出色。刚才这个小型即兴演讲进行到精彩之处,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堪比“亲爱的”^④演讲时掌声雷动的场景。

星期二^⑤晨

亲爱的心肝儿:

当我昨天从你亲切的信^⑥中得知你星期三^⑦才回曼彻斯特时,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② 家养宠物,可能是猫或狗。——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把女儿小燕妮比做德国著名的即兴表演家马·朗根施瓦茨。——编者注

④ 乔·朱·哈尼。——编者注

⑤ 1852年6月1日。——编者注

⑥ 马克思1852年5月26日—31日之间给燕妮·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⑦ 1852年6月2日。——编者注

我就把自己在圣灵降临节写的絮絮叨叨的信放在一旁,想今天增补一些内容后再寄给你。此外,我还希望今天能收到克路斯的信,以便随我的信附上。遗憾的是期待中的信没有来,只能附上你尊敬的母亲大人^①的信。其实,别的回复也指望不上,我只是内心里还一直希望得到一小笔钱,打算用它给一家老小置办像样的换季衣服。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也好,就这样吧,把这些都忘掉吧!顺便说一下,据亲爱的妈妈私下透露说,埃米莉^②在偷偷摸摸地跟穷得叮当响的天主教风景画家拉辛斯基谈恋爱呢,这对向来清白的家庭声誉是个沉重打击。接着说正事。昨天晚上德朗克和李卜克内西跟我们一起在家喝茶时,外面响起敲门声,老莫尔先生从门外探头进来。他感到非常惊奇,在这里还会完全偶然地碰到德朗克,正如他以前见到弗莱里格拉特、鲁普斯和我一样。他说他是受赫斯夫妇的委托而来的,代他们为公园相遇一事向我道歉。他说他们并没有去什么地方,起初是没认出我来,后来我转身走了。他们非常友好地请我晚上一起去沃克斯霍尔^③,而我非常友好地谢绝了这一邀请,我说不能让孩子们晚上单独在家待太长时间。接下来莫尔被我们巧妙地套出了许多话。他星期五^④要与赫斯夫妇去吕蒂希^⑤,因为他们在这里已办完各自的事情。赫斯在吕蒂希遭到驱逐。于是他向政府申请,允许他在那里至少再待一年,因为他在那里租了一幢带花园的房子,签了一年的合同,已经在花园种上了菜,这样夏天就有“蔬菜”吃了。现在莫泽斯不用从市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② 埃米莉·马克思。——编者注

③ 18世纪中叶以来伦敦著名的娱乐区。——编者注

④ 1852年6月4日。——编者注

⑤ 即列日。——编者注

场往家买菜了,他的饭锅里装满五颜六色的菜。幸福的莫泽茵!显然,“蔬菜”使他免于被驱逐,莱奥波德国王^①恩准他种菜并让他扎根生存。后来我巧妙地把话题绕到河马^②身上,这下引发了一场愤怒的风暴。莫尔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人的卑鄙行径,其中讲到下面这些事:沙佩尔夫人完全是靠工人们的钱吃饭、看病、安葬的,他们的孩子也靠工人们的钱养活。沙佩尔从威斯巴登回来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呢?你们拿钱干什么了?”谁也没见过哪怕一个分尼。但他让人去找,找到了什么呢?找到藏在脏得不能再脏的衣服堆里的20英镑(这在科隆是一大笔钱)。⁶⁰⁴卡斯滕斯的事⁶⁰⁵也让他在科隆名声丧尽。他的半心半意的同伙、哥特沙克以前的副官、理发师伯多夫跟汉森先生一样^③,也被证实是个彻头彻尾的、极其卑鄙的坏蛋。莫尔表示愿意把你要送往科隆的东西——信件、包裹等各种东西——安全地带到那里。机会不错,如果你星期五之前有什么要交给我的话,他还可以随身带上。

昨天我跟孩子们出去散步时,班迪亚拿来一篇关于莫里茨·佩尔采尔(他此刻就在伦敦)的文章^④,想请我设法把它发表在琼斯的下一期刊物上。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讲的都是历史事实。因此,我让李卜克内西把它交给琼斯,希望立即发表;不行的话,我就把它交给《雷诺》^⑤。如果琼斯担心惹着什么人,或者担心挤掉报道

① 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

② 卡·沙佩尔。——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8页。——编者注

④ 亚·班迪亚《伟大的匈牙利民主党领袖莫里茨·佩尔采尔将军传》,载于1852年6月12日《人民报》(伦敦)第6期。——编者注

⑤ 《雷诺新闻》(伦敦)。——编者注

他的茶话会和首都代表会议⁶⁰⁶或所有这些无聊玩意的版面而不采用这篇文章,那我就用《雷诺》作威胁迫使他采用。他的报纸越来越差,没人愿意看。如果琼斯一点也不关心世界重大事件,那么他听到的将大多是小集团之间因为鸡零狗碎的事情发生的可怜的、微不足道的争斗。你可以找机会写信开导他,因为丢脸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这个党的全体人员。他竟然在一周内毁掉自己甚至在中等阶级那里也享有的全部声誉:见识丰富、机智、有才干。德朗克昨天碰见了老米尔巴赫。当米尔巴赫对德朗克说他正打算回家时,德朗克说,哎呀,那您还和那帮家伙一起住在兵营里啊;他回答说:“不是兵营,我只是和我的朋友维利希和伊曼特住在一起。”多么完美、正直和优秀的三人组啊!德朗克还问他是否去过国际象棋俱乐部。他回答说,他无论如何要去纽约,有人给他弄到了去那里的路费,因此他认为不必再费力气去搭理国际象棋俱乐部了。那么,布鲁土斯,你也在内!^①看来,维利希要奔往新大陆,因为在旧大陆很快就无事可做了。因此,他陆续向那边派出前哨,为自己铺路搭桥,让他的人准备迎接新的救世主。海泽是他的狙击手。米尔巴赫是重型火炮,而且是大口径的重型火炮。

我亲爱的心肝儿,但愿我星期四^②收到样书^③,好同特吕布纳开始商谈。别忘了给琳娜^④和丹尼尔斯夫人寄一本写有你亲笔题词的

① 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利乌斯·凯撒》第3幕第1场中,凯撒发现布鲁土斯是行刺者之一时所说的话。——编者注

② 1852年6月3日。——编者注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④ 卡·舍勒尔。——编者注

书。关于丹尼尔斯夫人的消息,是亲爱的妈妈从琳娜那里得来的,而我觉得关于肺结核的传言可能夸大其词了,否则丹尼尔斯夫人一定会写信告知这方面的情况。我害怕下周的到来,亲爱的心肝儿,暴风雨正日渐降临到我头上,我还没有看到避雷针。不过,我很高兴的是,你不在这里,不用再经历所有这些琐碎的烂事,尽管你不在身边的日子很难熬很漫长,但想到你在弗雷德里克那里¹⁵³,我还是很高兴。请转达我对他最诚挚的问候。孩子们总是说起你,昨天非得让我把一片火腿放进信里寄给你。

穆希^①每天早上都问:“摩尔^②今天回来吗?四个星期还没过完吗?”今天《埃格蒙特》首演。我还没见着弗莱里格拉特,就是说,还没有希望得到免费戏票。⁶⁰⁷

再见,亲爱的心肝儿。

你的 燕妮

我不得不把开头说过的话在结尾再说一遍。

再见,再见,离别总是让人心痛!

①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6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曼彻斯特

1852年6月4日于伦敦

[……]①弄出点头绪了。因为莫尔无意中提到了卡贝的某些事,还有,赫斯去年给卡贝的《人民报》写了好几篇“关于德国”的社论⁶⁰⁸,在其中发泄他对卢格由来已久的憎恨。他在这些拙劣的作品中也承认你是批判家,但是声称你和你的小集团绝对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和拥护。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调子,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人还总认为有必要让公众确信你们没有群众基础呢?极其可疑!总之,我认为,赫斯在这里的秘密任务是同卡贝和路易·勃朗联合,成为新报纸的第三位出版者。这个莫泽斯不单单自己是预言家,他身边也有一些预言家,这些人想大张旗鼓地干点什么。莫泽斯正好代表德国,这是他们所需要的。尽管莫泽斯是那么吝啬的一个人,但是,为了当上伦敦这样一家报纸的主编,他已经自掏腰包请人喝了酒。莫泽茵②也激励

① 原信的开头缺损。——编者注

② 西·赫斯。——编者注

他的雄心壮志,两人都坚信,他们之所以没出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办过任何报纸。我觉得事情已经一清二楚,而且赫斯夫人曾提到三个月后她也会搬到这里来,由此可见,“不知疲倦的莫里斯”^①现在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了。红色沃尔弗^②像一条猎犬一样跟踪他们,德朗克也是如此;不过至今一无所获。衷心感谢你寄来的邮票。幸运的是,我没出家门就把它卖了—先令。你可以想象,我手头不宽裕,尽管我们省吃俭用,现在点的还是你临走前晚上阅读阿里欧斯托^③时用的那根蜡烛。我们在9点钟鸡进窝时就歇息了。夜晚对我来说总是那么漫长。弗莱里格拉特杳无音信,免费戏票的事没有指望。⁶⁰⁷或许你可以给他写一封短信? 哈克尼塞顿广场3号。我真期望,偶尔能这样稍微散散心。《埃格蒙特》上演时座无虚席,连女王^④等人也去了。很抱歉,我在每一封信中都不得不为钱的事向你哭诉和抱怨。我也知道,你已经竭尽全力,想尽办法,眼下无计可施。不过,人在情势急迫时,总是会向最能使内心得到安慰和支持的地方求助的。

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们将加紧写那篇东西¹⁵³,这样我才会放心。同时,不要完全忘记《纽约论坛报》的事。

再见,亲爱的心肝儿。下周或许会有好消息。我怀着希望与你说再见,并在想象中千万遍地吻你。姑娘们和李卜克内西出去散步了。埃德加的膏药刚给贴上,琼尼的出现让他忘了疼痛,因为这时他可以耍各种小诡计。埃德加对琼尼使坏,不过小东西对他就像是着

① 莫·赫斯。——编者注

②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③ 洛·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编者注

④ 维多利亚。——编者注

了魔似的。可爱的儿子正在吃修女饼^①，他让我代为转达对摩尔^②最最热烈的问候。

你的 燕妮

曼彻斯特大杜西街70号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先生转交卡尔·马克思先生。

7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曼 彻 斯 特

1852年6月8日—11日之间于伦敦

[……]^③把它弄完。不过真是气死人了，没法再有好心情。这整个版本¹⁵⁹纯属多余，而这又是魏德迈这个傻瓜犯的错。现在印一个印张要花费6英镑。想想看，在美国，最大的骗子往往拥有相当庞大、连续发行的机关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刊印一切东西，而你们买什么都得花大价钱，不得不锱铢必较，即使刀架在脖子上，最想帮

① 原文为“Nonnenfürzchen”，是一种用面粉、黄油、鸡蛋等烤制而成的甜点。——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③ 原信的开头和结尾缺损。——编者注

忙的好朋友也弄不来钱。魏德迈犯下所有这些错误,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钱太多了。今天收到克路斯寄来的《纽约论坛报》和两份《雅努斯》,随信附上,可以给你们提供素材。借着维利希和金克尔(赖辛巴赫没有在落款处署名)卑鄙的阿谀奉承,卢格这个卑鄙的流氓又装模作样地挺起了腰杆,摇身一变成为体面的大人物,真是可笑。我现在得寄一个包裹,所以顺带给你寄去戈克的书^①。你星期五^②给魏德迈写信吗?我收到亲爱的妈妈让转寄到纽约的一封信^③,我想把它寄走。写信告诉我,我可否把它寄给你去转投?除此之外,克路斯又寄来一期泰勒林的杂志^④,我本以为是新出的一期,结果还是不断收到的第一期那本破烂玩意。

琼斯没有露面,班迪亚也看不到。希望样书很快能到,这样就可以松口气了。关于这个版本,我真替恩格斯感到恼火,真是太糟糕了¹⁵⁹。别人至少都能出版自己的东西,而你们却要为此支付两倍三倍的价钱。千万不要为这篇东西和这些微不足道的大人物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赶快写,不要太费神。麻烦事肯定少不了。科隆人¹⁶似乎毫无反应。另外,糟糕的是,[……]^⑤找不到任何人帮忙。要是班迪亚能给我[……]^⑤带来5英镑,我就又可以安抚一下所有这些人了;除了原来的“逼债者”,又来了家庭女教师和面包铺老板。这些打击我暂且还可以招架得住,但是时间长了也不行。或许班迪亚还可以带点钱来。¹⁵⁷

① 阿·戈克《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革命》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② 1852年6月11日。——编者注

③ 给埃·冯·威斯特华伦的信。——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106页。——编者注

⑤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我想等到明天再寄报纸,到时我可以附寄 500 份印刷品¹⁵⁹。老是不停地往那里寄包裹,恩格斯得花很多钱领取,而我每次也得花去两便士;到目前为止我只卖掉了两个半先令的邮票,其余那些还没找到买主。皮佩尔刚来过这里,心情极差。他为了一封从瑞士寄给李卜克内西的信,花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先令。李卜克内西已经断炊,德朗克快要昏倒,因为他没有烟抽了。我刚才被倒霉的海尔贝格给打断了,真是可怕。这个人今天实在让我感到难过,他浑身发抖,我不知道这些人将会怎么样。红色沃尔弗^①刚来过。他和克洛泽因为三个先令的洗衣费吵了一架。克洛泽指责他两周前把一瓶五先令的葡萄酒给喝了。[……]

8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曼彻斯特

1852年6月9日—11日之间于伦敦

[……]^②我们刚刚用 1 英镑把肉铺老板[……]^③打发走了,现在我们可以花 10 先令买最需要的东西即一双哈讷曼雨靴,好蹭过这场洪水。那位女士也拿到了钱;现在又得变卖邮票了。亲爱的心肝儿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② 原信的开头和结尾缺损。——编者注

③ 原稿此处无法辨认。——编者注

卡尔,再一次请你原谅,我昨天火气太大。所有的事一下子向我袭来,我是真没办法了。但是,那样去折磨你,总归是可恶的。我知道,你已经竭尽全力,什么也没耽搁。你把不许寻究父方^①这句话修改了吗?我还要补上它吗? [……]

9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曼彻斯特

1852年6月19日前后于伦敦

亲爱的卡尔:

我本来下定决心不再为钱的事没完没了地烦你,可现在我又来了。但是,真的,卡尔,我没有任何办法。玛仑戈^②不能也不愿意再等了,她刚刚真的吓着我了,她还把所有的东西都做了抵押。除她之外,还有面包铺老板、家庭女教师、茶叶商、杂货商和那个恐怖的肉铺老板。卡尔,我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在所有这些人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谎话连篇的女人,我必须找到解决办法。我刚把给你的信寄走,班迪亚就来了,他跟我说,他很愿意帮忙,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给

① 指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版时的一处印刷错误。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9页。——编者注

② 可能指女房东。——编者注

我钱。¹⁵⁷ 卡尔,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可我该去哪里呢?也许我可以溜之大吉,但假如我真的这么做,那我们就没有任何指望了。要是你能马上给书商写满五个印张就好了。¹⁵³ 我总担心你们想用自己的手法多弄些钱,这会让整个事情泡汤。班迪亚在这件事上态度也古里古怪,如果书商现在因为你们没有立即完成作品而压根儿不想要了,那你们向谁求助啊。班迪亚到时就会像对待瑟美列著作¹¹¹的英译本那样,像对待那5英镑一样,耸耸肩就完了。况且,德朗克还要把它先抄写一遍。这事不能再等了。两周前我就已写信告诉过你,从魏德迈那里什么也没有收到。这头蠢驴把你的文章都扣留在美国,以使用来创办一份党的周刊。而我却在这里坐以待毙。卡尔,现在已经十万火急。上周5英镑还可以拯救我,现在5英镑根本不顶用了。我已经疲惫不堪,几乎不能写字。此外,莫尔通过汉斯转告你,对科隆人的审判又推后了。¹⁶ 我昨天跟印刷厂主^①说,你可能不久后会亲自过来,同他一起解决这件事情。¹⁵⁹ 又白白花掉了22个格罗申。

你可以告诉我施特龙的地址吗?我估计,你、尤其是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给他写信不太方便。既然恩格斯现在也帮不上忙,那就得由我来写,从这里寄信更好一些。卡尔,我说过,这件事我再也难以承受,而你回来也许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没法再挺过一星期,否则我在这里就无处落脚、没有饭吃了。现在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如果我及时得到5英镑,还能避免破产。现在连5英镑都太少,可我要是有5英镑就好了。我干坐在这里,眼泪都快哭干了,还是没有想出办法。而你也确实帮不了忙。哎,要是你们一周前给班迪亚交出五个印张,没准现在就有指望了。看来你总想去榨取更多的钱。不

① 艾·多伊奇。——编者注

过这么做不合适,尤其是对班迪亚这样的人来说根本不管用。现在管用的,只有按约定的条件迅速交出书稿。在我们的处境下,今天的15英镑对我也许比几个月后的50英镑还值钱,而那时50英镑能否拿到都很成问题。最重要的是,德纳那儿不要耽误,这是唯一的可靠的事,^①其他所有的事都是胡扯。我的头都要炸了。我又硬撑了一周,现在再也不行了。你说我还可以给谁写信?不过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星期一之前我必须得到帮助。这个女人^②开始变得极其讨厌,但不是无缘无故的。

再见。

你的 燕妮

10

燕妮·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

曼彻斯特

1852年6月21日—25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卡尔:

我急着尽快把克路斯给鲁普斯^③的信转寄给你。这封信写得十分幽默,肯定会给你和弗雷德里克带来几分乐趣。亲爱的心肝儿,无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事。——编者注

② 指女房东玛仑戈。——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论如何,跟我最近写的那些让你痛苦的信相比,它会使你心情愉快些。我今天没有什么想跟你说的,因为我读你的信^①时实在很伤心,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因为这些信中像你所说的那样“缺少”叮当响的钱币,而是因为“缺少”友情和爱情。这些信写成这样,的确全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让你为自己暂时摆脱伦敦的困境感到痛苦,使你对自己在弗雷德里克那里逗留¹⁵³失去兴趣,惹你恼火,招你担忧,这一切使我真的**担心和害怕**再见到你。你可能再也不愿见到我了,因为我曾那样折磨你,那样小家子气地纠缠、逼迫你。可是你总还盼望见到亲切可爱的孩子们,看到他们天真无邪的小脸吧?你会愿意回来吧?可爱的孩子们也是我的一部分,你会原谅他们的母亲忘乎所以对你所做的事情吧。亲爱的、可爱的心肝儿,不要再生我的气了。你会看到,孩子们看上去多么漂亮可爱,看到他们的样子会让你非常开心。尤其是小劳拉最近一周真的变得健康、“圆润”了。昨天穆希^②从安许茨那里讨走了一条银链子和一枚3便士的硬币以及他的晚餐和咖啡等等,姑娘们立即开始从穆希手里骗取这些东西,上校^③在交换体系中的占有物越来越少,这时劳拉带有讽刺意味地嚷嚷道:“是啊,是啊,穆希现在是‘幸福的汉斯’,⁶⁰⁹。很快他会用银子换块石头,而最终会高兴地连石头也丢掉。”小燕妮昨天非常天真地说:“妈咪,你说,鲁普斯是不是变得有点儿庸俗?而且还那么大年纪了!”对于孩子发现和提到的真相,我真的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们昨天应邀去皮佩尔家里喝咖啡了。

今天就此搁笔。今天我不能写很多。我非常伤心,非常盼望见到

① 马克思 1852 年 6 月下半月给燕妮·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你,同时,我感到又害怕又惭愧,因此我什么也不说了,简短搁笔吧。

永远是你的 燕妮

鲁普斯请你把克路斯给他的信再给他带回来,李卜克内西也提醒给他带《手工业救救自己》^①,德朗克让带《不来梅纪事报》^②。而我要你带回你的心,你那颗像原来一样充满爱意和忠诚的心。人往往忘记了自己是多么富有,而以为自己是贫穷的,真为这种错误感到心痛。亲爱的善良的心肝儿,高高兴兴地回来见我们——你的孩子和你的燕妮吧。

11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1852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我丈夫今天任命我做他的代理人,于是我匆匆忙忙上任履行私人秘书的职责。我丈夫处于里里外外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为家务事整天奔走,现在已经5点钟了,还没有回家,因此他未能首先把布吕

^① 哥·金克尔《手工业,救救自己吧!或德国手工业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应当要求什么和做什么?》1848年波恩版。——编者注

^②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宁克反对克路斯的事件²⁴⁸处理完。您在这件事上暂时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在下一班轮船到达之前,什么也不要做。伊曼特打算今天就发出声明,证明维利希和金克尔曾在背地里说布吕宁克夫人的坏话。同时他把这一切流言蜚语归咎于老丑角卢格这个现今的骑士和夫人殿下贞操的拯救者。这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恰好在流言出笼和传播的时候,这头老蠢驴根据他的挚友格罗斯的陈述,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①的代理人,而且还声称,由于亲王的帮助,金克尔才得以获释,而布吕宁克夫人在这当中起了主要作用,并为此花了钱。在德国,这两则流言是一起流传的,而就在那篇文章里,卢格(根据德朗克的回忆,但是不能肯定)仿佛说到哥特弗里德在这里同一伙可疑的人来往。这件蠢事只不过是対马克思—克路斯进行报复的阴谋,他们现在想把散布匿名的卑鄙谣言和诽谤的罪名加到马克思、克路斯头上,其实这帮坏蛋自己早就非常精通这种勾当了。老波美拉尼亚人^②对夫人殿下拔刀相助之后,立即亲自拜访了这位地位显赫的夫人。看来,海因岑除了希望在这里为自己的《雅努斯》弄到辉格党的财源^③之外,还希望找棵王公的摇钱树并加以利用。这伙下流胚在长期不断地干出一件又一件卑鄙勾当,制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散布一阵又一阵诽谤之后,现在突然在两个半球发出愤怒的号叫,这种行为不是很可笑吗?况且,这篇文章²⁴⁸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写,充其量不过是小心谨慎地,甚至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到夫人殿下的这些宾客们曾直接和公开说出的东西。这件事很讨厌,因为本想同这群流氓离得远远的,而由于这种荒唐事情却不得不同他们打架。我丈夫本来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阿·卢格。——编者注

③ 参看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想今天亲自寄给您一篇用他自己的名义写的文章,说明您的文章是怎么刊登在《警钟报》上的。但是伊曼特认为,不应该使我丈夫牵连到这件事里面,因为这一切恰恰都是针对他的。因此伊曼特打算自己写个声明。可惜还没有写好。在您接到进一步的指示以前,您在这件事上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今天梅因说,德朗克、维利希和金克尔发誓没有说过任何有损这个女人名誉的话。这就是说,这些家伙已经被质问过了。您看,事情在这里也闹大了。此外,施瑙费尔的答复就他的立场来说是很好的,机智而又中肯,而两位哲学家实在是应该仅仅因为一位显贵的夫人受到一次触犯就如此小题大做。卢格对我丈夫散布了一些最卑劣、最恶毒的流言蜚语来败坏他的声誉,而且是在我丈夫从党的立场出发考虑到他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处境而不便讲话的时刻散布的,这一点有谁问过呢?

我的孩子^①连同我的奶汁一起吸尽了这一切痛苦、悲伤和忧虑,如今他死了,我几乎由于悲痛而死去,这一点有谁关心过呢?还有那些接踵而来的痛苦!而我在生下来时难道没有被称为殿下!可是说这些废话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想法摆脱这桩事件,并迫使其他人对此负责。但是您无论如何要等待下一次邮班。

《雾月》^②还没有寄来。我丈夫将交下一次邮班寄给您载有您的文章的两号《人民报》^③。

① 亨利希·吉多·马克思。——编者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指1852年10月9、16日《人民报》(伦敦)上登载的阿·克路斯的两篇记述美国总统选举酝酿过程的通讯。——编者注

我弟弟埃德加^①终于给母亲^②写了信。由于您的友好帮助,我的信才顺利地到了他手里。为此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您。

还有一点。请您稍微劝劝雅科布·胡策尔,以免他搞得太过分。必须避免同这帮坏蛋作无意义的纠缠,因为目前他们正力图把我们拖进这一类事件中去,以使用这种方式使人们忘记他们过去的劣迹。现在应当对这些纯客观的、具有原则性的、公正而正直的饶舌家讲一点策略。

您想必已经从《科隆》^③上注意到了科隆案件¹⁶。今天收到贝克尔的供词。因为对他没有提出罪证,所以他们已经商量好,要把贝克尔从这一案件中完全解脱出来。由此您就可以理解他的辩护方式了,而民主派起劲地利用这种辩护方式,是为了把贝克尔算作他们营垒中的人,并宣称他是一位自由的、独立的、不盲从某个秘密团体的某种教条的人民活动家,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他是全体中最软弱的的一个,并且在他身上有着更多的民主派的气质。如果大喊大叫的海因岑想利用这一点来抬高贝克尔,您可以马上说明,这种辩护是事先商量好的,贝克尔在他被捕前不久还急切地请求我丈夫同他一起在他的杂志⁶¹⁰上抨击并嘲笑所有的官方民主派: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维利希等人。他还曾经打算刊登维利希的荒诞的信件^④。民主派先生们从他的获释中也不可能捞到任何好处,等等。我写得非常仓促。

①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科隆日报》。——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280页。——编者注

该去投邮了。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请尽快再来信。您的信总是使人非常愉快。我丈夫总是说：我们要是有许多像克路斯那样的小伙子，那就可以做出些事情了。请您暂时不要轻易采取行动。让这些狗重新互相咬起来，不然，他们就可能为了跟“共同的敌人”——这个凶恶的、无耻的、毒辣的大害虫马克思及其党羽作斗争而彼此拥抱。

12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 盛 顿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想必您会注意《科隆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重大案件。10月23日的庭审²⁵⁵，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巨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您可以想象到，“马克思派”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这样的高度繁忙，也是我今天再一次以代理通讯员的身份给您写信的原因。维利希先生的密友狄茨先生（现在也在美国）让人偷走了维利希集团⁵²的

全部文件——信件和记录等等。这些文件被原告方提出来作为党的危险活动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与此事有关,于是捏造谎言,说我丈夫同尽人皆知的密探舍尔瓦尔有联系。这样一来,我丈夫就被说成是科隆的理论家同伦敦的作案人、杀人放火者和抢劫者之间的桥梁、中间环节。施梯伯和原告方期望这一伎俩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这种谎言却像烟雾一样消散了。需要有新的效果,于是出现了10月23日庭审中的一派谎言。警察当局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它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此外,它竟然认为它对处于社会之外的共产党人具有特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形式取代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未经证实的纸条、不折不扣的谎言、密告和道听途说当做真正经过法律手续证实的事实,当做证据。所有这一切简直令人毛发悚然。必须从这里提供揭穿这种伪造的全部证据。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伪造,必须弄到官方确认的店主的证词,必须经官方认证所谓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笔迹。^①然后必须将全部文件转抄六至八份,通过各种途径,经由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寄往科隆,因为所有写给我丈夫的信和所有从这里寄往科隆的信总是被拆开和扣留。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不仅如此,施梯伯现在又宣布我丈夫是奥地利的奸细。为此我丈夫找出了《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写给他的一封绝妙的信^②,这封信的确会

① 参看本卷第279—28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82—283页。——编者注

使施梯伯大出其丑。我们还找出了贝克尔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嘲笑维利希的愚蠢和他的“军事密谋”^①。维利希出于对贝克尔的仇恨,在伦敦这里给证人亨策尉官下了指示,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从亨策那里得到施舍。总而言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身临其境,是难以置信的。所有这些警察行径,都使公众以及陪审员的注意力离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控诉本身,连资产者对这些可怕的杀人放火者的憎恨,也由于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而被冲淡了,因此,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期望我们的朋友被宣告无罪。同这种以金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作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对方拥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一张写信的纸,等等。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今天发表的声明²⁶²。我们今天要把它寄给《论坛报》。您也可以发表它。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而我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且抄写东西把手指头都抄痛了,所以写得很乱。您在《体操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②,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丈夫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出色,文笔也特别优美。其余的人宁愿您少谈些理论,而希望您永远是以前的那个幽默而愉快的克路斯。

刚才从维尔特和恩格斯那里寄来一批商业地址和假商务信函,以便转寄文件和信件等。

① 见本卷第280页。——编者注

② 阿·克路斯《物质的批判和道德化的观点》,载于1852年10月1日《体操报》第13期。——编者注

[下面接着是威廉·沃尔弗手抄的上述声明的原文。]

刚才收到《科隆》^①,又是丑闻连篇。马上又要按照商业地址发出两封信件。我们这里现在建立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②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亲爱的克路斯先生,祝一切都好,请尽快再给您的朋友们写信。

奉命草此。

燕妮·马克思

13

燕妮·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⁶¹¹

华 盛 顿

[1853]年3月10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卡尔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感到不舒服,最近几天肝部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严重到几乎发炎,这种病在他家里是遗传性的,他

① 《科隆日报》。——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父亲^①就死于这个病,这使我尤其害怕。今天他又好些,他在给《论坛报》写文章^②,委托我写信。我不得不一开始就啰啰唆唆地谈论遭受的挫折,这次挫折几乎跟魏德迈和克路斯遭受的那次挫折¹⁷⁰同样大。如果我扯得太远,请不要生气。12月6日,我丈夫把《揭露》的手稿同时寄给您和巴塞尔的小沙贝利茨。²⁵³沙贝利茨收到后非常高兴,来信说,这是一部杰作,两个星期之后,它一定被运到边界那边去;又说,他想印2000册,每册卖15个银格罗申,卖得的钱除去印刷费(在瑞士是微不足道的)之后与我丈夫平分。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可以至少得到30英镑。此外,他想立即寄40册到伦敦。过了一个月,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丈夫写信去问。^③回答是:印刷延期了,因为排字工人在圣诞节不干活;最迟过两个星期,小册子就可运出,并且将给我们寄40册。我们只是通过第三者得知,私运遇到了意外的障碍,这位出版商不得不把1800册分成小包在两个星期之内秘密运过边界,大致在2月初将全部运完,小册子的进一步运输和分寄给书商的事务,他将委托并派自己的商业代办去处理,但是样书他会立刻寄给我们。好极了。我们急切地等了一个月。最后我丈夫写信去打听情况,^④以为小册子早就送到德国最遥远的角落,他现在

① 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② 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马克思1853年1月初给雅·卢·沙贝利茨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④ 马克思1853年2月初给雅·卢·沙贝利茨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只要开出一张期票就行了。可是昨天我们收到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我刚才获悉，为数2 000册的一批《揭露》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已经搁了一个半月，昨天在转运时全部被扣。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首先巴登政府会对联邦委员会³²⁸提出指责，然后大概会把我逮捕，至少会对我起诉，等等。无论如何将引起很大轰动！这就是我所能简单告诉您的一切。以后的消息，如果我本人没有可能写信，您会通过第三者收到。如果写信给我，请用下列地址：巴塞尔的时装女工等。”^①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他把2 000册，也就是全部印数，放在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然后给我们写信说，它们被没收了。只字不提给伦敦的书，只字不提预定给瑞士的书等等。这些东西是否印刷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是否出巨款把它们收购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事情，这只有天知道！够了，这已经是被全部扣压的第二个小册子了。⁶¹²当了柏林警察局长并宣告一部关于阴谋等等的绝妙作品^②问世的施梯伯先生，以及充当美国款项²⁹的占有者和管理者的维利希先生，都没有因这事损伤一根毫毛。科隆案件¹⁶彻底被打败了，党还没有完全洗刷掉对它的各种污蔑，政府正扬扬得意！在这个时刻，这个小册子的影响会是很大的。它会像晴天霹雳一样击中德国警察的战栗发抖的灵魂。如果我们有经费，我们就会马上在阿尔托纳把它重新印刷出来，以便把政府刺激一下。但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您那里的某一家报纸的杂文栏里把它刊载出来。不知那时能否利用排好的版印成小册子，然后把它转寄给我们？由于在欧洲把它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了，而这件事现在

① 雅·卢·沙贝利茨 1853年3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卡·维尔穆特和威·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编者注

又尤其关系到党的荣誉,您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印出来,至少在杂文栏里刊载出来。为了对付一切敌人,现在必须出这个小册子,这 will 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加有利于科隆人,使舆论对科隆人更加有利。必须重新激起对他们的关注。贝克尔逃跑的企图遭到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外界的关心和援助。首先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这本小册子存在,而这只有在大洋彼岸哪怕是在杂文栏里把它刊载出来才能办到。

您可以想象到,这个消息对我丈夫的健康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燕妮·马克思

1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不得不为钱的事给您写信,使我极不愉快。您给我们的帮助已经太多了。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办法,别的出路。我已给波恩的哈根,给格奥尔格·荣克,给克路斯,给婆婆^①,给柏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林的妹妹^①都写了信。可怕的信！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回信。这就是说，我们再没有什么办法了。我不能给您描写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丈夫到西蒂区找盖尔斯滕贝格去了，你可以想象这种拜访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利用这个时间给你写这几行字。您能给我们寄点什么来吗？面包铺老板已声明从星期五^②起不再除售面包了。昨天穆希^③挡住了面包铺老板。当面包铺老板问他：“马克思先生在家吗？”，他回答说：“不，他不在楼上”，然后就把三个面包夹在腋下像箭一样跑开了，并把这一切告诉了他的摩尔^④。

祝您健康。

燕妮·马克思

15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⁶¹³

纽 约

1853年5月15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给我写了一封很有趣的信，他说，我对维利希这个

① 可能指安·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1853年4月29日。——编者注

③ 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④ 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贫穷会教友”的行为的描绘,使大家乐不可支。他写道,他们大伙在哄堂大笑中决定祝愿他过一种尽可能平静的“生活”。他认为,“如果这个恶棍的愚蠢没有同他的精明算计——怎样不劳动而取得他的肚皮所必需的东西——混交织在一起,那么他早就进疯人院了”。马克思在最近一封信中把他的《流亡中的大人物》^①中有关维利希的一段抄给我,作为对我的报道的酬谢。

《革命和反革命》^②。马克思说,他没有时间翻译;如果我或者你,或者别的什么人想承担起翻译工作,并且告诉他文章是在什么地方止笔的,那他答应把结尾写完。马克思认为,这个东西出小册子不行,绝对不合算;如能把它在杂文栏里刊载出来,他就十分满意了。(在这种情况下,剩下来要做的事就落在我们身上了。)

“拉沃以前的追随者们——都是一些庸人,他们早就需要再有一个圣徒了——已把红色贝克尔^③置于拉沃的地位。按其德才,予之荣誉。”……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③ 大概是海·贝克尔。——编者注

16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⁶¹⁴

纽 约

1853年6月2日于华盛顿

……今天收到了马克思夫人的一封信,可惜,我想是在公共马车上把它往口袋里塞的时候丢了。马克思刚刚(5月20日)从曼彻斯特回来³³⁴。他对你在《改革报》上发表的文章^①很满意,对你给希尔施的声明写的前言也很满意⁶¹⁵。马克思生气的,只是我们的这一切不能由你负责发表,在前面要安上《大胡蜂》两个废物的名字^②。他对《改革报》大体上是满意的。德朗克终于在布拉德福德得到了一个月薪10英镑的店员职位。看来皮佩尔早已被路特希尔德赶出门了;他被牵连到共产党人案件¹⁶中,这使他难以弄到任何别的位置。路特希尔德是他的大学同学⁶¹⁶,至今没有付给他一文钱,但是只要有可能,他是会付的;皮佩尔目前不得不关心这事,因为不然他就一无所有。埃卡留斯还没有恢复健康。鲁普斯^③由于外界的压力,情绪非常不好……

《论坛报》上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都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写这

① 指约·魏德迈《国民经济学概论》。——编者注

② 哥·克耳纳和亨·海泽。——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编者注

些文章,没有添加通常的时事新闻,于是德纳插手,把某些比较详尽的历史评述等等改写成《论坛报》常用的词句,并把它们作为社论发表。⁶¹⁷马克思不能失去《论坛报》这样一个收入来源,所以他对此装做没有看见,并且希望我们也不要直接指出这一点,虽然他对于他的比较有分量的著作不用他的名字发表,而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文章又只剩下一些废物,也感到不愉快。……

17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⁶¹⁸

纽 约

1853年6月14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

你的信刚刚收到。说到皮佩尔的文章,马克思在前些时候,大概是在四个月以前,当我因为利用了他的一封信向他道歉时,曾给我来信说,我应该丢掉这类天真的奇怪想法;虽然他一点也不喜欢说恭维话,但是他认为,我很少利用他的信,而且也根本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利用他的信;此外,他写这些信正是为了让我利用,所以我不应该把他看做贩卖思想的小商人,要知道,比如皮佩尔和红色沃尔弗^①,把他对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写出来了。……

① 斐·沃尔弗。——编者注

18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9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伊曼特刚才在我们这里，他告诉我们，德朗克曾学习西班牙语，他相信在德朗克那里看见过那本薄薄的“卖掉了的”语法书^①。卡尔很希望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向德朗克打听一下这本微不足道的小书的事；这样就能在伊瑟格林^②动身之前把这件事弄清楚，使他自己丢脸。我们重视这件蠢事一定会使您感到好笑，但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理解我们；那种乡下人的粗鲁的语调，那种粗野无礼的举动，那种野蛮的叫喊，那种放肆和狂暴，这一切都是当着我和孩子们的面发生的！要是这本“卖掉了的”书还在老朋友手里，那就好极了。但是不要提伊曼特的名字。现在已经很晚了，为了使这几行字明天能到您手里，我把信寄到您家里。还有一件滑稽事。

① 卡·弗·弗兰塞松《西班牙语语法》，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

② 指威·沃尔弗。伊瑟格林是歌德的长诗《列那狐》中一只狼的名字；沃尔弗在德文中也有“狼”的意思。——编者注

班贝格尔为了瑞士的事情^①竟向法院控诉相威胁。由于卡尔在一封信⁶¹⁹中答应,如果事情圆满结束,他愿意承担一半费用,沙贝利茨就抓住信中的这段话,委托班贝格尔在这里向法院控诉我丈夫。请把您那里的那封信寄来。卡尔再一次恳求您谈谈关于俄军和土军部署的情况。^②因为这事还没有结束,他要时常写到它,要知道,美国人在东方问题上入了迷。

卡尔今天又奋力写出了一篇经济学方面的长文章^③,他很疲倦了,所以委托我今晚写信给您。

祝您健康,我们大家向您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我们听说,鲁普斯^④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他没有向我和孩子们告别。

① 参看本卷第 736—737 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 453 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编者注

④ 威·沃尔弗。——编者注

19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⁶²⁰

纽 约

1853年11月4日于华盛顿

……马克思写道，弗莱里格拉特正在写诗⁴¹⁸，促使他写这首诗（《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的是关于印度问题的文章⁴⁷³。诗还在写作中。我希望他能将诗寄给我们。但是，这只有在有关印度的一些东西发表以后才行。否则它是达不到目的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对我们将会非常不满意。因此我们必须着手搞关于印度的东西⁶²¹。……

20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填了一张给威廉·沃尔弗的邮局汇票，汇款人写的是查理·马克思。^①

反对维利希的胡说八道的声明⁴²⁷，明天未必能寄出，因为“下落不明的俄国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至今没有找到。他住在怀特查珀尔^②一个什么地方，他的地址被弄丢了。转弯抹角地找了科苏特，他也没有米斯科夫斯基的地址。一位信使刚刚被派到怀特查珀尔去。对勇敢的维利希来说，不幸的是，这个人回到这里已经有几个月了，并持有一份由科苏特签署的、证明他确是匈牙利起义参加者的证件，而他可以亲自讲讲决斗的经过³⁴²。

老爹正忙着写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的续篇⁶²²，他希望明天能得

① 参看本卷第495页。——编者注

② 伦敦的一个区，许多流亡者住在这里。——编者注

到一小笔支援^①。

致衷心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21

阿道夫·克路斯致约瑟夫·魏德迈⁶²³

纽 约

[18]53年12月12日于华盛顿

亲爱的魏德迈：

附上一篇“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通讯；我认为你们最好分两部分发表，在前半部分末尾注明“待续”字样。

刚才收到马克思 11 月 29 日的来信。看来，德朗克把声明寄给你了，如果来得及，你应该把声明扣压下来。^② 德朗克本应把这份声明寄往伦敦给马克思，可是他却寄到纽约给你了。

马克思对维利希作了详细的答复^③，完全采用深奥的“黑格尔学派的”手法。据我看，他是用大量的文件巧妙地构筑街垒以自卫；我

① 恩格斯为此撰写了《多瑙河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参看本卷第494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93、496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大概明天把这份手稿寄出；我还没有时间看完它，因此还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的篇幅很大，大开信纸有20页。当收到我的信时（我在信中通知他，我们要给予答复⁶²⁴），马克思的手稿已经完成了。他认为，现在如果把他的手稿搁置一边，那就太可惜了，因为不是每天都能遇到像维利希那样撒谎成性的怪物。马克思委托我，如果在他的作品中有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或者发现我们之间在细节上有矛盾之处，就把相应的地方删去。在我寄出这份手稿时，我将写上这一切。

信末附笔写得很仓促，一半是马克思先生加的，一半是马克思夫人加的，是这样结束的：

“昨天晚上(11月28日)瓦什拉普斯基们和谢尔穆夫斯基们^①举行了大会。哈尼是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差点没把他撕成碎片。‘打倒，打倒，卑鄙家伙、叛徒、变节分子’，以致弄得他不能就主席位。人们跳到讲台上；整个大厅里打起架来，谢尔穆夫斯基们把哈尼保护起来。”^②

接着是：“卡尔为《改革报》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穷困迫使皮佩尔到一家法国商店去工作，在那里出售‘阳光’，即一种新发明的反射灯。现在他不能写作。所以，卡尔强使海泽挑上了重担，并给他弄到一张阅览证，因为他一个便士也没有。他也写信到德国去，请求帮助。”——关于海泽的这一节，请看做是秘密。

你的 阿·克路斯

① 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这里讽刺地指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周年纪念日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97页。——编者注

22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4月6日前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请您立即把拉萨尔的地址寄来。您没有把拉萨尔的第一封信退回来^①，那上面有他的地址。

全家向您致最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指斐·拉萨尔1854年2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本卷第517页。

——编者注

2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5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今天把一包骂街的陈旧废纸转寄给您；还附有维斯、杜朗等人的最新的谬论。其中有些东西会使您开心。卡尔五天来遭受严重的风湿性疼痛的折磨，牙齿、耳朵和整个面部都痛，弄得他夜夜不能入睡，今天还痛得很厉害。什么药都没有用。从普芬德到拉斯拜尔，我们跑遍了所有药房。可是依然痛得厉害。只是今天夜里用了斑螫硬膏和鸦片等药，他稍稍出了些汗，才显然有一些好转。他根本不能写东西，他迫切地请求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星期二^①以前一定给他寄一篇文章^②来，以便这个星期不像上星期那样，又完全落空。不然，亏空就太大了。我们全家和我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燕妮·马克思

① 1854年5月16日。——编者注

② 恩格斯为此撰写了《辉煌的胜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海泽和矮子^①给伊曼特写了一封极其狂妄的信。这封信散发出一股白兰地酒味。

2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23日]下午3时[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接到了您的文章^②。已写上地址，我将把它同这封信一并付邮。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差的连续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大声喊道。可惜他病得还非常厉害，他要我告诉您，他同时既是贫困的拉撒路，又是丑陋的鬼。至于写东西，现在连想都不用想。他正在下功夫阅读格莱斯顿的一些冗长的演说，让他非常恼火的是，现在他握有关于格莱斯顿先生及其草案的充足的材料，却偏偏不能写作。假如您有一点可能，就请为星期五^③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② 恩格斯《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③ 1854年5月26日。——编者注

再搞点什么出来。^① 卡尔说,随便什么都行。我被迫这样一再打扰您,心里非常不安,但是如果有可能,还是请寄点什么来。

附上克路斯最近寄来的一些东西,请把他的信退回,并且不要把信中的任何情况告诉海泽。这个家伙什么都会讲出去的,如果小梅因和其他杰出的大人物过早地知道了什么,克路斯的情报就会立即中断。这一切很有趣,所以不如随这些先生们自便吧。

海泽在他最近给伊曼特的一封完全由一些碎片粘贴起来的信中说,他现在不再搞战争计谋了,因为俄国人反正不是照《论坛报》上写的那样进行战争的;从今以后他要去经营平静的商业了。

卡尔和我衷心感谢您寄来文章,三个小家伙^②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据说,我们的埃德加^③又在纽约的一个什么地方游荡,并且准备回到这里来,然后再去德国。唉,这些了不起的浪荡汉!

① 恩格斯为此撰写了《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装备、军需部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马克思。——编者注

③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指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第1章。这一著作写于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盟员约·魏德迈在纽约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载这部著作。但《革命》在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在《革命》停刊后,魏德迈才收到了这里所提到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1章以及该著作的其他部分。在阿·克路斯的帮助下,魏德迈在1852年5月和6月又出版了两期《革命·不定期刊物》,并在第1期上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传播非常重要,他们积极为魏德迈提供稿件,给他寄去自己的文章以及厄·琼斯、威·皮佩尔、约·格·埃卡留斯、斐·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文章。——3。

- 2 威·沃尔弗和斐·沃尔弗打算为约·魏德迈的德文周刊《革命》撰写稿件。马克思在1851年12月19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中答应将给他寄去下述稿件:1.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斐·沃尔弗的《法国政变》;3.威·沃尔弗的《复仇女神》。魏德迈在1852年1月6日《革命》第1期上预告了此事。但是,除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外,其他文章都没有寄给魏德迈。威·沃尔弗本来除《复仇女神》外还想为《革命》撰写关于拉·科苏特的文章,但因病未能写成。——3,484,707。
- 3 指《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是美国的一家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见注

192)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其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发。自1855年年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在发表时都被删去了署名。编辑部有时甚至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随意改动文章的内容和日期,这种做法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让马克思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数量。美国内战爆发后,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报纸脱离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4、14、22、39、68、82、105、147、180、234、315、366、411、454、492、524、555、589、620、664、708。

4 指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这组文章中的第7篇。

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因此请恩格斯帮忙,写一些关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于1851年8月—1852年9月撰写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部著作由19篇文章组成,是恩格斯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资料,文章在寄出前都经马克思看过。

这些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专栏,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人们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4、5、13、16、25、31。

- 5 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在 1851 年 10 月 31 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请求魏德迈负责该杂志在美国的发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8 卷)。1851 年 12 月魏德迈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1852 年 2 月 6 日魏德迈告诉马克思,他希望以 1 美元一份而不是汉堡出版商格·舒伯特定的 4.50 美元一份的价格销售大约 200 本。然而马克思这时手头没有足够数量的《新莱茵报》可以寄给魏德迈。《新莱茵报》最终没有寄往美国。——4。
- 6 约·魏德迈非常希望能在他的德文周刊《革命》上刊载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马克思在 1851 年 12 月 27 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转达了魏德迈的请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8 卷第 467 页),并一再敦促弗莱里格拉特为魏德迈提供稿件。弗莱里格拉特随后为魏德迈的杂志撰写了两首驳斥哥·金克尔的讽刺诗《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于 1852 年 1 月 16 日把第一首诗寄给了魏德迈(见本卷第 10 页),第二首诗是弗莱里格拉特于 1852 年 1 月 24 日寄给魏德迈的。由于这两首诗没有及时在美国发表,弗莱里格拉特就用德文将它们发表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的文学报《知识界晨报》1852 年 3 月 7 日第 10 号和 1852 年 7 月 4 日第 27 号上,并用英文把第一首诗发表在《寄语人民》1852 年 4 月 10 日第 50 期和《国民时代》1852 年 5 月 27 日第 282 期上。这两首诗于 1852 年 6 月底发表在魏德迈的《革命。不定期刊物》第 2 期上。——4、10、20、43、132、145、146、154、197、301、306、708。
- 7 指恩格斯大约从 1851 年 12 月 20 日至 1852 年 1 月 3 日在伦敦马克思家逗留一事。参看燕妮·马克思 1852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本卷第 703 页)。——5、21、703。
- 8 指恩格斯打算为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德文周刊《革命》撰写文章。恩格斯在 1851 年 12 月中旬至 1852 年 1 月底为魏德迈的《革命》撰写了 4 篇关于英国时事的评论文章。前两篇文章在寄往美国的途中遗失(见本卷第 47 页),魏德迈只收到后两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但这后两篇也因杂志停刊而未能发表。其中第一篇文章对欧洲大陆各国军队,首先是法国军队武装入侵英国的可能性问题作了评述。该文随恩格斯 1852 年 1 月 23 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一起寄到美国,魏德迈于

1852年11月把它删节后发表在纽约出版的《体操报》上。第二篇文章对英国选举改革问题作了评述,该文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手稿上都有恩格斯亲手写的篇名《英国》。魏德迈曾打算在《革命》复刊后发表这两篇文章,为此用罗马数字“Ⅰ”和“Ⅱ”给这两篇文章编号,并删去第一篇的作者署名和第二篇的标题。——5、13、23、47、49、64、132、708。

- 9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1852年12月2日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

1851年12月31日,奥地利和匈牙利革命失败后重新得势的反动势力废除了奥地利政府1849年3月7日颁布的宪法。——6、9、16、52、58、90、375、566。

- 10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为争夺德国的霸权展开了斗争。奥地利力求重新恢复在革命期间实际上已分崩离析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则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联邦来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在这场斗争中,普鲁士的执政集团担心,同奥地利发生军事冲突会引起革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沙皇俄国以及支持奥地利的英国和法国在外交上会施加压力,于是不得不作出让步,并放弃在自己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1851年,德意志联邦按照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规定的形式重新恢复。在普鲁士牢固地确立了以霍亨索伦王朝为首的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

恩格斯这里所谈到的普鲁士宪法是指1850年1月31日通过的宪法,它废除了1848—1849年革命的所有民主成果,对选民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财产限制,规定了不平等的代表权。——6。

- 11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3)撰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见注4),并为约·魏德迈的德文周刊《革命》撰写有关英国的文章(见注8)。——7。

- 12 康·施拉姆想同奥·维利希开个玩笑,就以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盟员海·贝克尔的名义,按照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52)的观点给他写了一封信。维利希信以为真,随后给贝克尔回了三封信,阐述他大约自1850年11月底开始酝酿的计划,即借助于普鲁士后备军在德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并委派贝克尔在科隆发动革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187—188页)。贝克尔在1851年1月

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将维利希的计划告诉了马克思,后来又把这些信件寄给了马克思(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23页)。卡·施奈德第二1852年11月4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词(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78—788页)中、马克思1854年在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中都利用了维利希的这些信件来揭露他的冒险主义策略。这些信的原件都没有保存下来。——8、705。

- 13 威·皮佩尔1852年1月15日为约·魏德迈的周刊《革命》撰写了一篇文章《英国工人协会》,马克思在1852年1月23日把这篇文章寄给了魏德迈。由于《革命》停刊,这篇文章未能发表在该刊物上,而是于1853年8月20、24和31日发表在纽约《改革报》第41、42和44号上。——11、17、708。

- 14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见注187),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同盟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

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同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该报成为革命的指导中心。

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见注52)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欧洲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1、17、72、88、90、94、98、123、175、186、219、278、298、306。

- 15 指威·希尔施1852年1月12日的声明,该声明对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提出批评意见,说明他与维利希发生冲突以及他1851年12月被开除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25)的情况。马克思将此声明寄给约·魏德迈准备发表。但是1852年2月查明希尔施是普鲁士警探,因而他又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因此马克思在1852年2月20日和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见本卷第52、81页)中,请他不要发表希尔施的声明。1853年春,希尔施在美国发表了《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一文,该文矛头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的是为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分裂活动作辩护。这时阿·克路斯和魏德迈为了揭露希尔施,将希尔施1852年1月12日的声明刊登在1853年4月29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7期上;魏德迈还为此写了一篇前言《“民主的”奸细》。——11、52、81、375。

- 16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1851年5月,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的11名盟员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并被审前羁押,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地延长这

11名被捕者的审前羁押时间,迟迟不开庭审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懈努力,促使案件尽快转为公开审理,以利于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被审前羁押了约一年半之后,1852年10月4日,11名被告在科隆被送交法庭审判,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52)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1852年11月12日,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力协助被告的辩护人,给他们提供了许多文件和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

11名被捕的盟员是:亨·毕尔格尔斯、彼·诺特荣克、彼·勒泽尔、海·贝克尔、卡·奥托、威·赖夫、弗·列斯纳、罗·丹尼尔斯、约·克莱因、约·埃尔哈德和阿·雅科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把他们称为科隆人。——11、13、25、34、35、98、106、108、109、111、119、132、138、141、162、169、193、220、244、247、264、275、285、302、319、321、342、361、371、384、389、436、437、476、680、692、707、712、722、725、731、737、741。

- 17 暗指威·沃尔弗(鲁普斯)主持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国内新闻专栏一事,他在该栏中用讽刺性的笔调报道了德国各小邦的政治事件。恩格斯希望沃尔弗为约·魏德迈创办的周刊《革命》撰写一些有关时事的文章。——14。
- 18 指恩格斯为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见注32)的机关刊物《寄语人民》撰稿。该刊物的主编是厄·琼斯。恩格斯在1852年1月底至4月初撰写了《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匿名发表在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寄语人民》第43、48和50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14、45、48、69。
- 19 1852年1月16日厄·琼斯告诉恩格斯说,乔·朱·哈尼突然拒绝为《寄语人民》撰写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实际上,琼斯和哈尼之间早在1850年底就开始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哈尼转向支持宪章派(见注32)右翼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52)

有联系。领导宪章派革命一翼的琼斯,致力于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希望联合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哈尼主张在各种各样的“全民族的”(包括资产阶级的)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的政党”,争取普选权。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哈尼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的工具,批评他不坚定,想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198—201页)。但是,哈尼从1851年2月起却公然同敌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团建立了联系。——14。

- 20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见注73)人讥称为辉格(Whig)。辉格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见注83)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67)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15、60、70、110、136、159、166、382。
- 21 指欧洲各国在镇压1848—1849年革命期间形成的反革命联盟,它们试图恢复1815年的神圣同盟。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5、65、360。

- 22 恩格斯在这里所作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路易·波拿巴于1852年1月22日签署命令,撤销内务部长沙·莫尔尼的职务并任命让·佩尔西尼就任此职,撤销财政部长阿·富尔德的职务并任命让·比诺就任此职,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这些命令发表于1

月 23 日《总汇通报》第 23 号上。——16、22、26、34。

- 23 在 1852 年 1 月出版的两期《革命》杂志中,刊登了约·魏德迈签署的如下启事:“《革命》从 1 月起每星期六出版,由签署人担任编辑,并由前《新莱茵报》编辑部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等人协助。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幅尽可能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图景,这种阶级斗争在旧大陆将日益尖锐,而最终必将导致所有的阶级差别的消灭,同时使读者经常了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工商业关系及其政治状况中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些变化正酝酿着革命的爆发。”——17。
- 24 指卡·普芬德 1852 年 1 月 21 日的声明《致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1850 年 11 月 20 日,以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为首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25)的多数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4)分裂后,为反对马克思的拥护者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而策划了一场诉讼。他们指控自 1848 年 8 月起就被委任为协会钱款管理人、经管着协会的 16 英镑钱款的鲍威尔和普芬德侵吞了协会的钱款。这一指控以鲍威尔和普芬德胜诉而告结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8 卷第 138 页)。1850 年 12 月底,奥·狄茨以教育协会的名义撰写了诬告鲍威尔、普芬德侵吞协会钱款的声明,刊载于 1851 年 1 月 7 日《瑞士国民报》上,并在欧洲其他多家报纸上登载。1851 年 1 月 22 日,马克思把狄茨的声明寄给了恩格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8 卷第 164 页)。1852 年初,在美国的报刊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诽谤。为此,普芬德于 1852 年 1 月 21 日撰写了一份声明,陈述了这一事件的详情,驳斥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见注 52)对他和鲍威尔侵吞协会钱款的诬告。普芬德的声明载于 1852 年 2 月 12 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 36 号。——17、89。
- 25 磨坊街协会,又称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别称,因协会地址在伦敦索霍区大磨坊街而得名。该协会于 1840 年 2 月 7 日由正义者同盟(见注 187)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4)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 52)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因此,马克

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于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 50 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马克思在书信中也把该协会称做“维利希协会”或“沙佩尔协会”,当时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在该协会中占优势。—— 17、89、138、244、270、284、417、647。

- 26 指阿·卢格在 1851 年 1 月 17 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 474 号上发表了一篇伦敦通讯,对《新莱茵报》的作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25)进行诽谤和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该通讯写了一篇声明《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讽刺地把阿尔诺德·卢格比做 14 世纪瑞士人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解放战争中传奇式的英雄阿尔诺德·温克尔里德。—— 18。

- 27 施泰翰工人协会是在马克思支持下 1852 年 1 月 18 日在伦敦成立的工人协会,旨在抵制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 52)的活动。该协会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路·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除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沃尔弗、威·李卜克内西等人以外,都是那些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25)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格·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威·希尔施曾是该协会创建人之一,他的普鲁士警探身份暴露之后,从 1852 年 2 月初起不再参加协会的活动。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其中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又都接受了沙佩尔集团的影响,重新加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52 年 8 月,协会停止活动。—— 18、88、290。

- 28 马克思把 1851 年夏在伦敦出现的两个互相对抗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分别称做“流亡者”和“鼓动者”,即以哥·金克尔、奥·维利希为首的德国流亡者俱乐部和以阿·卢格、阿·戈克为首的鼓动者协会。这两个组织的会员都很少,其主要任务是募集资金,以便在德国“立刻”发动“革命”。这两个组织很快便解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

- 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这两个组织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85—407页)。——18、52、55、119、185、190、214、704。
- 29 指德美革命公债,这是哥·金克尔和德国流亡者俱乐部(见注28)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和旅美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为了再次在德国唤起革命。这个活动的主意是朱·马志尼想出来的,领导人是哥·金克尔,爱·梅因、奥·赖辛巴赫、卡·叔尔茨和奥·维利希。金克尔等人原本打算将马志尼1849年组织的意大利革命公债改造成欧洲革命公债,并参与其中。但是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他们于1851年中在伦敦成立了“为即将到来的德国共和革命”筹措资金的组织委员会。1851年9月—1852年3月,金克尔在美国动员那里的德国流亡者认购此公债。这个活动遭到各方的非议,金克尔等人受到亨·伯恩施太因、威·魏特林、约·菲克勒尔和阿·戈克的攻击。金克尔回到英国后,于1852年4月16日在伦敦召开德美革命公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命令。1852年9月,赖辛巴赫提出了第一个财务报告,它宣告了德美革命公债活动的失败。1853年初,维利希再次去美国筹集资金,但一无所获。最后,这笔既不能用于广告,也不能用于旅行费支出的款项被存入了英国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18、90、98、141、149、174、184、189、219、232、295、389、737。
- 30 马克思曾计划请约·魏德迈帮助把《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编辑成像小册子似的袖珍小丛书出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28页)。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19。
- 31 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一个政治流派,是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拥护者。这个协会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和税收改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自己的纲领(所谓小宪章)对抗宪章派(见注32)的人民宪章;小宪章的主要内容包括:凡有住房或部分住房的人都有选举权,议会每三年改选一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资产阶级激进派指望在宪章派1848年4月10日的

示威游行失败后,尤其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理·科布顿、约·布莱特和以菲·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中改良派的支持,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人在19世纪50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1855年解体。——19、83、110。

- 32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1839、1842和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下院否决。50年代末,全国宪章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9、38、83、132、217、245、399、497、600、619、650。

- 33 1852年1月,菲·奥康瑙尔将他的《北极星报》卖给了乔·弗莱明和杜·麦高恩。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同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有联系的宪章派集团,是指宪章派中以乔·朱·哈尼为首的一派(参看注19)。——19。

- 34 这里发表的是马克思给约·魏德迈写的两个附言,附在路·施泰翰应马克思的请求为魏德迈的周刊《革命》写的关于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德国受警察追捕的摘记上,其中第一个附在施泰翰手稿的开头,第二个看来是马克思在仔细看了摘记后写在施泰翰手稿的后面。约·魏德迈在1852年2月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他打算在《革命》第3期上刊登施泰翰摘记中关于科隆被捕者(见注16)的报告。然而由于《革命》停刊,这些摘记未能发表。——19。

- 35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给约·魏德迈的一封信以及两篇文章即他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为魏德迈的周刊《革命》撰写的关于英国时事的四篇评

论文章中的前两篇,都在寄往美国的途中遗失,魏德迈没有收到。见注 8。
——20。

- 36 在法国,自 1820 年 2 月 21 日警务部实际上被撤销以来,警务就一直由内务部负责管理。路易·波拿巴于 1852 年 1 月 22 日签署了关于重新设立警务部和任命沙·埃·德·莫帕为警务大臣的命令,这些命令于 1 月 23 日发表在《总汇通报》第 23 号上。——22,60。
- 37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见注 9),在法国许多城市和乡村中,特别是在南部(例如在瓦尔和热尔各省),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有些地方成立了游击队,它们主要是由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组成的。这些分散的没有统一领导的共和派起义被镇压下去,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警察恐怖。——22。
- 38 罗马围墙线,即所谓哈德良围墙,是 2 世纪时为保卫罗马帝国的不列颠行省不受皮克特人(古时居住在现代苏格兰地区的部落)侵犯而在英国北部建筑的一条筑垒线。这条筑垒线从现在的诺森伯兰的纽卡斯尔通到西海岸的卡莱尔;5 世纪,由于罗马统治的衰败、被征服的凯尔特部落的起义以及皮克特人的侵犯,哈德良围墙被毁坏。——24。
- 39 阿·贝尔姆巴赫 1852 年 1 月 24 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通过这封信得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16)延期审理并重新进行调查的原因在于,检察机关认定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的犯罪构成”。——25,28。
- 40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利用阿·贝尔姆巴赫的信(见注 39)给《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编辑部写信,说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16)延期审理并重新进行调查的原因,揭露普鲁士政府对科隆案件被告的无耻行径。
恩格斯 1852 年 1 月 28 日将给《泰晤士报》的信寄给了在伦敦的马克思(见本卷第 29 页),马克思于 1852 年 1 月 29 日将该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但是,给《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编辑部的信最终都没有发表。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给《每日新闻》编辑部的信没有保存下来。——25,30,31,34,35,36。
- 41 指 1851 年 5 月 7 日普鲁士当局颁布的关于惩处渎职法官,将其强行调离或解除职务的法律。——25。

- 42 1688年英国发生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26。
- 43 指拉·科苏特1851年10月到达英国受到热烈欢迎一事。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政府官员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当时的外交大臣亨·帕麦斯顿利用科苏特到英国这件事,进行蛊惑性的宣传,吹嘘英国的立宪自由。他们想以此掩盖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在镇压欧洲革命(包括匈牙利革命在内)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英国通过给反革命势力予以外交上的支持,实际上促使专制制度在欧洲确立。科苏特于1851年11月20日去美国。——26。
- 44 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于1851年5月1日—10月15日在伦敦举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认为博览会的开幕标志着“普遍和平”纪元的开始。——26、323。
- 45 指斐·弗莱里格拉特1852年1月给约·魏德迈的周刊《革命》写的第二首诗(见注6)的补充部分。1852年1月25日,弗莱里格拉特将补充的那一节诗寄给马克思以征求意见。从后来发表的第二首诗来看,弗莱里格拉特采纳了马克思的建议,没有发表那一节诗。下面谈到的那部分关于丹麦作家汉·克·安徒生的诗节,是第二首诗中的内容。——27。
- 46 斐·弗莱里格拉特在1852年1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录了一段他于1月24日收到的海·埃布讷的信。埃布讷在信中对马克思和威·皮佩尔不给他回信感到诧异,并表示将同出版商察·勒文塔尔商谈出版马克思著作的事宜。皮佩尔曾在1851年秋回德国期间受马克思之托与埃布讷商谈马克思著作的出版事宜。后来人们发现,埃布讷是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他对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感兴趣。——28。
- 47 1848年12月,普鲁士反革命取得胜利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法学家约·多·胡·泰梅被捕,罪名是谋反叛逆;他作为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曾投票赞成关于拒绝向政府纳税的决议。《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对泰梅的案件非常关注,发表了多篇文章和通讯予以声援。例如,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作为社论发表在1848年12月24日《新

莱茵报》第 177 号上。《新莱茵报》的声援大大有助于泰梅的释放。——29、43。

- 48 1850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 10 名 1849 年莱茵省革命事件的参与者在科隆受审, 其中就有哥·金克尔, 他们被指控试图武装占领锡格堡的军械库。亨·毕尔格尔斯在 1850 年 5 月 5 日写信告诉马克思, 他受《西德意志报》编辑海·贝克尔之托撰写了几篇关于起诉书的文章, 这些文章对案件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陪审法庭最终宣告被告无罪。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双关语: “Becker”(贝克尔)是姓, 和“hat gebacken”(“烘烤”, 转义是“提挈”)的词根相近; “Bürgers”(毕尔格尔斯)是姓, 和“hat geborgen”(“庇护”)的词根相近。——29、43、707。

- 49 癞蛤蟆(*Crapauds*)是对坐在法国国民公会会议大厅最低的位置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称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书信中常常把这个词当做“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 以及 1849 年革命失败和法国 1851 年政变后居住在英国泽西岛和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31、63、88、246、485、487、574、616、647、650。

- 50 指约·格·埃卡留斯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见注 90)的文章, 该文是埃卡留斯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为约·魏德迈出版的周刊《革命》而撰写的。由于《革命》停刊, 文章没有发表。后来, 埃卡留斯的这篇文章以《英国工人状况》为题连续刊登在 1853 年 12 月 29、31 日《改革报》(纽约)第 121、123 号上。——32、132、143、147、709。

- 51 指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自 1843 年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他在 1844 年春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 即出版一部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著作。他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只保存下来一部未完成的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1845 年 2 月 1 日, 马克思同达姆施塔特的出版商卡·列斯凯签订了他计划撰写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7 卷第 382 页)。但是, 由于当时马克思忙于撰写其他著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这一计划没能实现。1847 年 2 月列斯凯宣布取消合同, 要求马克思退还他预付的稿酬。

1848—1849年革命使马克思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研究,1850年9月他才重新开始这项工作。他全面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重要理论问题以及各国的经济,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他对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地租理论、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理论和历史、经济危机等非常感兴趣,作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

从1851年夏开始,马克思一直在尝试为他的经济学著作寻找出版商,但无论在德国还是在美国都没能找到。直到1859年,马克思才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33、58、85、123、154、322、366、455。

- 52 指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以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欧洲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15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该集团另外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及其中央委员会。这个集团的活动为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提供了方便,使其找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见注16)。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宗派崩德(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于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这个名称来讽刺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35、199、283、330、732。
- 53 乔·朱·哈尼把他即将重新出版的宪章派(见注32)左翼机关报《人民之友》第1期的校样寄给了马克思。哈尼主编的《人民之友》1850年12月7日在伦敦出版,1851年7月26日中断,1852年2月7日复刊,1852年4月24日停刊。——37。
- 54 指1851年建立的机械工人联合会,它是典型的英国工联组织。联合会吸收熟练的机械工人,并把工人的斗争引向行业的经济要求的轨道,极力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37。
- 55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杰·马西的文章刊登在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第1期上,标题是《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这篇文章充满了当时

工联运动中流行的关于和平的合作社运动是摆脱社会贫困的唯一途径的改良主义论调。——37。

56 指乔·朱·哈尼 1852 年 2 月 3 日,即英国议会会议开幕当天,在伦敦宪章派(见注 32)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38。

57 19 世纪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沙实际上已经成为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力求脱离土耳其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受自己的控制。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他按照欧洲的模式改组陆海军,并下令建立必要的工业企业。法国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不仅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对苏丹的斗争,而且在国内改革方面也给予穆罕默德-阿里某些帮助。大量的法国军官、军事顾问、工程师等应穆罕默德-阿里的邀请前往埃及。但是,在该地区与法国竞争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均支持土耳其。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争斗以穆罕默德-阿里被迫承认附属于土耳其而结束。——39。

58 马克思把一些关于被捕并在科隆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见注 16)状况的简讯寄给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让他们把普鲁士检察机关对科隆案件被告的无耻行径在美国公之于众。克路斯利用这些材料,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在科隆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的状况》的文章,1852 年 4 月 14 日载于德国流亡者在美国辛辛那提出版的民主派周报《高地哨兵》第 28 号。——42。

59 约·魏德迈在 1852 年 2 月 6 日写信(信末有阿·克路斯的附笔)告诉马克思,周刊《革命》不得不暂时停刊,他和克路斯打算按照该杂志第 1 期上所刊登的启事(见注 2)继续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魏德迈在信中还谈到,查·德纳在《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 3)上刊载了前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西蒙的一篇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因此强调继续出版恩格斯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注 4)和“加倍抨击法兰克福左派”的必要性。

西蒙的文章标题为《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运动》,署名为“特里尔的西蒙”,载于 1852 年 2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369 号。该文还被译为德文,载于 1852 年 2 月 7 日《纽约州报》第 6 号。——46、48、49、50、52、54。

60 法兰克福左派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即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左翼。该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同年6月28日,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建立了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议会中,除了罗·勃鲁姆、卡·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阿·卢格、弗·施勒弗尔、弗·齐茨、威·特吕齐勒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立宪君主政体。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往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维护帝国宪法(见注63)的合法运动。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黜帝国摄政王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团(帝国摄政政府),但是没有成效。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46。

61 三月同盟是主要在德国南部和中部成立的各种民主同盟的统称,它们加入了中央三月同盟。中央三月同盟是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为了集结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各派力量而建立的,其宗旨是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的领导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尤·福祿培尔、路·西蒙、阿·卢格、卡·福格特等。他们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不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是幻想走议会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和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抨击同盟的领袖们在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畏首畏尾、犹豫不决。1849年春,革命力量脱离了中央三月同盟。——46、52、55。

62 暗指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见注60)1849年3月28日通过帝国宪法。

建立以世袭皇帝和全帝国的议会即帝国国会为首的全德中央政权,选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并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在没有得到各邦君主承认的情况下由议会为他加冕。

卡·福格特是由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民主派于1849年6月在斯图加特成立的帝国摄政政府(见注60)的五名摄政之一。——52、55。

- 63 帝国宪法指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60)通过的德国宪法。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帝国宪法没有提出通过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半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为资产阶级提供自由的发展机会的任务。它规定了民主自由,同时又把行政权授予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有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要赎买。这部宪法是统一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它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任何力量。几乎所有德意志大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1849年5—7月,人民群众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发动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见注87)。——52。
- 64 克路斯的声明也称克路斯的抗议书,是阿·克路斯1852年1月23日针对哥·金克尔计划于1852年1月26日(实际于1852年2月3日)在美国辛辛那提召开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9)的保证人代表大会(见注116)而撰写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克路斯抗议将自己指定为其中的一个保证人。他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揭露了“革命公债”是冒险的举动,并抗议金克尔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推销公债所募集到的款项。克路斯1852年2月底将这个声明的原文寄给马克思,并将其发表在1852年3月1日《体操报》第6期上,标题为《致辛辛那提德国公债保证人代表大会。1852年1月23日于华盛顿》。——53、87、88、114。
- 65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54、168、507。
- 66 约·罗素领导的辉格党(见注20)政府由于议会讨论民军法案而于1852

年2月20日辞职。由于当时在英国流传着有关路易·波拿巴打算入侵英国的种种谣言,2月16日,罗素把改组英格兰和威尔士民军的法案(Local Militia Bill——地方民军法案)提交议会讨论。法案授权政府在外敌进攻的情况下可以增加民军队伍(以前只限于在有关各郡境内使用)的人数,并使其受正规军指挥。在下院讨论法案时,亨·帕麦斯顿提出把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修正案,并提出删去法案名称中“Local”(地方)一词。帕麦斯顿的修正案被通过,罗素认为这是对他的政府不信任的表现,于是提出辞职。2月23日爱·德比的托利党(见注73)内阁组成。采纳了帕麦斯顿修正案的法案于1852年6月成为法律。——55、60、66、354、646。

- 67 曼彻斯特学派也称自由贸易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见注97)。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82)。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56、69、73、76、85、104、180、315、343、355、430。
- 68 马克思1852年2月23日前给斐·拉萨尔的两封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第一封信估计是对拉萨尔和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1851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的答复。第二封信大约是1852年1月底马克思在病中写的,该信拉萨尔收到了,他对马克思1852年2月23日的信的回信可以证实这一点。——57。
- 69 马克思在德国出版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译本的意图未能实现。该著作于1847年7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以法文出版;马克思在世时,这部著作没有用德文出版过。该著作的德文第1版是在1885年出版的。——58。
- 70 奥尔良派(奥尔良党人)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75)这一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尔良王朝,又称七月王朝。——59、159、212、250、326、332、344。

- 71 国民自卫军是 1789 年在巴黎成立的一种人民武装队伍。七月王朝(见注 70)期间(1830—1848 年),改组后的国民自卫军主要由有产阶级的成员组成,而较贫穷的平民则被排挤出去了。在 1848 年二月革命(见注 75)中,国民自卫军有时采取消极态度,有时支持起义者。1848 年 6 月,国民自卫军中的多数人参与镇压了工人起义,而其中的无产者则参加了起义。1852 年 1 月 11 日颁布的法令规定,解散所有的国民自卫军。但是国民自卫军在一些地方仍然得以保留并且进行了改组,因为国民自卫军参与维护公共秩序是很有必要的。——60。
- 72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60。
- 73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 1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1679 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见注 20)人讥称为托利(Tory)。托利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坚持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 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 年废除谷物法(见注 97),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60、69、85、104、129、136、159、162、166、176、178、246、315、354、368、382、644。
- 74 《反革命的历史》指麦·施蒂纳《反动的历史》一书,1852 年在柏林出版;批判这本书的短评刊登在 1852 年 2 月 25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56 号附刊。马克思在这里还讽刺性地援引了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所使用的范畴:“神圣的”和“利己主义的”。——62、68。
- 75 二月革命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 年 2 月 22—24 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

- 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62、633。
- 76 这封信是对约·魏德迈 1852 年 2 月 9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复信,魏德迈在信中特别提到他收到了恩格斯 1 月 23 日的信(见本卷第 20—24 页);恩格斯的前两封信魏德迈都没有收到,见注 35。——64。
- 77 指 19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开展的反对天主教教阶制度的斗争,拥护这一制度的大多是耶稣会(见注 72)会士。恩·弗·施米特和其他德裔美国人参加了这场斗争。——65。
- 78 指恩格斯和费舍曾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 87)。恩格斯作为奥·维利希志愿军团的一员参加了 1849 年 5—7 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1849 年 6 月初,恩格斯来到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所在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他拒绝担任临时政府为他提供的文职和军职。随后他前往奥芬巴赫,参加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65、526、705。
- 79 指 1792—1797 年、1798—1801 年欧洲各国反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同盟以及 1805 年、1806—1807 年欧洲各国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65。
- 80 指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拿破仑统治的反抗,并指阿·韦·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军队在 1808—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对法军的军事行动(另见注 440)。——66。
- 81 罗素法案指罗素的选举改革法案。1852 年 2 月,约·罗素作了一个关于提出选举改革法案的预先声明。法案规定:取消 1832 年改革以后仍然保留下来的居民在 500 人以下的、过去曾经选派议员的所谓“腐败的城镇选区”,重新分配议员的席位,使之有利于大城市,以及降低选举资格限制和财产资格限制。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一法案并没有提交议院讨论。罗素的这个议会改革法案是阿伯丁联合内阁(见注 319)做出的最重要的承诺之一。但是直到 1854 年 2 月 13 日内阁才把有关选举改革的法案提交给下院。恩格斯在《英国。[II]》(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251—255 页)中对这个法案进行了评述。——66、642。
- 82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

- 布顿和约·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 1815 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 97)。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46 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 1849 年。1852 年 2 月,由于德比政府的保护关税倾向,人们曾试图恢复同盟的活动。——66、70。
- 83 皮尔分子即皮尔派,是英国一批拥护罗·皮尔爵士的温和的托利党(见注 73)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采取让步政策。1846 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见注 97),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 世纪 50 年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是一个没有固定纲领的小政治集团。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皮尔派并入自由党。——66、159、565。
- 84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见注 9)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亨·帕麦斯顿勋爵在与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因这一表态事先未征得辉格党(见注 20)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导致帕麦斯顿于 1851 年 12 月 19 日辞职。其实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原则上并没有分歧,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政权的政府。——66。
- 85 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 1793 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政府随时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有效期为一年。1802、1803、1816 和 1818 年议会都曾通过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的决定。1848 年,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宪章派(见注 32)4 月 10 日游行示威,议会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1850 年外侨管理法不再有效。1853 年,当内阁提出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时,英国公众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66、650、664。
- 86 恩格斯没有为约·魏德迈撰写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但在 1852 年 3 月 2 日和 4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 70—71、101—102 页)中阐述了他关于棉纺织工业状况和世界市场上商业发展的一些观点,马克思又将恩格斯的这些观点转述给阿·克路斯(见本卷第 103—104 页)。克路斯和魏德迈则根据这些观点撰写文章,发表在 1852 年美国民主派期刊上,例如魏德迈 1852 年 7 月 1 日、8 月 1 日先后在《体操报》上发表文章《欧洲

局势》以及《澳大利亚棉花和美国奴隶制》。——67、100、146。

- 87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见注63),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他们把帝国宪法视为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0卷和第11卷)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评述。

关于1850—1851年普奥纠纷,见注10。恩格斯曾打算在他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用一篇文章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69。

- 88 1844年,英国内务大臣詹·格雷厄姆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授意英国邮政主管部门拆阅流亡英国的意大利革命者的信件,并将信件的内容转告那不勒斯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在这些信件中有密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弟写给自1837年起就流亡伦敦的朱·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谈到了为了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统治和奥地利统治在意大利发动起义以及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计划。邦迪埃拉兄弟于1844年6月率领一支意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由于队伍中有人叛变,远征军的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和他们的7名同伴在1844年7月经秘密审判后被处死。

1852年2月27日,英国首相爱·德比在上院发表演说时声称,政府打算监督在英国的革命流亡者的活动,并将他们的情况通知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德比的这个演说发表在1852年2月28日《泰晤士报》第21050号上。——69。

- 89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70、102、104、119、159、204、287、315。
- 90 指1851年12月底开始并席卷了英国东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的机器制造

厂工人的罢工。罢工是机械工人联合会(见注 54)组织的,其目的是取消加班加点和改善劳动条件。为了对付罢工,企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斗争以企业主的胜利而结束。工人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条件下复工。但是企业主也由于罢工和同盟歇业而遭到巨大的经济损失。——71。

- 91 在这里马克思可能由于一时疏忽,把《纽约民主主义者报》写成了《论坛报》。从恩格斯 1852 年 2 月 27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革命》和《纽约民主主义者报》寄给了马克思(见本卷第 64 页)。——72。
- 92 指 1852 年 2 月 29 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这封信告诉马克思,他和他的朋友受到普鲁士警察的监视,他们的组织内部可能有一个叛徒。——72。
- 93 卡·海因岑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战中对英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宪章运动(见注 32)的政治目的作了错误的阐释,因此,马克思请求厄·琼斯写文章来驳斥海因岑。琼斯为此于 1852 年 3 月 3 日给约·魏德迈写信,信中谈到魏德迈发表在 1852 年 1 月 29 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 311 期上驳斥卡·海因岑的文章,阐述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评述了英国阶级斗争发展的特点。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把这封信寄给魏德迈,以便在魏德迈的杂志《革命》上发表,但此计划未能实现。根据魏德迈 1853 年 5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来判断,琼斯的信于 1852 年底或 1853 年初发表在美国民主派报刊上。——73,75,87,399。
- 94 这里的全国改革同盟是指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见注 31),该协会于 1852 年 3 月 3 日晚在圣马丁堂召开了大会闭幕会议,讨论选举制度改革草案。会议由协会主席乔·沃姆斯利和小宪章的起草人约·休谟主持。全国宪章协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其中有宪章运动革命派领袖厄·琼斯。琼斯在 1852 年 3 月 13 日《寄语人民》第 46 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这次会议作了详细的报道。琼斯在文章中强调,宪章派成功地将“中等阶级的大会”转变成“宪章派原则和宪章派力量的一次势不可挡的展示”。他尖锐地批评了小宪章的局限性。《每日新闻》1852 年 3 月 4 日第 1804 号也报道了琼斯的讲话。——73。
- 95 马克思在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2版第11卷)结尾部分时,显然改变了原计划,因为这部著作最终不是由6章而是由7章组成。马克思大概在1852年3月5日至17日之间写信告诉约·魏德迈,他将写第7章,并把该著作的第6章寄给魏德迈,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于1852年3月25日把最后一章即第7章寄给魏德迈(见本卷第86页)。——74、710。

- 96 乔·朱·哈尼主编的宪章派(见注32)周刊《红色共和党人》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第21—24期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哈尼在他写的序言中第一次指出《宣言》的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年4—6月,哈尼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月刊《不列颠与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上连续登载了恩格斯的文章《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恩格斯为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32—157页)写的内容简介,恩格斯在这篇简介中大量摘引了马克思这部著作第一章的内容。

哈尼在他1850年5月发表在《不列颠与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上的一篇书评《评路易·勃朗〈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历史篇章〉》中写道: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法国革命本身作了“最好的批判”。——75。

- 97 谷物法是从1815年起英国历届托利党(见注73)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导致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82)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76、84、176、636、637。

- 98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查·凯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关于财

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1837年费城版)。马克思信中表达的一些观点,阿·克路斯后来在他驳斥卡·海因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中曾加以利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712页),该文章载于1853年9月14、17、21和24日纽约《改革报》第48—51号。——79。

- 99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卡·海因岑的论战。海因岑于1847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攻击共产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的文章。恩格斯在1847年10月3日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上发表了文章《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在1847年10月28、31日和11月11、18、25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6、87、90、92、94号上发表了文章《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他们在文章中批驳了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诬蔑,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特别是揭露了他们不理解德国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必要性。——80。

- 100 山岳党即山岳派,在1793—1795年间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其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马·罗伯斯比尔、让·马拉、若·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山岳党在1848—1851年间是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亚·奥·赖德律-洛兰、费·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党。——81。

- 101 指1849年在科隆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其中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的审判和1849年2月8日举行的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中所作的辩护发言。

由于霍赫施图尔的行程推迟(见本卷第89页),阿·克路斯直到1852年7月才通过抵达美国的康·施拉姆得到七本《两个政治审判案》。——81。

102 指马克思加了标记的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分裂后,同盟的伦敦中央委员会于9月15日作出决定,将中央委员会的全权移交给科隆区部,并委托新的科隆中央委员会起草新章程。该委员会于1850年11月起草了这份新的同盟章程,并把它连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12月1日》一起交给了同盟。1850年12月18日马克思收到了亨·毕尔格尔斯为同盟伦敦区部抄写的章程副本。1851年1月5日,有马克思参加的伦敦区部会议批准了这个新章程。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加了标记的章程,可能是马克思为1851年1月5日伦敦区部会议准备的;也可能是马克思在1851年3月初给章程加了标记,并把它寄给纽约的约·魏德迈。——81。

103 原文为“in partibus”,它出自“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为:“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异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头衔上附加这种字样。转义为:在流亡中,在外国,有名无实。——81、90、111、332、574。

104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可能在信中告诉恩格斯,厄·琼斯将在英国工人的资助下出版《人民报》。马克思1852年3月2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也谈到此事(见本卷第89页)。

琼斯1852年5月在伦敦创办了周报《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82、89。

105 恩格斯在1851—1854年间经常研究斯拉夫语。他学习了俄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捷克语,还打算写一部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1852年春以前,他自修了俄语,后来用一部分时间向俄国的流亡者爱德华·平达学习会话。恩格斯在研究俄语语法的同时,还阅读了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原著,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有恩格斯摘自前三部著作的词汇摘录,以及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某些诗句的散文式的德译文。50年代初,恩格斯研究了包令的《俄罗斯诗文集》,并收集了有关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卡拉姆津、茹柯夫斯

- 基、克雷洛夫以及 18—19 世纪初俄罗斯其他诗人和作家的资料。恩格斯在学习斯拉夫语的同时,还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阅读了捷克和塞尔维亚著作家撰写的有关文学史和民间创作史的著作,如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武克的《塞尔维亚民歌集》等等。——82、100、101、380。
- 106 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德文原文是 Haupt- und Staatsaktion。这个词原本是指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的、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历史事件。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在这封信里,恩格斯是指革命。——83、92。
- 107 1852 年 3 月 14 日,路易·波拿巴颁布法令,实施五厘国债利息变更条款。条款规定,利息为五厘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须按证券票面价值兑现,或者把证券换成票面价格相同、但利息只为四厘五的有价证券。这项措施是通过银行实施的。该法令发表在 1852 年 3 月 14 日《总汇通报》第 74 号和 1852 年 3 月 15 日《每日新闻》第 1813 号上。——84。
- 108 约·魏德迈在 1852 年 3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周刊《革命》停刊之后,他计划利用手头的稿件,以小册子的形式不定期发行杂志。魏德迈打算在第 1 期刊登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第 2 期刊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3 期刊登约·格·埃卡留斯一篇关于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的文章,第 4 期刊登阿·克路斯一篇关于戒酒运动的文章,第 5 期刊登他自己的一篇驳哥·金克尔《关于促进革命的德国国民公债的备忘录》的文章,第 6 期刊登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一篇文章,等等。马克思表示赞同魏德迈的计划。但是,该杂志只在 1852 年 5 月和 6 月以《革命·不定期刊物》为刊名出版了两期,第 1 期刊登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 2 期刊登了弗莱里格拉特的两首诗,即《致约瑟夫·魏德迈。诗两首》。——86。
- 109 秩序党是 1848 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见注 70)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 1849 年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86。
- 110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语作家阿泰纳奥斯(2—3 世

纪)的著作《哲人宴》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讥笑带兵前来支援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身材矮小,他说:“山在分娩,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做老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

约·魏德迈按照马克思的要求,把这句话加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章的末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01页),并给该著作的7章分别加上序号一、二、三、四、五、六、七以代替标题。——86。

- 111 1852年3月23日,威·沃尔弗以马克思的名义给阿·克路斯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克路斯在1852年4月6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引用了该信。信中说,贝·瑟美列打算撰写一本关于阿·戈尔盖、拉·鲍蒂扬尼和拉·科苏特的篇幅为10个印张的小册子,请克路斯和魏德迈设法在美国出版。马克思本来希望瑟美列用德文写作小册子并在魏德迈的杂志《革命》第2期上发表。4月底,当瑟美列的著作快完成时,魏德迈的杂志《革命》却无法复刊。5月初,当瑟美列的手稿寄到伦敦时,人们才发现,该著作是用匈牙利文写的。亚·班迪亚将其译为德文,马克思对译文作了校订(见本卷第125、130页)。该著作最终未能在美国出版,而于1853年在德国汉堡出版,标题为:《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图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政治人物素描》。魏德迈将该著作的第2部分即关于戈尔盖的那一部分摘要发表在1853年6月1日—7月6日《改革报》第18—28号上。——87、95、117、125、130、160、163、215、296、331、363、377、379、725。
- 112 指贝·瑟美列反对拉·科苏特的信,这封信于1852年1月4日发表在美国《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上,1852年2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3)在题为《科苏特和瑟美列》的文章中转载了这封信。瑟美列在信中叙述了科苏特放弃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的职位并离开匈牙利的情况。阿·克路斯在1852年2月底的一封信中将此事告诉了马克思和威·沃尔弗。——90。
- 113 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朱·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的国际性组织。马志尼的倡议曾得到古·司徒卢威和阿·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

- 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加入委员会的还有亚·奥·赖德律-洛兰、阿·达拉什和拉·科苏特。这个无论成分和思想都极其复杂的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批判了该委员会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90、91、211、538。
- 114 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9日,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朱·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1849年4月,法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和西班牙联合对罗马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4月27日,法国派出的由尼·乌迪诺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遭到由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法军对罗马进行了残酷炮轰,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90。
- 115 恩·德朗克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49年12月中旬被法国警察通缉追捕,1850年4月初被驱逐。——93、98、108。
- 116 指哥·金克尔计划于1852年1月26日,但实际上于1852年2月3日在美国辛辛那提召开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9)的保证人代表大会。除了金克尔外,还有格·希尔盖特纳、雅·胡策尔等7人参加大会,其中胡策尔没有对金克尔投信任票。阿·克路斯在1852年2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96、113。
- 117 约·魏德迈1852年3月30日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的报告都没有保存下来。
-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革命会议”是指1852年3月30日以前在纽约召开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一次会议,由美国革命联盟(见注186)的代表们召集并由约·非克勒尔主持。在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9)而同哥·金克尔竞争的阿·戈克和非克勒尔,试图使金克尔的拥护者同意将两个互相竞争的流亡者组织联合起来。——98、103、105。

- 118 约·魏德迈可能在 1852 年 3 月 30 日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说,爱·冯·弥勒-泰勒林试图发表一篇声明,说明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这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为“卡尔·马克思”)抄袭了他以前为《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撰写的维也纳通讯。魏德迈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魏德迈在 1852 年 5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没有一家美国报纸刊登弥勒-泰勒林的这一诽谤性声明。——99,118。
- 119 从 1850 年起,恩格斯十分注重研究军事科学,想写 1848—1849 年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战争史。为此他托人从德国订购了许多相关的军事书籍,阅读了卡·克劳塞维茨、昂·若米尼、卡·威·维利森、古·霍夫施泰特尔、H.金策尔、阿·戈尔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他还多次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明自己的这一计划,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00、101、129、158、160、194、196、223、310、385、501、571。
- 120 衰落帝国(bas-empire)在历史文献中是指拜占庭帝国或处于晚期的罗马帝国;后来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它来指法兰西第二帝国。——102、104、562。
- 121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2 年 5 月 8 日和 6 月 6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马克思在信中向克路斯转述了恩格斯 1852 年 4 月 20 日给他的信中谈到的关于棉纺织工业状况的一些观点和经济数据(见本卷第 101—102 页)。参看注 86。——103。
- 122 这里对恩·德朗克的批评源自 1852 年 4 月 19 日《国民报》(柏林)第 182 号登载的一则通讯,该通讯报道说德朗克在科布伦茨被逮捕,4 月 21 日《科隆日报》第 96 号也对此作了报道。事实表明,这一消息是错误的(见本卷第 111 页)。1852 年 4 月底德朗克抵达伦敦(见本卷第 112 页)。——106、108、111。
- 123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 1849 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表面上于 1850 年 11 月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马克思

-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一书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108。
- 124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前5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201页)。马克思于1852年1月至3月把这5章寄给纽约的约·魏德迈;在誊抄手稿后,魏德迈又通过恩格斯把这5章还给马克思。——109。
- 125 指1852年4月26日英国议会下院在二读民军法案(见注66)后进行的表决。——110。
- 126 厄·琼斯在创办《人民报》的过程中遇到了乔·朱·哈尼的竞争,哈尼拒绝琼斯关于共同出版宪章派(见注32)机关报的建议,阻碍琼斯购买原来的宪章派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而自己获得了该报,并继续出版,最初用《星报》这个名称,1852年4月24日以后改为《自由之星报》。这一事件表现出琼斯和哈尼在原则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哈尼打算把报纸变成宪章派右翼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喉舌。尽管哈尼进行了种种阻挠,琼斯还是于1852年5月在伦敦创办了宪章派周报《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110。
- 127 这封信写在约·魏德迈1852年4月12日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的空白处,恩格斯把这两封信一起寄给了马克思。——110。
- 128 指恩格斯为查·德纳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3)撰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这组文章中的后面几篇。1852年4月恩格斯只写了第14篇,5月没有继续写。接下来的几篇专门论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87)的文章(即第15—19篇)写于1852年7—9月。——111、122。
- 129 指哥·金克尔等人于1852年4月29、30日和5月5日在伦敦召开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9)的欧洲保证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大会的情况,马克思是从彼·伊曼特那里得知的。伊曼特是“德美革命公债”的欧洲保证人之一,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所有会议。——113、118、174、185。
- 130 共济会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于英国的一种秘密团体,旨在传播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它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

会,后来随着英帝国向外扩张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共济会谴责封建制度和英国国教,谋求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宗教。共济会秘密分会的活动是模仿工匠行会的神秘典礼和秘密仪式。该会会员赋予自己净化道德、慈善为怀和革新世界的任务。他们相信永恒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有他们最智慧的领导人物才能认知,这些领导人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负责教育一般会员遵守这些规律,培养博爱、正义和启蒙的精神。——113。

- 131 这里提到的阿·克路斯的“最近的一封信”是指克路斯1852年4月4—5日写给威·沃尔弗的信,信中附有关于1852年3月30日以前在纽约召开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会议(见注117)的报告。——114。
- 132 体操协会是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和工人成立的一种组织,存在于美国的许多城市。这些协会于1850年10月5日在费城代表大会上合并成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该联合会于1851年11月开始出版《体操报。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1852—1853年间,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经常为该报撰稿。——114,351,371。
- 133 马克思1852年4月30日以前写给贝·瑟美列的有关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即“德国大人物”的素描的信,没有保存下来。亚·班迪亚看到这封信后,就要求马克思撰写更多相关内容的稿件以便出版。马克思由此产生了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一部关于德国流亡者的著作的想法,恩格斯立即予以响应(见本卷第120—121页)。他们于1852年5月6日—6月28日合作撰写了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在这部著作中揭露了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活动家阿·卢格、哥·金克尔和奥·维利希等人的活动。7月初,他们把手稿交给班迪亚在德国付印,班迪亚却把手稿交给了普鲁士警察当局。1852年10月,班迪亚的身份被揭穿,他是为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效力的警探。马克思在1852年12月3日给班迪亚的信中直接向班迪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见本卷第316—31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虽经多次努力,但该著作一直未能出版。——114、123、125、127、134、379。
- 134 指奥·维利希率领志愿军团参加1849年5—7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这次起义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87)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114、125。

- 135 高教会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出现于 19 世纪。高教会信徒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他们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其信徒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 115。
- 136 长老会是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教派的教会之一,因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而得名。该教会于 1560 年由加尔文的学生约·诺克斯在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时建立,后来主要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推广。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老会逐渐演变成政治派别——长老派。该派在长期国会中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温和派,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 年该派一度构成长期国会中的多数派,后来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阶层利益的独立派逐出英国国会。—— 115。
- 137 约·魏德迈在 1852 年 4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一个在美国的德国工人拿出了自己积蓄的 40 美元,再加上阿·克路斯的钱,才使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得以出版。该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刊登在《革命。不定期刊物》第 1 期上。参看注 1。—— 116。
- 138 约·魏德迈在 1852 年 4 月 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打算把卡·普芬德的第一个声明(见注 24)和第二个声明(见本卷第 89 页)一起发表在他准备以小册子形式重新出版的《革命。不定期刊物》(参看注 108)上。但这一意图没有实现。
普芬德的第二个声明载于 1852 年 4 月 14 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 88 号。—— 116。
- 139 1852 年 6 月,约·魏德迈应马克思的要求把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的欧洲保证人代表大会(见注 129)的情况写入他的文章《欧洲局势》,该文匿名发表在 1852 年 7 月 1 日《体操报》第 10 期上。—— 119。
- 140 马克思在 1852 年 4 月 30 日给阿·克路斯的信中介绍了厄·琼斯和乔·朱·哈尼之间冲突的详细情况,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克路斯在 1852 年 5 月 22—2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他收到了这封信。

关于琼斯和哈尼之间的冲突,参看注 19 和注 126。—— 119。

- 141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亨利四世的话:“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1593 年,当巴黎人答应承认亨利四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时,他说了这句话。—— 121。
- 142 哥·金克尔从美国回到英国之后,于 1852 年 4 月 16 日在伦敦召开了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发出了由奥·维利希和金克尔撰写的通告。—— 124、127。
- 143 这里提到的这些消息表明,朱·马志尼和拉·科苏特计划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共同发动起义。1851 年 11 月在伦敦散发的署名为马志尼和科苏特的传单也证实了这一点,传单是以意大利语和匈牙利语写成的。
1853 年 2 月 6 日,米兰爆发了起义(见注 310)。—— 124、131、211。
- 144 马克思暗指下面的事实:1844—1845 年朱·马志尼在报刊上抗议警察当局秘密检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1845 年 5 月,他在伦敦出版了题为《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给詹姆斯·格雷厄姆从男爵先生的信》的小册子,抨击英国内务大臣詹·格雷厄姆为讨好奥地利政府而授意邮政主管部门拆阅流亡英国的意大利革命者的信件(见注 88)。—— 125。
- 145 匈牙利国民议会根据拉·科苏特的倡议于 1849 年 4 月 14 日宣布匈牙利独立,宣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被推翻。科苏特当选为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
4 月 19 日,奥地利军队在纳迪—夏尔洛被匈牙利军队击溃。4 月 26 日,奥军撤出科莫恩(即科马罗姆),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却没有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奥军,而是去围攻被奥地利军队占领的首都欧芬(即布达)。匈牙利军队在阿·戈尔盖的指挥下对欧芬的围攻从 1849 年 5 月 3 日延续到 21 日,最后攻占了城堡。恩格斯认为,围攻欧芬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奥军主力在此期间重整旗鼓,在前往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沙皇军队的支持下重新转入进攻,最终导致匈牙利军队 1849 年 8 月 13 日在维拉戈什投降(见注 354)。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匈牙利重新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一个行省。恩格斯在他的《布达》一文中,对这场围攻战作了评述。—— 125、386。
- 146 烧炭党是 1806 年在意大利和 19 世纪 20 年代在法国出现的秘密的政治

团体。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实行政治改革，恢复意大利的统一。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其宗旨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127、154。

147 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同丹麦军队 1850 年 7 月 24—25 日在石勒苏益格北部的一个村庄伊德施泰特进行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将军卡·威·维利森指挥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部队遭到失败，被迫停止了抵抗。恩格斯关于这一会战的详细评述，见本卷第 560—562 页。——128、560。

148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克路斯 1852 年 5 月 31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129。

149 蛊惑者是对 19 世纪 20 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反政府运动参加者的称呼。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 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这一事件便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今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惑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名称便流传开来。到了 30 年代，由于受法国 1830 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131、280、313。

150 指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与者之一、匈牙利将军乔·克拉普卡的《政治纲领》。这份纲领反映了匈牙利流亡者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人科苏特政策的不满。马克思为克拉普卡的《政治纲领》撰写了评语，打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 3）上发表。但这一意图没有实现。由燕妮·马克思手抄的带有马克思评语的克拉普卡的《政治纲领》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08—410 页）。

马克思还将克拉普卡的声明交给了厄·琼斯。琼斯将其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1852 年 5 月 15 日第 2 号上。——131。

151 曾一度参加宪章运动（见注 32）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威·詹·林顿，用“斯

- 巴达克”这一笔名发表题为《国家的理性》的文章,刊登在 1852 年 5 月 8 日《自由之星报》第 1 期上,该文对宪章运动的革命派进行了攻击。——132。
- 152** 从 1852 年 4 月 20 日查·德纳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推断出,马克思在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中曾请求德纳撰写一篇揭露普鲁士司法机关卑劣行径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 3)上。马克思显然也曾写信要求约·魏德迈把他信中所提供的关于在科隆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见注 16)的材料转交给德纳。德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情况撰写了一篇题为《普鲁士的司法》的社论,载于 1852 年 5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446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132、141。
- 153** 1852 年 5 月 27 日,马克思抵达曼彻斯特恩格斯处,大约在那里住到 6 月 26 日。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136、139、140、147、224、301、718、720、725、727。
- 154** 1851 年 9 月法国警察当局逮捕了 1850 年 9 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4)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见注 52)所属巴黎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无视现实状况,采取密谋策略,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通过当时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密探茹·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案件。1852 年 2 月,被捕者被判刑。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福格特先生》中揭穿了威·施梯伯在科隆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85—500 页和第 19 卷第 108—123 页)。——138、159、302、318、334。
- 155** 议会火车是 19 世纪英国对 1844 年经议会决议而开通的第三等特别火车的讽刺性称谓;根据这项决议,所有铁路公司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 12 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一便士。——139、405、661。
- 156** 指奥·维利希的拥护者们(其中大部分在维利希指挥下参加过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借口欧洲即将爆发革命,鼓动人们在美国组建一支志

愿军团。约·魏德迈在1852年6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维利希拥护者的行动作了评价,认为这是企图建立一种与其他许多昙花一现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类似的组织。——141、148。

157 马克思曾在给亚·班迪亚的一封信(可能写于1852年6月8—11日之间,未保存下来)中请班迪亚给燕妮寄5英镑。1852年6月12日班迪亚写信给燕妮说,他未能获得这笔已答应寄的钱,不过他还有可能从熟人那里弄到钱,至迟到星期一,即6月14日,他会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燕妮大约在1852年6月19日给马克思写信说,班迪亚亲自来告知,他无法提供帮助。——143、722、725。

158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见注153。1851年《德意志快邮报》上登载的一些文章和消息是他们写作的材料来源之一。——143。

159 1852年6月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收到了约·魏德迈寄来的《革命。不定期刊物》第1期,该期以单行本形式刊载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其中有很多印刷错误。因此,马克思委托他的夫人燕妮在伦敦寻找一位印刷厂主印制勘误表。根据马克思的要求,燕妮在伦敦编制了一份三页篇幅的勘误表,订正了书中113处严重错误,并由印刷厂主艾·多伊奇印制了这个勘误表。

“Moute”是其中的一处印刷错误,引自拿破仑法典第340条的“不许寻究父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9页)(Toute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中的单词“Toute”的第一个字母“T”被误印成“M”。——143、176、721、722、723、725。

160 指马克思1851年5月21日或者5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马克思在这两封信里对1851年5月17日出版的周刊《宇宙》第1期及其中刊登的阿·卢格和哥·金克尔的文章作了评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中利用了这些评述。——143。

161 约·魏德迈在《革命。不定期刊物》上刊载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在扉页和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

十八日》。——143。

162 这里提到的“两篇短评”和一段“剪报”，都是阿·克路斯随他1852年5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一起寄出的美国报纸的剪报。——144。

163 恩格斯1849年1—5月间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匈牙利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战争的文章，例如《匈牙利的斗争》、《〈科隆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1851年12月1日约·魏德迈写信告诉恩格斯说，海·科尔夫用自己的名字在《纽约州报》上发表了恩格斯的其中一篇文章。——147、157、526。

164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1852年7月13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克路斯在信中还把马克思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向魏德迈转述如下：

“几天前，马克思从曼彻斯特还匆忙地写了几句话，答应下星期写得详细一些。他手头总共还剩下3本《雾月》。

《老鼠与青蛙之战的历史》（第一本写到哥·金克尔去美国）将匿名出版。马克思惋惜的是，不得不中断手头的工作，去完成‘厕所的清洁工作’。然而我想，这非常好，因为多少可以使下一次革命防备这些结成一伙的骗子。马克思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很生动，只要一出版，我们就可以拿到。他委托我们，如果我们认为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利，就在美国出版它。请你对这件事好好考虑一下。”

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老鼠与青蛙之战的历史》”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1卷）。——150。

165 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在征收现有的四种税时每法郎加征45生丁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他们是法国人民中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的这种政策使大地主和天主教僧侣借机策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壮大了反革命势力。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这种附加税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0卷第146页）。——150。

- 166 1852年7月初,法国和德国的多家报纸报道了关于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在巴黎被逮捕的消息,其罪名是计划谋杀路易·波拿巴、推翻波拿巴政府和恢复共和制度。据报纸报道,该组织成员自制了火炮、火药等;大多数被捕者是工人,其中有些人是1848年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见注197)的参加者。报纸断言,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流亡者策划了这一密谋。——154、158。
- 167 暗指阿·谢努的书《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该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24—341页)。恩格斯这里谈到的“谢努的两种不同成分”,显然是指这个作者的双重身份。谢努在自己的书中以七月王朝时期(见注70)秘密团体的组织者自居,同时他的书又反映出他的警探身份。——157。
- 168 韦岑布告又称瓦茨布告,是指1849年1月5日,即在匈牙利首都布达被奥地利元帅斐·文迪施格雷茨公爵指挥的反革命军队占领那天,由当时指挥匈牙利军团的阿·戈尔盖在韦岑(即瓦茨)发布的声明。声明煽动反对拉·科苏特及其领导的保卫祖国委员会,指责他们从布达逃跑。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个后来公开背叛革命并在匈牙利军队投降书上签字的戈尔盖,没有执行科苏特关于保卫布达的命令,并在科苏特不在场的情况下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作出不战而把该城交给文迪施格雷茨公爵的决议。声明载于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52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51—154页。——157。
- 169 昂吉安公爵以参加反拿破仑第一的密谋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于1804年3月21日被处死。——158。
- 170 指刊载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革命。不定期刊物》第1期迟迟没有寄到欧洲一事。马克思从1852年6月20日阿·克路斯的来信中得知,它们应当于6月26日寄往英国。但克路斯在1852年7月4—5日和8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约·魏德迈由于缺乏资金无法把它们寄出。实际上,陷入经济困境的魏德迈无法从印刷厂主那里买回已经印好的大部分《革命》。只有很少一部分《革命》寄到了欧洲。——159、166、216、312、736。

- 171 恩格斯可能在 1852 年 7 月 6 日至 13 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他撰写一篇关于英国选举的文章,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1852 年 7 月 15 日,恩格斯在信中重申了他的建议(见本卷第 163 页),并于 7 月 22 日再次提醒马克思别忘了此事(见本卷第 170 页)。1852 年 8 月,马克思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英国选举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159、163、170。
- 172 “挖掘者”的原文为“Wühler”,也有“煽动者”的意思;“煽动者”是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给民主共和派起的绰号。——159。
- 173 克莱尔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1848 年二月革命(见注 75)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到英国后曾住在该地,这里成为奥尔良派(见注 70)图谋在法国重新建立奥尔良王朝的一个中心。——160。
- 174 指对被捕并在科隆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4)盟员的起诉书。——160。
- 175 《恋爱中的罗兰》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马·博雅多的骑士史诗,1495 年在意大利发表。16 世纪,弗·贝尔尼和洛·多梅尼基改写了这部长诗。贝尔尼的改写本最为流行,于 1541 年出版,多次再版。博雅多的史诗 19 世纪 30 年代在伦敦再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引用了史诗《恋爱中的罗兰》的一些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385、391、407 页)。——161。
- 176 1852 年 7 月 13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了一篇科隆通讯,题为《共产党人案件》,其中说到,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16)的起诉书已经写好并交给被告的辩护人。——162。
- 177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16)的审判原定于 1852 年 7 月 28 日举行,但是又拖延了 3 个月,因为这个案件的主要证人警察局长舒尔茨生病并于 8 月去世(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76 页)。——162、164、168、175、177。
- 178 “刑法典”指法兰西刑法典,“新的普鲁士法典”指 1851 年 4 月 14 日为普鲁士各邦制定的刑法典。法兰西刑法典 1810 年在法国通过,从 1811 年

- 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1815 年莱茵地区归并普鲁士以后，直到 1851 年春天，这部刑法典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地区。普鲁士刑法典于 1851 年 7 月 1 日起在普鲁士所有地区生效。它规范了普鲁士各地区的刑法，因而取消了莱茵省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裁判权；对作伪证、诽谤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规定了刑事处分。——164、286。
- 179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2 年 8 月 6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马克思的信的日期是克路斯在其信中所加。——166。
- 180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16)的公诉人、科隆检察官奥·泽特曾在 1849 年 2 月审理哥·金克尔侮辱驻美因茨的普鲁士卫戍部队的案件时，发表了一篇不成功的起诉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9 年 2 月 18 日《新莱茵报》第 225 号上发表文章《泽特》对此进行了嘲讽。——169。
- 181 这封信只保存下来一个片段。马克思在 1852 年 7 月 30 日给阿·克路斯的信和 1852 年 8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都摘录了这个片断(见本卷第 171、182 页)。——170。
- 182 雅·胡策尔在 1852 年 6 月底给阿·克路斯的一封信中说，哥·金克尔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诽谤性的言辞。克路斯在 1852 年 7 月 4—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录了胡策尔信中关于金克尔的话。——170、171、173、182、183。
- 183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2 年 8 月 16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171。
- 18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一文，此文写于 1850 年 4 月，发表在 1850 年 4 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 4 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文中揭露了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 87)而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受审的金克尔的卑鄙行为。金克尔在他的 1849 年 8 月 4 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运动，并吹捧霍亨索伦王朝。——172、183。
- 185 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24 日写给哥·金克尔的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信摘自阿·克路斯 1852 年 8 月 16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马克

思在 1852 年 8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抄录了此信(见本卷第 183—184 页)。信的内容相同,但个别着重号加的地方不同。——173,184。

186 美国革命联盟是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组织,由到美国募集资金的阿·戈克和约·菲克勒尔于 1852 年 1 月在美国费城建立。它反对哥·金克尔在美国的筹款活动(见注 29)。1852 年 9 月,在惠灵代表大会(见注 243)上该联盟改名为“新旧大陆人民联盟”。——174、184、190、198、206、214。

187 正义者同盟是 1836 年在巴黎成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主要由流亡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激进分子组成,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同盟开展各种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该组织日益具有国际性。同盟长期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也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 1847 年 6 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4)。——176。

188 指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这次分裂是由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活动引起的。见注 52。——176。

189 前两个呼吁书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 3 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版第 10 卷第 385—396 页)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12 月 1 日发布的告同盟书(见注 272)。这两份文件由于 1851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见注 16)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分别刊登在 1851 年 6 月 28 日和 22 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 177 和 171 号上,后来又发表在其他德文报纸上。

“第三个呼吁书”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 6 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423—430 页)。——176。

190 指所谓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于 1852 年 5 月 20 日在维也纳签订的与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见注 9)有关的条约。1852 年 7 月 28 日《纪事晨报》以《法兰西帝国——北方三强的密约》为题刊登了这个条约,1852 年 7 月 29 日《泰晤士报》以《北方三强的密约》为题转载了这个条约。然而 1852 年 7 月 30 日《泰晤士报》对这个文件的真实性提出疑

问。——176、203。

191 1852年8月2日,马克思将他的一篇论述英国各政党的文章寄给恩格斯,恩格斯把文章分为两篇,翻译成英文后再寄回给马克思。马克思于1852年8月6日和10日分别把它们寄往纽约,以《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为题发表在1852年8月21日和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0、3543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马克思本人为该报撰稿实际上是从这两篇文章开始的。从1853年1月起,马克思开始用英文写通讯(见本卷第342页)。——177、178、180、258。

192 马克思在《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中对英国辉格党(见注20)进行了评述。他担心查·德纳不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美国正在筹备总统选举,而《纽约每日论坛报》支持美国辉格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温·司各脱将军。

美国的辉格党存在于1834—1854年,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一部分种植场主也参加了该党。当时美国国内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尖锐化,引起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地党人(见注296)一起组成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加入了维护种植场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177、180、190、325。

193 指美国的民主党,该党成立于1828年,最初它联合了大种植场主、资产阶级的一些集团以及相当一部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该党越来越代表拥有奴隶的大种植场主和与大种植场主联合起来主张维护奴隶制度的北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854年以后,该党分裂为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两派。——178、190、325。

194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是卡尔·马克思(见注4)。马克思当时已被正式列为该报的通讯员。——181。

195 拉·科苏特在纽约停留期间于1852年6月28日发出一份秘密通告,呼吁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在行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要求美国对欧洲事务进行武装干涉,以期在欧洲各国发动革命。为了揭穿科苏特(他曾正式宣布主张不干涉客居国家的内政)的通告的冒险主义性质,阿·克路斯筹划在

《纽约先驱报》上发表这个通告。这是导致科苏特 1852 年 7 月 14 日离开美国的直接原因。1852 年 7 月 22 日克路斯把这个通告的抄件寄给马克思。马克思立即把它交给厄·琼斯的《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编辑部。1852 年 8 月 7 日这个通告连同上一篇批判它的评论一起发表在《人民报》第 14 期上。1852 年 8 月 10 日马克思把克路斯的抄件寄给了恩格斯。——184、188、194。

- 196** 根据宪法,法国应于 1852 年 5 月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特别是在流亡者圈子里,人们都把民主派政党上台执政的希望寄托在 1852 年 5 月的选举上。这一幻想因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破灭。——189。
- 197** 六月起义指 1848 年 6 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见注 75)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 月 22 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 月 23—26 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53 页)。——192。
- 198** 指哥·金克尔企图为他颂扬路·欧·卡芬雅克一事进行辩解,说这是在 1848 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前。卡芬雅克在六月起义期间被委任为国防部长,并被授予行政权,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而早在 1848 年 6 月以前,这个法国军阀的代表人物就是扼杀人民运动的凶手,他参加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由于在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肮脏的殖民战争中“有功”,卡芬雅克在 1848 年 2 月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92。
- 199**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2 年 10 月 15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193。
- 200** 1852 年 8 月 17 日,马克思将自己撰写的一篇关于英国选举制度的文章寄给恩格斯,由他译成英文。恩格斯在翻译时把文章分为两篇,马克思于 1852 年 8 月 20 日和 27 日分别把它们寄往纽约,以《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为题发表在 1852 年 9 月 4 日和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 3552、3558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195、202、258。
- 201**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5—1846 年曾打算在企业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的资助下在威斯特伐利亚出版他们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1846 年 4 月开始的有关出版的协商由约·魏德迈主持,但以失败而告终。迈耶尔和雷姆佩尔最终以缺乏资金为借口,拒绝资助这部著作的出版。拒绝的真正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与他们所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198、203。
- 202** 陶片放逐法又译贝壳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民众大会中的一种特殊的投票法,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 510 年左右创立,公元前 487 年左右首次付诸实施。每年初召开民众大会时,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名字来投票强制将某个人放逐,目的在于驱逐可能成为僭主而威胁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199。
- 203** 指《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的伦敦委员会,由 13 人组成,为该报提供资金。委员会中,除宪章派(见注 32)外,还有力图利用该报为自己谋利益的资产阶级激进反对派的代表。——200、217。
- 204** 指雅·胡策尔 1852 年 7 月 20 日给阿·克路斯的信,克路斯于 8 月 5 日将该信寄给了马克思,信中包含有关哥·金克尔为 1852 年秋在美国召开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保证人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以及欧洲保证人名单。胡策尔在信中还对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作了高度评价。——205。
- 205** 马克思 1852 年 8 月 27 日收到彼·伊曼特随信寄来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哥·金克尔、奥·维利希和阿·戈克 1852 年 8 月 11 日签署的、作为建立新的流亡者组织——人民同盟(见注 226)的基础的《同盟条约草案》,另一个是 1852 年 8 月 12 日维利希和金克尔致“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促进委员会和公债美国保证人的通告。这两份文件是金克尔和维利希交给伊曼特的。由于伊曼特要求把这些文件寄回,马克思于当天复制了这两份文件,然后把抄件寄给恩格斯,同时随信把原件寄回给伊曼特。

上述《同盟条约草案》发表在 1852 年 8 月 28 日《纽约州报》第 35 号上,标题为《美国欧洲革命联盟与德国国民公债认购人和保证人签订的同盟条约草案》。——205、206、207、213。

- 206** 圣杯,根据中世纪的传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使用过的杯子,耶稣的门徒用来承接耶稣自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具有神奇的力量,是争相追求的圣物。中世纪后,教会规定圣杯(至少杯身)需用金或银制造。如果是银杯,里面还应镀金。有些圣杯还要镶嵌珍珠宝石。——205。
- 207** “光明之友”是德国 1841 年出现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它是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 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自由公理会”,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208、213。
- 208** 马克思是从亚·班迪亚 1852 年 8 月 30 日的信中获悉这些消息的。为普鲁士警察当局效力的班迪亚试图通过这些方式骗取马克思的信任。马克思不久就识破了班迪亚的骗局并与他断绝了关系(见本卷第 331—335 页)。——210、220。
- 209** 马克思暗指哥·金克尔和奥·维利希 1852 年 8 月 12 日致“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促进委员会和公债美国保证人的通告(见注 205)。在答复保证人提出的关于创办一家报纸的建议时,该通告声明,革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它不再需要笔,而是需要剑。在伦敦创办一家报纸对革命毫无用处”。——210、214。
- 210** 集中是波兰民主协会的领导执行机关,成立于 1836 年。波兰民主协会于 1832 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协会于 1836 年 12 月 4 日发表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呼吁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协会的纲领规定了恢复波兰独立、取消封建徭役和等级不平等、把农民耕种的土地无偿地交归农民自己所有,以及一系列其他进步措施。波兰民主协会积极参加了 1846 年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 年夏季,波兰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伦敦便成了“集中”的驻地,但大部分协会会员仍然留在法国。1862 年,由于在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该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212。

211 马克思把这里引用的事实和资料转发给了查·德纳,以便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马克思可能在 1852 年 8 月 30 日给克路斯寄了一些类似的材料。克路斯试图将这些材料发表在《纽约先驱报》和《国民通讯员报》(华盛顿)上,但没有成功。1852 年 10 月中旬,德纳根据这些材料撰写了《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匿名刊登在 1852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90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参看注 295。

马克思 1852 年 8 月 30 日和 9 月 28 日给德纳的信没有保存下来。——212、243、250、297、376。

212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2 年 9 月 21—22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其中复述了马克思这封信的内容。马克思这封信的内容同他 1852 年 8 月 30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大部分内容(见本卷第 208—211 页)很相近。——213。

213 马克思思想在英国和德国重新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计划在当时未能实现。该书的德文第 2 版直到 1869 年才在汉堡出版。——216。

214 “从本丢到彼拉多”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23 章。本丢·彼拉多是罗马犹太行省的执政官。耶稣被捕后,被送到本丢·彼拉多那里受审,本丢·彼拉多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交给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本丢·彼拉多那里。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到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徒劳往返,不解决问题。——217。

215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2 年 9 月 28 日和 1853 年 3 月 26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218。

216 1851 年初,莱·黑弗纳尔在《汉堡消息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组试图描述欧洲各派政治流亡者的文章《流亡者》。这组文章中的第 3 篇载于 1851 年 2 月 28 日《汉堡消息报》第 51 号,是针对马克思和哥·金克尔写的,其中包含一些反对马克思的言论。——218。

217 这里所说的“第 19 篇”是指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这组文章的第 19 篇。看来马克思原计划

- 这组文章总共由 20 篇组成,但实际上只有 19 篇于 1851 年 10 月 25 日到 1852 年 10 月 23 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注 4),第 20 篇未能在该报发表。1896 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的这组文章的第一个英文单行本、同年出版的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本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均收录了恩格斯 1852 年 11 月写的《最近的科隆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作为结束篇。—— 224、230。
- 218** 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莱·黑弗纳尔的回忆录《在巴黎的三年》,其中对 1849—1851 年的德国流亡者作了评述。—— 227、229。
- 219** 曼彻斯特的档案是指存放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4)的文件以及与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有关的其他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所说的“归档”,就是指把文件归入曼彻斯特的档案保存。—— 227、248、306、403。
- 220** 指《石印通讯》,由约·魏德迈于 1852 年 8 月至 10 月在纽约出版。随信所附的材料(其中可能有魏德迈 1852 年 8 月底写给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关于“归档”见注 219。—— 229。
- 221** 指卡·海因岑 1851—1852 年在纽约出版报纸《雅努斯》时陷入经济困境一事。虽然海因岑 1852 年秋在美国巡回讲学,以期赢得人们对他的思想和报纸的支持,但他仍没有筹到必需的钱款。由于《雅努斯》的栏目刊载的只是关于对外政策的报道、出版人对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个人观点以及对美国 and 英国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的攻击,订户数目不断下降。该报的最后一期于 1852 年 12 月 22 日出版。—— 229。
- 222** 指普鲁士为了恢复关税同盟于 1851—1852 年采取的行动。关税同盟是 1834 年 1 月 1 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 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 年开始,普鲁士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处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

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 1853 年恢复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于 1871 年完成的德国政治上的统一。——230、244、383。

- 223 马克思在 1852 年 10 月 12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中，利用了载于 1852 年 9 月 20 日《每日新闻》第 1975 号和 1852 年 9 月 22 日《泰晤士报》第 21227 号的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统计报告中的这些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49—450 页）。——234。
- 224 伦敦小市民（“Cockney”）是对伦敦东头（贫民区）居民的一种轻蔑嘲笑的叫法，也有“伦敦方言”的意思；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伦敦人、伦敦庸人。——236、692。
- 225 1852 年 9 月 3—5、8、10、14—17 和 22 日《卡尔斯鲁厄日报》第 208—210、212、214、217—220 和 224 号刊登了一组文章《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1852 年 9 月 11—13 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 255—257 号转载了这组文章的前 5 篇。作者可能是阿·迈尔。这里提到的两段摘录摘自这组文章的第 3 篇。——243、246。
- 226 人民同盟指“伦敦德国人民同盟”，1852 年 8 月 12 日建立，该组织是德国流亡者各个集团一再试图联合的结果。德国流亡者各个集团的代表签订了《同盟条约草案》。这个草案由阿·戈克代表美国革命联盟（见注 186）以及由哥·金克尔、奥·维利希作为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签字。人民同盟除了吸收留居英国的德国人以外，还吸收英国人参加自己的队伍。然而，由于它的冒险主义纲领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持续不断的纷争，人民同盟像早先成立的流亡者组织一样，存在时间不长。——243。
- 227 指德国的两个宗教派别——德国天主教和试图成立全德国教会的新教“自由公理会”（见注 207）。德国天主教是 1844 年在德意志一些邦中形成的宗教派别，吸引了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该派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反对天主教会的许多信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 19 世纪 40 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要求全国政治上统一的愿望在宗教上的反映。

约·隆格是德国天主教的创立者之一。1848—1849 年革命期间隆

- 格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关系密切,促使德国天主教向自由公理会靠拢。1850年,德国天主教与自由公理会合并。——243、329。
- 228 马克思就古·泽尔菲 1852年9月22日给他的信中所描述的法国各省,特别是里昂对路易·波拿巴的接待一事同恩格斯交换意见。——244。
- 229 “恶意揣度者可耻”(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是英王爱德华三世在1350年所设置的“袜带勋章”(又译“嘉德勋章”)上的一句箴言;这句箴言用金丝绣在深蓝色的天鹅绒带子上,勋章获得者把它戴在左膝下面。——244。
- 230 暗指在印加国早期社会(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和古斯巴达(公元前7—6世纪)存在的原始共产主义的若干特征;古斯巴达的社会制度是同传说中的立法者莱喀古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244。
- 231 琼斯创办的《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由于马克思的积极帮助而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这引起了《人民报》伦敦委员会(见注203)里的资产阶级分子日益激烈的抵抗。1852年8—9月间,琼斯的反对者指责他滥用贷给该报的资金。1852年9月15日,在伦敦南大厅召开了人数众多的宪章派(见注32)大会,会上伦敦委员会的委员们试图找出各种理由来责难琼斯,然而,琼斯在发言中驳斥这些责难是诽谤。之后,大会表示信任琼斯和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过了几天,《人民报》的债权人要求9月21日再次召开宪章派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次大会也以琼斯的敌人彻底失败而告终。——245。
- 232 指乔·朱·哈尼 1852年秋试图跟合作社运动和工联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活动者乔·杰·侯里欧克·桑·利·汉特·威·牛顿等一起成立英国“统一的民族党”来争取普选权。1852年10月17日召开该党成立大会。很快,发起人之间在纲领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加深,致使该党在成立期间又瓦解了。——245。
- 233 贝勒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屿,1849—1857年是法国囚禁政治犯的地方。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见注197)的参加者奥·布朗基也被囚禁在这里。——249。
- 234 纯粹的共和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国民报》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国民报》派的领导人进入了临时政府(1848年2月24日—5月4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3月5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250。

235 哥·金克尔在卡·叔尔茨的帮助下,于1850年11月6—7日从柏林附近的施潘道监狱逃出,他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87)而被囚禁在那里。——257。

236 指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各集团的代表人物之间斗争的一个插曲。金克尔想把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9)筹集的资金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激起了其他流亡者集团对他的猛烈攻击,于是他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发表声明,否认他有独自推销公债的意图。格·爱·维斯在美国多家德文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反声明,揭露金克尔歪曲事实真相,指出寄往美国的关于公债的宣言是金克尔一人签名的。关于这段插曲,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74—375页)。——258。

237 1852年10月5日至11月13日,《科隆日报》发表了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审理情况的详细报道,题为《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及其同伙的审判。因叛国罪提起公诉》。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于这些材料密切关注案件审理情况。

除《科隆日报》外,《科隆通报》、《新普鲁士报》(柏林)、《北德报》(汉诺威),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报刊也登载了关于科隆案件的报道。——258。

238 这些消息马克思可能是摘自阿·贝尔姆巴赫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有些并不准确。例如,弗·冯·比安卡和约·冯·拉特不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陪审员。“黑布林·冯·兰岑瑙尔”、“冯·泰瑟勒”和“克罗伊斯勒”等人名的写法也不正确,正确写法应是:黑林·冯·兰岑瑙尔、凯瑟勒和克罗伊泽。——258。

239 1852年10月6日《晨报》第19122号刊载了阿·卢格的一篇以《德国“指路星”》(The German Lone Star)为题的文章,该文描述了阿·戈克和约·菲克勒尔在美国建立的德国流亡者组织——美国革命联盟(见注186)的

活动。马克思利用该文标题，讽刺地把这个组织叫做“德国债星协会”（The German Loan Star Society），并暗指该组织极力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的活动。

阿·克路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一篇对卢格上述文章的答复，于 1852 年 11 月 1 日寄给《晨报》，对卢格的拥护者戈克所领导的美国革命联盟的活动进行了批评。但是该报没有发表克路斯的这篇答复。——259、262、322。

- 240 这里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 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驳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海因岑的论战性文章。海因岑在 1847 年 9 月 26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77 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者》的文章，攻击德国革命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在 1847 年 9 月和 10 月撰写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的文章，批驳了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诬蔑，文章刊载于 1847 年 10 月 3 日和 7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79、80 号。海因岑随后在 1847 年 10 月 21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84 号上发表粗暴攻击恩格斯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继续撰写论战性文章驳斥海因岑。马克思在 1847 年 10 月底写了《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载于 1847 年 10 月 28、31 日和 11 月 11、18、25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86、87、90、92 和 94 号），对海因岑的诽谤予以坚决回击。——259。
- 241 塔谢罗的文件是法国警察当局在 1848 年二月革命（见注 75）后为了败坏奥·布朗基的声誉而伪造的文件。这个文件含有据说是 1839 年布朗基作为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组织者被捕以后向调查机关提供的供词，由巴黎资产阶级杂志《往事述评》的编辑茹·安·塔谢罗于 1848 年 3 月 31 日发表。这个诽谤性的文件的流传，使革命民主阵营受到严重损失。它散布了对布朗基的不信任，加深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矛盾，这一点被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所利用。——261。
- 242 在英国许多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等地，存在过一些以雅典神殿命名的文人学者聚集的俱乐部。19 世纪 50 年代初，J.W.赫德森是曼彻斯特雅典神殿的秘书。——261、291、301、365、686。
- 243 1852 年 9 月 20—22 日美国革命联盟（见注 186）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惠

灵召开了第二次联盟代表大会,有 16 名代表参加。会上宣布,美国的“历史使命”是成为未来全球共和国的中心。大会通过包含如下要求的决议:自由贸易以及废除常备军、继承权、婚姻和奴隶制度。大会还要求由国家对儿童进行教育,实行累进税等等。在这次大会上,联盟改名为“新旧大陆人民联盟”。——262、329。

- 244 马克思 1850 年 10 月 12 日把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寄给恩格斯。恩格斯把文章分为两篇,译成英文后分别寄给马克思。马克思 10 月 15 日和 19 日把它们寄往纽约。1852 年 11 月 1 日和 2 日,这两篇文章分别以《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为题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01、3602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262、263、264。
- 245 指 1852 年 10 月 11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柏林通讯,该通讯利用了 10 月 7 日《新普鲁士报》上刊载的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16)审理情况的材料。——263。
- 246 马克思 1852 年 10 月 16 日把他写的关于英国各个政党状况的文章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将文章译成英文,并将它分为两篇,分别寄回给马克思。马克思 11 月 2 日和 9 日把这两篇文章寄往纽约,其中第一篇以《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为题发表于 11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二篇发表于 11 月 25 日,没有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二篇的标题《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是编者加的)。——264、268、274、285、295、297。
- 247 指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图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政治人物素描》一书手稿第 3 部分《路德维希·科苏特》和第 2 部分《阿尔图尔·戈尔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见注 111),此书于 1853 年初在汉堡出版。——265。
- 248 1852 年 9 月初,阿·克路斯在《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了一篇伦敦通讯。这篇通讯是克路斯根据马克思或彼·伊曼特提供的消息写成的,其中谈到了奥·布吕宁克夫人和奥·维利希之间发生的事件(见本卷第 138、153—154 页)以及哥·金克尔和维利希关于她从事间谍活动的传言。克路斯在 1852 年 9 月 16 日和 3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复述了通讯的部分内

容。这篇通讯发表后,布吕宁克向编辑部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1852年9月27日,该报发表了布吕宁克的声明及该报编辑卡·亨·施瑙费尔所作的答复。——266、729。

- 249** 作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原告证人的警务顾问威·施梯伯在1852年10月18日的证词中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知识的人”,并企图诬告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参加了所谓德法密谋(见注154)。——268。
- 250** 海·威·豪普特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盟员,1851年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中被捕,他在审讯中作了叛卖性的供词。豪普特在科隆案件开庭审理前就被警察当局释放,逃往巴西。他的供词使被告的处境恶化。该供词由公诉人奥·泽肯多夫在1852年11月3日法庭开庭时宣读。——268。
- 251** 马克思1852年10月14日给卡·施奈德第二的信是通过约·多·科特斯和阿·贝尔姆巴赫转寄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施奈德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所作的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78—788页)中利用了这封信。——270、277、280。
- 252** 马克思请求格·维尔特向柏林的出版商弗·敦克尔打听书商艾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因为亚·班迪亚声称同这个书商商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出版事宜。参看注133。——270。
- 253** 马克思大约在1852年10月25日—12月6日之间撰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这一抨击性著作,揭露了普鲁士政府打击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行径。
1852年12月6日,马克思将该著作的一份手稿寄给瑞士出版商雅·卢·沙贝利茨;1853年1月,手稿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巴塞尔出版,印了2000册,但是,在秘密运往德国途中,于3月6日在巴登边境的一个村子威尔几乎全部被警察没收。
1852年12月7日,该著作的另一份手稿寄给华盛顿的阿·克罗斯,于1853年3月5日至4月24日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4月底,该报出版社还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马克思曾想靠斐·拉萨

- 尔的帮助于 1853 年夏在莱茵省至少销售 100 册波士顿版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270、275、291、298、308、321、330、358、363、373、377、392、736。
- 254** 指马克思 1852 年 10 月 25 日给卡·施奈德第二的信，这封信可能是通过杜塞尔多夫商人阿·韦特寄给施奈德第二的，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 1852 年 10 月 2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复述了这封信的内容（见本卷第 278 页）。施奈德第二在 1852 年 11 月 4 日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所作的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778—788 页）中利用了这封信；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也利用了这些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85—500 页）。—— 271、272、278、288。
- 255** 指威·施梯伯在 1852 年 10 月 23 日科隆陪审法庭开庭审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所作的证词。施梯伯提交了所谓在科隆的被告被捕以后由马克思在伦敦建立的一个新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的原本记录，据说记录人是马·韦·林格斯和威·李卜克内西。实际上，原本记录是密探威·希尔施伪造的，此人钻进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被同盟盟员揭发，并于 1852 年 2 月 19 日前后被开除出同盟。此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决定改变每周集会的地点和日期。希尔施不知道这个决定，他捏造的记录所标注的日期是星期四，其实集会已改在每星期三举行了（参看本卷第 280 页）。为了帮助被告的辩护人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希尔施的笔迹取样，后来又把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笔迹取样送到科隆。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材料，警察当局的伪造行径被揭穿，作为起诉材料的原本记录实际上也被推翻。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 4 章《原本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01—528 页）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评述。—— 272、279、286、291、300、306、732。
- 256** 在威·施梯伯提交科隆陪审法庭的原本记录中，伪造了科隆被告之一罗·丹尼尔斯博士的夫人给马克思的信。1852 年 10 月 25 日《科隆日报》第 273 号上刊登了丹尼尔斯夫人的父亲、法律顾问弗·弥勒的声明。声明驳斥了丹尼尔斯夫人同马克思通过信的谎言，并宣告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一个“骗局”。
- 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提到了这个事实，见《马克思恩

- 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09—510页。——274。
- 257** 指马克思同海·贝克尔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集而进行的通信联系。1850年12月他们就这个问题开始商谈,1851年4月底在科隆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其中收录了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的一部分。由于贝克尔1851年5月被捕,该文集没有继续出版。——279。
- 258** 罗·丹尼尔斯在1851年2月中旬把他的手稿《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从科隆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在3月20日给丹尼尔斯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谈了自己对手稿的意见。丹尼尔斯还就这部手稿给马克思写过几封信。由于1851年6月丹尼尔斯被捕并受到审判,手稿一直未能发表。——279。
- 259** 指威·希尔施在路·施泰翰担任主席的伦敦工人协会(见注27)所作的记录。——279。
- 260** 马克思把这些文件寄往科隆,是要揭露威·施梯伯在1852年10月23日科隆陪审法庭开庭审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提交的所谓原本记录(见注255)是伪造的。——280。
- 261** 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援引了海·贝克尔1851年1月27日给他的信中的这段话,用来证明原告企图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冒险举动说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39页)。——280。
- 262** 这篇主要由马克思撰写的声明驳斥了《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利用当时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对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所进行的诽谤,声明由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威·沃尔弗署名。马克思1852年10月28日将声明寄给英国各报,10月30日《晨报》、《先驱》、《旁观者》、《观察家》和《人民报》这五家报纸以不同的标题同时刊登了这篇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48—549页)。——281、288、304、308、322、734。
- 263** 1852年10月19日艾·巴特勒米和法国流亡者弗·库尔奈在伦敦进行决斗,结果库尔奈被打死。巴特勒米由于参加决斗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范迪门地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 1853 年以前一直是英国囚犯的流放地。——281、369、374。

- 264 卡·施奈德第二在 1852 年 11 月 4 日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所作的辩护词中引用了这封信以揭露威·施梯伯过去的密探活动,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也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19—520 页)。——283。
- 265 流亡者委员会原名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隶属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25),1849 年 9 月成立。马克思当选为委员会委员。1849 年 12 月 3 日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该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1850 年 9 月 18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委员会被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控制。——284、430。
- 266 关于普鲁士警探麦·罗伊特偷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文件,以及警察当局利用这些文件炮制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罪状,见《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82—484 页)。——284。
- 267 威·施梯伯在 1852 年 10 月 18 日科隆陪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分歧只在于,在下次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先生还是维利希先生将成为独裁者或总统,马克思先生的拥护者还是维利希先生的拥护者将成为大臣”。——284。
- 268 指 1852 年 10 月 29 日《晨报》第 19142 号上刊载的一篇科隆通讯员的匿名通讯,该通讯客观地说明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16)的审理过程。——288。
- 269 《红色问答书》指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 52)的莫·赫斯的文章《为德国人民编写的红色问答书》,可能于 1850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匿名出版。1850 年 12 月 13 日《1841 年人民报》(巴黎)用法文摘要发表了这个问答书,并说明作者是赫斯。

1852 年 10 月 27 日和 28 日,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出示了一封据说出自马克思手笔的《红色问答书》的附函。其实该附函是

警察当局伪造的文件。马克思把他揭发这个伪造文件的声明寄给辩护人卡·施奈德第二和《晨报》编辑部,该报11月2日以《科隆案件。致〈晨报〉编辑》为题发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50—551页);11月6日,《人民报》也刊登了这个声明。施奈德第二本打算在11月4日的法庭上宣读马克思的声明,但遭到检察机关的反对。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对此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29—531页)。——289、295。

270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把就信中所说各点写成的、经英国法庭证明的证词寄到科隆。卡·施奈德第二在科隆案件审理中利用这些材料驳斥了威·施梯伯的控告和证词中的谎言,并证明原本记录(见注255)是伪造的。——289。

271 弗·敦克尔1852年10月21日写信给格·维尔特,答复他打听的关于书商艾森曼或艾泽曼的情况(见注252)。敦克尔在信中说,没有这样一个姓氏的《立宪主义者报》出版人。——289。

272 亨·毕尔格尔斯是1850年12月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科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主要起草人。这份告同盟书是鉴于同盟的分裂而起草的,其中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强调了理论对于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宣布把维利希和沙佩尔所建立的独立组织(见注52)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告同盟书由于1851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们被捕(见注16)而落入警察之手,曾被刊登在1851年6月22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和1851年6月24日《科隆日报》第150号。

1851年5月毕尔格尔斯受科隆中央委员会的委派从科隆前往汉诺威、汉堡、柏林、布雷斯劳、德累斯顿等地。——298、313。

273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筑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298。

274 指警察局密探弗·戈尔德海姆在1852年11月3日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科隆案件时所作的证词。证词刊载在11月4日的《科隆日报》上。原本记录(见注255)在审理科隆案件的过程中被证明是伪造的以后,威·施梯伯派戈尔德海姆到伦敦作“补充调查”。此人回到科隆后,在法庭上声明,他

在警察局密探弗·格赖夫的帮助下查明,所谓的记录本不是“记录”,而是“笔记”,是由 H.李卜克内西出卖给普鲁士警探查·弗略里的,其中有共产党人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秘密会议的笔记。戈尔德海姆声称他看到过李卜克内西出卖记录本的亲笔收款条。他还声称,1852年10月27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会上讨论了对付这个记录本的措施。律师卡·施奈德第二在1852年11月4日法庭上的辩护词中证明这些证词是伪造的。关于这一点,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11—518、522—524页)。——300、303。

275 弗·戈尔德海姆在1852年11月3日科隆陪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对记录本的来源作了两种解释:“或者是像侦探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手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13页)。——300。

276 1852年11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罗·勃鲁姆的大会,是由阿·卢格及其拥护者组织的。卢格、卡·陶森瑙、约·隆格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都在大会上发了言。

马克思把燕妮·马克思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寄往美国。阿·克路斯在1852年12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篇报道12月1日发表在《费城民主主义者报》上。——302、307。

277 海·贝克尔在辩护词中声称,他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脱离了关系,并断言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直从民主派的利益出发行事。贝克尔甚至说,他在1848—1849年冬就在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303、325。

278 查·弗略里1852年11月8日被迫作出的揭露弗·戈尔德海姆证词的声明,没有在《科隆日报》上发表。彼·伊曼特和恩·德朗克把它寄给了科隆案件的辩护律师卡·施奈德第二,但它到达施奈德手里时科隆案件即将结束。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了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25—527页)。——304。

- 279 马克思揭露威·施梯伯的声明,写于1852年10月21日,曾经寄给《科隆日报》、《法兰克福报》和柏林《国民报》,但这些报纸编辑部没有发表。声明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后来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并提到了德国报纸编辑部拒绝发表这个声明的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20页)。——304。
- 280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贵格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306、311、509。
- 281 指1852年10月间以石印通告形式发表的奥·赖辛巴赫致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9)的保证人和委员会的声明和财务报告。奥·维利希和哥·金克尔要求把赖辛巴赫保管的钱款交给他们。赖辛巴赫坚决拒绝,他建议把钱归还给捐款人。这篇声明发表在1852年11月20日《纽约州报》第47号。后来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赖辛巴赫声明的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413页)。——306、307、328、342、352、357、377。
- 282 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写信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海·埃布纳,请他了解一下,在那里能否出版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的小册子。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306。
- 283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最迟于1852年11月29日撰写了《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并把它寄给马克思。该文发表在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45号,署名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后来,这篇文章被编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6年编辑出版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以及其他许多版本,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打算写的这组文章的结束篇(见注217)。——307、308、314、318。
- 28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11月16—20日之间撰写了《关于最近的科隆案件的最后声明》,署名是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和威·沃尔弗,载于1852年11月27日《观察家》第2339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307、308。

- 285 “意大利之友”是由一些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根据朱·马志尼的倡议,于1851年5月在伦敦成立的组织。其目的是对英国舆论施加影响,以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308。
- 286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在马克思1860年笔记本内关于撰写《福格特先生》这部抨击性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的资料中有作者自己抄写的此信全文。——308。
- 287 指《关于救济在科隆被判刑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为了救济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刑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家属,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在伦敦建立了一个委员会。马克思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并且把有20人签名的呼吁书连同他1852年12月7日写给阿·克路斯的信(见本卷第321—326页)寄给克路斯,以便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呼吁书1853年1月刊登在《加利福尼亚州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纽约州报》等报刊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308、322、351、371。
- 288 小德意志是恩格斯对德国流亡者所居住的曼彻斯特的一个区的讽刺性称呼。——310。
- 289 指理·科布顿1852年11月26日在英国议会下院讨论关于贸易自由对英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时所作的发言。马克思在《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中对那一天的议会辩论作了评述。——315。
- 290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禁锢,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320、641。
- 291 恩格斯在1852年12月下半月来到伦敦,一直住到1853年1月10日。——321、336、380、397。
- 292 马克思1852年12月7日及14日给阿·克路斯的信,原件都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均摘自克路斯1853年1月6—7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克路斯在信中几乎全文转述了这两封信。
马克思12月7日的信是他对克路斯1852年11月21日的信的答复。——321、327。

- 293 原文为“Holland in Not”，直译为“荷兰处在危急之中”。荷兰独立战争时期(1572—1609年)，荷兰人使用这个口号来号召自己的同胞起来驱逐西班牙侵略者。转义为“情况很糟”。——322。
- 294 马克思曾把玛·亚·马索尔1852年7月25日的信寄给阿·克路斯。马索尔认为，皮·约·蒲鲁东在其新作中采取了与他40年代的著作相反的革命立场。克路斯在1852年1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马索尔的这一看法表示怀疑。克路斯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的观点，与革命思想根本不同。约·魏德迈同意克路斯的观点。——323。
- 295 查·德纳根据马克思提供的材料撰写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匿名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见注211)之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拥护者十分愤怒，指责文章中的消息是编造的，是诽谤。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撰写了两篇声明《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和《答科苏特的“秘书”》，发表在1852年12月1日和1853年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马克思在声明中表示德纳的上述文章是他写的。——324、333。
- 296 自由土地党是1848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群众性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农民政党，反对奴隶制，主张无偿分配国家所有的西部自由土地。1854年与共和党合并。——325。
- 297 摩门教是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其创始人约·斯密斯(1805—1844年)宣称得到所谓神的启示而写了《摩门经》(1830年)，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的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摩门经》是摩门教教义和组织的基础。贫穷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构成摩门教的社会基础。——325。
- 298 指奥·维利希和哥·金克尔1852年10月25日以所谓“德美革命公债”(见注29)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呼吁书。呼吁书寄给了多家在美国的德文报纸，1852年11月20日刊登在《纽约州报》第47号。——328。
- 299 指1852年底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25)内向奥·维利希提出的质问。威·希尔施在其密探身份被揭穿后声称，维利希是他

的同伙。希尔施的声明被看做是诽谤,然而协会会员对维利希的怀疑态度却证明,他们中间曾经受维利希—沙佩尔影响的人,对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 52)首领们的行为和策略的不满正在增长。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事实,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希尔施的自供》中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38—539 页和第 12 卷第 48 页)。——329。

- 300** 马克思根据他从雅·卢·沙贝利茨那里得到的消息(见本卷第 330 页),认为他的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已经在巴塞爾出版了。实际上小册子 1853 年 1 月才在那里匿名出版。关于这个版本的命运,见注 253。——334、338。
- 301**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未能在瑞士出版。雅·卢·沙贝利茨打算在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出版并秘密销售之后,再着手出版马克思的第二本小册子。当《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沙贝利茨受到警方纠缠时,他把准备付印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稿件藏了起来(见本卷第 358 页)。——334。
- 302**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3 年 2 月 17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马克思的这封信的日期是克路斯在信中注明的。——338。
- 303** 指推销所谓的“德美革命公债”(见注 29)而募集的钱。——341。
- 304** 康姆尼是威·魏特林的拥护者们为了实践魏特林的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于 1849 年在美国艾奥瓦州建立的移民区。这个空想的尝试遭到失败。移民区由于内部矛盾和缺乏资金,在 1853 年就瓦解了。——342、559。
- 305** 重商主义是 15—16 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 17 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343。

306 1853年初,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格·哥·盖尔温努斯教授,由于出版了自己的著作《19世纪史导论》,被控教唆叛国和危害社会治安而受到司法追究。反动派认为该书维护民主制度,攻击君主政体。——343。

307 科布顿的小册子可能是指理·科布顿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

和平会议是指1853年1月底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这次会议是由贵格会(见注280)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协会召开的。该协会得到英国自由贸易派(见注67)的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自由贸易派的领导者(如科布顿)同时也是和平协会的领导者。自由贸易派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反法战争宣传、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这些决议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中对科布顿的小册子以及曼彻斯特和平大会作了评述。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也利用了这封信所引的英国保守党报纸上提供的材料。——344。

308 黑山事件是指1852年土耳其和黑山发生的武装冲突。黑山曾是苏丹的藩属国,它要求脱离苏丹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俄国要在武装冲突中进行调停,被土耳其政府拒绝。1853年初,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率领下入侵黑山。奥地利政府担心黑山的战事和俄国保护黑山的举动会在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地区引起骚乱,急忙派遣莱宁根伯爵率领一个特派使团到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军队撤离黑山并恢复冲突前的状态。当时奥地利军队集结在黑山边境,土耳其政府被迫让步,同意接受莱宁根提出的条件,停止军事行动。——345、347、359。

309 这封英文短信马克思写在J.G.迈尔1853年2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的右下方。迈尔把这封信连同贝·瑟美列从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信一起转交给马克思,并提出由他来转递马克思给瑟美列的回信。——345。

310 指米兰起义。米兰起义是意大利革命家朱·马志尼的拥护者1853年2月6日在米兰发动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但他

- 们所采取的密谋策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34—635、640—643、668—669页)。——346、350、353、383。
- 311** 贝林佐纳是主要由意大利人居住的瑞士泰辛州的行政中心,是19世纪意大利革命流亡者聚集的中心之一。马志尼派的主要人物奥·萨菲和贝·皮斯特鲁西也来到这里,领导米兰起义。英国新闻报刊上大多数有关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消息均来自贝林佐纳。——346。
- 312** 拉·科苏特在匈牙利革命军失败以后,被转移到土耳其管辖的领土上,并被扣留在维丁要塞(保加利亚)。1849年10月2日,他呼吁仍驻扎在科莫恩(今科马罗姆)要塞的起义部队继续战斗,并允诺他们将很快从英国方面得到支持。但是,驻扎在科莫恩的这支部队此时已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投降条件。——347。
- 313** 护国军(匈牙利文 Honvéd,意为“祖国保卫者”)原来是中世纪匈牙利步兵的名称;在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是对1848年夏匈牙利革命政府建立的匈牙利革命军士兵的称呼。这里是指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士兵。——348。
- 314** 指拉·科苏特多次在英国报刊上发表声明,否认他参加过米兰起义(见注310),并宣布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呼吁书是伪造的。1852年2月18日《每日新闻》和2月19日《先驱》上刊载了梅·里德撰写的一篇声明,其中代表科苏特宣称,科苏特与米兰起义无关,起义时期在米兰散发的、由科苏特签字的呼吁书《以匈牙利民族的名义致驻扎在意大利的士兵》是伪造的。科苏特还在以他的名义在1853年3月4日《每日新闻》第2117号上发表的信《致梅恩·里德上尉》中,拒绝承认自己是呼吁书的作者。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34、642、663、667—668页)。——349、353、362。
- 315** 指朱·马志尼的朋友恩·德拉罗卡的声明《致〈每日新闻〉编辑》,载于1853年2月21日《每日新闻》第2107号。马克思在《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一文中提到了德拉罗卡的这个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42页)。——350。

- 316 马克思极有可能是从古·泽尔菲那里得到的这些消息。泽尔菲于1853年2月11日从巴黎来到伦敦,并在2月12日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要求见面。——351。
- 317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此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马克思还在《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中对英国国教会的代表参加这一运动的日的进行了揭露。——352。
- 318 指辉格党领袖、阿伯丁联合内阁的成员约·罗素在1853年2月10日议会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马克思在《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中对罗素的演说作了评述。
“顶点”是英国激进派给罗素起的讽刺性绰号,因为罗素认为,1832年的议会改革已经是英国选举制度改革顶点。——352。
- 319 群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1852年12月—1855年1月)的讽刺性称呼。内阁由辉格党(见注20)的寡头政治家、皮尔派(见注83)、激进派和爱尔兰议员团的某些代表组成。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在执政党和托利党(见注73)反对派在下院中席位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爱尔兰旅(见注550),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60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354,382。
- 320 指英国议会关于一则传闻的质询。传闻大陆列强,首先是奥地利政府,要求英国政府把政治流亡者,特别是朱·马志尼和拉·科苏特逐出英国。1853年3月1日,亨·帕麦斯顿在下院否认收到这类要求,并宣称,如果有人提出这些要求,英国政府决心断然予以拒绝。可是,3月4日,内阁首相乔·阿伯丁在上院发表声明说,如果对政治流亡者提出有根据的控告,英国政府准备对流亡者提出司法追究。马克思在《强迫移民。——科苏

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中对此作了评述。——354。

- 321 指1850年6月英国议会关于英希冲突问题的讨论,这次冲突是由所谓英国籍葡萄牙商人大·帕西菲科事件引起的。1847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烧毁,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亨·帕麦斯顿以此事为借口,于1850年1月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意欲迫使希腊割让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这次冲突直到1850年4月底才得以平息,冲突导致英国与法国、俄国关系恶化。1850年6月25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就这次冲突发表演说,为自己的行动辩解,并宣称,正如“我是罗马公民”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全无恙。帕麦斯顿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称号。——354,536,566。
- 322 按照英国制度,在御座演说宣布议会会议正式开幕并阐述政府计划之后,议会在起草对御座演说的答辞时要进行讨论。在1850年冬季会议开始时所进行的有关答辞的议会辩论中,罗素内阁遭受了尖锐的批评,亨·帕麦斯顿当时也是这一内阁的成员。——354。
- 323 1853年4月18日,威·格莱斯顿在英国议会下院提出了预算草案。此前他还提出了与国家预算有关的几项财政措施。马克思在《内阁的成就》、《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便士》、《菲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和《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等文章中对格莱斯顿的预算草案作了评述。——354。
- 324 指1853年3月3日激进派首领约·休谟在下院提出的关于废除带有保护关税性质的一切关税的提案。提案遭到内阁成员的反。马克思在《内阁的成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一文中对此作了评述。——354。
- 325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让·加尔文

- (1509—1564年)创立了加尔文教派,这是基督教新教流派之一。该教派的教义是“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永定为受惩罚的(弃民)。加尔文教派严格奉行的宗教信条完全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355。
- 326** 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一文里阐述了《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之间在东方问题上论战的实质;他在这篇文章中也评述了戴·乌尔卡尔特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356。
- 327** 指1853年2月19日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通商条约,条约有效期从1854年1月1日至1854年12月31日。自关税同盟(见注222)建立以来,奥地利就力求加入,而普鲁士则企图在德国实现经济及政治上的霸权。1853年的条约没有解决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的问题。奥地利把这个条约视为一个未来联盟的前奏,普鲁士则打算阻挠奥地利加入同盟,它把签订这个条约视为一个策略,以便赢得时间,使自己能够在关税同盟中继续占据霸权地位。马克思在《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中对这个条约作了评述。——356。
- 328** 指瑞士联邦委员会即瑞士政府。根据1848年9月12日的宪法规定,它同时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358、737。
- 329** 列那是中世纪法国民间长篇讽刺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歌德的长诗《列那狐》即取材于此。恩格斯在他的自白中写道,最喜爱的诗人是狐狸列那(指的是歌德),因此,马克思在此以列那大师来戏称恩格斯。——358。
- 330**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1853年2月18日到3月22日间刊登了马克思从1853年1月28日到3月4日写的6篇文章:《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

- 行为。——科布顿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写于1853年3月1日)没有在该报发表。显然,马克思在1853年3月11日并没有把任何文章寄往纽约。他的下一篇文章标注的日期是1853年3月18日,以《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为题刊登在1853年4月4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359。
- 331 马克思这里指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来自英国的几篇通讯,署名为A.P.C.(看来是Aurelius Pulszky's Correspondence的缩写,意思是“奥勒留·普尔斯基的通讯”)。费·奥·冯·普尔斯基受拉·科苏特的委托,曾于1853年到过美国,并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老板霍·格里利聘用,定期为该报撰稿。直到1860年,他一直是《论坛报》的伦敦通讯员。此事马克思是在几年后才知道的。——359,365,455,502,518。
- 332 指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英国之间建立的友好同盟关系。直到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所谓的四国同盟条约,这种同盟关系才具备了正式的条约手续。但是,在签订条约的时候英法利益的矛盾就已暴露出来,致使后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这个条约在形式上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借口在军事上援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反对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从而扩大自己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影响。这是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360,566。
- 333 马克思在1853年3月11日至22日之间撰写了《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一文,其中使用了恩格斯提供的关于土耳其的材料,刊登在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从这篇文章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在《论坛报》上系统地论述东方问题。——360。
- 334 1853年4月30日,马克思抵达曼彻斯特,在恩格斯家里住到5月19日。——360,364,378,391,393,395,400,402,405,416,435,741。
- 335 这里提到的朱·马志尼的声明于1853年3月2日以致《每日新闻》、《晨

- 报》和《晨邮报》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这三家报纸上。马志尼写道，他掌握着拉·科苏特写的致匈牙利士兵们的传单原稿并对科苏特的声明表示遗憾（见注 314）。—— 362。
- 336** 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在 1853 年 3—4 月间撰写了关于东方问题的三篇文章：《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土耳其问题》和《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分别载于 1853 年 4 月 12、19 和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0、3746、3748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此外，恩格斯还为马克思的文章《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撰写了关于土耳其的段落（见注 333）。—— 364。
- 337** 暗指斐·拉萨尔在 1846—1854 年办理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一事。1851 年 7 月法院判决离婚以后，拉萨尔极力帮助伯爵夫人从夫妇共同财产中得到她的份额。拉萨尔过分夸大了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斗争相提并论。—— 365、594。
- 338** 马克思这里所引用的文章《土耳其及其作用》刊登在 1853 年 3 月 12 日《经济学家》第 498 期。恩格斯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一文中使用了这段引文提供的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18 页）。—— 368。
- 339** 关于本·迪斯累里被免职的传言是错误的。马克思大概是从 1853 年 3 月 19 日《晨报》第 19263 号上刊登的社论中得到这一消息的。—— 368。
- 340** 加拿大教会后备基金是 1791—1840 年用出卖加拿大土地所得进款的七分之一建立起来的，主要用来津贴享有特权的英国国教会和长老会教会（见注 136）。其他教会代表对基金的这种分配办法十分不满，因而促使英国议会在 1853 年通过了加拿大教会后备基金法案，授权加拿大立法机关将基金按各教教徒人数比例分配给各个教会。马克思在《内阁的成就》一文中对这个法案和下院表决这一法案的情况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53—54、60—61 页）。—— 368。
- 341** 指彼·费德尔森 1853 年 3 月 14 日写给恩·德朗克的信，他在信中间答了德朗克关于《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一书命运的询问,并写道:“怀疑沙贝利茨先生将这本著作出卖给普鲁士警方是毫无根据的。可归咎于他的责任只是,他没有找一个可靠的运送人。”——369。

- 342 指康·施拉姆与奥·维利希的决斗。1850年8月底,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拥护者与维利希的拥护者就德国革命前景及同盟的策略问题发生公开争执。施拉姆对维利希毫无根据地恶毒攻击马克思的行为表示愤慨,要求与维利希决斗。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阻止这场决斗,但决斗还是于1850年9月11日在安特卫普进行。施拉姆受了轻伤。

维利希在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中歪曲了决斗的情况。他还在美国四处传言,把这次决斗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用暗杀的办法来摆脱他。马克思在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中驳斥了这种诽谤。——373、406、417、746。

- 343 1853年4月1、8、15和22日,威·希尔施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6期上发表了有关他在策划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所起作用(见注16、255)的自供《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辩护书》,旨在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并为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集团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期间的活动进行辩护。在此之前,阿·克路斯即从约·魏德迈那里了解到希尔施文章的内容,并在1853年3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引了有关片段。希尔施的文章发表后,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专门声明,揭露希尔施歪曲事实,并且发表了马克思早在1852年1月就寄给魏德迈的希尔施的第一个声明(见注15)。1853年5月5日,马克思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发表了《希尔施的自供》一文,揭露了希尔施所散布的关于马克思同秘密警探亚·班迪亚有共事关系的污蔑之词,并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一些情况,澄清了与班迪亚的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8—52页)。后来,马克思又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希尔施的自供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401—408页)。——376、396。

- 344 指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写给亚·班迪亚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 这封信很有可能是马克思在 1852 年 5 月底到 6 月下半月同恩格斯一起撰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期间(见注 153)写的。—— 376、389。
- 345** 威·希尔施在他的自供《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中没有提及丹尼尔斯夫人的信(见注 256)以及她家遭搜查的事情。关于这两件事情,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08—511、541 页)。—— 376。
- 346** 威·希尔施声称,偷走保存在奥·狄茨那里的宗得崩德(见注 52)的文件的人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猜测的麦·罗伊特,而是查·弗略里。—— 377。
- 347** 1852 年 11 月初,爱·梅因写过一个石印传单,标题为《来自伦敦的德国传单》,署名为“尤利乌斯·文德克斯”。梅因在传单中摘录了 1852 年 10 月 29 日《晨报》第 19142 号上一则通讯(见注 268)的内容,为科隆案件(见注 16)的被告辩护。传单在科隆和柏林散发。—— 380。
- 348** 昂·若米尼论述拿破仑各次会战的主要著作有:《1792—1801 年革命战争的考据与军事史》1820—1824 年巴黎版第 1—15 卷;《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1827 年巴黎版第 1—4 卷。卡·克劳塞维茨的著作《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以十卷本的形式于 1832—1837 年在柏林出版,其中第 5—8 卷论述了拿破仑的各次会战。—— 381。
- 349** 指加利西亚农民起义。1846 年 2—3 月在加利西亚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恰好也爆发了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地摧毁地主庄园。短短几天之内 400 多处地主庄园被捣毁,千余名波兰庄园主及管家被打死。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贵族的起义之后,随即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 382。
- 350** 三个内阁分别是:1846 年 7 月—1852 年 2 月执政的以约·罗素为首的辉格党内阁,接替这个内阁的以爱·德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它维持到 1852 年 12 月)以及阿伯丁联合内阁(见注 319)。—— 382。
- 351**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

前夕提出的(参看马克思 1847 年 10 月底写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8 年 3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时,又把这一口号作为最主要的要求列在首位:“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384。

- 352 指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于 1849 年 3 月 23 日在诺瓦拉进行的会战,这次会战对于 1849 年 3 月 12 日开始的战局具有决定意义。在这次会战中,约·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巧妙地利用了皮埃蒙特军队兵力分散的弱点,击败了皮埃蒙特军队。战后,奥地利恢复了在北意大利的统治。——386。
- 353 指以 1849 年 5 月 11 日拉施塔特要塞军队起义为开端的巴登起义,起义目的是维护帝国宪法(见注 87)。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和第 11 卷)中对这一革命运动进行了评述。——386。
- 354 维拉戈什事件指 1849 年 8 月 13 日匈牙利革命军在维拉戈什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往匈牙利镇压革命的俄国军队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具有战斗力,并且得到匈牙利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阿·戈尔盖的叛卖行为造成的,戈尔盖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拉·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与戈尔盖的叛卖行为进行斗争时态度也很不坚决。——386。
- 355 1849 年 2—3 月间,约·贝姆率领的匈牙利革命军用强行军向赫曼施塔特(即锡比乌)推进,沿途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把俄国军队赶走,并且最后迫使奥军和俄军全部撤出特兰西瓦尼亚。接着,贝姆又和莫·佩尔采尔的部队远征巴纳特(塞尔维亚的伏伊伏迪纳的一个地区,当时属于匈牙利)。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巴纳特的战事并不利于匈牙利军队。1849 年夏天,沙皇军队全面进攻,贝姆率部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再次向赫曼施塔特进军,并把俄国的城防部队赶走,但由于这次遇到沙皇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优势兵力,最后不得不撤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词条《贝姆》中对贝姆在远征巴纳特期间的军事行动作了评述。——387。

- 356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 1853 年 5 月 3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388。
- 357 指威·皮佩尔发表在 1852 年 12 月 4、11 和 18 日《人民报》(伦敦)第 31、32、33 期上的题为《法国社会主义批判史》的一组文章。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本来打算在《改革报》上转载这组文章,但因皮佩尔没有把文章写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389。
- 358 这里指威·皮佩尔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一事。他由于没有得到担任私人教师应得的报酬,于 1853 年 4 月 18 日写信向恩格斯求助。恩格斯很可能在 1853 年 4 月 19 日和 22 日之间给马克思的信中询问过皮佩尔的境况,有关书信没有保存下来。——391。
- 359 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 1853 年 4 月 26 日把一篇关于瑞士的文章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 4 月 29 日把这篇文章与自己补充撰写的关于火箭事件的报道合成一篇通讯寄往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把马克思写的通讯和恩格斯文章的开头部分组成一篇文章,以《火箭事件。——瑞士的暴动》为题载于 1853 年 5 月 14 日《论坛报》第 3768 号;把恩格斯文章的主要部分以《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为题单独发表,载于 1853 年 5 月 17 日《论坛报》第 3770 号。两篇文章的署名都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391、393、401、402、413、435。
- 360 指马克思 1853 年 3 月 25 日、4 月 17 日写给阿·克路斯的信(见本卷第 371—375、388—390 页),以及马克思在 1853 年 4 月 10 日前后给克路斯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从克路斯 1853 年 4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最后一封信中谈到了在美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他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问题。——392。
- 361 柏林事件,即所谓柏林密谋,后来又称为“拉登多夫密谋”,是普鲁士警察当局策划的一起挑衅事件。警察当局派密探即前尉官尤·亨策打入以奥·拉登多夫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圈子。亨策向警察当局报告拉登多夫这个团体的所有行动。他还设法为这个团体购置武器,并在 1852 年夏天与拉登多夫一起来到伦敦,以便与哥·金克尔建立联系。1853 年 3 月底,柏林警察当局逮捕了许多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和激进派

的政治活动家,试图捏造一场密谋事件。除了拉登多夫这个团体的成员外,还有一些前普鲁士国民议会左派议员被捕。案件直到1854年10月才得以审理,大约40名被捕者中最终有10名受到审判。马克思在他的文章《柏林密谋》、《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当局。——马志尼。——拉德茨基》以及他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火箭事件。——瑞士的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中揭露了警察当局的这些挑衅行动。——392、595。

362 指《政治委员会欧洲会员阿曼德·戈克和阿尔诺德·卢格致全体成员及美国人民联盟委员会的呼吁书》,先后刊登在几家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其中包括1853年3月5日的《新英格兰报》(波士顿)和1853年3月11日的《德意志总汇报》(纽约)。戈克和卢格在这份呼吁书中要求“新旧大陆人民联盟”(见注186)的全体成员义务筹款,资助法国的革命活动。关于此事,这些报刊还摘引了亚·奥·赖德律-洛兰致卢格的一封信的部分段落,他在信中断言,法国已经准备斗争,为此只需要“几千块钱”。马克思是从阿·克路斯那里得到这份呼吁书的。——393。

363 1853年4月,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报复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指控伦敦附近罗瑟海特的火箭工厂厂主威·黑尔同拉·科苏特有密谋联系。英国政府未能提出任何证据证明黑尔有罪。后来,所有被扣压的东西退回给黑尔,黑尔得到一笔钱作为赔偿。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一事件叫做“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其比做英国历史上的“火药密谋”,即英国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和议会的密谋。

“同柏林‘联系起来’”,指同柏林事件联系起来。关于柏林事件,见注361。——396、398、642。

364 指应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倡议,为资助在科隆被判刑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及其家属在美国募集的款项。参看注287。——403、404、428。

365 1853年2月英国罢工斗争期间,宪章运动(见注32)革命派代表人物积极在各地参与筹备群众大会,推动宪章运动重新活跃起来。1853年5月21日,厄·琼斯号召工人积极参加定于1853年6月19日举行的群众大会。——405。

- 366 指《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刊登的下列文章:1853年4月29日第7期上刊登的约·魏德迈“民主的”奸细”,5月5日第8期上刊登的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和哈·保·哈林《致〈纽约刑法报〉编辑》。——406。
- 367 贝都因人是西亚、北非等地讲阿拉伯语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408、420。
- 368 鞑靼是19世纪对中亚细亚和突厥斯坦的一部分地区的称呼。——408、419。
- 369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的神话、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3世纪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维因松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13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图鲁逊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状况,从中也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题材。——409。
- 370 马克思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和约·魏德迈的文章《“民主的”奸细》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之后(见注366),奥·维利希1853年5月13日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上发表声明,声称他打算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马克思讽刺地把维利希打算发表的著作叫做对爱·冯·弥勒-泰勒林的小册子的补充。弥勒-泰勒林的小册子,指他的诽谤性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在科隆出版)。——413。
- 371 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另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没有在该报上找到。《论坛报》在这一时期经常刊登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马克思的通讯有可能被查·德纳用在了编辑部的文章中。——413。
- 372 指在曼彻斯特或利物浦为威·沃尔弗谋职一事。沃尔弗原来在奥·赖辛巴赫家里做家庭教师,因为赖辛巴赫迁往美国而失业。——415、459。
- 373 威·格莱斯顿1853年4月初在英国议会下院提出一份财政计划,即通过

兑换利息率为3%的有价证券(三厘证券)和南海公司债券的方法来缩减英国国债。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到失败。

马克思在这里把格莱斯顿比做英国诗人赛·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腊斯》中的人物拉尔夫(意大利文为鲁道夫)。此诗写于1663—1678年,旨在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假道德和宗教上的伪善行为。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为固执己见、爱吹牛以及不大聪明的人的典型;在诗中他是休迪布腊斯法官的秘书,反对休迪布腊斯的一切新措施。

马克思在很多文章中对格莱斯顿在这个时期的财政措施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62—68、71—76、101—102、129—130页)。——415。

- 374 指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为驳斥1853年5月13日奥·维利希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上发表的诽谤性声明(见注370)而撰写的声明,分别以《维利希—希尔施事件的进展》和《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为题载于1853年5月20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10期。——417。

- 375 1848年11月,奥·维利希在法国贝桑松组织了一支由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志愿部队。这支部队后来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87)期间参加了1849年5—7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关于这支志愿部队的秩序和风气,以及维利希这个“游击队领袖”的品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作了讽刺性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87—392页)。——418。

- 376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加入奥·维利希志愿军团的克里斯蒂安·劳比做维吉尔《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科里登。——418。

- 377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1853年6月28日给约·魏德迈的信。——426。

- 378 马克思在这里要求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对奥·维利希预告要发表的“揭露”马克思等人的声明(见注370)加以反驳。几个月后,维利希于1853年10月28日、11月4日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马克思于1854年1月在纽

约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了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予以反击(见注427)。——426。

- 379** 阿·克路斯在1853年6月28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没有继续引用马克思的原信,而是在写了几句话之后,向魏德迈转述了马克思信中的部分内容,他写道:

“马克思谈到关于钱的事。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救济金;至于维利希大肆散布的那件事,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马克思在切尔西(伦敦)向一个承租人租了一套住宅,尽管经常感到很拮据,但他每月都按期交付房租。忽然来了真正的房主,他要求马克思付房租,因为承租人整年没有给他付过分文。英国法律是许可这样做的。马克思无力支付,人家就派了估价员到他家里,等等。他的处境糟糕透了。他是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每个星期付钱给个别的流亡者。但是主要的款子——其中大部分是我们的欧洲朋友寄去的——却闲置着没有用,马克思由于得到了这笔急需的款项而‘得救’,条件是:他将根据其他流亡者(大概是享有领取救济金特权的那些人)所需要的数额分批偿还这笔钱。他老老实实这样做了,一部分用他自己赚的钱,一部分用他家里给他的钱,偿清了全部债务。情况就是如此。

要谈谈这件事,我不缺乏材料,相反,材料是绰绰有余的。例如,他为《新莱茵报》作出的牺牲,在六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离开了《新莱茵报》,而在科隆实行戒严以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它(这好极了)。马克思说,他为《新莱茵报》花费了约7000塔勒……他还说,我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寄给我的一切简讯而不要作为文献资料去引用。

关于《改革报》,马克思认为我是对的。他说,半个德国将要到纽约去看工业博览会,既然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别的机关报,那么我们对《大胡蜂》的先生们的愚蠢行为就应该装聋作哑,并且巧妙地贯彻自己的路线。众所周知,达来朗总是号召他的国家要人:“首先,不需要过分热心,过分热心!”——426。

- 380** 指1853年6月11日《先驱》(伦敦)第168期上刊载的两篇简讯:《阿尔诺德·卢格》和《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

亚·赫尔岑和尼·奥格辽夫于1853年在伦敦创建“自由俄国印刷所”,即俄波印刷所。从此俄国才开始有了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民主

派报刊。这个印刷所除了印制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以外，还印过《北极星》和《钟声》等在俄国发展革命民主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期刊。该印刷所从 1865 年 4 月起设在日内瓦，存在到 1867 年 8 月。——429。

- 381 查·凯里在《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1853 年费城版）第 203—204 页引用了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中的文字。马克思在他与阿·克路斯的通信中阐明了他对凯里的庸俗经济学的看法。克路斯在 1853 年 9 月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改革报》上，题为《“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

马克思后来在 1857—1858 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特别是在评论巴师夏和凯里的章节里继续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31 卷）。——430。

- 382 这里引用的是 1812 年发表的英国议会下院委员会的报告（有些地方马克思是用自己的话转述的）。看来马克思同时还参考了乔·坎伯尔的著作《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 年伦敦版。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以及后来在《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413—414 页）中使用了这些资料。——432。

- 383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432。

- 384 《摩奴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的早期习惯法法典之一。它规定了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门教义应尽的义务。据传这部法典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奴（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历经许多世纪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公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奴法典》反映了带有许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印度奴隶制社会发展的特点。——433。

- 385 1853 年 6 月，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收集材料为《纽约每日论坛

报》撰写通讯；同时特别注意研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1853年6月下半月，马克思给《论坛报》寄去了四篇文章：《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增刊税。——议会的舞弊》、《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和《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者权利》，刊登在7月1、8、11日的《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434。

386 恩格斯的母亲伊丽莎白·恩格斯于1853年7月初来到伦敦。恩格斯在7月底也来到伦敦，与母亲团聚，在那里住到8月初。——434、442。

387 指宪章派（见注32）1853年6月26日为安葬宪章派老工人本·拉什顿而在哈利法克斯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有2万多人参加。关于这次集会，马克思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宪章运动》中作了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89—190页）。——434。

388 这段引文引自约·布莱特在1853年7月1日英国议会下院讨论政府关于使广告税适用于所有出版物上的广告的提案时发表的演说。布莱特的演说全文载于7月2日《泰晤士报》第21470号。马克思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中引用了布莱特演说的大部分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93—194页）。——440。

389 以厄·琼斯为首的宪章运动革命派领袖们为了使群众性的宪章运动重新活跃起来，1853年6—7月间在全国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其中最大的几次集会是：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的集会，6月26日在哈利法克斯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见注387），6月27日在奥尔德姆的集会，7月3日在纽卡斯尔的集会，7月10日在蒙特索勒尔的集会。

马克思在《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的问题。——印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中对琼斯的观点作了评述。——440。

390 这封信附在马克思《米哈伊尔·巴枯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一文前面。正文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写的，署名和地址出自马克思的手笔。——444。

- 391 早在 1853 年 4 月,马克思和斐·弗莱里格拉特就设法通过伊·盖尔斯滕贝格劝说银行家施皮尔曼,承办马克思所开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期票的贴现。一开始施皮尔曼似乎答应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但后来他总是拖延、欺瞒,迟迟不予支付,直到 1853 年 9 月底他才付钱给马克思(见本卷第 475 页)。——445、457、475。
- 392 指马克思为阿·雅科比写的几封介绍信,这些信都没有保存下来。这几封信是马克思 1853 年 9 月 6 日前分别写给约·魏德迈、阿·克路斯和哥·泰·克耳纳的。——446。
- 393 指 1853 年 8 月在《晨报》上展开的关于米·巴枯宁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该报 8 月 19 日刊登的伊·戈洛文的一篇匿名文章《欧洲。——一个人》引起的。为反驳这篇颂扬巴枯宁的文章,戴·乌尔卡尔特的追随者弗·约·马克思 8 月 23 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短评《俄国间谍巴枯宁》,署名为“弗·马·”。8 月 24 日该报又刊登了一封由戈洛文、亚·赫尔岑和波兰民主主义者斯·沃尔采尔署名的反驳弗·马·的信,题为《俄国间谍巴枯宁》,其中提到早在 1848 年就有一家“德国报纸”传播过对巴枯宁的诽谤。8 月 31 日该报刊登了阿·卢格致《晨报》编辑的信《米哈伊尔·巴枯宁》,该文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公开进行诽谤,指责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蓄意传播关于巴枯宁的谣言。——446。
- 394 马克思为反驳伊·戈洛文等人的指责,1853 年 8 月 30 日写了一篇致《晨报》编辑的声明,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2 日的《晨报》第 19406 号,标题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署名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所作的摘录与正式发表在《晨报》上的文字稍有不同。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327—329 页。——446。
- 395 为了回击伊·戈洛文和揭穿阿·卢格的捏造,马克思 1853 年 9 月 4—7 日又写了一篇声明,但《晨报》编辑部未予刊登。马克思遂把声明连同 9 月 7 日致《人民报》编辑的信一起寄给该报编辑厄·琼斯,发表在 1853 年 9 月 10 日《人民报》第 71 期,题为《致〈人民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引用的是该声明的草稿。——448、451。
- 396 嫌疑犯处治法(lois des suspects)是 1793 年 9 月 17 日法国国民公会颁布

- 的一项针对革命反对者的法令。它规定,所有在行为、关系、言论或著作中表现出拥护暴君统治的人均应被逮捕。——450。
- 397 指威·沃尔弗放弃原本要迁居美国的计划后,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他于1853年9月10日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一直住到1864年5月去世。——452、458、462、477。
- 398 马克思请求恩格斯为他的文章《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提供材料。该文载于1853年10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9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454。
- 399 马克思1853年9月7日前给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盟员卡·威·克莱因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克莱因1853年7月31日给斐·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信,后者8月18日把这封信转交给了马克思。克莱因在信中报道了他当时流亡所在地费城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支部的情况,他请求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帮助他与德国的各支部建立联系,并请求他们给当时接近费城工人联合会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坦率报》寄文章。当时马克思写信给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询问克莱因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克莱因人规矩,但是有些懒散,酒醉时会做蠢事,已经退出工人联合会。考虑到克莱因在索林根工人中的影响,马克思劝克路斯仍然与他保持联系并予以帮助(见本卷第455—456、482—483、492页)。——454、456。
- 400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内容摘自阿·克路斯1853年10月3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克路斯在信中几乎全文复述了马克思的信。——454。
- 401 指刊登在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纽约)第44号上阿·克路斯的通讯《怀特山(萨米特旅馆)》。1853年8月21日和哥·泰·克耳纳写的社论《新世界》。克耳纳在社论中对1853年在纽约出版的泰·珀舍和查·格普的著作《新罗马或世界合众国》作了评述。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刊载了珀舍的一篇文章《论“阶级斗士”》,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企图反驳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且否定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存在。——454。

402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α”)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460。

403 指1853年9月2日刊登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25期上奥·维利希致该报编辑的信。维利希在信中再次宣称,由于马克思发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他打算很快就发表文章来“揭露”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参看注370)。——462。

40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这两篇文章,载于1853年10月7、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92、3900号,署名为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马克思利用了恩格斯应他的请求寄来的关于兰开夏郡和英国其他工业区的经济状况的材料,并把这份材料分为两部分,分别用于上述两篇文章。——462。

405 关于就这些问题写一篇文章的意图,马克思大概在1853年9月20日和27日之间给恩格斯的信中谈过,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大概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了有关材料(恩格斯的信也没有保存下来),并在《战争问

题。——金融状况。——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曼彻斯特市场和纺织业市场的阐述(该文章于1853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4号)。——465,468。

- 406** 指普雷斯顿罢工,这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普雷斯顿及其附近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要求增加10%的工资,被拒绝后于1853年8月开始罢工;其他行业和地区的工人支持他们。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同盟歇业。3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25000人被解雇。宪章派(见注32)积极参与了对罢工工人的援助行动。1854年2月同盟歇业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工厂主们开始从习艺所和爱尔兰把工人运进普雷斯顿。1854年3月,罢工领导人被捕。工人由于资金耗尽而被迫复工,罢工于5月结束。关于普雷斯顿罢工的起因、进程及其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罢工》、《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工人问题》等文章中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81—382,482—485,537—538页)。——466,638。
- 407** 关于英国工人罢工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在1853年6月至9月写的下述几篇文章中都曾谈到:《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宪章运动》、《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爱尔兰。——俄国问题》、《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分别载于1853年7月1日和14日、8月12日、9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9、3819、3844、387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467。
- 408** 普雷斯顿事件指普雷斯顿罢工,见注406。
威根事件指1853年9月在威根爆发的纺织企业工人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后者约有5000人参加。威根工厂主和矿主们拒绝工人的要求,他们宣布同盟歇业,大批解雇工人,并且企图从威尔士和其他地方雇用煤矿工人来破坏罢工。这些挑衅行动,在1853年10月引起了威根及其附近工人的愤怒,他们袭击了矿主的锯木厂并同军队发生了冲突。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467。
- 409** 马克思撰写论述东方教会文章的计划当时未能实现。

关于丹麦的问题,马克思在1853年10月21日、11月4日寄往纽约的《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和《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这两篇文章中作了论述,文章载于1853年11月5、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7、3928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01—502、520—521页)。——468。

- 410 马克思大约在1853年10月1日—12月22日之间撰写了关于亨·帕麦斯顿勋爵的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揭露以帕麦斯顿为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以回击当时一些报纸对帕麦斯顿的吹捧。这组文章一开始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写的;1853年10月,马克思在寄出他的第一篇文章后,又与厄·琼斯达成协议,同时在宪章派(见注32)机关报《人民报》(伦敦)上发表这组文章。

《人民报》把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署名为马克思博士,并在每篇文章之前注明“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至12月24日共刊登了马克思的八篇文章。最后一篇也和前几篇一样,结尾都注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论述帕麦斯顿在1840—1841年伦敦公约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见本卷第500—501页)。但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马克思1853年12月6日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但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该报采用社论形式发表了四篇文章,标题各不相同。1853年10月19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论坛报》和《人民报》所发表的文字也不尽相同。

应马克思的请求,纽约的德文报纸《改革报》1853年11月2、3、4、8和9日刊登了阿·克路斯从10月19日《论坛报》上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中节译的文章。由于《论坛报》已经把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改革报》在发表其译文时便未署名,该报编辑部加上了如下按语,暗示作者是马克

- 思：“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译这篇评论加以发表。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不同一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469、479、487、489、492、494、500、533、589。
- 411** 1853年8月5日，英国议会上院否决了力图把工人组织的某些权利合法化的工人结社法案。厄·琼斯到工业区，特别是到曼彻斯特去作宣传鼓动旅行，目的是通过发动罢工运动建立一个工人组织，从而把宪章运动、合作社运动、工联以及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联合起来。马克思显然打算向琼斯提供一些事实材料，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冒充工人“天然朋友”的曼彻斯特激进派所采取的虚伪的、敌视工人的政策。马克思在这里把曼彻斯特激进派建立的“制止曼彻斯特地区工人骚动救援工业协会”称做“大骗局”，在《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一文中把它称做“事先周密策划的阴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84—485页）。——469。
- 412**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2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经常称呼这个协会为：“Knotenverein”。“Knote”一词有“手工业者”的意思，也有“老粗”的意思。——469。
- 413** 1853年9月20日至10月8日，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了下列六篇文章：马克思的《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罢工》、恩格斯的《俄军在土耳其》、马克思的系列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注410）的前两篇、马克思的《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载于1853年10月4、7、17、19和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9、3892、3900、3902、3904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475。
- 414**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475、478、500、533、536。

- 415 即《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是关于英国议会两院会议辩论的报告，因其出版者名为托·寇·汉萨德而得名，从1803年起至1888年定期出版，是马克思分析国内外政治事件的重要资料来源。——475、478、500、536。
- 416 指阿·克路斯1853年9月14、17、21和24日发表在《改革报》(纽约)第48—51号上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文章旨在反对《新英格兰报》(波士顿)散布的庸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学说。克路斯在这篇文章中沿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利用了马克思给他和约·魏德迈的信中关于凯里等人的一些论述。——477。
- 417 1853年10月8日《经济学家》杂志第528期“外国通讯”栏刊登了来自巴黎的一篇关于法国经济状况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的报道，标题为《来自巴黎的通讯》。——480。
- 418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这首诗可能未能完成。阿·克路斯在1853年11月4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转述了马克思提供的关于弗莱里格拉特正在写关于霍乱的诗的消息(见本卷第745页)，并指出诗的题目是《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482、745。
- 419 燕妮·马克思的这些笔误，在1853年10月22日《人民报》第77期上发表的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注410)第一篇文章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97页)，以及在阿·克路斯从10月19日《论坛报》的社论《帕麦斯顿》中节译并发表在《改革报》上的文章中，都已纠正。——482。
- 420 马克思1853年9月7日前给卡·威·克莱因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在马克思1851年12月19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有类似的表述：“你马上给……阿道夫·克路斯写一封信去。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他是我们的最优秀的和最富有才能的人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65页)。——483。
- 421 指卡·海因岑在《新英格兰报》以及在《西方先驱报》上发表文章的“业绩”，海因岑是《西方先驱报》的编辑之一。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在《改革报》上对海因岑的行为以及他在报刊上的长篇空论进行了嘲讽。——484。

- 422 《公文集》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以《公文集·外交评论》的名称在1843—1845年出版。——486。
- 423 纳瓦里诺会战是1827年10月20日以土耳其、埃及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一方在纳瓦里诺（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进行的会战。英法俄联合舰队是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见注530）而开进希腊领海的。由于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使用暴力而引发的这次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覆没，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486。
- 424 1853年10月，约·魏德迈成为纽约《改革报》的责任编辑，马克思的拥护者在这一时期对该报的影响得以加强。由于魏德迈工作负担过重，甚至不得不“自己撰写报纸的全部稿件”，克路斯再次请求马克思为该报寄材料，予以帮助。——491。
- 425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里发表的片断摘自阿·克路斯1853年12月7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克路斯在信中写道：“由于在我收到的一份报刊上，琼斯不恰当地把乌尔卡尔特称为俄国的同盟者，马克思就附寄了一些有关乌尔卡尔特的笔记。他写道，他已用通信的方式清洗了琼斯的皮毛。我将写一篇短文来描述乌尔卡尔特。”从克路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信中还包含他自己对戴·乌尔卡尔特的一些评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书信撰写了一篇短文《戴维·乌尔卡尔特》，载于1853年12月19日《改革报》（纽约）第11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491。
- 426 1852年9月至1853年7月，《人民报》刊登了约·格·埃卡留斯关于法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通讯。这些通讯中有一组文章的标题是《政变文献评述》，其中特别阐述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内容，载于1852年12月11、18日《人民报》第32期和第33期。另有一组文章的标题是《法国状况》，载于1853年7月16、23和30日《人民报》第63—65期，其中利用了马克思在1850—1853年间所收集的《经济学家》上的资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491。

427 马克思在1853年11月21日收到奥·维利希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的题为《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见注378)一文之后,决定撰写文章来回击维利希,并请求恩格斯和恩·德朗克也撰写一些相关的声明。他在11月20—28日之间撰写了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驳斥了维利希对他的诽谤,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4)分裂的真正原因,揭露了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见注52)的策略。

恩格斯1853年11月23日把马克思所要的声明信寄给他,马克思把它全文收入了自己的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68—573页)。德朗克在1853年11月底撰写了声明,但他没有寄给马克思,而是直接寄给了约·魏德迈;此后不久,德朗克又拒绝发表他的声明。直到1853年12月21日,德朗克才把他的声明的抄件寄给恩格斯。马克思本想把自己的文章作为声明发表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但是,该报由于在11月25日登载了魏德迈、阿·雅科比和阿·克路斯反击维利希文章的一篇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认为这场讨论已结束。马克思在知道此事以前,已经把文章寄往美国(见本卷第496—497页)。在克路斯和魏德迈的协助下,马克思的这篇抨击性文章1854年1月在纽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493、495、496、497、507、746。

428 应马克思的邀请,恩格斯1853年12月在伦敦度过圣诞节,1854年1月1日离开返回曼彻斯特。——494、496、503。

429 指1850年7月底或8月初恩·德朗克从瑞士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的摘录。德朗克在信中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古·阿·泰霍夫关于奥·维利希的军事才能的批判性意见告诉了恩格斯。马克思在他针对维利希而写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用了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64—565页)。——496。

430 指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见本卷第493页)为反驳奥·维利希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而写的声明信,见注427。——496。

431 这里和下文中提到的大会是指1853年11月28日和29日波兰流亡者为庆祝1830—1831年波兰起义周年纪念日而在伦敦举办的大会。——497。

432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以及约·魏德迈、阿·克路斯和阿·雅科比发表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声明(参看注427)。——500。

433 1840年的公约指英、俄、奥、普于1840年7月15日签订的伦敦公约。40年代初,由于土埃战争的爆发使东方问题尖锐化,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加剧。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于1839年开进了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在1831—1833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欧列强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于1839年7月27日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声称所有大国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间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上有争执,结果只有英、俄、奥、普四国于1840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列强对苏丹军事援助办法的伦敦公约。法国原有意帮助穆罕默德-阿里,但又惧怕因此面临形成新的反法同盟的危险,不得不放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里被迫放弃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服从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

1841年的公约指1841年7月13日以土耳其为一方,俄、英、法、奥、普五国为一方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第二个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通行。公约废除了1833年签订的对俄国有利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见注450)。——500、536、567。

434 指1848年3月—1850年6月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48年革命时期,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居民奋起反抗丹麦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奥古斯滕堡公爵、威·贝泽勒尔和弗·雷文特洛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曾向德意志联邦议会(见注501)和普鲁士求援。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了这一协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事再起,1850年7月2日普鲁士和丹麦在柏林签订了和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居民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战争,最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被歼。结果是恢复战前状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501、569。

- 435 恩格斯打算撰写一篇以《炮兵尉官拿破仑》为题的分析拿破仑第三的军事文章,并为此收集了一些材料。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501、507。
- 436 奥尔泰尼察会战是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期间发生的一次会战。1853年10月28日土耳其军队在卡拉法特构筑了防御工事以后,11月1日和2日驻扎在奥尔泰尼察附近的其他土耳其军队渡过多瑙河并在那里建起了坚固的桥头堡,直接威胁着俄军的交通线。11月4日俄军企图将土耳其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阵地赶出去,结果失败了。关于这一军事行动,恩格斯在《土耳其战争的进程》和《多瑙河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50—556、605—612页)等文章中都有评述。——501、506。
- 437 约·卡·尤塔于1853年12月14日前给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尤塔在信中建议马克思为在开普敦出版的《南非人报》撰稿。马克思分别于1854年1月14日、2月14日和3月14日给尤塔寄了三篇文章,但是,只有第一篇《东方战争》刊登在1854年3月6日《南非人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9—30页)。——502、514、516。
- 438 马克思1853年12月23日把恩格斯写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641—647页)。1853年12月27日、30日及1854年1月3日马克思因病没有往纽约寄过文章。根据马克思1850—1854年的笔记记录,他于1854年1月6日才又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了一篇文章,即威·皮佩尔的文章《科堡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03。
- 439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1854年1月8日撰写了《欧洲战争》一文,发表在1854年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04、505。
- 440 指西法战争,即1808—1814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反击拿破仑军队(1808年11—12月由拿破仑第一自己指挥,以后由他的元帅们指挥)的战斗中,西班牙人广泛地运用了游击战的方法。在比利牛斯半岛抗击法国军队的,除西班牙军队和游击队以外,还有阿·韦·威灵顿率领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军队。战争以法国战败而告终。——504、608。

441 1853年12月,伦敦出版商E.塔克尔出版《政治评论集》(见注489)第一册,把1853年1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马克思《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翻印成单行本(见注410)。单行本以同一标题在1853年12月出版。1854年初,塔克尔再版了这个单行本,马克思根据《人民报》上发表的文本作了修改和补充。——505、513。

442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1854年1月19日撰写了《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对切塔泰会战(即马克思信中所说的“锡塔勒或齐塔勒会战”)作了详细的评述,并引用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阐述的观点。该文载于1854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

切塔泰会战是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期间俄军和土军之间发生的一次战斗。1854年1月6日,俄军和土军在切塔泰村进行了一场血战,俄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才把土耳其军队赶至卡拉法特。——506、509。

443 锡诺普事件指1853年11月30日俄土海军之间发生的锡诺普会战。俄国黑海分舰队海军中将帕·纳希莫夫指挥下几乎全歼了土耳其区舰队,俘虏了区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奥斯曼帕沙。锡诺普会战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地位,同时也促使英法两国尽快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参看马克思《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

锡诺普会战后,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雷德克利夫爵士向苏丹转交了英国政府关于同俄国缔结为期三个月的停战协定的建议;与此同时,雷德克利夫竭力争取使英国分舰队立即进入黑海。

维也纳议定书指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英、法、普、奥四国代表1853年12月5日向土耳其外交大臣以及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递交的一份联合照会,他们在这份照会中以及在1853年12月12日签署的联合照会中,表示愿意充当俄土冲突的居间调停人,并提出下列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俄国从多瑙河两公国即莫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撤军,修改以前的俄土条约,列强保护在土耳其的基督徒的权利,改革土耳其行政制度。土耳其政府在1853年12月31日的回复照会中宣称同意由列强居间调停,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1)保持它领土的完整;(2)俄国撤出多瑙河两公国;(3)

- 遵守 1841 年伦敦公约(见注 433);(4)尊重苏丹的主权。1854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新的维也纳大使会议批准了这些条件,并通报俄国政府。但是俄国拒绝了列强的调停,表示愿同土耳其直接举行谈判。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拒绝了俄国的提议。于是双方加紧备战:1 月初,英法分舰队已进入黑海,俄国竭力通过外交使奥地利倾向中立;1854 年 3 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506、524、644。
- 444** 亨·帕麦斯顿 1853 年 12 月 14 日声明要辞去他在阿伯丁联合内阁(见注 319)中内务大臣的职务,但这一辞职申请没有被接受。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是期望能够推翻阿伯丁联合内阁,由他自己作为首相重掌政权。马克思在《帕麦斯顿辞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一文对此作了评述。——506、645。
- 445** 即四强照会,指由英国、法国、奥地利及普鲁士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3 年 12 月 12 日联合签署、并于 1853 年 12 月 15 日递交土耳其政府的联合照会。参看注 443。——506、508。
- 446** 指 1813—1814 年欧洲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法国统治的解放战争。——507、509。
- 447** 指土耳其政府 1853 年 12 月 31 日的照会,是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英、法、普、奥四国代表递交的联合照会的回复。参看注 443。——508。
- 448** 1853 年 7 月 24 日,英、法、普三国大使和奥地利代表根据奥地利政府的倡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调停俄土冲突。会议制定了一个致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的调解性的照会,即所谓最初的维也纳照会。照会草案由奥地利外交大臣卡·斐·布奥尔拟定,1853 年 7 月 31 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 年)和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 年),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然后在沙皇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自己解释照会的权利,但是苏丹政府在路西德帕沙 1853 年 8 月 19 日给英、法、普三国的照会中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保留条件作为同意签署这个照会的先决条件,沙皇政府表示不可接受。俄土之间的谈判于是中断,1853 年 10 月 4 日土耳其向俄国宣战。——508、644。

- 449 指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在 1854 年 1 月 24 日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 1854 年 1 月 25 日伦敦《泰晤士报》第 21647 号。这些演说主要是阐述对外政策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不列颠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中对此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49—51 页)。——509。
- 450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于 1833 年 7 月 8 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军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登陆。这支登陆部队被派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易卜拉欣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的军队。1833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里缔结了和约,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里。尽管对苏丹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但沙皇的外交使团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了防御同盟,并且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该同盟从法律上固定下来。条约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必须禁止外国军舰(俄国军舰除外)通过黑海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还规定,俄国和土耳其一旦和任何国家发生战争,双方有相互援助的义务。条约的有效期定为八年。——510、536、566。
- 451 1854 年初,伦敦出版商 E.塔克尔出版《政治评论集》(见注 489)第二册,继续以单行本形式刊印马克思评论亨·帕麦斯顿的文章(见注 410)。单行本于 1854 年 3 月出版,题为《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是另一个标题:《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这个单行本翻印了《人民报》发表的马克思文章《帕麦斯顿勋爵》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和第五篇,稍加更改。——510。
- 452 沃克-哈金公司生产纺织机器。恩格斯与这家公司通过信,在那里订购过机器。——512。
- 453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了一些材料;1854 年 2 月 14 日,马克思在恩格斯寄来的材料前加了一段对拿破仑第三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信的评论以及俄国商人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组成一篇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文以《欧洲战争问题》为题刊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论坛报》第 4019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514。

- 454 指拿破仑第三 1854 年 1 月 29 日给尼古拉一世的信。拿破仑第三在信中建议俄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承认欧洲列强是俄国同土耳其签订和约的担保人,以此作为保持和平的条件。这封信刊载于 1854 年 2 月 14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45 号。尼古拉一世于 1854 年 2 月 9 日发出回信,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和平”建议,这封信刊载于 1854 年 3 月 5 日《总汇通报》第 64 号。尼古拉一世像他过去同拿破仑第三通信时一样,在信中未用君主之间通用的称呼“亲爱的兄弟”,而用了“善良的朋友”,以暗示拿破仑第三政权的非正统性质。——515。
- 455 指伦敦出版商 E.塔克尔出版《政治评论集》第一、二册,以单行本形式刊印的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注 410)这组文章的第 3、4、5 篇。见注 441 和 451。——516、536、565、575、589。
- 456 应马克思在这里和在 1854 年 3 月 11 日信中提出的请求,恩格斯于 3 月 13 日撰写了一篇关于俄军在卡拉法特的军事行动的文章。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文章后,把他自己撰写的关于希腊人暴动原因的文章与恩格斯的文章合在一起于 3 月 14 日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分别以《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希腊人暴动》为题发表在 1854 年 3 月 30 日和 29 日《论坛报》第 4040、4039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516、518。
- 457 指 1854 年在伊庇鲁斯、色萨利山区以及其他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领土上发生的希腊人的暴动。暴动参加者要求摆脱土耳其的奴役,争取同希腊国家的重新统一。1854 年 1 月希腊军队占领了伊庇鲁斯,然后进入色萨利;同年 3 月希土战争开始。由于英法进行干涉,1854 年 5 月英法占领了部分希腊领土,并强迫希腊政府放弃恢复希腊领土统一的打算,希土战争很快就停止了。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中对希腊的事件作了评述。——516、552。
- 458 由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厄·琼斯为首的宪章派(见注 32)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主张,希望把各个工联与尚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而工人议会由尚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的群众大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各工联的大会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 1854 年 3 月 6—18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讨论并通

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5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名誉代表的马克思给工人议会寄去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33—135页），琼斯在3月10日的会上宣读了这封信。马克思在信中分析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对立状况，阐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并提出了在英国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号召。

可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对政治斗争持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主张。此外，1854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也起了不利的影 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再也没有召开会议。——517、519。

- 459 恩格斯分析了斐·拉萨尔1854年3月7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谈到的有关俄土战争前景的观点。

埃内兹和罗多斯托是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欧洲海岸上的据点，是英法联军预定的登陆地点（英军在埃内兹，法军在罗多斯托）。按照英法总指挥部的计划，英法联军应当保护君士坦丁堡不受俄军侵犯。马克思在《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一文中对这一计划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11—113页）。——520、534。

- 460 恩格斯关于在奥地利加入反土耳其战争时奥军和土军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看法，马克思《俄国和德意志大邦。——谷物价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中曾加以利用。——521。

- 461 1854年3月底，恩格斯与《每日新闻》（伦敦）进行协商，希望在该报上发表军事评论文章。恩格斯指希望能经常给该报撰稿，从而摆脱商业活动，并迁居伦敦。他请求他的一个熟人，即该报撰稿人约·瓦茨提供必要的信息并予以推荐。恩格斯还于3月30日给该报编辑亨·约·林肯写信自荐（见本卷第525—529页），并寄去了《喀琅施塔得要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作为试用文章。虽然林肯最初接受了恩格斯的请求和提议，但这一打算最终未能实现，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也未能在《每日新闻》上发表（见本卷第539页）。——521、524、530、532、539、543、551。

- 462 指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乔·西摩尔同英国外交大臣约·罗素之间秘密往来的函件，内容是西摩尔于1853年初就土耳其问题同尼古拉一世所进行

- 的谈判。这些文件都收录在英国政府的蓝皮书(见注 414)中,标题是《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4年》,1854年在伦敦出版。关于谈判的进程和英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两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评述。——523、554、589、645。
- 463 1841年9月—1842年9月,恩格斯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役,其间被晋升为炮手。——526、539、558。
- 464 恩格斯在1854年4月3—11日为《每日新闻》撰写了《俄国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一文,并寄给了该报编辑部,但未能在该报发表。马克思建议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寄给《泰晤士报》(见本卷第544页),恩格斯没有采纳马克思的建议。后来,恩格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撰写了《俄国的军事力量》一文,文章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28、530、539、540、543、544。
- 465 马克思把恩格斯在这里对俄军横渡多瑙河的防御性特征所作判断的大部分内容译成英文,与其他材料综合在一起,写成一篇文章,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把文章分开发表,把其中包含恩格斯观点看法的那一部分以《欧洲战争》为题作为社论刊载于1854年4月17日《论坛报》第4055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211—214页)。此后不久,恩格斯在他的《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一文中对有关见解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该文载于1854年4月28日《论坛报》第4065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30。
- 466 水上波兰人(Wasserpöläcken)是17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在奥得河上以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18世纪中期以来,这一称呼指居住在这一切地区的所有波兰居民。——530。
- 467 可能指马克思和恩格斯1854年2月13—14日共同撰写的《欧洲战争问题》一文,其中最后一段探讨了奥美尔帕沙的军事处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80—81页)。该文刊载于1854年3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19号,编辑部在文章的结尾处增加了一段文字:

“在另一栏目里，本报驻伦敦记者暗示他不愿相信这种背叛行为，但事实胜于雄辩，理智最终必须承认这些事实。在西方强国采取这样不顾一切的措施以求摆脱战争以后，很难设想，还有什么事情它们做不出来。”编辑部这里所说的驻伦敦记者指费·奥·冯·普尔斯基。——533。

- 468** 暗指亨·帕麦斯顿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所做的几件事。1840年，当克拉科夫居民就奥地利军队自1836年以来非法持续占领克拉科夫一事（1815年维也纳条约规定，克拉科夫为自由市）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抗议时，帕麦斯顿一方面迷惑议会，声称已经采取了措施，奥地利军队最终撤出克拉科夫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却同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签订了一个旨在对付法国的协定，从而放纵了奥地利及其同盟者在克拉科夫问题上的行动。1846年11月，在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帕麦斯顿在议会和报刊上把自己装扮成“波兰的朋友”，却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在1846年11月23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内阁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企图。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这组文章里揭露了帕麦斯顿的这些行为。——534, 537。

- 469** 阿富汗战争指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统治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年8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由于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溃。1842年8月，英国人再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536。

- 470** 1838年6月27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引起英国的强烈抗议。英国方面认为，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1816年签订的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有损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英国政府于1840年4月派遣舰队开往那不勒斯，迫使那不勒斯于1840年7月21日取消了同法国签订的开采硫磺的协定。——537。

- 471** 1854年4月19日《泰晤士报》第21719号从1854年4月6日《圣彼得堡报》的专刊上转载了俄国多瑙河军团司令官米·哥尔查科夫给尼古拉一世的报告，标题为《俄军渡过多瑙河》。同一号《泰晤士报》还从《俄国残废

者》(不是马克思所写的《北方蜜蜂》)转载了关于高加索沿海一带军事行动的消息,标题为《黑海的俄国舰队》。马克思请恩格斯撰写一篇评论文章,但恩格斯大概没有撰写这篇文章。——538、540。

- 472 指恩格斯为《每日新闻》撰写的两篇文章《俄国军队》和《喀琅施塔得要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参看注461和注464。——539。

- 473 指马克思撰写的关于印度的文章,特别是下列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于1853年6月25日、7月11日和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3816、3840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这些文章是马克思在英国议会就延长东印度公司(见注553)特许状而进行辩论期间撰写的。——545、745。

- 474 指亨·海泽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准备撰写对亚·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小册子《土俄之战。军事述评》(1854年费城—伦敦版)的评论。该评论原计划在纽约的《改革报》上发表,但是,由于该报于1854年4月26日出版最后一号,所以该评论未能在该报发表。——547、550。

- 475 拉·科苏特1854年3月2日在美国的一家德文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伦敦通讯,题为《科苏特的一封信》,公开批评美国参议院拒绝继续任命美国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乔·桑德斯为美国驻伦敦领事。桑德斯同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有联系。科苏特因此受到美国报刊,特别是《纽约时报》的严厉攻击;《纽约时报》指责他干涉美国内政。马克思是从阿·克路斯寄给他的报纸剪报中得知此事的。——548。

- 476 乌利亚的信指给送信人带来灾祸或死亡的信。据圣经传说,大卫王爱上了勇士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想除掉乌利亚,于是派乌利亚给他的统帅约押送一封信去,信中命令约押在打仗时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4—15节)。——549、553。

- 477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下列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载于1853年4月7、12、19和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3740、3746和

3748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552。

- 478** 指1839年起在奥斯曼帝国实行的称做“坦吉马特”的各项改革。改革涉及财政、司法、行政管理和军事等各个领域。——552。
- 479** 指1854年4月22—24日英法联合舰队炮击敖德萨一事。马克思在《炮击敖德萨。——希腊。——黑山丹尼洛大公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一文中对这一事件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260—261页)。——552、554、562。
- 480** 指尼古拉一世1854年4月23日发布的宣言,该宣言是对1854年3月底英、法向俄国宣战的答复。关于此事的消息发表在1854年5月3日《泰晤士报》第21731号上,题为《土耳其和俄国》。——554。
- 481** 指《涅谢尔罗德伯爵备忘录》。1844年6月,载于《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4年》1854年伦敦版第6卷。这份备忘录是卡·涅谢尔罗德伯爵根据俄国沙皇1844年6月访英之后发出的通报写成的。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议会的战争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中对此作了评述。——554。
- 482** 1838—1839年,欧洲列强就调停尼德兰同比利时(在1830年革命后脱离尼德兰王国)的关系进行谈判。英国在此之前本来同法国一起支持比利时,这一次却同俄、奥、普站在一起,竭力把列强拟定的和约草案所规定的条件强加于比利时。由于英国改变立场,继续支持比利时的法国陷于孤立,被迫同意其余列强的提案。路易·菲力浦的这次外交失败在法国被看做是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
- 1839年土、埃两国冲突由于叙利亚(1833年被埃及军队占领)而重新爆发,苏丹军队开进叙利亚。法国支持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沙。英国极力阻止法国在这一地区加强影响,于是对法国施加军事压力。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伦敦公约(见注433)。路易·菲力浦面临新反法同盟的威胁,再次让步,并放弃对埃及的进一步支持。——554。
- 483** 马克思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一文中引用了路·米斯科夫斯基就康·施拉姆和奥·维利希两人决斗(见注342)发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75页)。——557。

484 指爱·维斯的文章《当代的基本趋向》，发表在1854年3—6月的纽约《工人共和国报》上。马克思在这里特别指文章中企图批判《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些观点的段落（见1854年4月1日和8日《工人共和国报》第14和15期）。——558。

485 19世纪40年代初，柏林施泰利糖果点心店是思想激进的著作家聚会的地方和“自由人”（见注486）开会的地方。——558。

486 “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一些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

“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民主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早在“自由人”小组成立时，马克思就同他们发生严重分歧。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他们同“自由人”的斗争日趋尖锐。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对“自由人”进行了彻底批判。——558。

487 奥·维利希在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中硬说，康·施拉姆的决斗监场人路·米斯科夫斯基在施拉姆同维利希决斗（见注342）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克思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一文中对此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74—575页）。——560。

488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在1854年5月23—30日撰写了《战争》和《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这两篇文章，载于1854年6月9、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1、4102号，《战争》一文还刊载于1854年5月27日《人民报》第108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64。

489 指通称为《塔克尔政治评论集》的一套丛书，由E.塔克尔于1853—1854年在伦敦出版，共出版了12册，主要收录揭露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文章。丛书的头两册刊印了马克思的抨击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的第3、4、5篇（见注441、451）。其他各册刊登了大部分是出自戴·乌尔卡尔特之手的

有关帕麦斯顿的文章。1855年塔克尔重印这套丛书,并合为一卷。——565,589,664。

- 490** 指1852年5月8日俄、奥、英、法、普、瑞典同丹麦签订的关于丹麦王国领土完整和丹麦王位继承权的伦敦议定书,该议定书是以1850年8月2日上述各国(普鲁士除外)签订的确认丹麦王国(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原则的议定书为基础的。1852年的议定书把俄国皇帝也列为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之名在俄国称帝的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公爵卡·乌尔利希的后裔)。尼古拉一世放弃自己的权利,支持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公爵,后者被宣布为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这就为俄国沙皇将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要求继承丹麦王位开了先例。——566。
- 491** “青年意大利”是1831年由朱·马志尼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主张建立意大利共和国,在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从1831年起秘密出版杂志《青年意大利》。1834年,马志尼倡议成立“青年欧洲”,“青年意大利”成为它的一个分支,于1848年解散。——569。
- 492** 恩格斯很可能是指1854年5月英国舰队在查·纳皮尔海军上将指挥下炮击并占领波罗的海芬兰海岸上的俄国要塞古斯塔夫斯韦恩一事。恩格斯在1854年5月22日所写的《战争》一文中对此事作了评述,他认为,古斯塔夫斯韦恩堡垒的军事意义并不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291—292页)。——571。
- 493** 指《维也纳日报》和其他奥地利报纸所刊载的、通常由阿·文迪施格雷茨签署的奥地利军队司令部的军事报告。恩格斯在他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些材料。——572。
- 494** 恩格斯可能是在1854年6月17日撰写了这篇文章。马克思6月20日收到这篇文章后,补充了一些自己写的材料,6月23日寄往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分别以《俄土战场的形势》(其中还加上了马克思6月17日或21日寄出的一篇文章的内容)和《俄军的撤退》为题刊载于1854年7月8、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5、4126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76,577。
- 495** 马克思收到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后,对其作了些补充,于1854年7月11

- 日寄往纽约。该文以《多瑙河战争》为题作为社论刊载于1854年7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9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80、581。
- 496** 亨·毕尔格尔斯和海·贝克尔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6)中被法庭判处6年监禁,他们分别在格拉茨和魏克瑟尔闵德监狱里服刑。——582。
- 497** 从1854年春天起,西班牙国内严酷的经济状况和反动势力实行的政策日益激起人民的不满。1854年6月28日马德里发生军事政变。政变领导人莱·奥当奈尔将军和多·杜尔塞将军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以达到个人目的,但是,迫于群众的压力,他们答应在征税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此外,他们还允诺肃清权奸,召开议会,组织国民军,并进行其他的改革。人民群众的斗争引起了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巴·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资产阶级自由党在1854年7月底取得了政权。但是,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方面,从而使以奥当奈尔为首的极端反动的集团于1856年7月又重新掌握了政权。——584。
- 498** 恩格斯在1854年7月25日(星期二)以前大概没有给马克思提供稿件。马克思在这一天把他的文章《议会的战争辩论》寄往纽约,文章刊载于1854年8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0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420—427页)。——587。
- 499**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1854年7月29日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多瑙河战场上的几次军事行动作了回顾和总结,文章中利用了许多报刊的时事报道。马克思在收到稿件后,于8月1日对其作了一些补充。这篇文章以《无聊的战争》为题刊载于1854年8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9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88。
- 500** 1854年7月24、25日,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就约·罗素提出的特别拨款提案进行辩论。罗素在演说中宣称塞瓦斯托波尔被英法舰队攻占。《泰晤士报》也传播了这种说法。但是罗素在回答托利党(见注73)反对派领袖本·迪斯累里的质问时,不得不在演说结束时把他说过的话收回。军务大臣悉·赫伯特在会上就人们对英国远征军和海军的供应状况不佳的抱怨作出解释时,极力为内阁和军事管理机构进行辩护。马克思亲临会场

旁听了下院的会议辩论,并在《议会的战争辩论》和《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420—440页)两篇文章中对有关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588。

- 501**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联邦议会并不履行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的内部事务,其目的在于镇压各邦的革命活动。1848年三月革命之后,反动势力企图加强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51—1859年,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1866年普奥战争后,德意志联邦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591。
- 502** 指美因茨中央审讯委员会,它是根据1819年8月德意志联邦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的决议而成立的。中央审讯委员会由联邦议会设立,设在美因茨,全权负责调查“蛊惑者和革命者的阴谋”(“蛊惑者”见注149),压制德意志各邦的反政府运动。——592。
- 503** 教皇党人源自12—15世纪意大利的一个政治党派。他们在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进行斗争期间是罗马教皇的拥护者。与主要代表封建贵族利益并支持皇帝的保皇党人相反,教皇党人是意大利北部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城市资产者阶层的代表。——592。
- 504** 恩格斯的军事评论,指恩格斯1854年8月7日写的关于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对俄国海上要塞博马尔松德发动进攻的评论文章。马克思把自己写的一篇时事述评与恩格斯写的军事评论合为一篇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恩格斯的军事评论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8月21日《论坛报》第4162号,题为《对俄国堡垒的攻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马克思的时事述评也刊登在这一期报纸上,题为《撤出多瑙河两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593。

- 505 1854年8月28日,恩格斯撰文再论英法联军攻占俄军海上要塞博马尔松德的行动。8月29日,马克思在文章后面补充了自己撰写的关于奥地利军队开进瓦拉几亚以及英法联军驻扎瓦尔纳的情况,并把文章寄往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开,只发表了恩格斯写的关于英法联军攻占俄军要塞博马尔松德的部分,以《博马尔松德的夺取》为题刊载于1854年9月13日《论坛报》第4182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495—499页)。马克思撰写的部分没有发表,也没有保存下来。——596。
- 506 指马克思为了准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一组系列文章《革命的西班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而对西班牙历史所作的研究。马克思当时密切注视欧洲革命运动的一切征兆,尤其重视1854年夏季西班牙发生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事件。为此,马克思摘录了许多关于西班牙历史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书籍。这段时间保存下来的有马克思的5本笔记,其中都是从英、法、西文等著作中作的摘录。1854年8月25日至12月8日,马克思撰写了9篇文章。头7篇写于1854年8月25日至11月14日,分成9篇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余两篇马克思于1854年11月21日和12月8日寄给《论坛报》,但未公开发表,其中只有论1820—1823年革命失败原因的手稿的片断保存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580—584页)。——597、601、610、618、626。
- 507 指燕妮·马克思在逗留特里尔期间同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会面一事。——599。
- 508 朱阿夫兵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Zouave)本来是对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部落的称呼,后来又把北非诸国的士兵称为朱阿夫兵。法国19世纪入侵阿尔及利亚之后,于1830年底组建了两个由北非人组成、由法国军官指挥的“朱阿夫营”。30年代末,法国人加入朱阿夫营。1842年之后,所有不是法国人的朱阿夫官兵都被整编到所谓的“土耳其团”。拿破仑第三于1852年组建的三个朱阿夫团也全部由法国人组成。朱阿夫团参加了克里木战争,后来还参加了法国进行的其他战争。
- 关于1854年夏季驻扎在瓦尔纳的朱阿夫兵的风潮,详见恩格斯的文章《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

第 621—622 页)。——599。

- 509 这里指恩格斯大概在 1854 年 9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关于亚洲战事的文章后,于 1854 年 9 月 19 日寄往纽约。文章在邮寄途中遗失。——600、601。

- 510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 1854 年 9 月 25 日撰写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一文。马克思 1854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收到这篇文章,并寄往纽约。文章作为社论刊载于 1854 年 10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09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600。

- 511 塞瓦斯托波尔事件指英、法、土联军从 1854 年 9 月 28 日开始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的围攻,这次围攻延续到 1855 年 9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对此作了评述。第一篇文章就是恩格斯写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601。

- 512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 1854 年 6 月 6、9 和 16 日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三篇关于阿·圣阿尔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在现存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纽约每周论坛报》和《纽约半周论坛报》上都没有找到,可能《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这篇文章。第二篇是马克思写的《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一文,其中包含关于圣阿尔诺生平的评述,文章刊载于 1854 年 6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14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327—331 页)。第三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刊载于 1854 年 7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25 号,题为《俄土战场的形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编辑部在刊载这篇文章时,删去了其中关于圣阿尔诺的段落。——602。

- 513 指费·奥·冯·普尔斯基发表在 1854 年 9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90 号上的伦敦通讯,署名 A.P.C.(见注 331)。普尔斯基在这篇通讯中谈了自己对 1854 年 8 月 19 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的马克思的《埃斯帕特罗》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的看法。——603。

- 514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给马克思《埃斯帕特罗》一文的结尾处加了这样

一句话：“让我们的读者来判断一下西班牙革命是否会有积极的结果。”——603。

- 515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给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这组文章(见注 506)中的第一篇(1854年9月9日发表)增加了这样的语句：“我们希望，西班牙人民书写的即将载入史册的新篇章，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全世界，都不是没有价值和没有好处的。”——603。
- 516 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指娱乐场老板伦·尼科尔森 1841 年在伦敦建立的一个独特的俱乐部——“法官和陪审员协会”。俱乐部的访客举行诙谐的法庭审判，尼科尔森本人主持审判，他把自己称为高等控诉院院长(这是英国一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称号)。——604。
- 517 七年战争是 1756—1763 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除海战以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在欧洲及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地进行。1756—1757 年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 1757—1760 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 1762 年 1 月 5 日(俄历 1761 年 12 月 25 日)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结束战争。1763 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而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605、654。
- 518 1763 年英国政论家约·威尔克斯在他出版的《北不列颠人报》(伦敦)上批评了乔治三世的御座演说，为此，他被逐出下院，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不得不逃往法国。1768 年回国后，威尔克斯曾四次选入议会，但每次当选都被政府宣布为无效。直到 1774 年第五次当选后，他才又进入议会。“威尔克斯事件”成为英国政治危机加剧的标志。

1768年底至1772年《大众报》(伦敦)上发表了许多署名为尤尼乌斯的信件,这些信件由于“威尔克斯事件”而引起很大的轰动。信的作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和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了斗争。1772年,尤尼乌斯的信出版了单行本。后来证实,信的作者是英国的政论家菲·弗兰西斯。——607。

- 519** 反雅各宾战争,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普、奥、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也称二十三年战争。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战争期间,为对付劳动群众,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镇压了多起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07。
- 520** 海军上将约翰·宾在七年战争(见注517)开始时奉命统率一支分舰队驶往地中海。虽然英国政府知道,法军准备用强大的海军进攻当时的英属梅诺卡岛,但是政府在给宾的训令中只是提到他可能要参加保卫这个岛屿的战斗,而他的主要任务则是监视直布罗陀海峡。在1756年5月20日梅诺卡战役中,宾的分舰队战败,政府把责任全部推在这位海军上将身上。他遭到监禁,解往英国,被判处死刑,于1757年3月被枪决。——608。
- 521** 指西班牙的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1833—1840年),战争是在以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势力为一方,以支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女王政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608。
- 522**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1854年10月30日撰写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文。文章刊载于1854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36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610。
- 523**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

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610。

- 524 弗·勒·夏多勃里昂《维罗纳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年巴黎—莱比锡版第1—2卷。

神圣同盟(见注21)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其中维罗纳会议于1822年10—12月召开。会议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奥地利继续占领那不勒斯和撒丁王国的决议,并谴责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外来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611。

- 525 安德烈勋章,即圣安德烈勋章,是1698年由彼得一世设立的俄国最高勋章,只颁发给皇室成员、亲王、将军以及同等级别的人。——611。

- 526 指1820—1823年的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旨在反对西班牙专制制度,提出了召开议会、恢复1812年宪法、取消宗教裁判等要求。西班牙反革命势力借助法国军队的干涉镇压了这场革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没有满足农民群众对土地改革的根本要求,从而使农民脱离了革命。——611。

- 527 指神圣同盟1821年5月在莱巴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会议,会议公开宣布神圣同盟列强有权干涉别国内政以支持封建君主制的原则。与此相应,会议通过决议,派奥地利军队开往意大利,镇压那里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612。

- 528 比达索阿河是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界河。河口处有一座野鸡岛,或者叫做会议岛,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在这里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这里暗指这一和约导致欧洲西部的霸权从西班牙转到了法国。——613。

- 529 维也纳条约指欧洲各国君主及其大臣们1814年9月—1815年6月在各次维也纳会议上缔结的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旨在稳定战胜拿破仑法国后欧洲的现状,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的领土要求。维也纳条约加强了欧洲的贵族君主制。——614。

- 530 指欧洲列强对1821—1829年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所采取的外交行动。

希腊起义是1821年春天由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赫特里发动

的。1821年3月7日,亚·伊普西朗蒂(在俄国服役的希腊军官,在敖德萨领导一个赫特里组织)率领一支5 000人的起义部队渡过普鲁特河,占领了雅西。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推动了很快就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年1月,在埃皮扎夫罗斯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无力对付起义的希腊人,便召令自己的藩臣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相助,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易卜拉欣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残害希腊居民。

神圣同盟各国起初对起义抱观望态度。后来,英国、俄国和法国考虑到可以利用这种斗争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开始支持希腊,并给予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但是,在1827—1829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英国、法国和俄国把反动的君主政体强加给希腊人民。——614。

- 531 指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纽约版第1—2卷,书中叙述了1846—1848年美国同墨西哥之间战争的历史。

美国同墨西哥的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为侵占墨西哥土地而发动的。战争的结果,几乎一半墨西哥领土被美国侵占,其中包括得克萨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一些地区。——618、628。

- 532 恩格斯大概在1854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寄去《因克尔曼会战》一文。文章刊载于1854年1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61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618。

- 533 指1848年9月巴登起义期间在古·司徒卢威和卡·布林德的领导下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及1849年6月巴登立宪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619、628。

- 534 从1854年12月底起,马克思开始作为《新奥得报》驻伦敦通讯员为该报撰稿,每周发两三篇通讯,撰稿活动一直持续到1855年10月初。在这段时间里,他以伦敦通讯员的身份一共在该报发表文章134篇。——623、627、684。

- 535 这里指以厄·琼斯为首的宪章派(见注32)“欢迎和抗议委员会”的活动。

“欢迎和抗议委员会”是根据琼斯的倡议于1854年10月成立的,其目的是在伦敦组织隆重的欢迎会,欢迎被释出狱的法国1848年革命参加者阿·巴尔贝斯,并准备示威游行,抗议拿破仑第三拟在这个时候访问伦敦。1855年2月,该委员会改组为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

马克思给恩格斯寄去了1854年12月2日的《人民报》,上面载有巴尔贝斯给欢迎和抗议委员会的信,他在信中通知委员会,因病不到英国旅行了。

1854年11月18日《先驱》(伦敦)第243号上刊载了一篇简讯《不列颠民主主义者致路易-拿破仑》,指责琼斯对同英国结盟的君主采取“不爱国”的态度。——623。

- 536** 孔特雷德斯会战是1846—1848年美国同墨西哥的战争(见注531)期间美、墨军队于1847年8月20日在孔特雷德斯进行的会战,莫利诺-德-雷伊会战是1847年9月20日在莫利诺-德-雷伊进行的会战,这两次会战都以墨西哥军队的失败而告终。——625。
- 537** 恩格斯1854年12月14日给马克思寄去一篇文章,从战略上分析了东方冲突的前景。马克思12月15日收到文章后,又对其作了一些补充,对英国议会就法国、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进行议会辩论一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文章以《战况的进展》为题刊载于1855年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6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96—703页)。——626、627。
- 538**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54年12月21日写了《奥地利的军事力量》一文,文章刊载于1855年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81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626。
- 539** 恩格斯在1854年12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想撰写一本论述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小册子的想法,马克思表示赞同。恩格斯在1854年12月逗留伦敦期间与马克思详谈,进一步明确写作计划。1855年5月间马克思还在积极地为此寻找出版商(参看本卷第664、668—669页)。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恩格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 1855年4月中旬,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新奥得报》撰写了两篇文章,对泛斯拉夫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以《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一》和《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二》为题刊载于1855年4月21、24日

- 《新奥得报》第 185、189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4 卷)。——626、664、668。
- 540** 恩格斯大约从 1854 年 12 月 22 日至月底住在伦敦。——627。
- 541** 1854 年 12 月 8 日法国流亡者艾·巴泰勒米被控杀死了两个英国人。法庭审判期间,巴泰勒米杀人的动机始终没有查明,以致引起英国报界纷纷议论。巴泰勒米被判死刑,于 1855 年 1 月 22 日被处死。——627、634。
- 542**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在伦敦同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商合作之事。——627。
- 543** 马克思 1854 年 12 月 29—30 日、1855 年 1 月 1 日先后写了两篇评述克里木战争的通讯,这是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写的第一批文章。两篇通讯以《回顾》为题刊载于 1855 年 1 月 2、4 日《新奥得报》第 1、5 号(见《克里木战局的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4 卷)。——630。
- 544**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大约在 1855 年 1 月 18—19 日撰写了《克里木战局》一文,文章刊载于 1855 年 2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04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4 卷)。——631、633。
- 545** 外籍军团指英国政府打算建立的由外国人组成的军团。陆军大臣亨·纽卡斯尔公爵 1854 年 12 月 12 日向英国下院提出招募外籍军团法案,在议会和公众中引起了激烈争论。1854 年 12 月 23 日,上院和下院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这项法案。招募外籍军团法规定,要组建一支 1 万人的外籍军团,以补充在克里木参战的英国军队的数量。但直到 1855 年 2 月,组建外籍军团的工作才在帕麦斯顿内阁的主持下开始进行,一共招募了 3 338 名瑞士人、8 552 名德国人和 3 535 名意大利人。外籍军团实际上并未派上用场,1856 年被解散。——632、646。
- 546**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见注 75)爆发后,法国报刊公布了从路易-菲利浦政府领取津贴的人员名单,其中有亨·海涅。德国反动报刊利用这件事对海涅进行新的攻击。奥格斯堡《总汇报》1848 年 4 月 28 日在一篇通讯中发表了这份名单的摘录并指控海涅卖身投靠。海涅在 1848 年 5 月 23 日《总汇报》发表答复解释说,当时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他的所有著作,不仅包括那些已经出版的著作,而且还包括他将要撰写的著作,因此他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迫不得已才接受了法国朋友们为他争取来的这笔补

助金。——633。

- 547** 1844年底《总汇报》发表了亨·海涅的巴黎通讯后,法国一些报纸对海涅进行攻击,把他说成是法国革命的反对者。马克思1844年12月30日写了一篇为海涅辩护的声明,1845年1月匿名发表在巴黎《前进报》上。马克思在信中把这篇声明的写作日期误写成1843年底。该声明1981年才第一次以马克思的名字发表。——633。
- 548** 指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进行经济学研究(见注51)时所作的经济学摘录。——636,649。
- 549** 马克思把自己整理的有关阿伯丁联合内阁(见注319)于1855年1月29日倒台的材料随1855年1月31日的信一起寄给了恩格斯。1855年2月5—8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这封信和上述材料撰写了《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作为社论刊载于1855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21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1855年2月3、6日,马克思还就同一主题撰写了《被推翻的内阁》和《两种危机》两篇文章,刊载于1855年2月7、9日《新奥得报》第63、6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640,641,647。
- 550** 爱尔兰旅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1847年以前,这个派别一直由丹·奥康奈尔领导。该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见注73)和辉格党(见注20)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见注67)一起,能够改变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的斗争,有时还能决定政府的命运。
- 19世纪50年代初,该派部分议员与激进的爱尔兰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联合,在下院形成一个独立的反对党。1859年,由于爱尔兰旅的领导人同英国统治集团达成妥协,该反对党瓦解。——641。
- 551** 指约·罗素1853年2月24日向英国议会下院提出的“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提案的目的是准许犹太人进入下院。罗素的法案被下院通过,但未能在上院通过。马克思在《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一文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述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51—653页)。——642。
- 552** 1853年5月31日约·罗素在英国议会下院会议的演说中宣称,英国议会不应当同意国家去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神职人员对英国王室和宪法不够忠诚。参看马克思《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642。
- 553**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642。
- 554** 指约·纳皮尔于1852年11月向英国议会提出的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为了结束土地所有者和租佃者之间的斗争,该法案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在爱尔兰租佃土地的条件。1853年8月1日,在联合内阁的虚假同意下,法案在下院获得通过,因为联合内阁希望爱尔兰议员支持自己的政策;但是,法案在上院却遭到了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在两院之间转来转去,并被一再修改,但是即便修改过的法案,仍然遭到大地主代表的顽固抵制。1855年7月,对法案的讨论被不定期地推迟,事实上否决了这项法案。马克思在《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者权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等多篇文章中对这项法案作过分析和评价。——644。
- 555** 流放法案于1853年8月12日在英国议会通过,它废除了把罪犯流放到殖民地服苦役的刑罚。罪犯在监禁一定时间后,可以假释,并可以在警察的监督下在英国居住,充当公共工程的廉价劳动力。马克思在《战争问

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中对这个法案作了评价。——644。

556 航海法案即航海条例,是英国为了保护本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条例。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奥·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运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航海条例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只保留了有关沿海贸易部分,1854年全部废除。——644。

557 关于全部修改定居法的法案于1854年2月10日提交英国议会下院。这个法案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禁止强制贫民返回原来的居住地。这个法案没有被议会通过。——646。

558 指宪章派(见注32)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为了纪念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见注75)而在伦敦举行的传统集会。——647、650。

559 指由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1855年2月底之前称为“欢迎和抗议委员会”,见注535)的代表以及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流亡者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厄·琼斯。1855年底该委员会成为独立的组织;1856年改名为国际协会;这个组织一直存在到1859年。——648、649。

560 指1855年3月3日《人民报》上登载了厄·琼斯和亚·赫尔岑在伦敦圣马丁堂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这次大会是宪章派(见注32)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75)于1855年2月27日召开的。赫尔岑用法文作了演说,报上刊登的是英译文。

“赫尔岑……的东西”可能是指赫尔岑1855年2月15日发表在《晨报》上的《答戈洛文先生》一文,文章是对伊·戈洛文2月13日在《晨报》上发表的《二月革命》(见本卷第651页)的答复。——652。

561 “限定继承财产”(Fideicommiss)是德国法律用语。按照规定,家庭财产(大部分是地产)不可分割,要留在一个主要继承人手里。——654。

562 指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论东方战争的进展。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寄给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回忆录》1855年布鲁塞尔版。这个小册子当时普遍认为出自拿破仑亲王(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波拿巴,绰

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之手。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小册子出自法国记者塔韦尼耶之手,波兰将军路·梅洛斯拉夫斯基可能也参与了写作。马克思在《论同法国联盟的历史》和《布鲁塞尔回忆录》中,恩格斯在《大冒险家的命运》中,都对这个小册子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654。

- 563** 指1855年3月4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登载的通讯《俄国人赫尔岑》,通讯中指出亚·赫尔岑在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注380)方面的作用。

赫尔岑在1855年2月27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见注560),用英文发表在《人民报》上,摘要发表在1855年3月3日《先驱》报上,用法文发表在1855年3月7日第14期《人》报上,此外,还在泽西岛出了小册子;同年由“自由俄国印刷所”印成俄文收入文集《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的群众大会》。——655。

- 564** 马克思和夫人燕妮·马克思1855年4月18日前往曼彻斯特,在那里大约一直住到5月6日。——659、661、662、663。

- 565** 指拿破仑第三1855年4月16日到英国进行访问。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1846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瓦匠巴登格的衣服。——661。

- 566**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德朗克答应在马克思去曼彻斯特期间替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写通讯。但是,他只撰写了下列两篇文章:《访问》和《接待》,刊载于1855年4月20、21日《新奥得报》第183、185号。——662、666。

- 567** “批判的批判”,“批判”,指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662、698。

- 568** 指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第158期刊载的厄·琼斯的文章《政治上的犯罪。行政改革协会的无耻奸计和欺骗》,琼斯在文章中谈到所谓行政改革协会代表的阴谋以及他们同宪章派(见注32)首领的谈判。

行政改革协会是在英国商业金融资产阶级自由派(西蒂区“实业界”)领袖奥·亨·莱亚德等人的倡议下于1855年5月初在伦敦成立的。由于英国报刊对英军在克里木所遭受的灾难以及议会调查委员会有关调查

结果的大量报道,英国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剧。协会企图趁机举行群众大会,向议会施压,打破贵族对国家职位的垄断,让大商业金融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国家职位。协会领袖试图获得宪章派的支持,但是宪章派无论是在协会组织的集会上,还是在它自己的集会上,都拒绝支持资产阶级的这种行政改革要求,而是提出在人民宪章的基础上改革议会。行政改革运动没有取得成功,行政改革协会很快就不复存在。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中,揭露了西蒂区改革派的真正目的。——664。

569 1855年,E.塔克尔把1853—1854年分册出版的《政治评论集》(见注489)编成一卷出版,并在序言中说明马克思是前两册所收评论帕麦斯顿的文章的作者。——664。

57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为沙皇俄国侵略性对外政策辩护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1854年,波兰流亡者、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者亚·古罗夫斯基在美国出版了《俄国现状》一书,他所鼓吹的泛斯拉夫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觉得必须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在4月中旬写了两篇文章,标题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发表在《新奥得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

恩格斯就此问题写的英文文章以《欧洲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和《奥地利的弱点》为题,发表在1855年5月5、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382、4383号。《论坛报》编辑部从自己亲俄的立场出发,对后一篇文章作了很大的修改,以致使这篇文章的政治立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完全相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没有收入。——665。

571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在1855年6月底—9月或10月撰写了《欧洲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这组文章。马克思在1855年6月底—7月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帮助恩格斯搜集欧洲各国军队的材料,其中主要包括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并把自己的摘录提供给恩格斯使用。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这组文章的第二篇后,于1855年8月7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关于《军队》的文章非常出色。”(见本卷第676页)这组文章发表在1855年8、9和12月《普特南氏月刊》第32、

33 和 36 期。——666、668、670、671。

572 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代表和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代表于 1814 年 9 月 18 日—1815 年 6 月 9 日在维也纳断断续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于 1815 年 5—6 月签订了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根据 1815 年维也纳条约的规定,奥地利获得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挪威;俄国获得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了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和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维也纳会议决定恢复法国 1792 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668。

573 指英法军队 185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会战 40 周年纪念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强攻。法军主攻马拉霍夫冈,英军主攻大凸角堡(第三棱堡)。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最迟于 1855 年 6 月 28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一文,对上述军事行动作了分析,文章发表在 1855 年 7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9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516—523 页)。

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第一同第七次反法同盟联军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1815 年 6 月 16 日拿破仑在利尼(比利时)会战中击败由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并企图把普军同威灵顿率领的英荷联军分割开,各个击溃。但是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的军队并企图包围其侧翼的时候,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突然出现在法军的左翼,与在滑铁卢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普军的到来使本已胜利在望的法国军队终于失败。6 月 22 日拿破仑第一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告终。——668。

574 宪章派(见注 32)1855 年 6 月 24 日在伦敦海德公园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抗议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决议(取消星期日交易,将公共娱乐场所星期日营业时间限制在晚上几小时,等等)。马克思在《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 文第2版第14卷)中描述了这次示威活动。——669。
- 575 拉卡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的绰号。他们不止一次地被反动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671。
- 576 1855年7月1日(星期日),伦敦群众不顾警方的禁令在海德公园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第一次示威见注574),以反对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群众示威活动遭到警察残酷镇压。马克思在《关于更严格地遵守星期日例假制的法案所引起的风潮》一文中对这一事件作了评述。——672。
- 577 内阁危机指约·罗素因议会批评内阁而于1855年7月13日辞职的事件。马克思关于这次内阁危机的文章未能写成。——672。
- 578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撰写了《战争的前景》一文,发表于1855年8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59号。马克思把这篇文章译成德文,并补充了一些关于英国议会状况的消息,作为通讯寄给了《新奥得报》,该文以《议会新闻。——战区消息》为题刊载于1855年7月23日《新奥得报》第337号。——673。
- 579 指1851年起美国缅因州实施的禁售酒类的法律。——673。
- 580 “什么都不知道”(“Know-nothings”)是1854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秘密的反动政治组织,专门对付流亡者。该组织的成员宣誓,对涉及他们的组织和活动的一切问题,都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673。
- 581 马克思与家人1855年7月17日迁居坎伯韦尔。但不久他又被迫离开坎伯韦尔,前往曼彻斯特。马克思原打算在曼彻斯特只逗留一个星期(见本卷第685页),却从1855年9月12日一直住到12月初。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较长时间的原因是,弗罗恩德医生通过司法程序向马克思逼债,而燕妮·马克思原指望及时得到的一笔遗产迟迟未到,以致马克思不能在短期内偿清债务。马克思一家在1855年12月7—14日期间从坎伯韦尔返回伦敦。——674、675、676、683、689。
- 582 赛雷迪请求马克思帮助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和推销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领袖们》,该书1855年在伦敦出版。——674。
- 583 马克思的《约翰·罗素勋爵》一文写于1855年7月中旬至8月12日,文章大概一开始就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奥得报》准备的,有英文、德

文两种稿本,德文稿篇幅比英文稿长。马克思把英文稿分三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编辑部将其合并成一篇文章,刊载于1855年8月28日第4479号。德文稿以《罗素》为标题发表在1855年7月28日、8月4、7、8、10和15日《新奥得报》第347、359、363、365、369和377号。——677。

584 第二个回忆录,指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小册子《一个将军寄给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关于克里木远征和东方战争的进展的第二个回忆录》1855年日内瓦版。关于第一个回忆录,见注562。——677。

585 1855年6月15日起查·纳皮尔公布一批信件,他在这些信中谴责1854—1855年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的军事行动中暴露出来的英国舰队管理制度的严重缺点,批评指挥无能,特别是海军首席大臣詹·格雷厄姆玩忽职守。马克思这封信下文中提到的纳皮尔文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都以《论炮击斯韦阿堡》为题,载于1855年8月24日的《泰晤士报》和《晨报》;后来,纳皮尔为了反驳格雷厄姆在下院和报刊上对他的指责,于1855年9月3、4、6和8日把他和格雷厄姆1854年2月24日至11月6日之间的通信公布在《泰晤士报》上。马克思在《纳皮尔的信。——罗巴克委员会》、《纳皮尔的信》、《英国的新揭露材料》等文章中对纳皮尔的信件以及他同格雷厄姆之间的通信作了剖析。——679。

586 指黑河会战。1855年8月16日,俄国军队在黑河岸边距塞瓦斯托波尔12公里处向法国和撒丁的军队发起进攻,这是俄军最后一次尝试解除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包围。结果,俄军被击退并受重创。之后俄军开始打算撤离这座城市,向俄国南部腹地撤退。1855年9月8日,联军向这座城市发起最后的强攻并取得成功。——679。

587 霍屯督人(Hottentotten),是南部非洲的种族集团。自称科伊科伊人,意即“人中之人”或“真正的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一般认为属于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使用霍屯督语,属科伊桑语系,有新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由于发音多为“hot”和“tot”,从而得名“Hottentot”(霍屯督人)。体质特征和语言同布须曼人相近,非洲学界将他们合称科伊桑人。——680。

588 马克思讽刺地把自己被迫前往曼彻斯特比做俄军1855年9月8—9日撤

- 出塞瓦斯托波尔南部。关于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的原因,见注 581。——685。
- 589**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11—12 月反革命政变之后颁布的两部普鲁士宪法。第一部是指 1848 年 12 月 5 日在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颁布的钦定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在普鲁士实行了两院制,国王不仅保留着撤销两院决议的权利,而且还保留修订宪法个别条款的权利。随着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加强,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提议,于 1850 年 1 月 31 日通过了新的宪法。它以 1848 年 12 月 5 日钦定宪法为基础,消除了钦定宪法中仅存的民主内容,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第一议院(上院)和按照三级选举制选举产生的第二议院(下院)。第二议院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只对国王负责。大多数新选出的下院代表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立宪派,他们拥护新宪法,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支持 1848 年宪法。——687。
- 590** 1855 年 10 月 10 日法国流亡者在泽西岛出版的机关报《人》报,发表了一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公开信。这封信是由当时流亡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就 1855 年女王访法一事而写的。英国政府为讨好拿破仑第三,以这封信具有煽动性为由,把许多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雨果)驱逐出泽西岛;当时还传闻,要恢复所谓的外侨管理法(见注 85)。——687、690。
- 591** 马克思自 1843 年 10 月底到 1845 年 2 月 3 日住在巴黎,其后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被驱逐出法国,被迫迁往布鲁塞尔。——689。
- 592** 马克思从坎伯韦尔回到伦敦后,仍然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以避免遇到对他提起司法追究的弗罗恩德医生。见注 581。——691、694、697。
- 593** 1855 年 10 月,亚·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一书的英文版在伦敦出版,英文版包含两卷,内容是原书的第 2 和第 4 部分。出版者未经作者同意,将英文版标题定为《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作者对此表示反对;根据作者的要求,标题后来改为《我的流放生活》。赫尔岑为此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地球和旅行家》报编辑部,1855 年 10 月 25 日登在该报上。英文版出版后,有匿名作者撰文攻击赫尔岑。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攻击赫尔

岑的第一篇短文,登在1855年11月29日的《晨报》上,赫尔岑的回答于1855年12月1日登载在同一家报纸上,标题是《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12月6日,《晨报》同时刊登了匿名作者对赫尔岑的新的攻击,以及伊·里夫为他作的辩护和编辑部关于停止争论的声明。——692。

- 594** 指查·德纳1855年11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是对马克思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大概写于11月初的信的回复。德纳在信中告诉马克思,《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同意每周刊登马克思两篇通讯,每篇给10美元报酬。——694,695。
- 595** 根据查·德纳1855年11月20日给马克思的回信来判断,马克思在大概写于11月初的信中也谈到了直接利用战场消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的问题。撰写这些通讯的材料,马克思大概指望从前普鲁士炮兵军官奥·米尔巴赫那里获得,此人当时准备在恩格斯协助下动身前往克里木。——695。
- 596** 格林的词典,指最初由雅·格林和威·格林负责出版的多卷本德语词典。1852年,该词典第1分册出版。1854年,由雅·格林负责编纂的《德语词典》第1卷在莱比锡出版。格林兄弟死后,词典继续出版。——699。
- 597** 1855年12月24日到1856年1月初,恩格斯住在伦敦。——699。
- 598** 指1855年12月14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社论反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担任英军总司令。社论又一次在英国议会和舆论界引起了一场反对阿尔伯特亲王这个外国人的运动,人们力图把英国军事系统的缺点说成是他的责任。——699。
- 599** 指马克思打算让自己的战友,包括格·维尔特在内的前《新莱茵报》编辑为约·魏德迈的杂志《革命》撰稿。——704。
- 600** 马克思1852年5月27日—6月26日前后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逗留,与恩格斯一起写作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在这期间,燕妮·马克思给马克思写了多封书信,这是其中保存下来的第一封信。这封信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成员在马克思离开伦敦期间,也在马克思的住处会面。——711。
- 601** 指西·赫斯。恩·德朗克在1850年12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

- 西·赫斯对她的丈夫莫·赫斯说,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首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89页)。——711。
- 602 1852年5月底,普鲁士警察当局查获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不来梅地区进行活动的一个密谋组织“死人同盟”。——712。
- 603 德比赛马会最初是由爱·德比勋爵于1780年在埃普瑟姆(位于伦敦西南22公里处)创办的。赛事每年举行一次,通常在圣灵降临节前后的一个周三(德比日)举行。1852年,德比日为5月26日。——713。
- 604 燕妮·马克思这里是转述安·莫尔的话。其实事情是这样的:1849年6月13日,卡·沙佩尔因参加拿骚公国国会被捕,在1850年2月8日开始审判之前一直都在威斯巴登被拘留候审。1849年9月2日,他的妻子苏珊娜在生下第五个孩子9天后在科隆去世。斐·弗莱里格拉特同情沙佩尔一家的遭遇,把沙佩尔的大女儿接到自己家里抚养,并发起一场救助沙佩尔孩子的活动。他把收到的所有捐款进行登记,总共收到100塔勒捐款,其中一半用于沙佩尔孩子们的开销。沙佩尔1850年2月15日被宣告无罪释放,随后大概于1850年2月20日从弗莱里格拉特手里拿到剩余的捐款。——716。
- 605 指卡·沙佩尔和弗·列斯纳(卡斯滕斯)不和。沙佩尔1850年春拐走列斯纳的未婚妻,他与列斯纳的关系因此一度破裂。——716。
- 606 燕妮·马克思指的是琼斯对伦敦“公众茶话会”(1852年5月11日在芬斯伯里文学研究院为创办《人民报》而发起,参看《〈人民报〉创办会》,载于1852年5月15日伦敦《人民报》第2期)和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道。——717。
- 607 指希望斐·弗莱里格拉特从德国演员埃·代夫林特那里得到免费戏票的事。——718、720。
- 608 莫·赫斯1851年在《1841年人民报》(巴黎)上发表了题为《最后的审判》的一组文章(分别载于1851年1月31日,2月21日,3月7日、14日和28日,4月25日,5月2日、23日,6月6日第135、138、140、141、143、147、148、151、153号)。——719。
- 609 暗指雅·格林和威·格林的童话《幸福的汉斯》中的主人公汉斯,他因不

- 合算的交易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财产。——727。
- 610 指海·贝克尔、约·魏德迈、亨·毕尔格尔斯打算在1851年春季创办的刊物；但是这个刊物未能出版。——731。
- 611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阿·克路斯在1853年3月28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全文引用了这封信。——735。
- 612 指除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全数被没收外，试图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事也未能成功。——737。
- 613 这里摘录的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复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的部分内容；马克思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在1853年5月1日前后，即马克思逗留曼彻斯特期间写的。——739。
- 614 这里摘录的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复述了燕妮·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大概是受马克思的委托于1853年5月20日前后写的。燕妮·马克思这封信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741。
- 615 指约·魏德迈为发表威·希尔施1852年1月12日声明（见注15）所写的前言《“民主的”奸细》，这篇前言发表在1853年4月底《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参看注15。——741。
- 616 指路特希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旁系的代表之一——威廉·卡尔·路特希尔德。他和威·皮佩尔都在格丁根大学上过学。——741。
- 617 指1853年4月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社论发表的三篇文章：《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这些文章都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742。
- 618 这里摘录的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复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的部分内容。马克思的信大概是1853年2月写的。——742。
- 619 大概是指马克思1852年11月底写给雅·卢·沙贝利茨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沙贝利茨在同年12月1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示同意接受马克思为出版他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所提出的条件。

——744。

- 620 这里摘录的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信,复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的部分内容。马克思的信大概是1853年10月中旬写的。——745。
- 621 可能是指阿·克路斯打算为《改革报》翻译马克思在1853年5月至7月期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几篇关于印度的文章。——745。
- 622 指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关于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参看注410)的第五篇,完成于1853年12月6日,但是未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也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概相当于在1853年12月24日《人民报》第86期上发表的《帕麦斯顿勋爵》系列文章的第八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67—478页)。——746。
- 623 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这封信,复述并摘录了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1853年11月29日给克路斯的一封信的内容。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747。
- 624 指阿·克路斯、约·魏德迈和阿·雅科比为驳斥奥·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而发表的声明(见注427)。——748。

人 名 索 引

A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1—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34—1835)、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354, 368, 526, 536, 552, 554, 562, 642, 644。
-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Abdul-Medjed I 1823—1861)——土耳其苏丹(1839—1861)。——360, 567。
- 阿代尔, 罗伯特(Adair, Robert 1763—1855)——英国外交家, 查·詹·福克斯的追随者。——607。
- 阿尔伯茨(Alberts)——19世纪50年代是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秘书。——304。
- 阿尔伯特,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Albert, Prinz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819—1861)——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525, 699。
- 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 康斯坦扎(维斯康蒂公爵夫人)(Arconati Visconti, Constanca, Marquise [Visconti, Duchesse] 1801—1870)——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1823年起流亡比利时。——250。
- 阿尔宁, 路德维希·阿希姆·冯(Arnim, Ludwig Achim von 1781—1831)——德国诗人, 海德堡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547。
- 阿尔诺德, 弗兰茨(Arnold, Franz)——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19世纪50年代初同阿·克路斯关系密切; 《巴尔的摩先驱报》驻纽约通讯员(1851)。——435。
- 阿尔滕施泰因, 卡尔·施泰因男爵(Altenstein, Karl Freiherr von Stein zum 1770—1840)——德国国务活动家, 曾任普鲁士财政大臣(1808—1810), 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17—1838)。——574。
- 阿戈斯蒂尼, 切扎雷(Agostini, Cesare 1803—1854)——意大利革命家, 马志尼

- 的信徒；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来脱离马志尼。——349。
- 阿革西拉乌斯 (Agesilaus 公元前 444—361)——斯巴达王 (公元前 401—361)。——86。
- 阿雷蒂诺，彼得罗 (Aretino, Pietro 1492—155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讽刺作家和戏剧家，写有抨击罗马教廷和欧洲君主政体的讽刺性小册子。——155、157。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37、482、720。
- 埃布纳，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 (Ebner, Hermann Friedrich Georg 1805—1856)——德国音乐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32 年底起为《法兰克福总邮报》编辑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等报纸的通讯员；许多出版商的中介人；最迟从 1840 年起成为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28、123、278、298、343、600。
- 埃尔哈德，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 (Erhard, Johann Ludwig Albert 生于 1820 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176。
- 埃尔施，约翰·赛米尔 (Ersch, Johann Samuel 1766—1828)——德国目录学家，哈雷大学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575。
-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莫里茨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 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成员，属于左派；1849 年是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 年布雷斯劳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1850 年获释，1850—1851 年流亡伦敦，回国后至 1854 年任《新奥得报》编辑，1855 年起任主编；马克思曾为报纸撰稿。——623、629、662、664、668、683、686。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 (1867—1871 年 5 月)，美国通讯书记 (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 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32、50、132、143、147、389、491、548、

553、709、741。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德国律师,教权派,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276。

埃斯波斯-米纳(米纳),弗朗西斯科(Espoz y Mina [Mina], Francisco 1781—1836)——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时期(1808—1814)为游击队领袖,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833—1840年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的参加者。——608。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党领袖,政府首脑(1839—1841和1854—1856),西班牙摄政(1841—1843)。——603。

埃斯皮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1854年任驻多布罗加法军师长,1854—1855年克里木战争中任旅长,在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曾任内务大臣五个月,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任师长。——599。

埃特雷伯爵,路易·沙尔·塞扎尔·勒泰利埃(Estrées, Louis-Charles-César Letellier, comte d' 1695—1771)——法国元帅,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2年指挥莱茵河的法国军队。——607。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领导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56、71、82、105、107、446、673。

爱德华兹—桑福德公司(Edwards, Sanford & Co.)——英国的一家运输公司(1852),在利物浦和伦敦设有分公司。——145、194。

安娜·巴甫洛夫娜(Анна Павловна 1795—1865)——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威廉二世(1840年起为尼德兰国王)的妻子。——615。

安内克,卡尔·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弗里茨)(Anneke, Carl Friedrich Theodor [Fritz]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1846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革除军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创

- 始人之一和书记,《新科隆日报》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7—12月被监禁,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指挥官,后为革命军炮兵总监和普法尔茨军事委员会成员;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114、170—172、182、183、435、500。
- 安内克,玛蒂尔达·弗兰契斯卡(Anneke, Mathilde Franziska 1817—1884)——德国作家、教育家和女权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和美国;《德国妇女报》的创办人(1852);卡·弗·泰·安内克的妻子。——412。
- 安斯蒂,托马斯·奇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47—1852);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545。
- 安徒生,汉斯·克里斯蒂安(Andersen, Hans Christian 1805—1875)——丹麦作家和诗人。——27。
- 安许茨,卡尔(Anschütz, Karl 1813—1870)——德国音乐家,19世纪40年代曾参加德国民主运动,50年代流亡英国,恩·德朗克的朋友。——112、120。
- 昂吉安公爵,路易·安东·昂利·德·波旁-孔代(Engbien, Louis-Antoine-Henri de Bourbon-Condé, duc d' 1772—1804)——法国贵族,波旁王朝的代表,曾参加反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后被判处死刑。——158。
-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德(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1849—1861年先后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282、704。
- 奥本海姆公司(Oppenheim & Co.)——341。
- 奥尔巴赫,贝尔托尔德(Auerbach, Berthold 原名莫泽斯·巴鲁赫 Moses Baruch 1812—1882)——德国作家,自由主义者,后为俾斯麦的信徒。——698。
-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6、26、58—60、155、158、250。
- 奥尔斯瓦尔德,汉斯·阿道夫·埃尔德曼·冯(Auerswald, Hans Adolf Erdmann von 1792—1848)——普鲁士将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时与费·冯·利希诺夫斯基公爵一起被人民打死;鲁·冯·奥尔斯瓦尔德的哥哥。——282。

- 奥弗莱厄蒂,埃德蒙(O'Flaherty, Edmond)——英国官员,1854年任财政部在爱尔兰征税的特派员。——645。
-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655。
- 奥康瑙尔,菲格斯·爱德华(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后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19、38、83、682。
- 奥朗则布(Aurangzib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钵帝沙赫(1658—1707)。——414。
-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利浦·路易(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ans, duc d' 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儿子,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47—1848);写过几本反波拿巴的小册子;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22、250。
- 奥美尔帕沙——见拉塔什,米哈伊尔。
- 奥皮茨,马丁(Opitz, Martin 1597—1639)——德国诗人、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587。
- 奥斯滕-萨肯,德米特里·叶罗费耶维奇(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南方军团司令(1853—1854),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1854年底—1855年初)。——586。
- 奥斯瓦尔德,欧根(Oßwald [O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为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43、185、190、214。
- 奥滕贝格尔,约瑟夫(Ottenberger, Joseph 生于1768年)——奥地利官员,布拉格历史教师,写有古罗马军事科学手册。——196。
- 奥托,卡尔·武尼巴德(Otto, Karl Wunibald 1808—1862以后)——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50—1851年是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派往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特使(1851),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1856年9月获释。——25、265。

奥托·雷文特洛, 卡尔·克里斯蒂安(Otto-Reventlow, Karl Christian 原名奥托 Otto 1817—1873)——丹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图林根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54年流亡美国。——569、573。

奥托一世(Otto I [Otho] 1815—1867)——巴伐利亚亲王, 希腊国王(1832—1862)。——555。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Ovid] Naso 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 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249。

B

巴贝夫, 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 密谋失败后被处死。——244。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尔贝斯, 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 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 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1854年遇赦; 后流亡荷兰, 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39、623、647。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253、254、310。

巴赫男爵, 亚历山大(Bach, Alexander Freiherr von 1813—1893)——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律师, 专制君主制的拥护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司法大臣(1848—1849)和内务大臣(1849年7月—1859年8月)。——130。

巴卡普, 约翰(Buckup, John)——布拉德福德的商人。——407、410、560、582。

巴卡普, 乔治(Buckup, Georg)——约·巴卡普的兄弟。——582、583。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 1840年起侨居国外, 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 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 后改为终身监禁; 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 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 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 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 在

- 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83、381、446—451、463、464。
- 巴纳姆,菲尼亚斯·泰勒(Barnum, Phineas Taylor 1810—1891)——美国投机商,剧院老板。——5、126、655。
- 巴尼,约翰(Barney, John 1784—1856)——美国国会议员(1852)。——144。
- 巴泰勒米,艾曼纽埃尔(Barthélemy, Emmanuel 1820 前后—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判处死刑。——158、248、249、281、369、373、374、627、634、640。
- 巴特勒,詹姆斯·阿默尔(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英国军官,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参加者。——588。
- 巴托尔德,弗里德里希·威廉(Barthold, Friedrich Wilhelm 1799—1858)——德国历史学家。——197。
- 比亚尔,皮埃尔(Bayard, Pierre 1476—1524)——法国骑士,同时代人称颂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无畏又无瑕的骑士”。——562。
- 白恩士,玛丽(Burns, Mary 1821—1863)——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550。
- 拜尔,约瑟夫·奥古斯特(Bayer, József Ágost 1821—1864)——奥地利军官和作家,原籍匈牙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期间任戈尔盖军团总参谋长,革命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18年要塞监禁,1852年获赦。——387。
- 拜伦,乔治(Byron, George 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547。
- 班贝格尔,路易(Bamberger, Louis 生于1821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侨居伦敦,经营银行业务;《德意志—伦敦报》编辑(1849—1851);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后来在苏黎世经商。——338、358、401。
- 班贝格尔,西蒙(Bamberger, Simon)——伦敦银行家,路·班贝格尔的父亲。——340、359、366、391、395、402、435、744。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和军官,匈

- 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科苏特的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活动。——38、39、56、80、87、114、117、125、147、152、155、159、160、250、255、257、258、261、267、289—291、293、296、299、300、302、314、316、319、320、331—335、341、351、363、370、376—379、389、391、397、399、405、476、489、538、542、555、593、709、716、722、724—726。
- 邦迪埃拉，阿蒂利奥(Bandiera, Attilio 1810—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69。
- 邦迪埃拉，埃米利奥(Bandiera, Emilio 1819—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阿·邦迪埃拉的弟弟。——69。
- 鲍蒂扬尼伯爵，卡什梅尔(卡希米尔)(Batthyány, Kásmér [Kasimir] Graf von 1807—1854)——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 年任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法国。——38、56。
- 鲍蒂扬尼伯爵，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Batthyány, Lajos [Louis, Ludwig] Graf von 1806—184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匈牙利革命政府总理(1848 年 3—9 月)；革命被镇压后遭枪杀。——87、95、363。
- 鲍威尔，埃德加(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 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 年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 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 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鲍威尔的弟弟。——185—186、390、558、559、630、697、698。
- 鲍威尔，安德烈亚斯·亨利希(Bauer, Andreas Heinrich 约生于 1813 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1838 年在巴黎成为正义者同盟盟员，1842 年被驱逐出法国；曾一度担任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7—1850)，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司库；1850 年春是同盟派往德国的特使；1851 年流亡澳大利亚。——17、18。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

- 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46、47、94、105、106—108、115、119、126、179、180、558、575、604、608、626、627、663、667、697、698。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1859年回国。——250。
- 贝尔,亚历山大(Bell, Alexander)——38。
- 贝尔菲尔德,詹姆斯(Belfield, James)——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273。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德国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马克思和案件被告人之间的联系人;后为自由主义者。——25、28、30、131、162、164、165、168、169、176、268、270、280、281、287、322。
- 贝尔纳,马丁(Bernard, Martin 1808—1883)——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由于参加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而被流放,50年代初从流放地逃往英国;1859年大赦后返回法国。——62。
-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圣贝尔纳丹·德·皮埃尔),雅克·昂利(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St. Bernardin de Pierre], Jacques-Henri 1737—1814)——法国作家、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556。
-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见贝尔奈斯,拉撒路·斐迪南·策莱斯廷。
- 贝尔奈斯,拉撒路·斐迪南·策莱斯廷(Bernays, Lazarus Ferdinand Coelestin 人称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Karl Ludwig Bernays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40年代初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1848年春成为巴黎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会员;

- 1848—1849年革命后侨居美国。——338。
- 贝尔尼, 弗兰契斯科(Berni, Francesco 约1498—1535)——意大利诗人, 以改写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闻名。——161。
- 贝尔尼埃, 弗朗索瓦(Bernier, François 1620—1688)——法国医生、旅行家、作家和哲学家。——414、415、423。
- 贝尔坦, 路易·玛丽·阿尔芒(Bertin, Louis-Marie-Armand 1801—1854)——法国新闻工作者, 奥尔良党人, 《辩论日报》的出版者(1841—1854)。——84、415。
- 贝根罗特, 古斯塔夫·阿道夫(Bergenroth, Gustav Adolph 1813—186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年流亡国外。——699。
- 贝克尔, 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 正义者同盟瑞士支部的盟员, 魏特林的拥护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50年代初流亡美国, 为民主派报纸撰稿。——190。
-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 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 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 《西德意志报》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 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60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 国会议员(1867—1874); 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11、25、29、43、141、175、176、265、279、280、303、306、325、326、582、619、707、731、734、738、740。
- 贝克尔, 麦克斯·约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德国工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0年迁居美国。——89。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1848年加入瑞士籍; 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和志愿军; 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 瑞士“革命集中”成员(1850), 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 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 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 在

- 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08。
- 贝克曼(Beckmann)——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隆日报》驻巴黎通讯员。——243。
- 贝克曼(Beckmann)——贝克曼的妻子。——243。
- 贝朗瑞,皮埃尔·让·德(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法国诗人,以写政治讽刺诗而著称,在诗歌中抨击封建反动势力、教权主义和现存社会制度。——615。
- 贝冷公爵——见维克多,克劳德·维克多·佩兰,贝冷公爵。
- 贝里公爵,沙尔·斐迪南·波旁(Berry, Charles-Ferdinand de Bourbon, duc de 1778—1820)——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侄子。——615。
-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387。
- 本丢·彼拉多(彼拉多)(Pontius Pilatus [Pilatus] 约死于39年)——犹太行省的罗马总督(26—36),曾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217。
- 比安基(Bianchi, A. 1816—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39、90。
- 比安卡——见比安科,弗兰茨·约瑟夫·冯。
- 比安科(比安卡),弗兰茨·约瑟夫·冯(Bianco [Bianca], Franz Joseph von)——德国骑士、庄园主和法律顾问,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298。
- 比绍夫斯海姆,路易·拉斐尔(Bischoffsheim, Louis-Raphaël 1800—1873)——法国银行家,巴黎一家股份银行的所有人。——475、510、598。
- 比斯康普,埃拉尔德(Biscampe [Biskamp], Elard)——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9年创办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周报《人民报》,报纸从第二号起就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257。
- 彼得曼,奥古斯特(Petermann, August 1822—1878)——德国地理学家和绘图员,1855年起任哥达定期刊物《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研究通报》

- 的编辑。——663, 667。
- 毕尔格尔斯, 玛格达琳娜(Bürgers, Magdalena 约生于1827年)——亨·毕尔格尔斯的妹妹。——610。
- 毕尔格尔斯, 约翰·亨利希(Bürgers, 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 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25, 29, 43, 165, 168, 244, 247, 264, 265, 270, 298, 301, 303, 308, 313, 582, 676, 682, 693, 694, 707。
- 毕洛夫男爵, 亚当·亨利希·迪特里希(Bülow, Adam Heinrich Dietrich Freiherr von 1757—1807)——普鲁士军官, 军事理论家。——530。
- 庇护九世(Pius IX [Pio Nono] 世俗名乔万尼·马利亚·马斯塔伊-费雷蒂 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556。
- 卜尼格先(Bennigsen)——拉·科苏特的办事员。——324。
- 宾, 约翰(Byng, John 1704—1757)——英国海军上将, 1756年指挥远征梅诺卡岛的舰队; 被控未尽其军人天职而被处死。——608。
-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 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 科西嘉人; 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 驻伦敦大使(1835—1839)。——613。
- 波林尼雅克亲王, 茹尔·奥古斯特·阿尔芒·玛丽(Polignac, Jules-Auguste-Armand-Marie, prince de 1780—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829—1830)。——616。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 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 1822—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 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 日·波拿巴的儿子, 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212, 654。

- 波拿巴,皮埃尔·拿破仑(Bonaparte, Pierre-Napoléon 1815—1881)——法国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为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212。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弟弟。——212。
- 波拿巴,约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拿破仑第一的长兄。——504。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479。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158、615、616。
- 波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Pott, August Friedrich 1802—1887)——德国语言学家,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的创始人之一。——575。
- 伯多夫,恩格尔伯特(Bedorf, Engelbert)——德国理发师,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716。
- 伯恩哈德(伯恩哈特),保尔(Bernhard [Bernhardt], Paul)——德国民主主义者,流亡美国,纽约《新时代》周刊的出版者(1855—1858)。——682。
- 伯恩哈特——见伯恩哈德(伯恩哈特),保尔。
-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住在巴黎,1844年是《前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德国军团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0年代为美国报纸《西方公报》的出版者;阿·伯·卡·伯恩施太因的哥哥。——65、338。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62、63、75、84、88、90、91、95、165、167、384、479、517、519、623、719。
-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为左派领袖之一;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302。
- 博德男爵,阿道夫·弗里德里希(Bode, Adolf Friedrich, Baron 1807—1865)——

- 德国林学家,彼得堡林学院教师(1840—1855),写有许多森林学著作。——626。
- 博尔夏特,路易(Borchardt, Louis 1820—1883)——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9世纪50年代是曼彻斯特一所儿童医院的负责人;威·沃尔弗的家庭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415、418、438、443、444、459、460、466、521、687、688。
- 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德(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371、375。
- 博斯菲尔德(Bothfield)——713。
- 不伦瑞克公爵——见斐迪南,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
- 布尔克奈伯爵,弗朗索瓦·阿道夫(Bourqueney, François-Adolphe, comte de 1799—1869)——法国外交官,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和大使(1844—1848)、驻维也纳公使(1853—1856)和大使(1856—1859);法国出席巴黎会议(1856)的代表。——567。
- 布赫海姆,卡尔·阿道夫(Buchheim, Karl Adolph 1822—1900)——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政治学生信使报》的出版者之一(1848);1852年起流亡伦敦,后任国王学院德语语言和文学教授。——619。
- 布莱桑,约翰·路德维希·乌尔班(Blesson, Johann Ludwig Urban 1790—1861)——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48年任柏林市民自卫团司令。——196。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70、136、159、161、439—440、509、646。
- 布兰克,卡尔·埃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40—50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7、31、110、123、229、311、357、531、549、696。
- 布兰克,玛丽亚——见恩格斯,玛丽亚。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

- 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16、62、249、261、404、452、623。
- 布利丹,让(Buridan, Jean 1300 前后—1358 以后)——法国哲学家,唯名论者;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据说他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语。——210、215。
- 布林德,弗里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卡·布林德的妻子。——628。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323、340、342、352、405、456、461、463、477—478、480、538、542、543、618、619、628、683。
-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717。
- 布吕格曼,卡尔·亨利希(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1830年起为德国大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32年参加汉巴赫大会,1832—1840年被监禁;1842—1843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45—1855年为《科隆日报》主编;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持保守派立场。——456。
- 布吕宁克男爵,卢道夫·奥古斯特(Bruiningk [Brüning, Brüningh, Bruning, Bruningh], Ludolf August Baron von 1809—1891)——利夫兰贵族,1851年起居住在伦敦,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保持联系。——153、154、255—257、266、327、352、728—729。
- 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玛丽亚(Bruiningk [Brüning, Brüningh, Brüningk, Bruning], Maria Baronin von 1818—1853)——卢·奥·布吕宁克男爵的妻子。——138、140、148、153、165、186、255—257、327、341、352、371、374、390、729。
- 布律阿,阿尔芒·约瑟夫(Bruat, Armand-Joseph 1796—1855)——法国海军上将,1854年为黑海分舰队司令,1855年为黑海舰队总司令。——679。

- 布伦克尔,路德维希(Blenker, Ludwig 1812—1863)——德国酒商,军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普法尔茨纵队司令和军事委员会特别委员;后来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673,677。
- 布伦纳·盖尼亚尔(Brenner-Guénard)——巴塞尔一家时装店的女老板。——358。
- 布伦诺夫男爵,菲力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барон 1797—1875)——俄国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公使(1840—1854和1858—1860)和大使(1860—1874);1856年巴黎会议的俄国代表团成员。——566,567。
- 布伦坦诺,克莱门斯(Brentano, Clemens 1778—1842)——德国抒情诗人,海德堡浪漫派的主要代表。——547。
-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先是莱比锡一家图书出版发行公司的共同所有者(1823年起),后为独立所有者(1850年起)。——194,195,201,225,572。
- 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Bute, John Sturat, Earl of 1713—179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761—1762)和首相(1762—1763)。——606,607。
- 布瓦绍,让·巴蒂斯特(Boichot, Jean-Baptiste 1820—1889)——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之一;1854年回到巴黎,又遭警察迫害和监禁,1859年获释。——569,574。

C

- 查尔托雷斯基公爵,亚当·耶日(Czartoryski, Adam Jerzy, Fürst 1770—1861)——波兰大地主,19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为临时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56。
- 查理·阿尔伯特(Carlo Alberto [Charles-Albert, Karl Albert] 1798—1849)——撒丁和皮埃蒙特国王(1831—1849)。——386。
-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616。

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Chaplin, Horne & Carver)——伦敦的一家运输公司(1852)。——252、273、276、292、336。

查普曼, 约翰(Chapman, John)——伦敦书商。——12。

查塔姆伯爵——见皮特(老皮特), 威廉。

察斯特罗, 亨利希·阿道夫·冯(Zastrow, Heinrich Adolf von 1801—1875)——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军长。——163。

D

达拉什, 沃伊切赫(Darasz, Wojciech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领导成员, 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211、570。

达姆, 卡尔(Damm, Karl 1812—1886)——德国高级中学教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是巴登制宪议会会议长,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1854—1857年侨居瑞士, 后返回德国。——159、189、190、192、318。

达蓬泰, 洛伦佐(Da Ponte, Lorenzo 1749—1838)——意大利诗人和歌剧编剧, 莫扎特歌剧《唐璜》等许多歌剧的歌词作者。——690。

达森特, 乔治·韦伯(Dasent, George Webbe 1817—1896)——英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1845—1870)。——344。

丹东, 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450、648。

丹尼尔斯, 阿马利亚(Daniels, Amalie 父姓弥勒 Müller 1820—1895)——罗·丹尼尔斯的妻子。——29、72、132、141、279、280、286、288、376、680、682、693、717、718。

丹尼尔斯, 弗兰茨·约瑟夫(Daniels, Franz Joseph)——德国酒商, 罗·丹尼尔斯的兄弟。——476。

丹尼尔斯, 罗兰特(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医生, 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 1850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1、25、28、141、175、244、265、279、298、342、476、582、595、647、676、680—681、712。

丹年贝尔格,彼得·安德烈耶维奇(Данненберг,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在多瑙河和克里木任第四军团司令。——586。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411。
道格拉斯从男爵,霍华德(Douglas,Howard,Baronet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炮兵、筑城学和军事桥梁方面的著作。——528。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55、60、65—67、69—71、84、146、180、246、269、644、713。

德比家族(Derby)——英国贵族世家,拥有多家棉纺厂和纺织厂。——510。

德克尔,卡尔·冯(Decker,Carl von 1784—1844)——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663。

德拉奥德,律西安(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64。

德拉罗卡——见莫罗佐·德拉罗卡,恩里科。

德腊勒,弗里德里希·威廉(Dralle, Friedrich Wilhelm 生于1820年)——德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185、190、214、243。

德莱恩,威廉·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Delane, William Frederick Augustus 死于1858年)——英国法学家,《泰晤士报》财务经理,约·塔·德莱恩的父亲。——344。

德莱恩,约翰·塔杰乌斯(Delane, John Thaddeus 1817—1879)——英国新闻记者,《泰晤士报》主编(1841—1877)。——344。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2年4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22、39、81、88、93、94、98、106、108、109、111、112、118、119、120、125、

134, 135, 138, 146, 152, 163, 164, 170, 179, 181, 186, 195, 225, 234, 248, 251, 252, 255, 264, 273, 279, 288, 289, 292, 294, 299, 300, 303, 304, 342, 352, 353, 357, 361, 369, 377 — 380, 389, 393, 397, 401, 403, 404, 407, 410, 441, 443, 444, 449, 452, 453, 463, 476, 477, 484, 491 — 493, 496, 498 — 500, 513, 541, 552, 560, 573, 575, 578, 579, 582, 583, 589, 594, 597, 600, 617, 620, 657, 661 — 663, 666, 673, 677, 694, 696, 712, 713, 715, 717, 720, 723, 725, 728 — 730, 741, 743, 747, 751。

德朗克乌斯——见德朗克,恩斯特。

德穆兰,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耶·贝努瓦(Desmoulins, Lucie-Simplice-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450。

德穆特,海伦(琳蘅,尼姆)(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224, 452, 578, 666, 714。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新闻工作者,废奴主义者,40—6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1868年起为《太阳报》主编;1848年同马克思相识。——3, 4, 16, 25, 31, 43, 46—48, 52, 55, 61, 68, 69, 72, 93, 95, 96, 99, 106, 111, 119, 122, 126, 132, 141, 147, 155, 157, 161, 163, 169, 177—179, 181, 195, 223—225, 227, 230, 234, 244, 262, 264, 265, 267, 269, 270, 274, 285, 295, 297, 318, 330, 339, 340, 342, 359, 360, 364, 366, 396, 409, 413, 435, 436, 439, 482, 495, 501, 504, 510, 524, 545, 601, 618, 620—622, 624, 666, 678, 679, 694, 695, 726, 742。

登曼(Denman, J.)——1852年议会选举中托利党的候选人。——136。

邓宾斯基,亨利克(Dembiński [Dembin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政治活动家和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在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0年移居巴黎。——387。

邓达斯,詹姆斯·惠特利·迪恩斯(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英国海军上将,克里木战争期间任英军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852—1855年1月)。——608。

狄茨,奥斯瓦尔德(Dietz [Diez], Oswald 1824前后—1864)——德国建筑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

- 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赴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7、185、284、286、397、732。
-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164。
- 迪策尔，古斯塔夫(Diezel, Gustav 1827—1864)——德国学者，法学家。——626。
-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75、161、246、315、330、344、367、368、588、600、641—643、645。
- 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人称大杜班 Dupin aîné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众议院议长(1832—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议员(1848—1849)和立法会议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58、59。
- 杜朗(Durand)——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英国。——248。
- 杜朗，鲁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1850年为《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撰稿人，1850年3月起任主编；1853年流亡美国。——88、214、517、570、574、750。
-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Jules-César-Auguste 1777—1857)——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276。
- 杜沙特尔伯爵，沙尔·玛丽·汤纳吉(Duchâter, Charles-Marie-Tanneguy, comte 1803—1867)——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34—1836)和内务大臣(1839—1840和1840—1848年2月)。——65。
- 杜扎尔，彼得(佩德罗·杜扎尔)(Düsar, Peter [Pedro Düsard])——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阿马利亚·冯·司徒卢威的兄弟。——56。
-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德国出版

- 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270、289。
- 敦克尔,亚历山大(Duncker, Alexander 1813—1897)——德国出版商。——669。
- 多布罗夫斯基,约瑟夫(Dobrovský, Josef 1753—1829)——捷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19世纪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698。
- 多梅尼基,洛多维科(Domenichi, Lodovico 1515—1564)——意大利诗人,博雅多的长诗《恋爱中的罗兰》的改写者。——161。
- 多伊奇,艾曼努埃尔(Deutsch, Emanuel)——德国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伦敦一家印刷所的所有者。——725。
- 多伊奇,西蒙(Deutsch, Simon 1822前后—1877)——奥地利目录学家,激进主义者;1848年曾为维也纳《激进报》撰稿;后流亡巴黎,成为商人。——155。

E

- 恩格尔,约翰·雅科布(Engel, Johann Jakob 1741—1802)——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普鲁士科学院院士。——382。
- 恩格兰德尔,西格蒙德(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奥地利新闻工作者,1848年流亡英国,密探。——683、684。
- 恩格斯,爱利莎(Engels, Elise 1834—1912)——恩格斯的小妹妹,在她的姐姐安娜死后,成为阿·冯·格里斯海姆的第二个妻子。——311。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21、44、48、71、82、120、122、127、134、135、163、181、289、353、383、396、403、419、437、531、542、596、609、652。
- 恩格斯,玛丽亚(Engels, 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1845年起为卡·埃·布兰克的妻子。——309、337。

F

- 菲尔斯滕贝格男爵,泰奥多尔(Fürstenberg, Theodor, Freiherr von 约生于1798年)——普鲁土地主,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
- 菲克勒尔,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 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113、118、185、191、214、323、673。
- 菲廷霍夫(Vittinghof)——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阿·卢格的拥护者。——619。
- 斐迪南,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Ferdinand, Herzog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 1721—1792)——普鲁士将军,七年战争时期任普军和联军的总司令(1757年11月起)。——654。
- 斐迪南七世——见费南多七世。
- 斐迪南多一世,斐迪南一世(Ferdinando I, Ferdinand I 1751—1825)——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16—1825)。——671。
- 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Ferdinand II, 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1859)——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1859)。——671。
- 费德尔森,彼得(Feddersen, Peter 1812—1874)——1833年法兰克福袭击岗哨事件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1837年侨居瑞士;巴塞尔的《伯尔尼报》和《人民之友》的编辑,恩·德朗克在瑞士的熟人。——369。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56、198。
- 费伦齐(Ferenczi)——匈牙利女歌手。——211。
-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625、633。
- 费南多七世(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615。
- 费舍(Fischer)——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1851年为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编辑。——65。
- 费特尔·冯·多根费尔德,安塔尔(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al 1803—1882)——匈牙利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流亡意大利和瑞士;1867年返回匈牙利。——211、223、297、324、373。

费泽, 卡尔·爱德华(Vehse, Karl Eduard 1802—1870)——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四十八卷《宗教改革以来的德国宫廷史》(1851—1860)等著作; 1852年与马克思结识, 格·维尔特的熟人。——292、296、306。

费尔布纳——见乌尔班男爵, 卡尔。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 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4、10、11、17、20、27、29、31、39、43、50、53、57、81、94、98、110、123、125、132、133、141、145、146、153、154、158、165、168、186、264、278、281、295、301、306、308、319、322、325、370—372、380、401—404、428、429、457、475—476、478、480、482、510、522、589、598、619、632、633、635、657、682、694、704、705、708、715、718、720、734、745。

弗莱里格拉特, 威廉·沃尔弗冈(Freiligrath, William Wolfgang 1847—1936)——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儿子。——29。

弗莱里格拉特, 伊达(Freiligrath, Ida 1817—1899)——斐·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53。

弗兰克, 古斯塔夫(Frank, Gustav 死于1860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世纪50年代初侨居伦敦。——190、192、214。

弗兰契斯科一世(Francesco I 1777—1830)——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25—1830)。——671。

弗兰塞松, 卡尔·弗里德里希(Franceson, Carl Friedrich)——德国语文学家, 写有西班牙语教材。——452、477、743。

弗兰西斯, 菲利浦(Francis, Philip 笔名尤尼乌斯 Junius 1740—1818)——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写过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607。

弗兰西斯, 乔治·亨利(Francis, George Henry)——536。

弗勒利希, 鲁道夫(Fröhlich [Froelich], Rudolf A.)——奥地利语文学家, 写有斯拉夫语教材。——252。

弗雷德里克七世(Froderi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561。

弗雷里, 曼努埃尔(Freire, Manuel 1765—1834)——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611。

弗里德兰德(Friedländer)——英国伦敦一所学校的所有人(1853)。——352。

弗里德兰德(Friedländer)——395。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50—60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新自由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斐·拉萨尔的表弟。——623。

弗里德里希大帝——见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前后—1190)——德意志国王(1152年起),后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591、592。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63、453、591、606。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118、383、654。

弗吕格耳,约翰·哥特弗里德(Flügel, Johann Gottfried 1788—1855)——德国辞典编纂家,1824年起在莱比锡大学任英语教师。——360。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 生于1824年)——德国商人,在伦敦经商,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295、296、300、303—306、377、389、402。

弗罗恩德(Freund)——德国医生,在伦敦行医,19世纪50年代为马克思一家治病。——563、568、575、578、579、584、598、609、617、620、622、623、653、657、683、693。

弗洛伦库尔,弗兰茨·沙索·冯(Florencourt, Franz Chassot von 1803—1886)——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自由党人,40年代中期为保守党人;燕·马克思的哥哥斐·冯·威斯特华伦的内兄。——674。

弗洛伦库尔,威廉·沙索·冯(Florencourt, Wilhelm Chassot von)——弗·沙·冯·弗洛伦库尔的兄弟。——674。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363、557、610。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

- 波拿巴雇用的密探；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他进行了揭露。——52、55、121、154、595。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782、1783和1806)。——607。
-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 [Froe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55。
- 福斯特(Foster)——英国法学家。——604。
- 福斯特，查理(Forster, Charles 19世纪)——英国神学家和探险家。——407、655。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58、559。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会议员(1848—1849)，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61—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22、26、58、250、479。
- 富勒尔，约纳斯(Furrer, Jonas 1805—1861)——瑞士国务活动家，苏黎世市长(1845)，1848年起为瑞士联邦主席。——657。

G

- 盖昂，理查·德博弗尔(Guyon, Richard Debaufre 1803—1856)——英国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任匈牙利革命军将军，革命失败后加入土耳其军队，被封为库尔西德帕沙，1853年任高加索土军指挥官。——538。
- 盖尔斯滕贝格，伊西多尔(Gerstenberg, Isidor 死于1876年)——伦敦的德国商人，支持在英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斐·拉萨尔和约·哥·金克尔的朋友。——184、401、402、619、623、739。
- 盖尔斯滕茨魏克——见盖尔斯滕贝格，伊西多尔。
-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历史编纂学家和文学史家，自由派；1844年起为海德堡大学教授，1847—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年是预备会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

- 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343。
- 盖拉尔,约翰(Guerard, Johann)——奥地利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96。
- 戈尔德海姆,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奥古斯特(Goldheim, Friedrich Theodor August 约生于1807年)——普鲁士警官,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300,303—305,391,396—399,402,647。
- 戈尔德施米特,迈耶尔·阿伦(Goldschmidt, Meyer Aaron 1819—1887)——丹麦作家,共和党自由派政治活动家(1837年起)。——117—118。
- 戈尔盖,阿尔图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将军,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背叛匈牙利革命,率领所属部队向沙皇军队投降。——87,95,125,128,157—158,160,164,265,331,363,379,386,387,571,572。
- 戈克,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73,174,179,185—186,188—192,198,205,207,214,226,329,538,619,722。
- 戈洛文,伊万·加甫里洛维奇(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90)——俄国自由派地主,政论家,侨居英国;40—50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有联系。——381,446,448—449,451,464,544,651。
- 哥多弗雷杜——见金克尔,约翰·哥特弗里德。
- 哥尔查科夫公爵,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нязь 1793—1861)——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南方军团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2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年2—12月);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537,585。
- 哥林格尔,卡尔(Göhringer [Göringer], Karl 约生于1808年)——德国巴登小酒店老板,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那里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336,396,398,617。
- 哥若夫斯基,塔杰乌什(Gorzowski [Gorzowsky, Taddäus], Thaddäus)——波兰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法国,波兰民主协会会员。——212。
- 哥特弗里德——见金克尔,约翰·哥特弗里德。

- 哥特沙克,安德烈亚斯(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委员;1848年4—6月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716。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324、325、556、743。
- 格贝尔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Gebert, August Friedrich)——德国木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流亡瑞士,1850年迁往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185、209、218—220。
- 格伯尔,亨利希·奥古斯特(Göbel, Heinrich August)——德国上诉法院参事,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法庭庭长。——264、298、305。
- 格茨,泰奥多尔(Goetz [Götz], Theodor)——1849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秋至1851年被监禁于美因茨,后又侨居伦敦;马克思的朋友。——631、648。
- 格拉赫(Grach)——特里尔的银行家。——654。
- 格拉赫(Grach)——格拉赫的妻子。——654。
- 格拉赫,弗里德里希(Grach, Friedrich 1812—1854)——普鲁士军官,1841年起在土耳其供职,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领导者之一。——574。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354、413、415、440、641—645、751。
- 格赖夫,弗里德里希·威廉(Greif,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1819年)——普鲁士警官,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曾伪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文件。——303—306、334、351、376、389。
-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of 1815—189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和1886),枢密院院长(1852—1854、1855—1858和1859—1865)。——567。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50年代为《国家报》主编。——155,687。
- 格雷伯爵,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Earl of 1802—189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46—1852);查·格雷的儿子。——646。
- 格雷厄姆,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和1852—1855),内务大臣(1841—1846)。——69、125、159、161、315、679。
- 格里利,霍拉斯(Greeley, Horace 1811—1872)——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178,339,373,479,624。
-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 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作开始出版《德语辞典》。——698,699。
- 格林,威廉·卡尔(Grimm, Wilhelm Karl 1786—1859)——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与其兄雅·格林以编著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史诗著名。——699。
- 格鲁伯,约翰·哥特弗里德(Gruber, 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德国学者,文学史家。——575。
- 格罗斯,马格努斯(Gross [Groß], Magnus 生于1817年)——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50年代流亡美国,《纽约州报》的编辑(1860—1869)。——8,322,729。
- 格纳姆(Gnam)——普鲁士啤酒酿造商,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秋天移居美国。——22。
- 格普,查理(Goepp, Charles [Goepp, Karl] 生于1827年)——美国政论家,原籍德国;50年代同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接近;1853年曾同泰·珀舍合作著书,宣传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世界合众国”的思想。——455。
- 古罗夫斯基伯爵,亚当(Gurowski, Adam, Graf 1805—1866)——波兰政论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变节,于1835年移居俄国成为叛徒;1844年前往德国,1849年移居美国;50年代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453、459。

谷兹科, 卡尔·斐迪南(Gutzkow, Karl Ferdinand 笔名莱昂哈德·法尔克 Leonhard Falk 1811—1878)——德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德意志电讯》的出版者, 德累斯顿宫廷剧院的戏剧顾问(1847—1850)。——483。

H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斐·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418、594。

哈茨费尔特-维尔登堡伯爵, 埃德蒙(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Graf von 1798—1874)——普鲁士外交家, 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丈夫(1822—1851)。——365。

哈非兹(Hafis 原名沙姆斯乌丁·穆罕默德·哈非兹 Schams-ud-Din Muhammad Hafis 1325 前后—1390)——波斯诗人, 塔吉克人, 波斯和塔吉克文学的巨匠。——423。

哈金(Hacking, R.)——英国贝里商人。——511。

哈金, 赛米尔(Hacking, Samuel)——R.哈金的儿子。——511—512。

哈根, 兰伯特(Hagen, Lambert)——德国律师,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隆民主协会的成员; 在1848年九月危机中是科隆安全委员会成员; 1851年退出政治活动。——738。

哈利勒帕沙(Halil Pasha 死于1856年)——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 多次任大臣职务; 1854—1855年为海军大臣。——506。

哈林, 哈罗·保尔(Harring, Harro Paul 1798—1870)——德国作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1828年起曾数度侨居国外。——143。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男爵, 约瑟夫(Hammer-Purgstall, Joseph Freiherr von 1774—1856)——奥地利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 1796—1835年负责近东方面的外交事务; 写有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525、531。

哈默尔(Hammel)——马格德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209、219。

哈尼, 玛丽(Harney, Mary 死于1853年)——乔·朱·哈尼的妻子。——352。

哈尼, 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民主派

- 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14、37、38、54、75、83、110、115、119、122、132、200、203、245、328、497、714、748。
- 海恩,奥古斯特(Hain, August)——德国邮政干事,1848—1849年德国革命和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被判处20年监禁;1850年6月逃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106、107。
- 海尔贝格(Heilberg)——路·海尔贝格的妻子。——153。
- 海尔贝格,路易(Heilberg, Louis 1818—1852)——德国新闻工作者,在布鲁塞爾的政治流亡者,1846年为布鲁塞爾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底流亡伦敦。——153、723。
- 海尔格斯(Heilgers)——弗·海尔格斯的妻子。——311。
- 海尔格斯,弗雷德里克(Heilgers, Frederik)——伦敦瓦滕巴赫—海尔格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311。
- 海尔维格(Herwegh)——德国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190、192。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249、304、325。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76、148、343、497、544、565、584、625、633、676、705、748。
- 海沃德,阿伯拉罕(Hayward, Abraham 1801—1884)——英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初期为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854年被委任为济贫法委员会秘书长。——645。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

- 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8、22、64、73、75—76、79—80、116、143、174、178—180、198、213、229、259—260、326、338、384、399、427、428、435、455、477、484、487、490、517、522、525、574、673、729、731。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1820—1860)——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出版者和编辑(1848—1850),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流亡英国。——106、140、142、149、199、232、427、442、491、492、519、522、523、547—553、560、564、576、583、587、594、596、673、717、741、748、751、752。
- 海泽斯,阿道夫(Chaisés [Chaisée], Adolf)——在巴黎的波兰流亡者,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共和派维也纳《国民报》的编辑。——243。
- 汉森,亨利希(Hansen, Heinrich)——德国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2年流亡美国。——98、716。
- 汉斯——见魏德迈,约瑟夫。
- 汉特,桑顿·利(Hunt, Thornton Leigh 1810—1873)——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0—50年代支持宪章运动中的右翼;《先驱》的创办人之一。——245。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50年10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贩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1852年迁居巴西。——176、177、193、247、268。
- 豪泽尔,卡斯帕尔(Hauser, Kaspar 1812—1833)——1828年在纽伦堡发现的弃儿,曾由巴伐利亚当局救济;他的身世和悲惨的死曾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题材。——45。
-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罗马诗人。——350、363、579。
- 赫伯特,悉尼,利男爵(Herbert, Sidney, 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政务大臣(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354、588、631。

赫德森(Hudson, J.W.)——19世纪50年代初是曼彻斯特雅典神殿俱乐部的秘书。——261、291。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7年流亡法国, 1852年移居伦敦, 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和《钟声》报。——249、295、340、342、352、357、381、392、405、429、446、449、464、542、544、648—652、655、665、683、684、692。

赫尔米希, 尤利乌斯(Helmich, Julius)——德国出版商和书商,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世纪50年代流亡美国。——145、197。

赫尔佐克, 罗莎(Herzog, Rosa)——古·阿·泰霍夫的未婚妻。——210、214。

赫勒·冯·黑尔瓦尔德, 弗里德里希(Heller von Hellwald, Friedrich 1842—1892)——奥地利历史学家。——572。

赫鲁廖夫, 斯捷潘·亚历山大罗维奇(Хрулёв, Степ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07—1870)——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多瑙河和克里木驻军指挥官,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参加者。——585。

赫鲁洛夫——见赫鲁廖夫, 斯捷潘·亚历山大罗维奇。

赫默里希, 奥古斯特·约瑟夫(Hemmerich, August Joseph)——德国旧书商, 科隆一家租书铺的所有人(1852)。——162。

赫斯, 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 《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 1842年1—12月为编辑部成员, 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109、111、295、711、712、715、719、720。

赫斯, 西比拉(Heß, Sibylle 女姓佩什 Pesch 1820—1903)——莫·赫斯的妻子, 马克思一家的熟人。——711、712、715、716、719、720。

赫斯男爵, 亨利希(Heß, Heinrich Freiherr von 1788—1870)——奥地利将军, 后为元帅, 曾参加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 1854—1855年任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奥军总司令, 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马真塔会战失败后, 统率奥军(1859年6—7月)。——679。

黑贝勒, 伯恩哈德(Hebeler, Bernhard)——普鲁士驻伦敦总领事(1852)。——

124、289。

黑布林·冯·兰岑瑙尔——见黑林·冯·兰岑瑙尔,约翰。

黑尔施塔特,约翰·戴维(Herstadt [Herstatt], Johann David 1805—1879)——德国银行家,莱茵报社股东;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298。

黑弗纳尔,莱奥波德(Häfner, Leopold 生于1820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218、229、243、258。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56、80、107、108、128、260、347、381、575、689、747。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Hecker, Friedrich Franz Karl 1811—1881)——德国律师,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德国旁观者》的撰稿人和资助者(1847—1848);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1861—1865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上校。——8、121。

黑克舍尔,马丁(Heckscher, Martin)——德国医生,曾给恩格斯治过病。——438。

黑林(Haering)——普鲁士邮递员。——397、399。

黑林·冯·兰岑瑙尔,约翰(Hähling von Lanzener, Johann 约生于1798年)——普鲁士税务官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

亨策(Hentze)——190、198。

亨策(Hentze, A.)——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19。

亨策,尤利乌斯(Hentze, Julius 1816前后—1873)——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最迟从1851年5月起成为警探,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19、176、279、285、392、417、595、734。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592、615。

洪茨沃思(Hontdsworth)——英国细纱厂厂主。——365。

洪特海姆,理查·冯(Hontheim, Richard von 死于1857年)——德国律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276、278—279、288。

侯里欧克,乔治·杰科布(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英国政论

- 家,30—40年代是罗·欧文和宪章派的拥护者,后为合作社运动的支持者。
——245。
- 胡策尔,雅科布(Huzel, Jakob 约生于1823年)——德国教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50年代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113,171—173,183,184,187,205,327,418,731。
- 胡策尔维特(Huzzelwitt)——19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113。
-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美国国务活动家,将军,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1775—1783)任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603。
- 惠特利,理查(Whately, Richard 1787—1863)——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79。
- 霍夫施泰特尔,古斯塔夫·冯(Hoffstetter, Gustav von 1818—1874)——瑞士军官和军事作家,曾参加1847年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1849年参加加里波第部队。——127。
- 霍赫施图尔(Hochstuhl)——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2年流亡美国。
——81,89。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158。
- 霍纳,伦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236。
- 霍伊尔,约翰·哥特弗里德(Hoyer, Johann Gottfried 1767—1848)——普鲁士将军和军事史学家,写有关于筑城学和炮兵学方面的著作。——196。
- 霍约尔,菲力浦(Hoyoll [Hoyol], Philipp 生于1816年)——德国画家,50年代流亡曼彻斯特。——686。

J

- 基奥,威廉·尼古拉斯(Keogh, William Nicholas 1817—187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会党团的领袖之一;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高级司法职务。——642。
- 基恩(Kean)——英国曼彻斯特的裁缝。——512。
-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海尔曼·冯(Kirchmann, Julius Hermann von 1802—1884)——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自由党人;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

- 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为普鲁士邦议会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写有哲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154。
-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ós 1820—1902)——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巴黎,拉·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212、243、332。
-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59、76。
- 基埃米诺伯爵,阿尔芒·沙尔(Guilleminot, Armand-Charles, comte de 1774—1840)——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3年是在西班牙的法国武装干涉者军队的参谋长;1824—1831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614、615。
- 吉本,爱德华(Gibbon, Edward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议会议员;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罗马帝国的衰亡史》。——407。
-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Забалка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раф 1785—1831)——俄国元帅,原籍德国,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486。
- 吉伯特(诺让的)(Guilbert de Nogent [Guilbert von Noyon] 1053—1124)——法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592。
- 吉布森,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70、136。
- 吉佩里希,约瑟夫(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0年起为普鲁士警探,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帮助下越狱逃跑,后流亡英国。——278。
- 吉耶曼(Guillermain)——里昂人,流亡国外。——95。
- 济格尔,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德国军官,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3年侨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90、214。

济格尔, 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年起流亡英国; 1852年迁居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866年起为纽约新闻工作者; 阿·济格尔的哥哥。——185、194、214、247、386、517。

加尔特(Garth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190。

加里波第, 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 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 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进军; 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远征; 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 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 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247。

加伦加, 安东尼奥(Gallenga, Antonio 笔名马里奥蒂 Mariotti 1812—1895)——意大利新闻工作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30年代起侨居英国; 写有许多意大利历史方面的著作。——671。

加尼特, 耶利米(Garnett, Jeremiah 1793—1870)——英国新闻工作者, 《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办人之一, 1844—1861年任该报编辑。——696。

杰米多夫家族(Демидов)——俄国贵族, 拥有多家矿山和冶炼厂。——510。

金策尔(Küntzel, H. 19世纪)——普鲁士军官, 军事工程师。——128。

金克尔, 约翰·哥特弗里德(Kinkel, Johann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 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 《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8、18、20、27、29、39、42、43、52、65、87、89—92、96、99、113、114、116—118、121、124、132、140、141、145—146、148、154、167、170—175、182—192、194、198、199、203、205—210、213、214、218—219、223、242、246、255—258、261、266、282、290、291、295、296、301、306、322、324、325、327、328、338、341、352、379、380、384、389、390、392、397、402、412、417、438、539、587、595、623、688、704—705、707、722、728—731。

金克尔,约翰娜(Kinkel, Johanna 父姓莫克尔 Mockel 1810—1858)——德国女作家,约·哥·金克尔的妻子。——390、688、705。

金斯基伯爵夫人,玛丽·安娜(Kinsky [Kinski], Maria Anna, Gräfin 生于 1824 年)——243。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ulich, 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01。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 1848 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88、90、165、167、673、719。

卡波·迪斯特里亚伯爵,乔瓦尼·安东尼奥(Capo d'Istria, Giovanni Antonio 1776—1831)——希腊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 年在俄国供职,任外交副大臣(1815—1822),曾参加维也纳会议(1815);后任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后被外国间谍刺杀。——555。

卡德龙·德拉巴卡,佩德罗(Calderó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556。

卡尔格(Karger)——德国民主主义者,19 世纪 50 年代流亡美国,《先驱者》的撰稿人。——538。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 年 5—6 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 年 6—12 月);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191、192、250。

卡弗公司——见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

卡雷尔,尼古拉斯·阿尔芒(Carrel, Nicolas Armand 1800—1836)——法国新闻工作者,巴黎《国民报》的创办人和编辑。——615。

- 卡里翁·尼萨男爵, 玛丽·昂利·弗朗索瓦·伊丽莎白(Carrion-Nisas, Marie-Henri-François-Élisabeth, baron de 1767—1842)——法国军官、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 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 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参加了拿破仑第一的历次战争。——196。
- 卡姆马腊诺, 萨尔瓦托雷(Cammarano, Salvatore 1801—1852)——意大利诗人和剧作家。——249。
-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贝尔纳·阿道夫。
- 卡斯尔雷子爵——见斯图亚特, 亨利·罗伯特, 卡斯尔雷子爵。
- 卡斯滕斯——见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 卡图鲁斯(盖尤斯·瓦莱里乌斯·卡图鲁斯)(Catullus [Catull], Gaius Valerius 约公元前87—54)——罗马抒情诗人。——574。
- 凯里, 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79、115、430—431、469、470、473、477、484。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717。
- 凯瑟勒, 彼得·弗兰茨·冯(Kessler, Peter Franz von 约生于1800年)——德国地主,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
- 坎宁, 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政治活动家, 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 议会议员;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 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和1822—1827)和首相(1827)。——536、613、614。
- 康德, 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 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510。
- 康姆, 弗里德里希(Kamm, Friedrich 1806前后—1867)——德国手工业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1852年侨居美国; 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主席(1857—1859)。——186、256。
- 康培, 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1823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 30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125、271、292、293。
- 考斯勒, 弗兰茨·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Kausler, Franz Georg Friedrich von 1794—1848)——德国军事著作家。——196。

-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安德热伊·博纳文图拉(Kościuszko [Kosciuszko], Tadeusz Andrzej Bonawentura 1746—1817)——波兰将军,1776年流亡美国,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波兰军队总司令;1798年移居法国,后迁居瑞士;曾参与波兰军团的建立;拒绝同拿破仑第一合作。——83。
-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马克思的朋友。——699。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70、159、161、315、344、509。
- 科尔恩,菲利浦(Korn, Philipp)——匈牙利书商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革命军德意志军团,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又流亡英国,1860年返回匈牙利。——683、684。
- 科尔夫,海爾曼(Korff, Hermann)——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1848年6月—1849年4月);后流亡美国。——145—147、197。
- 科尔奈利乌斯,威廉(Cornelius, William)——德国政论家,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马克思的熟人。——538、622。
- 科尔特斯,埃尔南(费南多)(Cortés [Cortez], Hernán [Fernando]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阿兹特克人(墨西哥人)国家的征服者(1519—1521);1522年任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和军事总督。——621。
- 科菲尼埃尔,安东·西梅翁·加布里埃尔(Coffinières [Coffineau], Antoine-Siméon-Gabriel 1786—1865前后)——法国律师,写有多部论述民权方面的著作。——689、690。
-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Kościelski, Wałdysław 1818—1895)——波兰民主主义者,波森(波兹南)1848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后流亡柏林,同《新莱茵报》编辑部有联系;50年代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任将军。——447、679。
-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 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7、26、38—40、87、90、91、95、124、125、130、131、157、160、164、173、184、185、188、194、211、212、243、247、265、297、307、324、331—333、346—351、353、362、363、366、372、373、376、379、380、386、396、398、442、496、497、548、557、625、736、746。
- 科塔, 约翰·格奥尔格·弗赖贝格, 科滕多夫男爵(Cotta, Johann Georg Freiberg, Freiherr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1832—1863年为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科塔书店的所有人;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知识界晨报》。——483。
- 科特斯, 约翰·多米尼库斯(Kothes, Johann Dominikus 生于1815年)——德国商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268、270、277、289、299、302、377。
-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 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 于1848年8月逃往英国。——64。
- 克尔德鲁瓦, 厄内斯特(Cœrderoy, Ernest 1825—1862)——法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接近无政府主义, 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65、167、169。
- 克耳纳, 哥特利布·泰奥多尔(Kellner, Gottlieb Theodor 1819—1898)——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期间是卡塞尔民主主义社会团体的领导者;《新莱茵报》的通讯员,《大胡蜂》的出版者(1849);1852年因叛国罪和大不敬罪被判处35年监禁, 后途经英国逃至美国;《改革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3)。——338、388、398、407、427、454、455、532、741。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47—1852), 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642。
- 克拉普卡, 乔治(格奥尔格)(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1849年流亡国外;50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

利军团；曾一度任拿破仑·约·沙·保·波拿巴的秘书；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124、131、247、387、572。

克莱因，卡尔·威廉(Klein, Carl Wilhelm 约生于1823年)——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埃尔伯费尔德和索林根起义的参加者，1849—1850年流亡伦敦；1850年7月从伦敦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同盟书(6月)带到科隆；1851年流亡比利时，1852年流亡美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60—70年代是国际索林根支部领导成员，工人合作社的领导人。——454、455、482、483、492。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Klein, Johann Jacob 1817—约1897)——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60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25。

克劳塞维茨，卡尔·菲力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witz, 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首次把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理论；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1818—1830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1831年任普鲁士元帅奥·冯·格奈泽瑙的参谋长。——381。

克雷默——见舍尔瓦尔，茹利安。

克路斯，阿道夫(Cluß, Adolf 1825—1905)——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48年流亡美国；华盛顿海军部职员；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同约·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脱离政治活动；19世纪末成为著名的建筑师。——8、23、26、30、50、53、81、87、88、94、100、103、105、112—114、118、119、121、122、125、126、129、131、133、141、144、150、166、167、171、173、179、182—184、187、193—194、197、203、205、213、218、223、242、246、255、256、259、266、270、295、318、321、324、327、336、338、351、352、361、365、371、375、377—379、388、392、396、398、413、416、417、426、430、435、454、460、462、469、470、477、481、483、487、490、491、493、497、498、500、505、507、510、513、532、537、542、545、547—549、551、560、563、573、576、584、594、596、609、653、664、691、704—706、708、710、715、722、726、728—730、732、734—736、738、739、741、742、745、747、748、752。

克罗格，格尔哈德·克里斯托夫·冯(Krogh, Gerhard Christoph von 1785—1860)——丹麦将军，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中任丹麦军队总司令

- (1848年7月—1849年4月、1850年)。——561。
- 克罗伊斯勒——见克罗伊泽,约翰·彼得。
- 克罗伊泽,约翰·彼得(Kreuser [Kreusler], Johann Peter 约生于1796年)——普鲁士高级中学教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
- 克洛茨,阿那卡西斯(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法国政治活动家,原籍普鲁士;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左派雅各宾党人,国民公会成员,革命后被处死。——450。
- 克洛泽(Klose)——约·哥·克洛泽的妻子。——152。
- 克洛泽,约翰·哥特弗里德(Klose, Johann Gottfried)——德国军官,1850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52、723。
- 克奈泽贝克男爵,卡尔·弗里德里希(Knesebeck, Karl Friedrich Freiherr von 1768—1848)——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历次战争,出席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1831年任普鲁士驻波森(波兹南)监视军总司令。——668。
- 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德·波旁(Condé, Louis-Joseph de Bourbon, prince de 1736—1818)——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1762年指挥法国下莱茵区军队;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指挥反革命流亡者军队。——22、607。
-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孔斯坦(Cournet, Frédéric-Constant 1808—1852)——法国海军军官,1847年因其共和主义观点被革除军职,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比利时,后侨居英国;同艾·巴泰勒米决斗时被打死。——281、374。
- 库珀,詹姆斯·费尼莫尔(Cooper, James Fenimore 1789—1851)——美国现实主义作家。——271、376。

L

- 拉德茨基伯爵,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346、350。
-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父姓马克思 Marx 1845—1911)——法国工人运

- 动的代表,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227、231、523、563、564、568、575、578、671、706、711、727、735、752。
- 拉斐德侯爵,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尔贝·莫蒂埃(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期间(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1);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的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603。
- 拉费隆奈伯爵,奥古斯特·皮埃尔·玛丽·费隆(La Ferronnays, Auguste-Pierre-Marie Ferron, comte de 1777—184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哥本哈根大使(1817)和彼得堡大使(1819—1827),外交大臣(1828—1829)。——614。
- 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Raffles, Thomas Stam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爪哇总督(1811—1816);《爪哇史》一书的作者。——433。
- 拉加尔德伯爵,奥古斯特·玛丽·巴尔塔扎尔·沙尔·佩尔蒂埃(Lagarde, Auguste-Marie-Balthazar-Charles Pelletier, comte de 生于1780年)——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曾以反革命流亡者身份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1814年在普鲁士军队中供职,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曾任驻马德里大使(1820—1823)。——613。
- 拉梅耐(德拉梅耐),于盖·费利西泰·罗伯尔·德(Lamennais [de la Mennais], Hugues-Félicité-Robert de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和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保皇派,后为自由派。——39、88、615。
- 拉莫里谢尔,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 Christophe-Léon-Loui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7年返回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250、599。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

- 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57、94、108、361、365、416、418、434、439、517、518、520、521、523、534、564、594、598、609、610、623、635、647、674、675、684、689、749。
- 拉什顿,威廉·刘易斯(Rushton, William Lewis)——英国法学家、语文学家和翻译家。——196。
- 拉斯拜尔,弗朗索瓦·万桑(Raspail, François-Vincent 1794—1878)——法国自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者,《人民之友》的出版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议员(1848);1849年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流亡比利时。——374、750。
- 拉斯拜尔,罕丽达·阿黛拉伊德(Raspail, Henriette-Adélaïde 死于1853年)——法国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弗·万·拉斯拜尔的妻子。——374。
- 拉斯佩,昂利·德(L'Aspée, Henri de)——德国警官,30年代初流亡伦敦,曾帮助揭露普鲁士当局制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挑衅手法。——391、397。
- 拉塔什,米哈伊尔(奥美尔帕沙)(Lataš, Mihail [O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原籍克罗地亚;克里木战争时期先后在巴尔干半岛(1853—1854)、克里木(1855)和高加索(1855—1856)任土军总司令。——457、521、526、533、535、544、569、603、696。
- 拉特,约翰·雅科布·冯(Rath, Johann Jakob von 1792—1868)——德国商人,杜伊斯堡和科隆糖厂厂主,杜伊斯堡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约·彼·冯·拉特的哥哥。——258、298。
-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烟草商,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1849),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1849年6月是帝国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740。
- 拉辛斯基,约翰·阿道夫(Lasinsky, Johann Adolf 1808—1871)——德国风景画家。——715。
- 莱昂伯爵,沙尔·艾梅·约瑟夫(Lehon, Charles-Aimé Joseph, comte de 1792—1868)——比利时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驻巴黎公使(1831—1842),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路·克·莱·莱昂伯爵的父亲。——59。

- 莱昂伯爵夫人(L.伯爵夫人)(Lehon [Gräfin L.], comtesse de)——比利时驻巴黎公使沙·艾·约·莱昂伯爵的妻子,30—50年代随丈夫住在巴黎,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59。
- 莱昂伯爵,路易·克萨维埃·莱奥波德(Lehon, Louis-Xavier-Léopold, comte de 1831—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内务部长莫尔尼的内阁首脑。——59。
- 莱奥波德一世(Lé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716。
-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tz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547。
- 莱顿,科斯莫斯·达米安(Leiden, Kosmos Damian 约生于1795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298。
- 莱文,约翰·亚当(Leven, Johann Adam 约生于1793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298。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429。
- 莱茵哈特,理查德(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亨·海涅的秘书(1850—1855),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51,55,58,61,292,361,703。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70年回到法国。——39,52,62,87—88,90,91,165,167,173,308,351,369,374,392,393,479,497,538,570。
-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 Wilhelm Joseph 约生于1824年)——德国代理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为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165,168。
- 赖辛巴赫-格许茨伯爵,奥斯卡尔(Reichenbach-Göschütz, Oskar Graf von

- 1815—1893)——德国西里西亚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起流亡英国,后流亡美国,德美革命公债的出纳员。——98、113、118、167、184、188、189、198、205—207、213、281、282、291、306、307、328、341、342、352、357、374、377、390、722。
- 兰邦(Lampton)——英国新闻工作者,《泰晤士报》的撰稿人(1853)。——344。
- 兰茨科隆斯基伯爵(Lanckoroński, Graf)——波兰流亡者,沙皇政府的密探。——212、376。
- 兰多尔特,厄内斯蒂娜——见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娜。
- 朗根施瓦茨,马克西米利安(Langenschwarz, Maximilien 约生于1806年)——德国商人、即兴诗人,曾试图创立科学的即兴诗理论;1849年被驱逐出德国,后流亡伦敦;马克思揭发他是普鲁士警探。——714。
- 劳,克里斯蒂安(Rau, Christian 生于1823年)——德国裁缝,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贝桑松纵队的成员,后参加奥·维利希的志愿军团;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418。
- 劳利,弗兰西斯·查理(Lawley, Francis Charles 1825—1901)——英国新闻工作者,威·尤·格莱斯顿的私人秘书(1852—1854),《泰晤士报》驻美国通讯员(1854—1865)。——645。
- 勒尔,卡尔·阿德(Löhr, Karl Ad.)——德国军官,军事著作家。——196。
-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埃尔·沙尔(Le Flô [Leflô],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保皇党人;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英国,1859年回到法国;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48—1849和1871—1879)。——59。
- 勒鲁,皮埃尔(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88、90、91。
- 勒鲁瓦——见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
- 勒麦(Römer)——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619。
- 勒让德尔,路易(Legendre, Louis 1752—1797)——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若·雅·丹东的朋友。——648。
- 勒韦,威廉,卡尔伯的勒韦(Löwe, Wilhelm, Löwe von Calbe 1814—1886)——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副议长,属于左派,“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在纽约主编德文报纸《新时代报》,1861年大赦后回到德国;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81);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99、113、118、184、188、189、206、282、341、374、460、682。

勒文塔尔,察哈里亚斯(Löwenthal, Zacharias 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勒宁 Carl Friedrich Loening 1810—1887)——德国出版商(19世纪40—50年代)。——58、123、298。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德(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1848—1849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主席,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成为拉萨尔派。——25、164—165、168、265、298、308、384。

勒兹根,查理(Roesgen, Charles)——英国商人,曾任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44、69、82、202、232、261、262、409、411、416、419、425、428。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雷缪扎伯爵,沙尔·弗朗索瓦·玛丽(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Marie,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71—1873)。——59、159、160、162、278。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娜(Liebkecht, Ernestine 1833—1867)——威·李卜克内西的妻子。——604。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6、279、288、305、306、341、361、475、604、693、713、715、716、720、723、728、733。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

- 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76、79、430、463、469—473、485。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56、180。
- 李希特尔(Richter)——德国手工业者,19世纪50年流亡英国,奥·维利希的追随者。——35、41、54。
- 里贝罗耳,沙尔(Ribeyrolles, Charles 1812—1861)——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人。世界民主主义报》主编(1853—1855)。——655。
- 里宾特洛甫,阿道夫(Ribbentrop, Adolf)——普鲁士法院陪审员,19世纪50年代流亡巴黎。——107。
- 里德,托马斯·梅恩(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英国作家,1840年只身赴美,曾在社会下层和印第安人中生活;1846年参加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去欧洲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抵达时革命已经失败;1850年回英国后从事惊险小说的创作。——349、362。
- 里夫,亨利(Reeve, Henry 1813—1895)——英国新闻工作者,官员;《泰晤士报》撰稿人(1840—1855);1853年起任枢密院记录员。——344。
- 里普利,罗斯韦尔·萨宾(Ripley, Roswell Sabine 1823—1887)——美国军事著作家,军官,1861年起为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618、621、624、628。
- 里恰迪伯爵,朱泽培(Ricciardi, Giuseppe, conte 1808—1882)——意大利作家和政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写有多部有关意大利史的著作。——671。
- 里扎帕沙(Riza Pasha 1809—1859)——土耳其将军和国务活动家,40—50年代曾多次任陆军大臣。——506。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贝特(Richards, Alfred Bate 笔名一个英国人 An English man 1820—1876)——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50年代曾同乌尔卡尔特派进行论战。——392、464。
- 利埃夫尔,欧仁(Lièvre, Eugène)——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美国,《人民代言者报》的出版者之一,19世纪40年代是海·克利盖的拥护者。——403、404、673。
-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нязь 1774—1839)——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

- (1812—1834)。——536。
- 利文公爵夫人,达丽娅(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ге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赫·安·利文公爵的夫人,曾在欧洲的外交生活中起重要作用。——255、327、535—536。
- 利希诺夫斯基公爵,费利克斯·玛丽(Lichnowski [Lychnowsky], Felix Maria Fürst von 1814—1848)——普鲁士军官,西里西亚大地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与汉·阿·埃·冯·奥尔斯特瓦尔德一起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典型。——282。
- 列戈-努涅斯(列戈),拉斐尔·德(Riego y Núñez [Riego], Rafael de 1785—1823)——西班牙军官,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西班牙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后被处死。——611。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212、698。
- 列曼,阿尔伯特(Lehmann, Albert)——德国工人,职业是裁缝;19世纪40年代是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成员;1841年起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46年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9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移居美国。——52。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代表会议(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716。
- 林德瑙,伯恩哈德·奥古斯特(Lindenau, Bernhard August 1779—1854)——萨克森国务活动家和天文学家,曾任内务大臣(1831—1834)和内阁首相

(1831—1843)。——574。

林顿,威廉·詹姆斯(Linton, William James 笔名斯巴达克 Spartacus 1812—1897)——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曾参加宪章运动并为宪章派刊物撰稿;《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66年迁居美国。——132。

林格斯,马蒂亚斯·韦尔纳(Rings, Mathias Werner 约生于1813年)——德国细木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2年为新伦敦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35、279、462、463、487、733。

林肯,亨利·约翰(Lincoln, Henry John 1814—1901)——英国新闻工作者,《每日新闻》的编辑。——525、530、539。

琳蕙——见德穆特,海伦。

琳娜——见舍勒尔,卡罗琳。

隆格,贝尔塔·特劳恩(Ronge, Bertha Traun)——约·隆格的妻子。——92、688。

隆格,约翰奈斯(库尔茨韦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Kurzweg,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神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49—1861)。——52、113、118、189、214、243、258、262、266、328、329、619、683、684、688。

娄,罗伯特(鲍勃),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Bob], Viscount of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58和1868—1873)和内务大臣(1873—1874)。——344。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1844年同马克思一起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8、52、55、56、80、91、113、115、118、143、154、158、173、177、179、180、184、185、190、191、214、243、258、260、262、266、307、326、328、372、380、384、392、393、427、429、446、449、464、497、517、538、559、

- 570、574、575、619、688、704、719、722、729—731。
- 鲁道夫一世(Rudolf I [Rodolphus I] 1218—1291)——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者。——592。
- 鲁朗,古斯塔夫(Rouland, Gustave 1806—1878)——法国国务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1856—1863),国务会议议长(1863—1864),法兰西银行董事长(1864—1878)。——687。
-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
- 鲁日茨基,卡罗尔(Różycki, Karol 1789—1870)——波兰军官,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和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70。
- 鲁滕堡,阿道夫(Rutenberg, Adolf 1808—1869)——德国政论家,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青年黑格尔分子;1842年2—11月为《莱茵报》编辑,此后加入“自由人”小组,1848年为《国民报》编辑;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699。
- 路特希尔德男爵,莱昂内尔·纳坦(Rothschild, Lionel Nathan, Baron 1808—1879)——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58—1874)。——425、426、741。
- 路西德帕沙,穆斯塔法·穆罕默德(Reshid Pasha, Mustafa Mehemed 1802—1858)——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总理大臣(1846—1852和1856—1857),外交大臣(1853年5月—1855年5月)。——508。
- 路易九世(圣路易)(Louis IX [Saint Louis] 1215—1270)——法国国王(1226—1270)。——615。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60、611、613、615—616。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12—13、22、34、368、479、524、554—555、566、615、633。
- 吕德尔斯,威廉(Lüders, Wilhelm)——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为许多民主派报刊撰稿,1851年6月被捕,后流亡伦敦。——6、7、704。
- 吕德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

- 1874)——俄国将军,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1855年任南方军团指挥官,1856年初任克里木俄军总司令,1861—1862年任波兰总督。——586。
- 吕宁(Lüning)——奥·吕宁的妻子。——119。
- 吕宁,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一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悉河汽船》(1844)、《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5—1848)和《新德意志报》(1848—1850)编辑;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19。
- 吕特根(Lütgen, A.)——德国军事史学家。——560。
- 伦普夫(Rumpf, E.)——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起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429。
-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 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326。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9,463。
- 罗慕洛·奥古斯图路(Romulus Augustulus 约生于460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475—476)。——57。
-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1841),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49,55,63,66,315,352,354,368,532,588,641,642,645,647,674,677。
- 罗特哈克尔,威廉(Rothacker, Wilhelm 1828—1859)——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经伦敦迁居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夏天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为《高地哨兵》(辛辛那提)编辑,1853年起为《人权报》编辑,后为《体操报》编辑。——22。
- 罗伊特,麦克斯(Reuter, Max)——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

——283、284。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154。

洛克,乔治(Loch, George)——1852年议会选举中托利党的候选人。——136。

M

马迪埃·德蒙若,爱德华(Madier de Montjau, Édouard)——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8月起流亡英国,并成为当地的企业主。——13、31、337。

马尔伯勒公爵,约翰·邱吉尔(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 1650—1722)——英国统帅和政治活动家,1702—171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261。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79、430、472。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38、154。

马克思,埃德加(穆希)(Marx, Edgar [Musch] 1847—1855)——马克思的长子。——144、503—505、507、523、563、564、568、575、578、652、653、656—660、671、676、681、705、711、718、720、727、735、739、752。

马克思,埃米莉(Marx, Emilie 1822—1888)——马克思的三妹,1859年同约·雅·康拉第结婚。——715。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Marx, Franziska 1851—1852)——马克思的三女儿。——97、98、100、103、105。

马克思,弗兰西斯·约瑟夫·彼得(Marx, Francis Joseph Peter 1816—1876)——英国地主,保守派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戴·乌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拥护者。——446、447、450、546。

马克思,罕丽达(Marx, Henriette 父姓普雷斯堡 Presburg 1788—1863)——马克思的母亲。——61、226、715、738。

马克思,亨利希(赫舍尔)(Marx, Heinrich [Herschel] 1777—1838)——德国律师,特里尔的司法参事;马克思的父亲。——358、736。

- 马克思,亨利希·吉多(小福克斯)(Marx, Heinrich Guido [Föxchen] 1849—1850)——马克思的二儿子。——730。
- 马克思,劳拉——见拉法格,劳拉。
- 马克思,路易莎(Marx, Louise 1821—1893)——马克思的二妹,1853年同约·卡·尤塔结婚。——434。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笔名燕·威廉斯 J. Williams 1844—1883)——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马克思的大女儿,沙·龙格的妻子(1872年起)。——29、224、523、547、563、564、568、575、578、671、706、711、714、727、735、752。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7、41、44、74、142、143、224、296、649、661、672、691、703、706—711、714、718、719、721、723、724、726—728、732、735、738—739、741、743、744、746—748、749—752。
-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ling, Eleanor [Tussy] 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伴侣(1884年起)。——632、635、640、647、652。
- 马拉尔梅,茹尔(Malarmet, Jules 生于1818年)——法国铜匠,1845年起加入秘密组织,巴贝夫主义者;法国共产主义“博爱”俱乐部主席(1848),卢森堡宫委员会成员,1851年十二月反波拿巴政变的斗争的参加者,政变后流亡伦敦。——88。
- 马里奥蒂——见加伦加,安东尼奥。
- 马林格尔(Malingre)——332、335。
- 马茂德二世(Mahmud II 1785—1839)——土耳其苏丹(1808—1839)。——487。
-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554。
- 马斯,本杰明(Maas, Benjamin 1822—1891)——德国医生,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到美国。——65。

- 马索尔,玛丽·亚历山大(Massol, Marie-Alexandre 1805—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圣西门主义者;《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的撰稿人(1848—1850),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终止其新闻职业生涯。——39、63、82、91、205、223、226、231、234、246、259、323。
- 马西,杰拉德(Massey, Gerald 1828—1907)——英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宪章运动的拥护者,《自由精神》的编辑(1849),曾用化名“邦迪埃拉”和“自由精神”在宪章派机关报上发表文章;50年代中期脱离工人运动。——37。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后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38、39、41、52、53、57、69、73、87、88、90、91、95、124、125、131、132、165、167、173—175、211、212、307、332、346—351、353、354、362、368、373、395、401、462、497、564、569、570。
- 迈尔,玛格丽特——见叔尔茨,玛格丽特。
- 迈尔(Mayer, J.G.)——在马克思和贝·瑟美列之间传递信件。——345。
- 迈尔,阿道夫(Majer, Adolph 约生于1819年)——德国助理药剂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前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协会救济委员会委员,1850年底—1851年为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派往法国和瑞士的特使;1851年其警察局密探身份在日内瓦被揭露;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249。
- 迈纳斯,克里斯托夫(Meiners, Christoph 1747—1810)——德国美学家、民族志学家、哲学史和宗教史学家。——259、260。
- 迈耶尔(Meyer, J.)——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熟人。——696。
- 迈耶尔,阿道夫(Meyer, Adolf)——德国什未林的教师,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逃亡伦敦,1854年返回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熟人。——510、523、550、595。
- 迈耶尔,约瑟夫(Meyer, Joseph)——德国裁缝,50年代初流亡英国,奥·维利希

- 的追随者,1852年起移居美国。——52。
- 麦高恩,杜格尔(McGowan [McGowen], Dougal 死于1854年)——英国伦敦印刷厂主,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支持宪章派,参与《北极星报》的印刷出版;厄·琼斯的债权人。——200,599。
- 麦克克拉思,托马斯(McElrath, Thomas 1807—1888)——美国出版商,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废奴派的拥护者;《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办人之一和营业部经理(1841—1857)。——479。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79,671。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162,370,427。
-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职,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867—1891年是国会议员,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540。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ł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森(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森(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56年出版《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70。
- 梅塔克萨斯伯爵,安德烈亚斯(Metaxas, Andreas Graf 1786前后—1860)——希腊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首相(1843—1844),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0—1854)。——555。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 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613。
- 梅维森, 古斯塔夫·冯(Mevissen, Gustav von 1815—1899)——德国银行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莱茵报》撰稿人, 与报纸编辑部关系甚密, 莱茵报社股东;1847年普鲁士联合议会中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言人, 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份公司;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的创办人(1848)和经理。——354。
- 梅因, 爱德华(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自由人”小组成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53、185、188、190、282、380、558、619、688、704、730、752。
- 蒙蒂霍, 欧仁妮(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343、370、375。
- 蒙蒂斯, 威廉(Monteith, William 1790—1864)——英国将军、外交家和军事史学家, 站在波斯一方参加了俄波战争(1804—1813), 1826—1828年俄波战争中任波斯政府的军事和外交顾问;19世纪40年代曾批评帕麦斯顿政府的外交政策。——545。
- 蒙克, 乔治, 阿尔比马尔公爵(Monk, George, Duke of Albemarle 1608—1669)——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初为王党成员, 后来是奥·克伦威尔军队将军;1660年曾积极主张英国恢复君主制。——603。
- 蒙莫朗西, 马蒂厄·让·费利西泰, 拉瓦尔公爵(Montmorency, Mathieu-Jean-Félicité, duc de Laval 1767—182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驻马德里大使(1821), 1821年起为外交大臣。——612。
- 蒙塞尔, 威廉, 埃姆利男爵(Monsell, William, Baron Emly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曾任军械局秘书(1852—1857)。——642。
- 蒙塔朗贝尔伯爵, 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奥尔良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天主教党的领袖;1851年十二月二

- 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60。
- 蒙塔朗贝尔侯爵,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 Marc-René, marquis de 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19世纪被广泛采用。——387,388。
- 蒙泰斯,洛拉(Montez, Lola 1818—1861)——爱尔兰女冒险家和西班牙舞蹈家,1846—1848年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情妇;在国王退位后侨居伦敦,1851年侨居美国。——375。
- 弥勒,弗兰茨·约瑟夫·阿洛伊斯(Müller, Franz Joseph Aloys)——德国法律顾问和律师,保守党人,罗·丹尼尔斯的岳父。——274。
- 弥勒-泰勒林,保尔·爱德华·冯(Müller-Telling, Paul Eduard von 约生于1808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在刊物上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侨居美国。——99,106,108,114,118,129,326,339,413,418,722。
- 米尔巴赫,奥托·格尔哈德·卡尔·冯(Mirbach, Otto Gerhard Karl von 1804—1867)——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0—1831年波兰起义、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和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期为埃尔伯费尔德安全委员会最高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49,693,695,717。
- 米尔洪德,穆罕默德·伊本·霍万德沙赫(Mirchond, Mohammed ibn Chawendschah 1433—1498)——波斯历史学家。——424。
-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 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595,597。
- 米勒巴赫尔,奥古斯特·约瑟夫(Millerbacher, August Joseph)——奥地利邮政官员,布拉格一家出版社的股东。——196。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米涅式步枪的发明者。——15。
- 米努托利男爵,尤利乌斯(Minutoli, Julius Freiherr von 1805—1860)——普鲁

- 士政府官员和外交家,曾任柏林警察局长(1847—1848),驻西班牙和葡萄牙总领事(1853—1859)。——670。
-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路德维克(Miskowsky, Henrik Ludvic 1814 前后—1854)——波兰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来先后迁居德国和英国。——496、557、560、746。
- 米勒,约翰·马丁(Miller, Johann Martin 1750—1814)——德国诗人和作家,德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代表。——92。
- 明希-贝林豪森男爵,弗兰茨·泰奥多尔(Münch-Bellinghausen, Franz Theodor Freiherr von 生于1787年)——普鲁士侍卫官,科隆行政区政府枢密顾问,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
- 摩西父子公司(Moses & Son)——英国伦敦的一家成衣店,1850年为世界较大的服装公司。——239。
- 莫尔,安东·克里斯蒂安(Moll, Anton Christian)——德国金匠,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50年起主要居住在巴西;约·莫尔的哥哥。——712、715、716、719、725。
- 莫尔,路易莎(Moll, Luise)——约·莫尔的妹妹。——712。
- 莫尔,约瑟夫(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穆尔格河战斗中牺牲。——712。
- 莫尔尼公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和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同母异父的弟弟。——16、22、58、59。
- 莫里斯,莫布雷(Morris, Mowbray 1819—1874)——英国出版商,40年代末起为《泰晤士报》财务负责人。——344。
- 莫罗,让·维克多·玛丽(Moreau, Jean-Victor-Marie 1763—1813)——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386。

- 莫罗佐·德拉罗卡,恩里科(Morozzo della Rocca [Della Rocca], Enrico 1807—1897)——意大利将军,1848—1849年和1859年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849),1859年奥意法战争时期任意大利军队总参谋长,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意军第三军军长。——349。
- 莫帕,沙勒曼涅·埃米尔·德(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为警务大臣(1852—1853)。——22,332。
- 莫特,卢克丽霞(Mott, Lucrezia 1793—1880)——美国女政治活动家,美国废除奴隶制妇女运动的领袖。——462。
- 莫泽斯——见赫斯,莫泽斯。
- 莫泽茵——见赫斯,西比拉。
-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多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690。
- 默里(Murray)——英国细纱厂厂主。——365。
-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前后—632)——伊斯兰教创始人。——335,408,414,420。
- 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39,567。
-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79。
- 穆希——见马克思,埃德加(穆希)。

N

- 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63,127,128,246,504,509,608,615,668。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5,8,9,10,12—13,15—17,36,37,45,55,56,58—60,62,63,66,84,86,96,102—104,131,143,150,155,158,194,205,

211、212、216、230、233、234、243、244、246、249、250、259、276、278、297、320、323、326、332、333、343、345、347、351、370、374 — 376、381 — 383、386、479、501、506、507、515、552、554、562、566、605、623、651、655、661、662、677、687、699、705、709。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纳多,马丁(Nadaud, Martin 1815—1898)——法国政论家,职业是泥瓦匠,蒲鲁东的追随者,山岳党人,1849—185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59年以前侨居英国,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90、517。

纳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曾参加葡萄牙战争(1810—1834)和叙利亚战争(1840),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679。

纳皮尔,查理·詹姆斯(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英国将军,反对拿破仑第一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曾统率英国军队攻占信德(1842—1843),信德摄政(1843—1847)。——386。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Si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军事史学家和著作家,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526、569、571、608、621、628。

纳皮尔,约瑟夫(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52年起任德比内阁中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1858—1859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644。

奈穆尔公爵,路易·沙尔·菲利浦·拉斐尔(奥尔良的)(Nemours, 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ël d'Orléans, duc de 1814—1896)——法国将军,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的第二个儿子。——155。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德国商人,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经理,1849年4月起为发行负责人,1850年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莱茵地区和南德的发行负责人。——162、163、582。

内史密斯,查理(Nasmyth, Charles 1826—1861)——英国军官,《泰晤士报》驻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的军事通讯员。——588。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

——655。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56、65、176、356、416、449、453、508、515、525、526、554、645、652。

尼科尔森, 伦顿(Nicholson, Renton 1809—1861)——英国新闻工作者, 伦敦一家娱乐场的老板, 所谓“法官和陪审员协会”的创建人(1841)。——604。

涅谢尔罗德伯爵, 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 总理大臣(1845年起)。——459。

牛顿, 威廉(Newton, William)——英国工会会员,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宪章运动的拥护者; 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245。

牛津, 约瑟夫(Oxford, Joseph)——19世纪50年代是伦敦一家商行的老板。——380、478、480、657。

纽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法因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 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 陆军大臣(1854—1855), 殖民大臣(1859—1864)。——565、647。

诺特荣克, 彼得(Nothjung, Peter 1821—1866)——德国裁缝, 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特使(1850年11月—1851年5月);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 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派驻布雷斯劳的全权代表。——25、165、168、176、265、287、298、582。

诺瓦伊里(Novairi 约1280—1332)——阿拉伯历史学家。——420。

O

欧门—恩格斯公司(Ermen & Engels)——曼彻斯特的一家股份公司, 恩格斯是该公司股东之一。——71、85、98、145、163、252、273、336—337、365。

欧门, 彼得·阿尔伯特斯(皮特)(Ermen, Peter Albertus [Pitt] 1800—1889)——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204、400。

欧门, 彼得·雅科布·哥特弗里德(Ermen, Peter Jakob Gottfried 1811—1899)——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44、311、411、419。

欧门, 弗兰茨(Ermen, Franz)——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

——311。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38。

P

帕金顿, 约翰·萨默塞特, 汉普顿男爵(Pakington, John Somerset, Baron Hampton 1799—1880)——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 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 和 1866—1867), 陆军大臣(1867—1868)。——368。

帕里什, 亨利·黑德利(Parish, Henry Headley)——英国历史学家。——555、566。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 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66、250、344、354—356、368、464、469、475、478、482、487、489、492、500、501、505、506、508、513、516、523、533、535、536、546、556、559、562、565—567、575、589、603、608、640、642、644—646、650、653、687、699、746。

帕姆——见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帕斯凯维奇公爵, 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 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波兰起义(1830—1831)的俄军总司令, 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 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 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 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574。

帕西菲科, 大卫(Pacifico, David 1784—1854)——英国商人, 原籍葡萄牙。——566。

庞培(格奈乌斯·庞培·马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106—48)——古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428。

培根, 弗兰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 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675。

- 佩茨勒,约翰(Petzler, Johann)——德国音乐教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侨居伦敦;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519。
- 佩尔采尔,莫尔(Perczel, Mór 1811—189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38、39、387、709、716。
- 佩尔采尔,莫里茨——见佩尔采尔,莫尔。
- 佩尔西尼伯爵,让·吉尔贝·维克多·非阿兰(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Fialin, comte 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和1859—1860)。——22、26、34。
- 佩克耳,古斯塔夫(Pöckel, Gustav)——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埃·冯·威斯特华伦的熟人。——673、677。
- 佩利科,西尔维奥(Pellico, Silvio 1789—1854)——意大利作家,1820年因同烧炭党人有联系而被逮捕并判处20年徒刑,1830年获释;1832年发表了一本描写囚犯在奥地利监狱遭受折磨的书;后脱离政治斗争。——692。
- 佩利西埃,阿马布勒·让·雅克,马拉霍夫公爵(Pélicier, Aimable-Jean-Jacques, duc de Malakoff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30—50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因攻克马拉霍夫冈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679。
-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让娜·安东尼达·普瓦松(Pompadour, Jeanne-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606。
- 皮阿,费利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在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活动,1869年回到法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公社报》(1880年9—11月)的出版者和编辑。——62、91、210、215、574。
- 皮阿利——见泽尔菲,古斯塔夫。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

- 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该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66、159、244、354、457、536、565。
- 皮尔斯,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务活动家,民主党人,曾任总统(1853—1857)。——324、599。
- 皮克福德公司(Pickford & Co.)——252、273、292、336。
- 皮佩尔,威廉(Pieper, Wilhelm 1826—1899)——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3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返回德国,1892年在汉诺威一所中学任教。——11、12、14、15、17、20、28、29、36、41、46、82、88、144、179、216、221、227、228、230、231、232—237、239—242、246、265、288、295、330、342、360、361、364、389、391、393、397、401、405、411、423—429、435、437、438、441、442、445、456、458、462、463、468、475、477、483、487、491、503、510、522、523、531—532、539、543、546、568、581、588、593、599、609、610、617、676、706、708、713、723、727、741—742、748。
- 皮特(老皮特),威廉,查塔姆伯爵(Pitt, William, the Elder, Earl of Chatham 1708—17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756—1761),陆军大臣(1757—1761),首相(1766—1768)。——606。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606、607。
- 皮特曼,海尔曼(Püttmann, Hermann 1811—1874)——德国新闻工作者、书商和抒情诗人;《巴门日报》的编辑(1839—1842);青年德意志自由主义观点的拥护者;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莱茵社会改革年鉴》、《普罗米修斯》和《德国公民手册》的出版者(1845—1846);后移居澳大利亚。——600。
- 平达(Pindar)——爱·平达的父亲。——222。
- 平达,爱德华(Pindar, Eduard)——19世纪50年代初定居英国,原籍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熟人。——101、123、181、187、221—223、229、244、253、254。
- 平达,伊达(Pindar, Ida)——爱·平达的妻子。——254。

- 珀尼施(Poenisch)——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225,230。
- 珀舍,泰奥多尔(Pösche, Theodor 1826—1899)——德国教师和统计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454,455,458。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58,90—91,95,166,205,226,259,321,323,326,381,470,471,558,559。
- 普尔斯基,费伦茨·冯(Pulszky [Pulsky], Ferenc von 1814—1897)——匈牙利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裔,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131,363,368,373,455,458。
- 普尔斯基,泰莉莎·冯(Pulszky, Therese von 1819—1866)——匈牙利作家,费·冯·普尔斯基的妻子。——131,215。
-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7,18,35,54,89,116,117,155,576,667,750。
- 普莱耶尔,艾曼努埃尔(Pleyel [Plejel], Emanuel)——匈牙利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流亡美国。——267,268,387。
- 普里斯尼茨,文岑茨(Prießnitz, Vincenz 1799—1851)——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农场主,水疗法的创始人。——130。
- 普鲁茨,罗伯特·爱德华(Prutz, Robert Eduard 1816—1872)——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自由主义者;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德国博物馆》周刊(1851—1867)的出版者。——483。
- 普吕米克(Plümicke, J.C.)——德国军官,《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一书的作者。——380。
- 普特南,乔治·帕尔默(Putnam, George Palmer 1814—1872)——美国出版商

和政论家,1853年起为《普特南氏月刊》的出版者。——678。

Q

戚美尔曼(Zimmermann)——英国伦敦小酒店老板。——336。

齐德林斯基(塞里姆帕沙,泽德林斯基)(Ziedlinski [Selim Pasha, Zedlinsky])——土耳其将军,原系波兰人;1853—1854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称塞里姆帕沙。——585。

齐奇克(Zitschke)——马克思在伦敦的债权人。——693。

奇尔讷,赛米尔·埃尔德曼(Tzschirner, Samuel Erdmann 1812—1870)——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萨克森议会中极左派领袖,1849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萨克森临时政府成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革命集中”的创建人和主席,后迁居英国,1853—1863年移居美国。——518。

乔里奇,安东,蒙特克雷托男爵(Čorič [Csorich], Antun, barun de Monte Creto 1795—1864)——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人;曾参加镇压维也纳1848年十月起义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陆军大臣(1850—1853)。——572。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606,607。

切奥达耶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Чео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1859年)——俄国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2),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军长和预备军团指挥官。——529。

切斯尼,弗兰西斯·罗登(Chesney, Francis Rawdon 1789—1872)——英国军官和探险家,1855年起为将军;曾考察幼发拉底河到波斯湾的水运通道。——486,528。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诗人和政论家,职业是律师,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4、14、19、37、38、45、46、48、53、54、69、73、75、82、83、87、89、93、96、110、115、119、122、132、144、167、172、184、200、217、244、245、258、322、328、344、389、392、399、405、434、440、443、458、461、469、478、481、487、491、494、496、517、599、600、623、647、648、650、652、655、664、682、691、694、697、716、717、722。

琼斯,简(Jones, Jane 死于1857年)——厄·查·琼斯的妻子。——682。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79。

琼斯,威廉(Jones, William 1746—1794)——英国东方学家和法学家,写有东方语言学、法学和文学方面的许多著作。——423、424。

R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59、654。

日拉丹,德尔芬娜·德(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法国女作家,埃·德·日拉丹的妻子。——59。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会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259、280、738。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法国海军上将,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路易·菲利浦一世的儿子。——158、250、278。

若米尼,昂利(Jomini, Henri 1779—1869)——瑞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曾先后在法军(1804年起)和俄军(1813—1843)中供职,后来回到法国;写有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381。

S

萨巴蒂埃,让·雅克(Sabatier[Sabbatier], Jean-Jacques 生于1824年)——法国工程师,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反波拿巴政变的斗争的参加者;政变后逃亡比利时,50年代流亡伦敦。——39。

萨德勒,约翰(Sadle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蒂珀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1853年任

- 财政副大臣;1856年因蒂珀雷里银行破产而自杀。——642,645。
- 萨瑟兰公爵夫人,哈丽雅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鲁森-高尔(Sutherland, Harriet Elizabeth Georgiana Leveson-Gower, Duchess of 1806—1868)——苏格兰大地主,伊·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儿媳。——340,360。
- 萨珊王朝——波斯王朝(226—651)。——420。
- 萨瓦,昂利·沙尔·约瑟夫(Savoie, Henri-Charles-Joseph 1802—1869)——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2年迁居法国,1848年入法国国籍,曾在巴黎从事德语教学,赖德律-洛兰的追随者;1848年德国联邦议会上的法兰西共和国外办,以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外交观察员;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393。
-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生产三要素”论。——79,200。
- 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40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多种杂志和报纸撰稿,《改革报》编辑。——39。
- 塞里姆帕沙——见齐德林斯基。
-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611。
- 赛居尔子爵,约瑟夫·亚历山大(Ségur, Joseph-Alexandre, vicomte de 1756—1805)——法国军官,作家,写有论述妇女在各民族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的书。——260。
- 赛雷迪(Szeredy, J.)——在伦敦的匈牙利流亡者,《亚细亚的领袖们》一书的作者。——674。
- 赛雷尔梅伊,米克洛什(Szerelmey [Szerelmei], Miklós 1803—1875)——匈牙利军官,军事工程师和政论家,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起流亡英国。——96,114,121,123,133。
- 桑,乔治(Sand, George 原名奥罗尔·杜班 Aurore Dupin 1804—1876)——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446,447。
- 瑟美列(瑟美列夫人)(Szemere [Madame Szemere])——贝·瑟美列的妻子。——130。

- 瑟美列, 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 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 1865 年回到匈牙利。——38、39、56、80、87、90、95、114、117、122、125、129、130、160、163、164、215、265、296、331—335、345、349、362、373、376、377、379、389、709、725。
- 沙贝利茨, 雅科布·克里斯蒂安(Schabelitz, Jacob Christian 1804—1866)——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巴塞尔一家书店和一家出版社的所有人。——318。
- 沙贝利茨, 雅科布·卢卡斯(Schabelitz, Jakob Lukas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1846 年 10 月—1848 年 5 月为《德意志—伦敦报》编辑, 1846 年起为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 1848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 雅·克·沙贝利茨的儿子。——318、330、337、342、351、358、360、364、369、370、372、405、736、737、744。
- 沙尔腊斯, 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曾参加镇压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反对路易·波拿巴;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250。
- 沙米尔(Schamyl [Shamyl] 1799—1871)——达吉斯坦伊玛目(1834—1859), 19 世纪 30—50 年代领导达吉斯坦和车臣的山民反对沙皇殖民主义者和当地的封建领主。——488、518、577、593。
- 沙米索, 阿德尔伯特·冯(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派诗人。——568。
- 沙佩尔, 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该委员会案件(1849 年 2 月 8 日)的被告之一; 1849 年 2—5 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 《新莱茵报》撰稿人;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 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8、81、113、148、154、194、249、278、283、284、305、330、385、469、648、716。
- 沙佩尔, 苏珊娜(Schapper, Susanna 1813—1849)——卡·沙佩尔的第一个妻

- 子。——716。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
——26、199、483、547、623、692、717。
- 尚布雷侯爵,若尔日(Chambray, Georges, marquis de 1783—1848)——法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96。
- 舍尔瓦尔,茹利安(Cherval, Julien 原名约瑟夫·克雷默 Joseph Crämer 生于1821年)——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1853—1854年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138、155、159—160、162、268、270、278、279、286、304、318、376、595、733。
- 舍勒尔,卡罗琳(琳娜)(Schoeler [Schöler], Caroline [Lina] 1819—1891)——德国女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692、717、718。
- 申克(Schunck)——英国曼彻斯特一家贸易公司的所有人。——438。
- 申克(Schunck)——申克的妻子。——438。
-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rnaud, Armand Jacques-Achille 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562、587、602、654。
- 圣安娜,安东尼奥·洛佩斯·德(Santa Anna, Antonio López de 1795—1876)——墨西哥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墨西哥独立战争(1821),墨西哥总统(1833—1836, 1841—1844, 1846—1848和1853—1855)。——625。
- 圣昂热(Saint-Ange)——法国新闻工作者,《辩论日报》的撰稿人。——487。
- 圣贝尔纳丹·德·皮埃尔——见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
- 圣路易——见路易九世。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244、259。
- 施波希尔,约翰(Sporschil, Johann)——德国词典的编纂者。——360。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62、68、166、198、210、214、558。

- 施蒂纳·施米特, 玛丽·威廉明娜(Stirner-Schmidt, Marie Wilhelmine 父姓登哈尔特 Dahnhardt 1818—1902)——麦·施蒂纳的妻子。——159、210、214、215。
- 施拉姆, 康拉德(Schramm, Conrad 1822—1858)——德国新闻工作者,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8年11月起为《基尔民主周报》出版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起流亡伦敦, 后侨居泽西岛,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2—1857年侨居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8、138、141、194、339、373、374、406、417、673、677、705、713。
- 施拉姆, 鲁道夫(Schramm, Rudolph 1813—1882)——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反对马克思; 60年代拥护俾斯麦; 康·施拉姆的哥哥。——141。
- 施莱格, 爱德华(Schläger, Eduard)——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世纪50—70年代流亡美国, 50年代初为《新英格兰报》编辑和出版者, 1880年回到德国。——427、428、435、455。
- 施米特——见施蒂纳·施米特, 玛丽·威廉明娜。
- 施米特,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弗兰茨(Schmidt, Ernst Friedrich Franz 约1820—1853)——德国天主教传教士, 1846年作为威·沃尔弗的朋友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0年底移居美国, 积极参加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的活动。——65。
- 施莫尔策, 卡尔·亨利希(Schmolze, Karl Heinrich 1823—1859)——德国漫画家和诗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和英国; 1853年迁居美国。——199、390。
- 施奈德, 弗兰茨(Sznayde, Franz 1790—1850)——波兰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将军。——170。
- 施奈德第二, 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8年是科隆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

- 护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后脱离政治活动。——244、272、273、276、278—281、283、288、290、291、294、296、298、300、302、305。
- 施瑙费尔，卡尔·亨利希(Schnauffer, Carl Heinrich 1823—1854)——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1年迁居美国，加入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为《巴尔的摩警钟报》的出版者和编辑(1851—1854)。——192、255、609、610、730。
- 施皮尔曼(Spielmann)——在伦敦的德国商人。——402、436、442、445、457、475。
- 施泰翰，哥特利布·路德维希(Stechan, Gottlieb Ludwig 1816—1875)——德国细木工，1836年起侨居巴黎，成为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1840年返回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领导人之一；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为《德意志工人俱乐部》编辑和发行人，同年被捕，后越狱逃往伦敦；新伦敦工人协会领导人之一。——18、19、88、284、290、648。
- 施泰利(Stehely)——德国柏林一家糖果点心店老板，19世纪40年代“自由人”小组的成员常在这家店铺聚会。——558。
- 施泰因，卡尔(Stein, Karl)——德国科隆银行家，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176。
- 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 Julius 1813—1889)——德国教师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50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1862年起是《布雷斯劳报》编辑。——623。
- 施泰因塔尔公司(Steinthal & Co.)——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家贸易公司。——271—273、415、418。
- 施坦道，尤利乌斯(Standau, Julius 生于1810年)——德国教师，19世纪30—40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60年《人民呼声》编辑之一。——64。
- 施特芬，威廉·卡尔(Steffen, Wilhelm Karl)——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

- 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1853年流亡英国;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1858年迁居美国。——352、361、389、496、498、507、541、597、599、647、676、680。
- 施特拉索尔多-格拉芬贝格(施特拉索尔多)伯爵,尤利乌斯·凯撒(Strassoldo-Graffenberg [Strassoldo], Julius Casar Graf 1791—1855)——奥地利将军,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民族解放运动时任奥军旅长,1853年任驻米兰奥军师长,约·拉德茨基元帅的助理。——350。
- 施特赖特,费奥多尔(Streit, Feodor 1820—1904)——德国律师、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参加了民主派运动。——198、216、225。
- 施特劳斯(Strauß)——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190。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75。
- 施特龙,威廉(Strohn, Wilhelm)——1849年为科隆工人教育协会会员,50年代初流亡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08、152、162、275、291、295、297、298、306、313、318、319、395、401、405、410、441、476、496、672、712、725。
-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亨利希(Strodtmann, Adolph Heinrich 1829—1879)——德国作家和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1856年流亡美国,写有约·哥·金克尔的传记。——154。
- 施滕策尔,古斯塔夫·阿道夫(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96。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卡·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268、272、274、277、279、281、283、284、286—291、297、300、304、305、372、391、396—399、402、489、733、734、737。
- 施韦茨勒·冯·莱克顿(Schwezler [Schwezeler] von Lecton)——柏林一官员

- 的遗孀。——282、283。
- 叔尔茨, 卡尔(Schurz, Carl 1829—1906)——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加入秘密组织“革命集中”; 1852年迁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 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 后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1877—1881)。——90、92、117、118、154、188、190、208、213、242、247、296。
- 叔尔茨, 玛格丽特(Schurz, Margarete 1833—1876)——卡·叔尔茨的妻子。——92、118。
- 舒尔茨(Schulz [Schultz] 死于1852年)——柏林警察局长,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175、247、284、314。
- 舒斯特, 莱奥(Schuster, Leo)——425、426。
- 舒瓦泽尔(舒瓦泽尔-昂布瓦兹)公爵, 埃蒂耶纳·弗朗索瓦, 斯坦维尔伯爵(Choiseul [Choiseul-Amboise], Étienne-François, comte de Stainville, duc de 1719—1785)——法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驻罗马大使(1753—1757)和驻维也纳大使(1757—1758); 1758—1770年任法国第一大臣, 兼外交大臣(1758—1761和1766—1770)和陆军与海军大臣(1761—1766)。——606。
- 司徒卢威, 阿马利亚·冯(Struve, Amalie von 父姓杜扎尔 Düsar 死于1862年)——德国小说家和回忆录作家, 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古·司徒卢威的妻子。——56—57。
-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冯(Struve, 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和主义者; 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 预备议会议员; 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年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鼓吹素食主义; 1862年返回德国。——56、121、174。
- 司各脱, 温菲尔德(Scott, Winfield 1786—1866)——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美国军队总司令(1841—1861), 1852年为总统候选人。——504、621、624。
- 斯巴达克——见林顿, 威廉·詹姆斯。
- 斯宾诺莎, 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176。

- 斯蒂凡妮·路易莎·阿德里安娜 (Stéphanie-Louise-Adrienne 父姓博阿尔奈 Beauharnais 1789—1860)——巴登大公夫人(1811—1860),拿破仑第三的亲戚。——45。
- 斯利克(Slick)——英国《先驱晨报》的通讯员(1854)。——503。
- 斯密特,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弗里德里希·冯)(Смит, 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Friedrich von] 1787—1865)——俄国历史学家,1859年起在俄军总参谋部供职。——169、170、387、486。
- 斯密特,弗里德里希·冯——见斯密特,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官,议会议员(1828—1841);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25—1828和1841—1858)。——506。
- 斯托普福德,罗伯特(Stopford [Stopeford], Robert 1768—1847)——英国海军上将,曾任英军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837—1841)。——567。
- 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Stewart, Henry Robert, 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67。
- 索伊莫诺夫,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оймонов, 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1853—1854),在因克尔曼会战中阵亡。——585。
- 索利斯-里瓦德内腊,安东尼奥·德(Solis y Rivadeneira, Antonio de 1610—1686)——西班牙历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征服墨西哥》一书的作者。——621、624。
- 苏比兹亲王,沙尔·德·罗昂(Soubise, Charles de Rohan, prince de 1715—1787)——法国元帅,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曾统率莱茵河畔的法国军队(1761—1762);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臣。——606、607。
- 苏尔特,尼古拉·让,达尔马提亚公爵(Soult, Nicolas-Jean, duc de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任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1834和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1834、1839—1840和1840—1847)。——567。

T

- 塔克尔(Tucker, E.)——英国出版商。——505、510、588—590、620、621、664。
- 塔利,西吉斯蒙德(济格蒙德)(Thaly, Sigismund [Zsigmond] 1814—1886)——匈牙利工程师;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率军保卫科莫恩要塞,要塞投降后流亡国外;60年代大赦后回到匈牙利;拉·科苏特的亲戚和朋友。——196。
- 塔普曼——见皮佩尔,威廉。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223。
- 塔谢罗,茹尔·安东(Taschereau, Jules-Antoine 1801—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国民报》编辑部成员,《往事述评》的发行人(1833—1837和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属于右派,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261。
-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ph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攻占军械库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成为在瑞士的流亡组织“革命集中”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112、113、140、159、184、186、188、189、210、214、215、257、305。
- 泰勒,汤姆(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50年代为《笨拙》杂志的撰稿人,后为该杂志编辑(1874—1880);1854年被任命为卫生委员会秘书;1860年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222。
- 泰勒,扎卡里(Taylor, Zachary 1784—1850)——美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大种植场主;在对墨西哥的战争(1846—1848)中指挥在格兰德河作战的美国军队;美国总统(1849—1850)。——621、624。
- 泰勒,詹姆斯·贝亚德(Taylor, James Bayard 1825—1878)——美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旅行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人(1844—1859)。——545。
- 泰勒林——见弥勒·泰勒林,保尔·爱德华·冯。
- 泰梅,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Temme, Jodoc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普鲁士法学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 员；因图谋反叛而被捕，1850年被宣判无罪；1852年起为苏黎世大学教授；后为进步党人。——28,43,686。
- 泰瑟姆，伊萨伯拉(Tatham, Isabella 约生于1795年)——1851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女房东。——251。
- 泰瑟勒·冯——见凯瑟勒，彼得·弗兰茨·冯。
- 唐尼采蒂，加埃塔诺(Donizetti, Gaetano 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249。
- 陶森瑙，卡尔(Tausenau, 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代表，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侨居美国。——155,214,243,688。
-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190前后—159)——罗马喜剧作家。——499。
- 特腊勒——见德腊勒，弗里德里希·威廉。
- 特鲁波(Troupeau)——英国伦敦的医生。——510。
- 特吕布纳，尼古劳斯(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117,125,146,516,589,717。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326,556。
-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坦(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写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公社方面的著作。——76,590。
- 托尔斯泰，雅柯夫·尼古拉耶维奇(Толстой, Яко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1—1867)——俄国政论家，1823年流亡巴黎；1837年起为国民教育部的通讯员，尼古拉一世创建的政治警察局第三处的密探。——543,544。
- 托雷，埃蒂耶纳·约瑟夫·泰奥菲尔(Thoré, Étienne-Joseph-Théophile 1807—1869)——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后流亡瑞士，1851年底流亡英国，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活动；1860年回到法国，脱离政治活动。——62。

- 托伦斯, 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 “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 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79。
- 托马, 安东·莱奥纳尔(Thomas, Antoine-Léonard 1732—1785)——法国作家。——260。

W

- 瓦茨, 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 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1853年在伦敦创办“国民人身保险公司”, 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公司。——526, 530, 540。
- 瓦尔特(Walter)——维也纳银行家, 泰·普尔斯基的父亲。——131。
- 瓦利埃(Vallièrès [Vallièrè])——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巴尔贝斯的追随者; 19世纪50年代流亡伦敦。——39。
- 瓦伦蒂尼男爵, 格奥尔格·威廉(Valentini, Georg Wilhelm Baron von 1775—1834)——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曾在俄军中供职(1810—1811), 俄土战争(1806—1812)的参加者。——517。
- 瓦斯邦太, 路易(Vasbenter, Louis)——法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蒲鲁东派报纸《人民之声报》和《1850年人民报》的编辑(1850); 流亡伦敦, 60世纪中期侨居美国。——90。
- 威德, 约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76。
- 威尔克斯, 华盛顿(Wilks, Washington 1826前后—1864)——英国政论家, 《晨星报》的编辑。——533。
- 威尔克斯, 约翰(Wilkes, John 1727—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 曾著文抨击乔治三世的专制制度。——607。
- 威廉米, 弗兰茨(Wilhelmi, Fran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8。
-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摄政王(1858—1861), 普鲁士国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113, 174, 185, 729。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66,244,246,311,486,606。
- 威斯特华伦,安娜·伊丽莎白·弗兰契斯卡·冯(Westphalen, Anna Elisabeth Franziska 1807—1885年以后)——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妹妹。——739。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 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507,509,654。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冯(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1890)——德国法学家,马克思的同学,1846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7—1865年侨居美国,后回到德国;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88,538,673,722,731,752。
- 威斯特华伦,亨利希·格奥尔格·冯(Westphalen, Heinrich Georg von 1768—1855)——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伯父。——62,68,654,672。
-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Westphalen, Caroline von 1780—1856)——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88,507,509,575,654,731。
- 威斯特华伦,路易莎·冯(Westphalen, Louise von 1805—1861)——斐·冯·威斯特华伦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嫂子。——62。
- 韦伯,卡尔·马利亚(Weber, Carl Maria 1786—1826)——德国作曲家。——565。
- 韦伯,詹姆斯·沃森(Webb, James Watson 1802—1884)——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家,《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的出版者和所有人(1829—1861)。——130,215,489。
-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79。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344,355,554,720。
- 维尔穆特,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Wermuth, Carl Georg Ludwig 1803—1867)——德国警官,汉诺威警察局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原告证人;同威·施梯伯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 737。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 6、8、14、21—22、27、34、36、98、108、162、242、248、251、253、263、265、268、270—272、275、277、282、284—286、289、290、292、293、295、296、299、300、302、306、309、313、314、318、319、371、380、484、491、565、669、690、694、703、704、708、734。

维干德,奥托(Wigand,Otto 1795—187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进步作家的著作,1845年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8—1849年曾参加萨克森的革命运动。——501。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441、487、651、688。

维克多,克劳德·维克多·佩兰,贝冷公爵(Victor,Claude Victor Perrin,duc de Bellune 1764—1841)——法国将军,1807年起为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21—1823年任陆军大臣,1823年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策划者之一。——614。

维莱尔伯爵,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èle,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comte de 1773—1854)——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1822—1828)。——611—613、616。

维利森男爵,卡尔·威廉(Willisen,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森(波兹南)专员;1848—1849年在奥地利军队中供职,曾参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年统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对丹麦作战;写有军事史方面的著作。——128、386、560、561。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8、18、19、35、52、54、55、81、89、91、99、106、113、114、118、121、124、125、127、138、140、141、148—149、153—154、158—159、165、167、174、184—186、188—191、194、198、199、203、205—210、213—214、218—220、244、248—249、254—257、266、278—280、282—284、295—296、305、306、322、327—330、

338、341、352、369、373、379、380、385、389、392、397、399、406、407、412、413、416—418、424、430、435、462、469、490、492—493、495—498、500、549、551、560、705、707、717、722、729—732、734、737、739、740、746—748。

维斯(WiB)——格·爱·维斯的父亲。——558。

维斯,格奥尔格·爱德华(WiB,Georg Eduard)——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青年黑格尔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0年左右侨居美国;1863年为美国驻鹿特丹的领事;约·哥·金克尔的拥护者。——258、558—560、750。

维斯康蒂——见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康斯坦扎。

魏德迈,奥托(Weydemeyer,Otto 生于1852年)——约·魏德迈的儿子。——86。

魏德迈,路易莎(Weydemeyer,Louise 生于1822年)——约·魏德迈的妻子。——3、24、43、53、67、81、100、119、141、149、388、707、710。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同盟内部一度以“汉斯”的名字通信),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5、7、10、13、14、16、19、20、26、31—36、39、41、43、45—50、54、62、64、69、73、74、82、86、95、97、103、105、109—111、114、116、123、126、127、131、132、140、142—144、151、155、159、161、166、193、197、198、203、216、223、225、229、243、259、262、276、312、324、338、375、377、378、388、389、398、403、405—407、412、413、416、417、445、462、483、497—498、507、513、532、533、706、708—710、721—722、725、736、739、741、742、745、747。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89、149、174、213、342、369、423、435、558。

温厄姆(Wingham)——英国伦敦的治安法官(1853)。——279、288、289。

文德克斯(盖尤斯·尤利乌斯·文德克斯)(Gaius Julius Vindex 死于68年)——路格杜努姆高卢行省的罗马总督,高卢人;67年发动高卢部落起义反对尼

- 禄,提出给予西班牙的罗马执政者加尔巴以皇权;叛乱被镇压后自杀身亡。——380。
-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571—572。
- 文克施特恩,奥托·冯(Wenkstern, Otto von 1819—1869)——德国新闻工作者,《波恩日报》出版者之一,50年代流亡伦敦;《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撰稿人。——544。
- 翁格尔,约瑟夫(Unger, Joseph 1828—1913)——奥地利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写有许多民法方面的著作。——260。
- 沃蒂埃,奥克塔夫(Vauthier, Octave)——法国政论家。——165、167、169。
- 沃尔采尔,斯塔尼斯拉夫(Worcell, Stanisław 1799—1857)——波兰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派的领袖之一,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169、497、544。
- 沃尔弗,庇护·亚历山大(Wolff, Pius Alexander 1782—1828)——德国演员和剧作家。——565。
- 沃尔弗,斐迪南(Wolff, Ferdinand 绰号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 1812—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在牛津任语文教师。——3、28、203、380、476、483、632、633、708、720、723、742。
-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11、14、17、20、32、38、39、51、53、68、72、94、103、116、133、136、141、163、172、174、183、197、234、248、264、273、281、288、322、361、380、389、

404, 415, 418, 441, 443 — 445, 452, 458 — 460, 462, 463, 466, 468, 476 — 477, 483, 487, 491 — 495, 498 — 500, 508, 513, 521, 523, 531, 552, 564, 569, 587, 597, 617, 628, 629, 657, 664 — 665, 667, 682, 685, 686, 688, 690, 695, 707, 708, 710 — 713, 715, 726 — 728, 734 — 735, 741, 743 — 744, 746。

沃尔特, 约翰(Walter, John 1818 — 1894)——英国出版商,《泰晤士报》的主要所有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议会议员。——344。

沃龙佐夫公爵,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ёнович, князь 1782 — 1856)——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高加索驻军司令和高加索总督(1844 — 1854)。——488, 588。

沃姆斯利, 乔舒亚(Walmsley, Joshua 1794 — 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9世纪50年代为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组织者之一和主席。——73。

沃思, 威廉·詹金斯(Worth, William Jenkins 1794 — 1849)——美国将军,在对墨西哥的战争(1846 — 1848)中指挥美国军队。——624。

乌尔班男爵, 卡尔(Urban, Karl Baron von 1802 — 1877)——奥地利军官,1850年起为将军,原系罗马尼亚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族运动右派领袖;曾参加镇压匈牙利1848 — 1849年革命。——572。

乌尔卡尔特, 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 — 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 — 1852);《自由新闻》(1855 — 1865)和《外交评论》(1866 — 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354, 356, 364, 442, 451, 463, 464, 489, 492, 504, 514, 517, 519, 523, 531, 533, 544 — 546, 556, 560, 565, 589, 604, 650。

伍德(Wood)——英国小酒店老板。——336。

伍德, 查理(Wood, Charles 1800 — 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 — 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 — 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 — 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 — 1866),掌玺大臣(1870 — 1874)。——167, 643。

武尔皮乌斯,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Vulpus, Christian August 1762 — 1827)——德国作家。——369。

X

西布尔, 玛丽·多米尼克·奥古斯特(Sibour, Marie-Dominique-Auguste 1792 —

- 1857)——巴黎大主教(1848—1857)。——58。
- 西德茅斯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1757—1844)——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掌玺大臣(1806—1807),内务大臣(1812—1821)。——67。
- 西尔莫伊伯爵,帕尔(Szirmay, Pál, Graf 1804—1883)——匈牙利革命家,科苏特的拥护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经巴黎流亡伦敦;1855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332,333。
- 西蒙,亨利希(Simon, Heinrich 1805—1860)——德国布雷斯劳市法院参事,自由主义者;40年代由于持反对派立场而受惩戒,后被革职;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后流亡瑞士。——686,687。
- 西蒙,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曾被缺席判处死刑,1866年前往巴黎,后返瑞士蒙特勒。——48,49,52,54—55,68,126。
-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79。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109。
-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431。
- 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约公元前460—377)——古希腊医生,古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429。
- 希伯特—普拉特父子公司(Hibbert Platt & Sons)——71。
- 希尔盖特纳,格奥尔格(Hillgärtner, Georg 1824—1864)——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7。
- 希尔施,约翰·彼得·威廉(Hirsch, Johann Peter Wilhelm 约生于1830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被捕,逃往伦敦,1851年9月起成为普鲁士警探,曾伪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文件。——52,72,81,272,273,279,280,288,290,291,300,301,303—306,328,329,375—379,389,390,396—399,402,405,412,417,741。

席克耳,约翰(Schickel, Johann 1827—1909)——德国一家商号的职员,1847年为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会员,1848年为美因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流亡布鲁塞尔,1850年移居美国。——22。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152、188、522、562。

席利,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法学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秘密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1852年迁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组织,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13、149、185、190、199、203、231、232、244、538、553。

席梅尔普芬尼希(奥耶的)(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亚·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妻子。——390。

席梅尔普芬尼希(奥耶的),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登的斗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1858年迁居华盛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90、113、140、153、154、165、185、186、188、189、206—207、256、266、282、327、371、374、390、530、537—538、540—541、545、547、548、550、551、691。

夏多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1822)的代表。——556、610—612、614、615。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德(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活动家,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第一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陆军大臣(1807—1810)和总参谋长(1807—1813);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654。

谢努,雅克·埃蒂耶纳·阿道夫(Chenu, Jacques-Étienne-Adolphe 约生于1816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奸细和密探。——64、157、376。

谢特奈尔(Schärtner)——奥·斐·谢特奈尔的妻子。——199。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斐迪南(Schärtner, August Ferdinand 1817—1859)——

- 德国制桶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27、185、188、190、210、214、305、396、398、399。
-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73、354。
- 许茨,雅科布·弗里德里希(Schütz, Jakob Friedrich 1813—1877)——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参加者和1849年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113、118、141。
- 许尔曼,卡尔(Schürmann, Carl)——德国律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291。
- 许尔塞曼(Hülsemann, J. B.)——奥地利外交家,19世纪50年代初是奥地利驻华盛顿公使馆代办。——144。
- 许纳拜恩,弗里德里希·威廉(Hühnerbein, Friedrich Wilhelm 1816—1893)——德国共产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后被捕,1850年5月被释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35。

Y

-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波恩体操联合会创建人和会长(1850—185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特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25、265、436—438、440、444、445、463、466、497、673。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普鲁士制宪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2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1867),反对俾斯麦的政策;1872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工党

- (爱森纳赫派)党员。——437。
- 亚历山大,威廉(Alexander, William 18世纪)——英国医生。——260。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611、613—615。
-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横跨马其顿到印度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386、424。
- 亚奇斯二世(Agis II 死于公元前401年)——斯巴达王(公元前427—401);阿革西拉乌斯之兄。——86。
- 耶拉契奇,约西普,布日姆伯爵(Jelačić [Jellachich, Jellačić], Josip Graf von Bužim 1801—1859)——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省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572。
- 耶尼,赛米尔·弗里德里希(Jenni, Samuel Friedrich 1809—1849)——瑞士出版商,激进主义者,伯尔尼幽默报纸《全景》的编辑。——364。
-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607。
- 伊达——见平达,伊达。
- 伊林斯基,亚历山大(伊斯肯德贝伊)(Iliński, Alexander [Iskander Bey] 1810—1861)——土耳其将军,原籍波兰,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称伊斯肯德贝伊,在土耳其供职;1853—1854年在多瑙河、1855年在克里木、1855—1856年在高加索任土军指挥官。——585。
- 伊曼纽尔父子公司(Emanuel & Son)——英国的一家出口公司(1852),在汉堡、布拉德福德和莫斯科设有分公司。——162。
- 伊曼特,彼得·米夏埃尔(Imandt, Peter Michael 1823—1897)——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3月被驱逐出境,迁居伦敦;1852年7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49、153—154、185、186、188—192、194、198、199、206、257、258、282、291、295、302—304、341、361、389、434、441、463、477、496、518、549、553、583、594、596—597、599、617、673、675、678、717、729、730、743、751、752。
- 伊默曼·卡尔·勒贝雷希特(Immermann, Karl Leberecht 1796—1840)——德国

作家、评论家和戏剧活动家。——325。

伊斯肯德贝伊——见伊林斯基，亚历山大。

伊文思，乔治·德·莱西(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1854)。——655。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Pierre l'Ermite [Pierre d'Amiens] 1050 前后—1115)——法国僧侣和传教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1096—1099)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73。

尤利乌斯，古斯塔夫(Julius, Gustav 1810—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柏林阅览室》的出版者(1846—1849)；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与马克思结交。——296。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菲力浦。

尤普——见莫尔，约瑟夫。

尤塔，路易莎——见马克思，路易莎。

尤塔，约翰·卡尔(Juta, Johan Carel 1824—1886)——荷兰商人，开普敦书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434, 502。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 Victor-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国民会议员，1876年为参议员。——651, 688。

约尔丹，威廉(Jordan, Wilhelm 1819—1904)——德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后改中间派。——249。

约翰尼——见罗素，约翰。

约翰逊，安德鲁(Johnson, Andrew)——英格兰银行职员，斐·弗莱里格拉特的熟人。——39, 46, 54, 160—161, 178, 180, 186, 284。

约斯特，威廉(Joest, Wilhelm 约生于1813年)——德国商人和厂主，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258, 692—693, 696。

Z

载勒尔，塞巴斯蒂安(Seiler, Sebastian 约1815—1890)——德国政论家，40年代初是魏特林主义者；1846年在布鲁塞尔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在巴

- 黎任法国国民议会的速记员；《新莱茵报》的通讯员；50年代初流亡伦敦，1856年移居纽约，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支持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45、55、56、62、347、578、580。
- 泽尔菲，古斯塔夫(Zerffi [Zerffy], Gusztáv 化名皮阿利 Piali 1820—1892)——匈牙利新闻工作者、文化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奥地利政府的密探(1849—1865)，1849、1851和1853年先后迁居土耳其、法国和英国。——218、227、243、250、331、345、363、370、376。
- 泽肯多夫男爵，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Seckendorf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Freiherr von 1807—1885)——普鲁士法学家，大法官；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属于中间派；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公诉人。——287、298、301。
- 泽特，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鲁士法官，1848年起任科隆检察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公诉人。——132、162、169、177、244、270、274、285、693、733。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 阿耳契娜——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博雅多的《恋爱中的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482。
- 阿夫拉西亚布——古波斯传说中的人物。——424。
- 阿哈特——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主人公，亚尼雅士的忠诚友伴；他的名字成了忠实朋友的同义语。——651。
- 阿涅洛——彼·阿雷蒂诺的诗《爱的怀疑》中的人物。——156。
- 安德烈——611。

B

- 巴尔托洛——彼·阿雷蒂诺的诗《爱的怀疑》中的人物。——156。
- 巴耳多——彼·阿雷蒂诺的诗《爱的怀疑》中的人物。——156。
- 彼得·施莱米尔——沙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568。
- 伯奇，哈维——詹·费·库珀的小说《密探》中的人物。——271、376。
- 布鲁土斯——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利乌斯·凯撒》中的人物。——717。

F

- 弗里多林——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人物。——562。
-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324、556。
-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478。

G

- 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非利士人的勇士，据说身材特别高大，头戴铜盔，身

穿重甲,背负铜戟,手持铁枪,同以色列人作战时所向无敌。后被大卫击杀。
——546。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26,623。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济格瓦特——约·马·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中的主人公。
——92。

K

科贝斯第一——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625,633。

科里登——牧歌中苦于单恋的牧人。——418。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 *crapule* (饕餮、酗酒以及淫棍、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343,544,705。

L

拉尔夫——赛·巴特勒的讽刺诗《休迪布腊斯》中的人物。——415。

拉撒路——路加福音中的乞丐,他患麻风病,靠生活奢侈的有钱人的残羹剩饭过活。——751。

莱波雷洛——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仆人。——690。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为公元前9—8世纪时候的人。
——244。

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强盗,克·奥·武尔皮乌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369。

李尔——虚构的不列颠国王,莎士比亚把关于他的传说作为自己的剧作《李尔王》的题材。——199。

列古里奥——尼·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中的人物。——154。

列那——中世纪法国民间长篇讽刺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358。

鲁道夫——见拉尔夫。

鲁杰罗——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482。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大吹大插，胡说八道。——37。

M

马伏里奥——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547。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386。

摩奴——古印度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和古印度立法者。——433。

N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688。

尼恰——尼·马基雅弗利的喜剧《曼陀罗华》中的人物。——154。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依理逆司或厄默尼德。

——497。

挪亚——据圣经传说，是“洪水灭世”后重新繁殖的人类的始祖。——407。

P

潘格洛斯——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乐观主义哲学家。

——557。

佩格斯——古希腊神话中长有双翼的飞马，根据后来关于这匹马的神话，15世纪在欧洲有“跨上佩格斯”的说法，意即充满诗人的灵感。——708。

S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征。

——184、328。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

——210、449。

史纳格——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细木工。——483。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427。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556、597、611、625。

W

瓦什拉普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在国外过着游乐生活的波兰贵族的讽刺典型。——497、748。

温克尔里德，阿尔诺德——14世纪瑞士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解放斗争中的传奇式民族英雄；相传瑞士人同奥军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获胜，是史诗《森帕赫之歌》中的主人公。——18。

乌利亚——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的勇士。大卫王派乌利亚随统帅约押出战，要约押在作战时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以便除去他后霸占他的妻子拔示巴。——549、553。

X

谢尔穆夫斯基——德国讽刺作家克·罗伊特(1665—1712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喜欢吹嘘自己虚构的旅行奇遇的吹牛大王的典型；海涅的《两个骑士》一诗中曾采用过这个典型。——748。

幸福的汉斯——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727。

休迪布腊斯——赛·巴特勒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415。

Y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据圣经传说，是犹太人的族长。——407。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52、90、98、369。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许多人写成的。——354。

约逊——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曾率领亚尔古船英雄们远航，去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57。

文 献 索 引^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埃斯帕特罗》，载于 1854 年 8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1 号(Espartero.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4161, 19. August 1854)。——603。
- 《奥地利的破产》，载于 1854 年 3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33 号(Austrian bankruptc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33, 22. März 1854)。——545。
-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载于 1853 年 11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28 号([Persian expedition in Afghanistan and Russian expedition in Central Asia—Denmark—The fighting on the Danube and in Asia—Wigan collier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3928, 18. November 1853)。——468。
-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于 1853 年 6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4 号(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04, 25. Juni 1853)。——431, 545, 745。
-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于 1853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40 号(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3840, 8. August 1853)。——545, 745。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 [《撤出多瑙河两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 载于 1854 年 8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2 号([Evacuation of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The events in Spain—A new Danish constitution—The Chartis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62, 21. August 1854)。——593。
- 《传统的英国政策》, 载于 1856 年 1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97 号 (Traditional English polic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597, 12. Januar 1856)。——695。
- 《答科苏特的“秘书”》。致《纽约论坛报》编辑, 载于 1853 年 1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56 号(A reply to Kossuth's „secretary“. To the Editor of the N. Y. Tribun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56, 4. Januar 1853)。——324、333。
-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 载于 1853 年 11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7 号([Arrest of Delescluze—Denmark—Austria—„The Times“on the prospects of war against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17, 5. November 1853)。——468。
- [《东方战争》,] 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南非人报》(开普敦)第 6 号([The war in the East.] In: The Zuid Afrikaan. Cape Town. 6. März 1854)。——502、516。
- 《东印度公司, 它的历史与结果》, 载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6 号(The East India Company—Its history and resul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16, 11. Juli 1853)。——545、745。
-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载于 1853 年 7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9 号 (Russian policy against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19, 14. Juli 1853)。——467。
-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 载于 1853 年 7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28 号 (The Russo-Turkish difficulty—Ducking and dodging of the British Cabinet—Nesselrode's last note—The East-India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28, 25. Juli 1853)。——482。
- 《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 载于 1853 年 5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58 号 (Fergus O'Connor—Ministerial defeats—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58, 3. Mai 1853)。——641。

-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载于1853年3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10号(The attack on Francis Joseph—The Milan riot—British politics—Disraeli's speech—Napoléon's wil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10, 8. März 1853)。——359、364、373。
- 《高尚意识的骑士》[1854年纽约版](Der Ritter vom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New York 1854])。——496、500、507、510、513、548—549、557、747。
- 《革命的西班牙》，载于1854年9月9、25日，10月20、27、30日，11月24、25日，12月2日和1855年3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9、4192、4214、4220、4222、4244、4245、4251和4345号(Revolutionary Spai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4. Nr. 4179, 9. September; Nr. 4192, 25. September; Nr. 4214, 20. Oktober; Nr. 4220, 27. Oktober; Nr. 4222, 30. Oktober; Nr. 4244, 24. November; Nr. 4245, 25. November; Nr. 4251, 2. Dezember. -1855. Nr. 4345, 23. März)。——597、601、603、618、626。
- 《各党派现状》(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r Partheien)。——201。
-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载于1852年11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5号(Political parties and prospec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25, 29. November 1852)。——264、268、285。
- 《给工人议会的信》，载于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伦敦)第98期(An das Labour Parliament.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8, 18. März 1854)。——517。
-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载于1854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5号(The documents on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45, 5. April 1854)。——589。
- [《关于救济在科隆被判刑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载于1853年1月21日《纽约刑法报》第45期。[标题:]《告德国—美国公众书》([Aufruf zur Unterstützung der in Köln verurteilten Vertreter des Proletariats und ihrer Familien.] In: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45, 21. Januar 1853. [U. d. T. :] An das deutsch-amerikanische publikum!)。——308、322、351、371。
- [《关于救济在科隆被判刑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载于1853年1月22日《纽约州报》第4号。[标题:]《告德国—美国公众书》([Aufruf zur Unterstützung der in Köln verurteilten Vertreter des Proletariats und ihrer

- Familien.]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 4, 22. Januar 1853. [U. d. T.:] An das deutsch-amerikanische publikum!). — 322, 351。
-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Arbeit über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32 — 33, 58, 85, 123, 154, 322, 366, 455。
-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Imprimé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uxelles 1848])。—— 638。
- 《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 载于1853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9号(Defense—Finances—Decrease of the aristocracy—Politic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99, 23. Februar 1853)。—— 359, 364。
-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载于1852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2号([Attempts to form a new opposition part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22, 25. November 1852)。—— 264, 268, 285, 295, 297。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 271, 275, 298, 306, 308, 312, 313, 318, 321, 322, 329, 330, 334, 337, 338, 342, 351, 358, 363, 364, 369, 370, 372, 373, 736, 737。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波士顿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oston 1853)。—— 373, 377, 392, 407, 409, 416, 418, 434, 476, 490, 692。
-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 载于1853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61号(Riot at Constantinople—German table moving—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61, 6. Mai 1853)。—— 413, 440。
- 《卡尔·马克思文集》, 海尔曼·贝克尔出版, 1851年科隆版第1册(Gesammelte Aufsätze. Hrsg. von Hermann Becker. H. 1. Köln 1851)。—— 279。
- 《科隆案件。致〈晨报〉编辑》, 载于1852年11月2日《晨报》(伦敦)第19145号(The trial at Cologne.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 Morning Advertiser.London.Nr.19145,2.November 1852)。——294。
-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载于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3号（〔Kossuth and Mazzini—Intrigues of the Prussian government—Austro-Prussian commercial treaty—„The Times“and the refugee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3733,4.April 1853）。——359,364,372,411,736。
-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载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Kossuth, Mazzini, and Louis Napole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627,1.Dezember 1852）。——324。
-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载于1855年1月2、4日《新奥得报》第1、5号（Rückblicke. In: Neue-Oder-Zeitung. 1855. Nr. 1, 2. Januar; Nr. 5, 4. Januar）。——630。
- 《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1853年9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73号（Rise in the price of corn—Cholera—Strikes—Sailor's movemen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73, 15. September 1853）。——467。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York. 1852. H. 1）。——3, 10, 17, 26, 32, 41, 43, 50, 53, 59, 62, 74, 86, 103, 109, 111, 125, 131, 143, 144, 155, 176, 194, 197, 198, 216, 221, 227, 228, 230—242, 246, 265, 270, 322, 334, 358, 677, 703, 706, 710, 717, 721—724, 730。
-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载于1854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6号（〔The details of the insurrection at Madrid—The Austro-Prussian summons—The new Austrian loan—Wallach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36, 21. Juli 1854）。——581。
- 《米哈伊尔·巴枯宁。致〈晨报〉编辑》，载于1853年9月2日《晨报》（伦敦）第19406号（Michael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06, 2. September 1853）。——444, 446—448, 464。
- 《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载于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

- (The secre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50, 11. April 1854)。——554, 589。
- 《内阁的成就》，载于1853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3号 (Achievements of the minist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53, 27. April 1853)。——641。
- 《帕麦斯顿》，载于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号 (Palmerst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2, 19. Oktober 1853)。——469, 475, 482, 489, 492, 494, 501, 533, 589。
- 《帕麦斯顿》，(译自英文,)载于1853年11月2—4, 8—9日《改革报》(纽约)第72—74, 77—78号 (Palmerston. <Nach dem Englischen.> In: Die Reform. New York. 1853. Nr. 72, 2. November; Nr. 73, 3. November; Nr. 74, 4. November; Nr. 77, 8. November; Nr. 78, 9. November)。——469, 492, 513。
- 《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4年]伦敦版第2期 (Palmerston, what has he done? In: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No. II. London [1854])。——510, 536, 565, 575, 589。
- [《帕麦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469, 475, 478, 482, 487, 489, 492, 494, 500, 501, 513, 516, 533, 536, 565, 575, 589, 746。
- 《帕麦斯顿勋爵。第1—8篇》，载于1853年10月22, 29日, 11月5, 12, 19日和12月10, 17, 24日《人民报》(伦敦)第77—81和84—86期 (Lord Palmerston. Art. 1—8.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1853. Nr. 77, 22. Oktober; Nr. 78, 29. Oktober; Nr. 79, 5. November; Nr. 80, 12. November; Nr. 81, 19. November; Nr. 84, 10. Dezember; Nr. 85, 17. Dezember; Nr. 86, 24. Dezember)。——487, 489, 492, 494, 510, 513, 514, 536, 565, 589, 746。
- 《帕麦斯顿与俄国》，载于1853年11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16号 (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16, 4. November 1853)。——469, 475, 478, 492, 494, 501, 533, 536, 589。
- 《帕麦斯顿与俄国》，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3年]伦敦第1版第1期 (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No. I. 1. ed. London [1853])。——505, 513, 516, 536, 565, 575, 589。
- 《帕麦斯顿与俄国》，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4年]伦敦第2版第1期 (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No. I. 2. ed. London [1854])。——505, 513, 516, 536, 565, 575, 589。

- 《帕麦斯顿与俄国》，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5年伦敦版（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London 1855）。——664。
- 《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逼近的商业危机》，载于1852年1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1号（Pauperism and free trade—The approaching commercial crisi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601, 1. November 1852）。——262、263。
- 《奇怪的政策》，载于1855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37号（Eccentricities of politic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4437, 10. Juli 1855）。——668。
-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载于1853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22号（Forced emigration—Kossuth and Mazzini—The refugee question—Election bribery in England—Mr. Cobde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22, 22. März 1853）。——359、362—363、373。
-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载于1852年11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2号（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mmercial excitemen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602, 2. November 1852）。——262—264。
-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载于1853年2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5号（Capital punishment—Mr. Cobden's pamphlet—Regulation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695, 18. Februar 1853）。——342、359、364。
- [《维也纳照会。——合众国与欧洲。——舒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载于1853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1号（[The Vienna note—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Letters from Shumla—Peel's bank ac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81, 24. September 1853）。——457、744。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载于1854年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88号（[The Western powers and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988, 28. Januar 1854）。——505。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逼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载于1853年10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9号（[The Western powers and Turkey—Imminent economic crisis—Railway construction in India.] In: New-

- York Daily Tribune.Nr.3889,4.Oktober 1853)。——475。
- 《希尔施的自供》，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8期（Hirsch's Selbstbekenntnisse.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Nr.8,5.Mai 1853）。——375、378、389、403、405。
- 《希腊人暴动》，载于1854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The Greek insurrec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4039,29.März 1854）。——516、545、555。
- 《现代史的一章》，载于1853年11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0号（A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3930,21.November 1853）。——494、533、589。
- 《宪章派》，载于1852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3号（The Chartis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3543,25.August 1852）。——159、163、170、177、178、187、244、258。
- [《宪章派。摘录》，]载于1852年9月4日《纽约州报》第36号（[The Chartists. —Teildr.]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 36, 4. September 1852）。——244。
-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载于1854年4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4号（[Declaration of war—On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4054,15.April 1854）。——555。
-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载于1853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晚间第1版第3686号（Elections—Financial clouds—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3686, 8.Februar 1853, 1.evening ed.）。——339、341、360。
-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载于1852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0号（The elections—Tories and Whig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40,21.August 1852）。——159、163、170、177、178、180、258。
- 《选举的结果》，载于1852年9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8号（Result of the election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58, 11. September 1852）。——159、195、202、258。
- 《选举中的舞弊》，载于1852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2号（Corruption at election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52, 4. September 1852）。——159、195、202、258。

- 《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国民经济学文献》(Die moderne national-ökonomische Literatur in England, Von 1830—1852)。——209。
- 《1848年至1849年》，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1848 bis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3)。——43。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1850年1—3月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和第5—6期(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H. 1—3, Januar bis März 1850; H. 5—6, Mai bis Oktober 1850)。——43。
- 《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载于1852年12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50号(Parliament—Vote of Nov. 26—Disraeli's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50, 28. Dezember 1852)。——330。
- 《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载于1853年3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16号(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clergy against socialism—Starv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16, 15. März 1853)。——359, 364。
-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载于1853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01号(The Italian insurrection—British politic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01, 25. Februar 1853)。——359, 364。
- 《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载于1853年7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9号(English prosperity—Strikes—The Turkish question—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09, 1. Juli 1853)。——467。
-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载于1855年1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7号(The commercial crisis in Britai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97, 26. Januar 1855)。——631。
- [《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载于1854年6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4号([Reorganisation of the British war administration—The Austrian summons—Britain's economic situation—St. Arnaud,]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14, 24. Juni 1854)。——602。

- [《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战争。——经济状况》,]载于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5号([The formation of a special ministry of war in Britain—The war on the Danube—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4105, 14. Juni 1854)。——569。
- 《英国与俄国》,载于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73号(England and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73, 11. Januar 1854)。——469, 746。
- 《约翰·罗素勋爵》,载于1855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79号(Lord John Russel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479, 28. August 1855)。——677。
- [《在下院。——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载于1853年8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7号([In the House of Commons—The pres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The Czar's manifesto—Denmark.]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847, 16. August 1853)。——454。
- 《战争。——罢工。——缺粮》,载于1853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5号(War—Strikes—Dearth.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925, 15. November 1853)。——488。
- [《战争。——议会辩论》,]载于1854年7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晚间第2版第4125号([The war—Debate in Parliamen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4125, 8. Juli 1854, 2. evening ed.)。——579。
- 《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载于1853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4号(The war question—Financial matters—Strike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904, 21. Oktober 1853)。——465, 468, 475。
-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载于1853年8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8号(The war question—Doings of Parliament—Ind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3838, 5. August 1853)。——455, 482。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58, 323, 471, 484。
- 《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爱尔兰。——俄国问题》,载于1853年8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4号(Financial failure of government—Cabs—Ireland—The Russian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 Tribune.Nr.3844,12.August 1853)。——467。
-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载于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Political movements—Scarcity of bread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Nr.3886,30.September 1853）。——457。
- 《致〈人民报〉编辑》，载于1853年9月10日《人民报》（伦敦）第71期（〈To the Editor of „The People’s Paper“ .〉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71, 10. September 1853）。——448,451。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52年10月30日《晨报》（伦敦）第19143号（[Public Statement to Editors of the English press.]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143, 30. Oktober 1852）。——281, 288, 304, 308, 322, 734。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52年10月30日《观察家》（伦敦）第2335期（[Public Statement to Editors of the English press.] In: The Examiner. London. Nr. 2335, 30. Oktober 1852）。——281, 304, 308, 322, 734。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52年10月30日《旁观者》（伦敦）第1270期（[Public Statement to Editors of the English press.] In: The Spectator. London. Nr. 1270, 30. Oktober 1852）。——281, 304, 308, 322, 734。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52年10月30日《人民报》（伦敦）第26期（[Public Statement to Editors of the English press.]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6, 30. Oktober 1852）。——281, 304, 308, 322, 734。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52年10月30日《先驱》（伦敦）第136期（[Public Statement to Editors of the English press.]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136, 30. Oktober 1852）。——281, 304, 308, 322, 734。
-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94, 14. Juni 1853）。——413, 481。

弗·恩格斯

- 《阿利马河会战》，载于1854年10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9号（The battle of the Alm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19, 26. Oktober 1854）。——602。
- 《奥地利的军事力量》，载于1855年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81号（The

- military power of Austria.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4281, 8. Januar 1855)。——626。
-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第二篇论文]》，载于1854年9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82号(The capture of Bomarsund. [Second articl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82, 13. September 1854)。——596。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19[篇]》，[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1851年10月25、28日、11月6、7、12、28日和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19日、4月9、17、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283、3285、3293、3294、3298、3312、3389、3395、3403、3406、3407、3425、3432、3438、3517、3534、3564、3576、3594号《德国栏》(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 [Art.] 1—19. [Gez.:] Karl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1. Nr. 3283, 25. Oktober; Nr. 3285, 28. Oktober; Nr. 3293, 6. November; Nr. 3294, 7. November; Nr. 3298, 12. November; Nr. 3312, 28. November.—1852. Nr. 3389, 27. Februar; Nr. 3395, 5. März; Nr. 3403, 15. März; Nr. 3406, 18. März; Nr. 3407, 19. März; Nr. 3425, 9. April; Nr. 3432, 17. April; Nr. 3438, 24. April; Nr. 3517, 27. Juli; Nr. 3534, 19. August; Nr. 3564, 18. September; Nr. 3576, 2. Oktober; Nr. 3594, 23. Oktober. Rubrik: Germany)。——4、5、7、13、16、25、31、39、40、45—47、61、69、72、82、85、89、93、95、99、105、111、122、148、155、157、160、163、169、181、195、198、202、224、230、234、249、447、740。
-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载于1855年4月21、24日《新奥得报》第185、189号(Deutschland und der Panslavismus. In: Neue Oder-Zeitung. 1855. Nr. 185, 21. April; Nr. 189, 24. April)。——626、662、668。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1—3)。——298。
- 《对俄国堡垒的攻击》，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The attack on the Russian for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62, 21. August 1854)。——593。
-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载于1854年10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09号(The attack on Sevastopo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09, 14.

- Oktober 1854)。——600。
-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载于1854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36号（The siege of Sevastopo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36, 15. November 1854）。——610。
-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载于1854年6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5号（The siege of Silistr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15, 26. Juni 1854）。——571, 573。
- 《多瑙河战争》，载于1853年12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52号（The war on the Danub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52, 16. Dezember 1853）。——494, 495, 504, 747。
- 《俄国的军事力量》，载于1854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The military power of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23, 31. Oktober 1854）。——528, 539, 540, 543, 544, 605。
- 《俄国军队》（The Russian army）。——528, 539, 540, 543, 544。
- 《俄军的撤退》，载于1854年3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0号（The Russian retrea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40, 30. März 1854）。——516。
- 《俄军的失败》，载于1853年1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6号（The Russian defea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36, 28. November 1853）。——501。
-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载于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伦敦）第98期（Retreat of the Russians from Kalafat.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8, 18. März 1854）。——516, 524, 554。
- 《俄军在土耳其》，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The Russians in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0, 17. Oktober 1853）。——457, 465, 467, 475, 488, 501。
- 《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载于《不列颠与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伦敦）1850年4—5月第1卷和6月第2卷（Two years of a revolution; 1848 and 1849. In: 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Vol. 1. April, Mai 1850. Vol. 2. Juni 1850）。——75。
-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载于1847年10月3, 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

- 报》第 79、80 号(Die Kommunisten und Karl Heinzen.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1847. Nr. 79, 3. Oktober; Nr. 80, 7. Oktober)。—— 143。
- 《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载于 1854 年 5 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4 号 (News from the European contes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84, 20. Mai 1854)。—— 551、557、559。
- 《黑河会战》，载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94 号(The battle of the Chernay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494, 14. September 1855)。—— 678。
- 《辉煌的胜利》，载于 1854 年 6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98 号(A famous victo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98, 6. Juni 1854)。—— 750。
- 《喀琅施塔得要塞》(The fortress of Kronstadt)。—— 521、524、527、528、539、543。
- 《〈科隆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载于 1849 年 2 月 18 日《新莱茵报》(科隆)第 225 号 (Die „Kölnische Zeitung“ über den magyarischen Kampf.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25, 18. Februar 1849)。—— 147、157、526。
- 《克里木的斗争》，载于 1855 年 2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23 号(The struggle in the Crime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323, 26. Februar 1855)。—— 649。
- 《克里木战局》，载于 1855 年 2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04 号(The Crimean campaig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304, 3. Februar 1855)。—— 631、633。
- 《克里木战役》，载于 1854 年 11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46 号(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46, 27. November 1854)。—— 616。
-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载于 1849 年 2 月 15 日《新莱茵报》第 222 号((Der demokratische Panslavismu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222, 15. Februar 1849)。—— 447。
- 《拿破仑的军事计划》，载于 1855 年 7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1 号 (Napoleon's war plan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431, 2. Juli 1855)。—— 666。
- 《欧洲军队》，载于 1855 年 8、9 和 12 月《普特南氏月刊》(纽约)第 6 卷第 32、33 和 36 期(The armies of Europe. In: Putnam's Monthly. New York. 1855. Vol. 6.

- Nr. 32, August; Nr. 33, September; Nr. 36, Dezember)。—— 666、676、678、682。
-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4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8 号(What is to become of Turkey in Europe? [Leitar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48, 21. April 1853)。—— 364、552、742。
- 《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载于 1854 年 2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97 号(The last battle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97, 8. Februar 1854)。—— 506。
- 《欧洲战争》,载于 1854 年 2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92 号(The European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92, 2. Februar 1854)。—— 503、505。
-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载于 1852 年 2 月 21 日、3 月 27 日和 4 月 10 日《寄语人民》(伦敦)第 43、48 和 50 期(Real causes why the French proletarians remained comparatively inactive in December last.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1852. Nr. 43, 21. Februar; Nr. 48, 27. März; Nr. 50, 10. April)。—— 14、45、48、54、93。
-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 1853 年 5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70 号(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Swiss republic. [Gez.:] Karl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70, 17. Mai 1853)。—— 391、393、402、413、431、435。
- 《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载于 1855 年 9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06 号(The fall of Sevastopo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506, 28. September 1855)。—— 685。
- 《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载于 1855 年 7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39 号(From Sevastopo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439, 12. Juli 1855)。—— 668。
- 《神圣的战争》,[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25 号(The holy war. [Leitar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25, 15. November 1853)。—— 486、501。
-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载于 1853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9 号(Movements of the armies in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19, 8. November 1853)。—— 486、501。
-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载于 1854 年 4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65

- 号(Position of the armies in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65, 28. April 1854)。——554。
- 《土耳其问题》，载于 1853 年 4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6 号(The Turkish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46, 19. April 1853)。——364、552、742。
- 《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载于 1853 年 4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0 号(The real issue in Turkey. [Leitar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40, 12. April 1853)。——364、368、552、742。
- 《土耳其战争》，载于 1854 年 5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0 号(The Turkish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80, 16. Mai 1854)。——541。
-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载于 1853 年 11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34 号(The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34, 25. November 1853)。——488、501、503。
-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 年 11 月 17 日前后]》，载于 1853 年 12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44 号(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ar. [About November 17, 1853.]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44, 7. Dezember 1853)。——493。
- 《匈牙利》，载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第 301 号(Ungar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301, 19. Mai 1849)。——147、157、526。
- 《亚洲战局》，载于 1855 年 12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85 号(The Asiatic campaig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585, 29. Dezember 1855)。——695。
- 《亚洲战争》，载于 1855 年 12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82 号(The war in A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582, 26. Dezember 1855)。——693。
- 《因克尔曼会战》，载于 1854 年 12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61 号(The battle of Inkerma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61, 14. Dezember 1854)。——618、620。
- 《英国》(England)。——5、13、20、23、31、33、49、64、99、132。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 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501。
- 《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装备、军需部等等》，[署名:]卡尔·马克思，载

- 于 1854 年 6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02 号(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army—Tactics, uniform, commissariat, etc. [Gez. :] Karl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02, 10. Juni 1854)。——752。
- 《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载于 1849 年 3 月 28 日《新莱茵报》第 257 号(Der Krieg in Italien und Ungar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257, 28. März 1849)。——147, 157, 526。
- 《战争》，[署名:]卡·马·。载于 1854 年 5 月 27 日《人民报》(伦敦)第 108 期(The war. [Gez. :] K. M.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08, 27. Mai 1854)。——587, 751。
- 《战争的前景》，载于 1855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459 号(War prospec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459, 4. August 1855)。——673。
- 《战争的形势》，载于 1855 年 12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578 号(The state of the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578, 21. Dezember 1855)。——693。
- 《最近的科隆案件》，[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 1852 年 12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45 号(The late trial at Cologne. [Gez. :] Karl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45, 22. Dezember 1852)。——307, 308, 314, 31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载于 1853 年 4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36 号(British politics—Disraeli—The refugees—Mazzini in London—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36, 7. April 1853)。——360, 364, 367, 395, 552。
- 《多瑙河战争》，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39 号(The war on the Danub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39, 25. Juli 1854)。——580, 581。
- 《俄军的撤退》，载于 1854 年 7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26 号(The Russian retrea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26, 10. Juli 1854)。——576, 577。
- 《俄土战场的形势》，载于 1854 年 7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25 号(State of the Russian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25, 8. Juli 1854)。——577, 602。

-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Gottfried Kinke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H. 4, 1850）。——172, 183。
-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1852年1月28—29日》（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January 28—29, 1852）。——25, 29, 31, 35, 36, 72。
-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1848]）。——204, 254, 384。
- 《共产党宣言》（英译本），载于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1卷第21—24期（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n: The Red Republican. London. 1850. Vol. 1. Nr. 21, 9. November; Nr. 22, 16. November; Nr. 23, 23. November; Nr. 24, 30. November）。——75。
-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在巴黎印成传单]（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Paris 1848. Flugbl.]）。——384。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März 1850.]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7, 28. Juni 1851）。——176。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载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起诉书》1852年科隆版（[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Juni 1850.] In: (Anklageschrift [zum Kölner Kommunisten Prozeß]. Köln 1852)）。——176。
- 《关于最近的科隆案件的最后声明。致〈晨报〉编辑》，[署名:]弗·恩格斯、弗·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威·沃尔弗，载于1852年11月29日《晨报》（伦敦）第19168号（A final declaration on the late Cologne trials.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Gez. :] F. Engels, F. Freiligrath, C. Marx, W. Wolff.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168, 29. November 1852）。——307, 308。
- 《关于最近的科隆案件的最后声明。致〈观察家〉编辑》，[署名:]弗·恩格斯、弗·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威·沃尔弗，载于1852年11月27日《观察家》（伦敦）第2339期（A final declaration on the late Cologne trials. To the

- Editor of the „Examiner“. [Gez. :] F. Engels, F. Freiligrath, C. Marx, W. Wolff. In: The Examiner. London. Nr. 2339, 27. November 1852)。——307, 308。
- 《火箭事件。——瑞士的暴动》，载于 1853 年 5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68 号 (The rocket affair—The Swiss insurrec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68, 14. Mai 1853)。——391, 393, 402, 413, 435。
- 《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 年科隆版 (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81。
- 《流亡中的大人物》(〔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80, 114, 120, 125, 127, 134, 147, 151, 152, 156, 173, 223, 260, 289, 293, 299, 302, 317, 320, 333, 351, 376, 720, 725, 740。
-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罢工。》载于 1853 年 10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0 号 (〔Panic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Strike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0, 17. Oktober 1853)。——462, 467, 475。
- 《欧洲战争问题》，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9 号 (The war question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19, 6. März 1854)。——514。
-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前警备队长阿·谢努〈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 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1848 年 2 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 年巴黎版》，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 第 4 期 (〔Rezension zu:〕 Les conspirateurs, par A. Chenu, 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Paris, 1850.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 Lucien de la Hodde.—Par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H. 4, 1850)。——64。
- 《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载于 1855 年 9 月 14 日《新奥得报》第 429 号 (Zur Einnahme von Sebastopol. In: Neue Oder-Zeitung. Nr. 429, 14. September 1855)。——685。
- 《〔上一届英国政府〕》，载于 1855 年 2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321 号 (〔The Late British governmen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321, 23. Februar 1855)。——647。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Erklärung über den Austritt aus dem

- London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18。
- 《无聊的战争》，载于1854年8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9号(That bore of a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59, 17. August 1854)。——584, 588。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载于1853年10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92号([The Western powers and Turkey—Symptoms of economic crisi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92, 7. Oktober 1853)。——462, 475。
- 《议会新闻。——战区消息》，载于1855年2月1日《新奥得报》第53号(Aus dem Parlamente, Vom Kriegsschauplatze, In: Neue Oder-Zeitung, Nr. 53, 1. Februar 1855)。——640。
- 《议会新闻。——战区消息》，载于1855年7月23日《新奥得报》第337号(Aus dem Parlamente, Vom Kriegsschauplatze, In: Neue Oder-Zeitung, Nr. 337, 23. Juli 1855)。——673。
- 《战况的进展》，载于1855年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6号(Progress of the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67, 1. Januar 1855)。——626, 627。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伯丁, [乔·][《给威廉·蒙塞尔的信。1853年6月3日》,]载于1853年6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7号(Aberdeen, [G.]: [Brief an William Monsell, 3.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7, 6. Juni 1853)。——642。
- 阿伯丁, [乔·][《1853年8月9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8月1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3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9.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3, 10. August 1853)。——644。
- 《阿尔诺德·卢格》，载于1853年6月11日《先驱》(伦敦)第168期(Arnold Ruge,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168, 11. Juni 1853)。——429。
- [埃卡留斯, 约·格·][《法国状况》，载于1853年7月16、23和30日《人民报》(伦敦)第63—65期([Eccarius, J. G.]: The State of France, In: The People's

- Paper.London,Nr.63,16.Juli;Nr.64,23.Juli;Nr.65,30.Juli 1853)。——491。
- 埃卡留斯,约·格·《英国工人状况》(《改革报》通讯),载于1853年12月29、31日《改革报》(纽约)第121、123号(Eccarius,J.G.:Arbeiterverhältnisse in England.<Korrespondenz der „Reform“.> In:Die Reform.New York.Nr.121,29.Dezember;Nr.123,31.Dezember 1853)。——32、132、143、709。
- 艾韦贝克,海·《德国和德国人》1851年巴黎版(Ewerbeck,H.:L'Allemagne et les Allemands.Paris 1851)。——56、71、107。
- [艾韦贝克,海·]《[通讯:]斯拉夫人在波希米亚的斗争。7月3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7月6日《新莱茵报》第36号([Ewerbeck,H.:] Den Kämpfen der Slawenrace in Böhmen ... [Korrespondenz:] Paris,3.Juli.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Nr.36,6.Juli 1848)。——446。

B

- 《巴黎快讯》,载于1855年2月13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7499号(Express from Paris.In:The Morning Chronicle.London.Nr.27499,13.Februar 1855)。——651。
- 《巴枯宁的驱逐出境》,载于1848年10月13日《新莱茵报》第115号(Bakunin's Ausweisung.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Nr.115,13.Oktober 1848)。——447。
- 巴枯宁,米·《编辑先生!》,载于1848年7月11日《奥得总汇报》(布雷斯劳)第159号附录2(Bakunin,M.:Herr Redacteur! In:Allgemeine Oder-Zeitung.Breslau.Nr.159,11.Juli 1848.2.Beil.)。——447。
- 巴托尔德,弗·威·《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或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武器制造业》1833年汉堡版(Barthold,F.W.:George von Frundsberg oder das deutsche Kriegshandwerk zur Zeit der Reformation.Hamburg 1833)。——197、202。
- 《巴亚泽特和库鲁克河会战》,载于1854年9月7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7365号(The battles of Bayazid and Kuruk-Dere.In:The Morning Chronicle.London.Nr.27365,7.September 1854)。——599。
- 《巴亚泽特和库鲁克河会战》,载于1854年9月10日《观察家报》(伦敦)(The battles of Bayazid and Kuruk-Dere.In:The Observer.London,10.September 1854)。——599。

- [班迪亚,亚·]《伟大的匈牙利民主党领袖莫里茨·佩尔采儿将军传》,克拉普卡将军部下军官作,载于1852年6月12日《人民报》(伦敦)第6期([Bangya, J.] Memoir of Maurice Perczel, the great Hungarian democrat General, by an officer of General Klapka's staff.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6, 12. Juni 1852)。——716。
- 鲍威尔,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663。
- 鲍威尔,布·《俄国和德国人》1853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3)。——663。
- 鲍威尔,布·《俄国和英国》1854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Charlottenburg 1854)。——626, 627。
- 鲍威尔,布·《俄国教会》1855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Die russische Kirche. Charlottenburg 1855)。——667。
- 鲍威尔,布·《法兰克福议会的衰亡。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1849年柏林版(Bauer, B.: Der Untergang des Frankfurter Parlaments.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Berlin 1849)。——46, 47, 94。
- 鲍威尔,布·《当前战争不可能发生》,载于1852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417号(Bauer, B.: The present impossibility of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417, 31. März 1852)。——105, 107。
- 鲍威尔,布·《论西方的专政》1854年夏洛滕堡版(Bauer, B.: De la dictature occidentale. Charlottenburg 1854)。——604, 608, 663。
- 鲍威尔,布·《英国的没落》,载于1852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423号(Bauer, B.: The decline of England.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423, 7. April 1852)。——115, 119。
- 《北方三强国的密约》,(引自《纪事晨报》,)载于1852年7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180号(Secret treaty of the three northern powers. <From the Morning Chronicl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180, 29. Juli 1852)。——176。
- 贝尔,亚·《科苏特在美国的旅行和受到的接待》,载于1852年2月14日《人民之友》(伦敦)第2期(Bell, A.: Reception and progress of Kossu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2, 14. Februar 1852)。

——38。

贝尔尼埃,弗·《大莫卧儿国家(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两卷集) 1830年巴黎版(Bernier, F.: Voyages ...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 de l'Indoustan, du Royaume de Cachemire, etc. T. I. 2. Paris 1830)。——414—415、423。

贝尔坦,阿·《[通讯:]3月14日于巴黎》,载于1852年3月15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Bertin, A.: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4 mars.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5. März 1852)。——84。

彼得曼,奥·《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领域新的重要研究通报》 1855年哥达版(Petermann, A.: 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tgebiete der Geographie. Gotha 1855)。——663、667。

[波拿巴,]约·《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十卷集) 1853年巴黎版第1—3卷([Bonaparte,] J.: 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T. 1—10. T. 1—3. Paris 1853)。——504。

勃朗,路·《1848年二月革命的历史篇章》1850年巴黎版(Blanc, L.: Page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75。

博德,阿·《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载于1854年《俄罗斯帝国及其亚洲邻国知识集刊》(圣彼得堡)第19期(Bode, A.: Notizen, gesammelt auf einer Forstreise durch einen Theil des Europäischen Russlands. In: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s Russischen Reiches und der angränzenden Länder Asiens. Bd. 19. St. Petersburg 1854)。——626。

布莱桑,路·《围攻战或围攻工事的历史。概略》1835年柏林版(Blesson, L.: Geschichte des Belagerungskrieges oder der offensiven Befestigungen. Eine Skizze. Berlin 1835)。——196、202。

布莱特,[约·][《1853年7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7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70号(Brigh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70, 2. Juli 1853)。——440。

布莱特,[约·][《1854年1月24日在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47号(Bright, [J.]: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Manchester, 24. Jan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47, 25. Januar 1854)。——509。

- 布莱特,[约·][《1854年5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5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54号(Bright,[J.]:[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9.Mai 1854.]) In: The Times.London.Nr.21754,30.Mai 1854)。——646。
- 布吕宁克,卢·奥·冯·[《声明》,]载于1852年9月27日《巴尔的摩警钟报》(Bruiningk. L. A. von: [Erklärung.]) In: Baltimore Wecker. 27. September 1852)。——266。
- 布律阿,[阿·约·][《给海军大臣斐迪南·阿尔弗斯·阿默兰的信。1855年8月18日》,]载于1855年9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148号(Bruat,[A. J.]:[Brief an den Marineminister Ferdinand-Alphonse Hamelin, 18. August 1855.]) In: The Times.London.Nr.22148,1.September 1855)。——679。

C

- 察斯特罗,阿·冯·《永久性筑城的历史或筑城艺术最优体系和风格手册》1839年莱比锡第2版(Zastrow, A. von: Geschichte der beständigen Befestigung oder Handbuch der vorzüglichsten Systeme und Manieren der Befestigungskunst.2.Aufl.Leipzig 1839)。——163。
- 察斯特罗,阿·冯·《自火药发明以来由最优秀的工程师确立的筑城艺术最优体系和风格手册》1828年柏林版(Zastrow, A. von: Handbuch der vorzüglichsten Systeme und Manieren der Befestigungskunst, welche seit Erfindung des Schießpulvers von den vorzüglichsten Ingenieurs aufgestellt sind.Berlin 1828)。——163。
- [《偿还利息令。1852年3月14日》,]载于1852年3月1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4号([Décret sur la remboursement des rentes, le 14 mars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74,14.März 1852)。——84。
- 《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两卷集)1850—1851年卡波拉戈版(Archivio triennale delle cose d'Italia dall'avvenimento di Pio IX all'abbandono di Venezia. Vol. 1. 2. Capolago 1850 — 1851)。——556,569。

D

- 《答马志尼先生》,[署名:]比安基、路易·勃朗、卡贝、朗道夫、茹尔·勒鲁、皮埃尔·勒鲁、马拉尔梅、纳多、瓦斯邦太,载于1852年3月27日《晨报》(伦敦)

- 第 18957 号 (Reply to M. Mazzini. [Gez.:] Bianchi, Louis Blanc, Cabet, Landolphe, Jules Leroux, Pierre Leroux, Malarmet, Nadaud, Vasbenst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8957, 27. März 1852)。——88, 91, 95。
- 道格拉斯, 霍·《论海军炮》1820 年伦敦版 (Douglas, H.: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London 1820)。——528。
- 德比, [爱·][《1852 年 2 月 27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2 年 2 月 28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050 号 (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7. Februa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050, 28. Februar 1852)。——69。
- 德克尔, 卡·冯·《从现代军事观点看小型战争。或论所有三个兵种在小型战争中的运用和使用》1822 年柏林一波森版 (Decker, C. von: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Berlin, Posen 1822)。——663。
- 德拉罗卡, [恩·][《致〈每日新闻〉编辑》, 载于 1853 年 2 月 21 日《每日新闻》(伦敦) 第 2107 号。[标题:]《马志尼的声明》(Della Rocca, [E.]: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07, 21. Februar 1853. [U. d. T.:] Mazzini's proclamation)。——349。
- 德朗克, 恩·《布朗基》, (引自《巴黎革命回忆录》,) 载于 1850 年 4 月 12—14、16、17 日《新德意志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第 88—92 号 (Dronke, E.: Blanqui, <Aus einem Manuscript; „Pariser Revolutions-Memoiren“.> In: Neue Deutsche Zeitung. Frankfurt/Main. 1850. Nr. 88, 12. April; Nr. 89, 13. April; Nr. 90, 14. April; Nr. 91, 16. April; Nr. 92, 17. April)。——404, 452。
- [德朗克, 恩·][《访问》, 载于 1855 年 4 月 20 日《新奥得报》第 183 号 ([Dronke, E.]: Der Besuch. In: Neue Oder-Zeitung. Nr. 183, 20. April 1855)。——662。
- 德朗克, 恩·《民主制的自然史》, 载于 1854 年 4 月 12 日《改革报》(纽约) (Dronke, E.: Naturgeschichte der Demokratie. In: Die Reform. New York. 12. April 1854)。——560。
- [德朗克, 恩·][《接待》, 载于 1855 年 4 月 21 日《新奥得报》第 185 号 ([Dronke, E.]: Der Empfang. In: Neue Oder-Zeitung. Nr. 185, 21. April 1855)。——662。
- [德纳, 查·][《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载于 1852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90 号 ([Dana, Ch.:] Movements of Mazzini and Kossuth—League with Louis Napoleon—

- Palmerst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90, 19. Oktober 1852)。——297, 324, 333, 376。
- [德纳, 查·]《普鲁士的司法》, 载于 1852 年 5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446 号([Dana, Ch. :] Justice in P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446, 4. Mai 1852)。——132, 141。
- 狄茨, 奥·《致德意志工人协会》, 载于 1851 年 1 月 7 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 第 5 号 (Dietz, O.: An die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e.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5, 7. Januar 1851)。——17。
- 狄茨, 奥·《致德意志工人协会》, 载于 1851 年 1 月 25 日《德意志工人俱乐部》(汉诺威) 第 4 期 (Dietz, O.: An die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e. In: Deutsche Arbeiterhalle, Hannover. Nr. 4, 25. Januar 1851)。——17。
- 迪策尔, 古·《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1853 年斯图加特版 (Diezel, G.: Rußland, Deutschland und die östliche Frage. Stuttgart 1853)。——626。
- 迪斯累里, [本·] [《1853 年 2 月 18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2 月 19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356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8.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56, 19. Februar 1853)。——642。
- 迪斯累里, [本·] [《1854 年 7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802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588。
- 迪斯累里, 本· [《致白金汉郡选举人。1852 年 3 月 1 日》,] 载于 1852 年 3 月 2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052 号。[标题:]《新任财政大臣和他的选民》 (Disraeli, B.: [Address to the electors of the county of Buckingham. March 1,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052, 2. März 1852. [U. d. T.:] The ne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and his constituencies)。——75—76。
- 《定居和迁移法》, 载于 1854 年 2 月 11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662 号 (The law of settlement and remova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2, 11. Februar 1854)。——646。
- 杜罗·德拉马尔, [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两卷集) 1840 年巴黎版 (Dureau de La Malle, [A.-J.]: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 1. 2. Paris 1840)。——276。
- 《对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约翰·亨利希·乔治·毕尔格尔斯和彼得·诺特

荣克等人的起诉书》1852年科隆版(Anklageschrift gegen Peter Gerhard Roeser. Johann Heinrich Georg Bürgers, Peter Nothjung ... Köln 1852)。——160。

E

《俄国革命者。致〈晨报〉编辑》，[署名:]A.B.，载于1853年9月27日《晨报》(伦敦)第19427号(Revolutionary Russians.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Gez.:] A. B.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27, 27. September 1853)。——464。

《俄国皇帝死了》，载于1855年3月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92号(The emperor of Russia is dead.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92, 3. März 1855)。——653。

《俄国人赫尔岑》，载于1855年3月4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63号(Der Russe Herzen.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63, 4. März 1855)。——655。

《俄军渡过多瑙河》，载于1854年4月1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19号(The Russian passage of the Danub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19, 19. April 1854)。——537。

[恩格尔,约·雅·]《王公明镜》1798年柏林版([Engel, J.J.:] Fuerstenspiegel. Berlin 1798)。——382。

F

《法兰西帝国——北方三强国的密约》，载于1852年7月28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6705号(The French empire—Secret treaty of three northern powers.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Nr. 26705, 28. Juli 1852)。——176, 203。

《防止贿选法案》，载于1854年5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54号(The Bribery Prevention Bill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54, 30. Mai 1854)。——646。

弗兰塞松,卡·弗·《西班牙语语法。根据一种新的文法体系修订》1822年莱比锡版(Franceson, C. F.: Grammatik der spanischen Sprache nach einem neuen System bearbeitet. Leipzig 1822)。——452, 477, 743。

弗兰塞松,卡·弗·《西班牙语语法。根据一种新的文法体系修订》1850年莱

比锡增订第3版(Franceson, C. F.: Grammatik der spanischen Sprache nach einem neuen System bearbeitet. Die dritte, vermehrte Auflage. Leipzig 1850)。

——452。

[弗兰西斯, 菲·] 尤·《书信集。同一作者用不同署名写成的书信; 附与威尔克斯的机密函件和与 H. S. 伍德法尔的私人通信》(两卷集) 1850 年伦敦增订新版第 1 卷([Francis, Ph.] J.: Including letters by the same writer under other signatures; to which are added hi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with Wilkers, and his private letters to H. S. Woodfall. A new and enl. ed. Vol. 1, 2. Vol. 1. London 1850)。——607。

弗勒利希, 鲁·《四种主要斯拉夫语速成简明图解指南》1847 年维也纳版(Fröhlich, R.: Kurz gefaßte tabellarisch bearbeitete Anleitung zur schnellen Erlernung der vier slavischen Hauptsprachen. Wien 1847)。——252。

弗吕格耳, 约·哥·/约·施波希尔《英德和德英大词典》(两卷集) 1830 年菜比锡版(Flügel, J. G., J. Sporschil; Vollständiges englisch-deutsches und deutsch-englisches Wörterbuch. Th. 1, 2. Leipzig 1830)。——360。

福斯特, 查·《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 或主教对天启教的证实》(两卷集) 1844 年伦敦版(Forster, Ch.: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 or, the patriarchal evidences of revealed religion. Vol. 1, 2. London 1844)。——407。

福斯特, 查·《追溯四大陆古代铭文中业已绝灭的字符而查考出的一种原始语言》(三卷集) 1852—1854 年伦敦版(Forster, Ch.: The one primeval language traced experimentally through ancient inscriptions in alphabetic characters of lost powers from the four continents. Vol. 1—3. London 1852—1854)。——655。

G

盖拉尔, 约·冯·《陆军军事艺术全书》(两卷集) 1833 年维也纳修订和增订第 2 版(Guerard, J. von; Encyclopädie der Kriegskunst zu Lande. 2., bericht. und verm. Aufl. Bd. 1, 2. Wien 1833)。——196, 202。

戈尔德海姆, 泰·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证词。1852 年 11 月 3 日》,] 载于 1852 年 11 月 4 日《科隆日报》第 283 号(Goldheim, Th. A.: [Aussagen i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3. November 1852.]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83, 4. November 1852)。——300, 303—304。

戈尔德施米特,迈·〔《大型博览会期间旅英日志摘录》〕,载于1852年4月25日《科隆日报》第100号(Goldschmidt, M.: [Einige Skizzen aus seiner Reise nach England während der Zeit der großen Ausstellung.]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00, 25. April 1852)。——117。

戈尔盖,阿·《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两卷集)1852年莱比锡版(Görgei, A.: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Bd. 1. 2. Leipzig 1852)。——128, 157, 387, 571。

[戈克,阿·]《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革命》,巴登制宪议会成员作,1850年〔可能是1851年〕巴黎版([Goegg, A.:] Rückblick auf die Badische Revolution unter Hinweisung auf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utschlands. Von einem Mitgliede der Badischen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 Paris 1850 [vielm. 1851])。——722。

戈克,阿·/哥·金克尔/奥·维利希《美国欧洲革命联盟与德国国民公债认购人和保证人签订的同盟条约草案》,载于1852年8月28日《纽约州报》第35号(Goegg, A., G. Kinkel, A. Willich: Entwurf des Unions-Vertrags zwischen dem amerikanischen Revolutionsbund für Europa und den Contribuenten und Garanten der deutschen National-Anleihe.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 35, 28. August 1852)。——174, 205。

戈洛文,伊·[加·]《二月革命。致〈晨报〉编辑》,载于1855年2月13日《晨报》(伦敦)第19859号([Golowin] Golovine, I. [G.]: February Revolutio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859, 13. Februar 1855)。——651。

[戈洛文·伊·加·]《欧洲。——一个人》,(一个俄国定居者作,)载于1853年8月19日《晨报》(伦敦)第19394号([Golowin, I. G.]: Europe. — A single man. <From a Russian resident.>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4, 19. August 1853)。——446。

[戈洛文·伊·加·]《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载于1853年9月3日《晨报》(伦敦)第19407号([Golowin, I. G.]: How to write history. <From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07, 3. September 1853)。——448。

戈洛文,伊·/亚·赫尔岑/斯·沃尔采尔《俄国间谍巴枯宁。致〈晨报〉编辑》,载于1853年8月24日《晨报》(伦敦)第19398号([Golowin] Golovine, I., A.

- Herzen, S. Worcell: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8, 24. August 1853).
——446。
- 格莱斯顿, [威·][《1853年2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9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0.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9, 11. Februar 1853)。——642。
- 格莱斯顿, [威·][《1853年4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4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98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98, 9. April 1853)。
——642。
- 格莱斯顿, [威·][《1853年7月2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7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3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8. Jul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3, 29. Juli 1853)。
——644。
- 格莱斯顿, [威·][《1854年3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3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82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2, 7. März 1854)。
——645。
- 格雷, [亨·][《1854年4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10号(Grey,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April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10, 8. April 1854)。——646。
- 格林, 威·《德语词典》——见格林, 雅·/威·格林。
- 格林, 雅·《德意志语言史》(两卷集)1853年莱比锡第2版(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2. Aufl. Bd. 1, 2. Leipzig 1853)。——698。
- 格林, 雅·/威·格林《德语词典》1854年莱比锡版第1卷(Grimm, J., W. Grimm; Deutsches Wörterbuch. Bd. 1. Leipzig 1854)。——699。
- 《工人议会》, 载于1853年11月26日《经济学家》(伦敦)第535期(The Labour Parliament.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35, 26. November 1853)。
——496。
- 《公文集。公文汇编。当代历史画报》1835—1837年伦敦版第1—6卷第1—45期(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 our times. Vol. 1 — 6. Nr. 1 — 45. London 1835 — 1837)。—— 486。
- 《共产党人案件》，载于 1852 年 7 月 13 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 195 号(Der Communisten-Proceß.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195, 13. Juli 1852)。—— 162。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50 年 12 月 1 日》，]载于 1851 年 6 月 22 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 171 号([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1. Dezember 1850.]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1, 22. Juni 1851)。—— 81。
- 古罗夫斯基, 亚·德·《俄国现状》，载于 1853 年 7 月 29 日和 8 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32 和 3851 号(Gurowski, A. de; Russia as it i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32, 29. Juli; Nr. 3851, 20. August 1853)。—— 453, 459。
- 《关于(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的法案》，载于 1853 年 8 月 2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496 号(Landlord and tenant (Ireland)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6, 2. August 1853)。—— 644。
- 《关于出售法国奥尔良王室占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债券的命令。1852 年 1 月 22 日》，]载于 1852 年 1 月 23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23 号([Décret sur l'obligation de la famille d'Orléans à vendre les biens meubles et immeubles qu'elle possédait en France, le 22 janvier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3, 23. Januar 1852)。—— 16, 22, 26, 34, 58, 60。
- 《关于法官渎职及其强制性调职或退休的法律。1851 年 5 月 7 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 年柏林版第 3385 号(Gesetz, betreffend die Dienstvergehen der Richter und die unfreiwillige Versetzung derselben auf eine andere Stelle oder in den Ruhestand. Vom 7. Mai 1851.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1. Nr. 3385)。—— 25。
- 《关于解散国民自卫军的命令。1852 年 1 月 11 日》，]载于 1852 年 1 月 12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12 号([Décret sur la dissolution des gardes nationales, le 11 janvier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2, 12. Januar 1852)。—— 60。
- 《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结论》，载于 1852 年 12 月 25 日《工人共和国报》(纽约)第 52 期(Schlußbemerkung zum Kölner Kommunistenproceß. In: Republik der Arbeiter. New York. Nr. 52, 25. Dezember 1852)。—— 342。
- 《关于任命比诺先生为财政大臣并接受富尔德先生辞职的命令。1852 年 1 月

- 22日》，]载于1852年1月2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3号([Décret sur la nomination de M.Bineau au poste du ministre des finances et l'acceptation de la démission de M.Fould, le 22 janvier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23, 23. Januar 1852)。——22、26。
- [《关于任命菲阿兰·德·佩尔西尼先生为内务大臣并接受德·莫尔尼先生辞职的命令。1852年1月22日》，]载于1852年1月2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3号([Décret sur la nomination de M.Fialin de Persigny au poste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t l'acceptation de la démission de M.de Morny, le 22 janvier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23, 23. Januar 1852)。——16、22、26、34。
- [《关于任命莫帕先生为警务大臣的命令。1852年1月22日》，]载于1852年1月2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3号([Décret sur la nomination de M.Maupas au poste du ministre de la police générale, le 22 janvier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23, 23. Januar 1852)。——22。
- [《关于设立警务部的命令。1852年1月22日》，]载于1852年1月2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3号([Décret sur la création du ministère de la police générale, le 22 janvier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3, 23. Januar 1852)。——22、60。
- 《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4年]伦敦版第5、6卷(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Pt. 5. 6. London [1854])。——523、554、645。
- 《[关于限期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法令。[1848年3月16日]》，载于1848年3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7号(Décret [sur la perception temporaire de quarante-cinq centimes du total des rôles des quatre contributions directes, le 16 mars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77, 17. März 1848)。——150。
- 《国王陛下关于军队体制、纪律、编制和兵役的条令集。附唐安东尼奥·巴列西略对迄本条令集出版为止颁行的王室法令的说明》1850—1852年马德里版第1—3卷(Ordenanzas de S.M. para el régimen, disciplina, subordinacion y servicio de sus ejércitos. Ilustradas por artículos con las reales órdenes

espedidas hasta la fecha de esta edicion, por don Antonio Vallecillo. T.1 — 3. Madrid 1850 — 1852)。—— 669。

H

- 哈林,哈·《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Harring, H.: 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 London 1852)。—— 143。
- 哈林,哈·《致〈纽约刑法报〉编辑》,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8期(Harring, H.: An den Herausgeber der N. Yorker Criminal-Zeitung.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8, 5. Mai 1853)。—— 406。
- 哈麦尔,约·冯·《奥斯曼帝国史。根据以前未曾利用的手稿和档案编写》(十卷集)1827—1836年佩斯版(Hammer, J. vo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 Bd. 1 — 10. Pest 1827 — 1836)。—— 525, 531。
- [哈尼,乔·朱·]《发刊词》,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伦敦)第1期([Harney, G. J.:] Prologue.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1, 7. Februar 1852)。—— 37。
- [哈尼,乔·朱·]《〈共产党宣言〉[序言]》,载于1850年11月9日《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21期([Harney, G. J.:] [Vorbemerkung zu:] 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n: The Red Republican. London. Nr. 21, 9. November 1850)。—— 75。
- [哈尼,乔·朱·]《欧洲状况》,〔署名:〕人民之友,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伦敦)第1期([Harney, G. J.:] State of Europe. [Gez.:] L'ami du peuple.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1, 7. Februar 1852)。—— 37。
- [哈尼,乔·朱·]《[评]路易·勃朗〈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历史篇章〉》,载于1850年5月《不列颠与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伦敦)([Harney, G. J.:] [Rezension zu:] Blanc, Louis: Historic page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848. In: 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Mai 1850)。—— 75。
- 哈尼,乔·朱·《在国民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852

- 年2月3日》,]载于1852年2月7日《北极星报》(伦敦)第744号,[标题:]《女王的演说。——约翰街的大会》(Harney, G. J.: [Rede auf dem Meeting, einberufen vom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 3. Februar 1852.] In: The Northern Star. London. Nr. 744, 7. Februar 1852. [U. d. T.:] The queen's speech. — Meeting at John Street)。——38。
- 哈尼, 乔·朱·《致〈星报〉读者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民主主义者》, 载于1852年4月17日《星报》(伦敦)第753号(Harney, G. J.: To the readers of the „Star“, and the democra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In: The Star. London. Nr. 753, 17. April 1852)。——115, 122。
- 海因岑, 卡·《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 载于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Heinzen, K.: Ein „Repräsentant“ der Kommunisten.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84, 21. Oktober 1847)。——259。
- [海因岑, 卡·]《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者》, 载于1847年9月26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7号([Heinzen, K.:] Karl Heinzen und die Kommunisten. In: 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 Nr. 77, 26. September 1847)。——259。
- 海因岑, 卡·《论妇女的权利和地位》1852年纽约版(Heinzen, K.: Ueber die Rechte und Stellung der Weiber. New York 1852)。——259。
- 海因岑, 卡·《谋杀和自由》1853年纽约版(Heinzen, K.: Mord und Freiheit, New York 1853)。——435。
- 海因岑, 卡·《奈贝尔博士, 或博学和生平》1841年科隆版(Heinzen, K.: Doktor Nebel, oder: Gelehrsamkeit und Leben. Köln 1841)。——80。
- [海因岑, 卡·]《“西方先驱报”, “共产主义者”, “奴隶制度”, “革命”等等》, 载于1853年10月8日《西方先驱报》(路易斯维尔)第154期([Heinzen, K.:] Der „Herold des Westens“, „Kommunisten“, „Sklaverei“, „Revolution“ u. s. w. In: Herold des Westens. Louisville. Nr. 154, 8. Oktober 1853)。——490。
- 海因岑, 卡·[《在辛辛那提的演说》,]载于1852年7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05号,[标题:]《一个德国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Heinzen, K.: [Rede in Cincinnati.]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05, 13. Juli 1852. [U. d. T.:] A German view of American „democracy“)。——178。
-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475、478、500、536。

- 豪普特,威·[《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证词。1852年2月4日》,]载于1852年10月24日《科隆通报》第253号(Haupt,W.: [Aussagen in Sachen des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sses, 4. Februar 1852.] In: Kölnischer Anzeiger. Nr. 253, 24. Oktober 1852)。——268。
- 赫伯特, [悉·] [《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7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3号(Herbert, [S.]: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3, 26. Juli 1854)。——588。
- 《赫尔岑先生的实情》,载于1855年12月6日《晨报》(伦敦)第20113号(Mr. Herzen's case.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20113, 6. Dezember 1855)。——692。
- 赫尔岑,亚·《答戈洛文先生》,载于1855年2月15日《晨报》(伦敦)第19861号(Herzen, A.: Reply to Mr. Golovi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861, 15. Februar 1855)。——651。
- 赫尔岑,亚·《俄国间谍巴枯宁》——见戈洛文,伊·/亚·赫尔岑/斯·沃尔采尔。
- [赫尔岑,亚·]《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圣马丁堂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855年泽西岛版]([Herzen, A.]: Discours d'Alexandre Herzen, exilé russe, prononcé au meeting tenu le 27 février 1855 dans St.-Martin's Hall, à Londres, en commémoration des grands mouvements révolutionnaires de 1848. [Jersey 1855])。——652, 655。
- [赫尔岑,亚·]《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巴黎版([Herzen, A.]: 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Paris 1851)。——340、342、352、357、381、405。
- 赫尔岑,亚·《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1年尼斯版(Herzen, A.: 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 Nice 1851)。——464。
- 赫尔岑,亚·《往事与随想》(Erlebtes und Gedachtes)。——249。
- 赫尔岑,亚·《我的流放生活》(两卷集)1855年伦敦版(Herzen, A.: My exile. Vol. 1. 2. London 1855)。——692。
- 赫尔岑,亚·《“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载于1855年12月1日《晨报》(伦敦)第20109号(Herzen, A.: „My exile in Siberia.“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20109, 1. Dezember 1855)。——692。
- 赫尔岑,亚·[《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5年3

- 月 7 日《人》(伦敦—泽西岛)第 14 期(Herzen, A.: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London, 27. Februar 1855.] In: L'Homme. London. Jersey. Nr. 14, 7. März 1855)。——655。
- 赫尔岑, 亚· [《1855 年 2 月 27 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 1855 年 3 月 3 日《人民报》(伦敦)第 148 期(Herzen, A.: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London, 27. Februar 1855.]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48, 3. März 1855)。——652、655。
- 赫尔岑, 亚· 《致《地球》报编辑》, 载于 1855 年 10 月 25 日《地球和旅行家》(伦敦)第 17875 号(Herzen, A.: To the Editor of the Globe. In: The Globe and Traveller. London. Nr. 17875, 25. Oktober 1855)。——692。
- [赫尔岑, 亚·] 《驻波兰俄国士兵眼中的自由俄国社会》, 载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2471 号([Herzen, A.:] The free Russian community to the Russian soldiers in Poland.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471, 21. April 1854)。——542。
- [赫勒·冯·黑尔瓦尔德, 弗·] 《1848—1849 年匈牙利冬季战局》1851 年维也纳版([Heller von Hellwald, F.:] Der Winter-Feldzug 1848—1849 in Ungarn. Wien 1851)。——572。
- [赫斯, 莫·] 《为德国人民编写的红色问答书》[1850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Heß, M.:] Rother Katechismus für das deutsche Volk. [Frankfurt/Main 1850])。——289、295。
- 赫斯, [莫·] 《最后的审判》, 载于 1851 年 1 月 31 日、2 月 21 日、3 月 7 日、14 日和 28 日、4 月 25 日、5 月 2 日和 23 日、6 月 6 日《1841 年人民报》(巴黎)第 135、138、140、141、143、147、148、151 和 153 号(Heß, [M.:] Jugement dernier. In: Le Populaire de 1841. Paris. 1851. Nr. 135, 31. Januar; Nr. 138, 21. Februar; Nr. 140, 7. März; Nr. 141, 14. März; Nr. 143, 28. März; Nr. 147, 25. April; Nr. 148, 2. Mai; Nr. 151, 23. Mai; Nr. 153, 6. Juni)。——719。
- [黑弗纳尔, 莱·] 《流亡者》, 载于 1851 年 1 月 3 日、2 月 5 日和 28 日、3 月 3 日《汉堡消息报》第 3、31、51 和 53 号([Häfner, L.:] Die Flüchtlinge. In: Hamburger Nachrichten. 1851. Nr. 3, 3. Januar; Nr. 31, 5. Februar; Nr. 51, 28. Februar; Nr. 53, 3. März)。——218。
- 黑格尔, 乔·威·弗·《精神现象学》, 约·舒尔采编, 1841 年柏林第 2 版(《黑格尔全集》第 2 卷)(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

Schulze, 2., unveränd. Aufl. Berlin 1841.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2)). — 689。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部第2编, 莱·冯·亨宁编, 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eopold v. Henning. In 2 Th. Th. 1. Abth. 2. Berlin 1834.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 4)). — 347。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海德堡版(Hegel, G. W. F.: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Heidelberg 1817)。 — 575。

《黑海的俄国舰队》, 载于1854年4月1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19号(The Russian fleet in the Black Sea.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19, 19. April 1854)。 — 537。

《亨利·查·凯里论奴隶制》, 载于1853年5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71号(Henry C. Carey on slave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71, 18. Mai 1853)。 — 430。

《会议记录》, [署名:] J.施波雷尔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 载于1853年11月24日《改革报》(纽约)第91号(Protokoll der Versammlung ... [Gez.:] J. Sporer und Friedrich Anneke.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91, 24. November 1853)。 — 500。

霍夫施泰特尔, 古·冯·《1849年意大利日记》1851年苏黎世—斯图加特版(Hoffstetter, G. von: Tagebuch aus Italien 1849. Zürich, Stuttgart 1851)。 — 127。

霍纳, 伦·[《1850年10月—1851年10月的报告》,] 载于1852年9月2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975号(Horner, L.: [Report for October 1850/October 185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975, 20. September 1852)。 — 234。

霍纳, 伦·[《1850年10月—1851年10月的报告》,] 载于1852年9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27号(Horner, L.: [Report for October 1850/October 1851.]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27, 22. September 1852)。 — 234。

霍伊尔, 约·哥·[冯·]《从军事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到18世纪末的军事艺术史》(两卷集)1797—1800年格丁根版(Hoyer, J. G. [von];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seit der ersten Anwendung des Schießpulvers zum Kriegs ge-

brauch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d. 1. 2. Göttingen 1797—1800)。——196,202。

J

吉本,爱·《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集)1776—1788年伦敦版(Gibbo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1—6. London 1776—1788)。——407。

《寄自君士坦丁堡的私人信件》,载于1854年1月19日《祖国报》(巴黎)第19号(Une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ère de Constantinople ... In: La Patrie. Paris. Nr. 19, 19. Januar 1854)。——509。

加伦加,安·《皮埃蒙特史》1855年伦敦版第1—3卷(Gallenga, A.: History of Piedmont. Vol.1—3. London 1855)。——671。

金策尔, H.《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1851年波茨坦版(Küntzel, H.: Die taktischen Elemente der neuen Fortificationen. Potsdam 1851)。——128。

金克尔,哥·《关于促进革命的德国国民公债的备忘录》,载于1852年3月6日《纽约周报》第10期(Kinkel, G.: Denkschrift über das deutsche National-Anlehen zur Förderung der Revolution.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10, 6. März 1852)。——114。

金克尔,哥·《美国欧洲革命联盟和德国国民公债认购人与保证人签订的同盟条约草案》——见戈克,阿·/哥·金克尔/奥·维利希。

金克尔,哥·[《石印通告。1852年8月2日于伦敦》](Kinkel, G.: [Zirkular vom 2. August 1852. London. Lithogr.])。——187。

金克尔,哥·《手工业,救救自己吧!或德国手工业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应当要求什么和做什么?》1848年波恩版(Kinkel, G.: Handwerk, errette Dich! oder Was soll der deutsche Handwerker fordern und thun, um seinen Stand zu bessern? Bonn 1848)。——728。

金克尔,哥·/奥·维利希《致德国国民公债促进委员会及在美国的公债保证人》1852年[伦敦石印版](Kinkel, G., A. Willich: An die Comitès zur Förderung der deutschen Nationalanleihe und an die Garanten dieser Anleihe in America. [London] 1852. [Lithogr.])。——207,218。

居利希,古·冯·《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五卷集)第3卷《最近12年世界最主要国家的工业概况》1842年耶拿版第1分

- 册(Gulich, G. von;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k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 In 5 Bd. Bd. 3; Die gesammten gewerblichen Zustände in den bedeutendsten Ländern der Erde während der letzten zwölf Jahre. Bd. 1. Jena 1842)。—— 101。
- 《军官手册,或通俗军事学,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员使用》(十二卷集),普鲁士军官协会编纂出版,1828—1840年柏林版(Handbibliothek für Offiziere, oder: populaire Kriegslehre für Eingeweihte und Laien. Bearb. und hrsg. von einer Gesellschaft preußischer Offiziere. Bd. 1—12. Berlin 1828—1840)。—— 196、202。
- 《“军事委员会”之影响》,载于1853年11月21日《改革报》(纽约)第88号(Das Wirken der „Militär-Kommission“).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88, 21. November 1853)。—— 498。

K

- 卡里翁-尼萨,[玛·昂·弗·伊·]《军事艺术及其产生、发展和变革通史概论》(两卷集)1824年巴黎版(Carrion-Nisas, [M.-H.-F.-É.]: 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rt militaire, de son origine, de ses progrès et de ses révolutions. T. 1. 2. Paris 1824)。—— 196、202。
-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1853年费城版(Carey, H. Ch.: 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 430。
-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Carey, H. Ch.: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Philadelphia 1848)。—— 484。
- 凯里,亨·查·《利益一致,农业、工业和商业》1851年费城版(Carey, H. Ch.: 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agricultural, 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 Philadelphia 1851)。—— 115、430。
-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口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Carey, H. Ch.: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 London 1835)。—— 115。
-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1837年费城版(Carey, H. Ch.: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the first; of the

- laws of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Philadelphia 1837)。
—— 79。
- 考斯勒,弗·冯·《各民族战役、围攻和会战词典》(四卷集)1825—1833年乌尔姆版(Kausler, F. von: Wörterbuch der Schlachten, Belagerungen und Treffen aller Völker. Bd. 1—4. Ulm 1825—1833)。—— 196, 202。
- 考斯勒,弗·冯·《试论各民族战争史》(四卷集)1825—1830年乌尔姆版(Kausler, F. von: Versuch einer Kriegsgeschichte aller Völker. Bd. 1—4. Ulm 1825—1830)。—— 196, 202。
- 考斯勒,弗·冯·《远古、中古和近代重要战役、会战和围攻地图集》1831年卡尔斯鲁厄—弗赖堡版(Kausler, F. von: Atlas der merkwürdigsten Schlachten, Treffen und Belagerungen der alten, mittlern und neuern Zeit. Carlsruhe, Freiburg 1831)。—— 196, 202。
- 科本,卡·弗·《佛教及其起源》第1卷;《喇嘛教的统治制度与寺院》第2卷。1857—1859年柏林版(Koeppen, C. F.: Die Religion des Buddha und ihre Entstehung. Bd. 1; Die Lamaische Hierarchie und Kirche, Bd. 2. Berlin 1857—1859)。—— 699。
- 科布顿,理·《[1852年11月2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11月2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034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6. November 1852.]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034, 27. November 1852)。
—— 315。
- 科布顿, [理·]《[1854年1月24日在曼彻斯特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47号(Cobden, [R.]: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Manchester, 24. Jan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47, 25. Januar 1854)。
—— 509。
- 科布顿,理·《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伦敦版(Cobden, R.: 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 London 1853)。
—— 344。
- 科菲尼埃尔,安·西·加·《关于交易所和国家证券投机》1824年巴黎版(Coffinières, A. S. G.: De la bourse, et des spéculations sur les effets publics, Paris 1824)。
—— 689。
- 科苏特, [拉·]《[给改革同盟秘书的信。1852年10月29日],》载于1852年11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15号(Kossuth, [L.]: [Brief an den Sekretär der Reform League, 29. Oktober 1852.]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15,

17. November 1852)。——353。
- 科苏特,拉·〔《给旅美德国人的秘密通告。1852年6月28日》1852年纽约版〕(Kossuth, L.: [Geheimes Zirkular an die in Amerika lebenden Deutschen, 28. Juni 1852, New York 1852])。——184, 188。
- 科苏特,拉·〔《给旅美德国人的秘密通告。1852年6月28日》〕, 载于1852年8月7日《人民报》(伦敦)第14期(Kossuth, L.: [Secret circular to the Germans resi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une 28, 1852.]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4, 7. August 1852)。——184。
- 科苏特, [拉·]《以匈牙利民族的名义致驻扎在意大利的士兵》, 载于1853年2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098号(Kossuth, [L.]: In the name of the Hungarian nation.—To the soldiers quartered in Italy.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098, 10. Februar 1853)。——347, 362。
- 科苏特,拉·《致梅恩·里德上尉》, 载于1853年3月4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17号。〔标题:〕《科苏特来信》(Kossuth, L.: To Captain Mayne Reid.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17, 4. März 1853. [U. d. T.:] A letter from Kossuth)。——353, 362。
- 《科苏特和米兰起义》, 载于1853年2月19日《先驱》(伦敦)第152期(Kossuth and the Milan revolt.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152, 19. Februar 1853)。——349。
- 《科艺全书》, 约·赛·埃尔施和约·哥·格鲁伯合编, 1818—1890年莱比锡版第1—167卷(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Hrsg. von J.S. Ersch und J.G. Gruber. Bd. 1—167. Leipzig 1818—1890)。——575。
- 克尔德鲁瓦, 厄·《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Coeurderoy, 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homme et dans la société. Bruxelles 1852)。——165, 167, 169。
- 克尔德鲁瓦, 厄·/奥·沃蒂埃《战斗的舞台, 或公民马志尼、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埃蒂耶纳·卡贝、皮埃尔·勒鲁、马丁·纳多、马拉尔梅、A. 比安基(里尔的)以及其他北方勇士之间前不久进行的一场大决战》1852年布鲁塞尔版(Coeurderoy, E., O. Vauthier: La barrière du combat ou dernier grand assaut qui vient de se livrer entre les citoyens Mazzini, Ledru-Rollin, Louis Blanc, Étienne Cabet, Pierre Leroux, Martin Nadaud, Malarmet, A. Bianchi <de Lille> et autres hercules du nord. Bruxelles 1852)。——165, 167, 169。

- [克耳纳,哥·泰·]《新世界》,载于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纽约)第44号([Kellner, G. Th.:] Die neue Welt.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44, 31. August 1853)。——454。
- 克拉普卡,格·《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版(Klapka, G.: Memoiren. April bis October 1849. Leipzig 1850)。——572。
- 克拉普卡,格·[《政治纲领》,]载于1852年5月15日《人民报》(伦敦)第2期,[标题:]《克拉普卡将军的声明》(Klapka, G.: [Politisches Programm.]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 15. Mai 1852. [U. d. T.:] Proclamation of General Klapka)。——131。
- 《克拉约瓦,小瓦拉几亚。1月11日》,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47号(Krajova, Lesser Wallachia, Jan. 11.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47, 25. Januar 1854)。——509。
- 克劳塞维茨,卡·冯·《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十卷集)1833—1835年柏林版第5—8卷(Clausewitz, C. von; Hinterlassene Werke ...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d. 1—10, Bd. 5—8, Berlin 1833—1835)。——381。
- [克路斯,阿·]《[关于在科隆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的状况》,]载于1852年4月14日《高地哨兵》(辛辛那提)第28(80)号([Cluß, A.:] [Zur Lage der in Köln inhaftierten Kommunisten.] In: Der Hochwächter. Cincinnati. Nr. 28(80), 14. April 1852)。——42。
- 克路斯,阿·《“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载于1853年9月14、17、21和24日《改革报》(纽约)第48—51号(Cluß, A.: Das „beste Blatt der Union“ und seine „besten Männer“ und Nationalökonomen. In: Die Reform. New York. 1853. Nr. 48, 14. September; Nr. 49, 17. September; Nr. 50, 21. September; Nr. 51, 24. September)。——477。
- [克路斯,阿·]《怀特山(萨米特旅馆)。1853年8月21日》,载于1853年8月31日《改革报》(纽约)第44号([Cluß, A.:] White mountains (Summit-House), 21. August 1853.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44, 31. August 1853)。——454。
- 克路斯,阿·《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或英勇而疯狂地追逐自己跛马影子的漫游骑士》,载于1852年6月底或7月初《纽约民主主义者报》(Cluß, A.: Karl Heinzen und der Kommunismus, oder der fahrende Ritter auf der wilden, verwegenen Jagd nach dem Schatten seines lahmen Kleppers. In: New-Yorker De-

- mokrat. Ende juni/Anfang Juli 1852)。——259。
- [克路斯,阿·]《威斯康星州》,载于1853年12月15日《改革报》(纽约)第109号([Cluß, A.:] Der Staat Wiskonsin.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109, 15. Dezember 1853)。——747。
- 克路斯,阿·《物质的批判和道德化的观点》,载于1852年10月1日《体操报》(纽约)第13期(Cluß, A.: Die materielle Kritik und der moralisierende Standpunkt. In: Turn-Zeitung. New York. Nr. 13, 1. Oktober 1852)。——734。
- 克路斯,阿·《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载于1853年5月20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10期(Cluß, A.: An die Redaktion der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10, 20. Mai 1853)。——416—417。
- 克路斯,阿·《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见魏德迈,约·/阿·克路斯/阿·雅科比。
- 克路斯,阿·《致辛辛那提德国公债保证人代表大会。1852年1月23日于华盛顿》,载于1852年3月1日《体操报》(纽约)第6期(Cluß, A.: An den Garanten-Congreß des deutschen Anleihens in Cincinnati. Washington, 23. Jan. 1852. In: Turn-Zeitung. New York. Nr. 6, 1. März 1852)。——53, 87, 88, 114。
- 克奈泽贝克, [卡·弗·]《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1854年柏林版(Knesebeck, [K. F.]: Denkschrift, betreffend die Gleichgewichts-Lage Europa's, beim Zusammentritte des Wiener Congresses verfaßt. Berlin 1854)。——668。

L

- 拉弗尔斯,托·斯·《爪哇史。附地图和插图》(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 Th. S.: The history of Java. With a map and plates. In 2 vol. London 1817)。——433。
- 赖辛巴赫,奥·[冯·]《致德国公债保证人和委员会》,载于1852年11月20日《纽约州报》第47号(Reichenbach, O. [von]: An die Garanten und Committees der deutschen Anleihe.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 47, 20. November 1852)。——306, 307, 328, 342, 352, 357, 377。
- 勒尔,卡·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1830年维尔茨堡增订第2版第1卷(Löhr, K. A.: Das Kriegswese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2., umgearb. und stark

- verm. Aufl. Bd. 1. Würzburg 1830)。——196, 202。
- [勒韦, 威·]《致涅谢尔罗德伯爵》, [署名:] 尤尼乌斯第二, 载于 1850 年 4 月 19 日, 5 月 3 日《德意志伦敦报》第 264、266 期 ([Löwe, W.:] An Graf Nesselrode. [Gez.:] Junius II.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Nr. 264, 19. April; Nr. 266, 3. Mai 1850)。——460。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76—79。
- 里德, [托·]梅·《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 1853 年 2 月 18 日《每日新闻》(伦敦) 第 2105 号 (Reid, [T.] M.: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05, 18. Februar 1853)。——349。
- 里德, [托·]梅·《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 1853 年 2 月 19 日《先驱》(伦敦) 第 152 期 (Reid, [T.] M.: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152, 19. Februar 1853)。——349。
- [里夫, 伊·]《赫尔岑先生的流放。致〈晨报〉编辑》, 载于 1855 年 12 月 6 日《晨报》(伦敦) 第 20113 号 ([Reeve, E.:] Mr. Herzen's exile.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20113, 6. Dezember 1855)。——692。
- 里普利, 罗·萨·《同墨西哥的战争》(两卷集) 1849 年纽约版 (Ripley, R. S.: The war with Mexico. Vol. 1, 2. New York 1849)。——618, 621, 624, 628。
- 里恰迪, [朱·]约·拿·《1848 年意大利革命史》1849 年巴黎版 (Ricciardi, [G.] J.-N.: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Italie en 1848, suivie d'un aperçu sur les événements des six premiers mois de 1849. Paris 1849)。——671。
- [理查兹, 阿·贝·]《卑劣蛮横的〈泰晤士报〉》, 载于 1853 年 4 月 23 日《人民报》(伦敦) 第 51 期 ([Richards, A. B.:] The base and brutal times.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51, 23. April 1853)。——392。
- 理查兹, 阿·贝·《米哈伊尔·巴枯宁及其控告者。致〈晨报〉编辑》, 载于 1853 年 9 月 26 日《晨报》(伦敦) 第 19426 号 (Richards, A. B.: Michael Bakounine and his accuser.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26, 26. September 1853)。——464。
- [林顿, 威·詹·]《国家的理性。致〈自由之星报〉编辑》, [署名:] 斯巴达克, 载于 1852 年 5 月 8 日《自由之星报》(伦敦) 第 1 期 ([Linton, W. J. :] The sence

- of the country. To the Editor of the Star of Freedom. [Gez.:] Spartacus. In: The Star of Freedom. London. Nr. 1, 8. Mai 1852)。——132。
- [卢格,阿·]《德国“指路星”》,载于1852年10月6日《晨报》(伦敦)第19122号([Ruge, A.:] The German „lone sta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122, 6. Oktober 1852)。——258, 262。
- 卢格,阿·《米哈伊尔·巴枯宁》,载于1853年8月31日《晨报》(伦敦)第19404号(Ruge, A.: Michael Bakuni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04, 31. August 1853)。——446。
- 卢格,阿·《欧洲的公法》,载于1852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06号(Ruge, A.: The public law of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06, 14. Juli 1852)。——177。
- [鲁朗,古·]《总检察官先生的演说》,载于1855年11月5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Rouland, G.:] Discours de M. le Procureur Général.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5. November 1855)。——687。
- 《陆军大臣》,载于1854年6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63号(The minister of war.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63, 9. Juni 1854)。——646。
- 《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载于1853年6月11日《先驱》(伦敦)第168期(A Russian democratic printing office in London.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168, 11. Juni 1853)。——429。
- 罗素,约·[《1852年2月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2月1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034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9. Februa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034, 10. Februar 1852)。——641。
- 罗素,约·[《1853年2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50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0.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50, 12. Februar 1853)。——352, 642。
- 罗素,约·[《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1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1, 25. Februar 1853)。——642。
- 罗素,约·[《1853年4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4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94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4.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94, 5. April 1853)。——642。

罗素, 约·〔《1853年5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6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3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1. Ma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3, 1. Juni 1853)。——642。

罗素, 约·〔《1854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1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64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3.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4, 14. Februar 1854)。——645。

吕特根, A.《1850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陆海军的军事行动》1852年基尔版(Lütgen, A.: Feldzug der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Armee und Marine im Jahre 1850. Kiel 1852)。——560。

M

《马车夫的罢工》, 载于1853年7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92号(Cabmen's strik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92, 28. Juli 1853)。——644。

马[克思], 弗·《俄国间谍巴枯宁。致〈晨报〉编辑》, 载于1853年8月23和27日《晨报》(伦敦)第19397和19401号(M[arx], F.: The Russian agent, Bakuni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7, 23. August; Nr. 19401, 27. August 1853)。——446。

[马克思, 燕·]《时代的特征。诗歌中的世界各族同盟。革命的圣灵降临节》, 载于1852年12月1日《费城民主主义者报》第277号([Marx, J.:] Zeichen der Zeit. Der Volksbund für zerschiedene Welten in Poesie. Pfingstfest der Revolution. In: Philadelphier Demokrat, Nr. 277, 1. Dezember 1852)。——302。

马姆兹伯里, [詹·霍·]〔《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Malmesbury, [J.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554。

马西, 杰·《工厂和合作社的机械工人》, 载于1852年2月7日《人民之友》(伦敦)第1期(Massey, G.: The engineers, operative and co-operative.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1, 7. Februar 1852)。——37。

- 马志尼, [朱·]《论民主的责任》, 载于 1852 年 3 月 16 日《民族报》(布鲁塞尔) (Mazzini, [G.]; Des devoirs de la démocratie. In: La Nation. Bruxelles. 16. März 1852)。——87, 90。
- 马志尼, [朱·]《论民主的责任》, 载于 1852 年 3 月 21 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 第 81 号 (Mazzini, [G.]; Des devoirs de la démocratie.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Nr. 81, 21. März 1852)。——90。
- 马志尼, [朱·]《意大利、奥地利和教皇。给詹姆斯·格雷厄姆从男爵先生的信》1845 年伦敦版 (Mazzini, [G.]; Italy, Austria, and the Pope. A letter to Sir James Graham, Bart. London 1845)。——125。
- 马志尼, [朱·]《在意大利之友协会的演说。1852 年 2 月 11 日》, 载于 1852 年 2 月 12 日《晨报》(伦敦) 第 18919 号 (Mazzini, [G.]; [Rede in der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Italy, 11. Februar 1852.]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8919, 12. Februar 1852)。——53, 57。
- 马志尼, 朱·《致〈晨报〉编辑》, 载于 1853 年 3 月 2 日《晨报》(伦敦) 第 19248 号 (Mazzini, G.: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248, 2. März 1853)。——362。
- 马志尼, 朱·《致〈晨邮报〉编辑》, 载于 1853 年 3 月 2 日《晨邮报》(伦敦) 第 24709 号 (Mazzini, G.: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Post. In: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4709, 2. März 1853)。——362。
- 马志尼, 朱·《致〈每日新闻〉编辑》, 载于 1853 年 3 月 2 日《每日新闻》(伦敦) 第 2115 号 (Mazzini, G.: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15, 2. März 1853)。——362。
- [迈尔, 阿·]《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 载于 1852 年 9 月 3—5、8、10、14—17 日和 22 日《卡尔斯鲁厄日报》第 208—210、212、214、217—220 和 224 号 ([Mayer, A.]: Die deutsche revolutionäre Propaganda in London und die Revolutionsanleihe. In: Karlsruher Zeitung. Nr. 208, 3. September; Nr. 209, 4. Septmeber; Nr. 210, 5. September; Nr. 212, 8. September; Nr. 214, 10. September; Nr. 217, 14. September; Nr. 218, 15. September; Nr. 219, 16. September; Nr. 220, 17. September; Nr. 224, 22. September 1852)。——243, 246。
- [迈尔, 阿·]《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节选), 载于 1852 年 9 月 11—13 日《总汇报》(奥格斯堡) 第 255—257 号 ([Mayer, A.]: Die deutsche

- revolutionäre Propaganda in London und die Revolutionsanleihe. [Teildr.]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255, 11. September; Nr. 256, 12. Septeember; Nr. 257, 13. September 1852)。——243、246、249。
- 迈纳斯, 克·《妇女史》1788—1800年汉诺威版第1—4卷 (Meiners, Ch.: Geschichte des weiblichen Geschlechts. Th. 1—4. Hannover 1788—1800)。——259。
- 麦克库洛赫, 约·拉·《世界各国、各地区及其主要自然物的地理、统计和历史词典》1841—1842年伦敦版第1—2卷 (MacCulloch, J. R.: A dictionary, geograph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places, and principal natural objects in the world. Vol. 1. 2. London 1841—1842)。——671。
- 《曼彻斯特的制造业——一个严峻的事实》, 载于1853年3月5日《晨邮报》(伦敦)第24712号 (Manchester manufactures—A grave fact. In: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4712, 5. März 1853)。——361、365。
- 毛奇, [赫·卡·伯·] 冯·《1828年和1829年在欧洲土耳其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 (Moltke, [H. K. B.] von: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540。
- 《贸易状况。1月3日于曼彻斯特》, 载于1852年1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003号 (State of Trade. Manchester, Jan. 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003, 5. Januar 1852)。——6。
- 《美国即将来临的选举》, (本报通讯员报道,) 载于1852年8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186号 (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186, 5. August 1852)。——179。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1831年战局述评》(两卷集) 1847年柏林版 (Mieroslawski, L.: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s Feldzuges vom Jahre 1831. Bd. 1. 2. Berlin 1847)。——170。
- 米尔洪德, 穆·伊·霍·《纯洁的花园》(Mirchond, M. i. Ch.: Rauzat-ussafa fi sīrat-ulanbiā walmulūk walkhulafa)。——424。
- 米[勒巴赫]尔, 奥·约·《罗马人的军事学, 主要根据古代文献[编写]》1824年布拉格版第1卷 (M[illerbache]r, A. J.: [Hrsg.] Das Kriegswesen der Römer größtentheils nach antiken Denkmälern. Bd. 1. Prag 1824)。——196、202。

- 米努托利, 尤·冯·《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在 1851 年间》1852 年柏林版 (Minutoli, J. von; Spanien und seine fortschreitende Entwicklung,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Jahres 1851, Berlin 1852)。—— 670。
- 弥勒, 弗·约·《声明。1852 年 10 月 24 日》, 载于 1852 年 10 月 25 日《科隆日报》第 273 号 (Müller, F. J.; Erklärung, 24. October 1852.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73, 25. Oktober 1852)。—— 274。
- [弥勒·] 泰勒林, [爱·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 年科隆版 ([Müller·] Telling, [E. von]: 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les, Cöln 1850)。—— 413, 418。
- 《民军法案》, 载于 1854 年 12 月 19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928 号 (Militia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28, 19. Dezember 1854)。—— 646。
- 《民军(境外服役)法案》, 载于 1854 年 12 月 14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924 号 (Militia (Service Abroad)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24, 14. Dezember 1854)。—— 646。
- 〔莫泽斯·赫斯〕通缉令》, 载于 1852 年 4 月 24 日《科隆日报》第 99 号 (Steckbrief [gegen Moses Heß],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99, 24. April 1852)。—— 109, 111。

N

- 拿破仑第三 [《给尼古拉一世的信。1854 年 1 月 29 日》,] 载于 1854 年 2 月 14 日《总汇通报》(巴黎) 第 45 号 (Napoléon III.; [Brief an Nikolai I, 29. Januar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45, 14. Februar 1854)。—— 515。
- 拿破仑 [第三] [《在婚礼上发表的演说。1853 年 1 月 22 日》,] 载于 1853 年 1 月 23 日《总汇通报》(巴黎) 第 25 号 (Napoléon [III]; [Discours à l'occasion de son mariage, le 22 janvier 1853.]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5, 23. Januar 1853)。—— 343。
- 纳皮尔, 查·《论炮击斯韦阿堡。(致《晨报》编辑)》, 载于 1855 年 8 月 24 日《晨报》(伦敦) 第 20024 号 (Napier, Ch.; On the bombardment of Sweaborg.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20024, 24. August 1855)。—— 679。
- 纳皮尔, 查·《论炮击斯韦阿堡。(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 1855 年 8 月 24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2141 号 (Napier, Ch.; On the bombardment of

- Swecborg.〈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In: The Times, London, Nr.22141, 24. August 1855)。——679。
- 纳皮尔,威·《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 1807—1814 年战争史》1828—1840 年伦敦版第 1—6 卷(Napier, W.: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1—6. London 1828—1840)。——608, 621, 628。
- 纳皮尔,约·〔《1852 年 11 月 22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2 年 11 月 2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280 号(Napier,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2. Nov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80, 23. November 1852)。——644。
-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三卷集)1847—1851 年伦敦版(Niebuhr, B.G.: The history of Rome. vol.1—3. London 1847—1851)。——655。
- 〔尼古拉一世〕〔《给拿破仑第三的信。1854 年 2 月 9 日(1 月 28 日)》,〕载于 1854 年 3 月 5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64 号〔Nikolai I〕Nicholas: [Brief an Napoléon III, 9. Februar (28. Januar)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64, 5. März 1854)。——515。
- 《年度贸易报告的实质。过去的一年》,载于 1852 年 1 月 10 日《经济学家》第 437 期(The Spirit of the Annual Trade Circulars. The Year That Is Past. In: The Economist, No.437, 10 January 1852)。——70。
- 《涅谢尔罗德伯爵备忘录。1844 年 6 月》,载于《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54 年》1854 年伦敦版第 6 卷(Memorandum by Count Nesselrode, June 1844.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4. Pt.6. London 1854)。——554。
- 《牛津大学》,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692 号(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Times, London, Nr.21692, 18. März 1854)。——646。
- 《牛津大学法案》,载于 1854 年 7 月 2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05 号(Oxford University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21805, 28. Juli 1854)。——646。
- 纽卡斯尔,〔亨·〕〔《1854 年 12 月 12 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 1854 年 12 月 1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923 号(Newcastle,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2. Dezembe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23, 13. Dezember

1854)。——646。

纽卡斯尔, [亨·] [《1855年2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5年2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67号(Newcastle,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 Februar 1855.]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67, 2. Februar 1855)。
——647。

诺瓦伊里《文苑观止》(Novairi; Nihayat alarab fi fonoun abadab)。——420。

P

帕里什, 亨·黑·《希腊君主国 1830 年以来的外交史——证明英国资本家对其资产和收入所握有的抵押权转到了俄国手里》1838 年伦敦版 (Parish, H. H.: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onarchy of Greece, from the year 1830, showing the transfer to Russia of the mortgage held by British capitalists over its property and revenues, London 1838)。——555, 566。

帕麦斯顿, [亨·约·坦·] [《给格兰维尔伯爵的信。1839 年 6 月 19 日》,] 载于《关于黎凡特事件的函件。遵照女王陛下敕令送交议会两院。1841 年》(三卷集) [1841 年] 伦敦版第 1 卷 (Palmerston, [H. J. T.]: [Brief an Earl of Granville, 19. Juni 1839.]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Levant.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41. Pt. 1 — 3. Pt. 1. London [1841])。——566。

帕麦斯顿, [亨·约·坦·] [《1829 年 6 月 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乔·亨·弗兰西斯《尊贵的帕麦斯顿子爵的主张和政策》1852 年伦敦版 (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Juni 1829.] In: G. H. Francis: Opinions and policy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London 1852)。——536。

帕麦斯顿, [亨·约·坦·] [《1853 年 8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3 年 8 月 22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513 号 (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13, 22. August 1853)。——644。

帕麦斯顿, [亨·约·坦·] [《1854 年 2 月 6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2 月 7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658 号 (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8, 7. Februar 1854)。——645。

- 《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载于1853年12月1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13号(Resignation of Lord Palmerston.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13, 16. Dezember 1853)。——645。
- 《陪审法庭对巴泰勒米的审判》，载于1855年1月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9号附刊(Die Assisenverhandlung gegen Barthélemy.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9, 9. Januar 1855. Beil.)。——634。
- 《陪审法庭对贝克尔博士及其同伙的叛国罪指控》，载于1852年10月7日—11月16日《新普鲁士报》(柏林)第233—266号(Assisen-Procudur in der Anklage über Hochverrath gegen Dr. Becker und Genossen. In: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Berlin. Nr. 233, 7. Oktober bis Nr. 266, 16. November 1852)。——263、270。
- 《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及其同伙的审判。因叛国罪提起公诉》，载于1852年10月5日—11月13日《科隆日报》第253—292号(Assisen-Procu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erischen Complottes.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53—292, 5. Oktober bis 13. November 1852)。——258。
- 佩利西埃,阿·《关于黑河会战的报告。1855年8月17日》，]载于1855年8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146号(Pelissier, A.: [Bericht über die Schlacht an der Tschernaja, 17 August 1855.]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146, 30. August 1855)。——679。
- 皮尔,罗·《[1830年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乔·亨·弗兰西斯《尊贵的帕麦斯顿子爵的主张和政策》1852年伦敦版(Peel,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Februar 1830.] In: G. H. Francis: Opinions and policy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London 1852)。——536。
- 皮佩尔,威·《法国社会主义批判史》，载于1852年12月4、11和18日《人民报》(伦敦)第31—33期(Pieper, W.: A critical history of French socialism.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31, 4. Dezember; Nr. 32, 11. Dezember; Nr. 33, 18. Dezember 1852)。——389。
- 皮佩尔,威·《[通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最新电报。1853年5月31日于伦敦》，载于1853年6月15日《改革报》(纽约)第22号(Pieper, W.: Die letzten Depeschen aus Konstantinopel ... [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31. Mai 1853.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22, 15. Juni 1853)。——477。

皮佩尔,威·《英国工人协会》,载于1853年8月20、24和31日《改革报》(纽约)第41、42和44号(Pieper, W.: Die Arbeiter-Assoziation in England.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41, 20. August; Nr. 42, 24. August; Nr. 44, 31. August 1853)。——11、17、88。

[《评麦克斯·施蒂纳〈反动的历史〉1852年柏林版》,]载于1852年2月25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56号([Rezension zu: Stirner, Max; Geschichte der Reaction. Berlin 1852.]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56, 25. Februar 1852)。——62、68。

珀舍,泰·《论“阶级斗士”》,载于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波士顿)第78号(Pösche, T.: Die „Klassenkämpfer“. In: Neu-England-Zeitung. Boston. Nr. 78, 3. September 1853)。——454、458。

蒲鲁东,皮·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226、259、323。

蒲鲁东,皮·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布鲁塞尔版(Proudhon, P. J.: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Bruxelles 1852)。——166、205。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323。

[普尔斯基,费·冯·]《战争前景。——议会辩论。——瑞士。——法伊先生。——农作物》, [署名:] A. P. C., 载于1853年9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62号([Pulszky, F. von:] The war prospects—Debate in Parliament—Switzerland—Mr. Fay—Crops. [Gez. :] A. P. C.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62, 2. September 1853)。——458。

普尔斯基,费·[冯·]/泰·[冯·]普尔斯基《白、红、黑。美国社会访问记》1853年伦敦版第1—3卷(Pulszky, F. [von], Th. [von] Pulszky; White, red, black. Sketches of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visit of their guest. Vol. 1—3. London 1853)。——373。

普尔斯基,泰·[冯·]《白、红、黑》——见普尔斯基,费·[冯·]/泰·[冯·]普尔斯基。

普芬德,卡·《声明》。[1852年3月15日于伦敦]》,载于1852年4月14日《瑞

- 士国民报》(巴塞尔)第 88 号(Pfänder, C.; Erklärung. [London, 15. März 1852.]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88, 14. April 1852)。—— 89、116。
- 普芬德, 卡·《致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1852 年 1 月 21 日]》, 载于 1852 年 2 月 12 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 36 号(Pfänder, C.; An den Präsidenten des Bildungsvereins für Arbeiter in London. [21. Januar 1852.]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36, 12. Februar 1852)。—— 17、89、116。
- 《普鲁士国家刑法典。1851 年 4 月 14 日》, 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 年柏林版第 3375 号(Strafgesetzbuch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Vom 14. April 1851.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1. Nr. 3375)。—— 164。
- 普吕米克, J. C.《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 年柏林版第 1—2 卷(Plümcke, J. C.;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rtillerie-Officiere. Th. 1. 2. Berlin 1820)。—— 380。

Q

- 切斯尼, 弗·罗·《从东方现状看 1828 年和 1829 年的俄土战争》1854 年伦敦版(Chesney, F. R.; The Russo-Turkish campaigns of 1828 and 1829; with 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East. London 1854)。—— 528。
- 切斯尼, [弗·罗·]《关于 1828 年和 1829 年俄国战局报告摘要, 供威灵顿公爵参考》, 载于 1836 年《公文集。文件汇编。当代历史画报》(伦敦)第 3 卷第 26 期(Chesney, [F. R.]; Precis of a report on the Russian campaign of 1828 and 1829, drawn up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In: 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Vol. 3. Nr. 26. London 1836)。—— 486。
- [琼斯, 厄·][《简评》,] 载于 1852 年 2 月 21 日《寄语人民》(伦敦)第 43 期([Jones, E.;] [Bemerkung.]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43, 21. Februar 1852)。—— 54。
- 琼斯, 厄·《诉诸人民审判》, 载于 1852 年 4 月 24 日《寄语人民》(伦敦)第 52 期(Jones, E.; An appeal for the judgement of the people.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52, 24. April 1852)。—— 115、122、132。
- 琼斯, 厄·《新报刊》, 载于 1852 年 4 月 24 日《寄语人民》(伦敦)第 52 期(Jones,

- E.; The new paper.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52, 24. April 1852)。——115, 122, 132。
- [琼斯,厄·][《1855年2月27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5年3月3日《人民报》(伦敦)第148期([Jones, E.:]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London, 27. Februar 1855.]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48, 3. März 1855)。——652。
- 琼斯,厄·《政治上的犯罪。行政改革协会的无耻奸计和欺骗》,载于1855年5月12日《人民报》(伦敦)第158期(Jones, E.: Political felony. Infamous chicanery and fraud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ssociation.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58, 12. Mai 1855)。——664。
- 琼斯,厄·《作者致读者。人与原则》,载于1852年4月24日《寄语人民》(伦敦)第52期(Jones, E.: The writer to his readers. Person and principles.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52, 24. April 1852)。——115, 122, 132。
- 琼斯,威·《波斯语语法》1828年伦敦第9版(Jones, W.: 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 9. ed. London 1828)。——423。
- 琼斯,威·《亚细亚诗歌释义》(六卷集),载于《琼斯全集》第2卷《论情诗》1774年伦敦版(Jones, W.: Poeseos asiaticae commentariorum libri sex. In: Works, Vol. 2. De poesi erotica. London 1774)。——423, 424。

R

- 《〈人民报〉创刊纪念会》,载于1852年5月15日《人民报》(伦敦)第2期(Inauguration of the People's Paper.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 15. Mai 1852)。——717。
- 荣克,格·《妇女史》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卷(Jung, G.: Geschichte der Frauen, Th. 1, Frankfurt/Main 1850)。——259。
- 若米尼,[昂·]《1792—1801年革命战争的考据与军事史》1820—1824年巴黎版第1—15卷(Jomini, [H.]: 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792 à 1801, T. 1—15, Paris 1820—1824)。——381。

S

- 萨伊,让·巴·《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六卷集)1829年巴黎版第4卷(Say, J. B.: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 T. 1—6, T. 4, Paris 1829)。

——200。

赛居尔,约·亚·德·《妇女及其在古代和现代各民族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三卷集)1803年巴黎—汉堡版(Ségur, J.-A. de; Les femmes, leur condition et leur influence dans l'ordre sociale chez différents peuples anciens et modernes. T.1—3. Paris, Hamburg 1803)。——260。

瑟美列,[贝·]巴·《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图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政治人物素描》(三卷集)1853年汉堡版(Szemere, [B.] B.;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Abt. 1—3. Hamburg 1853)。——87, 95, 117, 125, 130, 160, 163, 164, 215, 265, 296, 331, 362—363, 377, 379, 725。

尚布雷,[若·]《论1700—1815年军事艺术中的变化——从要塞体系中得出的结论》1830年柏林版(Chambray, [G.]; Ueber die Veränderungen in der Kriegskunst seit 1700 bis 1815; Folgerungen hieraus auf das Festungs-System. Berlin 1830)。——196, 202。

圣昂热,[F.德·]《1810—1811年和1828—1829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最后两次战争》,载于1853年10月17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Saint-Ange, [F.de]; Des deux dernières guerres de la Russie contre la Turquie en 1810 et 1811, et en 1828 et 1829.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7. Oktober 1853)。——487。

圣昂热,[F.德·]《1810年和1828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最后两次战争》,载于1853年10月23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Saint-Ange, [F.de]; Des deux dernières guerres de la Russie contre la Turquie, en 1810 et en 1828.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23. Oktober 1853)。——487。

施波希尔,约·《英德和德英大词典》——见弗吕格耳,约·哥·/约·施波希尔。

施蒂纳,麦·《反动的历史》1852年柏林版第1—2卷(Stirner, M.; Geschichte der Reaction. Abt. 1, 2. Berlin 1852)。——63, 68。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166。

施特拉索尔多-格拉芬贝格,尤·凯·[《1853年2月7日的声明》,]载于1853

- 年2月1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51号(Stassoldo-Graffemberg, J. C.: [Proklamation vom 7.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51, 14. Februar 1853)。——350。
- 施滕策尔, 古·阿·《论德国军事组织史, 以中世纪为主》1820年柏林版(Stenzel, G. A.: 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Kriegsverfassung Deutschlands vorzüglich im Mittelalter, Berlin 1820)。——196, 202。
- 《施梯伯博士》, 载于1848年12月24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77号(Dr. Stieber.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77, 24. Dezember 1848)。——282。
- 施梯伯, 威·[《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证词。1852年10月18日》,] 载于1852年10月19日《科隆日报》第267号(Stieber, W.: [Aussagen i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18. Oktober 1852.]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67, 19. Oktober 1852)。——268, 289。
- 施梯伯, 威·[《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证词。1852年10月23日》,] 载于1852年10月24日《科隆日报》第272号(Stieber, W.: [Aussagen i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23. Oktober 1852.]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72, 24. Oktober 1852)。——272, 277, 286。
- 施梯伯, 威·[《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证词。1852年11月3日》,] 载于1852年11月4日《科隆日报》第283号(Stieber, W.: [Aussagen i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3. November 1852.]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83, 4. November 1852)。——300。
- 施梯伯, [威·]《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见维尔穆特, [卡·格·路·]/[威·]施梯伯。
- [叔尔茨, 卡·]《伦敦流亡者》, 载于1852年4月17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108号([Schurz, C.:] Die Emigration in London.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108, 17. April 1852)。——118。
- 斯宾诺莎, 巴·《伦理学》(Spinoza, B.: Ethica)。——176。
- 《司法改革》, 载于1853年2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9号(Law reform.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9, 11. Februar 1853)。——642。
- 斯利克, 约·布·《致〈先驱晨报〉编辑》, 载于1854年1月5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361号(Slick, J. B.: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Herald.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361, 5. Januar 1854)。——503。

- 斯密特,弗·冯·《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年柏林版第1—3卷(Smitt, F. von: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s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 Th. 1—3. Berlin 1839—1848)。——169, 387, 486。
- 《索霍的蝎子》,载于1855年5月13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第1673号(The scorpions of Soho. In: Sunday Times, London, Nr. 1673, 13. Mai 1855)。——664。
- 索利斯,安·德·《征服墨西哥以及以新西班牙著称的南美洲的殖民化和发展的历史》1732年马德里版(Solis, A. de: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Mexico, poblacion, y progressos de la America septentrional, conocida por el nombre de Nueva España. Madrid 1732)。——621, 624。

T

- 《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3—1854年和1855年伦敦版第1—12期(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Nos. I—XII. London 1853—1854, 1855)。——565, 589, 664。
- 塔利,西·《1848—1849年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1852年伦敦版(Thaly, S.: The fortress of Komarom <Comorn>, during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ungary in 1848—1849. With a plan of the fortress. London 1852)。——196, 202。
- [塔韦尼耶]《论东方战争的进展。克里木远征。一个将军寄给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政府的回忆录》1855年布鲁塞尔版([Tavernier:] De la conduite de la guerre d'Orient. Expédition de Crimée. Mémoire adressé au gouvernement de S. M.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 un officier général. Bruxelles 1855)。——654。
- 塔西佗《编年史》(Tacitus: Annales)。——223。
- 泰霍夫, [卡·古·阿·] [《给亚历山大·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其他革命集中成员的信。1850年8月26日—9月9日》,] 引自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日内瓦版(Techow, [C. G. A.]: [Brief an Alexander Schimmelpfennig und andere Mitglieder der Revolutionären Zentralisation, 26. August bis 9. September 1850.] Nach: Vogt, C.: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1859)。——112—113。

- 梯叶里,奥·《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两卷集)1853年巴黎版(Thierry,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es progrès du tiers état suivi de deux fragments du recueil des monuments inédits de cette histoire. T. 1.2. Paris 1853)。——590—593。
- 《土耳其及其作用》,载于1853年3月1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98期(Turkey and its valu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98, 12. März 1853)。——367—368。
- [托尔斯泰,雅·尼·]《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两卷集)1851年柏林版([Tolstoi, J. N.:] Bericht über die Kriegs-Operationen der Russischen Truppen gegen die Ungarischen Rebellen im Jahre 1849. Th. 1.2. Berlin 1851)。——543, 544。
- 托马,[安·莱·]《论各个世纪妇女的性格、习惯和精神面貌》1773年巴黎版(Thomas, [A. L.]; Essai sur le caractère,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 Paris 1773)。——260。

W

- 威尔克斯,华·《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事实和言论的比较》1854年伦敦版(Wilks, W.; 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 a comparis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 London 1854)。——533。
- 维多利亚《女王的宣言。1854年3月29日》,载于1854年3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2号(Victoria; By the Queen, a proclamation, 29. March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2, 30. März 1854)。——554。
- 维尔穆特,[卡·格·路·]/[威·]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Wermuth, [C. G. L.], [W.] 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h. 1. Berlin 1853)。——737。
- 维利森,威·冯·《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两卷集)1840年柏林版(Willisen, W. von;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Th. 1.2. Berlin 1840)。——128。
- 维利森,卡·威·冯·《1848年意大利战局》1849年柏林版(Willisen, K. W. von; Der italienische Feldzug des Jahres 1848. Berlin 1849)。——386。
- 维利希,奥·《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载于1853年10月28日、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34期(Willich, A.; Doctor Karl

-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33, 28. Oktober; Nr. 34, 4. November 1853)。——490、492、493、495、498、746。
- 维利希,奥·《美国欧洲革命联盟和德国国民公债认购人与保证人签订的同盟条约草案》——见戈克,阿·/哥·金克尔/奥·维利希。
- 维利希,奥·《致德国国民公债促进委员会及在美国的公债保证人》——见金克尔,哥·/奥·维利希。
- 维利希,奥·〔《致〈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编辑部。1853年8月28日》,〕载于1853年9月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25期(Willich, A.: [An die Redaktion des Belletristischen Journals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28. August 1853.]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25, 2. September 1853)。——462。
- 维利希,奥·《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载于1853年5月13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9期(Willich, A.: An die Redaktion der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9, 13. Mai 1853)。——406。
- 维利希,奥·《致〈新英格兰报〉编辑部》,载于1853年5月13日《新英格兰报》(波士顿)第62号(Willich, A.: An die Redaktion der „Neu-England Zeitung“. In: Neu-England Zeitung, Boston, Nr. 62, 13. Mai 1853)。——412、416—417。
- 维斯,爱·《当代的基本趋向》,载于1854年3月18和25日,4月1、8、15、22和29日,5月6、13、20和27日,6月10日《工人共和国报》(纽约)第12—22和24期(WiB, E.: Die elementaren Richtungen der Zeit, In: Republik der Arbeiter, New York, Nr. 12, 18. März; Nr. 13, 25. März; Nr. 14, 1. April; Nr. 15, 8. April; Nr. 16, 15. April; Nr. 17, 22. April; Nr. 18, 29. April; Nr. 19, 6. Mai; Nr. 20, 13. Mai; Nr. 21, 20. Mai; Nr. 22, 27. Mai; Nr. 24, 10. Juni 1854)。——558。
- [维斯,爱·]《德国国民公债和它的反对者》,载于1851年11月20日《德国通讯员》(巴尔的摩)([WiB, E.:] Die deutsche Nationalanleihe und ihre Gegner. In: 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 Baltimore, 20. November 1851)。——258。
- 《为匈牙利颁布的最高宣言和文告以及驻匈牙利帝国军队总司令的报告汇编》,官方出版物,1849—1850年欧芬版第1—2卷(Sammlung der für Ungarn erlassenen allerhöchsten Manifeste und Proklamationen, dann der Kundmachungen der Oberbefehlshaber der kaiserlichen Armee in Ungarn, Amtliche

Ausg. H. 1. 2. Ofen 1849—1850)。——387、572。

魏德迈,约·[《驳斥卡尔·海因岑的文章》],载于1852年1月2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第311期(Weydemeyer, J.: [Artikel gegen Karl Heinzen.] In: New-Yorker Demokrat, Nr. 311, 29. Januar 1852)。——64、73、75、116、259。

[魏德迈,约·][《〈革命〉出版启事》],载于1852年1月1日《体操报》(纽约)第3期([Weydemeyer, J.:] [Ankündigung über das Erscheinen der „Revolution“.] In: Turn-Zeitung, New York, Nr. 3, 1. Januar 1852)。——17。

魏德迈,约·[《〈革命〉出版启事》],载于1852年1月6日《革命》(纽约)第1期(Weydemeyer, J.: [Ankündigung über das Erscheinen der „Revolution“.] In: Die Revolution, New York, Nr. 1, 6. Januar 1852)。——17。

魏德迈,约·《国民经济学概论。引言》,载于1853年4月2、9、16和23日《改革报》(纽约)第5—8期(Weydemeyer, J.: Nationalökonomische Skizzen. Eine Reihenfolge nicht gehaltener Vorträge. Einl.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5, 2. April; Nr. 6, 9. April; Nr. 7, 16. April; Nr. 8, 23. April 1853)。——388、398、741。

魏德迈,约·《流亡者中的革命宣传鼓动》,载于1852年3月1日、4月1日和5月1日《体操报》(纽约)第6—8期(Weydemeyer, J.: Die revolutionäre Agitation unter der Emigration. In: Turn-Zeitung, New York, Nr. 6, 1. März; Nr. 7, 1. April; Nr. 8, 1. Mai 1852)。——114、116。

魏德迈,约·《“民主的”奸细》,载于1853年4月29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7期(Weydemeyer, J.: Der „demokratische“ Mouchard.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7, 29. April 1853)。——403、405、741。

[魏德迈,约·][《欧洲局势》],载于1852年7月1日《体操报》(纽约)第10期([Weydemeyer, J.:] Die Lage Europa's. In: Turn-Zeitung, New York, Nr. 10, 1. Juli 1852)。——119。

魏德迈,约·《维利希—希尔斯事件的进展》,载于1853年5月20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10期(Weydemeyer, J.: Weiteres in der Willich-Hirsch'schen Angelegenheit.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10, 20. Mai 1853)。——416—417。

魏德迈,约·/阿·克路斯/阿·雅科比《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载于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7期(Weydemeyer, J., A. Cluß, A. Jacobi: An die Redaktion der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In: Belletristisches

-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37, 25. November 1853)。——497, 500。
- 魏特林, 威·《普通逻辑和语法及人类通用语言的基本特点》(Weitling, W.: Allgemeine Denk- und Sprachlehre nebst Grundzügen einer Universal-Sprache der Menschheit)。——423。
- 翁格尔, 约·《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历史哲学文献》1850年维也纳版(Unger, J.: Die Ehe in ihrer welt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Ein Beitr.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Wien 1850)。——260。
- 沃蒂埃, 奥·《战斗的舞台》——见克尔德鲁瓦, 厄·/奥·沃蒂埃。
- 沃尔采尔, 斯·《俄国间谍巴枯宁》——见戈洛文, 伊·/亚·赫尔岑/斯·沃尔采尔。
- [沃尔弗, 斐·]《评英国人》, 载于1855年1月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9号([Wolff, F.:] Ein Beitrag zur Charakteristik der Engländer.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9, 9. Januar 1855)。——632。
-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 载于1853年8月15日《晨报》(伦敦)第19390号(Urquhart, [D.]: The relative power of Russia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0, 15. August 1853)。——442。
-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Urquhart, [D.]: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by opening the sources of opinion and appropriating the channels of wealth and power. London 1853)。——523, 533。
- 乌尔卡尔特, 戴·《何谓“保护”希腊正教?》, 载于1853年8月11日《晨报》(伦敦)第19387号(Urquhart, D.: What means „protection“ of the Greek Church?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87, 11. August 1853)。——442。
- 乌尔卡尔特, 戴·《土耳其及其资源。它的自治组织和自由贸易; 英国在东方贸易的现状和前景, 新的希腊政府, 它的收入和国有资产》1833年伦敦版(Urquhart, D.: Turkey and its resources; its municipal organization and free trade;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English commerce in the Eas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Greece, its revenue and national possessions. London 1833)。——354。
- 乌尔卡尔特, [戴·]《外交中的时机。——“欧洲的承认”》, 载于1853年8月12

- 日《晨报》(伦敦)第 19388 号 (Urquhart, [D.]: Time in diplomacy.—The „European recognitio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88, 12. August 1853)。——442。
- 乌尔卡尔特,戴·《英法战争》,载于 1853 年 8 月 16 日《晨报》(伦敦)第 19391 号 (Urquhart, D.: War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391, 16. August 1853)。——442。
- 乌尔卡尔特,戴·《英国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各自该做什么。致〈晨报〉编辑》,载于 1854 年 3 月 8 日《晨报》(伦敦)第 19566 号 (Urquhart, D.: What the governments of England and Turkey ought severally to do.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566, 8. März 1854)。——517, 519。
- 乌尔卡尔特,戴·《战争将如何进行? 致〈晨报〉编辑》,载于 1854 年 3 月 28 日《晨报》(伦敦)第 19583 号 (Urquhart, D.: How is the war to be carried on?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583, 28. März 1854)。——523, 556, 560。
- [乌尔卡尔特,戴·]《真的吗?》, (“本国”通讯员作,)载于 1853 年 9 月 5 日《晨报》(伦敦)第 19408 号 ([Urquhart, D.:] Indeed? 〈From a „native“ correspondent.〉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408, 5. September 1853)。——451, 463。
- 《乌尔卡尔特先生和〈地球〉报。致〈晨报〉编辑》,载于 1854 年 4 月 20 日《晨报》(伦敦)第 19603 号 (Mr. Urquhart and „The Globe“. 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603, 20. April 1854)。——546。

X

- 西蒙,路·《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运动》,载于 1852 年 2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369 号 (Simon, L.: Movements of the German political exiles. In: New-Yorker Daily Tribune. Nr. 3369, 4. Februar 1852)。——48, 49, 52, 54。
- 西摩尔,乔·汉·〔《给约翰·罗素的信。1853 年 1 月 11 日》,〕载于 1854 年 3 月 20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693 号 (Seymour, G. H.: [Brief an John Russell, 11. Jan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93, 20. März 1854)。——645—646。

-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Cicero: Oratio pro P. Sextio)。——109。
- 希尔施,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辩护书》,载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6期(Hirsch, W.: 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 Rechtfertigungsschrift.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3, 1. April; Nr. 4, 8. April; Nr. 5, 15. April; Nr. 6, 22. April 1853)。——375, 378, 379, 396, 398, 405, 412。
- 希尔施,威·《声明》。[1852年1月12日],载于1853年4月29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7期(Hirsch, W.: Erklärung. [12. Januar 1852.]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7, 29. April 1853)。——11, 52, 81, 375, 741。
-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土俄之战。军事述评》1854年费城—伦敦版(Schimmelfennig, A.: The war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A military sketch. Philadelphia, London 1854)。——541, 545, 548, 550。
-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欧洲战争第一阶段——争夺瓦拉几亚,俄军横渡多瑙河》,载于1854年3月3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453号(Schimmelfennig, A.: First period of the war in Europe.—Struggle for Wallachia, the Russians cross the Danube.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453, 31. März 1854)。——530。
- 《下院委员会的报告。1812年》,引自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第1卷(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812. Nach: Th. S. Raffles; The history of Java. In 2 vol. Vol. 1. London 1817)。——432。
- 夏多勃里昂,弗·勒·德·《论波拿巴和波旁王室,以及为了法国和欧洲的福祉支持正统君主的必要性》1814年巴黎版(Chateaubriand, F.-R. de: De Buonaparte, des Bourbons, et de la nécessité de se rallier à nos princes légitimes, pour le bonheur de la France et celui de l'Europe. Paris 1814)。——615。
- 夏多勃里昂, [弗·勒·德·]《维罗纳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两卷集)1838年巴黎—莱比锡版(Chateaubriand, [F.-R. de]; Congrès de Véro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T. 1. 2. Paris, Leipzig 1838)。——611—616。
- 谢努,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

- 黎版 (Chenu, A.: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 64, 157。
- 《刑法典, 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Code pénal, ou code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 164, 286。
- 《凶手巴泰勒米的自白》, 载于 1855 年 1 月 29 日《晨报》(伦敦) 第 19846 号 (Confession of the murderer Barthélemy.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846, 29. Januar 1855)。—— 640。

Y

- 雅科比, 阿·《关于自然界生命的探索》(博士论文) 1851 年 4 月 (Jacobi, A.: *Cogitationes de vita rerum naturalium.* Dissertation, April 1851)。—— 440。
- 雅科比, 阿·《论地球的毁灭》, 载于 1853 年 8 月 31 日, 9 月 3, 7, 10, 14 日《改革报》(纽约) 第 44—48 号 (Jacobi, A.: *Ueber den Untergang der Erde.* In: *Die Reform.* New York. Nr. 44, 31. August; Nr. 45, 3. September; Nr. 46, 7. September; Nr. 47, 10. September; Nr. 48, 14. September 1853)。—— 463, 466。
- 雅科比, 阿·《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见魏德迈, 约·/阿·克路斯/阿·雅科比。
- 亚历山大, 威·《古今妇女史》(两卷集) 1782 年伦敦版 (Alexander, W.: *The history of women, from the earliest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time; giving some account of almost every interesting particular concerning that sex, among all nations, ancient and modern.* Vol. 1. 2. London 1782)。—— 260。
- 《一个德国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 载于 1852 年 7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05 号 (A German view of American „democrac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05, 13. Juli 1852)。—— 178。
- 伊文斯, [乔·] [《向调查克里木英军状况的委员会所作的陈述》,] 载于 1855 年 3 月 6 日和 7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994 和 21995 号 (Evans, [G.]: [Aussagen vor dem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Crimea.]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94, 6. März 1855; Nr. 21995, 7. März 1855)。—— 655。
- 《意大利国民委员会》, [署名:] 朱·马志尼、奥·萨菲、毛·夸德里奥、切·阿戈斯蒂尼, 载于 1853 年 2 月 10 日《每日新闻》(伦敦) 第 2098 号 (Italian National Committee. Von J. Mazzini, A. Saffi, M. Quadrio, C. Agostini. In: *The Daily*

- News.London.Nr.2098,10.Februar 1853)。——347。
- 《印度管理法案》，载于1853年6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63号(Government of India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21463, 24. Juni 1853)。——642。
- 《英格兰银行和贴现率》，载于1853年1月2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91期(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rate of discount.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91. 22. Januar 1853)。——343。
- 约尔丹,威·[《1848年7月24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47号(Jordan, W.: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24. Juli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2. Nr. 47. Frankfurt/Main 1848)。——249。

Z

- [载勒尔,塞·]《卡斯帕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1840年巴黎版([Seiler, S.:] Kaspar Hauser, der Thronerbe von Baden. Paris 1840)。——45。
- 《招募外国人服役的法案》，载于1854年12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29号(Enlistment of Foreigners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29, 20. Dezember 1854)。——646。
- 《政治词典》1849年都灵版(Dizionario politico. Torino 1849)。——671。
- 《致《晨报》编辑》，载于1855年11月29日《晨报》(伦敦)第20107号(To the Editor of the Morning Advertiser.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20107, 29. November 1855)。——692。

文学著作

A

- 阿尔宁/布伦坦诺《少年的魔角》(德国民歌集)。——547。
- 阿雷蒂诺,彼·《爱的怀疑》。——155—156。

阿里欧斯托·洛·《疯狂的罗兰》。——37、482、720。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86。

《艾达》。——409。

奥维狄乌斯《哀歌》。——249。

B

巴尔扎克《高老头》。——254。

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253—254。

巴特勒《休迪布腊斯》。——415。

博马舍,皮·奥·《塞维利亚的理发师》。——371、375。

博雅多,马·马·《恋爱中的罗兰》。——161。

D

但丁《神曲》。——411。

狄德罗,德·《拉摩的侄子。对话》。——164。

狄德罗,德·《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64。

杜朗,鲁·《天亮了》。——88。

F

弗莱里格拉特,斐·《不管这一切》。——141、146、158。

弗莱里格拉特,斐·《印度人对西方世界的报复》。——745。

弗莱里格拉特,斐·《致约瑟夫·魏德迈。诗两首》。——4、10、20、27、43、132、145、146、154、197、301、306、708。

伏尔泰《老实人》。——557。

G

歌德《埃格蒙特》。——718、720。

歌德《浮士德》。——324、556。

歌德《列那狐》。——743。

格林兄弟《幸福的汉斯》,载于《儿童与家庭童话集》。——727。

H

海涅《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76。

- 海涅《各种作品集》1854年汉堡版第1—3卷。——633。
海涅《科贝斯第一》。——625、633。
海涅《两个骑士》。——343、497、544、705、748。
海涅《卢苔齐娅》，载于海涅《各种作品集》1854年汉堡版第3卷。——633。
海涅《抒情间奏曲》。——584。
海涅《新春集》。——565。
海涅《一个古老德国青年的悲歌》。——148。
贺拉斯《讽刺诗集》。——350、363。
贺拉斯《抒情诗集》。——579。

J

- 《就这么办!》(法国革命歌曲)。——687。

K

-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556。
库珀《密探》。——271、376。

M

- 《马尔伯勒之歌》(法国民歌)。——261。
马基雅弗利《曼陀罗华》。——154。
密勒,约·马·《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92。
莫扎特《唐璜》(歌剧)。——690。

S

-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210、556、597、611、625。
赛雷迪《亚细亚的领袖们》1855年伦敦版第1—2卷。——674。
沙米索,阿·冯·《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568。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692。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547。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26、623。
莎士比亚《李尔王》。——199。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717。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483。

T

唐尼采蒂《贝利萨留》(歌剧)。——249。

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499。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441、487、651、688。

沃尔弗《普莱齐奥莎》。——565。

武尔皮乌斯,克·奥·《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369。

X

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第2部《皮柯洛米尼父子》。——152。

席勒《去炼铁厂之路》。——562。

席勒《人质》。——188。

席勒《钟之歌》。——522。

夏多勃里昂《阿塔拉》。——556。

夏多勃里昂《勒奈》。——556。

《古兰经》。——355、409、420。

圣经

《旧约全书》。——692。

—《旧约全书·传道书》。——611。

—《旧约全书·列王纪(上)》。——333。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创世记)》。——407、408、552。

—《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549、553。

—《新约全书·加拉太书》。——9。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383。

报 刊 索 引

A

《奥地利军事杂志》(Oest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奥地利的一家军事刊物,1808—1870年用这个名称在维也纳出版,每月两期。——202。

B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美国的一家德文日报,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1851年由卡·亨·施瑙费尔创办,1867年停刊。——192、257、266、327—328、691、730。

《北方蜜蜂》(Съверная Пчела)——俄国的一家政治和文学杂志,沙皇政府的半官方刊物,1825—186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537。

《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革命民主派的文学和政治年鉴,1855—1862年在伦敦出版,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出版人是亚·伊·赫尔岑。——665。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1852年出版,起初在利兹用《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的名称出版,1844年11月30日起用《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852年3月20日—4月24日用《星报》(Star)的名称出版,此后到11月27日为止用《自由之星报》(The Star of Freedom)的名称出版;该报由菲·爱·奥康瑙尔创办并担任编辑,19世纪40年代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50年8月哈尼离开编辑部后该报逐步转向反映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45—1848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19、110、115、200、203、328。

《比利时独立报。世界政治和文学新闻报》(L'Indépendance Belge. Journal mondial d'information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1

- 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最初名称为《独立报》(L'Indépendant),1843年6月27日起用现在的名称出版;19世纪中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295。
-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 《波恩日报》(Bonn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5月7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1849年1月至1850年6月30日用《新波恩日报》(Neue Bonner Zeitung)的名称继续出版;1848年8月6日起由哥·金克尔担任编辑,1849年2月5日起由卡·叔尔茨,5月20日至7月由约·金克尔担任编辑。——192。
-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北德意志晚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 Norddeutsche Abend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9—1850年用《每日纪事报》(Tages-Chronik)的名称出版,主编是鲁·杜朗;1851年起用现在的名称出版,阿·卢格曾为报纸撰稿。——214,728。
- 《不列颠与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英国宪章派左翼的月刊,1849年6月—1850年9月由乔·朱·哈尼在伦敦出版,曾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75。
- 《布雷斯劳日报》(Breslau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20年创刊,19世纪40年代持自由派观点,50年代具有保守主义倾向。——28,630,686。
- 《布鲁塞尔报》(Brüsseler-Zeitung)——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C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1936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90,138,258,259,262,281,288,294,322,442,446,448,450,451,453,464,477,517,543,544,546,574,585,589,604,619,640,651,679,683,692。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的一家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帕麦斯顿为首的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344,361,365,368,699。

D

- 《大胡蜂。黑森庸人报》(Die Hornisse. Zeitung für hessische Biedermänner)——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亨·海泽和哥·泰·克耳纳办的报纸,1848—1850年在卡塞尔出版,每周三期;1848—1849年埃·比斯克普曾任该报主编;有时用副标题《黑森庸人报》出版。——106、140、741。
- 《德国国防报》。德国军官和陆军文官协会出版的军事周刊)(Deutsche Wehr-Zeitung, Militärische Wochen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einer Gesellschaft deutscher Offiziere und Militär-Beamten)——德国保守派的军事周刊,1848—1854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每周出版两期,1854—1864年用《普鲁士国防报。军事杂志》(Preußische Wehr-Zeitung,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的名称在波茨坦出版。——202。
- 《德国国民议院报》(Deutsche Volkshalle)——德国教权派的一家日报,1849—1855年在科隆出版;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立场。——352。
- 《德意志报》(Die Deutsche Zeitung)——美国的一家日报,德意志民主派的独立机关报;1848年8月1日—1907年4月13日在新奥尔良出版;该报曾数度易名,1848年—1855年4月用这个名称出版;1848—1853年出版者是约·科恩。——65。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经常为该报撰稿,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143。
- 《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该报曾数度易名,1848年起用《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这一名称出版,1851年1月28日—4月23日加了副标题《关于新旧故乡的状况和利益的机关报》;1851年由卡·海因岑编辑出版;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143。
- 《德意志伦敦报。政治、文学和艺术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Blätter für Politik, Literatur und Kunst)——伦敦德国流亡者的周报,1845年4月—1851年2月该报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资金支持下出版;1849—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此外,该报还刊

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_{文章和声明}。——459、460。

《地球》(The Globe)——见《地球和旅行家》。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晚报,1803年在伦敦创刊;1866年以前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以后是保守党的机关报。——9、545、546、692。

《独立报》(L'Indépendant)——见《比利时独立报》。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最早的报纸之一,17世纪初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法兰克福报》的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304、343。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1617—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52年起用《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的名称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临时中央政府——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19世纪50年代是联邦议会的机关报。——282。

《费城民主主义者报》(Philadelphier Demokrat)——美国的一家德文日报,1839年9月1日—1918年5月8日用不同的名称出版,1839年—1843年1月12日用《民主主义者报》(Der Demokrat)的名称出版,1847年12月—1853年12月31日用《民主主义者和德国通报》(Der Demokrat und Anzeiger der Deutschen)的名称出版,后来用《费城民主主义者报》的名称出版;1852年7月1日—1854年由约·霍夫曼担任编辑。——372。

G

《改革报》(Die Reform)——美国的一家德文报纸,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1853年3月5日—1854年4月26日由哥·泰·克耳纳在纽约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一次,1853年5月4日起每周出版两次,1853年10月15日起改为日报。——88、388、398、399、407、426、454、460、463、477、483、491、492、498、500、522、545、548、551、553、559、563、574、741、748。

-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赖德律-罗兰和多·弗·阿拉戈,编辑有赖德律-罗兰和斐·弗洛孔等;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多篇文章。——39。
-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德文周刊,1852年1月6日和13日出版两期后,由于经济困难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资助下又出版了两期《革命·不定期刊物》(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3、11、14、16、21、22、24、31、33、35、42、49、51、64、72、74、87、88、95、117、119、125、144、194、197、483、707。
- 《工人共和国报。工人兄弟会宣传中央导报》(Republik der Arbeiter. Centralblatt der Propaganda für die Verbrüderung der Arbeiter)——1850—1855年由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最初是月刊,后改为周报;其宗旨是宣扬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观点。——89、342、558。
-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爱·费舍。——486。
-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40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322。
-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日报;1791年在伦敦创刊。——599。
-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见《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
- 《国防报》(Wehr-Zeitung)——见《德国国防报》。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19世纪50年代该报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该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28、282、304。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555。
- 《国民议院报》(Volkshalle)——见《德国国民议院报》。

H

- 《海陆军报》(The Naval and Military Gazette)——英国的军事问题和殖民政策周报,1833—1886年在伦敦出版。——524。
- 《汉堡记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heiischen Corresponden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31—1868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69—1923年用《汉堡记者》(Hamburgischer Correspondent)的名称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保守派的机关报,曾详细报道为反对查禁《莱茵报》而采取的措施。——524。
-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92年创刊;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拥护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19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机关刊物。——218。
-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6—11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朱·哈尼。——75。
- 《华盛顿同盟报》(The Washington Union)——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846年1月1日—1858年12月31日出版;1853—1854年威·皮佩尔曾为该报撰稿。——487、491、522、599、609。

J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159、176、203、344、599、651。

-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刊物;1851年6月—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支持这个杂志,参加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在周报上发表了許多文章。——4、19、53、81、89、93、115。
-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70、343、368、480、496。
- 《警钟报》(Wecker)——见《巴尔的摩警钟报》
- 《军事评论》(Revista militar)——葡萄牙的一家军事杂志,1849—1916年在里斯本出版,出版者是德丰特斯·佩雷拉·德梅洛。——670。
- 《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16—1943年在柏林出版,创办人和出版者是米特勒,编辑是埃斯脱夫少将。——202。

K

- 《卡尔斯鲁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巴登政府的机关报;1757年在卡尔斯鲁厄创刊;1849年5月15日—6月2日巴登革命时期为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1849年6月3—24日为巴登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编辑是卡·布林德,亨·伯·奥本海姆和保·勒米施。——243。
-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该报代表温和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该报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科隆日报》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9、28、42、93、109、111、117、118、175、258、268、300、301、303—306、370、456、625、681、731、732、735。
-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L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

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成为报纸编辑；《莱茵报》也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普鲁士政府对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将其查封。——629。

《雷诺新闻。政治、历史、文学和一般知识周报》(Reynolds's Newspaper. A Weekly Journal of Politic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50年8月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威·麦·雷诺在伦敦创刊，原名《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1871年报纸维护巴黎公社的利益，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刊物。——623、716。

《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elle Zeitung)——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1849年2月—1852年7月在柏林出版晨报和晚报。——261、317、320。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该报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90、687。

《伦敦德意志艺术、音乐、文学、手工艺和公众生活杂志》(Londoner Deutsches Journal für Kunst, Musik, Literatur, Gewerbe und öffentliches Leben)——英国的一家周报，1855年8月4日—1858年6月19日出版。——683、684。

《论坛报》(Die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The Manchester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1894年在曼彻斯特出版，19世纪50年代每周出版两次，支持自由贸易派。——291、501、697。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版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该报起初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报纸。——291、425、465、696。

《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Courier)——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5—1916

- 年出版。——291。
- 《漫游者》(Der Wanderer)——奥地利保守派的日报,1809—1873年在维也纳出版。——509。
-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693。
- 《每日论坛报》(Dai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威·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亨·约·林肯、总编辑约·鲁宾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等;报纸支持自由派的观点,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9、22、25、30、31、35、36、45、84、187、234、281、315、349、356、501、516、521、524、525、530、532、533、539—540、542—544、551、577。
-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 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鲁·莱克索在纽约创办的德文周报,从1852年3月20日开始出版到1911年12月29日停刊曾几易其名,1853年3月18日—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又先后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如《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和《刑法报》(Criminal-Zeitung)等。——377、403、406、490、496。
- 《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见《不列颠与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
- 《民主主义者报》(Der Demokrat)——见《费城民主主义者报》。
- 《民主主义者报》(Demokrat)——见《纽约民主主义者报》。
-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87、90、91、370。

N

- 《南非人报》(De Zuid Afrikaan [The Zuid Afrikaan])——南非的一家报纸,

1830—1930 年用荷兰语和英语在开普敦出版；1854 年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
——502。

《纽约德文报。进步之友出版》(New-Yorker Deutsche Zeitung, herausgegeben von Freunden des Fortschritts)——美国的一家德文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51 年 9 月 2 日—12 月 4 日由卡·海因岑在纽约创办，弗·武特谢尔任编辑。——258。

《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1841 年 4 月 10 日—1924 年在纽约出版；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 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 40 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 1862 年 3 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美国内战爆发后，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报纸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 年 9 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 1845 年)，1853 年 5 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5、7、13、14、22、39、45、46、49、54、55、69、72、82、85、95、105、107、115、119、131—132、147、177—180、198、234、258、307、308、315、324、332、333、339、359、362、363、366、372、373、395、396、411、413、428、430、431、434、439、440、445、447、453、454、458、459、478、488、492、494、500、501、503、516、517、524、533、536、537、540—542、545、555、559、589、596、597、602、603、620、631、632、640、664—667、673、677、678、681、682、685、693、695、708、720、722、726、734、736、741、742、752。

《纽约每日时报》(The New-York Daily Times)——见《纽约时报》。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er Demokrat)——美国的一家德文周报，1845—1876 年在纽约出版；该报曾数度易名，1846—1856 年用《纽约州民主主义者周报》(Wöchentlicher New-Yorker Staats-Demokrat)的名称出版；1848 年起由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辑出版，1845—1856 年由威·施

- 留特尔担任报纸编辑。——64、116、377。
-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1851年9月18日—1911年出版,原名是《纽约每日时报》(The New-York Daily Times),1857年9月14日改用现在的名称出版;1869年以前由亨·贾·雷蒙德出版,1891年以前出版者是乔·琼斯;1852—1870年由亚·威尔逊和凯·诺维尔编辑出版;起初是美国辉格党的机关报,后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442、678、682。
- 《纽约晚报》(New-Yorker Abend-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50—1874年由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出版;编辑是海·拉斯特、芬讷尔·冯·芬讷贝格和弗·卡普;1851年10月底在“世界现状”栏内发表了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文版的部分文章。——322。
- 《纽约问询报》(New York Enquirer)——见《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
-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创刊,1841—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纽约出版;1835—1867年由詹·戈·贝内特出版发行。——200、533。
- 《纽约星期日报》(New-Yorker Sonntags-Blätter)——美国的一家周报,自由团体的机关报,1854—1860年由鲁·杜朗出版。——570。
-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1834年创刊;最初为周报,1844年起改为日报;1844—1852年由雅·乌尔编辑出版,1837—1853年编辑是古·阿·诺伊曼;该报代表德国流亡者中自由派的观点,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19世纪中叶起支持美国民主党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55、244。
- 《农业报》(La Gazette Agricole)——法国的一家周刊,1842年在巴黎创刊,每周—出版。——200。

P

-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的一家自由派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后来成为保守派的刊物。——37、322。
-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1819年1月2日—1843年6月30日在柏林

出版,1843年7月1日—1848年4月30日用《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1848年5月1日—1850年12月31日改名为《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51年1月—1871年5月改名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71年5月4日起成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917年停刊。——699。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特南氏月刊。美国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Putnam's Monthly. A Magaz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美国的一家月刊,1853—1857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刊物;1855年该杂志曾刊载恩格斯的一组文章《欧洲军队》。——666、678、682。

R

《人。世界民主主义报》(L'Homme; journal de la démocratie universelle)——法国的一家周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53—1856年在伦敦和泽西岛出版。——655。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德文报纸,19世纪50年代初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海因岑在美国出版。——399。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该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122、132、170—172、182、200、217、245、279、344、392、405、451、458、485、494、623、649、652、655、664、730。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12月7日—1851年7月26日在伦敦出版,1852年2月7日—

4月24日再度出版;主编是乔·哈尼。——37、38、54、83。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瑞士的一家日报,1842—1858年由雅·克·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1849年主编是雅·卢·沙贝利茨;报纸采取民主主义立场;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205。

S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1914年用法文出版,每周三次。——554。

《石印通讯》(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19世纪50年代初由哥·金克尔在伦敦出版的刊物。——29、42、707。

《石印通讯》(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新闻通报,1852年由约·魏德迈在美国出版。——229、262。

T

《太阳报》(The Sun)——英国的一家日报,1798—1876年在伦敦出版,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倾向。——9、31。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先后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19世纪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19世纪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6、25、29、31、32、35、36、69、72、75、131、159、176、179、234、262、281、315、344、350、352、356、368、392、399、411、502、507、509、518、524、537、538、540、543、544、547、565、569、572、588、639、641—643、650、652、653、679、699。

《坦率报。社会民主党周报》(Der Gradaus. Social-demokratisches Wochen-

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1852年由尼·施密特在费城出版,费城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456、483。

《体操报。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Turn-Zeitung. Organ des socialistischen Turnerbundes)——美国的一家刊物,1851年11月15日—1852年11月1日为月刊,1861年4月16日以前为半月刊;1853年10月14日以前在纽约出版,后多次改变出版地;1851年11月15日—1853年编辑是西·考夫曼和威·埃尔曼;19世纪50年代初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深受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影响,坚持编辑工作,并为报纸撰写了许多文章;此外该报还刊登了恩格斯、格·埃卡留斯和威·皮佩尔的文章。——114、116、119、123、126、133、145、734。

《通报》(Moniteur)——见《总汇通报》。

《同盟报》(The Union)——见《华盛顿同盟报》。

W

《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英国的一家政治、国民经济、宗教和文学的自由派刊物;1824—1887年为季刊,1887—1914年为月刊;由耶·边沁和约·包令在伦敦创办,后由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主办。——501。

《卫报》(The 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报》。

X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5月25日—1850年7月21日由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编辑是亨·毕尔格尔斯;报纸采取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该报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开始出版的,企图以《新莱茵报》的继承者自居,并声明今后将向《新莱茵报》的订户改送《西德意志报》。——43。

《西方公报》(Anzeiger des Westens)——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美国德国民主派的独立机关报;1835年由亨·克·宾帕格在圣路易斯创办;起初为周报,1846年1月5日—1912年4月30日改为日报;曾几易其名,1835年11月20日—1863年1月用这个名称出版;1851—1863年该报由亨·伯恩施泰因、卡·路·贝尔奈斯和格普编辑出版。——338。

《西方先驱报。启蒙教育、政治进步和社会改革的独立机关报》(Herold des

- Westens. Ein unabhängiges Organ für Aufklärung, politischen Fortschritt und soziale Reform)——美国的一家德文周报,1853年1月—12月3日由霍洛赫在路易斯维尔出版;斐·芬讷尔·冯·芬讷贝格(1853年1月—7月25日)和卡·海因岑(1853年9月20日—12月3日)曾任该报编辑。——490。
- 《先驱》(The Leader)——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3月—1860年6月由桑·汉特在伦敦出版。——245、349、429、623。
-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161、344、503、544、679、699。
- 《先驱者》(Der Pionier)——美国的一家周报,1854年1月3日—1879年出版;曾多次改变出版地,1854年1—10月在路易斯维尔出版,1854年11月—1855年6月18日在辛辛那提出版,后来在纽约出版;该报编辑和发行人是卡·海因岑。——538、574、673。
- 《现代。各阶层适用的现代史大全》(Die Gegenwart. Eine encyklopädische Darstellung der neuesten Zei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社会历史问题杂录,共十二卷;1848—1856年由亨·布罗克豪斯在莱比锡出版,编辑是奥·库耳策尔。——194—195、201、225。
-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问题日报》(Die Constitution. Tagblatt für constitutionelles Volksleben und Belehrung)——奥地利民主派的报纸,1848年3—10月在维也纳出版,编辑是莱·海弗纳。——218。
-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雷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该报是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编辑部调整出版方针后于1849年4月创办的。它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855年该报曾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447、623、627、629、630、640、666、684—687。
-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7月1日—1849年4月1日在达姆施塔特、1849年4月1日以后至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编辑是奥·吕宁(1849年10月1日以前)、格·君特和约·魏德迈(10月1日以后);报纸持左派民主主义立场,1848—1849年在魏德迈的影响下接近《新莱

茵报》，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后因其编辑被驱逐出境而被迫停刊。——40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约·亨·毕尔格尔斯等。报纸编辑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42、57、93、98、122、127、146—147、157、170、232、268、279、282、287、301、338、446、447、449、450、455、522、525、560、673、684、704、733。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1848—1849)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1850年11月，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加上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4、43、64、75。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上层贵族的喉舌；1848年6月—1939年在柏林出版，创办人是恩·路·格罗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年)；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76、263、270、283、623。

《新时代》(Die Neue Zeit)——美国的一家周报，流亡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5—1858年由保·伯恩哈德在纽约出版。——682。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

——555、654。

《新闻周报》(The Weekly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1853—1866年在伦敦出版。——31。

《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美国民主派的德文周报,1846—1853年由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卡·海因岑和爱·施莱格在波士顿出版;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曾为报纸撰稿。——372、377、392、407、412、427、428、454—456、458、477。

《信使晨报和纽约问询报》(Morning Courier and New York Enquirer)——美国的一家日报,辉格党的机关报,1829—1861年出版,该报出版人和所有人是詹·韦伯。——489。

《星报》(Star)——见《北极星报》。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英国的一家周报,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664。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Y

《雅努斯。德文杂志》(Janus.Deutsche Zeitschrift)——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1852年1月—12月22日由卡·海因岑主持的编辑部在纽约出版;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15、174、338、428、722、729。

《1841年人民报。社会和政治改革报》(Le Populaire de 1841. Journal de réorganisa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法国的一家月刊,1841年3月14日—1851年8月在巴黎出版,1847年起曾一度改为每周出版;主编是埃·卡贝;伊加利亚派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机关刊物。——719。

《宇宙。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Der Kosmos.Deutsche Zeitung aus London)——在英国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51年5月17日由恩·豪格在伦敦出版;撰稿人有:哥·金克尔、阿·卢格、约·隆格、亨·伯·奥本海姆和卡·陶森瑙;该报共出版六期。——143。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1920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41年起编

- 辑是路·玛·阿·贝尔坦；七月王朝时期该报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19世纪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84、415、457、487、595。
- 《自由精神》(The Spirit of Freedom)——英国的一家报纸，接近宪章派，1849年由杰·马西出版。——37。
- 《自由之星报》(The Star of Freedom)——见《北极星报》。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19世纪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22、62、68、118、162、202、243、632—634、655、665。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以前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870—1871年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22、500、569。
-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22、90、94、509。